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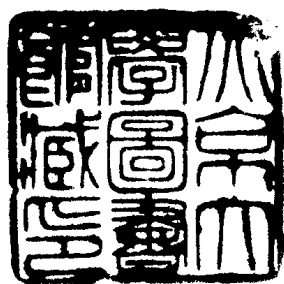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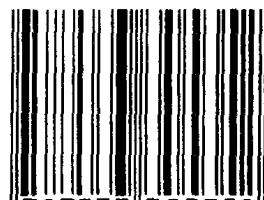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〇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 9916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〇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〇一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二)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一

百二十卷(二)

〔明〕焦竑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

徐象標曼山館刻本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

潘專府二

春坊庶子

鄒緝

周旋

童承叙

諭德

林誌

趙琬

沈燾

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

屠應埈

中允

李貫

林長懋

廖道南

李學詩

陳謹

贊善

李希顏

陳濟

周述

張天瑞

王祖嫡

黎恬

劉戩

倫文叙

張元朴

趙文

景賜

孫紹祖

秦鳴夏

王汝玉

梁潛

原缺

左春坊左庶子鄒公緝傳

黃 作

鄒緝字仲熙江西吉水人自幼力學博極羣書為文不尚彫繪洪武中以明經舉筮仕星子縣學教諭章除年間用薦陞國子助教與博士王紳友善皆能敦行以率諸生 成祖初即位擢翰林侍講尋兼左春坊左中允國子闕祭酒屢奉 命署監事永樂庚子

北京行部鄉試偕侍講王英為考試官警校精覆多得名士秩滿陞左庶子仍兼侍講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歲祭卯九月卒於京邸緝居官

獻徵錄

卷之十九

長山館

勤慎小心北監初建緝署事多所建明以文行受知

於 成祖嘗患背疽 上特命中官督醫往療仍賜

名藥每 朝廷有大事大疑緝務持正論與眾辨難

不苟為異同與朋友交必輔引於正或淪患難必極

力濟之性澹泊自少不以貧窶累心祿食三十年儉

素不改布衣時其嗜學如饑渴之於飲食見異書必

露抄雪纂耽玩羣籍意裕如也及卒家無餘貲惟書

數千卷自號素庵所作詩清勁可法有素庵集藏於

家子循為翰林待詔宣德八年當受 勅命循乃上

疏自陳臣父緝先在翰林事 文皇帝後兼官春坊

昭皇帝於東宮歷二十餘年而卒欽惟 皇帝

陛下以孝治天下恩同天地凡推恩羣臣必寵及父

母 賜之誥勅願臣二親早沒不獲生受 誥命之

榮今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憫愚誠而特

賜之 上論行在吏部尚書郭璉曰永樂八年 皇

祖往征胡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皆

正益良臣也其特與之勿為例

獻徵錄

卷之十九

長山館

左庶子周公述傳 弟孟簡附 王時槐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甲申述與從弟孟簡並及第成祖皇帝特賜親閱試策手書述卷三瑰瑋之文充實之學書孟簡卷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並授翰林編修入文學屬讀中秘書述預修永樂大典扈從北巡累進左春坊論德兼侍讀從 皇太子居守南都 上諭述曰汝素重厚道途尤資匡弼 太子雖聰明純謹然知或未逮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稱朕意 仁廟居守中外無失政德澤浹於人心述力為多宣德中陞左庶子兼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周君旋墓表 蕭 鏞

周君諱旋字中規溫之永嘉人也正統丙辰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為修撰九載績最陞侍講景泰壬申懷獻太子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舊官授奉政大夫又明年是為景泰甲戌正月二日夙興方盥櫛造朝忽得疾尋卒君曾祖德銘祖思賢父大順皆弗仕大順以君貴贈翰林修撰母陶氏贈安人君六歲喪父未冠又喪母笑然自立入郡庠為弟子員即奮發刻若於學輩類咸推讓之每科舉必以魁自期雖屢弗偶而其志不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 詔選庶吉士俾績學 中秘月為文章而考其成君既在選首遂日夜進學不厭其業益修其名益重同考壬戌會試得今春坊大學士劉君儼所作大稱賞擬寔高等同事者沮之君不平爭之愈力已而 廷試劉君果魁選人服其識君疾在告久之還朝遭 今上即位慨然歎曰安夏攘夷此其時也上疏萬餘言皆當時急務其於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之類語尤剴切多見納用進講 經筵與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之賜卒時年五十有八與人交傾肝膽不事畛域有

過從者興至即歡語之奕恭爲詠忘其日之夕也爲
文章取陳腐務出己意爲奇語每日作揮呼酒引蒲
三數行索筆一揮千百言立就汗漫演迤理致泓然
求者接踵於戶而君應之常有餘有集若干卷藏於
家 國朝自洪武辛亥以來至正統丙辰六十六年
之間凡二十設科狀元及第者蓋二十人率皆磊落
瑰偉之士其間位公卿處宥密建功立業往往有之
然鬱堙沈滯未及一命之遷而忽焉以沒者豈少哉
君自少卽有志於天下及遭其時意謂可行也不幸
困於疾既疾之平乃不克少延以竟所願豈人之君
微錄 卷之十九
千天之小人之說果然歟抑修短豐吝不幸固自
有命哉然而歟歷作近進大夫之列其文章事業又
卓卓著當時名後世如此視之他人蓋可以無憾矣

左春坊左庶子張天瑞傳

張天瑞字天祥山東清平縣人成化十七年以進士
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與修 憲宗實錄陞侍
講充經筵講官改右中二兼侍 今上於春官爲講
讀官秩滿陞左春坊左庶子與修資治通鑑纂要弘
治十七年八月卒特賜以論祭天瑞天資絕人爲詩
文數千言常信筆成篇不復檢窠對客與閒居無異
其言妙轍古今他人貯思者恒不及見者莫不驚服
人或欲難之者以四韻律詩期以限百篇使成天
瑞亦揮毫立就限者復至供韻不及然頗自負才人
微錄 卷之十九
亦不爲計也其蘊經濟而不及施人甚惜之云

左春坊左庶子童公承叙傳

童承叙字士疇其先隨州人元季始祖避兵居沔陽遂為沔陽人承叙方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餘歲通經史百家言登正德辛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壬午授編修乙酉以父中憲憂倚廬哀毀遂致暈病服闋買舟至清源聞大獄起且念兄承德鰥處輒嘆曰此尚可逐逐狗祿仕哉率帆而返未幾承德灰矣人咸服承叙之為智且孝壬辰北上充 經筵官甲午充講官時 上御文華殿承叙進講周書立政篇極陳王業艱難周公夾輔之忠詞意婉切上改容聽焉乙未充會試同考官尋陞右春坊右中允丙申以重書歷朝 訓錄成陞司經局洗馬仍理司業事承叙為司業嘗疏明監規五事飭學政六事上之皆鑿鑿可紀祭酒呂柟以推明正學為已任乃計樂律典典禮崇先王之化承叙之志咸與協合柟喜曰天作之合吾教其有興乎已 上因正冊儲位乃進承叙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慎輔導之選也庚子奉命主順天鄉試檄棘之旦莫不以得士稱權貴子弟被黜者或構之承叙弗理久之恬如也壬寅以先墓歷歲弗省并疏乞假歸未幾卒 上

賜諭祭

狀收錄
卷七十九
八

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

嫡行狀

陸可敬

公諱祖嫡字胤昌別號師竹其先德州人也

錫者高皇帝開國有功授大寧中衛百戶

文皇帝靖難戰歿白溝河攻授其子悅河南信陽

衛正千戶悅生端從大司馬恕平荆襄寇有獲雋功

進世爵指禪僉事端生瑀瑀生詔是為竹里公竹里

公文武有大畧負氣自喜不肯屈下文吏兩臺使者

率才公有事驟委用而迄坐是取忌嫉用他詿誤具

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後以公及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九

曼山館

子延世賞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袁累進封叔人是為

公父母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於衛署左右彷彿

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警絕不類凡兒三歲病疹

愈往省竹里公於獄史抱從竄入公大詈而啼聲聞

州治守異之躬往撫摩俾收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

有子如此復何慮稍長日誦數千言父師課以對句

咸脫口破的嘗從竹里公游震雷山試令賦詩有絲

管隨春棹鶯花入古山之句竹里公大喜與客續成

之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輒越其儕童年十六補

博士弟子前後督學使者臺使者每見公文咸歎為

二十八舉於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匍匐治喪

喪逾禮已再試春官不第於是袁淑人悉哀集竹里

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冤畢世

矣憶將軍在時嘗謂若吾祖父血肉糜草野以獲有

世爵而絕於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歎瞑矣今將

殫歿垂十年矣日月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天慟日微

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待耳遂悉屏

去鉛槧事且誓於神曰父冤白而復希進取者有如

日遂走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冤事下大司馬

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謂以荆襄進秩非邊功欲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

曼山館

止復故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投淚抗

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堯釜耶所

重祖宗世爵故以死守之耳言已復泣淚簌簌濕地

又走白他曹郎力從矣遂得復竹里公如故

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肩試功公以前

誓了無治業意袁淑人論之不得則撫膺大慟曰而

不記而母完而父通餉時四壁已罄則出嫁時禰市

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

泣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以隆慶辛未舉進士當

廷對時自念此人臣對君之始詎可作諧媚語為身

盛稱人生節儉之美且言房縮入相則汾陽
感聲樂京兆去騶從以諷執政執政不憚下其等幾
殿三甲時諸少宰大綬與讀卷親語公其故俄改翰
林院庶吉士呂文簡為諸吉士師督課甚峻顧獨雅
重公時時謂諸吉士汝南生忠孝人事事可法不待
文執絕人而已居久之諸吉士或以細故毀訾吏部
椽椽走訴之部時楊襄毅以舊德為太宰意諸吉士
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故相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
手札下館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馬文端立諸吉士
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競自別白不知狀公獨前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一 晏山館

明年 詔管理文官誥勅是歲延世始襲世職以郊
試異等牌送遼東而公與袁淑人喜可知也明年丁
午 皇上第一子生奉 詔誥 慶淮益三府而淑
人卒奉祔於竹里公兆尋建堂廬居其側服闋遂具
疏乞休於時政府四先生減力尼母上且各以書延
就職而荆石王先生開諭尤懇雖可教亦數移書勸
駕不得則謂公之初誓為雪先將軍冤耳 先帝已
白將軍冤 主上又以延世遠左功晉世爵指揮使
國恩謂何而迄無一事以報耶抑風木之悲自人
子言耳試以先將軍悒鬱以卒之心及袁淑人板輿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一 晏山館

諫九月典武試甫竣事而淑人卒公悲惋頗甚因復具疏乞自是移疾不復出矣先是有明因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勝公暇往過之力以寺碑為請公訊寺所由則慈寧宮香火別院也因盛稱京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古所未有皆民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塞僧意不知其間內也忽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鏤文綺佛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聖母見文甚喜謂塗膏蒙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知之益以諸珍饌公益駭愕亟謂可教茲獻徵錄

卷之十九
廿一
曼山翰

事不當聞上耶然懼非聖母意且奈何可教言茲事外庭所創見蓋言之政府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先生亦相顧嘆咤稱儒林盛事云至是先命延世奉高淑人喪歸內復賜銀幣併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者再會荆石王先生訪公榻前再白前事因且言不可復留意先生言吾儕實重去公顧以此求去意良是然雅尚如公亦何嫌必不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遷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又旬日始得請歸歸歲餘而趙先生入內閣方與諸公謀強起公而公歿矣壽僅六十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誌墓表

楊士奇

君姓林氏世為侯官人父興母游氏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為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楊奇之為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鏘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為字之曰尚默即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沈潛於學涵浸淳畜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巳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五經大全書成受賜賚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歷代名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修撰甲辰陞侍讀考順天府鄉試未幾簡東宮官擢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洪熙元年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封其母妻宜人宣德元年赴應天府鄉試預修兩朝實錄未成尚默得熱疾更數醫弗效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四
曼山翰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熙齋黎公恬墓碑

楊士奇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以正統二年十一月謝告歸清江得疾卒於家嗚呼黎君之擢第也為良進士入風憲為良御史於長民為良郡守於近侍為良輔臣柰何遽止於斯乎黎之先曾大考允誠大考惟琇考宗瑞妣鄒氏以君貴考贈右春坊右諭德妣贈宜人君諱恬字潛輝天資清淑生六七歲知慕學問永樂壬辰權馬驛榜第二甲進士無幾丁內艱去服闋除陝西道監察御史以正直揚風裁歲辛丑朝廷以災異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五

求言羣御史同上察實君具草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剴切激厲無顧避上曰御史言是任事者不能堪後薦御史之才可用於上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君得交陞南靈州允僻遠君怡然曰聖人不鄙九夷我何人哉既至教愛其民如子民皆父母師事之政化既行會黎利及其眾日盛總帥王通孱弱不能制為吏所賂遂矯制三司郡縣官吏悉解職守隨通北歸君時在行既歸通及協謀者皆坐法朝廷以事不出於眾悉置不問宣德七年士奇率同官言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命為右春坊右諭

德板奉直大夫時春坊事簡奉旨入翰林與纂述考最賜誥追贈其考妣預修宣廟實錄簡充經筵官奉命考禮部會試者二月心公正時多得人遂謁告歸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既展墓樹碑墓側退而治其親戚鄉里懼甚將行得疾醫藥久弗効以正統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一君篤孝友之行而磊落有大志耻屑流俗事學博而正論議沛然為文章波瀾藻麗而根於理存心公平於論人之邪正事之枉直靡不服之盡心公務未嘗苟且非其人弗與處容色潔白如玉儀度恭肅人不可犯而雅度灑落良朋勝友卒然邂逅詩酒倡和酬酢率極權而罷其燕修之齋名熙熙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五

史 101-9

諭德梅庵先生趙公珌行狀 商 略

公姓趙氏諱琬字叔琰系出宋宗室魏王德昭之後
父敏善以公貴初贈承德郎國子司業再贈奉直大夫
夫左諭德母陳氏繼母戴氏俱贈安人進宜人公生
而穎異自幼就重不好嬉戲讀書數過能背誦八歲
出就外傳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十歲值母陳氏喪
哀毀如成人十四補郡庠生永樂辛卯歲以詩經中
京闈鄉試第二人時考官評其卷有云經學則融傳
註而成文策問則據事實而敷答簡而且明詳而不
冗非有學者不能也明年會試春官中乙榜授浙之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七 吳山館
奉化教諭甫半載代還調閩之德化公善於訓迪士
子會然向方聞七寒暑以父憂去服闋除斥定之慶
都未幾聞繼母戴氏喪去復除山東之金鄉皆教諭
宣德甲寅歲用衍聖公薦赴京辭三氏子孫教授職
弗就遷翰林院待詔明年陞北京國子監司業階承
直郎已而 賜勅命進階承德郎正統甲子春三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易之文言翼日 賜織金
紵絲羅衣各一襲賜宴於 奉天門明年陞左春坊
左諭德階奉訓大夫已又 命公兼 經筵官 賜
織金紵絲衣一襲白金三十兩鈔三千貫景泰辛未

春二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書之泰晉 賜織

金紵絲羅衣各一襲及紗帽犀帶復 賜宴於 奉
天門公深自感激歷陳七事皆學政當務 上命禮
部議多見施行是歲冬得疾醫莫能效遂卒享年六
十有五公手姿秀偉言詞動止雍容閑雅所著詩文
渾厚典則類其為人其教學者每以古人嘉言善行
諄諄開導故所至人化其德久而益親在太學十有
七年規矩整飭修德講學教人有序始至嘗議修胡
安定湖學之教職居佐貳勢莫得行公處已甚節儉
而急於周人之急太學諸生中有親在遠弗及養者
必致書其郡縣俾存問之貧弗能娶者助其貲為擇
配婚之喪弗能舉者厚賜之設藥房選諸生知醫者
五六人領其事以已貲置藥物其中以濟人之急又
買地郡城之北環植萬柳名萬柳庄設義塚以葬凡
喪之不能歸者其於師生恩義可謂兼盡矣然好善
惡惡之心大明諸生有善行者曲加禮遇至忘其勢
分敬之如賓或少有過差則色色待之過而弗改者
遠絕之至弗與言其多取怨於人以此在慶都金鄉
時嘗考山東山西鄉試及禮部會試在太學兩奉
命代祀鄒魯及會稽諸祠所至竭其誠敬於民秋毫

無擾曾王重公為人親書禮祀二大字并為文送之
會稽諸鄉老亦爭為詩歌稱頌其美公每與人言
必及聖賢事業忠孝大節勢利事絕口不論蚤夜汲
汲惟以教育賢才為已任聞有司官失職則曰此我
輩典教者之罪也其忠厚謹飭終始無間焉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九 畏山館

使交 常禮 小入 關日 天以 時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王時槐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
修進侍講弘治改元 命戩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
侵緬甸頗囂驚僉難其行戩被 命即從兩僮乘肩
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
颺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
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據 大明集禮受之不與
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
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餽金珠犀象戩一不顧既行復
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其初入關詩曰歸裝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二十 畏山館

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益敬悚
初戩至交交地若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
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進
右春坊右諭德諭年卒罷配胡氏早有數請置貳室
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鍾 之骸如遺
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蓋德東溪沈先生遺集

顧清

先生諱宇良德姓沈氏別號東溪蘇之長洲人也
 先世以醫事宋家汴京有諱某者當建炎初應召
 渡始家於長洲恩陵親御翰墨書良惠二字賜之
 稱爲良惠沈氏六世祖元醫學提領諱瑛生彥才爲
 平江路醫學錄彥才生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德
 輝生日章日章生以潛國朝太醫院御醫是爲君祖
 以潛生宙字孟循封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是爲君
 父妣楊氏封宜人先生其仲子也少穎異與兄方伯
 公杰自相師友並有聲庠序間成化丙午以易經薦
 獻徵錄

卷之五
 壬
 南畿弘治癸丑擢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試文
 優等閣老義興徐公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咸器之徐
 國史編修教內書館嚴而善誨諸生皆敬愛之癸亥
 校正本草以先生家學命爲總裁始就局間儉人欲
 假以侍進卽上疏力辭人稱其有執乙丑修
 實錄充纂修官已未封安南王 命爲正使據經統
 禮凡餽遺悉不受交人尤憚服焉使還滿三考陞侍
 講充 經筵講官已巳 實錄成 賜白金文綺陞
 右春坊右諭德丁內艱起復忽遺疾乞歸疏再上乃
 得請仍諭以卽來乙亥四月九日竟不起年六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倫公文叙傳

黃佐

倫文叙字伯疇南海人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五
 歲時與羣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此兒大魁相也弘
 治己酉以儒士就試巡按御史周南得其卷於遺材
 中嗟異之入試果中高等肄業太學己未會試殿試
 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學行才器爲世所推重乙丑
 武宗登極頒朔安南充正使會丁外艱歸不果行庚
 午起復充 經筵講官尋推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
 林院侍講壬申九月進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
 知諷語癸酉春進修玉牒考覈惟詳是秋被 命主
 考應天府比遠得病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文叙天
 性純厚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爲君子篤於孝友甘
 旨必盡而室無私財雅有弘量未嘗與物競尤能伏
 大義駟族黨恤孤寡旣以文章連授大魁人皆期爲
 台輔及卒天下惜之所爲文宗韓楊悠長宛轉類其
 爲人居嘗以書史自娛手不釋卷尤善教子長以諒
 字彥周鄉試第一辛巳進士入翰林累官南京通政
 參議次以訓字彥式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至南京
 國子監祭酒贈文叙如已官 顧悟過人詩文立筆而
 就泣監待士以寬養病卒於家次以說登進士高等

南京兵部郎中父子三元海內衣冠盛事

蘇徵錄

卷之十九

三十五

蘇徵錄

德應坡傳

戚元佐

康僖公第六子也字文升平湖人少不
明曠達不繩細行一出語輒警其先生長老初以父
樵入太學既而見其兄應填應坤皆列方面金紫唯
獨以闕恩貴乃力學自苦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
二人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公自負備倖意不
下一世人而屬中秘清燕羅百氏言盡讀之其學益
日闕大窮變為文善比事屬辭陳誼類情縱橫子史
經傳而宗本子長詩法汎濶百家意有獨至而陰操
其勝於衆人沿習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不傾已下
之同時有吳中袁永之四明陳約之錫山華子滄晉
江王道思皆一時勝流公與之友日相引上下其議
論又館中諸吉士盡負才名與公厲行而列公寔衙
官命之方其居常賦咏人擅其長皆矜用以爲美及
公脫橐出羣萃而讀之則人人自失矣當是時張文
忠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
屈往往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
事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
有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
軸子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似他事罷去已調

禮部主事歷儀制郎中諸 郊廟典禮多所裁定
已改翰林修撰同校列聖訓錄成賜宴 謹身殿仍
賜金幣進侍讀已亥轉右春坊右諭德時 春宮初
建大簡宮僚廷臣無不覬倖以進卒亦有倖進者故
給事中御史以爲言公進已久無可言而忌才者輒
橫及之章一再上罷免者十七人而公獨以稱其位
留於是人情籍籍以公輔望之矣公雖獨爾憤當世
之不見知也力求解職歸疏四三上得請歸卽疾作
數年不能起先是 天子大狩承天儒臣走扈從有
司供帳具餽酒甚備然從官夥不能辦先至者縱其
飲徵錄 卷之十九 五 晏山推

皆然或云德令損真公疾則宜也籍令不病則不自
廢退卽病能勉爾坊局則六七年間亦可遂躋台鼎
丁以病廢病亦遂卒可勝惜哉所著有蘭坪堂集行
於世余嘗論 國朝二百年来吾嘉肄詩文者無慮
數十百家然卒承宋元遺習間有量而自拔者學不
充其量才不絢其采以稱大方則難而遇公詞壇之
上不免盡俯於下風矣但公志未艾長筭屈於短日
可勝恨哉子仲律廬州知府叔芳山東副使孫謙山
東副使蒙甲子省試貢士大壯戊子順天鄉試貢士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 晏山推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張公元怵墓誌銘

王錫爵

天子立諭德張君諱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對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為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君君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君乃張燈幕中疾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國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會揚忠愍諫死君遂為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

後錄

卷之十九

七

吳山作

以遭逢 聖明釋躋取上第原期有以自樹日案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暑度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稽記之戶外屢當游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嘗疏掌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於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山書堂君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勃詔管蘇非人乎乃取中鑿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

後錄

卷之十九

七

吳山作

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其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為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歿為後蓋君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謂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徼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曠君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實踐為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

朱子 卷之十九 手本 畏山館

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君君拊之恩義隆備兩弟怙君忘父之亡也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君行誼力追古人雖他多類是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君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越人為余言始君族中蓋夢文昌降而君生其後龍山鳴而君弟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吏夢文昌墜而君歿始終殆關天地氣數夫天地寔鍾其氣歟以生君而又歿君竟使功業不顯何也然君既歿而學士大夫之推轂君滋甚僉謂明興大廷首與諸碩哲位不過五品而名重天下唯一峯梓溪念庵三先生得君而四之豈非以其立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邪夫三先生皆軼軻不遇世故其名彰而君優游金馬門名輒與三先生埒詩云云乎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君子亦務闡修賢行而已奚必奇節哉

朱子 卷之十九 手本 畏山館

禮部題准會議諸疏名目

禮部為論典諮訪已有次第謹遵 明旨從公存
以一羣情以襄鉅典事題請會議應證名臣二十九
人萬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這謚典既會議停當都准與欽此册開論德
張允忬浙江人萬曆二十六年題作秀才時作賦弔
楊忠愍其志固 遠矣少年間關萬里以急父難居
詞林而上疏輒言時政隱然任以天下之重其學以
萬物一體為宗真心實語未見其止若夫急流勇退
清操自持又其學問中一節也蓋卓然不愧科名者
獻徵錄 卷之十九 李
以上詳載各官書册應證內閣遵旨擬謚文恭

中允李貫傳

李貫江西廬陵人華朝庚辰進士第三人為翰林院
修撰北師入都貫歸附復官 文皇一日持建文時
羣臣封事千餘通命翰林院侍講解縉等徧閱之凡
關係軍馬錢糧者留覆語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
容問縉等曰爾等亦宜有眾稽首未對貫獨曰臣實
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
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盡心
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漢亂政之臣耳爾等前
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為遮
蔽也貫後陞中允以姻家累坐罪下獄歿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三十一

中允趙先生文傳

先生諱文字然世為山東齊河舊族父處士欽母王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性極聰慧九歲充邑庠生年十三食廩二十二以貢入太學季考宰占上列洪武癸亥詔選為人者吏部得先生若干人太祖皇帝面諭諸生若不耻下問三年來朝皆為老儒矣遂注四川重慶府巴縣學教諭授符一勅一奉二親遵陸由漢中以往抵任正身示教而於課試訓飭之餘亦備且嚴諸生化服三載考績復任仍奉二親泝荆江而上間關萬里孝養愈篤歷九年所教

獻徵錄

卷之十九

王季

吳山館

士取科第甚眾乙亥陞徽州府學教授會處士君卒哀毀踰禮不用浮屠法貸地安川於歛東關服闋赴京上書自陳母老乞一資於鄰郡以便養遂授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學教諭食教諭祿永樂元年以例赴京復除徽州府學教授母卒日夕悲泣以親喪在處士乃竭力定卜於星洲馬尾山祈兩瑞奉二親葬焉服闋還齊河祭掃祖墓至京師歷事刑科參駁一年授湖廣岳州府學教授先生凡歷三學恪守教法蜀楚之士多所造就其在新安若都憲程公富輩皆弟子也辛卯詔吏部選老學之士能講說者尚書蹇公義以先生名上太宗皇帝召至御前面諭撥春坊左中允賜宴俾輔仁宗皇帝於東宮先生被知遇風夜惓惓惟懼弗稱進誦經史敷釋明盡應制有作悉寓箴規睿旨嘉歎癸巳正月二十日卒於南京年五十有四

前春坊中允林公長懋傳

林長懋字景時父獻中泉州府學訓導長懋永樂三年舉鄉試除南昌教諭陞青州教十八年擢翰林編修侍 皇太孫讀書洪熙時轉春坊中允長懋以老成自處凡小愆違多所匡救 仁廟崩從臣扈從東官赴京長懋不便鞍馬乃以舟行既至 宣廟已卽位從臣皆進官長懋陞知鬱林州因上言宮僚遽擢同異者數人且言二弟一為部屬一為監生路遙毋孤願降繁難京職忤旨下錦衣獄一繫十年溫習不廢 英廟登極遇赦之官以恩信撫下自奉清儉年六十卒於官無子長懋為人剛嚴狷狹非其人不交往族人戶部郎中定以吏胥進絕不與通性耽書畫不釋卷為文質而有味

卷之十九

三十四

長山

景中允賜傳

澹園集

景中允賜字伯時少產楊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為人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猷見其文異之口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不重足屏氣其不為阿者賜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館職以不獲禪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曰凡受職於 天子若臺閣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應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蹇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 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啟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為誇為毀譽為誕為凡近為誦為易為僞為謹行已弗慎為矜為貪墨為放縱為邪淫為率易為苟且為側媚為薄居家弗慎為荒蕩為廢學為女沒童僕與千里聞

景中允

卷之十九

三十五

長山

夫則其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專
不知儒者所耻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
立於兩間而不負 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
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
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
執事皆有警罰文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
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
自勵如此久之為講官當進講必越宿齋沐鏡有所
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
為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
六館諸生人人以為為待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
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壹
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饒
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
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簣
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為人篤於孝義母
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其
疾如夫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為嫁娶其
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等
卒賜哭曰業心許之恐負吾亡友乎卒召其二子

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疋馬
蹀行旁觀者若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
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為榮為文以意勝耻
事鈞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典為工
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其意誠
者避其言所著有前谿集卷行於世論曰賈生為傳
不得職至哭泣以灰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
近世視為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賜為詞以自冠責
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任略不以國安危為念而
唯身家是管聞賜之言可以愧矣

蘇衛錄

傳集

廖中允道南傳

廖道南字鴻吾蒲圻人登正德己進士授翰林院

賜進士出身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授翰林院

四年纂修明倫大典成陞中允六年陳洪範以

學因命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充日講官七年皇

日食應詔陳言進靈雪賦九年奏遵前以陳舊制中

明祀典又陳末議以禋典禮得毀夷鬼涌像罷姚廣

孝配享 太廟移祀大興隆寺又奏稽古樂以禋

典進大祀園丘賦十年彗星見陳議修省及議崇典

禮等事有詩賦進申明 宗廟大典有頌進又申

禘祭及稽古禮以崇帝禘賜甘露進寶露頌祀方

進方澤頌又進 帝苑農蚕賦十一年進 聖駕臨

雍頌進景德崇聖頌十二年坐不代講謫徽州府通

判十三年取回復職賜大報歌進和奉御札和聖製

鍾粹官步虛詞進九五齊恭默室頌十四年丁憂該

禮部為進呈訓錄事吏部查奉欽依廖道南制滿陸

一級用十五年紀祀典有頌十八年 世宗駕幸承

天恭紀盛烈有頌又奏恭紀瑞應以彰天貺有諸頌

進言官拾遺着間住十九年奏昭聖謨以崇國本二

十年奏恭述聖謨以懋昭聖政進獻頌歌箴其

奏章俱蒙欽依褒譽所進和詩詞歌頌箴賦悉蒙

覽付史館二十六年卒於家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三十九

吳山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學詩墓表 唐順之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
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止夫世
為萊州府平度州人父推官公生二子而君為長君
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震薨桃
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
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為永平府推官法麗於
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為稽勲司主事頃之陞
考功司員外郎會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
精己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為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四十一 漫山館

獻徵錄 卷之十九

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為人豐肉疎眉目進止雍
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
在處協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為巧其考
課也未嘗以按吏為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
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為諸生而浚川公為提學則
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為遠器數
言於諸公卿問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為遠器也君
居閒獨喜為詩然在衆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
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為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憂
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二本高尺許然君不自
以為瑞而亦不言於人暇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
事已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
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
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
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
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
修鄆陳君東出為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
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為按察副使又三年
余起為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
君東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
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塗而已今天
子在位以為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祭已之
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
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殊
恩暇則相與接盃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以
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
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幾及其半出
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二人耳嗚呼何
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
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榮然自見其才

者予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世
而用人亦豈以得魁梧壞偉之雋益蒐於千百庶幾
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
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為表君之墓
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右春坊右中允秦君鳴夏墓志銘

羅洪先

君名鳴夏字子亨號白崖浙之臨海人也僉事公駉
包宜人嘗夢仙妃懷數棋子遺之於是連舉三子而
君居其次其長刑部員外郎鳴春其季則翰林修撰
鳴雷也僉事公按察福建時君年纔十歲已能日記
數千言且善屬文文多敏思僉事公故不樂仕一日
攜君解官去行次崇安發病卒君以童穉扶視執禮
如成人伯父叅政公奇之曰吾弟不歿矣授以家學
不煩而成嘉靖辛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
儀數年
卷之十九
四十五
吳山館
吉士是年選擇皆出 上意教習去留視諸科為特
嚴君質既高爽而文故俊逸不喜道故常語至是感
激殊過蓋自刻礪務為博雅名家二年以才授翰林
編修乙未會試為同考試官丙申奉 命冊立魯王
戊戌廷試進士為受卷官扈從謁山陵應制撰 太
上神冊表已亥春 哀冲皇太子立簡用輔導諸臣
上意屬素所選擇者於是拜君右春坊右中允兼
翰林修撰庚子補經筵官同修大明會典諸書是時
同拜者三十餘人獨壬辰科稱最盛而君在衆中魁
偉長髯隆準而白哲尤為人所注目辛丑再奉 命

冊立周王明年以校正五經四書性理諸書劄賜白金文綺祭卯主順天鄉試同官不檢言者力擊以去獨君諸所取士一一稱當經無可嫌明年會試故宰相子兩人同舉進士其試文若宿構或疑有他久之影辭漸騰為給事中所論下諸試官詔獄根株取驗而兩人鄉試故在君所取士於是御史劾語連君併置獄問當是時右公者執兩人試文為據然進士中同逮者業已坐他官贓私狀不敢單辭激禍其獄遂成而上怒亦解罰兩人止除名君雖罷秩猶得以衣冠還鄉里蓋從罪疑輕典非盡法也君氣素豪重以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四六

貴州館

嚴振自飾不忍墮行軍後每念順天在輦轂下門客遊士多途穴奸不易防抵始受命王試勤小察邇密若禦寇而竟以誑誤見廢心跡不白固已不能無

少邑邑則益肆力詩文表見素志會倭夷內寇鄉邑

糜潰日夕盼盼不休未幾盡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戰

守攻取之勢乃更慨然懷憤時時出議中其機牙於

是撫按亦皆交薦其才以為可備緩急而尚書趙公

視師北歸復以名聞新命下君方慶幸得少有籍

以售其所為踴躍就道至彭城疽發背卒丁巳七月

六日也距其生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年僅五十君雖

魁梧與人款款胸次盡披不為深刻拜春坊時御史論薛文清庭祀與有詔館閣諸臣上議或謂瑄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於義不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興王之業固有不盡恃夫汗馬者而况吾道之於著述耶自秦火烈異端熾諸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既明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支流邇尋正脉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不在著述下矣臣以為昭代必欲崇異從祀以風示學者非瑄不可其策倭寇則曰不守海而守城猶納寇於門而拒之堂也不習水戰而角於陸是示人走而責其死敵也其諸擇將練兵設守節財具有條議未及盡試聞者悲之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四七

貴州館

明故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君謹墓誌銘

誌銘

徐階

嗚呼此子癸丑所舉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君之墓也 國家以文章取士往往因言以得人而適年士所為文率惟誕浮靡豐肉而少骨君獨溫厚平實間指言時事不激不阿子徧語同考曰茲其所謂有德者之言歟及撤棘君來見拜起跪揖不狗拘為恭敬而規矩繩尺無一不合踰月對 大廷天子親擢以為第一君又來見坦坦翼翼如前時予心語曰茲有德者之容歎留與之語其於天理人欲獻徵錄 卷之十九 大 曼山館 君子小人之際辯之甚晰持之甚堅而退然若無能者已又察其所為自朝謁後日閉門讀書不輕與人接尤不輕有所取予益重之曰君真可謂有德矣天子以是人儲之翰林他日講筵綸閣當必大有所補益非獨文為國萃已也後三年 天子降節冊遣使封諸藩君入拜 命後期柄臣素惡君慢已迷出為惠州推官子意君必憫君願深自咎無幾微不平見於顏面亦無憔悴可憐之色又以子嘗推延平數過子問所以理刑之要至問小民為吏侮法所苦輒蹙然若身受之予於是又歎曰君之德滋益厚矣夫

德厚者其所享必裕雖出當嶺還抑天將使習民事

以全其才而大授之耶明年子力薦於銓部改南京太僕寺丞改尚寶司丞又三年轉南京國子司業甲子考績入都子時濫秉政因請畱為中允管 誥勅子以為昔所望於君者行且副矣踰年丁其父修撰君憂明年得疾卒告者屢至子終不肯信最後洗馬林君恒貞涕泣為子言之子始哭曰嗟乎 朝廷失一士矣凡子所望者既不可副而天亦於是乎不可知矣方為文祭君而君之弟誥與其子以編修張君子維狀乞予銘墓中之石子不忍聞恒貞復謂子曰德言待此以瞑目子乃為之銘冀以慰君而塞子悲焉然予每中夜屈指天下士可為朝廷用者必及君蓋予望之素深每忘其夙如此嗚呼子之悲其殆非銘所能塞也夫君諱謹字德言別號環江世為福州之閩縣人曾祖志祖琛壽官父伯亮以君貴於翰林修撰母卓氏元配石氏繼鄧氏贈封皆安人子一廕虞君生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十二日卒丙寅三月十日年僅四十一君在翰林同考會試者再得士甚多其他善行亦多可紀子獨識其悲君者故不及備書然有子維狀事核而語文亦足以傳矣銘曰 力而

并之兮孰抑而卑之曲而進之兮孰拒而勝之望而
不果則兮姑銘之以塞吾悲嗚呼悲可塞兮不可塞
今重為君臨文以嗟咨其將奈何今天實為之

春坊贊善大夫愚菴李公希顏墓碑銘

王尚綱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公性行峻
茂貫酣羣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
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
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仁孝高皇
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邪帝威用
審立朝風節歸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
而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得
意則容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夾谷孔子
藏錄 卷之十九 五十一 曼山館
廟嘗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頗頽頽時或陶情以酒
或資以禱祈器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
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桃袋側臥
前驅蹶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
身着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木質着者君賜
也築篋莫周鄉井罔識其丰懷篤信守度孤介寡合
卒恐斃以歿

春坊贊善王公汝玉傳

王汝玉名璣以字行其先蜀之遂寧人六世祖極仕
宋為吏部侍郎僑居吳中遂為長洲人父立中字彥
強元末老儒士至知松江府入 國朝致仕有文學
善書汝玉穎敏強記年十七中浙江鄉試洪武末以
薦攝郡學授應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博士永樂
初進檢討再進春坊贊善預修永樂大典 仁廟在
東宮特深眷注嘗與學士解縉應制撰神龜賦汝玉
第一名大振然忌者眾竟以他事下獄歿洪熙初追
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遣官祭於其家汝玉為文兼古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一 漫山館

今體製而賦尤瞻

詩語雋永得唐人風格舉筆數
千言頃刻立就所著有青城山人集

懷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武進陳公濟行狀

金 寔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父貞母唐
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屬志
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
泉貨隨之貨遷比還先生以其貨之半贖書父奇之
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愜先生自是益肆力其淵
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拊指
無憚勞勩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
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一 漫山館

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為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

學儒生眾數千人繕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
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
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
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隨答未嘗舐滯疏決剖析咸
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
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
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
授經凡有諮問先生援摭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
皇孫亦素聞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資以啟沃甲辰

夏五月日暴中風不能言卒於寓舍年六十一生
重厚修慎孝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
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遊京師也以夫
夫人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欷歔泣教焉二
弟底於成立尚書公以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
卿再轉而位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趾歲時書
往來不絕先生以其弟位六卿已復繼登清要深
盛滿彌自敬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
僑寓園園一室蓬戶葦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
不釋卷爲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葩藻常曰
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
綱目集覽證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贊善梁公潛墓碣銘

楊士奇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春春宮
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
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
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
兩京距離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爲
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皆
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
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
事覺令旨誦交趾數日念其運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五 雙山館
上曰 上所誦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
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
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
潛他日又論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
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誦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
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
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
又相與出資收殮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
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啟殯歸而
合葬於泰和縣某鄉某原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

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武
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
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
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
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
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且
暮坐講席開論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
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
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
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六 漫山館

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徒來歸以累
千縣有瀧橋河世傳更有廉平之政卽河水清自用
之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
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徭掠環處稍不
得所欲卽默怒跳躐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
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
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
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賜白
登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
兼右春坊右贊善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

成京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
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
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
用之公方明決蒞事有程而隋慢放肆者不樂之相
與誣其過於 上召問其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
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
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
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
狩將祭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
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五十七 漫山館

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
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次年及於揭曉呼用之
闈爽弘發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
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
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
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學壯而益
探其微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
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
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
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輔之

義人有遇而謂之不為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惟好列
初焉用之歿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恭以
愉皆知務學果黎皆舉鄉貢

卷之十九

五十八

原缺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目錄

翰林院一

學士

宋 濂

劉三吾

潘廷堅

子龍附

王景

沈 度

蔣從善

黃 諫

孫 賢

豐 熙

太常卿兼講讀學士

劉 儼

吳 節

獻徵錄

卷之二十目錄

林 文

王 獻

郭維藩

侍講學士

朱 升

方孝孺

武周文

曾鶴齡

侍讀學士

張以寧

王 達

徐 穆

姚 沐

弘文館學士

羅復仁

侍講

宋全

王進

劉球

彭教

侍讀

唐愚士

陳振

尹風岐

待制

王禕

黃哲

起居注

范常

獻徵錄

卷之二十目錄

二

史部

應奉

唐肅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目錄終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

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伍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為號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姪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以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背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生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

携入府城受業於聞人慶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校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澤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間與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上

吳山館

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

吳山館

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正
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為經論
類其語言意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
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
猶餒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
鼎金陵遣使者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
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
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
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
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 吳山館
儼格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
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
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
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嘗與
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日卿之誠懇朕素知之
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先生侍上左右無
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論
黃丕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
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請明之 上曰
朕非不知與 為治之道但三

於先耳嘗侍 上語嘗養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
苟得人心帝祿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
補於國耶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
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
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
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與邦之要道也
三月先生以疾告 詔還家爰治仍賜金帛 皇太
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 恩復奉書 皇
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
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甚喜召 太子語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 吳山館
書意且 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
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
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
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 上每與羣臣言先生
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
憂及服除洪武二年 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
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仰於先生先生通練
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
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

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且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 上問灾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獻徵錄 卷之二 六 曼山館

史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 召禮部主事十二月擢 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夙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欲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今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賜觀之六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獻徵錄 卷之二 七 曼山館

之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
世及 上從容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與
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
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
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
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 命先生作序論以大意先生
歷言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
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 上至後苑
賦微錄 卷之二十 八 曼山作
觀禮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
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
感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
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
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 旨纂
修大明日曆一百卷釋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
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
布衣沐非常之遇普竭誠以報一國凡 上有所疑
使屏晝夜躬聞載冊言於牘進之或覆於冊一
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 止宗廟山川百神之靈

聖享宴慶禮樂律曆小冠之制四夷貢
及聖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
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
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
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
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今人
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
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
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
獻微錄 卷之二十一 九 曼山作
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
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
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
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 制詠鷹今七
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爲
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置
榮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
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盃勺舉觴卽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
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

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其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厄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疑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 詔徵先生家子璣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璣除中書舍人 上獻徵錄 卷之二十 十 曼山館

時休暇輒命題試璣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 上命璣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 詔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 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地金氏贈淑人

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 詔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詔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抗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行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誘罪當誅 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上嘗延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進 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 皇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貴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歲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
虞仍俾慎讓先生行至家即拜表遺願請
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夢 上
賜 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動業既著文章
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茂一來
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 皇太
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
膠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上遊歷觀闕蓋
旋禁禦詢諸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十一 曼山館

謝曰非 陛下番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
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
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疊
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
高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壁而先生躬
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誦膝而
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
向朝廷有大議間問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
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十一 曼山館

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
濂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
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
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
不得先覩先生留 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還而難
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
道所經行皆 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
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璉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璉
以安對未幾復謂璉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
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嚴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頭

日本 傳目 大業 本高 雨 集

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 國體

七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
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
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投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
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
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
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 勅教文華生數十
輩至是出叅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
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
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
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 吳山館

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
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
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
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
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
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冥奠
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
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歛手而逝當是時
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
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業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 吳山館

翰林待制王公禕先伯父太常博士濟德
傳及同門友人所作歷官紀合為行狀一通後
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
國史有所採擇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宋太史傳

王禕

宋太史者名濬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德
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眾至數千人唐武德間
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
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
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栢者復遷金
陵微錄 卷之二十一 木 長山館

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為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
為峻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
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為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
能讀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為詩歌有奇語操筆立
就人異之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有張繼之長者
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
乃携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詩書春秋
通焉為舉子業課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
子業不足為景濂蓋為古文辭乎遂與俱徃浦陽從
吳萊先生博極經史善為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

其兵夕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為文初不
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測其際源源乎不知
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濬先生
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
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
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流為極盛
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經
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
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
人天景濂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拍授柳公謂其渾雄

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
為之序曰柳公之文麗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疊
湧奔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
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
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
淵源乎蓋以景濂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
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為行草嘗評景濂文氣
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神思飄逸
如列子御風翩然翬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商
周彝龍紋澆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眾

微錄 卷之二十一 木 長山館

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過千古安能
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即世而
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名海內至正中大臣薦
權徵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
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
不宥就會世亂益齟齬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也
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疑道記又著考經新
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
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
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大 景山

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
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
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
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
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
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
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與諸其書
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
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飯梁肉而茹苦茶飲
者汗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

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曠
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幘或攜友生
徜徉梅花間索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
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樂世俗生產作業之事
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
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捍圍謾甚不
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恤而人亦無忍
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
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
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大 景山

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
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渾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
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
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爲先後
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不足信耶
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
六經異傳整齊百家牒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
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
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
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昆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齋以字行系出
本楚國公之裔世為茶陵人大父平望父兀翁皆宿
學兄長吾以上舍教宜岸存吾登庚午進士今臨武
元本俱外節三吾美鬚髯有駉肥海鶴之姿性資警
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自
娛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鶴諸集流寓嶺南
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為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離
饑饉之歲與兀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不
廢文墨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召名儒三
吾幡然應聘而起日與宋濂詹同孫普輩侍 上左
右眷顧特隆 朝廷設科取士三場四書經義論詔
諸表判策三吾多所刊定因著學業啟蒙嘗被旨考
正周禮纂書傳會選及諸功臣神道碑銘多命三吾
為之屢典文衡克讀卷官某省有進嘉禾者三吾時
經筵首進嘉禾賦其辭曰 皇上以一心之和形而
為庶徵之和年穀順成靈既昭格天人合應遠邇騰
懽益聞水陸草木之英為瓜為蓮所苗必駢所毓必
雙矧是嘉禾為五穀之長文者異本而同秀質者同
本而異秀是謂仁卉其莖當耀世而森森鋒起其穎

狀修錄

卷之二十 吳山館

當結實而顆顆珠明擊之森也日出理空漏萬項黃
金之瑣碎穎之結也露下璇室連一色碧玉之晶瑩
蓋天惟發祥故特以是兆來歲之豐稔地不愛寶故
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茲祥也其在成周則異祲同
穎於地為陶唐其在炎漢則一壘九穗於地為洛陽
信地利之所鍾在天意而靡常往聖有德必於牲聖
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闡揚聖莫聖於 大
明朝之君靈莫靈於今 天子之都廬嶽效靈僊醫
進劑 聖躬奏效於萬安國祚永綿於周世嶽靈假
昔者而有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
狀徵錄 卷之二十 吳山館

狀徵錄

卷之二十 吳山館

不史之史而德澤在人心芳馨在史冊自有千萬必
曰碑之紀遂為之謂曰天心降祥今萬宇薰和地靈
效珍今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今維此之瑞不厭
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廷赤鴈之賦芝草之歌洪武二
十年二月甲辰 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
朝夕觀覽欲自為註三吾時為左春坊贊善 上召
謂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叙彝倫
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教本於天道而驗於人
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
能為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
曰 陛下留心是經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
太平者也書成及大誥三編成皆命三吾序其後三
吾序成稿上御筆親批曰道理精詳始終無疵其二
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三吾時為翰林學士
獨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
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
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
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
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焉可樂

獻徵錄

卷之二十

能為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
曰 陛下留心是經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
太平者也書成及大誥三編成皆命三吾序其後三
吾序成稿上御筆親批曰道理精詳始終無疵其二
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三吾時為翰林學士
獨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
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
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
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
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焉可樂

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 上嘗命宋濂贊其
像曰白髮蒼顏雄才偉學景星慶雲冰壺玉壑其文
燦然有藻火之文章其德巍然峭崖之磊落高立
蒼山拜恩鴻寶步武九重飛騰八表瞻偉像之儼然
逸清風其浩渺此縉紳之耆英乃翰林之大老也其
凡重於 上如此未幾乞骸骨去年已老矣而世之
傳者多謂三吾不能保終吉云所著有坦坦齋集十
有一卷傳於世贊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
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製作才矣
不獨擅華 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
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質直過之勇
退不如唐回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入
信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
事元次難三吾少習舉子業元末避兵廣西授靖江
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
年通政衡山茹瑺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為左春坊左
贊善三吾年七十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承顧問
悉多稱旨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屏民安否三吾

劉三吾傳

廖道南

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
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
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
忘之三吾曰 聖心奉奉若此恩德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
匠如公輪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
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上
常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
者萃爲一書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
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
甲辰御注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
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叙發倫立皇極保萬民叙
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
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
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
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
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
於治世舜之時與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也 上曰
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
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

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
吾曰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者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
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畏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二
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嚼食飲酒者之
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
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
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爲國家
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
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
惠迪吉從逆凶乃曰凡人懼凶咎無不自已求之者
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
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媿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
何願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
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
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
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
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
離於下積怨聚於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
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

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
 瞽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
 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偏絕賢
 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也上曰人主以天
 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
 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
 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
 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
 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上因改定書傳
 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木 曼山館

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五者非其
 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啟
 沃格心居多至於易儲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
 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祇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
 台輔之器學顏之學志尹之志晚登 嘉謨嘉猷
 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木 曼山館

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又運當興爾寺宜考古證今
 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
 緜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於侍衛之
 前燕享則坐於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
 及修寰宇通志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冷
 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誦竟以是獲罪三吾爲人慄
 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
 其不可奪也 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
 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爲
 博士久之乃復爲學士 史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

潘廷堅字叔聞當塗人先世多業儒有名江左然皆

遁跡丘園不干祿仕至廷堅天資穎拔學問老成教

授鄉邦往往為富家延主西席元時用薦為富陽縣

學教諭歲乙未奉迎車駕駐蹕太平遂擢為本府儒

學教授明年取金陵改為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

知壬寅召入拜翰林學士階嘉議大夫以年老致仕

廷堅為人慎密謙恭未嘗有過為一時所重詩文亦

有可觀子黼

潘黼字章甫廷堅子幼穎悟絕人總角時廷堅與談

鄉邦縉紳文獻模楷典則輒能強識博記故於鄉曲

前輩多所敬慕比長師事陶安而託交於李淮兄弟

初授太平府學教授改金壇縣主簿未幾擢為起居

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拜嘉議大夫江西湖

東道按察使年尚未及四十會修大明令為議律官

洪武元年律成尋卒黼為人肖父而文章清雅過之

一時所作片碑傳贊皆散失不存子孫家多福鄉惟

相承所執象笏至今尚存焉

陳璉

公諱景字景彰自號常齋姓王氏世為括蒼松陽人

唐觀察使朗之後代有聞人父諱必莊博極羣書通

性理之學公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

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紛益求

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大

遍發為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三

年郡邑交薦不就又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

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

賢之迹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也公拳拳服膺及

至京除鳳陽懷遠教諭時方兵燹後學校甫興日與

諸生披荆榛建學宮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

士子多有成就上於天官考為九州二十五縣最命

未下而父卒服除有旨徵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政

使安然以公應詔既至訪以治道日直翰林隨班朝

見錫宴西序製藩王朝觀儀改賜日本書作樂章與

京城鐘鼓樓記太祖皇帝皆親覽尋陞大名開州知

州政寬平明恕民皆安之復修學宮建壇墀勸農桑

均賦役得新藉戶三千口若干日賦稱是會以疾歸

年徵赴闕御書姓名於策命覆檢山東諸司
成奏日給食大官亡何授山西右叅政與右布政使
韓宜可俱乘傳至官夙夜祇若以承流宣化爲已任
振紀綱恤民隱厚風俗清吏弊善彰惡輝百司肅然
上下屬目莫見真儒之用不意有以稅糧撓法者按
之不伏辜上章誣以事與韓同謫居雲南臨安單瓢
屢空不以介意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餽遺非義者
一不受自總兵西平侯及文武精神莫不禮重之仰
思朝廷聲教軼於前代撰鐃歌二十平雲南頌一鋪
敷聖德以潤色鴻業爲碑銘記序雜文若干卷洪武
獻徵錄 卷之二十 雲南頌 一鋪
李年召回入翰林太宗卽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陞
學士階奉政大夫承顧問籠眷日隆及修太祖高皇
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書成賞賚優渥復督
清文武官貼黃舉有成績兩與文衡去取至公嘗爲
得人六年以疾卒於官葬江寧鳳棲鄉之原享年七
十有三靖難時言廷文歿上問景壽禮景頓首言
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沈公度墓誌銘

楊榮

公諱度字民則姓沈氏世居松江之華亭性敦敏有
動不苟刻志讀書喜親筆札及長學問該博於書法
尤精洪武中郡邑以文學薦而以家艱坐稍緩誦成
南詔岷王聞其賢延待甚厚時學士董公倫亦謫居
南詔一見公甚相敬愛董公歸朝首薦公召還未及
登用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詔求文學翰林編修今
禮部尚書楊公弘濟首薦之擢翰林典籍與修 太
祖高皇帝實錄賜白金綵幣織金紗衣復承命書
獻徵錄 卷之二十 楊榮
孝慈皇后傳及古今 女傳書法精妙式稱 上意
自是詔誥制勅及御撰詩文碑刻皆屬於公未幾陞
檢討陞修撰復陞侍講學士 上嘉其清勤賜二品
袍服象笏命大官日給盛饌以寵異之官其子藻爲
中書舍人公與其弟翰林侍讀祭扈從往來兩京蒙
被恩贈賚不可勝計 仁宗皇帝登祚賜誥推恩贈
其父如公職母贈宜人公請告焚黃詔賜鈔幣給驛
傳仍命藻侍其行鄉里榮之 皇上嗣位陞今職年
七十有三屢乞致事不允逾年特命食祿不煩以事

年七十有八

翰林院學士蘭公從善傳

崔 統

蘭從善字從善磁州人山東陵縣教諭遷揚州府學教授 宣皇為皇太孫志慕堯舜 文皇揮天下名儒輔之中選者得拘階序從善召授翰林編修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講讀從善端行貌重所論上皆帝王道經先師孔子定者閱十年從善遷贊善 宣皇為皇太子從善自侍讀遷洗馬 宣皇嗣位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即拜尚書而從善獨與王直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逞氣勢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細書殿即取秘書讀遇休沐與抑菴公載酒郊遊 慶後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曼山館

覽勝賦詩意泊如也又數年以久次遷學士 上方齋學從善以舊臣見信用每進講多鄉音 上曰久宦不改其素從善其君子哉年七十援例求謝事 上慰留之又四年乃得請還郡而卒

黃學士諫傳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其先家本高郵元提舉士源之後國初遷蘭縣後為州人諫為人博學多藝上隸篆行草而尤長於八分書正統壬戌進士及第 三人授編修館閣中稱其有應變才為經筵講官 景帝改冊東宮諫以侍講擢春坊庶子天順初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出使安南詰迂路定禮儀辦坐席 辭餽廩論請正朔凡為書十一通悉按經史其王皆不敢違風節凜然交人至今稱之還 朝遷翰林院學士嘗作金城黃河二賦及 大明鏡歌鼓吹辭李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曼山館

賢劉定之輩皆稱美之好評品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為第一自京城論之 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為第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 內府必啜厨井水所烹茶比眾過多或和寒暑雨罷講則連飲數盃曰嘗與汝辭眾皆譁然一笑談者以為嘉話忠國公石亨事敗以鄉人出入其門被劾謫廣州通判至廣每遊遊白雲蒲澗諸山水亦評廣州泉水以雞井為第一更名學士泉鑄題名勝多作八分書廣人多從之遊以其別號蘭坡至比之東坡云後召還卒於梅嶺驛

翰林院學士孫公賢傳略 朱睦㮮

孫賢字舜卿祀縣人也景泰五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七年預修寰宇通志成轉侍講天順初為會試同考未幾改左中允侍 東宮講讀三年考最推恩封父如其官及母妻俱授安人 純皇即位遷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六年乞歸省 上念侍從舊勞特命乘傳且有金綺寶鏹之賜滿三月還朝會修曆皇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十四年以家艱還盡以遺產畀其二弟服除以學士命掌翰林院事時 皇儲未建乃上疏請且引疾乞休示無希覬意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四 皇山館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豐公熙墓碑 黃佐

先生諱熙字原學鄞人系出宋名臣清敏公稷之後曾祖考寅洪武中授訓導陞九江德化教諭祖考慶正統己未進士累官至布政使卜葬遇筮者得豐之華喜曰卦符吾姓名子孫其逢吉乎所著有古易筮法簡庵集考耘郡學教授世傳儒業以先生貴 封翰林編修加贈春坊右諭德母王氏繼母周氏皆宜人先生生而穎異志趣卓絕讀書精舍嘗署其壁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選第一等事於人即非夫也十歲徵錄 卷之二十 三五 皇山館

台方進川事者概以危禍蓋得聞已而先生卒守前
議不變遂得罪及鎮海衛居十有三年杜門著書絕
口不言時事嘉靖丁酉某月日卒先是彗星見文且
卒之日天鼓鳴浙省榜眼石坊忽崩壞先生性嚴重
不妄交一人其可者必肫肫見中底而不可者即通
顯人未嘗一跡其門故卒與世齟齬博極羣籍潛心
六經而尤邃於禮為文古雅典則不規規摹擬而出
入弛張一不益於矩度至金石之作尤其所擅長者
也嘗同考禮闈主試順天武舉各一得人最多所著
詩正說古易傳義禮教儀節白庵集一齋集配
錄 卷之二 三十一 長山館

封宜人子男二長坊鄉舉解元嘉靖癸未進士
吏部主事次屏

中順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掌院
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劉公儼墓碑
李賢

公諱儼字宣化別號時雨上世自金陵徙江西泰和
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為望族考原性號退菴隱居
不仕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
侍講妣楊氏贈宜人公為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勵
行退菴知有遠大志遠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為
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不為口耳之學務探底裡嘗
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甫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
殿徵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長山館

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
傳春闈廷對有鯁直忠諫之詞遂擢進士及第授翰
林修撰階儒林郎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
修五倫書十一年為經筵講官賜勅命景泰二年考
滿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
大夫四年與修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
士十八人為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
賜誥命是年修彙宇通志為副總裁續宋元通鑑綱
目公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
奉大夫錫賚益厚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

功名者公持公道落之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毅救之獲免天順改元呈上復位獎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而一疾不起計聞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

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囑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今其子錄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譯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取士 上命高文義公毅覆試高公力言二臣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八

曼山館

子文亦可觀顧解有定額儼等無罪 上重違二人意今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乃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縣學時人為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 李氏續藏書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先生

碑銘

周洪謨

先生諱節字與儉竹坡其號姓吳氏世為安福人先生德宇寬平詞氣溫潤宣德乙酉領江西鄉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二甲入翰林為庶吉士 賜御製詩勉勵於中秘書無不讀而究極蘊奧乙卯擢為編修 正統戊午同修 宣廟實錄成增俸一級賜金幣衣服 詔宴內苑西湖上三載績最得膺勅命贈封如制暨修五倫書成 賜御製書及五經四書九載績最陞侍講食從五品俸景泰庚午奉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三十九 曼山館 命祀魯先王及泰山孔林是秋主考應天府鄉試尋遷南監祭酒視廟廡堂門多腐敝久即奏請修葺詔靖遠伯王驥督理踰年落成三載獻最 賜誥命其畧曰端慎周詳已著育材之效公勤穎敏尤成興學之功父母及室加恩贈封九載秩滿陞從三品俸仍掌國學者又三載以老請休致 英廟特畱之曰國家師傅正湏老成卿宜懋稱母庸懇辭又踰年英廟上賓今 上嗣位詔赴 闕改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同修 英廟實錄以先生為副總裁 成賜金織衣銀幣陞太常卿仍兼侍

二少選特 賜誥贈封其祖父母以下及王淑人等
蒙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服闋赴京謝 恩即乞
致仕 制允命兵部給舟歸既至家容與泉石者十
餘年卒時成化辛丑七月十八日也得壽八十有五
計聞 朝廷賜祭葬如式

卷之二十 四 曼山館

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林公文傳
林文字恒淵流澹軒上林人與環同出宣德五年
廷對第三授翰林編修正統初預修 宣德
轉修撰時年已五十官將九載僅循常調不為優叙
不計也丁內外艱服闋復除舊職景泰三年陞春坊
諭德兼翰林侍講四年修歷代君鑒成七年修寰宇
志成陞庶子兼侍講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罷康定
時官僚又改尚寶司卿兼職如舊時翰林應轉學士
者七人 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
八學士是不為多遂拜學士四年請老 上謂內閣
李賢曰林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留供職五年克
修大明一統志副總裁八年 憲廟即位以舊講讀
官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再乞致仕歸文
雖年逾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禮接人
無大小皆以誠意詩文體格溫醇自成一家晉紳推
為醇儒咸自謂不可及也 附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學
者稱焉上林先生卒年八十七贈禮部左侍郎遣官
諭祭營葬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學院
事贈禮部左侍郎退巷王公獻墓誌銘

王 傑

公姓王氏諱獻字惟臣號退菴杭州仁和人也會祖
諱思誠元醫學提領祖性安冠帶醫士贈太常寺
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楊氏贈淑人考諱智初
封編修後累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
氏亦累贈淑人繼母俞氏封太淑人公天賦穎異羈
貫知讀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即終身不忘十
歲學通經肆筆作舉子程文十七領鄉書明年景泰
歲徵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吳山館
卒未登進士第與狀元柯潛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
閣湯居第給大官酒餼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
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公
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贍
時公猶未娶吏部侍郎淳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
焉癸酉授編修修寰宇通志陞修撰天順初乞歸省
賜路費寶鈔逾年還朝命入內館授中貴人書癸未
春同考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爲同考是科先後
兩人簾不改命者惟公一人丙戌修撰秩且滿先公
訃至卽日陞辭星夜行抵家治喪葬戚易兩至暇日

其鄉人接恂恂謹厚無一毫早達貴侈之態人以爲
難尋用薦起復之公疏乞終制服闋陞左春坊左諭
德兼修撰庚寅命克經進日講官賜大紅織金襲衣
束帶冠履辛卯再賜大紅羅衣一襲是秋主考順天
鄉試壬辰克廷試讀卷官賜寶鏹千緡未幾陞翰林
學士癸巳賜金帶本朝學士非典密務侍日講者皆
不與是賜蓋異數也乙未復克廷試讀卷官賜寶鏹
千緡丁酉朝廷用儒臣議追崇先聖禮樂遣公祭告
闕里比還適所嘗與修宋元通鑑成陞詹事府少詹
事仍兼學士戊戌 皇太子出閣命侍講讀於文華
殿又命偕學士南昌謝公教庶吉士梁儲等於玉堂
外署滿三載乞恩移封父母詔許之今制凡朝臣五
品已封者卽四品不封先是旣贈論德今加贈詹事
皆兼兩銜妣亦由宜人加恭人人罕與爲媿辛丑主
考會試壬寅修文華大訓成陞今官丁未再克廷試
讀卷官復再賜寶鈔蓋自擢第入翰林於今三十有
七年先後握院章者十有六年而已五十餘後進
推公爲先達知已期公於大用公雖謙不日居而亦
頗自信其必至然訖不登樞筦履屨劇以少展其所
抱負君子惜之

獻墓錄

卷之七十一

四十一

吳山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夫郭先生維藩墓誌銘

吳國倫

先生姓郭名維藩字价夫大梁儀封人卜居杏岡之東門人稱杏東先生父廷珪中憲公起家進士授南京戶部郎調刑部郎坐執法忤權貴人謫膠州稍遷至程蕃太守程蕃去中州萬里所治多蠻夷部落公遂無行意與配太恭人賈偕隱里中課子終其身先生自少丰神慧朗十餘歲即強記善屬文弱冠從中憲公南京時南陽王公為他曹郎先生慕而師之自是問學日益精贍而文思日益哀然絕羣比還中州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四 曼山館

西擢侍講學士視南院事先是院屬蕪川官滿多不請即視院者又多傳舍居之已遂鞠為場礫先生曰豈非昔人所比於登瀛地乎奈何坐令其蕪地而不支一木也乃括院中所儲公貲得數百金又稍稍捐月俸佐之未數月葺治一新觀者竊歎曰郭先生來吾曹復覩翰林矣丁亥奔中憲公喪歸己丑又太恭人相繼哀瘁幾不勝禮卒卯起復故官尋改侍讀學士典 內制壬辰春 命主會試先生以史臣嫻於辭令又數為 朝廷得士稱任使以故受知今皇帝有 詔進講經進又輒從講中開陳化理啟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五 曼山館

賜金幣寶纒丁酉四月擢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
院事是時朝士大夫見上簡遇正人謂先生且
入相乃一夕疾忽作不起訃聞上悼之賜諡祭赦
有司營葬事先生其可謂以榮名終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雙山館

朱侍講學士升傳

子嗣

朱禮侍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
副學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
楚望講道溢浦借趙汭子常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
城紫陽祠始作經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
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
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
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
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
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准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四七
南歸而漸莫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
居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
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召見上潛邸冬辭歸明
年梅花初月樓成宸翰四字賜嗣後連歲被徵
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上有訪問後亦不強
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次年聖上肇登寶收元洪武車
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以年高得請致
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年七十二自幼
為學即以列聖傳心為主踐履實用為工上窮達體

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溯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傍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

蘇後錄 卷之十

四八

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爲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

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述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蒸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僞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

蘇後錄 卷之十

四九

夏山錄

翼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已以儉行物以仁思以濟鄉隣異以處患難犯而不校竟而可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成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參也自幼學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

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為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與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 國朝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俱藏於家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制 朕聞洙泗集羣賢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闔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侷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者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銷禮法之獻敬錄 卷之二十 五十一 曼山館

場超擢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遺其情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吏吏束帛為矜式於國中青青子矜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形闡風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闋試之 上親擊

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何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 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 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合時祭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

獻敬錄 卷之二十 五十一 曼山館

其母感人甚於鳩毒世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
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
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
元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
之歸石門後終於家 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陞吏
部司封員外郎朱同為禮部試侍郎同翰林院學士
升之子也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
等襲衣

東華雜記云翰林朱允升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多
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二 曼山館

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起兵
濠上先存捧日之心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
鄂公則曰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
曹彬於劉誠意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真
實今文衡皆本收入

文學博士方公考孺傳

方公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
居國初守清寧有惠政公幼精敏絕倫獲貯烟烟日
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為小韓子年十四
五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
雩所在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
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公願末視文藝恒
以明王道關異端為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
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
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五十三 曼山館

薦召見 上嘉其舉動端整諱皇孫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公籍其家械送
闕下 上識公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
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
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
子師公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
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即位初廷臣交薦
召授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經筵
備顧問公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
公 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鴻臚奏事臣僉

面議可否必命公就展前批谷公嘗作書事詩曰
展臨軒几視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
攜行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透
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太召
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公爲總裁會改謹
身殿名正心公獻銘作凝命神寶公又獻頌皆規正
君德比定官制改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
議詔檄皆出公手兵旣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
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公不肯
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公草詔及見
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
公輔成王耳公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公
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
君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
苦置左右投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公大
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
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公慨然就戮爲絕
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
廢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
呼哀哉今庶不我尤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

蘇敬錄

卷之十

李西

吳山館

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公和粹貞諒事
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
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公自漢中走荆榛
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發備至與林右王紳
郭濬劉浩葉見太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爲時叔
英與書大率以爲措之宜爲言公深然之及與政又
輒慕古王政卽欲見 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迥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
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
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
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冀臣女主夷狄雖一天
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
夷裔得一字實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
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
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
曰若孝孺畫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
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公成化初文始行或曰
錄公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公尚有
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公死節事
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

蘇敬錄

卷之十

李西

吳山館

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誇飾亦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尋櫻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迫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獻徵錄

卷之三十

李太

受山館

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今言

翰林院侍講學士武周文

永樂四年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講學士武周文陛辭命畱之賜坐與語良久上曰卿篤學博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操履端方廣等對曰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備者致遠必重良馬拉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七

受山館

曾公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父贈翰林修撰伯高母太安人

狀 劉 球

胡氏夢星墜臥內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業既冠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春試雷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為翰林吉士翰林沒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外斬然無足賴者授學徒以自給而從焉者眾

賈入蓋不貲迺營故業邑城之西為久安計諸子頗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丑會試昔今少師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贊之作以洗浮腐之弊真公文優拔梓行之廷對居第一擢翰林修撰洪熙乙未勅封贈父母妻宜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

二陵修祀事宜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 太宗仁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為翰林侍讀明年乞歸省遠間太安人訃哀毀終喪復官預修 宣宗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為翰林侍講學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考瀾失府鄉試初試之夕場

大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

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公古必更試然後百弊除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公言眾皆

懽服得士亦審嘗自謂吾齒未艾而精神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志倦明旦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沒館閣中為之慟歷春秋五十九

秋五十九

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以寧墓碑

楊榮

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
 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
 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
 始居古田之梅溪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燁煜襁褓中
 即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
 難之以對公隨口酬應甚超卓聞者歆羨八歲時
 人訟其伯父逮於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
 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
 歎徵錄 卷之二十 廿一 曼山館

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於韓古遺歷五年
 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大定丁
 卯進士第初任黃岩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
 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
 丁內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為兵所阻教授淮南者
 十年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翰林既入國朝拜翰
 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
 多所裨益賜詔褒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
 奉命齎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率國人請
 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於朝且教其世子服三

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
 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
 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傳

黃佐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世編氓至達始業儒家素
 貧嗜學不倦聰敏博聞考索精到為文辭援筆立就
 不喜浮靡惟務篤實事親能盡子道閭里則之嘗受
 經於鄉先生張籌甚見器重後籌拜禮部尚書復往
 卒業京師學士宋濂見達端重簡默而丰儀卓偉嘆
 異其才折輩行以相交及歸而縣令辟為鄉校師達
 訓迪有方學者多所造就改除大同府學訓導教如
 鄉校時革除年間以薦入為國子助教六館諸生多
 趨其門朝夕請益達誘掖開誨講說論議終日不懈
 賦教錄 卷之二十 六十二 曼山館

成德達材之士彬彬然出達門下初成祖居燕藩聞
 達名及即位召與語稱 旨太子少師姚廣孝復薦
 之遂入翰林為編修時方治革除年間奸惡 上聞
 問建文君過失達對曰可與為善但輔導非人故誤
 之耳 上不以為忤與修 高皇帝實錄尋陞侍讀
 學士編纂永樂大典為總裁兩知貢舉得士尤多嘗
 獻視學頌達謙和恭慎為文章有典則援引證據必
 本於六藝作詩有唐人風韻晚號耐軒又號天游道
 者有耐軒集詩書心法易經選注尚友編桂林機要
 詩小序及梅花百詠詩藏於家達性不飲酒甘嗜博

然常思氣疾時遇寒暑輒發及臥病篤 上命醫
 往視永樂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命有司歸其喪

賦教錄

卷之二十

六十三

曼山館

侍讀學士徐穆傳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水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秩滿遷侍讀與修歷代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其手同考會試者再得倫文叙董玘皆為榜首及其他名士尤多人服其藻鑑 上即位命充正使頒朔於朝鮮及境驛告國王迎詔不郊迎不道跪穆援古證今反復折辯卒能以禮屈之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剖折不遺凡所餽獻悉拒弗納國人皆嘆服與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劉瑾專政託擴充政務名調諸翰林為部屬穆時已丁憂去猶不免擬獻後錄 卷之二十 六十四 受山解

學士姚明山先生涑墓誌銘

趙時春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公涑字維東號明山浙之慈谿人也考總制兵部尚書諱鎮以文學進士高第歷禮部郎督學按察督都御史撫延綏督廣兵討叛叛牧岑猛以明大義法皆應具 國史配張夫人夢吞日拳與五色鳥投懷遂生公六歲夫人卒公踊頓如禮七年就學聰慧強記尚書命為龍文公以代天行雨閱世救民對成童知屬文於途得遺書遂引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序焉尤好觀史窮其成敗治忽及長狀貌奇偉世稱鉅人尚書兵備汀漳山寇發闔人大震獻後錄 卷之二十 六十五 受山解

六 購出盡心編摩大同兵變戕主帥公密謀告常
 者以諱其首惡而宥其脅附且薦同年進士楚公書
 可任楚竟平大同常疏請帝王廟去元世祖主以正
 舉夷之分初被卻後卒如公言十奉 命校 累朝
 實訓成 上賜宴內廷加錦繡襲衣晉侍讀學士安
 南不貢時議欲討伐公謂此單使事耳可不煩兵卒
 如所料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登甲榜者多文詞爾雅
 明俊世以為式某歲丁尚書憂特賜馳驛歸葬孝勤
 備至遂感疾卒後 上嘗問壽狀元何在或以公憂
 去及卒對者深悼惜之 特賜祭公明達魁岸其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六十六 雙山館
 長於史務求政要為經濟事不拘拘文詞常曰三代
 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
 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白面書生共天下元
 與族類共天下我 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
 運最為今日急務遂作邊圖凡道途往來關隘險阻
 之處指諸掌不幸熾於火謂海運當議於平居時又
 曰中國之兵強夷狄之兵弱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
 弱益草昧法簡而嚴中世法繁而寬簡而嚴所以用
 命繁而寬所以多敗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
 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

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
 論侃侃聽者忘疲

獻徵錄 卷之二十

六十七

弘文館學士羅公復仁傳

王時祝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不通天文書制

漢辟為翰林編修復仁知友諫盡錄其帝王器通去

壬寅大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大祖甚賞

置左右祭卯從破友諫於鄱陽齋蠟書招京臨百餘

諸郡甲辰友諫子理固守武昌不下命往諭降之

權國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每重見賜坐食

飲丙午使山西反覆以天命人心曉譬之橫廓感悟

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二年齊爾論安南歸所侵地

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却之

大祖聞其事益義而

獻敬錄

卷之六

六八

更山館

而胸中不了了大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

操南音以對大祖顧賢其質直呼為老實羅而不

名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瓦坐

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賜第城內遇天壽

節製水龍吟一闋以獻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任許

之陛辭賜大布衣題其裾曰昔雖粗率忠且可喜

賜汝布衣放歸田里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滅江

西秋糧軍糈等事上憐其老畱三月乃賜玉帶錢

杖乘馬食具遺還於家復仁從容侍帷幄隱玉於

受上知始終無替以壽考終有玉堂倡和集行

於世

獻敬錄

卷之三

六九

更山館

侍講林公環傳

林環字崇璧後塘人唐九牧輩之後幼儻不羈聰
慧過人閱書多成誦下筆成章方在澤宮時文章已
為人所重永樂四年 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
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為書經總裁官兩考會試聲
名籍甚十三年 扈從巡幸卒於北京年四十環負
材曉世務特為 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沒
無不悼惜焉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

曼山館

翰林侍講陳先生全墓誌銘

陳循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以永樂甲辰十二月十八日
卒於官陳之先光之固始人避梁開平之難從唐節
度使王審知來閩居玉融之南陽又自玉融析居長
樂之江田里曾祖汝嘉祖景獻父伯惠皆有隱德母
戴氏先生諱全果之其字自號家菴未生之前四日
父卒既生賴母鞠於哀苦之餘遂有成立稍長岐嶷
如成人有大志事母甚孝處鄉族甚謙謹從族父江
山令仲晉受業以穎悟稱諸父嘗謁先隴於阮即峯
皆有賦詠時先生踰十齡亦預侍行作詩諸父益器
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

曼山館

重之令攻場屋之文為邑庠生卒業於其族兄澹齋
博士大有造就永樂乙酉之夏預宴集於族中園亭
既而醉臥樹下有二紅蛇交繫其腰或曰勿怪此綬
微也是年果領鄉薦明年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
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尋歸省於鄉比還預修永樂大
典書成被召赴 行在修性理大全諸書受 賜資
陞侍講 車駕南還比復巡守先生以老得免扈從
後署院事在兩京多預考鄉試會試克精衡鑑其為
人謙和而篤實其居官慎密而公勤學士大夫皆以
先生老成每見稱重無間言焉一日問學宜入計至

故事京官有喪皆赴行在請命然後歸葬時先生適有疾且值水凍或勸少待疾將水解而後北行先生曰有是哉死生命也吾為君親不得顧此遂行在途一如喪次哀痛不輟還至南京越十三日而卒距其生元至正己亥七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卒前一日呼韓語曰吾荷國恩至此皆托祖父之餘蔭慈母之大德所致死無可憾惟君親不能報為可憾耳爾兄弟其母陞先業庶有望於他日餘無所及平生詩文有蒙菴集若干卷藏於家

狀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一

曼山館

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進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一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國家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為人惇實內貞外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為文章和平寬厚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自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為悼惜之者非徒以察察之故交游之私也其先京兆人家蘇之長

蘇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二

曼山館

州立中仕松江府知府生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修李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釋義理已津津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啟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遷陞翰林五經博士豫進功即秩滿陞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膺西廣東各

一考在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
時餘材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重其
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
不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王汝嘉先後入翰
外汝王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蓋於汝
加無間言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四

長山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贈翰林院學士諡忠愍

公球傳

彭部

公諱球字求永一江西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擢
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輒爲一帙於是禮儀
制度不煩考索一檢閱之項可盡得之尚書胡濙加
敬重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餽之堅却不受正統
初詔求文學之臣濙首以公薦預修宣廟實錄成改
翰林院侍講食五品祿公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
無間言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
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五 長山

其在經筵拳拳於開道啟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
盡心而爲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憂
時之心恒切歲已未庚申京師大水民饑上陳築泄
枳濟之方時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爲慮已而麓川不
靖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大舉兵伐之公上章
大意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
虜寇癸亥夏雷震奉天殿鳴吻詔求言時麓川再叛
發兵徃征之公復陳十事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移
於下大監王振覽之怒欲置之法適編修董璘自陳
願爲太常卿得罪振令錦衣指揮馬順深探其獄

公畫此謀陸前梓去公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欲誅太
祖太宗遂死於獄年五十二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諡
文愍

劉忠愍公死事狀

羅洪先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
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
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
也振既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大常不可用道士宜以
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
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六 變曲節
喉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
更攜一小枝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枝前持公
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我小枝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
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
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
公死乃以血裙為襯歸葬小枝失其姓名本盧氏人
與耿公九疇為鄉隣耿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
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惜
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枝吐實且曰順先

一夕當其日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今當
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
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
嘗言之高詎永豐鍾泰愍子知縣故故以語稟府先
生而洪先請先行人如塘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
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
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者踰
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諱祭自二十一日後
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七十七 變曲節
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審不謬
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甘心隕首豈朝
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
借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往
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笑曰嗚
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其妻悔
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乎云于
同年尚稱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母告故同以念
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仗死入祀部中忠節祠與
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翰林侍講彭公教墓誌銘

彭華

甚矣人材之難得而易失也吾吉雖號多材而科第
 文學志識行檢若彭教五者於今何可多得迺僅四
 十有三而沒彼蒼蒼者豈於材亦有所忌邪教五病
 此慎醫藥更數醫病益劇然予往視每力疾起坐卒
 之日始不能出予退少間遂不起成化庚子七月館
 閣自保傳以下咸弔祭痛惜之教五自幼穎悟出羣
 未能言時父兄戲指齋堂題額語之明日試問焉即
 能屈指以復四五歲教之書捉筆書點畫不爽口占
 韻語輒成章天順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越四年會
 試中第二又明年 廷試權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承
 務郎預修 英廟實錄編校精勤成化丁亥進儒林
 郎 賜勅褒嘉并封父母妻是秋書成進侍講階承
 直郎賜白金文綺戊子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
 會試尋丁內艱丙申起復丁酉考順天鄉試己亥始
 侍 經筵於是已沾疾矣敷五博學強記窮探力索
 必得乃已為文章奇氣逸發光彩奪目而章綴句鍊
 典則森嚴評論今古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拔於事無
 微鉅動欲方駕古人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
 蔬食苦寢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鄰火

獻徵錄 卷之五

七十八 晏山館

有皇遷避有頃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遷室得無恙
 人以爲孝誠所致山澤湍悍作舟以濟且規爲經久
 計其它所欲爲者尚多敷五莊重英毅崖岸嶄絕言
 動不苟抱負遠大初自書生不四五年間進位侍從
 銳意天下事若無難者俯視功業可拾取也既連遭
 喪優游無所事乃杜門刻勵自持無一躁戚語然竟
 不及一施以至於沒敷五諱教吉龍江人

獻徵錄

卷之五

七十九

晏山館

唐愚士侍讀傳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有異質負奇志
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愚士侍肅歷遊名士大
夫間宋濂亟許其才勉之學年二十已有聲於府肅
謫先臨濂愚士辛勤扶喪歸葬求父遺文荒郊敗壁
高崖斷石靡不窮探備錄時伏讀凄切聞者掩泣
愚士善筆札為文瞻蔚有俊氣尤長於詩洪武中當
道屢薦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士為勲戚第一聞
愚士名聘為子師征行四方皆與之俱歷燕蘇泰周
覽前代遺跡援筆而賦詞旨超絕躡蹠一時性善飲
獻徵錄 卷之十 八十 曼山館

酒飲酣高談傾座時間諧謔日夜不窮建文辛巳詔
詞臣集經史中數千載事為一書以考治亂昭鑑戒
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共事編纂方孝孺以愚士薦
帝亦雅知其名趨召至賜冠帶拜翰林侍讀與孝孺
同頌修書事日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卒年五十二
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翰林侍讀承直郎陳公振行狀 劉 球

陳之先光州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檄者從王審知
入閩至君父週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母林氏
孺人君諱振字叔剛以字行流寓自幼端重不與
羣童狎稍長課詩有奇句從武岡訓導劉九疇受春
秋由邑庠生領永樂甲午鄉薦上春官不偶退即閉
戶研窮經傳子史深有造詣遂第辛丑進士例得依
親以廣學乃就諭德林尚默先生問古文法先生作
原文貽之歸則旁搜遠討其功倍於肄舉業時其學
與文遂並進宣德丙午召至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
獻徵錄 卷之十 八十 曼山館

會修兩朝實錄膺薦預纂修之列以課最推恩封其
父母妻實錄成受襲衣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修撰
時以他官預纂修者數人獨君得留翰林眾以為榮
君亦早夜孳孳圖報稱非有疾痛不安即無一日不
在官於職務尤克勤恭以底績同列中或有他故以
其職事託之亦無不盡心公退輒坐靜室讀書為學
不倦非其分內事未嘗預人以故多賢之先子長者
咸器焉丁母憂去官廬墓側哀毀逾禮終喪復故職
正統丙辰同考禮部會試 上將御經筵選儒臣
充講官君在選刻違講之初受銀鈔表裏之賜纂修

宣廟實錄成陞翰林侍讀受賜加於初聞其
道疏乞歸省既得命而有產子之喜比俗子未滿
思出室或勸之緩發君曰自聞家君病來食不知味
寢不安席得請以歸恨不一蹴至膝下豈以俗忌滯
吾行耶即日就道抵家而親已愈父子兄弟相聚甚
歡明年將上京沾狂惑之病服藥少愈遭父喪而疾
盛作以正統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卒歷春秋四十有
七

獻徵錄

卷之十

全

史

翰林院侍讀尹鳳岐

翰林院侍讀尹鳳岐江西吉水縣人永樂丁酉解元
年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歷編修修撰與修
宣廟實錄書成陞侍讀鳳岐為文敏提詳贍性剛
直持論侃侃無所避用是忤於當道以刺直退歸竟
不復君用天順三年三月卒士論惜之

獻徵錄

卷之十

全

史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禕行狀 鄭濟

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為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寔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獻徵錄 卷之十一 受山館 稽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為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前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散公愀然閱之乃攬天下事勢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子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圖大梁段公入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嚴奉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外琦者得佛子先天數推言天人之長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

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者書之言然深目賴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 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掾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賈韻為四言詩以授 皇太子辛丑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諱論辟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帥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為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賦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為總裁官二月入史局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判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

空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廡必
賜坐久則賜飲筵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日上所賜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
於上即命齎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
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
臣而諭之曰 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
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
未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
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
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
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微服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規
知梁王有誠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
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决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
愈責譴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感屈公
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解木餘燼
尚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今惟有
死而已寧以迫脇為懼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天
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
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公卒後之八年
人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

卷之二十一

八十六

雙山館

說所極歸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右政使張
統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為採搜究事之詳為
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
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人則情誼藹然
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為文宏麗
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
所著有華山前後集二十五卷王堂禕著二卷詩五
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
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
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
嚴教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七 雙山館
有法在官遺書戒之 人侮我母我侮人故二子
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王禕字子充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洪武五年春正
月 命蘇成詔諭雲南禕以翰林待制與之偕行
命下之日廷臣危之禕欣然就道以六月至雲南見
梁王君臣禕論之曰 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王儲
存西南未被聲教 天子不忍部夷命禕轉奉汝邦
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
不聽館禕別室然以禕名儒雅敬之又口 朝廷軫
念雲南黎庶不忍盡劉故令開諭若族拒不服自遠

必奉行 天討命秦甲發蜀嶺諸將
晉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為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
羊其將能手王曰漢閉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若松
以自憊 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為城昆澤以
為池雖多無所用之禱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構難友
諒據楚士誠據吳友定據閩王珍據蜀彼皆重關峻
嶺長江天塹險道金湯况兵糧委積淵謀盈庭孰不
欲長雄天下以與天地為悠久乎不四五年率奇鉄
質雖爾元君北走以死擴閣帖木兒軍雷降恐後往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平九 雲南
事具在可鑒也已今王自度謀勇悖違孰愈誠諒兵
土利廣孰愈中國度德比義孰愈 天朝推亡固存
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之所與誰能禦之
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抗為此謀者
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始就館吾其圖之
會元之遺孽自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
拒必欲迫梁土殺禱王不忍匿禱於民間脫脫聞之
請讓益甚梁王不得已出禱見之曰吾不能庇汝矣
時謙慨言於脫脫曰天賦汝元命我 皇明代有
上師寶位已五年汝如燭火餘燼乃與日月

吾與汝皆使也以凶威脅我我寧畏灰耶脫
脫聲晉梁王或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
之彼何罪也况王公文行天下無雙宐有以全之脫
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存梁王不能救禱顧謂梁王
曰雲南之禍自此始矣遂過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
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雲南城中莫不流涕梁王遣
司徒達里麻致祭具棺余殮之昇至地藏寺後火之
遇害之所則今崇正門外三市街是也後十年天兵
下雲南始自於 朝洪武二十三年 贈翰林學士
奉議大夫諡文節正統間改諡忠文成化間 賜祭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平九 雲南
立廟於雲南府城東有司秩祭

翰林院待制黃公哲傳

黃佐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世為荔灣著姓哲弱冠而孤刻
 去讀書通五經嘗借人文選十抄之沉玩究竟遂能
 作詩造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澗相息其中往
 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為未足乃辭家度庾
 嶺過吳楚遊燕齊間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當風
 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董相與握手吟詠沽
 酒大噉二人惜曰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
 自是益有名能鳳中太祖為吳王駐師金陵招徠
 名儒哲為丞相李善長參政張昺汪廣洋所知交薦
 獻徵錄 卷之十 九十一
 之乙已建吳國拜翰林待制入書閣侍太子讀
 書季兼典籤輔道盡職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
 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擒元右丞相忻都會
 江浙平章長壽篤右丞達蘭帖木兒北還皆應制賦
 詩稱行未幾歲旱上祈雨鍾山獲應御製七言
 詩志喜命哲康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論
 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吏胥初以儒士易之哲
 剖決如流案牘無滯且不事繳繞苛察民樂其寬一
 縣帖服值旱麥苗盡凋乃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
 池龍祠禱焉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

哲公兩也狼溪有惟物為幻竊人唱之哲為文禱於
 天湏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多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
 日滋辛亥四月陞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涕泣
 奉留父老扛輿而至有百餘歲者抵府境乃返是歲
 黃河決梁山牛書省發民疏浚哲董東平之役釋畫
 有方民不告勞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
 乃胡元為覆轍可以戒不可以為法事遂寢尋上疏
 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上怒其任斐會山東
 分省奏哲始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上
 獻徵錄 卷之十 九十一
 乃釋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哲領學校
 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四
 月朝廷取回山東治在郡註誤竟置於法郡邑人
 于爭購之且家為奠祭哲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寬戶
 詔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
 名聽雪蓬學者稱為雪蓬先生

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於西南去城可
 七八里范君世家濠琊瑯琊山人所為號也初君之大
 父酉新有學行常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
 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
 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首得滁君即杖策謁軍
 門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留置幕下
 有所疑即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
 天下勢未定上命君為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九十三 受世信
 慮弗合於天心等語深拜上心既而上渡江取
 姑孰君以帥闕都事贊軍政留姑孰又移毗陵及維
 揚會姑孰關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為政居
 三年民親愛之既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上
 既即天子位銳意於稽古禮文命君為翰林直學士
 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去歲餘上念舊
 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諸闕俾仍任前職君頓首
 謝曰陛下之春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力以
 事陛下上海宴開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為樂君
 紅採賦揮翰先成以獻上笑曰老范之詩實不虛

不亦類其為人者乎尋遷居注起居注
 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於是其任益親密
 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上即傳行令其善自愛又
 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眾人同時人榮之或問范
 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天下左右為
 侍從臣柰何用隱者之稱為稱乎君慨然應之曰子
 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擅
 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願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日
 天子倘矜憐之則首丘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人
 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奚不可哉於是或者乃知注
 意所在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 九十三 受世信

翰林應奉唐君肅墓誌銘

蘇伯衡

翰林應奉唐君肅，年四十有九，以病卒於濠之瞿相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附於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為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竟其用以一青之故，至廢為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歟？

蘇伯衡

卷之二十

九十四

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為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為進退人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齋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肅，處敬，其字也。日號丹崖居士，世為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為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先王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卜筮、數之學，無不研究。資為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魏，場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

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博學鴻儒學正。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豫考南京貢生，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東宮拜。其陵有襲衣之賜，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誦佃於濠，則癸丑之秋而君以足秋至，瞿相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附以乙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所為文，庶其不朽者在是。

蘇伯衡

卷之二十

九十五

朝鮮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

翰林院二
修撰

韓官

韓克志

士元

王良

徐旭

王褒

辰嗣

王璉

馬鐸

李駙

董璘

張洪

劉矩

施肇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目錄

羅倫

錢福

陳瀾

康海

楊慎

舒芬

蕭與成

林大欽

王庭

編修

高啓

張唯

張九韶

程濟

楊珙

周與

成淵

宋應奎

李仁儀

華巒

王思

王相

駱文盛

羅理

楊實卿

王並道

公家臣

卷之二十一目錄

卷之二十一目錄

德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

翰林院二

翰林院修撰蔣公官傳

蔣官字伯錕真州人三歲喪母哀毀如成人五歲誦
孝經論語左氏春秋十歲善屬文表章庸孟之書居
喪勺水不入口既瘠踰制從學陳子山子山方銳
意釋經而官乃列諸家傳疏得失以進子山異之授
以詩書春秋及諸文章大家官輒悟其旨子山謂人
曰明敏若官雖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自是博極筆
書於制度沿革陰陽曆數之義無所不通元至正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登第未幾丁祖艱負祖母避地浙東以薦授行樞密
院管勾服闋授崇明州判官攝州事有聲丙午 皇
朝割平封吟宮乞歸田不許會部使薦官才可備史
館授翰林修撰洪武紀元擢開封府蘭陽縣縣丞當
南北要衝兵燹之餘寇賊充斥居民存者十二三官
廣為召募一年復業五千戶餘弭菑捍患掩繁理階
通商販理寬滯安反側開學校崇德義邑人大和拜
滿 朝京以疾卒

翰林院修撰韓公克忠傳 于慎行

韓克忠字守信武城人登洪武丁丑進士第一 後行
在翰林院修撰 太祖愛其學行淳實僅三月命
國子監司業自祭酒宋訥後學政多隳忠與祭酒張
顯宗劾制立法典廢補壞編立監規參酌時宜承為
遵守學政自此振舉革除二年陞河南僉事未幾卒
官初忠之會試也不與中式之列考官劉三吾白信
稻所取者宋琮等五十二人江北無與者及殿試賜
閩人陳郊為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太祖怒命
講讀官張信戴斡等十一人再閱下第卷中擇文理
優長者復其科第或傳言三吾復囑信等以卷之陋
者進呈 太祖益怒謂其胡藍餘黨 詔誦三吾成
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復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六月朔殿試再賜策問以忠為第一今祀學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靜學王公元采傳

黃 綰

先生姓王氏諱元采字叔英號靜學黃巖人也少不
 因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采寔王氏也居亭嶺今屬
 太平縣洪武中為僊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
 薦為翰林修撰與正學方公先後被召或曰正學薦
 之也嘗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
 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
 皆當時急務又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鋤強梗
 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然急於去疾或傷其體膚嚴
 於去草或損於禾稼體膚疾去宜熒其血氣禾稼草
 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法如此者數千百言初
 在漢陽時聞正學先生被召詒書曰子房於高帝密
 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
 如陵勃任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
 生於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
 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皆規風正學甚至識
 者以先生所見大踰於人矣比入朝與正學相期身
 致三代之治未幾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先生與正
 學皆死之時先生方募兵廣德將進適尚書齊泰來
 奔知事不可為遂止退館于祠山道士以死自誓比

死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生

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

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以辭裹全置道士所治

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于庭之栢月明犬吠隸人啓

戶視之先生死矣道士遂以其棺斂之為葬于橫山

楊文貞公士奇過廣德題其墓曰嗚呼修撰王公之

墓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黃巖人義士也隸人上其狀

與方先生死先後間耳邏捕其家妻金氏死于獄二

女死于井殉先生云余聞諸父老云楊文貞公布衣

時主塾漢陽村落中先生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

革之後久不聞此矣異之入視焉文貞避去見案上

詩文一編文貞作也為題曰此公輔器也何避為遂

致薦之嘗讀文貞他文有曰予素與先生相知審理

之除實其所薦又文貞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臣

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羈旅中何

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

湘漢陽府學聘為訓導不就則父老所傳及文與簡

所云蓋漢陽時事府學之聘亦先生薦之耳至入朝

又薦之又聞云鄉人張璣者嘗遊先生之門正統間

歲貢入太學文貞詢其後鄉吏以璣見公待之甚厚

後爲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璣語知之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某人使教誨之久而學不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成文貞曰柰何抱之痛哭乃復與金若干遣之遂不知所終孟範後爲治中云亦云文貞薦之嗚呼先生不負國文貞亦不負先生矣弟元黜變姓名匿于京城商旅中會鄉有金寬者識之告太宗捕而斬之剗其屍令其後亦不聞有顯者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于世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用世傳也

獻徵錄

宋之二十七

五

漫山館

論曰先生與正學先生生當興運懷經綸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義以死悲夫嘗聞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余於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信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貽正學書爲之至復流涕者久之嗚呼識慮遠哉

翰林院修撰王公叔英傳

鄭曉

王公叔英字元采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家仙居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學陞

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建文欲復井田公貽書力阻其畧曰天下之事固存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及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指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而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公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太奔公曰太貳心矣急擒太至

獻徵錄

宋之二十七

六

漫山館

密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襦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 文皇登極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公將死移書祠山道士盛希年葬我祠山麓希年天台人收葬公墓在洲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元采之墓士奇本公薦起也成化中州守蒲田周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安福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才漢又建忠節祠祀公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嶽上公著有靜學集

王良

王良字欽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初元發解明年對大廷狀元及第以貌不及胡廣推廣第一良亞之用洪武乙丑事例良與第三人李貫並授翰林修撰良自聞北師起常憂懣不食日就羸德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良獨閣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若等遂自鳩死良子修後亦首鄉薦云

翰林院修撰王公良墓志銘

解縉

嗚呼功業既成而人推服之恩惠及人而人懷思之

天下皆是也無功業而人推服無恩惠而人懷思古

今天下之人甚少也若漢之賈誼唐之劉蕡其功業

何所成恩惠何所及其文章亦甚少也然使人思而

嘆息之至今而推服之無異醉豈非世之人惜俊材

之夙成悲壯志之蚤謝歟抑憫其不遇於時而以窮

死歟誠有足以感動人心而非淺志者之所能度歟

醴泉之浸不必為江河芝草之榮不必為松栢而人

信其為祥若人者不必有功業恩惠而人信之以其

誠有感動人者而功若惠特其餘事也子友翰林修

撰王君欽止諱良歿之日識者皆歎息推服而懷思

之而悲哀之其朋友之失聲將推劉蕡賈誼而與之

同無異辭其行孚於人者久矣君少失父知讀書為

文其祖與耕先生治尚書學聞天下著經書管見藏

于家能發前儒所未發君世其業為學愈勵而家事

未嘗廢雖甚攻苦皆親之其母以君篤於孝君被病

即告母曰我病且死幸有弟三人我無足哀天壽命

也其母以為達於理言不及其妻子妻子不謂君忍

父歿時弟皆幼今皆成立皆以為君篤於慈其族人

親戚無間言皆以君為難其在府學課試輒魁合府縣不以為忌試江西鄉薦第一人 上親灑宸翰魁名天下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未幾設文史館待之陞秩一等分類秘閣書目預修 高廟實錄總集類要祁寒盛暑終日不怠與胡廣等奏修時政記如故事叅酌攸當屢上書言當時切務 上皆欣然納之飭身正色不可狎玩聽其言侃侃如也然未嘗妄言其所不可決不能詭隨自奉甚約期急如將不及與人交久而益敬此其行孚於人也類如此獨其於死生之際從容安泰無毫髮可憐之色預與母訣歿手待終子往視之一辭不亂足以信其平生所蘊非淺智之所能度也不知賈誼劉蕡之死能如此否

君文章雄偉光耀常曰悖於理而工於辭者非不知
理悖也欲希世而盜名也吾竊恥之詩喜古一以理
為主警策淵永字畫精楷皆稱其爲人其稿若干卷
藏于家

蘇敬錄

卷之七

九

修撰徐公恕傳

梁潛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
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爲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
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爲文辭已超詣拔出見者皆
奇之年二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湖江道監
察御史入爲禮科給事中日記事侍上左右上
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
而公奏對弗克稱旨上以其迂也命分教于涿州
之房山復諭教鳳陽皆以憂去服闋擢安王府紀

蘇敬錄

卷之七

十

善用薦者陸爲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
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情遂自史館出爲考功員
外郎及今上卽位遷郎中預修高皇帝實錄明
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爲翰林修撰以
卒公在 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
高帝嘉納之然欲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
也及在考功拒請托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
其情而尤以謂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
教官弗稱其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衆望風誼騰公
持之益堅及在太學亦如在考功時然公純謹君子

也雖盛威嚴而中情簡直好惡出乎至誠至于卓卓
自守激之而不動到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者也居
大學僅一年諸生凜凜僅自修飾而其僚屬之不便
者已譁然議之矣憚之者方側目于下忘之者又背
沮之于其私至相與擲掄其所為公以此竟罷改雲
南參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上察其無他特命
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方向用之
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上聞之悼惜勅賜棺以斂
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蓋終身坦夷不事表標
而其族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之而亦以
廉徵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常然無足怪者獨念
聖上于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蓋有無窮之
恩焉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
次之

修撰王褒傳

王褒福建閩縣人也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貢入成均頃之擢舉應天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褒治永豐課農桑興儒學縣無遺事永樂初年朝京師考上最已而薦者以文學表修高廟實錄遂擢褒為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勅充總裁官褒性剛正居家以孝友聞與人交敬久而不衰人有善汲汲然獎進之閩志列在儒行傳中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翰林院修撰張公嗣祖墓表

楊榮

西江有清慎剛介君子曰張君伯穎者累官至翰林修撰以疾卒於永樂癸卯十二月一日距今蓋十有六年矣其子承翰以明經分教應天府庠乃奉學士錢君所為述事行謁于表諸墓道子昔在翰林素重君為人乃不辭而次第之曰張氏為吉水文昌鄉右族累世業儒而多望士曾祖震可號南礪博學工文經行修明仕河南鄒州學正學者稱為後山先生君諱嗣祖字伯穎母劉氏君以元至正辛卯十月八日生自幼眉宇秀朗屹出不羣書過目輒成誦嘗為寇掠去養為已子久之出牧田間過者怪其異於常兒因就問之而得其里居與所生遂走報其父贖以重貲既歸教之學閭悟絕人肆力羣經而尤邃于書洪武甲子領江西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得乙榜授廣東陽山縣學教諭無何以外艱去官服除調蕪湖所至以師道自任開導諸生曲折詳盡以是士多成材出而擢科取仕者相繼永樂初以近臣薦擢翰林五經博士與修高廟實錄書成遷檢討賜白金文綺襲未幾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復膺楮幣之賚秩滿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陸修撰時 車駕幸北京留署南京翰林院事嘗
應天府鄉試去取公明士論服之晚得腫疾二子自
鄉來省疾既少間亟遣歸報其母不數月而劇致僚
友之親厚者語之曰吾以一介下士致身禁近死復
何恨第上無以報 國恩下不及見吾兒爲憾爾言
訖神爽如平時是夕奄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君平生
孝於親敬於兄信於朋友厚於宗族母嘗臥疾躬侍
湯藥不去左右衣不解帶者連旬既歿而毀頓不勝
宗族子弟以先世田產質諸人而不能自贖者損貲
爲贖而畀之喜賓客過輒相與款洽然不嗜酒常稱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五

人大會中孟酌淋漓衆皆謹諱失次公凝然中處卒
不爲所亂爲人長身山立鬚髯奮張見者爲之改容
家居雖燕私必嚴以飭當溽暑而食不去巾服僮使
畏憚戶內肅然無譁後生輩疎蕩少檢者噉讓不少
貸或與坐移時不交一談其莊敬自持者接以溫顏
慰藉以好語既去尤稱道之不置居官廉勤臨財錮
銖不苟取有官外郡而餽銀器者謂其所得非義峻
辭却之出入館閣二十年足未嘗履貴勢之門以希
合幸進公退終日清坐玩誦書史雖家用弗給不一
經意爲文嚴正似其爲人所著述有書題講說中
庸精理苦淡齋集無名翁傳通若干卷藏于家

翰林院修撰彭公璉墓志銘 胡 廣

永樂七年春 天子巡狩北京文學之臣與扈從者
暨廣凡十二人修撰彭汝器其一焉明年九月丙寅
以疾卒于五雲坊官舍得年三十有三凡交游者皆
哭而惜之廣言于 天子深加悼惜乃勅行在吏部
以其族兄孚恂護喪歸葬其友翰林庶吉士李時勉
述其行徵廣銘其墓乃序而爲之銘汝器名璉汝器
其字姓彭氏世家安成自爲童子時巖然有成人志
一日請於父曰儕兒童讀書徒字誦句讀無益也願
擇所從游父以其幼未許固請以行登鄉先生劉澄
清之門詰難疑義下筆綴文辭藻渙發迥出流輩師
甚奇之宗族皆期其顯大家門縣令聞其聰敏選人
鄉校永樂元年以易中鄉試明年會試禮部對策大
廷俱在高等入翰林爲庶吉士 天子嚮用文學選
二十八人讀書秘閣學古文章紹司馬子長班子孟堅
韓柳歐蘇之迹汝器在二十八人中年最少才最優
同輩多推讓之五年陸修撰嘗承顧問數答稱旨下
筆爲文發舒所蘊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駸駸
入古人之域聲譽日起汝器不以此自足自視歛然
故人尤以此重之恒積苦于學因得羸疾凡四年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六

作或愈疾劇書籍紙筆堆積千床榻間猶讀書爲文章不廢程度或勸其少休則曰天壽命也豈可一日廢學竟坐是而沒沒時絕無一言及他事但以不得見其親爲恨於乎悲夫汝器性剛果急於爲義論事有氣槩力有可爲者卽奮然直前不顧利害與人交意豁如也惜其負才器而天不及見其成使天假之年當必大有名於天下後世其止於此亦命也夫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十七

七

翰林修撰馬君鐸墓志銘

楊士奇

永樂十年進士第一人長樂馬鐸授翰林修撰明年車駕幸北京十五年再幸皆留侍 監國其於公事所當爲者雖勞且艱不避雖數獨任不辭 皇太子屢顧翰林學士楊士奇曰馬鐸可謂質實無僞者也自是翰林學士國子祭酒司業有公務出皆命攝其事蓋署翰林者再署國子者一衆咸謂 皇太子明於用人而鐸無忝厥命者也鐸字彥聲其先家饒州樂平宋宰相廷鸞之弟廷龍始居長樂廷龍之後有兄弟三人曰陰曰傑曰鈞皆舉進士至源夫伯載谷進其曾祖祖父也母卓氏彥聲自幼已嶷然異常兒稍長卽有志問學初授禮於鄉先生鄭孟宣遂旁通易詩書於子史百家多所博涉爲文援筆輒就自太學生中應天府永樂九年鄉試明年中會試 廷對賜及第爲修撰授承務郎一考陸儒林郎三考皆最仍命復職先是 上自北京遣使以御製書賜南京國子學學師生將詣謝會長官以他事去躑躅月彥聲來署學事卽具裝行衆謂彥聲後至可不行彥聲不可則相率助道里費彥聲曰鐸乃用是煩勞諸君耶一謝却之處事公懇監官有扶前輩數與爲異同

歐陽文忠公集

卷之二十七

七

者彥聲面折之以大義卒帖服春秋釋奠先師制用翰林園子官四員分獻翰林獻位故在左後有易之者及彥聲行事卒辨而復之居家有孝友之行一弟篤愛之弟死哀慟甚既葬其鄉縣山之原顧其子所曰他日葬我必於此吾兄弟生死不違也為人耿介諒直無崖岸表裏一致臨義執言侃侃無所顧避不為外飾自奉儉薄雖貴不變與人交必誠必盡遇危急必濟之在京師直所居道側洿池中嘗冬夜有凍溺者聞而遽出之幾斃矣易其衣予飲食及藥物久乃蘇所為類此皆未嘗自言閒暇讀書故琴以自適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

八

所居據山林之勝嘗名其書室曰梅巖後遂以為號永樂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

翰林修撰承德郎李君騏墓志銘

永樂乙巳某月某日翰林修撰李德良卒于官其公輝奉柩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鄉某山之原而以監察御史吳實狀來乞銘予忝同鄉且又同官素與之善誼弗可辭按狀德良其字姓名騏剛之長樂人其先有仕宋焉提幹者至今鄉人稱提幹李家德良少穎悟甫十歲輒能通孝經論語悉其義既長學益進入補縣庠弟子員斯夕勤勵弗懈肆筆為文出人意表前輩多讓之歲丁酉鄉薦戊戌試南宮皆居前列三月朔旦殿試士凡二百五十人 上親閱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其文擢為第一德良初名馬至是 上改其名曰騏越三日傳制唱名凡三唱無敢應者 上曰即李馬也騏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明日賜紗帽銀帶朝服拜翰林修撰中外相傳以為榮德良為人嚴毅方正事父母極孝敬奉繼母尤謹與人交和而有節直而能信非禮之言不出諸口人有不善輒面言之無有所隱平居慷慨若無所為及議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倦親族有孤貧者必收撫之鄉黨有窮匱者必賑卹之其與內庭纂修及在翰林考校恭勤廉恪不怠於所事癸卯秋承命典文衡京闈去取進退一循至

公士論歸之甲辰夏忽遘疾逾時乃愈方愈值大
宗皇帝升遐聞之驚悸哀悼卽出哭臨或勸其宜且
慎疾則曰吾受主上厚恩不能他有所裨益今
龍顏天語不可復瞻聽矣如又不獲一哭于几筵以
罄臣子之情將抱恨無極豈暇恤吾身哉未幾疾復
作久而弗差雖未至殆劇然不能復事筆硯矣明年
己巳春正月蒙朝廷恩典頒賜勅命得以推恩賜其
父原善如德良之官贈嫡母葉氏爲安人繼母黃氏
及妻陳氏皆封安人冀病愈欲得所請以歸焚黃不
數月而繼母計至扶疾奔喪抵家幾一月喪其配又
越月德良竟以疾卒年四十有八配卽陳氏有賢行
子男一人卽輝嗚呼若德良者可謂賢也已而位未
及大顯年未及中壽夫婦相繼而歿誠可哀也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翰林院修撰董公麟
董麟字德文揚州高郵人少穎敏勤學永樂十六年
會試第一登李祺榜進士授翰林編修有特名尋以
母老乞歸養一日母病思鮓魚時無鬻者卽詣鎮江
禱于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鮓以歸鄉里驚異陞修
撰與修實錄後憤太常職典禮舉不可昇異流乞以
已爲其官遂獲謫歸卒于家所著有玉堂清餘集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翰林院修撰張公洪傳

張洪字宗海常熟人洪武間以事被逮請戍雲南後以明經被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五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卻其餽金二年復使遼東修茶馬舊政于蕃界亦不受餽時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併其地命洪資詔責還所侵地立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聽命塔欲毒之服其誠信乃已還入翰林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書成陞行人司副洪熙元年陞翰林院修撰致仕卒年八十四所著有四書解義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經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吳川

卷

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琴川新志日本補遺等總若干

翰林院修撰止菴張先生洪墓碑 瞿汝稷

先生諱洪字宗海常熟人敏于疾甫五日而母郁亡父常復客燕不歸靡為顧復張翁煨燼丁憐而乳之故從張姓幼穎叔詩書臚傳精義神會靈瓊瓊璞乎尹旁達識者已知其非凡矣就計然策逐什一資大起踰冠比鄰事連戍滇黔寧王一見才之遇以國士都護瞿登之賢閣無何夷木邦刁于孟亂逐留長思倫法 高皇帝詔三司議勦撫便計衆多謂難題互

攻我可知 先生語都護瞿曰思倫法擁三十六旬

之衆嘗闖入寇景我師禦之帥馮成敗績後雖擊寧之威舉部歸順國家即彼故地授宣慰其強未殺今彼之亂是天授我宜討木邦而示威分建以殺其強彼既被逐得復雖分建猶戴賜是恩威並流固內弱外完策也三司因其議議上 上俞行遂捕斬刁于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西南賴者定既以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稱病免永樂元年以行人徵旋使日本復使吐蕃董茶馬既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而據其地奉詔責那羅塔歸所侵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

西

地止孟養後那羅塔未拜命六往諭始如招夫蠻夷之人惟力是怙而無藉寸兵徒騰頰輔收既侵之區宇續既絕之君長比績隨賈伴勲唐馬豈趨能窺哉竣事編摹大典晉行人司副洪熙元年擢翰林院修撰宣德元年同修 仁廟實錄五年引年致仕比歸杜闢謝將迎日事著述有周易會通尚書補傳詩書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四書解義琴川新志日本補遺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等年八十有四卒乃今篇帙湮滅索之好事汲冢靡藏河間絕獻而苗裔寂寥宗姓無考祀同中郎餒甚羊舌窳安之托樵牧來

於嘉靖末郭徵君登賢至祖塋得仆碑崩落不可讀
備有先生姓字知為世所寄倡謀復封村絲以修
垣建萬曆戊戌太學生徐汝良謂非表以貞石則無
以示永久特營碑石于是徵君子楮乞余文勒焉嗟
乎大墓同歸聖賢莫度乘弊好德今古不渝張先生
宦徽茂于徽烈邑乘列于名臣生宜威于萬里死不
保于一邑吾遠陵變詎可前期芝焚蕙歎何堪旋視
夫歲秦稱虐尚表展封唐德方明首降僞寔昔人于
鄉桑梓必敬此日追遠儀刑未磨遺文已不可求于
茂陵靈冢可使泯于原兆諸君子力為章之均可尚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內翰劉公矩墓表 張元禎
吾自幼則聞北方有醇雅君子曰劉內翰先生先生
門人侯公世傑吾同年也歷憲職江右有年吾因益
得其行履之詳深切嘆仰以為清流波靡中如先生
可少哉先生世家濟州矩其名字曰中方體貌魁梧
器宇凝重垂髫時怡然禮度不苟過市未嘗一舉目
它顧孜孜問學未嘗少以外物嬰其心鄉黨固已待
以鉅人長者既長從好直張先生愛進士業不數載
就試行部待講曾子各中允鄒仲熙見其文大嘉之
拔置第二凡廷對 太宗文皇帝復於羣策中親擢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先生官翰林由編修陞修撰前後僅九載引疾家居
踰二十年其德性溫粹如玉生平殊無疾言遽色尤
孝愛天至外艱歸毀瘠終三年禮無少違內艱亦然
方母疾聞卽疏乞歸侍時 宣廟實錄成立遷官不
後也在職忠敬其事雖微必謹一時朝野自宰執下
見者罔不稱曰君子家居嚴於祀先一蔬果必薦掃
迹公門人過失口未嘗一訾犯者弗校酒愈酣語益
不輕清苦之操始終不渝視非義物漠如也嘗有奇
之金幣數十數者死初無言之語致書其子悉歸之

故人魏良夫以蒲守遠戍窘甚卽惻然出囊中賜金濟焉環所居無遠邇強梗者率革而良士夫無論及門與否僉表式之有過者但慄然懼先生之聞人才籍以造就尤衆爲文詞黜華藻務以理勝若世傑及程鑑紀欽谷琰劉輔其門人之登甲科者劉珙張著谷瑛黃欽李新之衛英彭英楊儼韓儼俊其門人弟子領鄉薦者皆列職中外卓卓爲時聞士於是乎有以見先生之功矣先生壽七十一卒葬郡城東岡祖塋之右送者千餘人哭無不盡哀者

狀教錄

卷之二十一

三本

施修撰榮哀辭

正統四年三月 上臨軒策士其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蘇之吳縣施榮也余時歸江西得廷試錄閱之良喜蓋非獨爲施氏吾友侍郎周君恂如之巡撫三吳也作意興學初吳縣學舍隘且敝周君擇勝從而新之小人不憚者造謗誣之周君如罔聞且益選民間俊秀充弟子員其中而榮與焉至是亦爲吳學與周君喜也無幾余北還道淮安榮父遵道棹小舟迓余雖初識之而重其有子也執其手賀之遵道曰非走之能父也十數年前攜榮客山陽依狀教錄 卷之二十一 三本

羅氏以居羅之老長曰文振特愛榮如子育之教之又求儒師授之經凡朝夕寒暑事師禮皆出羅氏既冠以歸吳侍郎君於羅故嘗知榮之爲所愛也亦愛之遂得入學所以致榮有今日實文振之德言旣文振來迓於舟亦吾故也余爲舉遵道之言文振曰榮令質夙成固施氏有先德鐸何預力余竊嘆遵道之弗昧人德文振之不居其功非皆君子人乎余旣至北京日與樂處榮字宗銘濯濯乎其資也秩秩乎其儀也坦坦乎其存也孜孜乎其學也顯顯乎其於職務也且暮在公其志端且銳而於余久益親余固遠

大望之一日得寒疾同官悉往視之則醫投補劑不勝困矣衆更爲求他醫兩醫欲下之一醫持不可宗銘拒不聽竟從下者既下之又明日竟卒五月二十六也年二十有四無子同官相率出賻歸其喪而始終經紀喪事編修徐瑾行人吳德嗟乎宗銘之不幸非命也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翰林院修撰羅公倫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彜正吉之永豐人宋羅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請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成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聞以授徒日以誦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

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盡知也嘗欲
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
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
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甌甕幣矣之步舍干之比舉火
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
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于嘗遣人訪
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
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
之知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
倫之才少貶以狗人雖欲窮海其身寧可得耶以其

後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欺無導
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
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序正一峰先生事狀

鄒智

一峰先生諱倫字昇正姓羅氏吉之永豐人成化二
年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修撰時朝廷援楊溥故事
起復大學士李公賢先王親詣公第力勸其不可旣
而公竟起復乃抗疏言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
命二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于君爲人子者未有
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
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臣不暇遠舉請以宋
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富弼辭之曰何必
遵故事以徇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
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
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
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臣者未嘗徇當代
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此二君者未嘗徇當代之故事
以強起其臣然而功澤加于當時聲名垂於後世史
獻徵錄

後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筆修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
使臣孝於其親臣能移孝以忠其君也自是而後史
嵩之起復爲丞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陳宜中起復
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此數君者未嘗不以故事
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而生靈
以之困社稷以之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
他君不能教其臣以孝其親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
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
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臣爲萬世
之大君若欲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

雖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 溫旨俾如劉琪不可以
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
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
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
而不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
下毋謂廟堂無賢臣庶臣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
方則水隨以方孟圓則水隨以圓君好諫則臣隨以
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
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
祿不安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
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
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餘清閒之燕略崇高
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延講
聖學之要寃爲治之序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
否論政事之得失明道術之邪正攷古今之治亂咨
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
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
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
險忠爲國者得以自盡則賢所能言者人亦能言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曼山館

草策畢陳衆賢畢用又何必拘 先朝之故事違先
王之禮法損大臣之全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
下可治哉且婦與舅姑喪亦三年孫與祖父母禮有
期服奪情止于夫初無與於婦起復止於父初無于
其子今舍館如故妻孥不動將以號於天下曰本欲
終喪 朝廷不許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
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
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比年以來 朝廷以
起復爲常典縮紳以奪情爲美名利在得恩則匪服
以受恩利在得官則匪服以聽選利在遷官則匪服
以俟遷利在擢科則匪服以應舉利在貪賊則匪服
以居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
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
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之
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宸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終喪喪依劉
珙故事言事則內不失愛親之道外不失事君之忠
其餘未起復者並許終制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止奪
情之典嚴匪服之禁 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
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於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不孝醜顏於不忠乎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
監察御史楊公瓊陳公選相繼請留皆不報三年丁
亥召還四年戊子至京師復修撰改南京翰林院
供職兩月以疾辭不報六年再辭乃得歸十四年戊
戌九月二十四日以疾終於金牛書院之正密堂享
年四十有八先生為人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
言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
者言言民所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
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餓寒凍之人則
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為人之
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遺事

先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
李公勸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
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皆
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

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獄之先生
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重袍先生服之入金
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
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不足
也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
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
賦錄 卷之五十一 三五 曼山稿

詩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
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
先生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翰林修撰錢福墓表

李東陽

錢生與謙既卒且葬其子元上京師乞予表墓予傷之未復也其弟祚比有建德之命為申前請曰非先生文安用慰吾兄地下予益傷之與謙蚤從今少保吏部尚書遂菴楊先生遊成化丙午舉南畿鄉貢已以文著一失意禮部眾輒譁之時遂菴已仕在外與謙乃因其友就質于予試司馬溫公贊因錄以詫於謝文肅公公以為予作也亟譽許之謂數語間用舍治亂該括殆盡及詢知其人大駭歎焉在國學屢試皆前多士名益起弘治庚戌禮部試畢誦所為文予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六
吳山館

曰無以易子揭曉前一夕有報云第四者予曰恐不止是已而果第一與謙每為文字不屬草廷試三千餘言辭理精確若宿構然者彌封官以無葦藪之眾謂科場必欲具藁者防代作也今殿陛間萬目所視何嫌之避閣劉文穆公得之嘖嘖不容口曰程式中乃有此等文字邪以請于上復賜第一與謙幼時病甚劇其父夢人語曰爾子吳寬也時吳文定公尚家食后連舉省殿二元至是乃應松人在國朝未有為狀元者有之自與謙始授翰林院修撰癸丑同考會試得弋陽汪俊為省元泰和羅欽順為亞魁後

皆入翰林有名其父為蘭州同知聞與謙及第即致仕歸自京師與謙亦以疾乞歸就醫藥居數年以例得致仕放意山水益肆力為文藻出入徵繼雅志所適遠近購請建扣響答殆無虛日每廣坐聞琴客競請各用幅紙為起居翻昨交錯不廢諧謔以其際遞續之比酒罷無弗就者此遂菴所親見因相與賞歎之以為稍自新惜擇言而省度其所造詣雖吾輩亦當避路而恃才任達不違後邸久之以酒成癖手書抵子若為永訣者子怪之甲子八月二日遂不起年四十有四而已與謙始為文高自負許方人之謙之也頗自惶惑及于最以自信果能卓有所就而恨不能終有以成之也有才如此而弗克究其所欲為惜哉與謙家居能色養念父老欲具疏乞移近地例不得行以考績進階儒林郎被錫命封父如其官母嗙氏自安人居喪毀瘠葬祭皆如禮教弟祚得學于子亦領鄉舉與謙率不立叮咛有犯者笑而受之不為報故雖以見忌而怨怒不及云與謙諱福字時敏子為改字與謙其先本嘉興桐鄉人五世祖德明徙華亭贅于西岡薄氏高祖實出居鶴灘曾祖復能熟中唐學以名于鄉至祖昌未有仕者父諱中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七

鍾貢陸安人悲而能教葬與讓之三日一慟而沒
與讓不及見矣與讓為詩文多散佚祚及元方輯錄
之經義則為京師人錢梓以傳多至若干卷

錢鶴灘先生遺事

錢先生諱福字與謙家近放鶴灘因自號鶴灘云幼
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閎肆凌駕今古波瀾橫溢
鋒焰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公清沈生悅齊名
稱爲三傑嘗遊小赤壁對客放歌云六丁拔出天地
骨一柱鎮壓吳江東時人以爲奇句年二十六舉於
鄉三十魁省試及奉廷對賜進士第一人三年告歸

狀徵錄

卷之十一

五

又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公既登第名滿天下
從者如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公亦意氣
豪悍若無足當者居旅中且飲亡何嘗其醉後銜口
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不堪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
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者方請急歸抵許墅聞時
榷稅即他往公駐舟三日從者鞅鞅欲自啓關鍵公
不可曰必需即至耶乃命吏逆耶是逆 天子也已
耶至大為媿謝頗厚其酒費以酬公公却之曰不佞
豈為菓蹄止哉深羨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
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諸生乘間潛語華氏稱爲公

師者華氏張樂款之生擁臯比上坐富人子啓新行
觴未幾而蒼頡絡繹報公入邑矣薛遵迫請出更衣
因馳詣公跪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糊其口於鄉
也而借公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
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爲吾先
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橐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
往海山如所稱於梁溪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
旅人覺其詐以詰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
幸母急若生乃得脫歸公之處人大率類此而遇郡
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頗憎之嘗語人口此

狀徵錄

卷之十一

五

白眼兒柰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睫間也獨無急我
時耶公不顧而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
疑守也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
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爲
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謂謝使
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
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
乎已守歸欲贖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
之出貲爲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爲狀而請顧
公清爲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關公幽者

先廷尉微時所居比公巷獲聞其言嘗語不肖曰人知錢太史有雄文而寧知其有隱德也小子志之又二十年而乃為書其事以俟修郡乘者採焉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在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西湖談塵錄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

翰林院修撰陳公澗行狀

王九思

本初姓陳諱淵字本初京師宛平人也其先山陽人涇州同知文中生至善至善生銘銘生貞國朝永樂初貞以間右實京師遂為宛平人貞生二子其仲子曰顯顯生四子本初其長子也母曰常氏本初年十七為學官弟子學官弟子未有如本初者然無能識本初少師洛陽劉公則奇之府丞畢公嘉會亦有以奇之也弘治乙卯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丙辰會試禮部第一人 天子策問賜進士及第第三人官翰林院編修其年年二十四也又二年以父喪歸又三年復其官供奉經筵已而考其功稱贈其父翰林院編修母封太孺人壬戌同考禮部會試其年冬預修大明會典成晉修撰後二年甲子太孺人終又以喪免喪畢會 天子新即位為正德丙寅詔復其官修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

孝宗皇帝實錄其明年丁卯八月五日病卒年三十五配蔡氏一子二女子曰田田生六歲矣居官者半中又病其半則喪居然以後日有適也孰意其死死之日甚貧蓋祿之所入者盡以養其家餘二十口文葬其親又為其二弟取婦又歸其二妹故問嘗有稱貸焉然其處人倫者與其所守可知也且其貌豐

粹有威儀又慎其口皆可不死先是星者云死相者云死果死死矣恨太早耳蓋其科舉之文式之者衆後乃脫去爲古文又能古文爲詩又能詩當其爲之也沉思久而後下筆雖一字不苟至于一奕一謹皆有思慮使不死豈僅若是已也方其病也予往問焉後又往問焉回愈矣又數日也以爲愈且起乃一旦死矣所與厚者會哭盡哀問者歎息其弟某等卜以是年九月二十一日葬于都城北溝泥河之原以九思爲行狀請執事爲墓志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爲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狀我先生耶爲狀他人在稱其德爲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海字德涵別號對山又號澣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長公生二子長阜負才天折其次卽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具經濟讀書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漫山齋

時提學楊遂菴先生奇其才卽以天下士許之其爲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追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間世而一覩焉修撰一年歸關中三年北上復爲修撰其在翰林能面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斂手服之又嘗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

爾也時 武宗皇帝初即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
與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竄逐甚多聞先生
名嘗欲其至而先生獨不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
士百勸沮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
其名自能壓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
陽蓋以夢陽爲主事時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
瑾等專恣擅權而彈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
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構夢陽以他事奏下
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怵莫敢救夢陽自獄中傳
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聖函

曼山傳

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
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
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植栢齋
自內閣出曰此爲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
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往且謂
栢齋曰瑾橫惡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詭言而奪不可
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
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話
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爲
關中增光先生詒言曰海何足言人稱關中有三才

公聞之否瑾驚曰何三才先生曰其一爲公次則李
邸中如海亦從二公後幸矣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
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
少一才矣飲罷晚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
小人愚弄奸宦卽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
昧者不知論爲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親密謂先生
曰 主上欲以汝爲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纔五
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
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益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
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聖函

四十五

曼山傳

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拿高世德恐慘禍及我高世
德者吾鄉御史高胤先也爲御史有名瑾銜之拿焉
無何尚質陞爲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既來受
官矣曷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同獄者
曰悔不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爲郎中時有進用之勢
一日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冢宰之才德
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爲尚書排
擠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 孝宗時謝閣
老遷見知 主上其子不爲翰林編修文亦有名焦
閣老芳其子黃中亦爲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堂

與互為標榜焦欲引先生為附一日置酒厚請先生
先生往見座客皆邪媚者曰此為排謝招我耶遂正
言責之座客皆愧服銜先生者益眾矣是時李西涯
為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為文者皆出其門每一
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為前無古人先生獨不之
效乃與鄒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吳下
徐昌穀為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聞之益大
銜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呂仲木為第
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曰仲木天
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曼山館

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若能屈呂矣能
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為主考甚怒先生焉及
廷試呂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歸關中往
時京官值親歿持厚幣求內閣志銘以為榮而先生
獨不求內閣文白為狀而以鄆杜王敬夫為志銘北
郡李獻吉為墓表臯蘭段德光為傳一時文出見者
無不驚歎以為漢文復作可以洗近文之陋矣西涯
見之益大銜之因呼為子字股蓋以數公為文稱于
故也若爾非去銜也耶歸關中居喪以禮哀毀怨慕
無何瑾敗而忌者警者鳴言官以鄉里指為瑾黨論

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諛
何謂大抵先生以才名致謗口語招讒又何論焉又
謂先生還家時被劫有司為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
亡有司素重其名且為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
焉聞者無不驚歎曰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而
先生聞之畧無愠色且曰自審無疚禍將從人瑾天
下大惡也余常憂其禍國今果敗論死矣深可為國
慶也余官何惜余官何惜罷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
葛中古服放情山水為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
又常曰為官化民為民化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周顛者扶無親疎遠近皆得
其歡心而數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
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
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
數年之爭罔爭以至給人困乏扶人顛踣婚喪不得
舉者資助之俾無不舉余在告後值父喪困不能葬
先生聞之適有先生相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遣
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
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再辭之先生曰贈喪致遺
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耳曷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

克葬事其敦友人之義周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身居小縣而名動四夷求文者踵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爲徧家居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象隸醫卜無不克備洞曉常與余論曰道以無定爲真學以適用爲是文以達質爲良三代堯舜固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爲道訓詁以爲學庸冗以爲文論其學則有過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爲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亦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

所聞凜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園中值園牆傾有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其爲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爲文類馬遷詩以典故爲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爲伊傳不足迫也夫何厄塞弗遇終老以沒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沒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

翰林院修撰康公海傳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數歲與羣兒嬉爲嬉帥焉父鏞

授之業輒退而嬉怒欲箠之明日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就傳於牛生授以小學之節使無嬉時病焉稍長語及牛傳未嘗不潸然泣也弘治戊午舉於鄉壬戌狀元及第於書覽而不誦憑乎若登春之臺遊乎而飫焉而無所奉也蓋悉其意而遺其詞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魄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渡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醜其下則貪糟醉焉耳又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夏螢而冬雪估俾焉不足而繼之夜不亦勞乎誠虛吾襟尋夫博之人而攻之則博不在彼而在此矣吾何螢雪爲哉故其在辟雍也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

九在外而日尋友朋此海之學也而挾冊者笑之既而同試笑者方咨嗟構思顧海已投卷而逝矣凡撰著中煩而外疲弗爲也惟靜而虛虛而意生滔滔乎來矣夫然後操觚而揮雖衆咻弗聞未及于置也止焉蓋養其鋒而善用之恒若新發于錮也在史館三年凡論著必宗經而于史以宋人言爲俚以唐爲巧以秦漢爲伯仲而有駁焉故同進者忌之僞以圖老文就而正之實禍之也海不疑筆削而授之十存一二焉故諸老咸病海海遭內艱而歸也及順德遇盜而失則捕盜者欲追財以還猶覆水而不可收也後

瑾敗忌者謂海交瑾故失財而復獲遂罷其官而禁錮為庭愛人之心長而自好短管援人於死而獲生者數人非望其報也生者或顧謗其為交瑾忌者微焉由是陷於網羅而不可解矣海之錮也以文為身累曰辭章小技耳壯夫不為吾詠歌舞蹈于泉石間已矣何以小技為哉乃為樂章求律于太常氏又自審定黃鐘而用之然後宣以七音舞以羽籥用以祀先樂寘便聲容並作蓋自是有安石東山之興用伎樂焉然恐友朋規則道有卷舒其名教之樂固未嘗虧也事親自少以承顏為事九族待而舉火者數十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

餘家尤精于曆數隔年求日月交食分秒不爽用堂鈴天時決傷寒人之死生又明諸脉絡孔穴以處鍼熨藥餌悉不謬為所親喪家葬者點穴陰陽家弗能駁也用六壬太乙占事知來輒驗唯博奕薄而不為年六十四而卒所著有武功志及張氏族譜對白文集其論文有曰古人言以見志故其性情其狀說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則陶杜則杜韓柳則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顰而學步志意性情畧無見焉無乃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

楊升菴太史慎年譜

陳文燭

公姓楊氏諱慎字用修別號升菴其先廬陵人六世祖諱世賢者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亂入蜀居新都世賢生壽山習春秋善歐書生子二曰遠曰政再傳子三曰春曰惠曰哲春即公大父留耕公也性穎敏日記數千言家舊藏周易一部昕夕研究日漸有得乃入縣學為諸生成化元年舉於鄉十七年舉進士移疾歸養弘治元年以熊夫人命北上授行人司司正八年陞湖廣提學僉事踰年乞歸留耕公配葉氏子七人長廷和即石齋公由翰林院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

庶吉士歷官少師兼太子太師首相兩朝有除難定策之功焉子四長即升菴公先是石齋與黃夫人以難嗣為憂嘗禱於神後夢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昇君又夢送五代忠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庸十八章輔之弘治元年戊申十一月初六日公於京師之孝順衢岐疑穎達七歲母夫人教之句讀併授以唐絕句輒成誦又以筆管印紙作圍令公書字於中曰吾雖不知書然即此則楷正自可觀矣公奮志誦讀不出外戶戊午年十一作近體詩有一盞孤燈照玉堂之句石齋公曰句佳矣但恨太孤寂

耳不悅已未果罹母夫人憂極其悲號廢食骨立未幾祖母葉太夫人訃聞隨石齋公回蜀守制留耕公授以易兩旬而冷不遺一字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留耕公與其弟大奇之一日石齋公與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公舉元微之詩以對龍崖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公輒呈稿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二公曰只此四句大勝前人矣時公年十二辛酉石齋公服闋公亦入京師有過渭城送別詩及霜葉賦師福建鄉進士雪溪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是秋果擢易魁九月安人王氏來嬪十一月上禮部戊辰春試主考王公鑿梁公儲得公文已置首選卷偶失燭遂下第人國學祭酒周公試之曰天下士也己歷事禮部周旋朝夕不倦尚書劉公宇一日見公問日子為誰公對曰楊慎劉曰本部天下人豈必一大臣子弟耶乃稱歎不置辛未禮部費公宏知貢舉入總文衡則勅公貴權公第二殿試則及第第一制策援史融經敷陳弘訓讀卷官李公東陽劉公忠楊公一清相與稱曰海涵地負大放厥辭共慶朝廷得人授翰林修撰公時年二十四癸酉丁繼母喻夫人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公首作請官進尚書金作贖刑之章言聖人贖刑用於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姦元惡無可贖之理時大閹張銳于經等皆犯先朝事罪當死以進金銀得免故及之壬午二月命公代祀江濱及蜀藩諸陵寢著江祀記與給事熊公浹御史簡公霄遊浣花溪載酒賦詩有烟霞誰作主魚鳥自相親斗酒千金會扁舟兩玉人之句十二月北上復命癸未纂修武廟實錄公練習朝典事必直書總裁蔣公冕費公宏曰官階雖未及實堪副總裁者乃盡以草錄付校時六年考滿吏部侍郎羅公欽順考公語曰文章克稱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九月聞石齋公寢疾死馬問道十九日至家石齋公悅而疾愈七月攜家就戍所十一月尋甸府土舍安銓變起十二月武定土舍鳳朝交亦起攻掠城堡為患孔棘公歎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乃戎服率旅僅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守禦入城與副使張峩謀固守明日賊來攻城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戰城下公促城中兵鼓噪開門出戰以助賊敗去公復歸會城戊子春疫殍大作乃徙居珥海城燕息仍居雲峰尚書伍公文定黔國沐公紹勳鎮守太監杜唐同來問疾時公一足病有半人嘲鑿齒一足笑虞葵之句已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丑八月寓趙州聞石齋公訃奔告巡撫歐陽公子重疏上得歸襄事十一月還滇壬辰正月布政高公公韶聘修雲南通志館於滇之武侯祠時鄉大夫有欲冒嗣穎川侯傅友德以覲世爵者公不可乃乘張羅峰復相流言欲中害公遂去有中宵風雨大多情留住行人不放行借問小西門外柳為誰相送為誰迎之句癸巳西遊大理諸處會禺山張公舍於霽虹橋刻詩崖嶠以志別甲午阿迷州僉事王公廷表迎往館之乙未六月子同仁生丙申至喜州訪給事楊弘山士雲復寓點蒼山感通寺之寫韻樓丁酉與御史

李中溪元陽遊石竇山七月還戍所戍戎奉戎檄歸蜀便道獲拜於攏阡事畢還滇已亥十月再領戎役於重慶道庚子役事竣至遂寧七月歸新都八月巡撫東阜劉公大謨聘公及玉壘王公元正方洲楊公名纂修蜀志辛丑還滇至東瀘疾作巡龍山戴公全留之返成都與梓谷黃公珥江劉公遊青城丹景雲臺諸山壬寅七月還戍所癸卯十一月子寧仁生是年公復領戎役於蜀甲辰至瀘州與少岷曾公璵遊九十九峰山四月還戍所乙巳二月徙居大理與門生董難尋罷谷山洱水源會弘山諸公倡和九月

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六

顧箬溪諸公請公記其事於石辛亥十一月命長子同仁娶遂寧侍御歐公珠女於新都壬子二月時在逸武弁得委祭龍海口歸肆狂感復丁夫六千督之往瀘剝衆利州人苦之有言於公者公歎曰海已涸矣田已出矣民已疲矣致書巡按趙公炳然罷之三月劉公峰明刑持先廷尉執齋公詩文集請公批選於太華寺癸丑公復領戎役於蜀攜諸子僑寓瀘州丁巳八月歸新都九月復至瀘已未春還戍所六月遭疾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遷謫本非明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七

其趣而訂其說謬焉正德間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又作汪張遣中使下問欽天監及翰館中皆莫知為何星也公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記漢書以復又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同官疑為三地名於長官司上添一三字公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証之嘉靖初給事中張紳上言時政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喬宇鬼瑣之語一上問之內閣公適在館中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乃若論王導之賊晉室辨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九

於成王周公春秋五伯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以辨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李漢韓文序以辨文公與太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非堂之說斥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貴梅之死節此又証據古今關揚幽隱謂其有功世教也非乎至若陶情乎豔辭寄意於聲伎落魄不羈又公所以用晦行權匪恒情所易測者也昔重慶守劉公繪貽公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忌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忌之不遠讓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食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

而後能安無所食而後能適足下所為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伎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蓬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斯言也可謂諒公之深者矣公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心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不倦又嘗自贊曰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雖無補於事業要不自乎君親遭逢太平以處安邊歌咏聲壤以終餘年天之優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沖而盈寵為辱平為福者耶此公自狀實錄也平生著述百餘種散逸者多學者恨未睹其全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九

翰林院修撰舒公行實 孫琛

公姓舒氏諱芬字國裳學者稱梓溪先生公之先出吳泰伯後居浙之東陽宋元間自東陽三遷至梓溪世有焉入至第七世野江翁諱法乃公之考也嗜古力學不營不凡贈儒林郎翰林院修撰母哥氏封安人公生而穎異不羣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公瀚修封泚至獻馴鴈賦遂大奇之薦補郡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選輒語人曰此他日大魁天下士也以詩經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于書無所不讀而實勵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卒

志于聖賢之學最喜濂溪嘗稱為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釋義通書釋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篇一時號稱天下上者咸推讓焉逮丁丑春考官陸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名及對大廷頃刻萬言直就是科制題上自義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為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于道德仁義粹如也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仰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備路軍馬公

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贊贊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而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又言 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 祖宗之制主必于午門昨 孝貞太皇太后之上以從 陛下之駕入于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 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卒

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 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 陛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復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疏上不允已卯春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蹕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泝江漢登太嶽日遍中土繁麗先是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密輩為內應時帝星又明于江漢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懼不測以為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公乃慷慨

首義曰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五
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
為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橫馮道之心
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 陛下為奕棋以
革除年間事為故事也復刺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
不苦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
刊于 上上遠出則已得以及其位或濼之謀倖遂
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為惡語以沮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為刃狀且曰今撒賴矣初以此
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

公良勝儀制萬公朝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以酒
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今日之事當先諫無二是夕
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
部張衍瑞等兵部黃鞏陸震等刑部陸倅等疏俱入
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
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鑿以醫諫車駕遂不果
出向使公為陸完沮則夏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
莫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 天威震怒
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
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戌午命舒芬等

于午門前種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惟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
尺至不了橋衝折鐵樞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
臥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為動曰
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為首者調外任遂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先是羅一峰劾大臣遺喪起復亦謫此
公官同謫同其地又同閩人乃立祠並祀二公云卽
襄菴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死
而復蘇遠近相傳為野祭既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
服服則講學不倦生徒日眾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

反敗季秋九日借年友劉世揚楊叔器廖世昭郭波
輩遊烏石板崖長嘯各為詩若干首屬公錄而序之
以記遊公曰屈子作離騷人謂忿怨嫉世非知屈子
者古仁人立言深遠余何敢也集成有三山紀會錄
庚辰閏八月野江翁棄養于家公聞訃慟絕兼程
歸歸則哀毀骨立壹循朱子家禮時鄉多寇有
居者曰寒士何憂堅立不動辛巳夏 世宗卽位諸
寮諭者皆詔起癸未服闋應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官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槩
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固讓因錄所撰

謂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精圖所行釋菜
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
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
俸級疏六月奏請勅命遂得馳恩又進公階儒林郎
降勅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
公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
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
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
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歡心以事其親而不
可使 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六五
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
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為皇帝為皇考命下羣
臣議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
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于廟 皇帝震怒杖
如前幾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
乙酉太安人卒于京師官舍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
家三月而葬生平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
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偽一卷既乃核定正經仍六
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門人魏良賁刻于
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幾公辭世使天假之

年得立朝行志舉周官法度翊 聖皇致休治不難
矣嗚呼痛哉公幼即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
家之旨于凡仰觀俯察律曆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
究其奧而于天文尤精每曰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
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凡盈虛朏朧伏逆遲留如
指諸掌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
泰泉亦自以為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
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
周官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十
二工賦論議必折其衷感時乃見乎志至于大或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六五
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翔然于萬物之表而多所自
得若制策封事雖董賢良胡邦衡不能過焉嘗語同
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
也怠勝欲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
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
本于日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脈而直責程正叔
之外師至于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
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載記猶蜀之于吳魏也
賈氏以儀禮為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不一是
正之何也五經管疏論數萬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

功丁聖門而周禮尤為有賴非確然見道之真者能然邪少擢倫魁初不色喜繼謫閩舶了無愠容嘗獨立敢言瀕于九死不撓不懼至謝賜恩騎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公將奏其作戚友人曰人于怒時當遽忘其怒公即焚其草端居終日讀書治事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失尺寸居常溫清定省出于誠篤每聞庭訓則敬而守之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即委身于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洪水之災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慮十疏至于以犯顏諍君為悅親之實以愧屋漏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空

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謹誼而力行之曰此可以迦洙泗之源矣又曰退之雖不信佛然何必與太顛遊故于削髮之流羽衣之客悉毅然疾之不示半面至于權倖奄宦之輩即有求通者絕之亦如釋老居閩未幾適奔父喪琉球國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舟楫危甚乃為文額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飭尤善成就後學與之講論事理惓惓于心術之正嘗語之曰爵祿不入于心溝壑不忘于念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為世名卿者其始生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誼柝夢天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越一日果不起是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死生出處之關係有如此者居疾中矩度毫髮不踰凡相見者必勉之勤學臨終沐浴欲自告于廟時家廟稍遠兄弟子姪恐出有不利固留乃止命長子秦往行禮畢復與眾揖曰連日多勞時入室少坐門此非廳也即徑行出廳自整衣冠端凝不動長子泣問疾不答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

書近年重加校定幸成全經知我罪我我不敢知第
未及進為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
皇帝有精醇端介之褒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相
國一清諸公稱為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則又
泰泉先生之斷也直道扶 國家之元氣論議發前
賢之未發又張公鑿萬公虞愷之論也凡海內士聞
公之風者皆曰今之羅一峰而理學過之其見于公
評如此公生成化二十年甲辰三月十有二日亥時
卒嘉靖六年丁亥三月十有四日辰時年四十九有四
葬新建象山之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六

翰林院修撰蕭公興成行狀 林懷春

先生諱興成字宗樂號鐵峰潮縣人也在趙宋時有
蕭國梁者乾道中狀元以事出知漳州府卒葬于漳
因家焉國梁生煜為左司郎中煜生洵為潮陽令潮
之有蕭氏自洵始也洵生昭元昭元生規舉宋咸淳
進士及第拜容州文學規生禦疾為巡海憲僉禦疾
生唐福有隱操唐福生德俊辟茂才為程鄉學教諭
德俊之六子曰星好善樂施大昌厥後星之長子曰
正庚庚之次子曰鑑鑑之三子曰崑崑之三子曰廷
國號方齋立心制行有古人風事詳郡誌是為先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六九
父先生生而穎悟三歲即能記誦論語諸書十二歲
能為時文二十一歲為正德癸酉與季父廷達同舉
廣東鄉薦居第一二十五歲丁丑中舒芬榜進士宰
輔重其才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授國史檢討嘉靖改
元上三官徽號推封父方齋公如其官母郭氏為孀
人癸未同修 武廟實錄官錄成獲賜白金文綺進
官修撰承務郎乙酉冬方齋公卒于家丙戌訃至哀
毀幾絕比歸杜門守制三年不見齒既免喪超然有
終養之志人有勸其北上者先生訝曰嗟汝欲我再
抱終天之恨邪予父母生乎兄弟二人弟幼予以侍

輩駁下不及見父屬續業已抱恨靡及今母年且老斯何日也可弗愛而再為萬里行耶是時巡臺諸公以先生年富行高堪任重寄屢文章薦用促有司勸駕先生竟以病辭築精舍于城西題曰半間園有茂林脩竹水石魚鳥之趣先生素性坦夷不修邊幅每逢風日晴和具樽俎招良朋葛巾野服翺翔其間與客論文賦詩終日不厭曾遇月嶼詩人吳蘭見其氣貌迥異前揖問曰君為吳月山耶迎入禮待之談論逮夕蘭歸語人曰先生陟華履要卿相可立待也而毅然勇退逍遙雲水間詎不難乎居家雅尚節儉人

獻德錄 卷之十一

以為先生在仕日淺俸薄而謝于財耳後三子皆顯先生愈謙抑訓子弟以儉素恭謹為先常舉鄉之故事以示曰華衣厚味身之災也驕縱淫佚德之蠹也恭儉如某某則家世彌昌驕奢如某某則索然萎矣若輩當遠而戒之每招延師儒于家塾必謂其師曰讀書以體聖言行仁義為本徒拘拘于文藝間則未免見世之役志記誦者歎曰是尚足為學乎譬之以葉拔火焰熄而燼亦亡矣聞節義之士必誘掖而表揚之惟恐其淪沒也問曾語諸子曰惟願汝曹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是十分

好入故先生之長子端蒙為御史有聲次子端膏倅廷平有聲三子端升遊于吉水羅念菴之門其所就昂然可望皆不愧先生之教者先生性孝友事太夫人旦暮不離側或出遊必亟反曰得無使吾母倚闥望乎有女弟某某太夫人心愛之歲時餽遺必使有以當太夫人意稍不當則憾憾不自安季女弟早逝為之鞠其遺孤如己子太夫人喜曰是能善體我志者先生之弟光祿君曰與潔者先生愛之至年五十猶與同爨食凡所營創悉先生自為不以煩光祿君及諸子俱婚娶于是為光祿君營宅第舉所創業均

獻德錄 卷之十一

持之光祿君以先生長有積第且有六子而已子二不欲使二人者均六人者之業醉弗受先生諭之曰汝獨不念先君之愛汝猶我乎我但知弟與我一體耳不知其他辭讓弗決乃請命于太夫人太夫人命以十分之四授光祿君焉光祿君僮不羈素以詩字自豪乃先生則為之經畫其生事俾不至匱乏人曰光祿君之有蕭太史譬則魚之泳于淵而忘乎淵者矣其在家庭間怡怡蕭蕭非古今孝友事不以道恒嘆曰人不報本非孝也不睦族非仁也于是特建祠宇立蒸嘗田若干畝以祀其父方齋公又推父之

意割已租五十餘石以祀其高祖玉湖公又推母之意割租五十餘石以祀其外祖某公一念孝思無間于內外遠邇鄉之人至今常舉其事以爲子孫勸曰汝獨不憶蕭太史乎其爲人所慕類如此先生家世爲望族近以屬蕃或不能一一皆閑于度乃先生益自謹飭躬禮讓爲子弟先厚捐已貲率族人重拓大小宗祠致隆祀事俾諸人有所觀法復修譜牒行宗法以聯屬之族中有孤者貧者喪不能葬女不能嫁者多爲之扶植或助以財或資以布無不得其歡心焉先生待人甚厚而自待則甚廉往被命封靖江王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

王魏贈倍常儀一無所受王疑先生不欲顯受之也乃以二酒卮納前物于中以魏先生竟不受又嘗有人持百數金與先生驚海產者既旬月懼無所贏利欲返原直度夙議不可或者傳以告先生曰吁是若輩命也若不得贏利則俯仰無資柰何以利我故而損若也卽召而還之鬻者欲分其二以謝竟却不受其輕財利人類如此故先生家食三十餘年未嘗輕以一刺干郡司而通關節至人有冤抑不能伸理者無論親疎每爲之暴白如鄭世剛吳肇贊李光祐諸人被誣陷大辟先生前後悉爲白而出之比出而諸

人莫知也先生負振世之才抱濟世之志以太夫人老侍養于家而不得一施設會其子端蒙登進士由庶吉士改侍御史戒之曰御史面承天子命得專制一方一方之休戚係焉必以簡詞訟察冤理枉爲能否則民將病矣故侍御君巡歷所至咸有惠民之政比之京復爲畫潮中民瘼六事令上之至鄉中有利益斯民事亦每每爲民出力不懈先是邑有俵革除地方虛糧數千石歲爲民累先生乃熟計從容白有司請以郡之廣濟橋釐稅代焉迄今爲便邑城河南北通潮當河口處壅于泥沙舟者病焉先生爲言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三

于有司弗聽乃自出募直濬之邑中值大旱邑長吏禱雨不應鄉父老競來告先生曰天地鬼神詎忍憔悴我一邑哉或禱之不誠重罹雨師之怒耳先生乃齋沐率鄉人以禱卽應嗣後邑有旱鄉人輒以請先生輒禱而輒應歲遇大饑先生奉太夫人命出粟米爲糜粥以給饑者有餓而至死者復收其骨瘞之邑城界大海舊有額設守禦歲久漸廢往遇海寇連巨艘數十薄城下幾不能支先生率鄉人設策捍禦賊夜自引去鄉人以此益慕先生事無大小必以告其加志于斯民雖見任者莫能過也故鄉人其德之咸

荷先生為重為生于弘治癸丑九月十二日卒嘉靖
丁巳五月三日年六十有五

東莆太史林大欽傳

林大春

余嘗歷觀自宋以來制科士至東莆太史歎曰嗚呼才不其難乎乃太史一朝崛起海隅受知當宁名動京師可謂奇士而論者乃不深惟本始徒以其年弗永勲業未就之故將并其人泯之以是靡所稱述於後世焉此其責宜在子矣於是為之傳以廣之曰東莆者以里為號大欽名敬夫其字也其先世與予俱出殷太師之後宋元之間始自閩遷海陽或居南桂或居東莆而在南桂者為予族氏至太史始以對策入翰林為展書官已退而里居故稱東莆太史也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

史生而穎敏幼嗜學家貧無書年十二三時嘗從其父如潮過書肆見眉山蘇氏嘉祐集心絕好之輒佇玩移日不能去頃之成誦已乃操筆為文文絕以縉紳長老先生咸寵重焉會中道失怙家益貧獨與其母居常自傭書給之間頗交遊邑士人資其載籍以自廣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揣摩曰此足以角當世之士矣嘉靖辛卯就試有司督學王公慎中得其文奇之以薦于巡按御史相與嘆曰是必大魁天下者其年果魁于鄉連舉進士及第如其言先是天子臨軒賜對一時待問之士集于大廷者凡三百餘人

殿閣大臣第其文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進而太史不與上覽而問曰是安得無特異者始以太史對上遂大稱旨比制下中外莫不翕然以為海內復有蘇子矣久之以母老疏乞歸養居東蒲山中築室以聚族人族人待而舉火者數十餘家而吉水羅念菴武進唐荆川復時時寓書潮州言學問事太史顧獨自負竒以為儒者名論議而寡事實又繩趨尺步弗獲舒其志意乃遂寄意詩酒臺榭聲技之間自謂豪舉其故所與遊謝生黃生之徒輒稍稍引去客至或莫見其面其簡抗如此後母以天年終太史哀毀

藏微錄

卷之七十一

七六

翰林修撰蓮塘王公庭謨墓表 馮琦
太史王公臥病京邸不俟數週訊之輒謝不見一日使使來招余余索騎而往見公于榻前相勞苦如平生則謂余曰向不敢以褻見長者意病且愈復相見今見公止于此矣敢以墓上片石累公余錯愕未能應公曰病甚不復多語公許我遂泣下喉咯咯有聲余俯而應曰諾涕漸漸承睫莫能仰視則趨而出越五日而公卒時萬曆辛卯二月廿六也嗟乎當其時一諾不忍出於口今安忍執筆為此文乎度終不可以已則取李侍御所為狀稍論次之公名庭謨字敬卿別號蓮塘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本營平人祖伯牙者官觀察副使謫監華州課稅遂家焉八世而至封公以太學生授學博舉四子長庭詩任湖廣布政使仲即公叔庭課為諸生名甚著季庭諭與公同舉進士關西衣冠之盛一時無與儷而長公官膳部郎翁受封如其官母楊為宜人云公生而敦敏少如成人一切玩好無所嗜喜讀書又不喜近代書好先秦兩漢之言弱冠舉于鄉庚辰成進士以廷對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閉閣下帷大略如諸生明年史置史館時奉詔有撰述多美麗之文壬午以元

藏微錄

卷之七十一

七七

子生被勅命授階文林郎奉御書諭諸侯王便道省
既歸子舍十五日而膳部翁歿公踊而哭曰安用子
為以三年別而見止十五日乎哀毀過禮杖而後起
葬構一室于華山之麓與其弟居焉讀禮之暇盡發
篋中古人書伏而誦之已而庭諭亦卒公旦夕哭其
父冢下小憇書舍則憶其弟復哭而返體駸駸病矣
已亥服闋授原官丙戌分枝禮闈所賞識多名士
卽所置亦評隲其瑕瑜而次第之是年修大明會典
丁亥書成陞修撰賜金幣尋予告以歸庚寅還闕下
尋見推擇為經筵講官公驕而豐下脩幹闕步儀觀
錄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丁復死擱所遺女入京師視之如其子請告時會大
旱流民死者枕藉於路公盡散先所積穀以周之而
出俸金掩其齒曰吾力不能給若棺姑無使為鴟鳶
食耳生平操行脩潔慷慨有大志與人處坦夷真致
不為纖趨小文率心所安而語無慙心亦無溢詞其
為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杜少陵規撫大率類其叔祖
槐野先生而於前輩中所服膺者無如洹上崔公以
為士要以意識為主鞏悅雖工無益也留意當世之
務人物臧否以及邊防國計井井有條貫投累朝訓
錄見沿革利弊先臣所建今可施行者輒手自記籍
錄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之雖未及施用然可謂有其意矣余向與公同直史
館居又相近始終十餘年未嘗且其妄語每相對使
人懷抱傾塌卒之日詞林諸君皆為大息流涕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諒哉

編修高公啓傳

李志光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穎力學遂工於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蕩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水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羹玄酒之味不閉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冠來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慊爲文尚氣多辨難攻擊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上遊遊青丘甫里之墟殆號槎軒又號青丘子詭志不少衰居幾何忽從故時一二俠入遊于邪適江夏魏胡爲邵老而好士延見王彝輩尤禮遇啓不得已亦厠爲客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悒悒不樂遂蹇連以沒年甫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駸入曹劉李杜之壇奚止此哉其詩類稿藏於家未即顯初富商陳寶生欲爲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無不歎羨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爲詳故特爲傳庶貽不朽云先是啓嘗以史事爲國子祭酒魏觀屬官雅相知契及觀守蘇爲徙居城中延問郡中政事得失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見甚密會觀得罪連坐死年甫三十有九啓身長七尺有文武才於書無所不讀尤梓於史其文喜辯擊馳驟上下精采負發而詩尤號名家云

翰林院編修張公唯傳

陸 樺

張唯者永豐人也寓南陽洪武六年以尚書舉第一是年上開文華堂於禁中以為儲材地詔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其中唯等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賀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送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願諸生皆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二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問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為弟子員上笑而許之三月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又有祥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紳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中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

翰林院編修張公九韶傳

黃 佐

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江西清江人幼穎異年十三卽能詩詞博通經史元末累舉不第洪武三年用薦為縣學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為人篤實每教諸生必端坐不言有所請問徐徐應答不過一二語然義理明暢人深服之十一年遷翰林編修十三年四月戊子致仕高皇帝親為文賜之曰朕聞古之賢士莫不脩己行仁為時君之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顯於當時而有功於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所以命卿歸老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其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博學精擇善於著書故宸翰及之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羣書備數十二卷及元史節要行於世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三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燕問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雋才請錄為弟子員上笑而許之三月上命唯等各歸展墓皆攝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時同進者又有祥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紳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中駕應制被顧問未始異也

翰林院編脩程公濟傳

鄭曉

程公濟朝邑人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公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公以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推碑再推遽曰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公姓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五

翰林院編脩楊公珙傳
 楊珙字廷瑞上海人幼疑重穎敏過人讀書過目即成誦於其難疑不煩師資皆能自條析不爽于理文辭暢達有程度永樂丁酉以第一人舉于鄉明年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久之以疾告歸辛珙性至孝以祖德亨從官葬陝西之靈寶百方規畫卒返其柩于鄉祖母蔡臨終遺言用浮屠法火葬珙曰非治命也卒棺殮如禮一子早卒無後有二女武岡學正高博其外孫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五

翰林院編修周輿傳

周輿字廷參其先汴人始祖宋團練使至元有仕南方者遂家華亭輿少悟靜惟刻志問學及長書無不通而尤精于史至終卷默誦不遺廬陵孫鼎教於江時門下有才子輿為首稱正統丁卯薦南畿復為之冠尋登進士除翰林編修丁內艱廬居三年足跡不一入城府亦未嘗以貧為戚一時輩流論行誼超卓問學該貫者獨推輿年四十六卒子佩亦甲科今刑部郎中致仕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六

翰林院編修戚公瀾紀事

餘姚戚瀾字文淵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嘗詣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窻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問曰若輩非桑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七

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踴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檣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云嗚呼文淵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足以及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筵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

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惻惻而交勵柰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樓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滌夢中見報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躓嗚呼人傳君之為神泣行濤而享祀卽今所遇而驗之無乃兼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乃見錄於上帝嗚呼友道之廢也久矣日友日朋如兄如弟推金石以為盟刑雞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峯

秋教錄

卷之三十一

八

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操戈之舉落窅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逞恤况仇儻乎生為人也尚然况易世乎嗚呼文湍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出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鐘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就宿草以澆酌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言特

歐陽文忠公之辭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

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甘酒悵嘆難壇負舊盟

秋教錄

卷之三十一

八

宋編修應奎墓表

劉定之

宋編修爾章以成化己丑正月十日卒于長安右門外寓舍距其生宜德壬子四月十一日得年三十有八卒之日晨迎駕還自郊祀行慶成禮畢抵舍釋簪緩飭宴服將赴翼且奉天殿延宴復坐哦詩若將紀盛典者連仆弗能語至夕卒噫可哀也爾章名應奎家吉水其三族皆顯盛大父越府長史子環父尚寶卿生皐泊爾章相繼登科其母胡文穆公光大女其妻長史同年友周文襄公恂如女孫爾章問學漸染有從自髻亂時予見危坐繩牀上鼓琴音調諧美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

翰林院編修李君仁傑墓表 吳寬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繼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留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幼已能盡孝養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二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賜勅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

被病每且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常數十人病且劇猶矻矻坐堂上為諸生講解其精勤如此年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殆不能殮痛恨至今未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忤急少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談諠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汛掃室虛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既

以經學為業及門蒙指教者輒取科第嘗一同考禮部士得人為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

翰林院編修華公樹墓志銘 李東陽

嗚呼伯瞻乃止是邪伯瞻質偉氣充才勃勃不可道其志所期甚遠且大舉進士財三年官一命年二十有四而止悲夫初伯瞻從其父廷佐君居京師時未冠學于楊遂菴應寧與太原喬宇希大並價予見伯瞻書勢已逼人私喜吾湖南後來之傑蓋其在此及伯瞻舉鄉試第一連得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汪寅軒傅體齋二公奉詔授業大見甄賞每閣試與藁城石珩邦彥相甲乙授官為編修予又喜曰此天所以玉其成也予與廷佐君同鄉又遂菴知己友故伯瞻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三

視我厚至是又同署日益密每有作未始不出見見輒加進一二載間遂脫舉子習得古人蹊徑詞簡意達粲然成章予嘗以聞諸劉文安公者告之謂為文必先博而後約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伯瞻以為然然執不變意者天將速其成故使至是哉使天果有意焉則斯人者胡不姑涵育長養俾大有所就之為愈也予益以慨人之才不易得且不易成也悲夫今年春廷佐君以常州知府人覲歸伯瞻已病秋益劇臥不見客予數往乃彊見之怪其神蘊然比得告猶具書致予曰爾且別願得手書數通以歸書未成

而計及子既往哭之念無以慰其志者乃據邦彥所著狀為銘屬希大書而刻之伯瞻姓華氏繼其名世居蘄州以州學生舉生成化丁亥十月八日卒弘治庚戌七月二十八日某月某日葬于州之某原

翰林院編修改齋于公思墓志銘

鄒守益

嘉靖甲申秋七月二十五日改齋王君以諫卒于位其配胡孺人忍死歸其喪伯兄恭仲兄愚奉任太宜人命以季弟愬次子東為喪主越十有四年丁酉尚末克葬彭山季侯謂竹墟屠侯曰吾有司預有責焉乃檄縣庀葬其子弟謀曰是共可以閔于官卜吉縣東之蹊徑拊于十世祖孝子叔可之塋坎山離向以秋九月十八日襄事而虛其右以俟胡孺人孺人泣謂愬曰而兄所與游率海內豪杰然其密邇而存者宜莫若東廓子愬致其詞甚哀相與淚潛潛下志曰

歎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改齋姓王氏諱思字宜學系出晉太傅導其家于吉自南唐處州節度使諱崇文始其徙秦和自宋戶部侍郎知諫院諱贄始世以儒有聲國初諱沂以儒行徵就書授官不拜高祖諱伯貞知廣東瓊州府有遺愛祠在瓊曾祖諱直少傳吏部尚書贈太保諡文端有傳在國史祖諱稹好學篤行文貞楊公作說玉以擬其德考諱休歷官廣西知太平府孝友仁惠整菴羅公銘之改齋生長詩禮中八歲能詩十歲能文弱冠而舉于鄉是時豪爽自許廓如也及卒業南雍與天下士磨礱手書矯輕警惰于座求信國文公像奉

以出入及遭外艱葬祭不愆于禮正德辛未第進士以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為應酬文字曰美其辭以悅人吾所不能悅人以美辭而眩是非吾所不敢先達嘉其志及授編修時有倖進為臺諫所糾慨然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律身自有定法若誘於利而合林於勢而殉如鄙夫何或咎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乎哉聞者咋舌去甲戌秋上封事以為 孝宗敬皇帝之子惟 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宜親享 太廟孝養兩宮總攬乾綱緝熙聖學豈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輕身維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任喜怒移威柄弛紀綱摧士氣召天變言甚切至謫潮州三河驛驛丞便道省母以二僮自隨郡守關景韓書院居之一時俊傑咸從之游陽明王公鎮虔檄使贊軍議曰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難於趣時長才堪以濟用君感其知與李君子庸借至尋寧藩變作拳裳宵赴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庚辰再入潮請業者益盛隨材曲就語疊疊不倦諸生傳錄而宗之 新天子改元召諸以直諫謫罷者減復其位乃改齋自三河入翰林加從六品俸又錄寧庶人功帶支九品俸預修 先帝實錄同考癸未試事充經筵

講官夙夜寅恭隱然負公輔望甲申大禮議起與同列疏諍不報既而文端公坐有水患得請改葬矣七月之望復預伏闕號諫下獄杖朝堂越十四日遂不起鬻其居不售無以為殮公卿寮舊相率賻而殮之以歸歸之日送車塞道無不咨涕涕泣者無子壻鄉進士劉教緝其遺言多散軼得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傳于世年甫四十有四改齋資稟犖奇而充以學力視豐饒崇卑直如芻狗其之三河也夜半舟觸巨石緣石以坐浩歌達旦及杖以歸猶手書贈廣德詩道勁如平時疾革妻女問所欲言止書思母二字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其於死生達矣夫復何憾方同志彙集嘗諷改齋增側室為俎豆計改齋笑曰大丈夫當為天下萬世所俎豆戀戀於兒女子邪今果祠學官如所言云東湖吳公曰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温然其和似崑山玉涇野呂公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蘧伯玉世以為確論

翰林院編脩王公相傳

張時徹

王相字懋賢鄞人生而穎慧絕倫少受家學輒奮勵
 誦習斯夕不懈稍長卽沉酣經典鈎稽史氏而力殫
 於淵學吐英擣華樹聲藝林名隱隱起矣嘗授徒高
 錢山中每夜灼一燈琅琅誦不休饑則拾蹲鴟火而
 嚼之或竟夕不眠隣傭厭苦之竊議曰何物怪孽欲
 以是博官邪聞之迄不爲止正德丙子薦於鄉上春
 官不第卒業南雍大司成汪俊見其文奇之辛巳第
 進士選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愈自刮磨茹荼攻苦如
 寒士爲文根抵六經而步武平莊列每意至卽伸紙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太

濡毫頃刻千餘言氣洶洶不斷辟之騁驥而下埃坂
 也諸學士先生曰奇哉士班馬不足爲也壬午授翰
 林編修甲申以議禮忤旨逮詔獄已而廷杖過楚辛
 時年三十七有文集若干卷相素豪邁尚志節初甚
 英毅中更爲和易外不置畛域而內井井無親疎貴
 賤皆爲推心焉其尤大者事親篤孝先意承志恒得
 其歡心家貧屢空晏如也諸生束修之饋不絲毫入
 私室里黨莫不稱之從弟杰與相師資勤苦力學舉
 丙戌進士任大名府推官嘗署府事輒濬沐兒河盡
 除貴戚之壅水爲利者民不病潦又嘗署開州民號

馬千頃者與厚貨爲饋輒發其奸寘之罪以治行
 旣徵召而卒所著有經濟總論十卷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九

翰林院編修駱公文盛墓志銘 孫陞

吾友兩谿駱公蓋今之篤行君子云公諱文盛字質甫別號兩谿其先義烏人也宋烏程尉諱勉者徙家武康遂世為武康人至我朝有處士諱鏐者居鄉恤謹生子仕隆以科第起家歷官泰州知州仕隆生嘉仕為大使嘉之仲子諱濶公父也個儻好義鄉人重之後以公貴贈翰林院編修配唐太孺人於弘治丙辰八月五日生公自幼質厚才穎不類凡兒年十三喪父哀毀如成人弱冠補邑庠生善屬文蚤擅詩譽正德已卯領浙江鄉薦嘉靖乙未舉進士閣大臣以

獻徵錄

卷之十一

百

所對策高等十二篇進早宸覽并梓其文公與焉已又天子躬御文華殿命題授簡選進士三十人為庶吉士公名在選中皆異數也丁酉授翰林院編修已亥使魯鄭諸藩饋遺秋毫弗受辛丑為會試同考官所取稱得人當是時四海靖謐明王右文吾同榜官詞林者公年最長乃公與諸君子約歲時燕于公堂分韻詠菊公各為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焉公又與諸君子砥礪名行有過輒規雖海內以高才自負者聞公言罔弗誦服其素行誠意感人如此公性溫醇接人和遜其中則屹屹莫撓憤世嫉邪

殷憂過計嘗有浩然歸休之志不語諸妻子而以語

余及同館二三知厚者壬寅稱病得請還鄉果絕意仕進構小墅於舍南棲息其中賦歸田諸詩更號侶雲道人監司郡縣勸駕敦趨再三高臥不起事母唐太孺人甚孝母亡哀毀如禮乃後遇考妣忌辰素服戚容却事默坐以為常處兄弟友愛彌篤聯絡宗族鄉黨意義藹然片楮不入公門時與山人林叟遊覽川壑間過從啜茗酌村醪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荒歉鬻產典衣以給朝夕晏如也自歸田後未嘗寓書京國舊遊顧於余通問弗絕詞皆勗德獎善不為

獻徵錄

卷之十一

百

世俗寒暄語癸丑余奉先夫人喪歸餘姚公已抱病猶緘詞遣弔余銜戚山廬一切弗理戶外事然於公寔亦通問弗絕甲寅冬族姪遊武康者歸云駱公九月十六日長逝矣余聞之泣下承睫及詢其詳云前二日接余手書病劇弗能誦命子鳴鑿代誦之歎曰吾負季泉嗟乎蓋棺事定駱公冰清藜苦完德全名足副當時握手相許意何嘗負余哉但天負駱公耳公年僅五十有九而世之檢壬貪暴濟惡不才者或致荷延老壽悠悠彼蒼詎可問耶公與子鳴鑿訣令道義淑躬勿區區希慕榮顯垂絕整衣衾諫勿焚楮

受聘可謂至死不亂者矣遠近交游聞公訃無弗悲
悼閭井里夫卽素弗識公面者亦爲之撫膺酸鼻卒
未踰月而邑諸生鄉文老相率請諸令長闢白督學
使者祀公鄉賢祠入道福善不泯其在是哉公美髭
髯而骨清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婉切冲雅
似唐人聲調有遺稿十二卷雜談二卷藏于家配費
氏封孺人子男三鳴珂鳴球早世今惟鳴鑾在爲邑
岸生文行不失世守孫男一仲華鳴鑾將以丙辰二
月八日葬公石城山之東麓前期具狀過余泣述公
遺言云墓銘必以托季泉嗟乎忍虛余友托哉余三
徵錄 卷之二十一 行

年廢翰墨今雖終制意猶耿耿而葬期甚迫也勉爲
之銘銘曰於昭駱公暫入詞垣旋歸丘壑其仕而寔
隱者耶家賈貲產心蘊道真其貧而寔富者耶形寔
泉臺名留天壤其死而寔生者耶峨峨石城鬱鬱封
塋千禩靡窮必以余言爲足徵矣

翰林院編修歐齋羅公理墓志銘 陳昌積

嘉靖十七年戊戌 上以仁義並用策士歐齋羅君
奉對首云臣聞有仁以育天下必有義以裁天下置
論條悉甚當 上以義行仁之旨親擢爲第一甲第
二人授翰林編修未幾遇郊慶覃恩進文林郎父貴
州按察使毅軒公名某進通議大夫母康氏進封淑
人妻楊氏封孺人一時朝紳咸羨其遇且謂其家有
及第譜蓋歐齋生弘治癸丑是年其伯父吏部尚書
整菴公以解元及第已未毅軒公與弟都憲西野公
同登進士學行器業俱爲薦紳伯越四十年而歐齋
紹之何其盛也歐齋名理字邦珍曾祖某縣學訓
導贈吏部侍郎祖栗齋公諱某國子助教累封吏部
侍郎君幼負奇穎六歲隨父任讀書背已書外聽同
館生所誦晚悉背念相抵戲稍長益攻苦博學乙經
書子史粹語施諸文字根理據詞不煩繪削而意自
足每試輒先多士未嘗以能驕人栗齋公以倫魁期
之後累舉不偶愈益刻厲已而中甲午鄉試尋入太
學盡交天下名士間人有奇書必借覽手錄尤喜誦
當代典章標所宜者于卷其學問務寔如此性謙愿
甚被服嘗粗朴引朋行賢已者爲深分朋行亦忘其

為顯閭公子也入翰林甫月會 上命詹翰詞臣各具冊 天表以進歐齋文獨得體競傳 上用朱籤押置之案同僚亦稱其文有家軌奉命發 宸翰諭魯德衡三藩每識見疊疊為陳 上仁睦天支之意二藩喜各贈之金幣堅辭不受胥自送之曰是固羅飲水之子世廉不變耶蓋毅軒公任運副時鹽賈私號曰羅飲水云居常念康淑人有疾欲乞歸養得淑人手報無恙不果庚子四月忽聞訃哭不下食衝暑奔喪至嘉禾驛夢與淑人會寤而痛哭不輟衰衣有血痕自是邁弱疾既即次勉治喪役致體羸見骨明年五月疾更劇垂革之先三日屬其子儋曰吾父老在堂祿養未竟母在淺土未獲稟事吾罪深矣即不諱葬我必後母即葬必薄斂手足以自罰言訖旋正冠設椅危坐而卒年四十有九所著有歐齋集藏下冢嗚呼君為人質木莊厚似整菴廉恪剛果似毅軒雖峻直不能容人過然人有寸善輒揚不欺口職禁近擅文章于濟時謀猷常講論不倦此其志念遠矣竟未少見施設而死悲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諸

翰林院編修楊公實卿墓志銘 陳 講

嘉靖己未四月十有一日吾邑楊方洲太史以疾卒卜十月廿有二日葬先壙三溪之麓躬鄉進士方石台率其姪生員義臣奉席主政九峰狀屬銘墓道先一泉公之沒方洲屬予銘墓矣家世之詳具載志中一泉公娶杜氏以正德乙丑六月十有四日生方洲命名名實卿其字別號方洲生而神異四歲時迺祖三溪翁坐之膝上口授詩書即成誦就家塾為文作賦警句驚人鄉進士方山余公璋以理學文望汲引後進試方洲詫曰此奇童也欲塔之不得薦試于先達少保蘇山黃公喜曰邑後輩有人潼守梁公鼎較七邑童生手其卷曰此鳳雛也薦于督學浚川王公廷相立之坐隅難以經史答如響字其名曰本寔方洲曰此鄉先生余憲副諱也謁謝不敢公愕然曰孺子有此識哉遂補弟子員尚書盧公書菴為遂尹較其文曰吾關中康呂王馬不是過也書菴老于科舉口與說關鍵肯綮故方洲雖高才文不越程度每試如行雲流水清婉暢蔚不作險詞硬語以詭世觀者自飽奪目督學稱奇才如出一口張文定公以翰苑宿儒取棘太益書院責其遠到戊子秋試出京官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考舉第一人連朝陰晦至揭曉天晶日曠監臨侍御
戴司馬公金喜曰此文明兆也紀之詩明年會試中
春秋第一廷試以知人安民策士日未久援筆萬言
上覽之批云能守聖學以為本此乃知要之說置
一甲第三人 主上加意掄才親賜品題前此未有
也授官翰林院編修諸公素所許可者至是咸驗尋
聞太母夫人趙氏暨配劉氏訃至上疏奔歸西蜀大
饑人相食方洲請于一泉翁兩試坊值半給喪葬半
贖三族人噴噴稱焉明年一泉為繼娶王氏北上復
任 上重文臣補賜新刊大學衍義諸書無逸殿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音木
風亭成方洲以經筵展書官得進講章賜宴西苑河
南進白鵲文臣各獻頌獨方洲詩美不忘規 上優
答之壬辰與文選張君庭分校春秋乃誓曰吾儕為
國求賢惟其才勿徒多取人以蹈宿弊後方洲所選
中者不足乃以庭所選足之張子曠服先是吾外舅
元山文襄公督學貴陽王陽明公以部屬劾劉瑾謫
龍場驛文襄聘居文明書院相與講定性主靜之旨
有書札選往方洲幼覽之心解至是與同第羅念菴
洪先程松溪文德涓陽明弟子歐陽南楚德魏水洲
良弼薛中離侃結社講學雅契夙心一日夢以字紙

為棺殮明日語南楚曰異哉夢乎吾終以文字沒溺
乎南楚曰是在吾子由是翻然務力行不欲專文藝
懸陽明像于壁羹牆如見是歲彗星之變下詔求言
方洲曰吾人講學正欲為今日用豈徒口說耶上疏
曰臣聞天無心也人天地之心也人君之心民心之
所統會也天無心因人人心之向背以為順逆人心向
背係于君心之公私今日星變之故豈不從可推哉
極言公私喜怒之偏用人行政之失言過切直 上
不憚粘以納忠答之令明言用人行政之寔人謂須
婉詞請罪庶回 天怒方洲曰進言臣之心也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音木
聖明既許以言苟變初意不惟欺君且自欺其心也
遂上疏直言土木禱祀之繁痛斥其人卻元節太常
陳道瀛之詭繆冢宰汪鏐武定侯郭勛之欺罔疏入
下詔獄鏐抗辯指為故相楊廷和同族務置太辟學
士廖道南忌同邑元山席公官在其右令婢走其家
傳言指席學士主使且為創疏稿飛語紛紛理官益
嚴寃意在元山也方洲曰納忠者平生所為尚須人
主使耶屢加慘刑堅不可破理官無從寃詰奏上愈
怒以同官文德斯夕交游侍郎黃宗明有疏論救並
述詔獄出三臣對鞫以次辨析詞誼懇恒聖旨及左

右無不感泣會 天怒少解上其獄論二臣官有差
方洲戍瞿塘是獄初起舉朝人謂柄臣煽煽如焚方
洲少年書生何力能支必至狼狽誣指釀成大獄人
人危恐方洲屹立如山百端搖撼不得理官取獄詞
方洲忍死數百言不許不徇曲盡情理同事程舜敷
子仁聖奸臣終莫敢誰何癸巳就戍所楚憲臣爲闢
靜暉書院多士雲從倡明正學是秋卽奉詔致仕方
洲慮傷親之心時治具延一泉公素厚者列宴坐方
洲執爵行酒列歌舞恣笑謔以娛其親又親築色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百八

堂開內宴以招延諸親攜諸孫勸酌以爲常買近地
居三妹氏雖一飯未嘗不在側家身任之俾方石得
以專工所業與方洲諸門生均一陶冶方石完養益
粹守身如女子爲子所敬畏癸卯秋以春秋魁多士
方洲曰台吾親愛子也今可代吾以悅親矣津津喜
見眉宇二親先後沒痛毀幾殆殯葬寧過厚廬墓三
年長庚山有鵲巢穴犬相馴之異王氏沒乃起劉氏
于淺土合葬長庚山麓其他凋貧濟乏嫁娶孤兒寡
女不可殫述若買地改葬方山先生尤諸縉紳所頌
平生不飭崖岸雖鄉人亦由山然與處然而介毅

而容闊達而密禮法自將夏不扇不浴朋友書札倉
卒必親書家居二十年同年故人多在要地未嘗輕
致一書問況其他乎兩京及本省薦章無慮數十疏
皆以例格子私著論謂以方洲神敏機智當此四郊
多壘使推轂有人授之內外之柄以應八面之酬其
所自效要爲一代名臣不誣卒之賈誼不返前席不
通必有任其咎者于方洲何尤哉治西宅成與方石
異居緣楊氏之業多方洲所置一日檢契券擇腴田
以給方石方石曰弟得三溪祖田數畝足矣其餘兄
劬勞經營弟何忍以受方洲曰吾止一子汝多男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百九

皆以子祿之義臣得尤多也久之未決方洲慨然曰
汝以兄爲僞讓耶弟事吾有年猶不亮其心何哉方
石惴惴不敢出一語退而上書以鳴其心方洲就書
再答數百言以解其惑由衷悲惻可一字一涕也方
石不得已受其券託延親賓致致宴席酌酒簪花標
曰德及無窮恩同罔極方洲欣然就席極歡盡飲而
罷衍衍如也嗚呼世有兄弟就產連年健訟忍付同
氣爲溝中瘠者何限人心不死開楊氏之風可泚親
矣伯諸縉紳作真率會詩曰天地分明須此宴山川
豈得少吾徒可占襟度矣又純虎之問彼蒼諸作

可爭雄太白軋樂天矣凡有作必視予屬和子蓋曰
鍛旬鍊莫博其一句者所著多不留稿僅存猶及編
觀種野言庚辛集及詩文四十卷貯藏家笥歲當會
試方石以兄疾不欲舍去方洲曰汝行吾自息心勿
藥矣送之登舟共宿戀戀泣別一日顧予病榻子曰
昨日者談令器星命他日可出入將相方洲曰彼却
言子不利也子謂有子如是可償公平生缺陷世界
復他念乎殆諷之也不意言猶在耳所謂不利者遠
至此耶不諱前二日語篤友宋子中曰吾死矣夫所
以忍死者待台弟至也既而訪諸道路歸期尚未明
日整冠斂手而逝得年五十有五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翰林院編脩楊公實卿墓志銘

羅洪先

西蜀擅俊爽秀異之產故發解者多有聞於時方洲
楊君名實卿年二十有四舉四川鄉試第一明年試
大廷今上親擢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無何故
鄉大疫而祖三溪翁及妻劉相繼卒請告歸省明年
還朝充經筵官例得賜書黜風亭成進講章與賜宴
又例進白鵲詩多諷語壬辰會試為同考試官務在
得人不必已出戚服其度是秋尋見應詔極論用人
行政之道本於喜怒疏入上疑意有所指令具實

對衆謂宜伏辜引謝君氣故豪視人多不當已且鄙
引謝為巽軟直據所見覆奏語侵用事寵幸諸臣有
旨下詔獄問佐使安在刑訊垂死無一言他及主獄
計窮度同官程君文德與厚善將追拷之會兵部侍郎
黃君宗明上言論林遂俱見逮君懼連坐二人每
鞫必自誓力爭不屈上怒尋解獄成謫戍瞿塘歲
餘得釋旋予致仕君既負豪爽自及第至被謫未及
二年不得封懼二親無以歡過節序稱觴集客務極
所欲且治室廬列歌舞娛其耳目而士大夫不知者
顧以為誇君方及時縱志惟恐不足莫辨人言瑣瑣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

為何弟台故善事君君友愛特甚用君之學舉鄉試
魁而三妹適士人復懼二親將有離憂即市舍旁地
為屋三區別割產均給之俾得數奉朝夕後盡讓已
田宅膏美者於台曰汝子多於我非此不能立也而
三族待以舉火婚嫁者又甚眾養其妻劉之家如其
妹其他舉義周急歸死殯而全孤廢無問貴賤費出
不貲此在他人固皆甚難君遇之一語立就性耐勞
不憚遠役至忤已者即詬詈及門一無所省蓋其才
豁略脫灑意至輒行動無拘滯而又善於用情故能
周愛若此歲中薦達屢矣然未嘗一書與人間與者

俊結社賦詩笑謔睨若不知有人世至論天下事往
往剖截直易靡所顧忌其力誠若足以勝之所為詩
文稱其為人下筆如注有千里莫禦之勢絕不能組
織崖岸笑兀語所著有猶及編觀樵野言庚辛集及
諸稿四十卷嘗自謂得之沉思而出以率易舉是槩
平生宜亦略可睹也憶君早慧為先輩余君所奇補
諸生督學王公廷相賞其文比及第程君與予三人
故聯名君少予纔一歲是時 上親覽諸試策手賜
褒語一時公卿侈為稀事每相期必有以報 天子
而紹興良知之學初聞于予予亦數數言之獨君心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契時就薛君侃歐陽君德問所以一夕予已寢君扣
門就榻曰吾適有悟思決於君若不能終夕者其意
興勃勃類此相聚不四月而別當行戌僅聚數日而
程君坐前事竟外謫其後稍起至吏部侍郎罷去予
在朝之跡頗與君同別一十七年而君卒未幾程君
亦不起余幸存顧病衰無能少進即後死何益矣明
年台以訃來且索銘曰沒時意所屬也嗚呼君即不
言吾能嘿乎以君才力志學有不成乎至于今吾三
人夙所期者何似其尚可追否乎嗚呼忍不為銘以
志予悲楊氏本楚孝感人避元亂入蜀居遂寧幾傳

為思寧思寧生友德友德生萬全萬全生時景即三
溪翁翁生洪江娶杜氏是生君比沒葬長庚山君與
台嘗慮其側免喪而病作卒嘉靖己未距生弘治乙
丑壽五十有五配劉氏繼王氏皆先卒劉一女適某
側室蘇氏白氏蘇氏一子義臣燦諸生娶王氏參政
嘉賓女四女適某皆士人子一尚幼義臣將以某
月日葬君東坪之原而二配墓在長庚山右銘曰初
交以睽忽悼絕也道廣車馳孰摧折也志壯且衰今
古別也後死何期我心懷也積惠有遺文聲揭也考
履列辭石不可滅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王大史立道傳

王維楨

王大史者無錫人也名立道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為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枝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書李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懋中文即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參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譽之由此顯名楨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閣次則恒獨居後為嘆之已規曰子弟易子手即可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重刊

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懋中授編修楨亦為檢討懋中既為編修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為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陰而罔識闕而弗修如職何于是卜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刺取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捷也蓋自其為士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即宗黨造者莫得睹其面則耽嗜讀書其天性也後十二歲為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永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為質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為人靜定沉篤蔑世俗

靡靡之好既乃贖故邸復捷門著述如曩時不報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察其面霜白兩頰銷痛骨稜稜出又說之歸太史于是遂疏歸太史號堯衢頃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海之側羣樵人徜徉足終吾年吾普與雲霄冠珮絕矣疏上未報而太史卒即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岩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居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岩公為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嘿艱合然心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重刊

依忠厚得一善必揚之人遇則口悛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願死天道誠遠哉太史美髯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日者咸指為奇將穹致顯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篇誣邪龍湖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為慨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既會哭其邸櫬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為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太史之妹光三年卒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臥內見側案有劄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爲曰以白吾親令寬之勿繫戚病予也會入孝烈皇后薨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卽一日不死猶爲朝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所謂聞道者非邪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泯泯誠何以死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真

翰林院編修東塘公先生墓志銘 于慎行

太史公東塘先生以萬曆癸未南遷卒於滌陽館舍明年卜葬祖兆子彙請銘于生曰嗟乎予則忍銘太史異日東方人士闕於詞林之籍二十年矣乙丑而得沈司成先生戊辰而予濫竽辛未而得太史蓋三生偕計吏同也里人詡以爲盛乃其遊亦甚歡焉今司成太史皆已矣予何忍銘按狀東塘先生諱家臣字共甫其先蓋魯公爲公衍之後世居瑯琊至宋宣和中徙青之蒙陰家焉七世祖號宣德中爲廣宗丞號生評評有二子其一曰固始丞恕恕生勉仁仕至都御史其一曰忠忠生景仁封工部員外郎景仁生中憲公諱躋奎仕至廣西按察司副使中憲公生文林公諱一載仕至興濟知縣封翰林院編脩先生其元子也先生聰悟絕人垂髫受書中憲公親督課之日誦數千萬言長而從中憲公仕涉吳楚絕江漢而南至於百粵周覽山川間見日廣歸則補博士弟子諸齊魯間儒術咸謝不及也嘉靖辛酉舉山東省試第二隆慶辛未第進士高等以才選庶吉士讀書中秘每試輒右諸相公熟其志業咸器重之萬曆癸酉授翰林院編脩值上登極覃恩封文林郎公如先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真

官毋封孺人無何以母孺人憂歸丙子服闋簡充
典纂修官其明年丁丑分試南宮得備爲多奏進
世皇實錄以校閱勞賜白金文綺無何以文林公
憂歸時中憲公在堂年九十高矣曾玄五世聚食以
數百指先生爲冢孫仰奉大父俯聯羣從一如文林
公時無何承中憲公服三年闋而請闕以辛巳大察
當調授山西澤州判官以去先生在禁近不事與貴
疎於將迎及江陵公奪情吳中二太史上書先生善
二太史江陵公曰公生得無有疏二太史與出潞河
先生遣子彙送焉偵者報狀以是著睚眦不能解又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一 頁九
莫爲請遂及於適然先生不自失也既至上黨日坐
曹決事無少鞅鞅束帶謁大吏視諸佐史大吏咸不
自安使門下謝罷太史居半歲乃遷爲廣平府推官
讞獄務持大體不爲小苛癸未大計部使上羣吏治
行豫以所刺察請先生實狀先生曰某尚不知其人
何知長短竟不實狀御史按吏民以調刺麗文法多
所寬濫先生白御史罷之御史莫喻也已而詔書禁不
如先生指乃服其識故相既敗人情洶洶不自安先
生奏記河中公口今日之事去其太甚而已河中公
深許其言以爲明達國體頃之擢南京戶部主事先

生故少病然體頗豐盜不耐勞暑以六月南行至滄
陽道涓疽發背數日遂不起聞者悲之先生自上世
以來代有晉級及大父益顯文林公仕爲吏而先生
與仲父一揚相繼舉進士諸弟子斌斌多文雅滑青
之間慕公氏家世福澤以爲冠冕乃不謂先生留滯
也先生爲人坦夷闊落不爲城府與人多情誼尤好
延接寒士能周其緩急四方遊客爭誦慕之天性孝
友篤於內行文林公晚歲病風痺在牀先生從一僕
日侍左右寒暑不離仲弟家翰病先生與同臥起調
湯藥數年沒則以一子爲後子亡又一子繼之子又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頁九
亡乃已每臨第墓涕泗交順哀動左右才識敏練詩
於世故談事娓娓如懸河卽老吏長年無以難也博
及羣書於諸子百家無不涉獵至六書樂律天文醫
卜之術皆鈎其要指而不以自名其爲文辭歌詩風
骨備逸吐納羣言而不事模擬見世之工文者雕鏤
寸瑋妄意國能常薄而笑之蓋閱文物備儒也得
年五十一歲卒之幾年邑諸生請於部使俎豆學官
矣配李氏勅封孺人子二長彙次彙二子皆有文聲
而學使憲公品三齊名士數人以彙爲最云于生日
語有之力用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予嘗鄙樸其

言以為士貴自致耳何言遇乎以今觀公太史信焉
 予悲太史以彼其材令少俛仰時俗以中貴人長者
 何不可至而太史直薄不為倘所謂遇合天平人邪
 志稱齊俗舒緩閑達而好經術故仕者上自操持不
 上逢世太史之不究有以也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一

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翰林院三

檢討

宋琮

蘇伯厚

周翰

黃胤宗

陳繼

陳啟章

王九思

庶吉士

柴欽

湯沅

陳孟京

宋子冠

王鑑

龔東吳

典籍

孫貴

王恭



王

廖欽

王儼

黃約仲

黃壽生

翁瑛

易舒詒

梁祖儒

曾春齡

劉實

鄒智

曾與賢

陳孟潔

王

孫

王

孫

王

王

王

高林

吳蘭

符詔

滕用亨

文徵明

侍書

宋懌

殿閣書辦官

張電

朱奎

夏衡

林璋

任道遜

劉銳

馬紹榮

潘辰

蘇徵錄 卷之五十三目錄

姜立綱

周文通

孫墀

宣嗣宗

焦大史編輯國朝 錄卷之二十二

翰林院三

翰林院檢討宋琮傳

黃佐

宋琮字萬鍾吉安泰和人天資純恪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攻書以是學日充博為邑學弟子試必首列以周易魁鄉薦洪武丁丑中禮闈第一賜進士出身又在高等人以爲顯庸可俯拾矣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修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計奏試官學士劉三吾等徇私不公三月二十一日有旨覆考

蘇徵錄 卷之五十三

會試下第文字三吾及贊善王俊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郊編修劉諤皆寘于法琮以三吾

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衛其精驗如此琮自竄後益窮經博覽動無怨尤人以樂天知命高之永樂初經赦還家久之被薦起爲刑部檢校時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以琮充同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躡華要此賈禍之端也竟不宥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用事莫不重其恬退洪熙元年琮以秩滿擢國

子助教其訓迪以禮為主凡講誦有舉止傾敬者必呵責之諸生見者凜然畏服宣德八年秩又滿乃陞翰林檢討仍管助教事居四載引年致仕去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造先塋拜掃鄉黨宗族相過劇談竟日未嘗以耄疾辭其力行孝友如此琮自知死期人或以休咎叩之輒不應卒時年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十五

翰林檢討廖公欽墓銘 胡廣

聖天子御極之初卽詔求文學之臣以延論治道會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爰求舊臣咨遺逸以同纂修詔翰林儒臣各舉所知今學士解公縉紳退與廣言曰鄉之先達惟廖公幸無恙於是舉爲宜乃以公姓名言於上命禮曹驛召公暨至而實錄告成公辭歸召問拜翰林檢討乃永樂元年四月九日也公諱欽字敬先宋尚書工部剛之後遷于新淦之長派七世祖謙爲尉吉陽因家縣西之東溪父諱觀字觀民有學行公其冢嗣也自少強學明毛氏詩於易書春秋通其義鄉之先輩莫不器重之洪武三年國家設科取士公與弟敬存具薦于有司一不偶輒歸以事親講學爲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懷慶等府河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公以祿入助民爲費會稅務侵匿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行山公爲言曰民貧求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期不効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公公求侵匿人姓名及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公皆奔走而集惟

恐後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酒以相慰勞復獎公以詩公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罪乎曰然公曰何不許其自自首臣從公言民獲無事他郡械繫者不絕于道民曰微我公我其亦若此乎八年秩滿調蘇之吳江丞吳江素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河內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爲水所廢田不得耕勢家互相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始得白令官爲之修築責成之期甚迫同寮皆失色欲以他事避去公獨怡然自任卽詣隄所計其工費召民從事且喻之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 曼山館

曹當戮力成之母俾我公蒙害至期隄成人爲公賀公一笑未嘗以爲得秩滿旣去適河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誣公公亦不辯遂受謫役作于鳳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來爲公助役董役者曰廖某行何政而能使人若是乃加敬焉旣而釋歸杜門以教諸子鄉人無賴子搆詞以誣公兄弟公曰我豈能對獄吏語以辨曲直乎雖誣我當受也兄弟俱逮下獄公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爾得歸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公曰兄可以益弟弟不能掩兄乃相

蘇民野
百四

讓于訟庭公曰其咎在我非實不知觀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公竟謫戍富峪數年以老病還遠近交辟乃起爲袁州郡學弟子師嘗校文于廣蜀公入翰林人咸謂稱是惜未及見於施爲而沒也公處已廉於物無苟取與少有違理不肯姑安嘗經河內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給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競持酒肴相慰籍明日各持縑以遺公須臾哀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

狀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 曼山館

不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贖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過沽名以覲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類如此

翰林檢討蘇公伯厚墓誌銘 胡廣

永樂九年冬十一月二十二日翰林檢討蘇公伯厚卒公諱垚伯厚其字以子行姓蘇氏世居建安之瓊溪其先本姓雷公之曾大父諱文叔仕元為建寧路儒學教授為後於蘇遂家其姓祖子庸父明遠俱以行義為鄉師表母章氏明遠四子長即公自幼以聰敏聞性謹重不妄言動比長博通經史尤精毛氏詩於琴棋書畫曲藝小數咸精到然不以自衒人莫知其能惟刻意為文章援筆立就辭意超詣見者奇之自是聲譽日起公益自沈晦篤意事親講學絕跡不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二 大 吳山

至城府 國初有司以經明行修薦至 京師以親老辭歸闕館授徒誘掖學者多所造就洪武乙丑郡辟為訓導教授周斌勉公曰既仕不離鄉又得祿養親不宜辭公從之居學校十餘年啓迪作興之功尤多丁母憂去居喪哀毀形瘠杖而後起及期不得葬地怛鬱成疾其友憐之遺以葬地人稱為義丘云繼丁父艱毀瘠踰前喪服闋來朝授 晉府伴讀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尋陞翰林院侍書纂修 永樂大典為總裁明年附檢討常進講 文華殿敷說稱旨甚見禮遇兩與考禮部會試簡拔多佳士公耿介貞

才氣勇於為義方為訓導時學地舊為軍衛所侵公力復之文公先生祠在府廨內難於謁祭公倡率出貲葺祠於學宮倘歲時朔旦拜謁始便脩孔子廟及宸奎尊經二閣數月百廢具舉聞人有急周之惟恐或後嘗遇歲歉民艱食力請於官發廩賑之民得粟者咸望公門拜曰是活我父母也鄉鄰有爭競者懇懇以理論解已皆悔悟或有侵慢者略不與較人自慙服在翰林幾十年絕無私謁禮部尚書鄭公賜有師友之舊未嘗一至其門鄭公常請見必規以正言每加敬服其餘諸生或仕於朝或為守令者會次輒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七 吳山

加誨諭故出公之門者咸操守有能人有一善稱之不絕于口對同寮詞氣溫和罕失色於人居家有禮法服用儉約恒自號曰履素

翰林院檢討王偁傳

王偁者，福人也。字孟敏，其父翰，元季為湖州路總管。故西方人也。先為閩行省郎中，已而以湖州總管棄官。遂走閩，為黃冠，棲永泰山中十年矣。高皇帝聞翰賢，詔有司強起之。翰自刎死時，偁甫九歲。閩吳海者，翰執友也。義撫偁教之，洪武二十三年，偁以經義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例就祭酒授業，因而求鄒魯之遺風，與海內賢豪上下其說，居數年，遂疏乞歸。終養，翩翩然有冥鴻之思焉。文皇帝即位，有司薦起偁，既至都下，即自陳願處校職，以勵人才，不許。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漫山集

翰林院檢討周君翰墓誌銘

楊士奇

君子之仕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雖位卑不敢忽，况韓魏公登高科而滯筮庫，未嘗苟忽職事。徒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嘗時檢知其公輔器蓋賢者，事君無不皆然。今士之不樂檢束者，往往目動職為流俗，甚至詞垣翰苑，以文事為職，亦有放曠散逸，以自高者。士奇入翰林三十年，同官之能勤其職，余素所知者，周維翰其一焉。維翰初為典籍，天下古今載籍皆儲之淵閣，歲久卷帙散亂，簡編壞折，維翰殫其勞，勤寒暑不懈，理設修壞，益再歲完整，秩然同官。時惟陳壽克助，維翰他典籍不及也。近歲翰林奉詔脩兩朝實錄，維翰以檢討為纂修簡牘浩繁，攷閱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脞其筆，加倍同列而殫心窮力，無幾微偷怠，意書垂成，維翰病且困，猶日在念慮，既劇，猶問史成何如，言不及他事而卒。維翰諱翰，自少聰敏，嗜學，長益該博，能文章，永樂三年中，浙江鄉試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不就。會車駕臨太學，獻賦稱旨，尋詔禮部所選副榜士就廷覆試，擢翰居首，遂奉命進學翰林，預修永樂大典。是年除翰林典籍，授迪功佐郎，歷三考陞檢討，授

從仕郎

翰林院檢討黃約仲傳

黃約仲名守以字行少負才名永樂初開館徵天下名儒應詔至京 文皇試上林曉鶯天馬歌擢第一官翰林典籍預修 永樂大典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諸書書成進本院檢討學士曾祭胡儼更相引重珥筆西清扈蹕北伐俱有著述在翰苑二十年疏乞終養子謙舉鄉貢約仲精楷法其詩語意清婉得唐人門徑集藏於家

錄

卷之五十一

錄

卷之五十一

十一

漫

故翰林檢討黃君墓誌銘

楊榮

官德甲寅六月壬戌翰林檢討掌國子博士事黃君胤宗卒其子安將扶柩南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邑里某山之原乃奉狀借其門生建陽主簿唐誠來請銘予與胤宗同年相友善弗可辭胤宗諱某以字行浙之嘉興海鹽人世業儒父諱文傑洪武中爲秦王府教授母顧氏胤宗生而秀偉幼克嚮學聰敏出於天賦孝友本於自然伯父文俊爲鳳陽淮遠丞卒於官無嗣胤宗承父命爲之後躬往迎其柩歸葬服喪盡禮由是著名遂舉爲郡庠生歲庚辰以易經登進士第當得顯官固辭不就乃擢福建汀州府儒學教授丁內艱服闋改河南之彰德能以其道訓諸生諸生學成而仕者彬彬然嘗兩受聘校文關西甄拔精審士論歸之以績最陞北京國子博士講論有章課試有法得其開益者莫不敬服秩滿陞今職益克盡心以求報稱既歷三載例得授勅且封贈父母及妻恩命已行會胤宗卒可勝惜哉素性簡約罕與人接公退則閉門靜坐無求無營不徇不阿凡爲詩文下筆立就然不求甚工取適意而已蓋類其爲人焉生洪武辛亥三月戊申得年六十有四嗚呼胤宗不

慕顯榮而安於恬淡素位而行三十餘年清慎之操始終弗替蓋其所得於己者既多而造就於人者亦不少矣

翰林院檢討黃公壽先傳略

黃壽生字行中洪武己卯鄉試以親老侍養弗預階
計鄉人嘉其孝倡學淑人以綱常名教自任動必以
禮學者稱為東里先生親終值革除繳還公據復學
永樂四年充貢戊子應天府鄉試第一辛卯進士選
翰林庶吉士授檢討預修性理大全諸書九載將滿
分校禮闈得疾卒卒在京邸囊無一金棺衾皆同館
捐俸代辦其子嘉貞柩還葬

翰林院檢討黃公壽先傳略

翰林檢討致仕陳君繼墓誌銘 楊榮

吾友陳君嗣初諱繼號怡菴先世吳興長城人徙南
康之都昌再徙吳城父汝言 國初濟南經歷有政
績母吳氏廬江名族永樂初以貞節旌表汝言初未
有子吳夜夢白衣神人授之兒遂產嗣初實洪武庚
戌十一月丙戌也明年八月父卒母抱歸吳城躬紡
績以訓育之嗣初既長奮志於學受詩於鄉先生鄺
尚德秦師尹受易于俞立菴既而忡忡然若不足復
從半軒王止仲用是學日益博時家貧甚嗣初躬事
農圃以供祭養親時或讀書或援琴高歌因以耕樂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十一 吳川

實宣德九年五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

翰林檢討翁先生瑛墓誌銘 王直

先生諱瑛字 自幼聰敏喜學甫四歲大父教以古詩卽成誦不忘大父喜曰是必能光吾門先生時雖幼聞之益自喜益嚮意於書大父卒哭踊如成人十三受業郡庠日夜不懈未幾父坐事逮詣福州先生憂之請從教授不可先生懷不能已竟侍行維持調護得無恙而歸教授終謂其忤已坐以違學規黜之先生乃之京以其情訴於 上得復就學志益勵學益進爲文亦益有名丁酉以詩經薦丁鄉明年入太學六館之士讓其能洪熙乙巳以天下教官多缺

林徽錄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卷之二十一

十八

選諸生之有學者補之先生得仁化教諭仁化僻下邑學久廢先生以興起自任廟像廊廡講堂齋舍庖廩器用以次繕完日進諸生講學其中而以先生之諸生亦日就規矩厥績川著丁未隣家失火勢將及學舍時東北風急先生櫓額顧天俄風返火熄得不焚戊申遭外艱哀毀逾禮歸治葬於石廊山山多虎且陰雨洩旬人無所用力先生患之號泣禱于天明日雨止虎亦斂跡人以謂孝感所致壬子典教桐鄉桐鄉新置縣未有廟學先生度地鳩材始作之其經營規畫如仁化而弘麗加焉癸丑以內艱歸葬祭

一以禮而哀戚之情不異於前喪正統丙辰陞國子助教循循善誘得師之道甲子上視學謁先聖退坐彝倫堂祭酒司業各以經進講博士助教以下皆侍上喜加獎勵明日入謝各賜衣一襲錫宴于奉天門先生在其中雍容進退動中禮度人皆以為宜受此榮也四月陞翰林檢討仍掌助教事諸生素聞先生之教益以得卒業為幸先生亦樂教焉至是乃無疾而終太學師生莫不哀惜之

獻徵錄

宋卷之五十一

十九

吳山館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傳

大學志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舉鄉試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于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歸自臨川足跡不至官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獻徵錄卷之五十一 二十 吳山館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不則典籍與我猶為二矣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閩外者數年乃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獻章詩曰能饑誰藝稷胃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塵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人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糝糠俯仰天地門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能激餘芳持此木鑽柔

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
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
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
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
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
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為漫役役
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
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于胡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
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昶賀欽輩皆樂從
之游既歸白沙日杜門潛心大業四方來學者益衆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王守仁

赴試至部門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歸至南安知
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
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得問悟主也惜夫當時宰相
不悟以為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
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
不敢偽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弼唯唯
或勸之著書不答邁疾卒獻章德器渾成粹面盎背
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事母至孝嘗出外母有念輒
心動既歸果然篤友誼與人交無生死一于厚弔喪
祭墓不遠千里晚而涵養益熟脫落清灑超物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王守仁

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
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又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
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
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
非神藏而後發明其機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
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埋之融液
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
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
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
狀微錄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曼山館
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
之備矣吾嘗病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視其真
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
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
焉又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
太無內外無始終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
大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櫛柄入手
更有何事往古來今上下四方都一齊穿紐一齊收
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一信他本來何用
脚旁手攘舞雲三三兩兩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

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
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
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
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又曰為學須從靜中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林
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有邵康節始求之博
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
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復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
其立志甚專向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
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於風煙水月之
狀微錄 卷之二十二 二十四 曼山館
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名臣記
萬曆十三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陳子論文
恭 傳 道 錄

嗚呼生才實難而用才亦不易才而不用才無損其如天下國家何予觀漢陂王翁有三歎焉王氏河內人住高陵遂家不去今有墓在高陵者十二人元末關寧兵起有名繼祖者携妻子渡渭避匿終南山中入明徙居城內北街古籍安泰里迄今為鄂縣人而繼祖沒也猶返葬高陵清明祭掃歲以四人往焉寔為常規繼祖生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為大寧長清二縣知縣琰生鉉受高年爵鉉生儒由鄉舉歷任巴縣祥符縣南陽府三學教官儒娶

獻後錄 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 曼山館

劉氏生四子而翁則長子云諱九思字敬夫居近漢陂因以為號生而警敏眉目清秀顏色充和如神仙中人嘗自誇居官日為當朝人物第一流年十四五隨任讀書蜀中勤勵日猶不足夜以膏燈繼父乃雜多士試之每次可居前列恐驕其志又以為或私其子故抑末後以成其學已久乏科至是中者三人而翁亦可決科矣試日過宅更衣母必令童僕守之防其竊取舊文及出乃已父官滿携歸時年十九鄉士咸拱手推讓之矣已酉鄉試中選而東軒馬中錫稱之必作天下知名其叔父福至同試不第乃為之

整巾服講儀飾徘徊踴躍因其將赴宴始別去任丘鄺瑀子弟有中者經年羞與見面餘姚顧達因其弟遂子濂之中也憤憤不平望望而去雖求見懇切亦不之許是果何為者哉庚戌癸丑連不得第學雖有端緒而文未得官縶至內辰則文學成矣第進士考選庶吉士試題乃端陽賜扇詩翁有誰剪巴江天風吹落之句聞者以為必府首選何也以其似李西涯之作已而名出果然是時西涯當國倡為清新流麗之詩軟靡腐爛之文士林罔不宗習其體而翁亦隨例其中以是知名得授翰林院檢討及李崆峒康對

獻後錄 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曼山館

山相繼而起厭一時之弊相與講訂攷正文非秦漢不以入于目詩非漢魏不以出諸口而唐詩間亦倣效之唐文以下無取焉故其自敘曰崆峒為予改詩稿今尚在而文由對山改者尤多然亦不止于予雖何大復王浚川徐昌穀邊華永諸詞客亦二子有以成之人之稱之者則以為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瑣屑于言語之末議論似孟子與而能從容于抑揚之際至其因懷陳致寄景道情則又出入乎風雅騷選之間而振迅于開元天寶之上上夫雖傾心然不免有側目者矣劉晦菴雖不喜詩然猶愛才而李西涯

則直惡其異已蓄怒待時而發將及九年考滿例陞
二級值劉瑾攬權凡在翰林者除狀元不動餘悉改
調部屬歷練政務翁得吏部主事輟經筵而逆省署
彙文墨而理簿書居無何由員外陞任文選郎中時
侵奪吏部之權者不止一瑾雖文書房宦寺亦多請
托翁悉拒不聽別滯拔淹進賢退不肖惟憑公論行
之向爲真翰林今爲真吏部會瑾誅諸翰林俱復舊
西涯則以舊傲倡言旣官至正郎不必復可也言官
深惡王納誨乃并翁劾之堂上堂下一陝而三吏部
非瑾黨何以得此翁又有忌者唆言遂左遷壽州同
知至州佐理州政之餘與多士校舉業講古文而吏
治清文風盛矣其處同官有如同氣若光州守吳節
州判于彭姚謨皆敬翁如上官且修城修正陽鎮河
渠俱有贊畫功而州治西濱湖北濱泚水加以夏月
淫雨決旬水勢薄城城將壞而民將爲魚遂製一文
殺一羊一豕投之水中遂得雨止而水落亦奇事也
賓館之東有一園其北爲屋南向明爽可改作書齋
乃于多士中精選范慶等十五人日日誦說經傳上
下古今兼問閭閻疾苦因以資于治自庚午冬至此
僅一年不惟民安之士安之而君亦自安之也忽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二十七

吳山翁

致仕邸報一郡皆驚不知其由久而後有的傳乃雲
南地方間將復遣錢太監鎮守前此有王恕再來天
有眼錢寧不去地無皮之謠苦其虐政久矣遂給言
大霧連三朝不見天日以阻其來而朝議將使大臣
自陳大臣恐有去位者須屈意求免司禮監始得保
全宣言此不係大臣事乃劉瑾餘黨去之未盡夫以
雲南天變而罷壽州州同有何干涉況天變又未嘗
有耶會盜起不得歸父恐其動情也以書教之曰妻
非之讒詩人刺焉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古今所共
聞觀也君子求無愧于身心斯已矣而又何惑焉人
固有以一時之絀而成百世之名者其道固有然矣
翁得書欣喜拜受出示于人曰謝政事親吾心所願
但不忍舍州民及多士耳踰歲壬申相盜勢潛行達
故鄉值弟九峯亦以御史在告父見兩兒俱還也慰
甚不年餘父一疾長逝翁哭既考禮舉行葬事酌古
準今關中喪家莫不傳以爲法事母十五年備極孝
養稍宥過失踰躅不敢進猶夫童稚時也嘉靖丙戌
母亦逝矣翁雖年長執禮一如葬其父以官封其父
母爲徵任 太孺人鄉人以爲祭後以弟爲知府考
滿更加封中憲大夫及太恭人鄉人則又以爲難教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八

吳山翁

其兩弟一舉人一進士進士歷知府陞副使而他姓之成就者尤多家無厚積隨地利所入即分給窮乏邑人賴以舉火者不可枚舉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而他非所及也儀度則風流蘊藉雅致安閑禮節不拘而笑談有韻坐如止水之無波行若輕雲之出岫詩文蒼古而詞曲則新奇不止守元人之家法自罷壽後始然而前此尚不爲此體也其能歌如對山而彈則稍次耳和予小令百首遠近傳誦其他和者不下數十人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九 吳山樵

未有能上之者屢薦不起嘉靖初年將徵之纂修實錄而同罷吏部者摘取遊春記中所具人姓名毀于當路李林甫固是指李西涯而楊國忠得非楊石齋賈婆娑得非賈南塢耶坐此竟已之翁聞之乃作小詞自嘲殊無尤人之意生才之難或數科一人或數省一人必得間氣而後出焉乃爲臺閣忌嫉小人傾陷有志不獲展布母非命運使然乎予嘗餉軍西夏路出乾州偶遇康對山坐談即許以國士當夜作一正官長套詞贈之傳播長安以及鄠縣而張太微胡蒙溪又交口稱譽以爲自來會晤過客無如予者康

又相約事竣遊武功以及鄠杜見漢陂翁翁聞之朝暮北望意料或不來矣忽一日造其門驚訝以爲從天降也握手慶幸有如舊交談倦則各出所作互相評定半夜而寐或徹夜不寐者凡五六夜而賡和之作亦有一小冊將速相愛諸公同遊南山以西如嵯峨九嶷紫閣諸峯仙遊重雲普緣諸寺遍歷說經臺化羊宮紫雲樓使一方名勝畢受吾杖屨而各表以詩篇予辭以病體不勝也再一日灑淚相別在長安與對山衆士夫盤桓二十餘日至河南而病作矣翁遠聞之同對山遣僕相視扶病抵家久而後愈愈即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七九 吳山樵

有書寬二翁之心予初碌碌賴二翁稱揚有名鄙作亦賴之得進雖爲之作傳如拙工豈能彷彿天仙之形容哉翁後喪明而求文者日踵其門祇憑腹稿口占而善書者不能給其爲予作寶劔記後敘年已八十二矣而文思尚如湧泉乃于辛亥某月日病卒八十二歲至是又加二矣壽非不高觀其雄文宜不止此葬即某年某月日九老菴祖塋之側妻趙氏繼張氏俱封贈孺人子二長瀛由舉人歷順天府通判卒于官次涓女一適對山子栗孫二良木山水所著有漢陂集沃陂續集王氏族譜鄠縣志遊春記碧山

樂府碧山續稿新稿此其已刻行者而未刻者尚多也

秋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史山館

翰林院檢討王菴梁公紹儒墓誌銘

于慎行

梁氏其先關中人也唐末諱惟忠者為天平節度判官因止東平家焉至宋顯固父子相繼狀元及第適為宰相其他咸至大官 國朝有諱安者為廣平知府知府生覲以監察御史出為陝西按察副使副使生毅以正德辛未進士為吏部考功主事任至德王長史元配孔氏衍聖公弘緒女也長史有九丈夫子孔出者六焉而公為仲公自兒時天資穎慧銳志文史其為舉子業皆取裁古文選詞華高儁諸為舉子業者咸遜弗若也舉嘉靖丁酉省試第辛丑進士選為庶吉士名益大起尋授翰林院檢討公貌故偉麗白晢重願眉目如刻畫嘗奉使魯藩宗室吏民聚觀如堵相顧噴噴 九廟告成覃恩近臣長史公進階奉政大夫毋孔封大宜人明年同修大明會典又召入禁中教習小內使書庚戌會試為同考官所取士唐公汝楫上擢為第一其時公為檢討且九年九年者法擢二等凌貴顯矣而言者以他事中公有詔補外公適仰天歎曰已乎十年名第不遂當漁獵澤中長與世絕安能折腰束帶俯仰長吏前使制其文墨

秋徵錄

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史山館

乎則爲書謝上曰臣有母老矣今臣不幸計口語不願補吏願以故官休矣 上憐而許之公天性最孝自其爲諸生時居長史之喪哀毀踰禮至是奉太宜人家居供養甚設侍疾衣不解帶爲里人所稱梁氏故以閭第豪郡中羣從子弟皆任俠文雅車服雍容甚都公建家廟四時蒸嘗中以約束子弟皆遵其教又買田一區爲宗戚葬地人又以此多公公既阨于仕進邑邑無聊迺杜門不出多買千金佳麗鳴琴鼓篴飲醇歌樂爲驪酒後耳熱嘯曰嗟乎人生如隙駒貴行樂耳彼驅馳長安陌上卽丹朱其較何爲嗟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

曼山館

其志悲矣公既洽覽羣籍雅思自見於世上下今古多所考著故善歧黃言註上古醫經風角等書又嘗爲東平郡志及諸詩文甚富皆藏於家爲人廓達不拘豪宕有氣與人一見出肺腑不爲藩岸其天性旬度如是以善攝生故年五六十顏如童子見者謂卽百歲不尙也乃一夕奄忽而逝惜哉得年六十有五

翰林柴欽傳

劉球

柴廣敬諱欽會稽餘姚人祖用中父伯玉皆早世母陶氏踵其姑跡力守節以不隕柴氏家聲廣敬九歲孤然得所仰給以就師問業不墮志於他技雜巧者母之力也年十二三時爲詩文往往有長成人調度鄉前進器重之皆謂伯玉有子柴氏將復振矣尋入邑學爲弟子員學友見其端重無戲態與辨疑義又能言人所未言皆自喜以爲交得人永樂癸未捧鄉書明年上春官第進士時 太宗文皇帝初御極拳拳於作典儒術文士選進士中穎異之尤者二十八人象天之列宿使爲庶吉士翰林欲其盡讀天下書必如古聞人之能以文名當世廣敬在列益感激奮勵務進其學窮日夜而書不絕聲累積之厚故施諸文也質而華汪洋而沉着不蹈襲陳腐而駸駸欲追古人轍跡尤善爲賦每出一篇輒玩味人口會朝廷纂修大典徵天下遺書備採摭廣敬進言其師國學典簿趙撝謙訂聲音文字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卽其家取之既至京師與纂修職分修禮樂音韻書日進退館閣勞心思於考索編著縉紳皆閱其勤蓋其平生刻苦清勵出於天性然也卒以劬悴致疾歿

時年二十六京師士大夫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惜

卷之二十二

李士

李士

翰林庶吉士曾君與賢志銘 楊士奇

吾友曾君與賢自吾布衣時與之好後同在翰林五年往還意益厚其沒三十年矣墓未有銘其子誦踵門拜曰先子之銘文企佇久矣迺按誦所述世家序而銘之序曰公之先居金陵唐末稱朴者生三子其季延構當五代之亂來徙泰和其後子孫之盛累累有科名十四世至加驥登宋淳祐十年第累官寶慶府通判兵亂疾節煥敷文閣待制諡忠愍生昌端昌端生以立以立生述皆儒業教授里中子述娶劉生二子長與咄次與賢也與賢自幼淳厚端謹從學

李士

卷之二十二

李士

蕭尚仁先生父子之門治書經邑大夫簡充學弟子員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寅出西歸恭勤職務時四方博聞宿學多在咸重與賢而期其遠且大也書未進以疾卒於官戊子歲三月十五日云享年四十有一京師薦紳大夫咸悼惜之與賢儀觀豐偉面潔白如玉氣宇溫裕其夷家居篤孝友之行初雖出為贅壻飲食衣服所以佐其凡奉養皆備已而還侍下朝夕益盡愛敬及仕得祿一味之甘必先奉親然後及已兄弟相親愛不問如一體處朋友以誠有急必赴同學湯如川既仕同年

同鄉且居同舍有無共之無彼此之異如川病極力
扶持調護及卒與其弟協力經營歸其喪及其孀而
悲傷憂鬱久不衰隣有數犯之不校與賢有愷悌慈
惠之德使之爲政必有以及人惜乎未用也

歐陽修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翰林院庶吉士湯如川流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四年三月庚戌翰林院庶吉士湯流如川歿於
京師其友曾與賢爲治喪斂已士奇將述其生平爲
墓中之銘以授其弟如墳使歸葬焉屬隣舍夜災延
燬如川舍及棺如墳拾其遺骨而歸嗚呼如川何以
得此哉其生平所爲宜備諸福乃四十以卒而又遭
身後之災造物者於如川何如也世之不爲如川者
或至於期頤卽不至亦不見其身後如此造物者之
意何如哉如川世家泰和之甘溪曾祖某祖某父均
義母李氏如川溫雅易直事父母及撫諸弟皆能悅
其意處朋友必引之於道臨事務當大體永樂終未
以詩經領鄉薦明年登第賜進士出身近臣聞其材
行請於上望以爲給事中會上作新儒術以風
厲天下乃擇進士英俊者得二十八人盡出秘書俾
進學於文淵閣期之於古人如川在焉如川懼無以
稱上意蚤夜勉勉不息而學益進明年季弟如箴來
省得疾卒如川哭之數日亦得疾以卒朝之士君子
知如川者相與嗟歎嗚呼如川者豈可復得哉其仁
可以傳物其公可以持法執守可以勵俗通練可

以集事可謂才德兼有者矣余生先如川一年交之
既厚而最深也來京師相聚甫再歲方資之為輔豈
謂一旦遽失吾益友哉

蘇復錄

卷之十一

九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墓誌銘 楊士奇

孟潔陳氏諱廉以字行其先避五代之亂錄金陵徙
秦和詩書科第連續之盛甲他族孟潔幼時穎敏過
人讀書日千餘言通其大義十二治詩經下筆為文
章然有聲譽於先生長者其事親能適其心未嘗
得一錢以入私室又孔碩公從子孟省有怨家欲報
孟省孟省已卒則構誣詞嫁禍孔碩公孟潔憤曰無
父焉用我為伏誦 關下孔碩公得白不陷於誣孔
碩公沒撫育弟妹甚厚宗戚故舊有急趨赴之恒恐
不及平生為人排難解紛不可數計而不為勞磊落
蘇復錄 卷之十一 四
豁達喜交際四方賢士大夫過泰和者必造其廬傾
倒而後去永樂乙酉以國子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
中會試禮部擢第二甲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與修永
樂大典為校正官性嗜酒雖紛冗不廢嘗曰王猷愛
竹豈此我哉竟坐是致疾疾革壺觴猶在狀榻間辛
年四十有五

陳孟京墓誌銘

歲吉士

楊士奇

孟京諱昌姓陳氏以字行登永樂四年進士第授翰林庶吉士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卒於官陳故泰和簪纓家五代有諱暉者始有金陵來徙至孟京凡若干世自宋建炎中有諱千齡者始登進士第至孟京凡十有四人其他選鄉貢舉明經才行不可勝數裁郡縣志與其家乘甚悉孟京少孤貧苦嗜學且慕自任負以養其祖與其母手一卷未嘗釋也遇明儒碩師無不挾所業往請益弱冠稍出教授愈自刻勵口誦手錄寤晝夜不廢一時朋儕強記多識者不能及也永

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吳山館

樂元年中江西鄉試四年會試禮部中前列廷試在第二甲初族兄士啟永樂二年試中第二甲賜進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至是孟京與從兄孟潔皆賜進士出身皆授此官陳氏兄弟之盛人以爲榮時朝廷廣召文學之士纂修永樂大典孟京與編校晨入晚出未嘗以私廢其博達明審老師宿儒多讓之性孝友家素貧幸仕得祿而薄甘旨未嘗充其母甚樂也愛其弟恒約已以裕之卒之時家徒四壁顧其妻曰歿生常道勿戚戚身後事其在諸兄汝惟善視兩兒不可令斷絕讀書種子耳不一言及他事嗚呼此

亦可以觀其志矣卒時年三十有六曾祖圭一妣倪氏祖以靜妣曾氏考孔武母蕭氏娶劉子男二中九歲玄十七歲女一既卒士啟孟潔爲治棺殮買舟還其喪與其妻子先宜人以靜先生之子余其外兄故爲述平生大槩爲墓銘使歸葬焉銘曰力學植身屢空弗知始達而暢曾不幾時嗟呼孟京遽止於斯行邁崎嶇而難平夷嗟呼孟京匪命之罹

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吳山館

翰林庶吉士曾君春齡墓誌

梁潛

於乎士大夫世家之後能統承先業以致顯榮昌大以耀乎世者幾人也而吾友春齡抱豐厚穎敏之資壯年取科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行有以致其顯榮昌大矣而仕不酬其志材不施諸用遽焉殞謝其為痛何如也先是有湯君如川者亦良友也吾哭之痛既一月春齡又卒惟二人出自鄉校皆有賢行其死也皆不得年又皆有父母有子方提孩湯君歿未幾其居火并及其柩春齡幸一僮奴扶其櫬還家聞者莫不悲痛此二人者予方欲為文以悼其不幸而春齡

獻後錄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三

之弟來京師哭其兄乃狀其行以求銘於乎吾尚忍銘春齡也哉春齡姓曾氏其先世有諱延慶者仕唐為光州團練使由金陵徙泰和自是為泰和人宋熙寧中有兄弟同登第者曰安強安止安強為御史甚有聲自安強數世至傳道元天曆間兩以易中鄉試其弟耕道亦以易舉為瑞金儒學教諭畊道生九韶先生國朝初為沔陽黃蓬湖官子伯高皆博學篤行伯高即春齡尊人也九韶先生既謝事歸教授于鄉春齡兄弟皆受經孝友循循然鄉之子弟鮮有過之者先生沒幾載是為永樂乙酉二人遂同舉于鄉人

莫不謂曾氏兄弟紹迹其祖無忝也及當上春官時鶴齡以疾留于家春齡登永樂四年進士既入禁林同預修書朝夕往還方期相與于永久也曾未數月遽膺疾而至此享年纔三十有三於乎彼澆濁而儼詭者其天過也固宜曾謂此淳龐而碩茂者乃亦然耶然春齡沒數月 皇上命勒進士碑于太學門外春齡預有名焉夫碑所以垂久也况進士有碑人皆欲指觀其姓名問其鄉邑以知其賢與否則春齡雖沒預有榮耀不歿矣彼修短之數繫乎造化者一時之得失又何足深較哉雖其二親能有子如此皆可不憾矣

獻後錄

卷之二十七

四十四

翰林庶吉士宋子魁墓誌銘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翰林庶吉士宋子魁卒於北京年三十有六其素所交游皆嗟傷悼惜之不已其始病也余與錢檢討習禮往問之醫者從傍制藥語余曰卽三日或五日瘥矣豈謂更數日竟以不起子魁爲人溫然與人交能輔之善卒有緩急可望而所爲悼惜之者明於世務達於理道有慈厚愛物之意蓋可用而未竟也今已矣於是其從兄吏部主事子環既殯之下明門之外遂出翰林編修尹鳳岐所狀事行泣謂今日吾弟不幸不得少見於時其東

使無聞於後乎願得一言他日歸葬於鄉也納之墓

中

中按狀宋之先自廣平徙新淦後徙吉水至榮甫文徙廬陵榮甫生長卿長卿生彬之其曾祖也祖成章復居吉水父若宗母張氏子魁諱魁生而秀稟異常兒稍長穎敏好學讀書或忘寢食日益有造詣選補縣學生下筆爲經義論策羣輩多讓之永樂九年中西江西鄉試十三年陳循榜登第爲行在翰林庶吉士太學益進預修性理大全等書書成受賜賚明年扈從還南京十九年春奉詔送秘閣書籍至北京無幾得病未病往謁祭酒胡公座客有察人氣色以

決休咎者特戚焉於子魁未旬決而卒數日凡爲庶吉士者悉送吏部授官而子魁不及見矣子魁卒時父母老妻子皆不在側病而扶持之敬而殯葬之其子環也

獻徵錄

之二十二

書

庶吉士劉公實傳

劉定之

君諱實字嘉秀姓劉氏吉郡屬邑安成人安成在漢屬長沙國景帝子定王發國長沙分封其子禮侯安成傳三世失侯自是以後史無所徵然至今安成劉往往祖侯其家譜亦屢絕不屬猶云爾者承其先祖父所云也君居安成東竹江祖尚賢與須溪劉會孟為友有詩相唱和會孟元初中老儒也父伯武國朝初用薦起家後以君故贈順天府治中母贈宜人高氏君弱冠為邑庠生從故翰林周學士功敘學書經用以舉進士時宣宗皇帝方隆儒術合前科丁未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七

言得免復南京鄉闈較入給帷幕余禱遂以為常然也君却還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生鷺不受女而去之君縱之門外景泰中召修宋元史於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吝承前遜見所修不合已意笑聲徹闕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稿示君書未成君以官滿擢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面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屨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歛望君至存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九齡太僕嶺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列左右郡僚庭參畢趨出獨留君詰以慢已共苛辱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入為君謝過以身翼被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驛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為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書兼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救欲為國家愛養所部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而以病卒治喪于其所授業同邑士

獻徵錄 卷之十一

四七

翰林張檢討振烈寓舍學子于心在焉長子敷仕爲武昌訓導君卒年六十有六贊曰子聞安成大夫士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隲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謂慕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塵甑者何相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已可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欲與已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爲幸已多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九

翰林庶吉士王鑑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元年三月 上臨軒策士士奇與今少保江陵楊公皆讀卷官 上親擢周旋等三名第一甲第四名王鑑第二甲之首既退楊公爲余言鑑所對策其篇末之獻磊落精切識高而義正才廣而詞暢將來有爲之士也余漢然之旋三人既受官有 旨命大臣選進士如永樂甲中故事進學于翰林得十有四人而鑑居首悉以爲庶吉士鑑等仰體德意咸克自奮時重風憲之選命廷臣舉監察御史楊公與余意在鑑屬有令不得舉初仕者然吾兩人所期望鑑遠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五十一

且大非止御史也一旦余聞其病亟屬所厚者爲求醫藥不數日竟卒爲之傷悼不已又屬所厚者爲董治喪斂且許銘其葬於是其友給事中劉益述家世事行來趣銘王氏吉水金塘里故家世修仁厚曾祖所安祖子完父嘉靖襲尚詩禮不慕仕進母某氏鑑字欽正自少端正秀穎篤孝友之行而嗜問學不煩督勵朝夕自進其功宣德壬子以書經選江西鄉貢第一明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宣廟意有遺才在副榜命廷臣卽文淵閣覆試之得二十有四人賜冠帶給校官祿令進學國子監而鑑預焉後三年

鑑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為庶吉士為人簡靜端潔溫恭坦夷論事悉中理所蹈必由於義其中泊然居京師數年木嘗一濡足勢要之門公退閉戶閱書以求古入之心間為詩文自適所與往還皆詩書行義之上其將易簣也獨以親老不獲終養自勵益考其志與行宜祿宜壽宜顯用豈謂遽止於斯乎故其卒也眾皆悼惜之卒年三十有六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吳山館

庶吉士鄒公智別傳

鄒智字汝愚曰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菴中貧無繼畧之給別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為庶吉士弘治戊申有星變之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已酉言事者誣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吳山館

州劉槃御史湯鼎妄言朝政嫉智 并疏其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犬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是年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視事甫兩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驪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為人多從之遊者與白

樂疾不刊

無曲

上疏

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邑民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智遊息辛亥十月卒於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夏暨廷舉資之還柩于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事慷慨無阿比之習 孝宗卽位之初常朝用御史一人侍班糾儀湯鶴曾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過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辛未

機會也及王恕徵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皆莫能用識者憾之其於經守義大率類此

庶吉士晁東吳傳

晁東吳字叔泰翰林檢討璉次子也幼負奇質弱冠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操觚翰雅道秦漢語恥與俗軌軒輊尤善澗古書法每自心得偶臨作趙松雪書以散置散卷中明者莫能辨也在館中相劇切必曰強學慎行宰相以下折節與交比之黃叔度云成以爲卿輔不足爲而得年二十三耳當甲寅上書移疾歸遂以其年冬困篤檢討君大慟哭曰兒至性孝友不妄言笑卓然有當世志嘗視時事非是爲之憤慍不食者竟日尋其端萌知其末緒斯非純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辛未

碩而可以詣遠者耶手錄其遺文總四卷墨蹟一卷名之曰識痛錄嗟乎吳以天年早終使大業不究然宗族稱孝鄉黨歸仁斯其大節可觀士有闡然之德見述於世者豈在行事哉

典籍孫黃傳

順德縣志

孫黃者平步人也字仲衍性敏警表儀秀偉於書無所不窺詩文多不屬草援筆而就初若不經思而雄渾深致駸駸乎魏晉矣少負節槩不妄交農夫販婦望而目之曰孫先生云元季避亂山澤間東莞何真

保有南海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至黃為真作書請降永忠不戮一人而南海晏然黃之力也永忠尋徵黃典郡庠三年庚戌始詔天下設科取士黃

舉于鄉授工部織染局使主簿虹縣時經兵燹室十九空勞來安輯一載典籍翰林學士宋濂樂韶鳳承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吳山館

旨詹同甚重之日侍上奏對便給容觀飄灑濂輩

皆自以為莫及也八年同修洪武正韻九年以奉常之節監祀于四川居翰林三載力求補外主簿平原無何逮繫輸左校築牆望都門謳吟為粵聲督工者

以聞召至陳詩語忠愛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十五年召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都帥梅思祖節鎮三韓素聞黃迎居家塾是年竟罹黨禍長

歌就刑天下冤之門人黎貞時亦在戍收其骸葬于安山黃所著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菴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濂所序也黃

沒諸書散逸惟黎貞所編詩文行于世李承箕口嗚呼死生榮辱當得不得不得則得之自古及今豈少也黃死何惜哉傳者論黃究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黃書散逸無可考意其風采似彌衡而器量或過之與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吳山館

翰林院典籍聶器之傳

黃佐

聶鉉字器之江西清江人洪武庚戌舉於鄉辛亥二月壬申會試中式是時車駕將幸臨濠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鉉在三甲即日謝恩趨東宮聽注寫職名為九耦進而分拈之鉉得廣宗縣縣丞到官問父老曰民之疾苦何者為劇對曰適歲旱蝗食之役繁此為劇鉉嘆曰民病而不

上聞非所以事君也即奏之於朝上遣使視災傷

悉蠲其稅民大悅秩滿入覲上洪武聖德詩南京

賦授翰林院待制以老疾辭不許改國子助教時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五七 雙山館

臣子弟多在班列鉉雍容誘導使就繩檢尋遷翰林

典籍十三年四月以老疾賜歸十八年召考會試得

國學知名之士甚眾上大悅將復用之鉉固辭召

問所欲以年齡益高求便地乃授廬陵縣學教諭終

其身有文集行世

翰林院典籍王恭傳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也環閩皆山而恭家故貧則為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為詩援筆纒纒千言立就文皇帝四年有司以儒士薦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老矣勅修永樂大典同郡王偁為翰林院檢討同纂修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

誚我為矣居三年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

頃之投牒歸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

曰鳳臺清蒲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五八 雙山館

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強之而起朝陽鳳鳴此足

以標恭

華亭逸人墓誌銘

羅玘

翁初用薦起官序班先余在館者八年已褒然老成能導余陞降陞所別識掖閣觀名額指目班行誰某隆殺疏數其所宜施余德之間以為言輒感頰口吾先南城也且今相距幾何而乃自為異邪居既久備見大老皆耆年勅勅諸藩國 冊制外大蠻夷詔命將帥行師 璽書除拜封章代言檢就則以下之看詳彭文憲公每呼曰吳序班以為何如對曰得則公曰以是頒出或覆視之曰吳序班手書乎欣欣領之而已修 文華大訓宋元資治通鑑公必引以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九 曼山館

自助及修 憲宗實錄丘文莊公喜得之日引之與語如彭公錄成遷翰林院典籍喜謂玘曰天順初嘗有官此者舞其柄以窘府部幕司至不能一朝居府部羣公出怨言愆是顧用頽墜者至今若尸寄然事遂弛今吾酌厥中存體要耳既而幕司果羣聚驚語慮罹當譴咸以為憂居數月覺無苦又咸以為喜

文淵閣藏書數萬卷標目亦數帙或問之矢口縷縷如注先是館寮一人假考訂私丐史冊擬竄易其先世之穢未成覺之報甚銜之次骨則設譎間於炎者日與籍局論在其手恣取已好入其室左右希合左

驗之乃乘在告諷吏部貶為義烏主簿而丐史者遂栩栩快其志鉞泣曰不知也玘又曰弘治初致 郊齋羣屬咸集院余二人入夜語於奧時張宮保言事忤仇黜南部語次及而寬之不虞張仇逼置偵偵自仇仇怒適起大獄意置二人余幸脫而而翁亦乃困至是今已矣悲哉逸人名孜字景賢工六書古近體詩天下人能知之其所自立亦可曰天下人知之乎其身則仕而其性則逸也否則惡止於是哉而亦惡取斯困哉古士有易名如曰逸人庶幾來世有考

銘曰 吾惡乎悲逸人乎人之大賢與誰不已與而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六十 曼山館

誰賜為之所人之不賢與賢乎賢自取而誰非已忤其命也與噫夫如是而能不失其故吾又奚悲之而銘其墓

永樂二十有一年二月三日翰林與修漫士高先生廷禮卒于南京之官年七十有四先生博學又尤雄於詩經談笑不盡而精思力莫莫及登詩始漢魏作者至唐號為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于學識而不知田悟以來自襄城楊士弘始編唐音正始遺響然知之者尚鮮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玄周玄繼之以聞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頤頤齊名至今閩中推詩人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黃終于校官周顯行曹員外郎先生與皆山並以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六十一

詩遇 今上初二人自布衣召入翰林皆山即除典籍卒先生為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平生賦咏流傳海內有稿曰嘯臺集曰水天清氣集母慮千餘篇其選詩品彙拾遺正聲三種凡百餘卷議者服其精博能書工畫時稱三絕書得漢隸筆法畫原于米南宮父子出入商高間方壺子畫妙貞一初識先生稱賞不真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苑二十年四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餼歲常優于祿入神瑩氣融襟懷尚簡善飲酒喜談諧與人無賢愚新故益然如一無病境得風眩疾歲輒發無甚苦一日與故人飲極

權夜分乃寐且忽眩作弗能言卒考諱駒清才不羈早世謚皎白居士妣陳氏宋樞密使洽之孫先生事母孝謹年五十七方貴未幾而母歿娶陳氏生三子曰熊曰熟曰然先生諱棟字彥恢仕名廷禮漫士其號也實宋尚書張鎮之後曾祖麟以出蒞高氏祀復無子取猶子隆為後遂從高姓是為先生之祖也

翰林院待詔滕公用亨傳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後避諱更名長淵人尚書
德懋從子少從德懋遊學四方頗多見問學辯博
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其篆隸之妙高山近世永
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 召見面試篆書用亨
作麟鳳龜龍四大字以獻又獻禎符三詩稱 旨授
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時篆隸書稱
用亨及長樂陳發然筆意清古不及用亨也用亨尤
善鑿古器物書畫嘗侍 上閱畫卷眾目為趙千里
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
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王侔名

典籍吳蘭傳

吳蘭字欽佩霍山人嘉靖戊戌進士授濠州府
公風韻古雅脫屣塵凡不喜對簿書為俗吏謝令改
州教授談道為樂有春風沂水之況擢國子監丞
進禮部主事以盛名取直心閣兼翰林典籍內艱歸
篤孝秉禮服闋游泳潛臺勝境陟南嶽孤峯俯視煙
海不復有宦況矣或勸之出遂焚棄官符性真率鄉
人愛之即蓬華下室亦可招延居第蕭然為文沖淡
流宅有陶謝風援筆立成麗翰尤道勁有法卒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本四

余讀太史公敘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乎
 哉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然至於傳田叔司馬相如抑
 何其詳疊厭志也范詹事為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
 苑稱有尚矣夫余自燦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
 今夫文先生者即無論田峻頗孺裔夷至文先生噴
 噴不離口然要間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
 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
 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掩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
 然文先生能獨廢藝哉造物柄者不以星辰之貴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六十五 曼山解

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兼所重也
 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
 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為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
 都元帥佩金虎符填武昌次子定聰為散騎舍人定
 聰次子惠為吳贊遂為吳人惠子洪為涑水教諭教
 諭子溫州守林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外推八九歲
 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
 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
 千言嘗從溫州公宦於滁以文贊莊景郎中莊公讀
 而奇之為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

學

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為邑諸生文日
 益進年十六而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
 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察合數子
 金為溫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
 以生汗逝者其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先生為能
 子以修故卻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
 乃益自奮勵下帷讀恒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
 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
 自愧歎以為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
 禎卿日來遊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詩奕奕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六十六 曼山解

建安風其人咸跡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
 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尚日懽然無間
 也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
 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
 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
 生伴為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
 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如俞公顧曰通此渠
 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
 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
 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

如草
滿朝

以
長待

庶人者浮為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為使者及門不
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
謂王今天下長者朱耶庶虛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
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身方
是尚書李公充嗣撫吳中為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
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試而賢之特為請超授
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慎黃先生佐吏部薛君慧名
能博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幸大司寇林公
俊尤重之間日輒為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
先生為待詔可二年修 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餼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六十八

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
不報又一年當滿考先生適遯弗肯往再上疏乞歸
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
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
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
先生毅然曰先君子素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
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
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詩甚愧見生幸寬我
至足揚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全
二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請畱先生為翰林重朝論

避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遊
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交皆獨書生故人子屬為
姻黨而窮者雖強之竟曰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
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
赫蹠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
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
金寶餉他珍貨直數百鎰贊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生慕先生耳盍為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
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
拜以不得見先生為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六十八

則為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
遍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儷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
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為詩傳情而發
娟秀如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
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
蘇章海嶽抵掌睨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
八分入鍾太博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
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
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言而陸儀部師
道歸自儀部委質為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毅

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
 亦名能精其業侍時過從談摧批作品水石記者舊
 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
 載酒駘侯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為快雖孺子亦
 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
 豈亦文某耶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
 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
 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為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
 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
 名久幾以為異代人而惟其在謂為仙且不死已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
 為御史嚴杰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儻然若蛻者諸
 生奔訃上其事臺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
 若干卷有 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為國子博
 士嘉為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 王世
 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
 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
 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
 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恭肅公希周並稱
 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
 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

盡先生而今可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
 先生者迺大悔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撰次其遺
 事

侍書宋偉

宋偉字子夷浙江金華人濂之孫中書舍人璵之子也濂以孫慎累舉室徙夔州璵亦死家難璵書甚工當時稱為國朝義獻偉奉母謫居思紹父學勤苦特甚蜀獻王憫之時賜粟帛由是得專其學建文君念濂為皇考舊學之臣召偉還以為翰林侍書偉書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革朝間而濂門人有聲者同郡樓璉浦江鄭楷云

獻後錄

卷之二十七

七

及山傳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司經局正字贈

尚書賓山張公電墓誌銘 徐階

嘉靖庚子七月十四日禮部左侍郎兼司經局正字賓山張公喪其配龔淑人後五年乙巳以葬祭請詔始故事又二年丁未十月三日公卒其子太學生守經又以葬祭請詔又如故事既又念公侍從久特贈工部尚書於是守經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啓淑人壙葬公而以公治命請予銘墓公始來京師實從故詹事文裕陸公於國子予時為史官識公最先迄今二十年公既起布衣位卿佐而其恭謹儉素之節乃不異往時蓋觀於其處朋友而知其過於上者不專以書也遂按御醫東川顧君狀為誌而銘之公張姓諱電字文光賓山號也高祖以信當元之季自華亭徙居上海傳子中善孫森曾孫鳴連三世種德不仕而始發於公公年十三則能為文稍長以疾棄去學書于文裕文裕於古名家號能通其秘然以語人率莫能知公獨日有得其筆法宗李北海而規模沈氏故其書自為少師遂菴楊公桂州夏公所稱而尤受知於上夏公之為宗伯嘗以上所製大明集禮序屬公書 上一見嘉之繼為夏公書冠服圖小楷賜白

獻後錄

卷之二十二

七

及山傳

金若干遂以第一人薦入史館 國家於士能

既拔其尤置內閣東西房而文華武英亦多以選入

直公於時進最後又未有官然 上則知公皇史歲

建特命公書扁懸之諸先輩亦自愧嘆以為不能及

詔賜金幣授鴻臚寺序班歷中書舍人尚寶司丞太

僕少卿太常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使遷工部右

侍郎禮部左侍郎兼官如初其書在 朝廷有太廟

額仁壽永禧宮額金殿額 睿宗獻皇帝銘旌及

慈孝獻皇后神主恭上皇天冊表 皇天上帝玉冊

九廟神位聖諭字式御製碑文寶軸九廟災詔平邊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七十三

告祖文戊戌科進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頒諸海宇

而世所傳消痞帖猶其細也 皇天上帝玉冊且上

公適在告 上留以俟者月餘遭母喪詔予假三月

及期促就道者再益 上受公書凡大制作不出公

手不足以當意故公侍 上親而 上眷公亦日

厚其荷任使 駕幸承天命護行景神殿奉慰仁壽

宮瞻拜永禧宮進香則命與輔臣與入禁苑之遊燈

火之宴則命公與汎舟金海則命入龍舟錄御製東

嶽廟禱祈則命行禮至永明殿代拜直舉元老名頌

之事委公而諸學士乃有不得遺者其被恩數實訓

實錄成則宴謹身殿母卒則賜祭葬賜馳驛以歸內

殿訖工則蔭子一人考績則蔭子一人孫卒又以蔭

其次孫改蔭其代命則推及其前母疾病則數次

賜藥諭內閣時上寢食狀迄於既歿而念之者猶不

衰其受眷予賜御製詩賜勤慎字平安字賜道德經

斗母像賜茶賜牽羊及上尊賜銀瓢繡袋者各一賜

曆者六賜衣白雲鴈棋麟飛魚賜金自十兩至五十

兩賜幣自一表裏至四表裏者凡三十有七賜祭品

油醢者二賜御前品物者五賜嘉靖錢鈔者三賜如

意丹生脉散香需煎者四而端午除夕諸節物之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十四

歲賜服玩用器之以時賜酒餼之以日賜看至不可

殫數嗚呼自古以來賢人君子以文章德業自砥礪

者眾矣乃其名位或不顯于朝廷幸顯矣其於人主

或不得一被晉接拜敝衣餘食之惠而公所遭際如

此豈非所謂千載一時哉公生弘治丁巳十二月廿

四日享年五十有一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鶴坡朱公奎神道碑

林瀚

公諱奎字文徵姓朱氏號鶴坡世為松江華亭人祖諱孟仁贈太僕寺卿考諱孔賜仕至順天府丞卒贈太僕寺卿府丞公當永樂宣德正統中以楷書擅名一時公幼侍左右遂默悟筆法而得于心年十二以奇童奉詔入內館讀書師翰林諸公授春秋經而褒貶大旨皆明于胸中甫弱冠進游國學景泰紀元庚午拜中書舍人天順癸未轉尚寶司丞成化丁亥進秩正卿然春遇口隆而忌者廼陰擠之遂兩外調為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五 吳山館

廣東副提舉為保寧府同知公殊不芥蒂于懷但竭心民事盡其分所當為而已用是政聲燁然聞于京師 憲宗皇帝思公近侍舊勞召還復官仍直文華殿恩寵視昔有加焉壬寅擢太僕寺卿三載奏績荷賜二代命誥士林榮之丙午進大理寺卿給從二品祿明年丁未 今上嗣統公乃以衰邁謝事留居京邸逮今踰十載矣公平生孝友篤至處家庭內外舉待其宜器度軒昂心性倜儻飄然出塵凡遇賓朋過從輒鴈詠或手談終日不倦自少壯至老未始有異所著詩文積成巨帙藏于家而詞藻清俊殆類其人

太常寺卿夏衡傳

太常寺卿夏衡字以平松江府華亭縣人幼補郡庠生永樂中學士沈度以善楷書薦授中書舍人內閣書辦累官至太常卿 太宗北征 宣宗討武定州皆預扈從嘗病醫云得瓊玉膏可愈語聞 英宗命以賜衡天順初 英宗復位吏部以朝臣名上閣及衡名曰此嘗受朕賜瓊玉膏者耶衡蒞事內閣最久謙厚縝密未嘗泄禁中語一時同事者多假內閣勢張皇於外有所干求衡廉靜寡欲公退閉門獨坐泊如也天順八年卒年七十有三訃聞循例遣官諭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六 吳山館

命有司營葬事

榮祿大夫太常寺卿錢塘林公章墓誌

李東陽

內閣置中書舍人頒制誥勅冊寶奏疏封草書篆之事地清職秘其貴者乃至三品願不恒得若林公以成累官太僕寺卿加正二品祿進階登善大夫致仕會 今天子登極恭上兩宮尊號恩再進階從一品為榮祿大夫蓋歷事四朝五十餘年年八十有一而卒遭際之盛僅一時再見而已公諱章以成字也世為杭之錢塘人曾祖居義以上皆不顯祖仲英考森皆以公貴贈嘉議大夫太常寺卿祖妣鍾氏母張氏

祿徵錄 卷之十一 七七 吳山館

贈封淑人公幼而敏悟藩司以大書薦於朝景泰初授中書舍人遂直內閣遷禮部儀制員外郎天順初文簿叢沓會有大典禮事出倉猝方稽據故實公預具籍冊無所 失李文達公殊愛之超遷禮部儀制郎中成化二年九載秩滿遷山東布政司左叅議寄祿順天府朝謁任事皆如故三年預修英廟實錄成擢太常寺少卿十二年秩再滿進為卿以父喪服闋弘治初秩又滿始有加祿之命四年憲廟實錄成時資勞愈積而限於格例於是祿再加而官不復進中間若大明一統志續通鑑綱目諸纂述事必預必有

賜金幣楮餼酒饌及諸時物多至不可數後以母喪服闋遂上疏請老始有進階之命願以二千皆任就養居京師累閱歲於是階亦再進衣鶴腰玉以歸未幾而卒素孝謹親疾必籲天請代母老迎養于官每公暇不去左右友弟睦族急人患難其居官慎重不沒非疾病未嘗一日不入朝書法適勁尤精鑒賞博文習見能道先朝臺閣事歷歷可聽云

祿徵錄 卷之十一

七

明故通議大夫資治尹太常寺卿任公道

誌銘

吳寬

公諱道遜字克誠姓任氏其先鄞人也曾祖觀貴

國初長鄉賦輸賦後期謫戍溫州遂為瑞安人觀貴

生傑傑生公穎悟不羣七歲能賦詩作字徑數尺有

法宣德甲寅有司以神童薦于朝年甫十二耳宣

宗皇帝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績學

供給甚厚未幾命為國子生景泰庚午初授順天府

照磨仍以書藝供奉公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輒進

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寺卿仍考最食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九

吳山館

二品俸凡歷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

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甚懇蒙賜致仕而歸蓋家居

十六年以癸亥卒享年八十二公為人清心寡欲於

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翛然如

衲僧興至弄筆翰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

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

士又號八一道人亦可見其平生矣嘗著書一編推

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邵康節觀物遺意名雲山

樵語雲山者公所居之處也自秘其書不妄示人公

既歸貧而能守意自高潔惟日登樓以雲山自娛未

嘗一造郡縣門前郡守文侯林鄧侯淮重其風節數

遣縣令高賓存問周卹以尊禮之公臨卒無一言及

後事發其篋幾無以為斂初居京師時與予特相好

屢過予焚香清坐竟日忘返及公得請去數致書問

訊山川遠絕恨不復一見也及公葬有日乃為書此

刻石然公亦豈圖是哉特盡予之情且以為後世告

爾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七九

吳山館

資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西橋

劉公銳墓誌銘

李開先

嘉靖歲己丑余舉進士士凡新進者率求鄉之先達一人以自託焉禮節隆殺諮訪而後行庶高不失人而卑不失己若交結多者則又謂之鑽刺眾論厭薄之時東方宦遊京師者三十餘人公論獨推西橋劉公因造其廬識焉公不以不肖棄絕莖壯即得教益弘多余好購書公曰四十年前亦有此病余好辭章公曰三十年前亦有此病兩事今更有同者殆同病相憐矣余好談朝家故實公曰二十年前亦有此病微錄卷之五十一 八十一 曼山館

可至當拜其庭讀其書問學有格格未融處將以詳問也奈何天不憇遺公遽蓋棺矣余既宋多疾尚走甲會其婿趙巖持翟青石狀來徵志銘焉青石以文擅場名家久矣狀甚佳頓即移為志文奚不可者況青萊文之藪也何必遠索旁郡耶趙曰公遺言也嗚呼嗚呼余不以失位為戚而以歸得會公為幸公既不留寧不滋余之悲而傷知已之難逢也仕路微逐今就閒適時取舊書觀之覺有新得譬之戲子罷場洗去脂粉再一照鏡始見本來面目矣抑又不得與公辯駁同異余來何暮而公去何太速也自念無可致交情於一死一生之間者惟志銘可効力焉矧有遺言蓋不敢以不能文辭志曰公劉氏諱銳字汝中別號西橋青州壽光縣洋河里人高祖良佐曾祖讓隱德弗仕俱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昂號松溪性耽書史雖白首不釋卷而麗辭神翰鎮壓時輩人或勸之用世不為答屢徵亦不起受封如高曾祖官父珣號古直諡文和弟進士累官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歷任四十餘年 廟堂密勿竭盡忠誠豐功茂實天下陰受其福載在國史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八十一

曼山館

不能殫述前母張氏贈一品夫人母馬氏封一品夫人自高祖妣而下俱得贈如兩母云公生而聰穎七歲能默誦詩書兼喻大旨見舍壁所懸文詞一覽輒不忘善識奇古字與客相難無上之者客咸以神童呼之名聞遠邇成化癸卯 憲廟念文和在東朝講讀功特官一子為中書舍人文和子六長鈞以廢授部司務次鉉疾不克任次鉉舉人公行四時甫八歲吏部乃以應命文和具辭懇但幼子不堪供職 國恩不敢濫叨 憲廟召至文華後殿見公起拜禮如成人問及古今事能朗陳說大意又善屬對作詩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八十五

吳山集

解首屬望急欲奏請助成厥美冢宰尹老方謝政家居與公為通家屢進而止之曰若子文藝何但撮取魏科 憲廟之恩不可孤負例無既登仕版復應科目者竟如言旋返甲寅始赴部除原職時兄鈞為刑部員外郎姪澄甫監察御史公與同居事兄如父視姪如子薦紳咸美之公性不喜華且以門第發身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如戴新烏帽則素袍不則穿隔歲鞋同列有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上新則中舊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果然眾乃大喙問之即以他辭對公亦不疑其為我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八十四

吳山集

改元逆瑾播弄威福凡京官養病不卽赴部者勸令致仕公本托疾養親遂照例致仕甚喜董郡守聞公行誼以禮敦請爲鄉飲正賓公曰吾年二十有八以何行而賓於鄉董守曰年甫壯而勇于退行何加焉催使旁午不得已一往後則削迹矣丁卯春母疾忽作公迎醫市藥食寢俱廢及長逝哀慟一如喪文和葬送亦卽如文和禮云庚午瑾誅李西涯首薦公才可大用張巡撫繼薦之奉欽依行所司以禮催促就道辛未復任尋陞尚寶司司丞是年楊石齋薦公改管制勅早晚代草務上廣德意下盡人情經國庇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全五 吳山館

事關大體者用落游辭泛語的王言每進奏稿上必賞歎倚注日深太夫人葬日東藩寇兵雲擾暫厝淺土中甲戌比例改葬蒙 恩遣官諭祭開壙與文和合焉丁丑陞本司卿加四品服色改詔教房公素長於辭命制作悉稱 上意錫之誥命其制辭總美辭云 武宗比梓迴勞內閣諸臣公受賜如數已卯宸濠平賜牛衣一襲銀牌一面庚辰 上駐蹕通州後詔閣臣賜公飛魚職事衣一襲嘉靖壬午龍飛改元推選大臣端詳老成譽望素著者數人代祭天下海嶺川清公得分祀東海是歲纂修 武宗實

錄越四載乙酉書成以公有勝校之功陞太常寺少卿加三品服色掌誥如故丁亥言官奏稱文和乃先朝輔臣功業茂著有子如太常職掌制誥垂四十餘年父子久効勤勞比 昌邑太保黃公三原太保王公事例本處建祠祀享俯荷 宸眷特賜文和祠曰昭賢命翰林撰諭祭文略曰三朝元老一代名儒忠禪於國孝表於鄉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甲茲非一門忠誠默通神明上達 聖皇何以致是耶戊子以纂修事忤台臣意公亢辭正色不少隨異因而請假祭掃實則避而去之耳台臣亦不之計愛其諒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全六 吳山館

洽將欲有所資藉每遇東人卽首問曰劉太常假限將滿何乃不卽如京庚寅纂修 恭睿獻皇帝實錄李序菴薦公爲纂纂官書成陞俸二級兼翰林院侍書是歲復修大明會典祀儀成典爲校正官祀儀先成賜表裏二襲花銀二錠辛卯纂修明倫大典亦爲校正官書成賜衣服寶鑑甲午重書 列聖訓錄并累朝御製文集爲校錄官西樵子告南歸公往候之見命屬吏書綴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曾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

圖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來與所誦隻字不差樵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且云桂見山去時若有如劉者告之故其圖亦隨之榮歸矣嗚呼公固善記樵翁之相度一言之善不遺於此亦可見云乙未九年考滿陞本寺卿兼官如故復錫之語命制詞如前美詞云 聖天子朝陵有御製詩煞句用一康字羣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哉之外不能更道一辭公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則曰 成祖疏拓陵地惟留寶康褚三姓塚焉復歷道其詳并及創造豫備之法如當時親見之者扈蹕之臣聞者無不屈伏丙申訓錄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八十七 曼山館

等書成陞一品俸二品服級改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命下懇辭弗允之以職務叢委精神減損遂感脾泄加以下淋於是四五年之內退疏屢上皆蒙 溫旨諭留是歲冬 皇太子生欽點陝西開讀公已註門籍不出因具疏辭行言者不知謂公托疾違 命遂奉旨回籍戊戌九廟成蒙 恩詔致仕同邑康敏趙公一時俱在林下且為姻婭旦夕聚會鄉人榮之丁酉遇詔存問知縣楊獎致其辭曰趙公天下之達尊劉公館閣之俊彥備米帛羊酒以禮加焉庚子舊疾作經年轉劇至見賓客未嘗有慳容必具冠束帶如

未病時忽一日晨興盥櫛策杖詣昭賢祠焚香悲哀頓首告全次日乃就正寢卒公器宇端重德行優長學實本於家傳才無忝於甲第始於中書終於卿秩綸閣近從金紫華階班行日峻寵渥游加立朝五十餘年歷官十有一任弘治以來辦事兩房以博知舊典著者公為首而蘇州劉祭貳馬時謂之二劉若古稱孝威孝綽云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暴於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決旬之久盤播不加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公能博收約取厚積薄施則其勲業文章兼隆並美有以哉居鄉井善容讓人有鬪爭者以利害曉之俗因罷爭寡訟處同氣友于之愛不減君陳親屬貧病不振者無問同宗異姓周給各有等差世之所謂全人者不過有文有行出則致君處則善俗而已若公非其人歟公字書道勁詩文備具象體有西橋集望洋遺稿承恩應制等編行將刊布於世據狀生於成化丙申卒于嘉靖辛丑得年六十有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八十八 曼山館

太常寺卿馬公紹榮傳

先生姓馬氏名紹榮字宗勉慕范仲淹之為人號景
范世為蘇之常熟人父公遜先生生而穎秀初為周
氏子以毛詩登天順壬午科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
災不第嘗師事松江錢學士溥因主錢氏塾錢公

憲廟舊學也 恩遇異重方 英廟駕危人情不寧

一日中貴人王某携酒過錢公王與朱奎同侍 東

朝皆錢公弟子錢公既僚長人目為儲相當路朔

東朝一出必奪已位而三人一日飲食相聚乃置債

于酒間莫之覺也酒終而難作明日三人詔獄中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十九

飛語朱奎地卑備楚五毒初貴人之來也錢命先生

主酒先生力辭是時苟側坐刑在先生矣獄久不解

客有自墻外投甕者書曰此公少之也足下如何不

見幾先生私念曰少抄也豈遂籍錢公耶苟有之塾

師不坐講誦自如錢公夫人令人來致詰答以他故

木幾公得貶為令南方公在獄妻子不知所為家人

履屨瞻慕視先生為去留一搖足無其家矣時人服

其長者錢公既去乃主陸郎中景成化元年與周浩

汝訥李應楨吳璠試書中選預修 英廟實錄授中

書舍人其年入內閣十五年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陳情復姓得告還蘇弘治元年取修 憲宗實錄二

年陞山東左叅議四年以實錄功陞太常寺少卿初

先生為中書封周氏父母及為員外郎封馬氏父母

為少卿又益封凡三封二姓父母前後夫人所得誥

章十五軸為人勤敏 憲宗朝嘗有急敕夜宣館中

館中人人醉惟先生得奉詔簪筆上殿書麻稱 旨

同官得無究明日諸公皆賦詩賀為官三十年以清

謹聞雖屢遷外階必居 內閣嘗一署尚寶司事未

幾即還與永嘉姜立綱同僚最久並以能書名姜善

子昂先生善宋克為一時宗其陞少卿也立綱以出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十九

身布衣不得齊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益馬君微姜

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願損一級與立綱齊故

馬得太常姜得太僕姜拜曰吾固不能窺君際也弘

治十四年卒于官 上遣禮部主事儲秀營葬蘇州

府知府諭祭于家墓在吳縣楞伽山下

中顧大夫太常寺少卿南屏潘公辰墓誌銘

楊廷和

太常寺少卿潘君南屏以正德乙卯十二月十九日卒計聞命禮部諭祭其私第工部治葬事聞者相與語曰此京朝官之三品以上恩數君以四品未滿考得之蓋朝廷優禮儒臣盛德事也其子厚奉恩命泣以告于柩前又屬大僕少卿崔世興具事狀請予銘狀之言信而理予又與君交久且厚不得辭君諱辰字時用南屏別號也本杭之漾沙坑人五季時避亂徙處之青田後分爲景寧父諱流清舉鄉試入太學

徽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一

曼山館

卓壬戌陞典籍尋進五經博士正德己巳南京國子缺祭酒吏部以彙城石學士及君薦上以石爲祭酒而擢君編修且九載具疏乞休內閣諸公上其年勞特陞太常少卿非常調也累疏辭免優詔留踰年疏又三上堅臥不起始得致其事我 祖宗朝立賢無方洪武永樂中卿佐巨僚多自布衣薦起如楊文貞公其尤顯者近世惟吳康齋及君二人康齋未受職卽歸君在官二十七年嘗纂修 孝宗實錄大明會典精覈明信不愧良史至於應制述作校勘圖籍廷試執事皆得與焉白金彩幣麒麟緋衣之賜時有

徽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二

曼山館

生名願一見歸語鄙人耳君未冠卽以經學教授
顏師席不少假借規度凜然退而私覲則詞氣從容
如家人父子故人皆敬而愛之教人必先德行凡及
門者多登科取顯仕未仕者亦不矢爲善士性狷介
清苦或有饋遺義不可御必稱物答之涉於公事雖
一介不取振窮卹患惟力是盡買地給措以葬者三
十餘人里界相望俾其後便於祭掃事多不令人知
或有問之亦推讓不自居也未仕時雖不出門庭而
朝廷間巷官府市井人情世故無不周知臨事慎重
審而後言爲人謀必盡底裏或屈於勢而奪於力者
亦必思爲之處其篤於信義又如此

欽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三

吳山館

內閣書辦太僕寺少卿姜立綱

內閣書辦太僕寺少卿姜立綱字廷憲浙江瑞安人
七歲以能書命爲翰林院秀才天順七年授中書舍
人內閣制勅房辦事成化二十一年陞吏部郎中弘
治四年陞太僕寺少卿並仍舊辦事十一月七日卒
立綱書法爲一時所重而小楷尤精凡進御諸書
及大制詔多其手錄其卒得賜葬祭亦特恩也

欽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十四

吳山館

制勅房辦事光祿寺卿周文通傳

周文通字亨道初起翰林院秀才授鴻臚寺序班制勅房辦事久之改中書舍人弘治癸丑秩滿陞大理右寺副丙辰用薦兼司經局正字歷陞禮部員外郎順天府丞仍兼正字乙丑以東官侍從恩陞光祿寺卿任事如故正德己巳孝廟實錄成劉瑾矯制奪前此修善所加秩降禮部郎中尋復以史勞陞河南布政司右叅議寄祿順天以陳乞改太常寺少卿庚午瑾敗復光祿寺卿以憂去而卒時正德十月賜葬祭文通善楷書與姜立綱名相埒而道勁或不逮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九十五

吳山館

守官勤慎父中書舍人璟寢疾十餘年非公出未始不在側其卒也以執喪過哀論者賢之

仲泉孫先生擢傳

程文德

仲泉越之餘姚人姓孫氏諱擢仕至尚寶司卿稱先生重其行誼也先生之伯氏曰都督公季曰少宰公皆故宗伯忠烈公之子海內稱孫氏三賢云余自為諸生時獲與先生交每就省試必同舍乃後又同仕于朝者踰二十年余兄事伯仲二公季公視余猶兄也故知先生入官履歷者莫如余詳先生居家行誼者亦莫如余先生偉丰儀饒問學自少敏慧過目千言輒成誦弱冠工為古文詞然弗事搆思伸紙走筆俄頃立就先達見之者咸嘖嘖歎曰倚馬才也為諸生初試即居高等優廩餼而取應文詞命意高古左時尚同儕勸其稍從卑損先生曰文主於氣下筆揮掃理暢詞達吾意愜矣安能脂韋粉澤求媚上可哉其英槩如此正德乙卯忠烈公為都御史巡撫江右罵賊死先生聞變乃偕伯季各礪霜刃徒跣赴讐會賊平扶輿歸葬結廬墓側者三年時五色芝生塚上白兔繞廬靈馴人皆謂孝感所致忠烈公有子以孝繼忠而又高才能文章三賢之名大著由此也既終制猶服墨衰懇辭取應郡邑辟修志籍先生任之督學憲使萬公湖號知人禮聘先生至會城居萬松書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九十六

吳山館

院集英少就學焉先生為諸生師而名益起嘉靖已丑詔下選貢之格萬公首以先生應計借北上適值纂修祀典選入史局授中書舍人稍遷大理寺正會兩制缺詞員輔臣疏文學優瞻者七人先生與焉改尚實丞所居綸綺文翰之司刻意著作士林雅重閱三考晉今職加金糾時積資常有尅陟而嘿不自白其恬退如此先是辛卯先生兄弟奉其母楊太夫人就祿京邸昕夕承歡靡不竭情先生業已六十餘孫曾滿前而舞綵謳歌出告返而久弗懈先生事伯公敬季公敬事先生相與友愛無間言歲癸丑楊太夫人

職錄

卷之二十一

九

人棄養伯公以衰年過毀傷先生與季公扶二親歸哀慟顛號屏絕肴醴及封丘寢廬枕塊如喪忠烈公時甫終制而哀憊下世矣亦聞之曰二兄其死於孝耶過矣過矣余昔別先生於京邸先生年雖望者而強盛不啻壯夫乃遽至此蓋先生自巳卯之變抱恨終天客有語及忠烈公事者輒悲愴不任曰吾兄弟強顏天地所欠一死為此堂也故登堂奉母備極艱憊退處燕居哀憤不置又誦其所為感寓詞章意慘語但令人酸鼻宜其以身殉太夫人也視昔赴讐江石之時益一輒耳其氣也自後唐明宗時由睦徙

職錄

卷之二十一

九

宣郎中嗣宗墓志

楊士奇

宣彥初諱嗣宗蘇之嘉定人永樂三年詔郡縣舉楷
 書士蘇舉彥初既至奉命從中書舍人書誥勅無幾
 簡從事翰林諸學士皆重之歲餘坐累謫交阯時尚
 書東萊黃公總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一見彥初知其
 才任之事深得其助禮遇日厚歷九年始歸復被召
 入翰林遂授中書舍人又簡文淵閣書內制二十二
 年扈從北征既還丁祖母憂洪熙元年驛召至復其
 職宣德元年扈從東征還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
 從事文淵閣三十五年皆扈從巡邊 兩朝實錄成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九九

以繕寫勞賜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進本司郎中仍從
 事文淵閣六年夏彥初得疾醫藥久不効是年十月
 十三日卒年五十有二彥初甫三歲祖均德及父母
 俱喪鞠於祖母葛氏稍長日悲念父母不絕而事祖
 母甚孝祖母躬勤織紵資其學彥初亦克自勵卓然
 有立志鄉老長皆奇之謂宣氏有後言于邑大夫舉
 為區長非其志也固辭會指書命下郡守曰莫渝宣
 彥初矣遂送請京師彥初在翰林最久恭慎小心克
 勤且暮未嘗以私廢公處同列温而有讓眾或臨事
 踴勞與費至出語相侵彥初獨怡然自任士論以是

多之為人疏達誠實行已端重不肯苟且雖家無餘
 貲遇人窘急倉猝能致義助故其病也卿大夫之賢
 者屢造視之及不起咸往哭弔可以知其入矣

表之二十二終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目錄

南京翰林院

掌院事講讀學士

周敘

邢寬

吳希賢

黃淵

奉祭

羅倫

王稔

孔目

劉敷

蔡羽

何良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目錄

國朝

南京翰林院

翰林侍講學士周公敘墓表

南京 高 穀

學士諱敘字功敘姓周氏世為吉水人家素業儒由

七世祖應龍下第進士登鄉貢者後先相望有直宋

寶謨閣上疏論賈似道奸邪元授龍溪貞文兩書院

山長公六世祖曾祖也祖觀由子貴贈兵部員外郎

父岐鳳以明經典教邑庠生佐邑教化及人官至兵

部職方員外郎公生而歧疑賦性穎悟五歲知敬讓

十一歲有燈下客圍碁兵危將不危太平無事日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國朝

馬華山西之句象咸異之永樂間以壁經中江西鄉

試榜會試廷試皆實前列入翰林為庶吉士承 命

作黃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翰林編修母病封章

乞歸省 仁宗念以親之故特許馳傳南往再乞

封母氏有司援例以艾符崇不宜授乃陳母老疾狀

辭甚切遂獲所請舉 大宗 仁宗皇帝實錄及

君臣故事書成賜白金織衣綵段旌其勞陞翰林修

撰丁內艱歸修宗譜及始祖祠家政錄又修鄉約所

言大略取法藍田之規酌鄉黨之宜置正副各一人

每朔望於廟社行焉鄉士子從遊者多所成就復修

宣廟實錄正統初命司春闈考取士得人充經筵講官擢翰林侍讀賜遊萬歲山有作以紀其盛首言修大學勅 忝用人材三事天早上疏云 天恤民雖本於人君實在人臣能修職與否分祀南嶽致澍雨之應主考京闈鄉試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修宋遼金史繼修詩學梯航吉安郡誌唐詩類編應 詔言時政六事曰新政務擇守令獎風憲嚴操備重邊政革積弊復言謹始安邦八事今 上皇帝正大位上書言致治保邦十二事一曰開經筵諭臣僚明賞罰任將帥專委任慎選舉通漕運增屯種厚耕桑限僧道公鹽法廣旌褒其意以為 天子建中和之極成繼治之效不過勤政恤民所致於是復上中興太平十四事一曰勤政親藩新治復邊修武安民考校專人慎科革弊精漕修書薦賢尚廉其辭多引諭以致諷深得古人告君之體 上嘉納其誠批答褒美公亦自感激期以供職自效會有疾致政金陵有妖婦身著紋異幻惑時流厥甥某由婦驟登太常寺丞賀者接踵公獨不往曰物與妖非祥且當遠矧可賀耶嘗謁冶城下忠貞公廟睹南唐陳公宋忠襄楊公等四神座列賓左右慨然曰四人者皆死國事何處之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二
曼山館

下如此也捐貲為倡構祠令道士主祀事親為之記其先世嘗有言宋遼金史當以宋為正統遼金附書者公因作書言諸先輩不果用正統中復言諸 朝詔許其自修公得請日夜纂輯極勞苦不厭 志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三

曼山館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邢公寬傳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邢寬字用大直隸無為州人
自少穎敏力學不輟永樂甲辰廷試初以孫曰恭為
第一 太宗皇帝以曰恭一暴字耳及見邢寬二字
甚喜遂擢為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與修 仁宗實錄
成陞侍講正統戊午復修 宣宗實錄賜金織文綺
陞從五品俸已未同考會試尋引疾家居上言民情
十餘事丙寅召至京命復任事丁卯考順天府鄉試
景泰壬申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署南京國子監
五年六月卒謚官諭祭居家孝友與人交
謙微錄 卷之二十五 四 吳山館

終始不渝且處已坦夷於物無所忤以是疾不長于
行故不得久于內朝云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公希賢傳

吳希賢舊名衍以字行更字汝賢唐屯田員外郎祭
之後希賢幼敏異登天順八年進士第選為翰林庶
吉士時同年李東陽以敏贍齊名遂拜檢討預修
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冠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
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
下耶進修撰陞左春坊左諭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卒於官希賢性豪邁負奇氣於人少許可兩考會試
所得多俊偉士為文章意新語壯詩亦清俊奇崛每
僚友會集累數百言可立就人服其敏

謙微錄 卷之二十五

五 吳山館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靜觀吳公墓碑

林 俊

文章漢劉揚班馬而下唐二家宋四家共間自豪樹
勇與之角要皆一時翹楚 國朝文明以止昭回下
飾潛溪東里嗣照而聯聲迨天順甲申十八庶吉士
之選盛矣甫與者陳常卿愧齋吳學士靜觀愧齋瀛
純爾雅公瓌奇秩蕩限韻命題卽席聯句動輒數百
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山而雷逆
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峯回海立公直欲相長雄無畏
風稜孤峻不屑取雷俗當其意略分忘年間有未愜

意氣衰冷言語爲之無味以故躡收巧化率無公衙
名官幾三十年僅一與實錄金綺之賜由檢討而修
撰論德皆九載後遷又三年朝論滯淹以久始侍讀
學士署而南君子以爲得立官之介公雖又字職業
而決擇內定宿所知與無間賤貧每長篇短章伸紙
立副自他時有干購必覈事是非人望實可否不爲
執降赫儀幣豐腆易素君子以爲植已之嚴其修實
錄也要人子寇者賂優其父半詞公曰苟爲是負所
學負 朝廷他日何以見董狐地下君子以爲得持
論之公兩領會試同考所得多名士會元儲公殖庵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六

曼山館

其尤者也諱衍字希賢以字行更字汝賢吳自沈坡
徙鼇峯又徙東井父諱熊有鄉行封檢討再封南京
侍讀學士母黃有內懿與配朱俱封至宜人公事親
孝謹而友其弟希亨以厚嘗一乞歸省歲時致俸金
文綺食品之奇猶惓惓然屬心曲於弟以爲親懈竟
之肉未寒而家遽落平無他嗜好書卷不釋手有惠
本必閱之盡然猶酒未忘情于鄉國特愛思有以忠
之公爲予止三月竟以知舊復勸復飲弘治戊申
下赴滇南公載餞我於龍灣舟次汨油油若弗勝踟
呼謂竟是訣耶已酉五月二十八日也壽僅五十二

計聞

孝宗念儒學之臣優以祭既之二親亦長述

谷清崇山之葬子彰符彰武彰憲強爲力今惟彰憲
乎在二孫正誼正宗一曾孫某某復始錫類將有泣
中書之石而著紹訓之書者矣嗚呼公文章爲甫立
幟名家落落擅譽者誰與假之年又可知也昔人論
退之元賓之至謂不在壽夭之間夫元賓之才其誰
則限之使公而在文正將不帖帖然文宗之席惜公
亦爲甫山川靈氣惜也位遇請極其將誰計哉序而
文之碑銘曰甫始自唐文昌發祥日杲星寒有睇其
光豹躍龍翔鸞鶴停時公起詞垣嫡宗是祀蘭臺若
閣疲神役精奏彼金石羣喧寂鳴公時舊學亦古良
史侍直 帝旁茹生於美物不尚全才名忌盛並收
兼容 天子之聖維世孔縮維名孔修維生以弗酬
維後之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七

曼山館

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黃潤傳

黃潤字源績號壺陰少治經業工力倍人於諸經子史無不獵涉與鄭瑗為文字友齊名膠庠成化庚子鄉薦卒業太學為祭酒丘文莊公所器名益重從遊者常數十百人傳錄其口授語彙而成帙名為資議傳布四方第弘治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母終復起供職甲戌同考會試充經筵講官進講論語尚書每講末必含規諷有戒佚遊遠佞人等語 康陵改容嘉納轉國子司業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以疾乞致仕卒淵學問淵永

徵錄 卷之二十三

長山館

八度閉雅平生寡慾無膠美於仕進亦不數數然

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奉訓大夫 華公察墓碑 王世貞

公諱察字子潛常之無錫人也葆胄殷宗錫胤公族其在春秋古師表君臣之訓迫乎晉季孝子艱不娶之貞乃後仲息遂昌厥裔宋氏之始肇基東亭及明播遷於蕩口世藝黍稷爰有資蒙公父奉政府君息轅素封解褐半刺業慕文事耻以訾顯泰陵委和之運震澤靈秀之匯時惟慶門乃篤生公公生而髫秀長不膚立攬玉塵以齊潤客訝寧馨挹銀海之滄澄人誇阿堵誦收三餘之略論窮九師之辯府君乃延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三 九 長山館 耆碩以攻玉購英哲而斷金公毫不停綴鋒無抗衡薄游賢關則林宗之首八俊高步稅苑則田巴之屈千人屬龍飛之紀元歌鹿鳴而登薦江左之珠競靈蛇誰當照乘燕中之金收躒躒誤蹶追風驚取一鳴獻無再別竟登南宮上第射策金馬讀書中秘每試與吳郡陸君浚明更擅甲乙故太保費文憲公讀其文而歎曰東南之美盡在是乎公遂與陸君申友于之分錢通則管鮑懸分氣投則遂現讓舞九畹齊秀居然大國之香連城並輝宛爾清廟之器然而珍阻投夜產息當門長馬之吹噓市上齋廉之詆訶先入

陸既改省夕拜公亦出郎氏部淮潛之舳舻飛雪義
絕染指神武之衣冠若雲心安讓被遂以疾予告棲
遲逾年意泊如也府君篤養事之分割晨昏之戀強
公起補掾武庫遷佐職方蓄學與五兵偕富宏識則
九域同朗尋正車駕銳精置郵民鮮告痛國滅冗耗
過恩實授進封府君如其官毋鄒為宜人斯皇朱紱
宗黨榮之會 天子方飭金華而治經術開白虎而
講同與首以舊學兼采時獎改翰林脩撰拜命之日
俾仍五品祿章奏最之辰通理三考遷次銀緋縮曳
之美徊徨弗居博望清華之選遂巡若畏詔美搗謙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吳山館

且以醜醜加華某何異謂黃門為宣淫坐開伯以
闖入也公既却軌無通李復削草不泄時始兩賢之
娥眉見嫉班姬所以奉帚尊鱸非美季鷹托而扁舟
子告歸里至是者再肯安石偃蹇朝命棲遲東山自
謂去巢許非遠公築園傍舍名曰嘉遜亦何以異茲
而復見迫府君黽勉北上非其志也俄補故官命主
南畿鄉試貝玉走不蹙之集桃李成無言之蹊前後
二試若少宰茅公宗伯瞿文懿公兩魁天下尚書翁
公陳公劉公殷公侍郎兩朱公畢公曹公凌公輩出
入三事蔚然名臣垂白羔鴈不廢師禮公程式之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吳山館

矣公謂龍蛇屈伸士之恒遇社樹之蔭百尺黃河之
潤九里故計侃五策匪徒謀伯王丹千金聊以足志
四姓之炊煙待煖羣稚之孤莞托儔取若困廩寄之
租席役助資饋之畝里搜伏匿之田涸輟多潤乎蹄
涔爲漁豈安乎竭澤至於取子歸節豐約因心雖連
雲之帶革爭窻而二簋之豚肩不掩物情頗異行之
自如若乃樹梓種漆樊君雲之迂策也木屑竹頭陶
十行之瑣篋也唯公行之獨得其效公雖家埽素封
服陽陵君之善對名在丹辰安張長公之退節時有
佞相假賜環而爲釣復邁倖帥指推轂以求脂甘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曼山館

狎至危機隱括有爲公動者公如不聞間謂所親曰
昔人有投鹽於水以明非惜惜所與也吾守先人饋
粥之遺而捐以填狹邪之選乎且使白首嫠婦丹唇
銜門匪惟失節徒增其醜俄而佞相倖帥相繼淪敗
始服公之遠識公林居凡三十載矯履迅步若士之
狎雲霄柔肌餐顏姑射之凌冰雪高標鮮令簡度清
賈空絕二八之腰坐無九九之容懸榻稀下應門鮮
通然而五祠並建躬辟主之蒸嘗千里裹糧手故人
之執訊親仁汎愛道不相謀酬恩徇知誼有攸當至
於齊相脫騾未收越石之感孝標著論不免到漑之

嫌情意所安毀譽爲汰公既杜口朝事遠跡世
元叔莫之鄉長王嵯曉之色偶周行墓所顧明
汝然久之謂諸子曰昔與陸生周旋館閣各言爾志
陸生慷慨裹革吾欲雍容經濟今皆已矣九原有知
寧無小憾君子以是知公之未盡忘世也公素強無
疾歲昭陽之作噩辜涂之月覺筋骨少異意殊忽忽
叔子方待容臺典屬國促令請告奔波以歸見之喜
動顏色沈痾少平迄於改鑲竟不時損飾巾待期綽
乎太丘之度易簣就正儼矣子與之啓大怖將臨熙
怡若寐小斂既畢容色欣然公以弘治丁巳季夏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一 曼山館

六日生卒以萬曆之甲戌仲夏二十七日春秋七十
有八所著有碧山堂知退軒翰苑雷院東行紀與巖
居諸稿及纂華氏家乘九卷續傳芳集六卷東壁蘭
臺之按春容雅麗爲宗一壑三徑之辭簡遠玄澹爲
主雖黼帶人倫膾炙羣吻俱擅珪璋靡慙竹素而巖
居一集迴乎超矣公天與檢鏡夙成規毅右文之景
雖未竟其虹旆于陸之儀僅徵於鴻漸使際虞代
則巢臯分德其右孔門亦憲賜裁衷矣寢疾之際二
子七孫長者垂紳服衿以侍湯藥少者聚棊採蠟以
娛游日謝庭蘭玉之榮吾宗琳琅之秀人埋靡虧夫

子可瞑甫及授寔叔子繼之乃知水竭鵬海珊瑚隨而告枯鳳歸焉鳥鷓雛以之從逝修短迴絕衰榮不恒其門人王世貞等感匠石之見採悲融帳之莫從恩澤未零音徽就杳進不能請字袞於公朝退不獲寓心喪於私壠敢造菲頌寄之堅珉其爵里父母子姓詳具於左銘曰矯矯先生履坦安貞進不離體退不近名讐史東觀授書西清讓以舉伏榮將瘁并三事步武一書投削蓬心廟廊華邸丘壑天與真員人豈糜爵畢力溫清戢躬湯藥以儉成饒以饒成德用必取贏施必歸澤內衆千指顛焉若畫環公之鄉爰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曼山館

詒爰式里有仁父家有嚴君是亦為政奚其離羣我徵在昔身隱焉文君子修之必達必聞材足奢取事誠盈忌不朽讓一達尊居二隱几委形超然曷累追契千古聲施來祀

羅修撰倫墓誌

賀欽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先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崗教授開禮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輩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個儻樂善好施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遍逐諸生投讀諸生未成句讀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五

先生皆已成誦嘗牧樵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徒於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已哉乃欲捐舉子業父兄不可已而補郡庠第子員言動不苟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朋黨以道學目之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賙之先生謝弗受豪右肆侮殊甚先生恬然不之較也是年丁內艱居制嚴甚踰大祥口始沾醢酸物嘗曰吾無以報吾母哲為一孝子庶無愧吾母兒丙子領鄉薦祭入赴春闈遭回諒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

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而招老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計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奉奉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直狀元爲翰林修撰無何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請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木於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六 曼山館

便觀曰庶人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諭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間兼并不作鄉俗爲之一美嘗欲做古置義田有助以堂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過乞人歎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乃於金牛山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正密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衆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爲學易筭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歿無斂槨具乃取故幃以斂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貴係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間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啞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脈忽墜一井其深巨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云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忠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於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條條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七 曼山館

遇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然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容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符已甚嚴而待人甚恕自奉甚薄而明人甚恕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柱翰樞梁柱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某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二月某日葬本里都溪垵上源有一峯集行於世愚忝先生榜進士尊事唯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讓道義相契真異姓伯仲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九

曼山館

愚與先生俱以戊子謁病歸餘十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弘治壬戌之夏其子梁柱自京師走書古竹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尚何辭哉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先生之德正大光明先生之才奇偉汪洋先生之志聖域是藏先生之功扶植綱常嗚呼哲人日月其光醇哉醇哉百世之望

遺事

先生既上疏冢宰王忠肅公遣其部主事倪輔言於李公勸以文潞公自待李公遜謝而已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息銀幾自是

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辭連先生法當下鎮撫司獄鎮撫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讞之先生遂得免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蟹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於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葬之保寧守李直作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堯叟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九

曼山館

也以堂舍錢助之先生不受日食以堂名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固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於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翰林院檢討掌南院事王公積墓誌銘

蕭 鐵

君姓王氏諱積字希稷泰和城西里人其先金陵人也晉太傅導之後南唐時有曰崇文為吉州刺史因家泰和自是舉進士者累累曾祖子與號竹亭洪武初 召說書稱 旨授福建巡撫副以老辭曾叔祖子啟仕監察御史歷崇慶知州歸老於家二先生俱以博學宏才望重鄉郡陶然詩酒自怡有二妙集行於世祖伯貞孫廣東按察僉事歷瓊州知府改肇慶有惠政於瓊尊府則吏部尚書公也母陳氏尚書公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 曼山館

以上三世考皆 贈如尚書公之秋妣皆 贈一品夫人母封如之尚書公七子君於次為長自幼開爽明秀而端重禮度六七歲在小學讀書數過輒成誦命屬對應聲而就稍長從明師授詩經經傳子史百氏凡經指畫即其大義先生長者皆異之時瓊州以內艱家居尤愛之甚教之醫君兼通焉既而曰學不可遂已也乃與梁氏昆弟素同志者曰叔車叔莊攻書記覽為文章自有程度如是者數歲學成鄉之大家爭禮為賓訓誨有方生徒推重久之尚書公孫翰林院檢討君往省視聞見益廣造詣益深隱

然名動縉紳間是時梁氏昆弟皆先後入仕君以邑侯吳楚薦授泰和訓導毅然以師道自居日率諸生坐齋中據案講說雖寒暑不懈諸生樂君教翕然相與化服之數歲所居之齋忽產芝一本三秀諸生以為瑞是秋鄉選其齋中者十人秩滿陞南京國子博士時祭酒陳公敬宗以嚴御下僚屬少違其規範輒面斥之君滿三載無纖毫過陳公深加禮重又三載上天官念母夫人上章乞歸省許之終考北上吏部請陞如例 命未下祭酒吳節以缺監丞請遂命君陞翰林檢討署監丞事監丞以繩愆為職君雖主嚴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 曼山館

毅而以寬厚行之曰盡吾心而已生徒欲便出入或預致白金為禮君戒門以絕自是人無敢干以私吳公聞之歎曰古君子也三年考績將還會南京翰林那學士卒眾擬舉君未果吏部言之 上遂命君仍舊職掌院事天順改元尚書公歸老過南京君迎入官舍不許畱石城門旦暮定省戴星往復者凡再旬間謂人曰我雖官七品心恒自足若得乞身歸奉二親吾願足矣又三載嘗考績適母夫人卒於家尚書公書至啟封太恻遂倉卒北上以訃聞特蒙優卹遣進士鄭鶴營葬祭君同載南還過淮有感哭過哀加

之暑毒因病至揚州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二疾革時
教授彭倬視之謂曰吾歿無憾第未送父母不瞑目
且啟其篋惟白金六兩舊衣一二襲遂買棺以斂君
之少也人謂瓊州典郡尚書公在 朝當以門地自
負於此時君方躬韋布之行汲汲以問學不足為事
及入官始終不少變或謂尚書公清文偉節見知四
朝專職銓柄而君歷儒官三十年未嘗一進顯秩在
公議有未厭者不知此君之所以為賢也正統初御
史掌道者得薦舉於是王裕薦君堪任風憲比南京
翰林缺內閣諸老薦君任院長公皆力沮之而君亦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三 王

願言風憲吾公不任其他顯秩有命焉然則尚書
公謙慎以及其子向人所不逮而非君惡能成公之
志哉

南京翰林院孔目學古劉公致行狀

楊 康

公諱敬字于學別號學古姓劉氏世為吉之安成人
宋初有曰紹賢居邑東之竹江八世祖懷古值宋衰
隱居教授與須溪劉會孟為文字交高祖復初曾祖
尚賢祖伯武 國初赴賢良徵沒於王事以子貴累
贈至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父諱實宣德庚戌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仕至南雄府知府居官三十年凜然
冰蘖之操事載廉吏傳暨 國朝名臣言行錄公生
而重厚穎異飽聞庭訓弱冠學大進所與遊處皆一
時英傑執經授業歲常滿門領景泰庚午鄉薦再屈
於禮部及中乙榜司訓武昌至則嚴立教條終日未
冠坐齋署吹課說書無間寒暑諸生貧者量力周之
欲娶無力者率眾助為之禮居五載丁南雄憂服除
調武進其為教不異其在武昌也歲戊子考試順天
解首定出藻鑑程文多其手筆極為同事所推讓滿
九載提學御史陳公選署其考有有學有行之語奏
最陞南京翰林院孔目歲出納俸糧無慮數千或勸
之以利羨餘者公遜謝之冢宰崔公恭常造之見其
服御如寒士嘆曰父子清白世所難也每過司徒陳

公後必延入久坐務然香盡一炷日得領清誨為益
 多矣未幾懇乞休致時年五十有七及歸以養母教
 子為事母以子推 恩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有司舉
 鄉飲輒禮為大賓年踰八十耳目聰明步履如少壯
 考終之先一月遍詣先登拜辭時尚無恙至病中口
 占一詩蓋言平生苦節至老歿不改也越二日坐而
 觀化實弘治癸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距其生時永
 樂丙申三月初七日享年八十有八公性孝友遇高
 曾而下忌日必哀慕終日期功之喪必旬日蔬食先
 世所有忌舉以讓之弟姪嘗置祭田於祠堂屢加修
 葺每讀史至忠孝節義輒掩卷嘆息至為之流涕與
 彭文思公並早有文名甲戌春試人傳會元出安成
 時邑博士吳某謂人曰果爾必劉某彭某既而屬文
 思而公竟下第一日彭文憲公座有譚祿命者文憲
 日以劉先生而不中進士信有命哉及請老司空劉
 公宣以文贈之謂古人激貪起懦公其近之都御史
 武進王公亦武昌徐公鏞皆門下士徐公語及公必
 立下王公揚歷仕途以清介著其為師弟子兩無愧
 焉公詩文字畫必法古晚年日取四書讀之嘗謂聖
 賢之言句句切於實用所著有尚書句解墨莊彙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晏山館

曆陰陽卜筮皆能旁通頗嗜風水墳墓居宅多所自
 相子二壬丙同舉於鄉壬沐陽知縣丙連舉進士有
 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山御史陞副使提學閩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十五

晏山館

南京翰林院孔目蔡先生羽墓誌

文徵明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三日吳郡蔡先生卒吾吳文
 章之盛自昔為東南稱首成化弘治間吳文定王文
 恪繼起高科傳掌 帝制遂持海內文柄同時若楊
 禮部君謙都太僕元敬祝京兆希哲仕不大顯而文
 章奕奕顯然在人要亦不可以一時一郡記先生雖
 稍後出而所造實深自視甚高常所評騭雖唐宋名
 家猶有所擇其隱然自負之意殆不肯碌碌後人而
 潦倒場屋曾不得盱衡抗首一儔諸公間而以小官
 獻律錄 宋之十五 三五 曼山館

困頓死嗚呼豈不有命哉先生諱羽字九達其先家
 陳留宋南渡時秘書郎源自大梁徙杭又自杭徙吳
 居太湖之包山先生其十四世孫也高祖敬曾祖貞
 祖昇以長子貴封奉政大夫父滂母吳氏先生高朗
 疎俊聰警絕人少失父吳夫人親授之書輒能領解
 年十二操筆為文已有奇氣稍長盡發家所藏書自
 諸子史而下悉讀而通之然不事記誦不習訓故而
 融液通貫能自得師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而自信
 甚篤發揚蹈厲意必已出見諸論著與雅宏肆潤而
 不浮詩尤雋永早歲微尚纖縟既而濺滌曼靡一歸

雅馴晚更沈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

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

李賀耶吾媿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肖屈抑如此然其

所作凌歷頓迅誠亦高竄莫及當其得意時不知古

人所詣何如也先生故邃於易出其緒餘為程文以

應有司而辭義藻發每一篇出人爭傳以為式而先

生試輒不售屢挫益銳而卒無所成蓋自弘治壬子

至嘉靖辛卯凡十有四試閱四十年而先生則既老

矣歲甲午以太學生赴選調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

吾少日所聞蔡某今猶滯選調耶然限於資地亦不

能有所振拔特以程試第二人奏授南京翰林院孔

目臣三年致仕歸卒於家

獻律錄 宋之十五 三五 曼山館

南京翰林院孔目何公良俊傳

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縣人以所居自稱柘湖居士少與弟良傳皆負俊才或以雲間二陸比之良傳舉進士為南禮部郎良俊偃蹇場屋不售久之貢入太學當事者重其才名授南翰林院孔目良俊故負勝情喜南郁山水奇麗日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會趙文肅公來視院篆一見相契合引與深語良俊談當世之務登登然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後王諭德維楨至待良俊亦如之每出遊必挾與俱唱和篇章具載集中二公既去不樂與錄錄者處輒棄去其學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二十八 吳山作

無所不窺下筆波委雲屬千言立就於金石古文書畫詞曲精於鑒賞卜居金陵十年始歸所著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三十卷四友齋叢說三十卷書畫銘心錄一卷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三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目錄

尚書	史部一
陳修	詹同
吳琳	張度
俛斯	翟善
杜澤	張統
蹇義	郭璉
王直	王翺
何文淵	李秉
姚夔	尹旻
李裕	耿裕
王恕	屠滂
倪岳	馬文升
許進	張綵
陸完	王瓊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四

吏部一

尚書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廣信陳公修墓志

解 縉

余奉詔纂修 太祖實錄觀自歲癸卯戡定陳氏彭
蠡之戰至動星象眾庶咸見而四方高築之士雲合
響應福臻而爭趨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
盛哉至歲甲辰即王位而湖江取次平若廣信陳公
修 太祖之尤注眷者也是以首擢理官謀畫律令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見此條

崇寬厚而省繁苛復倫要而黜姑息簡明正大四方
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制之
大者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
部郎中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
相資之意遂為萬世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
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
墜塗炭尤甚大將練兵屯田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
擢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大嘉之以天官六曹之
長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
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辦事繁簡貴賤疎數遠

近寬嚴課功嚴賞賞錫黜陟之類皆公啓之未幾卒
於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予謂 太祖之治天下也
其事有緒而若素定於猷畝之中誠所謂天授之者
而一時勳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皆非近世之所
能勞擄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二

見此條

詹承旨同字同文徽之新安人少穎悟好學元奎
 學上虞集見之曰才子也舉茂才異等為郴州路儒
 學正遇亂回家黃州陳友諒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
 御史歲甲辰上師下武昌同見上上厚待之還京
 從國子博士遷考功郎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
 轉直學士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
 七月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七年五月命致仕勅
 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延攬羣
 英以圖至治凡二紀於茲曩者親征武昌下城之日
 朕教錄卷之二十四 二 見前節
 爾同以文章之美從朕同遊厥後任以國子博士起
 居注翰林學士皆舉其職及長吏部辨人才之賢否
 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今年雖已邁猶輪誠效謀
 詒無少怠可謂賢也已朕不忍卿以衰耄之年服趨
 走之勞特命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爾惟欽哉丙午
 年四月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
 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日三皇五帝之書不盡
 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
 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
 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

世吾每於官山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
 師也吳元年四月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
 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
 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近
 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
 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洪武二年二月壬
 辰詔以直學士詹同為侍讀學士 上與侍臣論待
 大臣之禮御史中丞劉基言於 上曰古者公卿有
 罪盤水加劍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
 禮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
 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
 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三月戊申 上謂翰林侍
 講學士詹同日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
 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
 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
 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之士不究道
 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
 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
 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洪武六年正月 上謂

儒臣詹同日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
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怨害甚於鴆毒朕觀前
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
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
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焉况創
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
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
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六年
四月丙辰以詹同為翰林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
九月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等言自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 曼山館
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
雖有紀載而木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
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裁官侍講
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儒士朱
右趙堦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同纂修鄉貢士黃和國
子生陳益賜等謄寫 洪武七年五月丙寅朔修大
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濂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
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
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
士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

濂等又言於 上曰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
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
傳於天下後世 上從之於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
至制蠻夷釐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
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
入戊午 上謂翰林學士承旨詹同日大祀既終獻
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其議之於是同與學士
宋濂議以 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
初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 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
用香燭皆所以導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 曼山館
遂命凡祭祀罷上香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會都
御史詹徽等襲衣 洪武十七年正月以左僉都御
史詹徽為左都御史 洪武十九年七月 上以左
都御史詹徽在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洪武二十
三年十月以太子洗馬詹絳為尚寶司丞絳左都御
史兼吏部尚書徽之子也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
以詹徽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
南離志 黃佐
詹同名書字同文後以字行徽州婺源人四世祖青
始以武弁起家扈從宋高宗南渡官至武德大夫殿

前統制其後脫尺籍與編氓伍曰安知吾子孫不有
 以文學興者乎至鼎生同文年十二三從鄉先生學
 有俊聲時元學士虞集弟槃爲蒼梧尹見而奇之妻
 之以子授易於甘楚材學春秋於劉彭壽二人皆當
 世名儒以經術名世而同文天資俊爽見題卓絕能
 盡造其闢奧至正中舉茂才異等爲郴州學正遇亂
 寓寅州仕陳氏因占籍武昌甲辰王師下武昌遂來
 歸上厚待之暇則與之講論經史同文占對不窮
 上益加禮重及還京師除博士屬中書省已而集功
 臣胄子於內府命同文教之更其官爲國子博士
 其僚友治一經者猶不能盡通同文乃能淹貫羣籍
 隨叩而鳴每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
 爽敏涵揉濬發爲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
 時與上同遊每應制有作上未嘗不稱善也歷
 遷考功郎中起居注翰林待制洪武元年轉直學士
 始賜名同更以同文爲字嘗訂正音樂進所訂釋
 奠樂章下太常用之二年遷侍讀學士四年陞吏部
 尚書六年爲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甄別人倫鋪
 張神藻爲朝野所推服後致仕卒同操行耿介始終
 清白所著有海天集天衢吟嘯集其子徽仕至左都

狀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

夏山館

御史兼吏部尚書父子世爲家宰亦薦紳盛事也

狀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八

夏山館

尚書吳公琳

黃佐

吳琳黃州黃岡人世為詩禮名家父應澍勤儉好施
 故於其鄉號西山先生琳性資純篤力於問學通毛
 詩小戴記上師平陳友諒上方徵用荆楚名儒詹
 同薦琳通經學古且能文章遂召為國子助教與同
 並教胄子才藻瓌麗琳固讓同至於商確經義疊疊
 不倦則琳所長也每遇 上聽政之暇有所咨詢輒
 進嘉言天下陰受其賜後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克振
 風紀及忒陞臺國課以辨已而入為起居注獻納益
 勤進兵部尚書方試京闈髦士有司以主文請 上

蘇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

吳山館

思琳優於經學遂命琳與司業宋濂柄其事及撤棘
 眾謂得人洪武六年改吏部尚書錫之誥命有學術
 既醇踐履尤正之褒與詹同迭視部事琳尋以老致
 仕既家居 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
 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
 使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對
 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上益重之

吏部尚書張公度傳

黃佐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夙儀偉特未冠時有相者見之
 曰山角淵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為高
 要縣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
 壬子舉於鄉計偕如京師會罷科舉 詔選賢能補
 憲職遂擢監察御史度以譽望振一時彈劾務持大
 體 高皇帝重之時諸助臣連姻帝室多怙勢者度
 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著為之屏迹嘗建議立張巡
 廟於歸德州以勸忠 上亟命有司舉行魏觀知蘇
 州治張士誠故官為府署有司以為言 高皇帝使
 蘇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 吳山館

度偵之度往變姓名為日者入吳縣學官廉其實還
 奏稱 旨或言度在吳縣學官每師生會膳度就食
 惟分其餘以故人益不疑而事情益覈 上聞而深
 器之尋誅畿輔諸郡守擢度知常州府治政公勤人
 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偬不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
 向學禮教蔚然大興前郡守何用修公廨建庠序祠
 宇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為病治行為
 畿輔第一遂召為吏部侍郎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
 數十餘事 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進本部尚書
 藻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誤

當獲微譴閉戶一昔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爲人清謹
有用世才鄉人尊之以爲有崔清獻風流云

吏部尚書僕斯傳

僕斯字 應天府溧陽縣人故元嘉定州知州來
附王師洪武元年授兵部員外郎本年擢尚寶符寶
郎三年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遣斯齎印封之改
尚寶司丞仍以祝文牲幣祭其境內山川使回稱旨
日侍左右四年出知太安州六年陞河間府知府俱
以才幹著而民亦不擾九年入爲戶部郎中尋陞戶
部尚書本年調山西左叅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
尚書二月改禮部尚書本年以年老致仕

翟善字敬夫直隸揚州府泰興縣人洪武中由歲貢入國子監授吏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伏誅命善署部事善於其職稱上旨特陞吏部侍郎仍掌尚書事會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善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類務編為書名曰諸司職掌詔刻行頒布中外五月奏准各衙門吏三年役滿於本衙門見缺令史書吏內陞用再役三年給由赴京如有餘吏送赴吏部不許一槩縣陞於州州陞於府府陞布政司等衙門及王府長史司託故不給由者治罪其各處布按承差奏准以能幹人員選取三年考滿役日無私過於雜職內序用有私過者則充吏十月詔祭酒胡季安選監生年三十以上能文章者二百四十一人命善除授教諭等官二十八年實授吏部尚書一日上諭羣臣曰善雖年少字量宏闊他莫能侔也善明於經濟凡所奏議允合上心上曰朕有良佐何患天下不治上欲命工部為善管第於

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眾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上語羣臣曰有官居鼎餽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茂籍上欲免之善曰成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二十九年正月以事免

杜澤山東青州府沂水縣人洪武初文學沂水縣學訓導二十年侍臣薦其經明行修召陞司經局試校書二十五年改詹事院為府設詹事少詹府丞等官輔導東宮侍從講讀每進講畢時凡 帝發落過五府軍政六部緊要事務及撫字四夷恩意大經大法皆得與聞進澤詹事府丞澤朴實持重言動不踰禮 上嘉之於二十九年正月特陞吏部尚書首定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為期朝正後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入覲官員奏請定奪其存留者俱引至御殿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五 曼山館

前刑部及科道各露章糾劾怠職之罪一時譴責宥免皆出 上命及宥免還任各賜勅一道以申飭戒其已往一歲一朝之制俱革三月賜高麗布一疋會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例以文學優劣分隸六堂邇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 上魏國公徐輝祖及禮部翰林院官同請監考試仍令澤以次錄用毋使淹滯三十年正月奏定考覈等第先是洪武初在京官三年一調用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為滿至是定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治其事實授在任三月才力不逮者奏請降黜其各王府官與護

衛首領官例不考覈三月 上令澤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次其等第授教諭訓導其不中者則除州吏目三十一年正月定考覈府縣首領官法先是各府州縣首領在任三年及九年考滿考不稱職者發充吏役至此乃令首領官不分在任淺深但不稱職俱發充吏三月續定吏員出身皆以九年考滿出身或在京兩考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兩考一品二品衙門提控都吏從七品出身掾史令史典史并內府衙門吏正八品出身三品衙門令史從八品出身典史正九品四品衙門司正九品出身四品衙門典史五品衙門司吏典吏書吏俱從九品出身六品至九品雜職衙門吏典都察院吏典俱除雜職其撥歷亦從衙門大小而均分之其吏員考滿不給山丁憂不起復其侍親等項託故在閒已經官府問斷仍充吏役者重歷三年澤掌銓慎守不欺本年四月以年老致仕

吏部尚書張公統傳

鄭曉

張公統字昭季富平人父月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
 舉通經為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公洪武十
 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
 出為右叅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公歷進左布政
 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解上下典儀經費
 程度悉公裁定夷民乎說遠邇莫安是時雲南寓賢
 童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
 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行為天下
 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聖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七 曼山館
 官撫守爾公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
 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
 不特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
 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
 年召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
 日集闕下率命公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
 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修官考第高下公得楊士奇
 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
 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公及戶部尚書王鈞論
 日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

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
 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公出遂自經吏部後堂
 死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九

曼山館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

定襄公義墓志銘

楊士奇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塞公薨於
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
萬緡明日范太監以衆醫借承又明日疾革范復來
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
分寸裨益然區區大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
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 上深悼
歎屬時國有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
喪葬贈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某賜
祭而官其長子英等奉櫬歸葬有日求余為銘余與
公同朝三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
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成人所以啓益士奇蓋多
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巴縣宋以來多顯任自公
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以公貴三代皆贈榮祿大夫
少師吏部尚書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
長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丞丞
殿哲時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
曰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
督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二十九

吳山館

試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

名塔一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

字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

驛歸益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

命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

教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

書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

復之公從容為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

吳山館

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諂公

不忘建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

公不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

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傳皆以勲臣兼之而輔導責

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

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

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

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

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

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二

代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有詔起復公詣北京謝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問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待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

晏山館

文綺鞍馬扈從征麻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征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益以卿春秋高尚典刑同優老待賢禮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春倚老成之意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益以裒德云賜新第於文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

晏山館

史部尚書郭璉

璉直隸新安縣人永樂初任戶部主事能勤職務為
卿佐倚任 太宗亦知其名未幾陞福建右叅議時
年二十四咸呼小方面歷陞工部右侍郎時修武當
山官親命璉董其工事竣轉吏部左侍郎尚書蹇義
輟部事 宣宗欲璉為尚書大學士楊士奇以為吏
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乃不果用未幾璉
九年秩滿卒陞尚書典選有方正統中言官劾其有
私遂令致仕至是卒年七十七計開遣官諭祭有司
營葬璉雖少廉名然為人朴實有量行事安靜未嘗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雙山館

宣德五年晉尚書 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
宜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
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
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慎留意正統元年進士李賢入
選公試賢嘉禾詩奇賢輔相材搜驗封主事未幾早
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觀令自陳諸大臣遂皆
引去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
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為理宜引罪乞改選璉老
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願君臣恩義如此眾是公言

疏上盡留諸大臣 李氏錄書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雙山館

史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文端王公直神道碑

銘

李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任唐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贊仕宋為戶部侍郎徙居秦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與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為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見家食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狀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五

曼山館

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勅皆以屬公又撰記注至於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或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衣寶劍之賚進階中順大夫今上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璉去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邊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子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累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渴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恩清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劍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修鞬器宇宏偉望之若神祖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

狀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六

曼山館

學富才敏詩文清敏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息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卷千卷行於世天順六年

歐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七

吳山館

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計開上爲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

王文端公傳

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泰和人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士正統初陞禮部侍郎仍兼學士尋拜吏部尚書己巳駕親征北虜公率廷臣疏諫止不聽命留守京師景泰初屢乞遣使奉迎駕還不允明年禮部議奏復迎上御文華殿門諭宜絕虜公言乞遣使勿貽後悔上色不悅論諸

大臣曰朕初無意大位君曹過謂朕宜今奈何異議于少保言天位已定孰敢他議但欲答使盡禮紆邊急耳上曰從汝羣臣出文華門內臣與安出呼曰曷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對公面發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唯在所使敢弗行乎言至再詞色愈厲安語塞遂遣李實羅綺使虜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天順改元致仕公器宇宏偉位冢宰一十六年留意時彥凡御史復命必令報所屬高下以備擢用科臣葉盛林聰以直言忤當事者公力護之一時干請奔競之風息大稱得人遇不如意事輒誦

歐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八

吳山館

古人詩自寬有初拜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雖涉諧戲要切中云公於世味一切淡泊官極人臣無以遺子孫居第隘陋年踰八十嘗從諸佃僕耕時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爲樂嘗言西揚不欲我同事內閣出理部事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丁丑正月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爲樂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管與文進交

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
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
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
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困於讒譏
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公得詩
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
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
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
將必以為譏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
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後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九

吳山館

吏部尚書王翱傳

永平志

王翱字九皋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
進士者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翱兩試皆高
等上喜召見賜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
誤遷行八宣德元年西陽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
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
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
翱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
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
御史留撫遼東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
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因之虜退
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
滿住上番書乞留翱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
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
不相統賊益熾于少保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
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翱乞用
一人上用翱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升吏部尚
書初翱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
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
邊東法今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

改戰戰亦不力翔至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
當斬軍中股慄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翔即
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墻溝五里爲堡十里爲
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翔益簡練卒伍
賑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輿輒置
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
萬邊用克饒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願得一戰報主朝
逾年督諸軍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嶺南亦用
收贖法時朝威望已著諸蠻聞翔來大懼翔略兵威
推誠撫諭盜寇止息酋長信向翔嘗言蠻戎撫捕各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曼山館

曰部年富不易得南陽曰若釋朝吏部非富不可
上曰然 茂陵即位免翔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
子太保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翔善
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親年富李
秉程信皆翔薦用翔本北人嘗尹召對 裕陵曰北
人質直雄偉文章凜飾似不及南顧緩急得力以故
翔推較北人爲多至姚夔又反翔往往右兩人清譽
稍不及翔功名損於禮部時翔端方強毅清白儉約
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居第三十
餘年不改於舊 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公餘退宿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曼山館

朝房惟翔望時令歸謁先祠曹賊亦知重朝不忍加
害南陽嘗曰皋陶言九德王朝有其五亂而敬擾而
殺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朝淡然無欲
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
人皆以爲確論子埈世官錦衣副千戶
遼東指揮孫璟者以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相繼
哭之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卒死
以罪妻女死於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後璟
爲名將
少傅王文端公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朝廷

思得剛明果斷者以濟之乃自兩廣召公還命以太
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大夫以得人相慶

英宗復位時春遇公加隆賞賚以金玉束帶錦繡衣
服銀幣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

南城及扈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
言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每召見便殿

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神道碑
曹欽反夜執李文達於東長安門斫傷其首血流滿

面奔公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
也殺他人寧殺我賊素敬服公因謝曰豈敢傷長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曼山館
耶遂上馬去李得釋

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
日聞天下小旱災傷急尋所在官吏問有無儲積民

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權豪勢要有所囑殺色拒之詞色俱厲及處之不甚

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為怨於恩仇一不介意
曰吏部豈報恩仇之地耶行狀

王忠肅公朝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任信仲
孫以廕入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儻

可登第吾豈忍較之顧汝學尚未萬一誤中選則妨

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

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公其妻公夫人
甚愛女每迎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

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故按者
何女寄言於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

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於朝房數旬乃還第胥竟
不謂公為都御史與大監某鎮守遼東某人亦循理

守法與公甚得也後公改督兩廣太監泣別贈大珠
四枚公固辭太監泣曰是非賂得之昔 先皇頒僧

保所貨西洋珠於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別公公固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四 曼山館

知其不貪也公受珠納所著被襖中綉之後還朝太
監物故矣求太監後得二從子公勞之曰若翁廉若

輩得無苦貧乎皆曰然公曰如有管子佐爾買二子
心計公無從辦特示故人意爾皆陽應曰諾公屢促

之必如約乃偽為屋券列買五百金告公公亦襖出
珠授之封識宛然維風編

公諱文淵字巨川姓何氏江右廣昌人祖德元考景榮俱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吳氏封太淑人公幼英邁年七歲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為盜哉識者歎其不凡永樂初選補邑庠生時父兄繼喪公晝則經管家事夜則刻苦讀書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第越二年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廉介自持巡按山東發奸擿伏吏民畏之 仁宗即位命考四川吏治公察其殿寂而黜陟之其風裁凜然貪暴往往棄官去時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五 吳山館

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土官知府祿昭妻與耆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潛赴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以所部軍討之召遣人訟寃公移檄止所調軍具以事聞於 上遂直其寃經播州楊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公笑而却之宣德改元正月奉勅清理山西戎伍無有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詔選御史有風力者體察南京樊政推公復承命以往因有條奏 上皆從之庚戌 上以蘇松等郡任郡守者弗得其人命大臣各舉賢能者時都御史顧佐薦公知溫州府公至則視

民之利病政之得失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為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公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用金銀商稅止輪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公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民無輸銀之苦舊徭役弗均富者得幸免公度其貧富高下列為簿籍而民獲其平溫地與金鄉盤石等三衛隣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為凶暴凌轢有司侵刻小民公束之以法軍衛肅然每歲中使至溫取供御海味果實供饋煩苛公措置有方民不病而事集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公任察屬集耆老與工料董其事不一二月寂無勞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下中貴官柴某以巨舟取寶西洋諸國迨還遇風舟泊海港入溫江瀕岸將起其貨送京柴聲勢譏公處之裕如他政事有不便於民者大則奏聞小則立改振舉學校使士有所作興修明條制使吏有所遵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居數月政化大洽山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六

吳山館

無盜賊民慕詞訟境內稱治隣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公為辨其曲直咸悅服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人姓兩家故有怨成為糧長以賦不時輸縣遣孟圭督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壞其屋成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公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以今以五百人之眾不服進捕逃入於山林必激變又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圭以所掠還成為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人謂公片言止亂賢於用五百人遠矣

秋徵錄 卷之十四 三十七 吳山傳

經史查疊忘倦又召生徒竟冷入唐通自漢宋幾周旋果狀元及第章綸第進士今任禮部右侍郎其餘亦各出仕有廉名公之培教居多歲暮壽考禱於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其禮記有云薄壽禱從今日止甘露望自九天來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川盜起羣聚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乃於要害處設官防守俄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殺官軍者也公詢知賊據烏風洞為巢穴遣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得其渠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平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公移

秋徵錄 卷之十四 三十八 吳山傳

壬子冬十月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於見遣其子間道懷金贖公於旅館公慰諭却之過客聞其事者因扁所舍處曰却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始公與八人受命為守未朞月政聲燁然聞於京師至是上問吏部尚書郭璉曰先所任九人為知府亦有來者乎璉以公等七人名聞乃召入便殿命使傳詔獎勞錫宴於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賚之者甚厚公既復任感 上寵遇知無不為化行既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飭其下毋得侵害於民郡中無事黃堂闕然暇則請庠序進諸生周旋等講論

文官已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公抗言不為撓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於郡公召其鄉長老諭以兄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朱良觀兄弟感泣退修親睦之行是歲五月浙江布政使黃澤以公治行間於朝宣宗以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下面禮部尚書胡濙復薦公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濶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者萬餘人填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

擗望風拜伏悲泣於岸側存郡六年無錮錄取於民
布裘疏食處之怡然民思之不已為立生祠歲時祭
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
百官廷議公辯析利害眾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
後辯繫者之冤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月
則寬其桎梏正統元年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惟私
販情重者罪之餘悉寬貧議者欲悉籍其家公力爭
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初議遣公經理京畿八
府荒政多得賑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
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敢死已而遣使人貢謝罪羣臣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九 邊山館

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
宜徧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公具言律有常憲
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於律條之外又
加其罪况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輻輳為盜者多
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頗多四方往
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時公以疾屢
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保楊公溥勉留之且擬
大拜公以疾力求罷 上乃許之既歸杜門不出惟
課童僕研壘教子讀書而已巳巳八月 車駕北狩
邸邸攝位詔起之遂驛召於家既至以為吏部左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吳尚倫

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諸子曰吾嘗為溫守溫
民戴吾亦深今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
死神氣必歸溫矣越三日正衣冠而坐索紙筆書口
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投筆而逝公晚號釣菴奏議
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
皆行於世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甲子

長山館

吏部尚書李公秉傳

曹州志

李秉字執中曹州籍宣德乙卯領山東鄉薦第一丙
辰登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有兇豪為民害官莫
能禁秉廉得其狀即捕治之因被誣下獄暮年事白
兇豪伏狀其名遂起越兩考擢都察院經歷未幾丁
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陞郎中出督鳳陽等處漕運
再理宣府糧儲所至事集景泰辛未用薦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叅贊宣府軍務請白金三萬兩買牛給
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亦足具奏都
督紀廣參將楊能息忽邊備能亦誣秉不法因取回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甲子 長山館
別用科道連章言風憲糾劾屢未辨曲直焉得以
撫拾之言而改罷 上命御史練綱給事嚴誠往勘
果切責能等秉復奏准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
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又
奏都督過與怯懦無謀及叅將方正黃具都指揮王
良孫安陞官賣宅之罪 上切責良等而以宅付代
者癸酉有達寇邊牧廷議擊之秉援姚崇不賞邊功
以息邊釁遂寢虜寇以標掠男婦米易糧米朝議每
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虜不從秉如數與之奏罷叅將
孫安薦周賢又以張林代江福上論以為得人嘗條

博邊務其日日設武備以畜將材恤孤老以廣仁政
 增衣糧以恤貧寒減縣治以汰冗員汰冗員以節邊
 諸專守備以固城池委將臣以肅邊備行營田以防
 邊患責典守以革奸弊防虜使以杜奸謀停造作以
 安人心修城池以防標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貨官鹽
 以益邊餉悉允而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有
 利之於家者天順改元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
 其甚者數人餘皆懾服戊寅遷大同坐累去久之召
 復職掌南京院事甲申進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越
 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歲當考察舉劾無所避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聖主 吳山館
 公論快焉 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命之整飭虜
 至戰於鳳皇山俘獲萬計無何建州虜酋董山作亂
 仍討平之師還特賜一品服勞以羊酒成化丁亥拜
 吏部尚書錄建州功進太子少保秉素剛直不阿居
 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以監生雜冗傲古
 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以還人多怨望大臣有忌
 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其處事乖方遂落太子少
 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
 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方秉被劾時六館士願不
 試以贖秉聞薄責乃止丁未進階光祿大夫又二年

卒年八十有二秉居官介然無敢干以私者居鄉則
 人人得親尤好施予所著有公餘江南雜詠雲中集
 歸田集謚襄敏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四

吳山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
諱大夫少保謚文敏姚公夔墓志銘

行商格

成化癸巳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姚公卒
計聞 上震悼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敏恩典甚厚
公諱夔字大章號損菴先世居汴宋南渡徙家桐廬
族敦詩禮代有聞人曾祖鼎祖伯率父惟善有隱德
以公貴祖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
屠皆贈夫人公生而穎異一歲失怙中着夫人極力
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就外傳已
獻教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五

銳然有志於學十三游邑校從楊長教瑛李司訓伯
與受春秋晝夜淬勵通貫經史爲文雄健有奇氣下
筆滔滔數千言李嘗語人曰一夔足矣正統戊午舉
鄉試第一會試辭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酒李公時
勉司業趙公琬一見知爲偉器少保南郡楊公溥尤
加賞異因遣子壻從學公閒游劉忠愍公之門劉許
與尤至壬戌會試第一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八
事謂脩聖德舉賢才考察有司慎選風憲寬許勅之
限革監庫之弊立謚法以勸賢銓教職於便地多見
採納甲子夏旱奉 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

公躬鎮其地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爲立碑於廟所
寅持節冊封晉府夫人以疾卒公以不獲奉湯藥爲
恨號慟屢絕居喪盡禮服闋復任已巳 英廟北狩
國勢危疑羣臣勸 郕王進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
朝廷任用大臣正爲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衆乃詣
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舉進逼京城衆議戰
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
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齋 勅宣府遼東令總兵
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外夾擊
未幾洪義果統所部兵來賊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

獻教錄

卷之二十四

四十六

春廷臣交章薦公才堪大任階南京刑部右侍郎階
嘉議大夫時刑部規矩廢弛公一以嚴肅振之獄無
滯囚壬申改南京禮部奉勅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
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尋賜誥進通議大夫加贈祖
父如其官祖妣妣淑人妻封淑人丁丑春正月 景
帝不豫尚書胡公濙在告公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
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子上疏
懇請未允次日公欽率百官伏 闕以請是夕與子
議定遂歸與王夫人決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公屬
予具本稿有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躍然舉筆於立
上添一復字時同官鄒公幹等俱稱善已而入朝眾
議合文武大小官僉名且一樣寫二本因延至十七
日早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輩竊弄威權勢
談可畏公視之如常亨憾其不附已乘間調公南京
禮部 英廟素知公為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
驛召至京 賜二品服轉禮部左侍郎戊寅調吏部
有真定守以舊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
令擬准彙來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
判此彙事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名益重癸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七 長山館
未還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公詳雅敬謹明於典禮
上深嘉之甲申冬 上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綺
實指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公所請宴
賜有加丙戌會試公知貢舉預陳數事以杜僥倖聞
三月進資政大夫贈封祖考以下皆如制八月公率
羣臣上封事其略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
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
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
土木勿妄興齋黜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
欲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政務上嘉其言謝諭甚至

丁亥正月錫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數見乞致
仕 上曰卿謹慎老成朕方信用不允辭朝鮮進海
東青公言非故事宜下 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得
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
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官以
繫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面阿叱哩之流留心
經筵裁汰政分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
宗舊規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卜
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
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 宗廟聖孝所先綱常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八 長山館
典禮 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有疑沮關
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 上覽
奏感泣卒從其議九月彗見公辭職不允己丑會試
公為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
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六月遷吏部尚書進資德大
夫正治上卿公熱於事體釐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
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庚寅雨雪失時公率諸司
條列政務其末具言可憂之事以冀感悟辛卯秋加
太子少保遣中官 賜羊酒實楮是冬彗出公上疏
反覆諷諫言無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

百前歲彗星示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處置
事宜往往不為深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
備之餘母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
目前也 上是之命禮部即會議行公自是憂形於
色食不甘味上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
劇臨終謂子望曰吾受 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
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公丰神秀朗器識
宏偉古論侃侃立朝三十餘年愛國之心老而彌篤
每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說者謂公可屬大事
正直弗徇如古周勃姚崇其人誠知言哉公著述甚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九 漫山館

富所存燕蟲堆稿一十卷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贈太保
恭簡尹公旻墓誌銘 李東陽

吏部尚書尹公旻致仕十有八年卒於家上聞訃嗟
悼遣官諭祭勅有司治葬事仍贈特進太保蓋恭簡
賜之詔命褒舊績也公姓尹氏諱旻字同仁世為濟
南歷城人曾祖諱均書祖諱得名考諱宏舉鄉貢累
官泉州知府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曾祖妣夏祖妣虞妣姚皆一品夫人公七
歲知讀書稍長下筆數百言正統丁卯以府學生舉
鄉貢第一連擢戊辰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己巳
授刑科給事中景泰間值國多事屢有建白皆傳正
義天順丁丑遷左給事中英廟見其儀觀魁偉音吐
洪暢欲大用之尋擢通政司右叅議轉左叅議己卯
旱遣祀海岱禮成而雨庚辰持節封安南國王盡却
餽遺國人敘服辛巳王師有事於陝西公出總軍餉
有白金彩幣之賜壬午丁母艱癸未驛召至京師擢
吏部右侍郎成化己丑遷左侍郎歷王李姚崔四尚
書皆日代此位者必公也壬辰漕河壅滯公往督官
運事遂集癸巳勅拜尚書命侍經筵戊戌加太子少
保賜玉帶麒麟服己亥加太子太保累進階至光祿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漫山館

大夫勳柱國甲辰加太子太傅公久掌銜鑑博采公議不為私撓天下翕然稱之有姦吏李孜省者貴幸用事憾公甚會公鄉人兵部鄒郎中襲坐累補外諸武官奏留之因肆為媒孽罷其職而落公太子太傅仍為太子少保又詞其子事構成大獄再削職以尚書歸公不自辯列惟引咎自責而已今上御極孜省既伏法乃吐實於官諸黨惡者罷黜始盡而公壽考終命竟膺褒卹非獨復其故物而恩禮有加焉然則世之以仇怨相傾擠竭計盡勢而不為後地者亦何益哉公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藝彊記每經銓注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一

雖稱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時料人壽天成敗歷歷多奇中故其退也士大夫屢疏薦欲起之而公亦老矣惜哉公生永樂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癸亥九月十七日壽八十二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潛

張澂

公姓李氏諱裕字資德號古澹系出唐宗賢館直學士善之後世為江西豐城人祖諱仲止考諱端明以公貴二代皆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熊氏妣周氏皆贈夫人公自髫髻頭角迥殊稍長入學官才氣逼人嘗讀書東樓夜半有紅光燭空隣家誤驚失火頃之光乃沒景泰癸酉夙興詣文廟值微雨天未曙忽二人擎籠燈自前來迎公恍然莫測比至學無所見聞者異之是歲秋領鄉薦甲戌登進士選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天順戊寅英廟在御奉命陝西時宿弊全積公建言選將練兵汰守令安流民等八事皆報可定遠伯石彪冒功首虜廷命覈實彪叔忠國公亨以晉通關節公焚其書曰媚權臣欺天子吾不敢也卒覈實亨果大怒值其敗得免於禍庚辰自陝回都御史寇公深方得寵眷待御史甚嚴公英英不少屈有指授雖出上意亦堅執不從然上知公守法亦不加罪癸未擢陞山東按察使先是屬郡死罪二百餘人或經十餘年未決公至悉為磨勘親鞠之平反得釋者無慮過半青州大峴山有寨七十二民避盜

役及殺人為盜潛伏其間公往督守吏捕繫渠魁寘之法其逃者悉遣還綱其過負自是禍始息成化庚寅憲宗皇帝知公政績久次乃擢陝西布政使下車而餘戶進順天府尹即古京兆秩而往往迫於權貴事多掣肘惟公屹立不為搖動至於省物料寬鋪戶樽約階薪司夫役禁奸人不得投獻田土皆有實惠於民府入給引鈔貫歲計若干故事為尹所應得公惡捐廉悉贖之以充官用癸巳總督漕運缺員以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當其法久弊生皆起於軍官指克交兌違期開河阻淺之故公剔其弊而更之歲

欽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三

吳山館

公感 上知遇精白思報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四字公與二侍郎傷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註於手牘謹減之至期引奏填榜更無舛錯而庶官亦稱得人丁未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以私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為黜幽公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迄今不變一日太監單昌語鴻臚寺官轉謂公曰先時選官本入 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

欽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四

吳山館

成所著三朝奏議七卷雜錄十卷東藩倡和詩一卷
歸田訓一冊山東雪冤錄一冊載於家南臺史抄政
事略餘力集正家條約辯誣錄刊行於世年八十八
卒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晏山餘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保諡文恪
耿公裕神道碑 徐溥

公諱裕字好問姓耿氏其先出真定之東鹿有諱昉
者仕金爲平定軍宣武指揮使遂爲平定人高祖諱
支元國子伴讀遷大寧路推官妣呂氏曾祖諱承祖
太常寺太祝贈刑部右侍郎妣康氏贈淑人祖諱綱
國初盧氏縣學教諭贈南京刑部尚書妣和氏贈夫
人父諱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諡清惠妣徐氏封太夫
人自教諭公官盧氏不歸今爲盧氏人公資稟特異
又清惠公爲一代名臣家庭之間漸染有日故公年
少卽有大志景泰己酉清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
於外公侍母太夫人居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
就試遂中其選明年登進士第補翰林庶吉士丙子
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公再任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
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清惠劾奏之忤旨出爲江
西布政使公亦出判泗州旣而丁清惠公憂服滿改
定州成化己酉朝廷知公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同
考禮部會試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
癸未陞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明年擢吏部右侍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晏山餘

郎丁母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午擢本部尚書
俄改南京禮部丁未 今上卽位轉南京兵部參贊
機務弘治戊申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
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享年六
十七歲公儀觀豐偉鬚髯若神器度弘遠人莫能窺
其涯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公不堪
至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於民者甚多在國
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勲戚年
幼者奉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
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閱之嘉歎及擢
蘇徵錄 卷之十 五十七 吳山館

力凡所舉薦必富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
者上疏極陳其弊務宜絕之身任都督府部事秩
滿當遷公故緩之曰吾家當如是其無所私如此士
大夫方慶公之復用而公不幸一疾遂卒矣內升咸
痛惜之公嘗以關輔饑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
卹還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
者會議於朝必持正道不阿徇人意或舉人才從衆
論而用之公退獨居無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自奉儉約蕭然如寒士人以爲有清惠
公之風公卒之後 上念之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
蘇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八 吳山館

梁正
寶初

謂得體後既召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公
素博雅通知古今能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崇王嘗
乞請京師朝賀詔諸臣集議公言王雖至親於制不
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四
夷貢獅子公言賈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
非由故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自官求進者紛然
盈路公上疏請治其罪一時雖不絕然自是禁例
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銓曹感 上知遇益竭心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少治易徇通他經于史三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崇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為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所議決必麗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朝廷議行之推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以直道精心為之吏民皆愛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藥以施病者其人不至後時而歿立書院羣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文學行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九 蜀山館

謂之士為之師太守以問按行名諸生褒衣講說恂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揚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而嶺南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為左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襄陽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殺略而礦賦亦不時發時設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算首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揭襄盜梟平之殲其魁釋脇從之眾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

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微功賞恕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為賊者乃下

今日掘殺一人即抵死眾肅然不敢犯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像母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雷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乞罷以計豫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回天意 詔不聽罷而他所疏荒政甚詳 上為之蠲賦有差例入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齎携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十 蜀山館

商貨而縱橫郵道間妨糧運且及彈災數事倦倦民力 上為之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左然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瀨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工市相載還恕廉得之遺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錮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瀕別為私郵以通滇省會
實欲乘間掩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
驛以黃鸚鵡進怨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
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
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 上不得已名能歸安置
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
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
水書各一橐無緘毫增掌院之未幾叅贊南京守備
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
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十一 吳山館

旨毋得自為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
便怨而適有與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
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怨益日夜孜孜於職下車
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刺及屬城吏
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怨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解
印江蘇去謂者相剗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怨不
勞力而治乃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
至破家乞嚴禁華光祿寺歲供白粳柴及庖火賤工
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繒彩及貢獻花木禽鳥請
賜蠲省皆報可常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

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賦
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
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
頌之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怨與周忱忱以
十八年怨不二年其久與督不相當然忱彷彿魏元
之怨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
戕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怨疏言帝王之學貴
要典謨訓諳及無逸旅葵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
之道 上不之取而取戕江網者何項項也佛俾外
道亦不足汗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棟其千戶王臣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十二 吳山館

姝術取中旨齋御幣金收市圖籍珍翫因誦張皇聲
勢搜括富人財寶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費人情洵
洵怨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素怨因而
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發
其狀 上始下敕錦衣獄謫戍之并戍其黨十八人
而梟王臣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怨尋復為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能復賣緣得同守備
南京與怨共事然益心服怨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
惟有敬事而已怨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而
恐以年至乞休不許滿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晉饑

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與
妖僧繼曉比而益大鎮國永昌寺其言直忤旨下
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
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
者外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
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上
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黼南京恕因是
益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
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
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三 曼山館

是時恕侍經筵時酷暑 上方汗而盛服疲不堪
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後
進慕說之而上方開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恕
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錦進士董傑都給事中韓
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傑
尤激恕不憚待罪私第上疏乞休上曰君臣之間
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勿
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
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母論臣不
敢望司馬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復優詔留之乃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四 曼山館

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
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命南
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
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上
崩 孝廟卽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卽家特召之命
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見
卽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
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憲義王直故
事官恕吏部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時
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而

上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又贈服色莊田恕
爭之 上與辭以報恕益自奮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與御史姜綰等訐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
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儼故嘗以經筵
譏恕者他亦譎諤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
引所夢爲證事發而大學士劉吉惡之下 詔獄欲
坐槩妖言律論斬而儼亦與同罪恕力辯其不然
上命姑緩之迨法司讞上槩儼皆減從成陝西巡按
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爲同事者所中以多杖
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成

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陛下慎之將來耳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恕復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為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十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劾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五

晏山館

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猶据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畱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畱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疑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上特慰畱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

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憚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辯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諫君也傳若行有豪傑聞之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貞貞亦為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李六

晏山館

之奮詈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貞面質上為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宥之俾焚其傳草而罷濬貞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辯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為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在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為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日詭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薦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屏呵從謁之再拜叩質疑難恕亦

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為正德收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齋手勅宰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入視之暝矣計聞 上為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為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隳其聲

太宰王公傳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三原人軀幹偉大貌獻傲錄 卷之二十四 七 曼山館 豐而見骨微鬚音如洪鐘正統辛酉舉人戊辰進士歷官庶吉士評事揚州知府江西右布政提學巡撫右左副都御史南京刑部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吏部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筮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眠覺即誦讀日與士大夫相接終日講說其進德業老而忘倦似衛武公然務為實學不立門戶所業不殊乎人而衣錦尚綱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任重道遠則與嘗曰仲尼不為己其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為的苟合乎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為非儻有不合雖先

儒之言不以為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顏子居常反身循理以集義為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遏似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溫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也袞職有闕以為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為己責思除之君子未用以為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以為己責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為己責思黜之故當其時天下之君子敢為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恐天下之小人黨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為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似伊尹應湯之日及處撫之時凡惠政之行必先鯨寡其有不法雖懸奄王公有所託而不從雖當路撼之而不搖其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西厥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蔣琮則勢傾科道者乃皆奏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鳴鳴無聲虎嘯深巖而豺狐遁跡其不侮鯨寡不畏彊禦似仲山甫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未嘗一考而輒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華在荆襄則殲劉千斤和尚蔣

虎力在雲南則伐羅雄而莫蠻服在湖州則撫定饑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有其脅其全活隨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略皆懸合機宜雖良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其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權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尚書楨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留都時如錢福不與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下在兵部則考選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務之暇輒引屬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由丈又延廉徵錄卷之二十四 六九 復山館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如盧氏耿冢宰裕莆田彭少宰韶肝江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岳蘭溪章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稱成弘治之治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荆襄剿賊我師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留都有賊夜入寢所乃觀書不顧雲南之行檢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樞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患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似韓魏公故劉文和公以國朝第一正人稱之卒 賜祭九壇謚曰端毅復 賜祠曰彰德其嘗官遊之所立碑頌德立祠祀焉所著有石渠意見及玩易意見禮

河通志典籍格言介菴奏議石渠文集各若干卷代諫議錄一百卷

關西都御史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楨及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為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 陛下既以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

廉徵錄卷之二十四 七十 復山館

弘治間 上用常州監生湯棻言其鄉人段銓有古書名載江網虛岐僧院有畫刻絲作羅漢觀音像造棻馳傳取之王端毅公聞之遂上言大要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帝王身兼治教之責以為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要至於諸儒訓誥簡編浩翰既非帝王所能徧觀盡讀他如老佛之學神仙之說黃白之術清淨寂滅妖惟妄誕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為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

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
志奔競之風起天下之事日壞矣 上為罷義順德
知府黎永明以殿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
以督造殿不足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公具
疏言詭者陽之號令敷恩澤感人心而示信於天下
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為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執
奏 陛下完仁未有不賜命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
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
臣如釋之者而迺阿順至此比聞鎮守內臣有許問
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長和館

出斯人而變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
臣竊痛心 哀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
誣隣人為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
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
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
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給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
焉歸蓋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
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恡憎如此人稱
公為神明 聊邪漫抄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長和館

奏奉命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唐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豐苞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毘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十三 吳山館

公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為書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吳山館 河南耿公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

嘗買油故每過輒而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為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雇兩入小橋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丁寧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吳山館

昔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叟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即回衣冠坐廳上戒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十四 吳山館

爾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叟駕部語之叟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同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其好善如此吾兄為國柱石為縉紳楷模其志與三原公先後一致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為吾兄師者孰可為吾兄友者又孰可為汲引而長養成就之者天下事可憂惟此一著可以應急可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願加之意焉 魏莊乘與聞淵中書 日李康惠公為刑部屬見素林公為僉都謂李曰作

三原王、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國家慮
二自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豈吾不
能屈已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
人曰司空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
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
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曰承勛每
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
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
以三原公見素為法屈已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
亦因而汲引成就後生斯固吾兄成已成物之功也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五

七六

鄉別於嶺南校謂于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
見得無適而是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
識尚可為韋弦之助否肅齋公既去前所行二政勢
必動搖他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利彌覺多事矣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致仕進階特進榮祿大夫贈太保
屠公瀟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諱瀟字朝宗其先汴人從宋南渡遷淮陰再遷無
錫五世祖諱季始始遷鄞曾祖諱順祖諱子真皆贈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諱瑜累封榮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始登第即以疾乞歸
越五年辛卯試監察御史壬辰實授勾稽湖廣軍儲
情法兩盡甲午巡按四川革舊弊十事王襄敏掌院
令總諸道章奏且薦其可大用辛丑起擢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至乙巳歷遷至右都御史或譖之調掌南
京院事占城國為安南所侵王子古來奔廣東使懇
於朝公受往勘移檄安南諭以禍福辭對甚婉因
請停冊使俾古來就館受封募健勇千人乘海舟二
十護歸國古來以金寶飾器異香奇木為報公峻却
之國人為以疏請上命公受之再辭乃止弘治改
元戊申命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其地公乞終養
不許督討徭賊俘斬數百計賜白金綵幣已酉
召掌院事庚戌以疾懇辭辛亥乃得請道聞母徐夫
人喪癸丑南院闕廷議以公名上特命還掌院進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五

七六

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災異陳二十事多見采納
嘗化王罪干倫理頗涉曖昧既遣官覈實逮至京師
辭不服公極其疑誤稍開其端多所質釋會榮祿公
疾以詩趣歸因復乞終養不許丙辰吏部闕廷薦四
人上親書公名付內閣陞吏部尚書太子少保如
故公博采輿論務公黜陟每考察見以喪去任者非
大過不去註選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土俗稍宜
者補之內降頗冗以災異執奏言甚剴切重建清寧
宮成詔西僧慶讚公率諸大臣力陳不可又以慧
見會奏十事早視朝勤聽政其首也丁巳秩滿加太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七十七 吳山館

公大夏往事為罪必欲寘之死公委曲調護乃得減
論其他隨事旋斡者尤多瑾意不滿再奪月俸公亦
自度勢不可支復乞致仕以去壬申九月無疾而終
壽七十二上輟視朝一日贈太保公體貌魁碩器
宇宏闊達治體精法比每值疑事大獄對眾屬藁不
煩竄易然自處謙遜未嘗挾以驕人在吏部嘗援王
文端王忠肅故事請起王端毅與之共事及與兵部
尚書馬端肅同為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允進特
疏讓之

太宰屠襄惠公滿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
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惶懼息頓
頓請罪公曰去去汝何為者吾方惡其泰白而易汗
也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盞吏同襟度矣鄉有柴姓者
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必大加譴
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吾子亦不辱但
難為汝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其人頓首
而退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為老嫗敗屋二楹適當
門樓之基屢使人從容譬說而欲券之其嫗堅不聽
命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其門嫗口扣
門者為誰小奚告之嫗曰此不過欲券吾屋耳此吾

死生所也券則須徙吾憚憚老寡將安歸乎公曰汝第起吾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而不汝徙也但去敗屋而更之新聽汝居也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其貲買販稍爲生殖俟別有家也而方議去住不亦可乎嫗曰卽如是幸甚但煩明載券中耳公乃袖出柴薪二錠凡重二十四兩淨其直付之嫗乃以其子販粥日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遽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今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復何待乎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鄰何款以飯食爲之惆悵而遣之郵洞雲張翁尚廉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七九

書文定公邦奇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聽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翁歎曰噫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遷之遽抽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入子償人去矣將若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忻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此特其遺事一節耳宜其篤生文定勲

名道德卓然爲一代純臣也

廉徵錄

卷之二十四

吏部尚書倪文毅公岳傳

吳寬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於錢塘國
初詔徙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
今爲上元人自啓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
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
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
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僖因
名曰岳即公公生而瓌頽迥異常兒性更孝姚夫人
沒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即知向
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
獄詞爲題令判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
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
鄉試爲怨家中傷謫戍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
勤既長文僖擇日筮賓爲行冠禮邊人環觀歎羨自
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甲申登
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爲庶吉士續學翰林預修英
宗實錄成化乙酉授編修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
僖用詔思復學士一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爲榮後
文僖擢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
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侍讀明年選充經筵講官

議疏

於是文僖再起爲尚書仍以疾致仕公再乞歸侍竟
遭喪服除還任適今上爲皇太子講學春官詔
輯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學
士甲辰充春官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命
經筵進講弘治戊申爲今上即位改元之歲進左
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
書已未再改兵部賜勅叅贊機務明年召爲吏部尚
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
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
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附時
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上
屢屬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
卽治累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既多贊相合禮若
國朝自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爲百世不遷
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
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
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懿僖仁三

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
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
後別建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
主合享亦應古拾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
祔廟者復 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
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
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
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
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知禮者
皆以其言為然奏上 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五 吳山館

之分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
近歲額外設官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
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為
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即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蓋變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
也又勸 上勸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
之賞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
來賈胡邀利以夷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奏報災
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
引經史為證言甚懇至欲 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五 吳山館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為近世弊事莫
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闢之既以政事為已任士大夫
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
部奉詔考殿諸同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
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
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皆切於時後復以清寧宮災
再以前事上 詔皆下諸司看詳行之公既有
才其部事益簡人以為不足為竟改任自永樂間遷
都於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畱後而以兵部尚
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為重人以公為宜一時武

備修舉軍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命公居常則能鑒
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
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若
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昃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議
凡軍民利病能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
一言而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
以疾不起矣年五十八疾革昏憤口喃喃猶及禦虜
益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書惟及朝政其徇國之
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父與繼母郭夫人能盡子道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五 吳山

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爲之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
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
自振迅衆輒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
多清確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獎必至取媚於時如
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避忌
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
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五

吳山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五

吳山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除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才，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翔皆嚴重，鮮可而獨容。腹文升以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稱。墨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小斂戢人爲諺，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歸。成化之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璫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事聞，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詔逮巡諸臣俱下獄，而卽家。趙文升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人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畱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而伏羌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賊，微其歸路，戰死。衆懼欲退，而文升乃率麾下爲後繼，且令斬先退者。衆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七

吳山館

得不敗。文升復言於項忠，盡焚城旁草，及斷汲路，賊始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以輕騎往，未得要領，而文升復繼之。滿璫乃乘間出降，而滿四等復鼓噪堅守，會得降人楊虎力，故與滿四腹心，使爲間而誘之。出伏兵執之，石城尋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釋使歸里，而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斂戰齒悉瘞之，以少牢祭其人。悅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潼關軍餘火竭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爲劫掠。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堡，募土民數千授之，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時茶法已久弛，文升飭之以易番馬，八千餘匹，軍中騎皆給。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鞏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遂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全八

吳山館

進兵乎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奉出飭節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凍餓等後文升而爲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逮連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反之鍼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許驗夷管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懼賂其都督產察使繫答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鍼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朝廷昔誅董山詭不平因畱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鍼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畱其使走之撫順所白其狀鍼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爲言於上遣太監懷恩曹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而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十九 曼山館

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借大通事往可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憾於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肉駝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意不能已欲自出以爲功至遼左而事定矣文升與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銜其敵禮且無所饋而陳鍼則飭厨傳感爲供張見直叩頭使辟左右謙從皆有賄相與謀而傾之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理部事而直則已密疏言文升實激之變於是復倍刑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而文升得戍四川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寃之汪直既傾文升則偕陳鍼大發兵破諸屬夷鍼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當陳鍼厚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夜孜孜理軍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緱縑之爲賸人益稱之以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文升至而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十九 曼山館

其地早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江南糧二十萬石舟費十萬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以賑貸且平糶藉而毋流孳名拜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不即命守臣請合三鎮兵追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勘處而已卒無他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伏文升而問之 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畱政爲一新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綵織緋衣一襲從幸太學坐聽講於辨倫堂侍經筵賜白金文幣寶鈔 上躬耕籍田與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上 曼山歸

書言乏語甚危且請行賑施蠲採辦銀課與額外徵稅 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而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 優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上 曼山歸

請馬政弊甚苦學生寄養者復請復覈減定其額著
為令 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
太子太保 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
階光祿大夫勳程國而文升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
端 聖功得諭德等十餘人有 旨傳陞書工
張玘等二十七員為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 先
朝弊孔賴 上初望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功而冒武
職使邊將解體而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
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為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
亦能使邊將解體 上皆為停弗行貴州苗叛文升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 吳山館

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
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聞廣而薦都御史
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
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
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
相善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輕騎五百圍復哈密
復為赤斤衛兵所殺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
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
而哈密復矣皇清寧宮災 皇太后 皇太后同
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上言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 吳山館

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裂水湧多壞廬舍文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其切陝利弊者取回織造絨錫中官停止不急征斂上即行之又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諍之切上謂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斂倪岳卒文升竟為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天下吏上名文升至煖閣而論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章 長山館

給事中吳昇王益自以操按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參政者蹀喜事因孟養兵以攻猛密設伏邀擊大破之殺獲且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樞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讐者名為我也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為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

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陽諸陵廟文升因悉攷天下災異上之而條修省十餘事亡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鹽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修武備慎刑獄十事皆優詔嘉納始文升之為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知無不言恕直而劄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久已去公卿無不見染者彈疏蜩上獨不能及文升以是名聲益著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警克斥不能盡得諸少

卷之二十四

在夫 曼山館

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亦微示倦天子方勸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讓矣上崩梓官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首面慰賜亦加於弘治初時承運庫臣言上即大位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助親莊田租課者文升言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果足而弘治中上最慎名

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籍
 寧晉河間靜海 皇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焉
 太后兩宮用因革中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
 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鼎等七人指篆西
 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
 無行且不良於書者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進乃別選
 八人以進而給事中安奎因刺得王瑞納賄狀劾之
 瑞慚恚誣文升抗 旨更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
 文升請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
 居位久其左侍郎焦芳鄉人也而覲之會楚人熊繡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九七
 為兵部左侍郎文升推之總制兩廣快快不欲行流
 言聞於鄉人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
 再疏乞歸報許而御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
 刑部尚書周珪謀代文升為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
 賢者相繼亦懇歸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賜勅子寶鏗錦綵馳驛以行月給
 祿米六石歲給夫八名供帳傾都噴噴以為留戾疏
 傳不能過也歸後又三年而焦芳猶修鄰構於中貴
 人瑾用小快削其官秩尋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
 斥贈文升太傅諡端肅子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

柱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鋌亂河南行剽
 至鈞州以文升家在焉捨弗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
 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
 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
 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八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許公進基誌銘 景 賜

公諱進字季升號東崖姓許氏河南靈寶人系出周
文叔至隋楚州刺史法光生唐譙國公紹紹生圍師
為左相圍師生力士洛州長史力士生欽寂欽寂生
輔乾海東慰勞使輔乾生經同州刺史因家同州經
生克一克一生田田生承宣宋給事中承宣生大用
國子博士待用生巨圭舉進士巨圭生宗都官員外
郎宗生才舉進士贈少傅才生簡端明殿學士簡生
東遷長安東生祥祥生佐金大定中進士佐生炳軍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九十九 吳山館
千戶炳生威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
秀麗遂卜居梁村焉威生本本生玉俱百戶玉生五
五生九九娶何氏生仕信仕信娶同邑禮部員外郎
陳晟女生實實娶焦氏生安定教諭娶何氏生公十
歲隨教諭公任安定授禮經天順壬午領鄉薦成化
丙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按治甘肅俱克樹風裁太
監汪直安設建州夷人以冒功御史強珍劾之直誣
奏珍逮入獄公具疏劾直直不出人多危公已而
得 旨珍謫戍遼東公奪俸又劾奏直黨倘發直鍛
鍊之獄 憲廟是之遂禁緝訪官校直怒公藉以章

疏字訛奏之杖於朝幾殆壬寅擢山東按察副使為

鄉試監臨官司事者欲私一貴介公堅不可乃止東
昌武弁子懷金歸與所厚生遇飲於酒家暮散武弁
子被殺且無首執生於官不勝拷掠即誣伏公知其
冤私念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忽通名
邑商人莫測其故至則驗聞私曆見酒家以殺之次
三日易布數疋一鞞即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人以
為神明焉其他類此者甚多弘治戊申遷廣西按察
使未幾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屢條陳
邊事 上多從之武邑王聰沐兇縱不檢公奏黜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一百 吳山館
庶人太監石巖貪暴公劾之巖衛公誣公擅用旗幟
謫兗州知府甲寅遷陝西按察使時北虜大寇甘涼
以公為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處得宜屢有斬獲
邊陲遂安哈密舊為羈縻番屬捍禦西戎與土魯番
構隙其酋牙蘭逐忠順王陝巴而據其城池為患幾
二十年公遣人於罕東赤斤等處宣布恩威時加犒
賽得其歡心爭為用命乃統官軍至肅州命副總兵
彭清出嘉峪關調赤斤罕東等處兵馬聲援直抵哈
密克復故城城破之日城中土人為牙蘭脅從者八
百人聞兵至懼誅登高堂不下公開諭之始下膏時

有欲屠之以圖功者公不從卒得全活丙辰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丁巳名爲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賜誥進階通議大夫贈祖考皆如其官贈祖妣妣配張氏封繼高氏俱爲淑人蔭孫一人爲國子生刑部主事鄭嶽無罪下獄公爲疏雪之彗星見公與周司徒上言宜加修省明用舍省糜費等事庚申北虜寇大同上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宜大諸軍事法令嚴峻忤權貴竟坐劾將官不公勒令致仕公歸築東崖精舍遊息其中若無意於世者而廷臣論薦凡四十餘疏正德乙丑乃起公未行改兵部左侍郎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百一

長山館

郎提督京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賜蟒衣上疏勸

上勤學問戒遊逸上嘉納之每於團營操練必

指授方略而南北各邊事機處置周悉凡權貴請託

多執不從改吏部尚書賜玉帶加太子少保階資

德大夫正治上卿賊瑾秉政與公不協誣以他事令

致仕久之又令冠帶閒住庚午八月十八日卒於正

寢殮時聞空中有聲如雷先是有流火入宅蓋不偶

也享年七十有四賊瑾敗朝廷用言者復公官遣

官諭祭營葬贈太子太保配張氏邑處士張本女有

賢行先卒繼配高氏側室翟氏子男八人口詔張出

舉人早卒日詔給事中改檢討出爲全州判官日讚御史改編修出爲臨淄知縣日記因詩母序生日詞日論俱高出日誌翟出公器宇魁梧賦性端方肆力經史作詩文春容典雅性至孝嘗承教諭公庭訓捷破指甲後每舉指輒感泣不已事二兄敬愛兼至家素饒裕而自奉儉約甚惡貪婪歷官垂四十年冰蘖之聲始終一節議者謂公剛方正大縉紳鮮儔其邊功類韓琦明斷類包拯立朝大節貶黜不屈類唐介晚年退而不用用而未究人以爲歉然祿位名壽兼備子孫蕃衍科第不乏天之所以報公者未有艾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百一

所著有東崖集憲臺議本番始末諸作

張綵

張綵安定人舉弘治中進士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再遷文選郎中綵內負文武略而恢廓自信不護小短人咸大期之偶與一給事中忤露章劾罪格不行綵即移病歸里久之楊一清總制三邊力薦綵自代而劉瑾其鄉人也又素聞綵名因著令曰病過期不愈者斥為民綵迫乃就道既見瑾高冠粲衣貌白皙長偉鬚眉鬱然望之又詞辯泉湧瑾大敬愛執手移晷曰子神人也我何以得遇子即日擢文選郎中某內批綵代之綵自是易心死向瑾矣尚書許進稍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百三
曼山館

中立微欲為異同瑾惡之綵因媒孽去進尚書劉宇代宇故瑾門人也益降卑言色接綵綵嘗抱案立語宇俯僂不敢當文選半歲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踰月擢吏部左侍郎瑾遂欲大貴綵命劉宇入閣綵代之歲中自郎署首六卿僚友如故惴惴進左右白事綵厲色凶所假劉瑾嘗出休沐六卿往候晨至晡未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飲數杯乃出揖眾入眾以是益患畏綵所以見綵如瑾禮郡國守相饋遺金帛奇實相望途巷間綵亦時別所繇不全納而性特色溫守劉介其鄉人也治郡凶善狀而新續妻國

色綵微知之特擢介太常少卿拜日威服管唇鬢往就介曰子何以報我介惶恐感謝一身外皆以奉公綵下拜曰命之矣即有肩輿入內宅金采綉爛媵婢將口擁妻出就輿去如風介錯愕揮涕而已綵尋遺介千金為壽又聞平陽守張恕妾美索之不肯乃中恕奇禍俾適成劉瑾擅權久餒於賄稍厭綵乘間勸曰公亦知財所自乎非盜縣官帑即剝索小民且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十不一而怨且十及公何以謝之瑾大悟會少監李宣指揮趙良使還饋瑾二萬金瑾疏收金上承運庫宣良咸貶斥有差於是中外人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百四
曼山館

或稱綵能道瑾善云時綵恃瑾故見內閣臣絕不為禮間有所托狗亦不允而焦芳亦厚其客段畧見見綵勢盛即轉投綵相與構芳於瑾逐之歸內閣人人怨綵也會劉瑾伏誅併逮綵下獄論謀反狀具度死仍磔其屍妻子徙嶺表

陸完

完字全卿長洲人也自有傳完為江西按察使寧王器重之時相名預曲宴併取金壺孟器贈完且指其帶曰子自愛他日當繫之囚疑也完既入兵部王舉酒酌地曰全卿德我哉先是寧獻王移國南昌草創未給護衛兵王乃大遺完金寶上章援祖訓請復護衛完依違不能拂遂與之後王反按得狀下完獄具論狀 新天子即位未減戍南中

陸完

陸完

百五

吳山館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前少師

王公瓊神道碑銘

霍 韜

英宗睿皇帝復位之二年歲己卯月甲戌日丙戌時癸巳公生於太原之費館有吉徵焉公諱瓊字德華號晉溪邑居晉水經流故也公四歲能楷書五歲邑尹舉奇童八歲通尚書成化庚子舉於鄉甲辰舉進士乙巳授工部屯田主事弘治元年戊申理易州薪廠癸丑署都水郎中治漕河丙辰四月改戶部陝西司郎中己未遷山東叅政辛酉居靜學公喪癸亥冬起復河南叅政乙丑冬遷河南右布政丙寅夏陞右叅政錄 卷之二十四 百六 吳山館 副都御史理鹽政九月陞戶部右侍郎戊辰正月改吏部右侍郎官瑾欲用私人尚書許襄毅公執不肯三駁卒用公瑾怒調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己巳居任夫人喪壬申起復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畿內山東饑癸酉六月陞戶部尚書甲戌春以災異乞免不許六月以疾乞罷不許乙亥三月乞罷不許四月改兵部尚書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不許九月再乞避位不許疏六上不許丙子二月以疾乞免不許是月復自劾乞罷不許六月又求退不許加太子太保丁丑三月加少保十一月以

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辭不許戊寅二月乞歸不許已卯五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八月宸濠反庚辰十月轉吏部尚書辛巳夏五月下御史獄瀾成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疏薦戊子起復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辛卯冬十二月改吏部尚書壬辰七月公薨於位公先子靜學公師事薛文清之門公幼承家學事踐履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恒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喬白巖王虎谷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漢才識雖則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川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於都水郎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漕務無專職益弛公典漕務申勅丞毋聽撫按漕政始肅先是河防掃草積數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民不困徵踰年婦用益贏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贏銀三萬有奇都御史議移補軍糧公曰河漕重務費缺孰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孰不給御史移防河水材葺學舍公徵縣官曰急昇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公議禮且曰公力定教足以有執也公治漕三年凡漕河

里步近遠湖座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籍畫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公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故公泄淮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岸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為聚勦捕之鹽故為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君子曰輸粟法行邊卒可無餓也已公理戶部邊帥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貯糧幾何某場貯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采秋青草幾何用蓋饒也何重索邊帥愕服公明察不欺橫乞公泄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某關隘某防某奔突某輸餉糧某紀帥勲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帥不窘東以易策勲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陰卜成敗為從違不敢正名曰濠反又曰有故事公獨奮曰豎子烏鼠聚茹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

防江朔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
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泰
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庭光鎮
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諭諫率淮兵朔南都已而陽
明擒濠如公策辛巳之夏公在獄禮部主事梁焯語
韜曰濠反時朝士歸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竝竝
不懼獨晉溪一人而已矣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
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
也議賊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讒夫曰
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
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闡河間近保京師遠控
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
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
為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
時察奸究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於
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
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眾默
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
梁誥曰預定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罷議是時宸濠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九

吳山館

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 天廟朝臣陰主
焉大學士梁儲力沮議大學士李時語韜曰儲有社
稷功外人無知者謂是也是時梁公執議於內王公
正議於外奸謀乃寢不行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
齊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勲進秩二級公曰左
都督上無級也執不上議內閣叅劾吏部封彬平虜
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由兵部議請乃劾吏部
例也彬泰實仗倖借兵部議為地公執議雖不能沮
彬泰倖封國法猶恃存云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
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覲都下洵洵云江彬
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覲
公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
覲王事梁焯語韜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
晉溪不畏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晉溪反佩
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扈蹕
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
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
不得逞此大臣制變之略也亦智勇合德者能焉公
由戶部任兵部由兵部轉吏部復由謫戎起總制再
入吏部勲績不畢書獨書數略節取其足法者云爾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十九

吳山館

籍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已
 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溪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濫封爵
 亂朝政罪一也威傷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
 籍曰若是戮宜也越月籍任主事守職方閱舊牘歎
 曰古有免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富張容
 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畫勅兵部
 填紙尾惟口如勅行而已矣無溢辭故事軍功封侯
 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勅富容彬泰等封勅
 自內閣無關兵部如口佞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
 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按紀功兵
 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
 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都
 御史范鏞擅用賊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
 川蜀之大勳與議愴焉哈密叛不得黜法也范
 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詆公公任吏
 部遷公韶秩乃曰公韶善類誣三也乃辯公誣於朝
 公再任吏部籍守母太夫人喪歸竟不面公公薨公
 子朝立委撰神道碑銘且曰知公心跡惟籍為悉也
 乃者其略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目錄

吏部二	楊旦
尚書	羅欽順
喬宇	熊浹
廖紀	周用
汪鉉	李默
唐龍	夏邦謨
聞淵	切松
萬鏜	張瀚
歐陽必進	陳有年
嚴清	宋勳
陸光祖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

吏部二

尚書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白

巖喬公宇行狀

陳璘

公諱宇字希大別號白巖姓喬氏世居太原之樂平曾祖鑑主湯陰簿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司郎中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路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少奇穎比成童日誦千餘言為文浩瀚即折衷理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曼山館

道人多奇之時公從職方公宦京師少師遂菴楊公為中書舍人學行道誼名天下職方公以公與兄光祿公宗從焉一時四方之士從遊雲集公以奇才壯志藻思沛然儕輩莫之與京十七歲以金吾衛籍中成化庚子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進士通政司觀政天下名士就交者甚眾相與講學之餘政事之要無不考焉復倡為詩賦一變時文之陋丙午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東官皇太子婚禮成及五王冠禮畢俱荷白金文綺之賜明年會試天下士署提調官綜理有法撒棘之日簾內什用之器類為有司

所取公則悉還之民丁夫太宜人路氏卒歸葬樂平

公杜門謝客讀禮之暇惟以讀書考究為事自是所

養益深祖塋有松數百株皆職方公手自封植有蟲

食之殆盡公自為文以祭遂止庚戌服闋縣令以金

為贖公却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公才名甚茂太宰

三原王公特有是選壬子署考功員外郎丁巳補文

選司郎中公日益策勵門無私謁清畏人知凡三與

察惟公惟慎輿論稱允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有

事南郊公導駕齋壇孝廟奇公貌曰真太常也乙丑

孝廟賓天公以執事哀送梓宮於泰陵正德改元丙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曼山館

寅武宗皇帝即位告祭天下公分祭中鎮霍山黃河西海嫗皇商湯王陵及晉代藩諸王陵園事竣之日咨諏民隱為六事上之多見采納曰恤邊民厚邊軍廣儲蓄省科派慎守令重祀典戊辰轉光祿卿專以節浮費甦民困為務數十年積弊渙然更新一歲陞戶部右侍郎庚子遷左侍郎邊餉供億不乏積弊革除無遺春至六月不雨漕河涸公奉命禱祭海嶽精誠所格駐節雨澤隨之祭竣遂霖雨四沛無不霑足時宦官瑾用事大肆饕虐公卿多被通關公恬然自守後瑾敗公獨傲然不為所污辛未轉南京禮部尚

公止

御言事

書公在南都禮曹事務清簡公餘得縱讀國初所藏
 秘書於是所見愈遠清暇肆游江南山水大放厥辭
 如雲日光潔雖片言隻字為世珍重士林往往以不
 得公辭翰為恥甲戌公考滿例贈祖考禮部尚書給
 誥命廕一子送國子監讀書乙亥改兵部叅贊機務
 公自條宿弊以明舊章數事曰嚴操練以修武備禁
 復古以肅軍政禁冗員以寬民利買戰馬以振軍威
 賞船差以便進貢修船隻以便差用遂為定規時烏
 思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為活佛
 上遣使迎之公上疏極諫其事有傷國體且言國朝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五

祖宗相承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羈縻遠夷而已
 非崇奉信惑之也 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
 不知西方異端佛教無益中國乎南京御史林有年
 以言事被逮公論救以為御史朝廷耳目之官凡政
 體民隱皆當言之其言善則微婉將順而無悍訐之
 失其言未善則憤激太過而少和平之氣雖言有不
 同原其心皆忠於 陛下非為身家也近奉聖旨差
 錦衣衛官校挈解來京中外聞之固不驚駭豈以諫
 官而被逮失禮御臣下之道耶疏上遂得釋 上巡
 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於關陝以伐虜

案

為名公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
 星未耀中外危疑公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
 已卯寧藩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為戰
 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顧天誓以死守
 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
 以防不虞未期濠預遣死士二三百人潛入留都伏
 於鼓樓街攬頭某人家為內應如期而發守備太監
 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攬頭一掬而知之多執
 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獲安賊計少阻而公
 江防城守甚多嚴備尋聞賊至安慶為安慶守備楊
 賦徵錄 卷之二十五

鏡敗之濠怒曰安慶一撮爾尚如此况南京乎且聞
 喬尚書甚有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賊退兵
 是夜西北風惡甚舟纜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為中
 丞王公乘之不戰而敗先是公視機務時密得濠反
 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可用乃署為安慶守備誠
 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計汝必先 知
 則速來告我賊至必先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
 賊變作銳果成其用公之功於是為大設使安慶無
 銳順流而下燧爛者多豈能成殄滅之功哉較論公
 之功當受上賞終以爵不酬勞天下惜之先是濠變

分布偽檄畱都諸臣不敢上聞公獨密遣官馳奏時
上在西海巡獵覽奏回內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
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正於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
戎服朝見公獨以為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
服率諸臣見時倖臣江彬以權寵勢跋傾人欲謀不
軌公以雅量鎮服其邪彬始欲構公使人撫其事卒
無所得駐蹕既久宸極為虛公倡九卿臺諫凡三上
章公獨伏闕上疏勸回鑿輿以安定社稷為計九月
上還京師公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公考績錄公
前功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辨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 晏山館

天下士公為讀卷官夏偶病休沐 上遣內使賜粥
木瓜菜三次復遣鴻臚寺慰問甲申公以議興國大
禮凡三抗疏乞休遂得俞允歲給人夫月米馳驛還
鄉有司以禮存問公歸樂平始買地建宅徜徉於山
水中至朝廷之事多不言及辛卯鎮江少師遂菴楊
公卒公門下士也挈舟渡江甲之及過江之日江南
父老識公者舉手加額曰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不
受十月歸偶感痰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公少從少師
楊公遊公遂為高弟既舉進士又從文正西涯李公
遊益肆力於文字間其所友者皆一時之彥德行道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六 晏山館

論官材總統百度至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中
外翕然稱之 今上皇帝入承大統新政之初銳意
圖治甚倚重於公公亦忠勤靡倦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革弊興廢公力尤多上疏請早視朝以隆聖政益
為人君法祖憲天莫大於以勤而治天下臣工莫不
交相慶幸 上遂嘉納焉壬午 今上御極之初命
侍經筵 上親耕籍田與行九推禮幸太學釋奠先
師孔子時預分獻禮畢復至彝倫堂命祭酒司業講
書 賜坐聽及 賜茶而退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
濫至四十餘員宿垢積汗廓然為一新春三月廷試

文而性命道德浩如也自今北方之士言詞苑者必
公為首焉為文不蹈襲為工出入六經深沉釀郁自
成一家有克蒙藁若干卷其為詩始擬古作後擺落
陳辭往往多自得語樂府雄雉有漢魏風識者以為
渾然一代大家之作公嗜山水嘗歷雲中上恒霍登
嵩華海岱太行及江南名山搜奇瑤隱人莫之及通
篆籀有二李風晚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即知性淳
儉所用皆陶甕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延接儒
雅如恐不及見善如已出見不善義形於色卒之日

天地晦冥陰霾集霰布滿城郭數十里之內樹木盡白
識與不識言之多有歎息泣下者

叢說

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
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
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
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都督所領邊卒軀幹頗碩膂力拳勇
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
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都督相期至校場中比試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十一

曼山館

南人輕捷跳越行走如飛而北人蠢笨方欲交手被
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脇肋或觸其腰胯北人皆翻身
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爲之沮喪而所畜異謀亦
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爲參贊機務寇天叙爲應天府
丞時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備三人者同
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
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軀體頗碩眼微近視每日
帶小帽穿一撮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
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爲不見直至堂上

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
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
耳差人無可奈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
動後亦不復來索矣

王偉太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爲南京內
守備武宗呼爲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
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
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宗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
曙彬懼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八

曼山館

傳音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武皇宿
於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死衛社稷
者矣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不
堪命寇府丞亦選姓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
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卽與相搏邊卒大爲所
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前溪爲國子司業
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卽大聲問曰
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

白巖卽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體占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獻徵錄

宋卷之五十五

九

史山館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偃菴楊公旦傳

江汝璧

吏部尚書楊公者太師文敏公之曾孫也名旦字晉叔別號偃菴祖錫考仕儀皆贈至南京吏部尚書祖妣詹繼劉妣周皆贈至夫人初仕儀公之娶於周也三月而姪公公姪七月而仕儀公疾且逝又三月公乃生公之生也伯叔父有夢鳳棲公舍者曰是兒也其將繼文敏公而起乎迺公甫髻齡果穎異絕倫十七補郡弟子員二十四而領鄉薦益成化癸卯也丁未落會試遂卒業於大司成立文莊公大奇之弘治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史山館 庚戌登進士第二甲一名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即見重於太宰三原王公考功郎公風采剛方品藻精確卽科道顯貴人取干以私兩秉述職之衡黜陟惟允時太宰青谿倪公性嚴毅慎許可顧獨器重公繼青谿者鈞陽馬公也尤峻急難近公每持正議初若相迕卒乃趨公言嘗考察京職有佞夫被黜實緣奏辯者有旨再覈實馬公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公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亟是之而馬公亦恬竟覆罷再覈之命甲子陞太僕少卿乙丑改太常正

天際
不
再

德丙寅乞恩歸省蒙路費寶鏹之賜丁卯起復逆瑾
欲一覲見公公不見遂以逆例出知于溫溫海邦
也地大物衆務劇奸藜公治之不遺力郡以大治時
瑾之偵邏劾午州郡吏苦其誅求皆懾懾焉公獨慎
靜民恃以安公平生守已端潔自謫宦以來大書上
帝臨汝母貳爾心于座右僚吏遵度不敢縱永嘉令
王獻臣者以御史謫戾視前守逮事公則敬畏獨至
焉居溫二年庚午起爲浙江副使督學政會當鄉試
公以五閱月週迴數千里所校士允愜公議若拔寧
波贈廣生余本於久屈之中是秋竟高薦明年廷試
及第至今浙士夫猶服其精鑿辛未逆瑾誅又起爲
應天府丞尋進尹順天順天素號繁劇難治公治就
緒貧民有負內供不能償者公請以贓罰并帑藏之
羨者以代仍禁縣吏無重科巨寇劉六等流劫近畿
又四方流民荐食京師道殣相望公因募人爲叢塚
葬之人多感泣壬申陞南禮右侍嘗攝國子監事
士心歸焉時先帝在位已十餘年矣而皇儲未
建公與司馬涇川張公宗伯白巖喬公議請擇宗室
之賢者育於宮中以繫天下心二公欣然會九卿具
疏以請上雖不果行人稱其忠尋轉禮右侍掌大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吳山館

常寺事裁抑浮費民力賴以稍紓丙子改戶待奉
勅總督京通等倉時總督監督中貴人多公剗剔奸
蠹持正不回屬官倚以爲重而中貴人久亦自服丁
丑西羌賊犯順甘肅繹驛廷議推文武大臣總制三
邊公奉 勅督理糧餉所在克足開中鹽課以其餘
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人哈密人謹戴 上恩
誓不改負文敏公爲學士時扈從 文皇帝西征故
嘗過此公忠信感孚威惠翔洽廿人舉手加額曰是
大賢輔之後也莫不遮道登轡以獲識爲幸尋陞都
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嚴枉道
之禁公念母老疏請便道展省 武皇帝允之且錫
蟒衣羊酒寶鏹等厚賚公抵家綵侍彌月亟戒行抵
任乃肅紀綱飭武備省刑獄汰苛濫百度燦然一新
會番禺清遠河源等縣蘇峒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
帽子峰等寨徭徭負固險惡所過大肆焚掠民甚苦
之公乃調集官兵分道並擊斬級一萬一千有奇俘
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虜掠男婦一百三十有奇牛
馬輜重不可勝紀捷聞聖書褒獎兼有駢蕃之賜云
已卯秋宸濠之變南贛撫治都御史陽明王公咨公
援兵卽委兵備僉事王大用朱昂都指揮歐儒于大

卷之五十一 十一 吳山館

經整兵以行仍會總鎮總兵檄副使汪鉉都指揮董
頑達官都指揮馬英率驍勇五千繼之而鉉意不欲
乃鼓浮言以惑衆公恐其欺事遂改委僉事王大用
統領直隸南昌前後凡七咨王公又咨巡撫湖廣都
御史秦公云西江之變正臣子竭忠效命之時况順
逆邪正老壯曲直之形昭然明甚逆黨可刻期而破
因選漢達兵三萬餘將親率以往焉尋得報元惡已
就擒地方底定遂罷行田州府土官知府岑猛者思
恩府上官知府岑濬族黨也弘治間濬亂猛降級指
揮僉事因功陞指揮同知貢緣奏辯覲復其官會龍
狀敘錄 卷之二十五 十四 晏山館

壬午公服闋遂起公掌南院尋陞南戶書公甫蒞任
又改南史書甲申秋吏部白巖喬公致仕廷議會推
公 俞旨又改公以北公具疏力辭 上不允會見
山桂公羅峰張公以傳奉陞學士公亟率部院諸老
上疏論列語極激切用是忤 旨遂爲給事中陳洗
所誣劾并及東閣大學士吳公一鵬吏部右侍郎某
公偉疏下吏部議時左侍孟公春覆題亟辯其誣且
曰此必奸邪欲竊三人官故洗爲之闢路因發洗奸
私且請有所懲罰以警將來竟有 旨令公及汪公
俱致仕既而公論大諱科道交章辯公之誣論洗之
狀敘錄 卷之二十五 十四 晏山館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傅

廖公紀墓誌銘

李時

公諱紀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闕父瑄商於東光因

家焉公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飲為樂成化庚子領

京闈鄉薦庚戌舉進士登第時著公總憲風裁炳著

少許可公觀政屬下獨器重遊從銜柄首疏公為考

功主事公亦節介不渝期訓所薦鄉有士將遊仕途

奉贊謁冀蒙二天公不辭既完璧克贖以歸其清而

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

士類高之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錄尋擢

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時歲羨餘將萬金公一

無所染悉以上供所用因為例陞吏部左侍郎

既而摧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叅贊機務凡勢

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退章再

上獲允家居踰兩載召起家為吏部尚書公感激益

自磨淬值修 獻皇帝實錄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

太保 賜鞍馬金幣丙戌請老 上不奪其志加少

保給人夫月糧庸示優遇仍 勅乘傳歸既抵家日

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庸學論孟管窺少業毛詩晚

年尤嗜易公卒計聞 天子為罷朝一日贈少傅謚

信靖 賜祭九壇 命工部管葬 恩禮稠至士林
榮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十一

見山館

吏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諡文莊羅公欽順

神道碑

嚴嵩

有明宿德碩儒曰太宰整菴先生羅公以嘉靖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公致仕天子特給月廩歲隸以示優禮既登八麥詔遣守臣奉牢醴及門存問仍加賜廩隸至是計聞詔賜諭祭命有司營葬贈太子太保諡曰文莊蓋褒賢崇德之殊數也君子謂惟公實克稱之公風格峻整雅操貞肅進則崇節振邁而毗於國退則遵養純固而範於鄉談道著論則言為代之師反躬實踐則行為物之軌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一

嚴嵩

好學不倦不知其衰耄之將至者耳公諱欽順字允升吉之泰和人少即端重殊異年十四題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舉弘治壬子江西鄉薦第一明年入奉廷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每朝退即閉戶讀書不事交謁已疑然有公輔之望擢南京國子司業正容端則六館以肅蘭谿章公懋為祭酒深見信重事多咨公而行以父栗齋翁年高得請奉歸留待久之不忍去因疏乞終養而逆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轍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今上即位轉左侍郎前後連攝部篆既別人

才減極精當時論稱重克實錄副總裁是時采翁年

益高公歸養之志益切拜南京吏部尚書抵任即馳疏乞休便養詔允之既而詔改禮部尚書未行丁栗翁憂服闋仍以禮部起公未至復改吏部而公具疏懇辭於是得旨致仕益公審時直已不苟慕榮利如此自是江右部使兩都臺諫章數十上無識不識罔不冀幸其復出乃公則屏居却掃惟研精聖業窮探理性患近時學者持論高虛不屑古訓簡約是趨其流之弊將墮入虛誕作困知記若干卷其言議精微行與根極理要辨禪悟之學近理似是而斥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十八

嚴嵩

其毫釐千里之謬時習波頹我獲無易於戲道之不明智巧橫出古之聖哲罔不戒慎省察率諸終身而不足今之論者以謂圓明朗徹取諸一言而有餘其學術異同世之君子必有能辯之者考公平生自史館以歷國學則士行雍規出以丕變由奉常而陟少宰則官常國是倚之取平中更什抑秉志弗渝榮進屢辭去就惟潔然公雖蚤退而考論政務之得失究生民之休戚固未嘗一日不以天下為念也每平且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叙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情容念恒二簋服無侈麗居無臺榭燕集無聲

樂宗戚率之而興於孝敬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
姓僮孺罔不守其約而歸於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二
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氏憲使公亦未老乞
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方屬疾乃自作誌繼以二絕
皆正家之語疾亟舉可正巾而卒曾祖諱寧祖諱鐸
黟縣訓導父栗翁諱用俊由鄉舉歷任國子助教祖
及父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九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鉉傳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鉉嘉靖十五年
卒賜祭葬如例諡榮和欽徽州府婺源縣入弘治十
五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僉事至布政使陞副
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 名還院陞刑部侍郎進右
都御史兼兵部尚書掌院事提督團營加太子太保
改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十四年九月致仕是年七
月卒鉉初以才略見稱折節取聲譽善窺時好為取
舍自僉事至布政使悉任廣東故因方霍以納交張
桂自 上登極罷四方獻祥瑞鉉在南贛首進甘露
諸臣修明倫大典因標之卷末以為 上孝感之應
無何遂擢內臺掌銓衡大被寵任鉉有幹局內行修
潔執憲秉銓多所建論數汰去不稱任者 朝廷為
之肅然性傾狡好以智陰陽 入主外示強直而內
以輒媚取悅當其蒙恩幸遇臺諫諸臣起而攻之者
亡慮數十人咸見譴謫有杖死者而鉉每遭論列輒
強辯自白指其人為報復及後 上亦頗厭之語輔
臣曰汪鉉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鉉不得
已乃自陳致仕歸未幾而卒迹其行事殆漢廷張湯
之流歟

實錄

汪鉉婺源人也舉進士爲刑部郎比數歷藩臬咸赫
然聲稱著當時從都御史陳金破江西寇又再從破
廣寇有功遷副都御史撫南贛鉉自爲尊官忽改素
謀比周賁緣新貴人以遲暮故躡資等其內深陰毒
人也外若爲癡直亡城府貌入理都察院進刑部右
侍郎遂進右都御史大學士張孚敬新貴上敬任
之鉉日夜先孚敬意排逐忤已時當衆攘臂罵大禮
諸臣鮮顧忌也孚敬又內惡夏言寵因薛侃疏風鉉
織言主使鉉卽刑脅侃不應遂代款劾言下獄言請
廷對得直孚敬罷上意以是益憐愛言鉉好辭行
蘇敬錄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敬悅尋進少保以給事御史交罷歸老死鉉死時
宗黨數千人析其舍立盤

蘇敬錄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北原熊公決慕碣

張鑿

公諱決字悅之別號北原南昌人幼質穎敏博學尤精於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寒諤一時權姦沮懾已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綱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為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憚人者因導武廟南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三

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命查核松藩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性辯之遂抵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起療招通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借嘉魚李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

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於奏緝羅織者勅下法司會鞠眾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為也力白其枉既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己亥駕謁山陵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決老成論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為今日久跡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躋之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考核軍政去雷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幫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

和買罷諸苛法雷都軍民倚重焉癸卯召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慎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眾志遂定有巡關者適警報托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管辯官民冤牘剖成案未嘗徇勢屬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陞叙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救寒峻惟恐其墮落臺

官自嘉靖初漸廣舉刺公曰非制也其病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為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祭一皆蒞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上優以弼臣之遇乙巳公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母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上溫旨勉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殫竭忠盡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箕仙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夏山館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襄唐公龍墓誌銘 徐階

嘉靖丙午夏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唐公府弗能謂三上疏致仕上方倚公重以為稱老忘君奪其官放歸七月十九日公輿出都門二十里卒於旅舍有司莫敢以聞後年餘權耐觀山祖塋之側其明年子汝楫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又二年具疏明公不敢為欺狀詔復公原職賜祭葬贈少保謚文襄於是士大夫相與戴上之仁明而幸公之有子且以識天道之存焉公諱龍字虞佐別號漁石浙江蘭谿人祖贈尚書思州公與其子贈尚書壘嶼公皆以文行為鄉間所推尊嶼公娶於鄭是生公公之在嫗鄭夫人夢獅踞門而向日及生日光正射蓐其貌儼然獅也人相與異而傳之稍長受業楓山章文懿公為高第弟子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戊辰舉進士知鄭城鄭於時荒甚使民得貸粟於官而薄其息禁豪猾毋多賦却羨餘之路吏者以佐轉輸民用不困大盜起燕齊間至鄭公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公發碗口長柄諸砲斃其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升俸二等服除拜監察御史出按雲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

夏山館

南上疏乞戒巡遊黜貴倖又數以法抗變臣入爲公
悉公笑曰某職固然已卯寧庶人誅江西新兇於兵
而歲薦饑公以選往按賑災卹貧疏連十餘上西人
以安嘉靖丙戌自陝西提學副使遷按察使驛作徒
數十人歲暮餓而逋有司當以越獄公悉縱衆感泣
輸歸使自齋牒投郡縣輸願直以免無後期民有誣
其弟盜者獄既具公佯執其妻訊之曰汝夫與弟同
盜法不得以自自言幸活妻懼以情告誣遂白丁亥
徵拜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條凡兵民所
不便大者奏聞小者立罷及召爲副都御史民爭繪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七

吳山館

像祀焉擢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壬辰關中饑詔發
帑金以賑而虜酋吉囊數寇邊天子爲之晏食遷兵
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兼理賑濟公馳
入關奏平糴節用等十事民賴全活者二十餘萬人
已乃簡戎伍飭器械明賞罰任梁震王劾劉文諸名
將以師三萬耀武陰山虜大驚北徙六百里甲午春
虜犯延綏時震方援大同公趨震還而檄參將任傑
以兵出虜後合擊俘獲五十餘人其夏敗虜於響水
斬首七十餘級秋吉囊自將十萬衆犯安會公使文
迎敵而伏兵其傍戰既合伏兵起乘之虜大敗遁歸

至興武劾邀擊敗之至乾溝震追擊又敗之凡斬首
四百五十有奇奪夷器無算兵部上公功以爲昔都
御史王越擒虜四百餘賜爵伯尚書王憲斬虜二百
加大子太保官其子錦衣百戶今臣龍功殆過之宜
異其賞會執政有忌公者不報丙申改刑部尚書初
大同辛叛都御史東平劉公帥師討之將盡誅其黨
卒懼爲飛語中劉公徵下獄公言大同凡三亂輒戕
其帥不一正法無以令天下時論專務姑息以冀苟
安今罪源清邊人益得窺朝指矣劉公於是得釋劉
東山與其徒乘時爲奸利至構間兩官株連貴近吏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五八

吳山館

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公獨以抵法無所懼二九
廟成公條大禮大獄諸臣名以請得赦歸者二十餘
人當是時公風采聞天下而權貴多不悅戊戌夏乞
終養鄭夫人詔報可公既去名聲益彰臺諫薦者章
三十餘上甲辰秋召爲南京刑部尚書以母辭不允
改南京吏部尚書會有邊警改兵部尚書鄭夫人諭
公曰茲所謂金革之事非汝將母時也吾偕汝行矣
乙巳春奉夫人入都公故習邊事以爲虜去來若風
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檄諸邊修城堡遠斥
堠虜至持滿待之其秋虜果不得入自頃年來吏喜

以文法繩邊將其跡弛雄傑之才往往獲罪而柔佞乃幸全公請宥諸在繫者使立功以贖廢錮者量其才用之士聞咸奮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冬十一月大宰缺廷推首屬公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公不可疏留中一日竟改吏部公爲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其有所用舍聚僚屬共謀之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人皆時譽也雖不果用正論爲伸夏四月公病足又數與執政議不合於是毅然求去馴至奪職以卒縉紳悲之公性坦易與人處畢露肝膈而其意氣激昂慷慨見者盡傾尤好獎拔後進士多賴以知名素善屬文當其得意時長篇短章操觚立就莫不婉麗暢達或戲爲奇深文難字至不可讀然終不詭於理所著易經大旨若干卷漁石集若干卷雲南江西督府總督奏議各若干卷傳於世公生成化丁酉六月十二日享年七十配徐繼劉俱一品夫人子男七長汝器國子生次修撰次舟舉人汝梅汝渭汝澧皆邑庠生最少汝淮

題兩疏後解 漁石集

贊人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

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衛指揮盧和充錢能門下頭目和善相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顯私結無不至諸服用俱出於和寧拜和爲義父後和陞金齒叅將挾讐勘四千人死以火鍛其屍又強奪生員妻事發問斬罪既錢寧竊柄乃爲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脫刑具散居都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釐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齋書於察院龍當堂裂而還之曰和詐爲耳審錄官果欲未減和范巡撫沐總兵史鎮守聞之愕然三司杭東卿朱升之輩口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語龍曰盧和事皆無屍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 吳山節 當未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屍蓋和鍛之以滅其跡耳若得未減則天下酷吏紛然鍛人之屍矣吾實不能今日未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狗錢寧之意縱盧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喝阜隸輩將和曳於階下加刑具允以常刑送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輩亦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寢不帖席矣至鳳朝明事又危矣朝明被奏許不得贖令惡從劉宜董溥載金寶於京師厚賂錢寧不啻二十萬寧以言賜總兵鎮守又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兵部朝明又前諸勘官文案具矣龍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駁

還其封客有爲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真
難得鳳家持萬金伺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卽
十萬直一芥耳斯言何爲至於我其人慚而去朝明
哀求於寧寧令劉宣董溥集雲南人在京者昌爲通
把騰詞舉保得內批襲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
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上官眞犯死罪
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眞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
罪惡與不當襲狀執奏於 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
厄之蘇天秀爲驗封郎以大義奏覆詞氣凜然今
猶可想見得 旨朝明仍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曼山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謚恭肅周公用墓誌銘 徐階
白川周公諱用字行之吳江人也少以文有名弘治
壬戌舉進士拜行人司行人正德初選南京兵科給
事中後九年改禮科給事中當是時士大夫重內徒
得輒動色以賀公獨曰南於我便乃復以爲南京兵
科給事中 武皇帝好佛遣中貴人迎大寶法王於
西番公上書諫甚力已又論倖進諸大臣及鎮守江
西中貴人不法其身引而南其所論奏顧侃侃出北
臺諫上久之遷廣東叅議督兵討賊之逋誅者凡戮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曼山館

此身極危不敢顧也楊侍御用之雲南刷卷回武功
與康德涵大史道其事德涵性剛直歎賞不已龍督
學事陝西會德涵詢曰却美官揮萬金吾子也夫龍
謝不敢尋爲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蓋指兩事實鳳
朝明一疏盧和事得徑行未嘗有疏云

今皇帝卽位天下士有聲實者率起爲大官公於是
得浙江副使未幾遭母憂服除改山東副使整飭臨
清兵備爲捕盜格若干條盡臨清之境不敢入遂遷
福建按察使故事鎮守市舶中貴人日給食三山驛
費錢若干公勅驛減十二且曰吾將以漸盡去之踰
年遷河南右布政使歲被 詔發內帑以賑會汝寧
分守缺公輒自請攝事盡罷俗吏所爲具文苛法全
活其衆事聞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捕
斬劇賊若干人已而曰民之爲盜非得已也夫事固

行源不窒其源流終不可得塞徒多殺人父子兄弟
何為移書屬邑薄賦稅平徭役緩軍餉之徵行期年
盜果不復作 召還理院事晉吏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尚書有所引薦失宰相意而尚書因與宰相比因
諉過於公調南京刑部右侍郎公終不自辨後兩人
相繼罷去即拜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遷南京工
部尚書工部市物於民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
入點賈者因據以為利公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授
之直罔後弊頓革改刑部尚書 九廟災上疏致其
任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公自吏侍去國至是十年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吳山館

為知體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
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
莫不樂為公盡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
為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為吏部勞
然以新被命勇不自顧惜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
之治奮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部使
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騰其賢不肖去留之疾
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以某月十九日卒距生成
化丙申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二公性孝友而薄
於嗜慾歷官四十餘年恒不以家自隨人餽之物即
棄蔬見之輒不憚故其卒也至無以市棺教諸子嚴
余嘗候公其子國南竊語子寢食狀公目且瞑遽呼
曰兒母及外事其不亂如此曾大父諱景芳大父諱
瑄父諱昂連兩世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母計封太孺人贈夫人配施封孺人先卒
贈夫人子男四長即國南以公廕為右軍都督府都
事次兆南式南乾南公卒既踰月國南以計聞 上
震悼贈太子太保謚恭肅賜祭四壇命有司治葬事
給驛舟歸其喪大臣之郵典於是乎備然而眾莫不
曰宜

聞莊簡公淵傳

汪道昆

聞莊簡公名淵字靜中鄞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塘者五世公始生別號石塘公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即羣兒以狎侮至正容受之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公踵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哀毀如禮世父遣公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宰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為之樹表襄惠昔夢一偉丈夫立表下自釋衰經授之旦日遇公與夢合弘治甲子公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人蕭鳴鳳為舉首語公曰文王既沒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

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

卷之二十五

主事

吳山

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宗室寘鑄反 詔繫寘鑄以下六百人公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大學士丹徒楊公居太宰改公吏部員外郎遷轉考功郎中丁丑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即議斥 上不從奈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誠斥有 詔從中留之公益以謬譎聞矣會禮部校士公與焉舉馬汝驥等二十餘人多良士尋轉選部益有聲會議成諸爭臣公為部尚書具疏救之不聽明年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幕吏奉行惟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為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 詔 能之嘉靖初永嘉張公安仁桂公並以南部郎議大禮棄持論不合公獨然之張公謂公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欲勸說以結 主知及張桂名入京師詣應天請舟往公正色曰 君命在 不俟駕安得舟遊張桂自此嘆公矣尋改順天府府尹勸賞諸豪舉皆斂手千里稱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主事

吳山

平進太常寺卿 詔求直言上脩省五事 上納之

上齊宿南郊羣校有鬻者 上問左右謬曰大官

庖人 上命太常察鬻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

以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寬

之 上乃罷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 詔求直言

復上修省五事公視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共

後皆有塞外功稱名將及張公執政桂公任吏部尚

書曾刑部右侍郎張公舉所知者桂公不悅曰此吏

部事執政安得侵官及桂公舉所知張公不可必吾

與若皆不便者乃以公補刑部右侍郎公既入 朝

兩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則飯公家既兩公來

公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笑而去乃飯於其隣公進

左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

故煩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語諸郎曰守備

中官受告密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

自治城旦書何為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

刑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

子以為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

為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疲耳公始以尚書就道張公

屬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為我

不為
和石

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其後僚屬遞至皆為張公致

叮嚀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

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為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

此曠公 九廟災公有事 闕下乃從諸大臣自陳

不職張擬旨則以致仕免公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

非老非疾奈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改南京吏部

尚書已亥當考察公務去泰甚無繁苛人言某子甲

多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

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

顯眾以公為名言尋改刑部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

獻徵錄 卷之十五 三十八

諸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公至則以籍授司門籍

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公以躬

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

以弒逆抵罪悉決於公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

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復削之丁未公拜吏部

書竊歎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

去矣臣何能為上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

已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

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

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 天子建天官一人耳

得二天官邪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那退相語也
公無讓三君子云司務某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
狀蹠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
請謁乃為他人持羔雁布諸門惡用此於是諸郎惴
惴皆為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
文選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
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上以公辭直議
格每官其節儉出於天性即退食尚書署十年者一
故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
飲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公以天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二十九 吳山館
年終有司以聞 先帝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
祭葬錄蔭部議悉從優制曰可汪道昆曰余始通籍
則庭謁莊簡公其為人闕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為
量當其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
之外無留行莫不命中余從諸公卿後豈不多賢要
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莊簡公一人耳昔仲尼之
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為盛黠獨稱社稷臣雍也以
簡黠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莫若主其信然哉其信
然哉

吏部尚書李公默傳

李默字時言少雋發有大略正德辛巳進士選庶吉
吉士嘉靖改元修漢代來功擬執政封爵公不可執
政銜之改戶部主事陞兵部員外郎大同辛慆悍公
兌馬往約束制之不敢動調吏部文選司陞驗封司
郎中開國勳爵劉誠意及常李湯鄧四氏革襲咸議
復如故真人邵元節以方術貴幸請誥封公論執甚
正中外躋之會天下計吏至令條便事加論次為輿
地圖數卷尚書桂公萼表奏之 世宗嘉悅巳丑會
試為同考壬辰武會試亦同考官宴部議賓禮大忤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四十一 吳山館
司馬王公被劾不讓請倅寧國府治行修暇則觀采
作郡志有愛徵祠歷陞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監事遂
集六館生條教儀法皆度所易行著為令教大洽博
士等官得備諫臺選自公發之尋改吏部左侍郎奉
上命撰進士題名記秋虜大入寇京城嚴扃鑰不
開公守正陽門調營兵五千人畫守甚設而奏令開
門無困居人虜疑有備尋引去陞吏部尚書制冢宰
非部長卿有殊望者弗與公由侍郎徑陞異數也故
吏部率以疑事嘗故相嚴嵩嵩得從中持之公於部
堅決莫能短長奏輒報可無有留端為嵩地者遂相

郤會遼東巡撫缺公推張布政臬臬雖為鄉人而素
 疏上偶問及嵩力言不當上怒因罷公歸既而
 念公無他召復故位賜直廬許騎行禁中一日進文
 札御書忠好褒異之時出府金幣徹御前僕賞賚甚
 厚丙辰大觀公內贊穆清而外秉吏計兼聽並親主
 斷於獨戒門下毋入一賓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見
 嵩忌公峭直不阿不相能而私有所庇又輒不得通
 廼大恚趙文舉者工部侍郎也當浙直備倭欲攘功
 視師及還報自施勞伐謂本兵在掌握公不為引大
 失望嘗部試科舉策問漢武唐憲及邪正辯因羣端
 狀徵錄 卷之十五 四十一 吳山館

傾之密疏為謗訕語 上怒命下錦衣治竟斃獄中
 惜哉假令不死公是浸明上必悔而出公法且反治
 恨其不能待也穆宗即位南吏科給事中岑用賓等
 疏其狀詔復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遣官諭祭營築墓道卹典昭曠慰雪沉寃且以風勵
 臣節焉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公鏜行狀 萬浩

公諱鏜字仕鳴別號治齋世居進賢之折桂里生於
 成化乙巳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弘治甲子鄉試乙丑
 上春官登顧鼎臣榜進士任刑部主事明敏果決大
 學士邃菴楊公大奇其才曰此非刑曹可羈也乃擢
 吏部考功司員外遷本部文選郎中一以賢否為黜
 陟雖親故略無所私堂僚咸畏其公明續推太常寺
 少卿提督四夷館尋陟大理寺少卿陞順天府尹公
 以地近 輦轂之下根本是托拱衛居先汲汲焉恤
 其民隱均其偏累疏上五事一曰清鋪戶以均買辦
 狀徵錄 卷之十五 四十二 吳山館
 二曰專選委以均賦役三曰發公貯以均大費四曰
 溥徵解以均雇役五曰蠲夫價以均恩例 世廟嘉
 納之甲申丁外艱內艱繼之服闋仍補順天尹秩滿
 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秉司風紀臺院肅清尋
 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寬恤軍民為固國之先務而
 培養財力尤為寬恤之本根遂疏七事其略則廣修
 船蘇貧甲也處工料濟夫船也循舊例重差委也酌
 起運省船差也清草場足課額也嚴點閱修馬政審
 戶則均甲役也公上其奏准議行至今民賴之隨陟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是時 世廟因羣字之變詔

求直言公卽披瀝時政之大者八事一公推薦二辨國是三審蠲除四通鹽法五裕邊儲六廣矜宥七正憲體八先實務莫非有裨斯民斯世之心也疏上冒干天威切責之譴歸田里家居十餘載引咎自艾不治生業後湖廣貴州二省叛苗累撫梗化中外洶洶旨諭推素有才識堪任大事者付之是時兩京科道撫按交章薦敷併尚書毛公等具題蒙旨諭萬鐘以右副都御史前去勘處湖廣貴州夷情公拜命單車就道挺入苗寨分別善惡相機勦撫不閱月王師奏凱山寨破竹渠魁殲擒斬首以萬計輜重器械所獲無算而苗夷悉平公思醜夷據險防範宜嚴復爲久安保治大計乃熟慮閑籌關係之重大者十事陳之有專併職任添設叅將增重事權定撥戍兵處補軍餉制御土官查補軍額團結村寨廣招屯種設立互市開通道路伸達夷情禁逐流民存留莊罰酌量派辦大上悉嘉納焉迨今無苗患嘉靖乙丑江西大饑於進賢尤甚公歎曰斗米千錢何以聊生遂罄所積之粟竭復捐所有金幣轉糴他處粟以繼之而紳之饑孽悉拯矣尋陞兵部左右侍郎毅然以邊疆爲慮條邊務保治安痛抑輕事喜功輩厥後卒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聖主

夏山館

如公言舉事者迄無成功矣繼擢南京刑部尚書時本部缺侍郎員公進冊立中宮進萬壽賀表遂膺南京禮部尚書選寅典三禮罔敢不恪隨轉北京刑部尚書公不敢當陛辭懇切蒙旨諭才望素著司寇重任宜竭誠供職以副簡用等語遂拜職時有疑獄廷平者不敢發言公議之稱旨續有吏部尚書之召公復陛辭蒙旨諭老成端重才望素著鈐曹重任宜盡心甄別人才以副簡畀等語公拜職凜凜然惟以不克盡甄別進退之道爲憂自州縣守令以至撫巡思圖治安悉有議處之條欲重民牧請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聖主

夏山館

八十有一臨終時無一私語笥篋所遺惟圖書數卷
伏蒙賜諭葬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五

四十五

吳山館

吏部尚書夏邦謨傳

吏部尚書夏邦謨四川涪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吏部陞員外郎以事謫運司判官歷知州按察司僉事至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京戶部侍郎晉尚書巡撫應天總督糧儲剿平海寇秦璠黃良之亂加俸一等均江南賦額民尤德之為立生祠召入掌戶部改吏部尚書致仕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卒於家子祭葬如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六

吳山館

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行狀 劉陽

公諱必進字任夫世家邑南之夾溪歐陽氏之先詳文忠公所著正德癸酉鄉薦丁丑進士觀政兵部同舍有癘疾者門無轍跡公視其藥既而視其斂人自以不及初授禮祠祭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河南參議入福建參議四川副使廣西叅政浙江左右布政使治鄧陽撫應天督兩淮運督兩廣軍務晉留臺晉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刑部尚書復改工部陞太子太保加少保乞歸不允轉都察院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以吏部尚書致仕中外四十六年越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甲七

長山館

踰分眾以其怙勢率曲事之公令毀石逐道士人快之蘇松饑賑賑卹有方而活者眾縣官有盛供張者竟黜之劾郡守與巡院異巡院以是得罪圻甸懷之兩廣軍餉舊類解軍門公令入梧州庫而移文動支安南內亂其族日莫中正率眾來奔逆黨范子儀謀挾之以爭立因誘海東諸蠻殘州掠地者數年軍門出兵擣其巢先是料賊窮必遁約交趾而趨之竟如公算黎獠毒珠崖乞師奉命討之前後斬獲數多面縛者幾千人不三月班師奏功既而南丹州官之族偽稱岑韋串田州日逐主母瓦氏乃誅之田州寧夷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甲八

長山館

民生祀公縉紳先生有為夷民勒石而祀之者曰公茲一舉有南顧之紓有死事之恤有除暴之猛有存孤之慈有辯偽之明云公初為司空仇鸞正專擅請造邊地管房造銅人面軍器公抗議折之遂沮前後大工逢鼎革之會值建置之難竭心力受上隆眷賜賚至玉帶飛魚雷古和公論公於朝曰仰體聖衷下悉民隱酌物料寬人力禁科擾裁耗冒供輸估值之類不吟域不膠柱至於量才分任虛心以責其成或變出叵測有震撼駭愕之狀則又相機揆策委曲求濟而有假公規私者毅然持之陰伐其謀求利

國家不爲身謀云爲太宰風裁巖峻袁給事洪愈論
萬太宰者耿御史定向論吳太宰者皆拔之會夏旱
詔大計在廷之臣公奉命簡其不任職者數十人
卽日大雨旣而又拔其淹滯者若干人薦其可用者
若干人下至諸小吏凡有黜陟惟公論是視大夫翁
然稱之上亦以老成端慎褒焉公爲太宰僅數月
而計前後奏一品績詔遣中使齋賜羊酒寶鑑晉
勲柱國會禮部湛尚書若水應贈諡公以題請忤
上意上怒令致仕遂致仕歸公生弘治辛亥十二月
十三日卒隆慶丁卯九月初八日臥病一日而卒所
著有白雲山稿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五

四九

長山館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莊肅胡公松墓誌銘

李春芳

嘉靖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胡公卒於位
先皇帝雅意大用公而不意公遂奄然以逝甚悼愴
之乃贈公爲太子少保諡莊肅遣祭營葬如制公諱
松字汝茂栢泉其別號也世居定遠元末避亂徙滁
遂家焉大父璉父江世有隱德以公貴贈兵部左侍
郎祖母周賈母倪俱贈淑人弘治癸亥十月十一日
實生公公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
更輯古名臣奏疏締觀之慨然歎曰經理天下者不
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
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
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
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
言者薦再起公爲陝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
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陞兵部左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
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
不能收捕設法擒殲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
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構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一

長山館

利祀公焉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史求微詞與古參稽者互必淡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為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糧餉值湖壯叛苗鎮草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為提調而是科得士為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為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荷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為守將權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一 長山橋

遽納民民賴以全活其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於深入者以邊將選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為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劬冒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倘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為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疾曰懷攜式

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養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夷壺齊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先皇帝可其奏即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且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

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借一二同志遊東南屣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公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為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散軍食傳時公案發之贓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二 長山橋

曰豫章為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冤獄舉賢良黜貪墨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楚者點慧獷獯為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登公之功居多云公勲隆望重不數遷即為太宰公田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儻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遽嗟不起矣年才六十有四公貌古行恪一語不妄發至其建立廊廟大計則千夫不能奪也古之所謂社稷臣者非歟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

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
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
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
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三

漫山館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傅謚襄毅楊公博神道碑銘 徐階

昔我 世宗肅皇帝神聖睿明旁燭獨斷選任羣吏
各稱其器能讒言遊辭間間二策役指使動有成
功用克內奠方夏外攘四夷功德之隆上配 二祖
垂譽無極而其時出入將相文經武緯天下倚以爲
安者則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楊公實爲第一
公諱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山西蒲人也舉嘉靖己丑
進士知陝之藍屋徙長安徵拜兵部武庫主事遷郎
中故相翟文懿公奉 命徧諸邊以公參幕府當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四 漫山館
時宣大卒悍驕屢戕其帥公告文懿以便宜撫諭之
鎮賴無事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要賞文懿欲弗
予不能欲于患來者滋衆無以應公請文懿坐堂上
數以命使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番人叩頭再
三請乃釋不罪而稍賚其首至 諸番感且畏竟不
敢復來文懿還朝首以公薦 賜白金文綺改職方
郎中公之從文懿起遼左迄甘肅行萬餘里具得其
山川陰陽士馬強弱怯勇民所欲惡之大端及在職
方虜數入宣大山西撫督奏報一夕十數上公懸度
立斷悉中機宜時出奇畫衆謂未必然已而無不然

蕭皇將有討於安南公請先以文告及乞降請許
以自新因疏便宜六事 蕭皇盡用其策益知公自
山東提學副使山東糧儲參政不四年超拜都御
史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
上其後族類日盛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公詔
語之曰若屬羈於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
今自白城至金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
壩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公遂築城
七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諸酋謹呼
徙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鑿龍首等渠墾田三萬餘
畝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五 曼山館

請爲備而水滿悍不可城公緣水築墩離立錯峙墩
置戍守矢石相及虜遂不復敢掉臂行其間秋 召
還提督京城九門故事歲七月輒分兵守陴如寇至
公曰此自疲術也亟罷歸其營兵不勞而費省冬詔
公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選士馬繕堡堞除戎器爲不
可攻以待攻無何虜寇古北口號二十萬連營百餘
里公身被甲督諸軍禦之虜屢攻不得入則併力攻
孤山堡夜攀堞登我軍斫其腕墮虜氣大沮 蕭皇
馳賜公緋矛衣出帑金萬犒士公宣布德威諸軍益
感奮殺傷虜無算已又募死士持火器夜驚其營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六 曼山館

詔召民耕其中又請以巡按御史督學政西人由是
富而知學虜嘗大入士競爲公死戰斬首百四十餘
級 賜詔嘉獎晉右副都御史丁母憂西人遮道泣
留窮陬孤戍至今以爲尸祝仇讐之未敗也公與總
督曾襄愍公論之徵下詔獄而時襄愍方議逐套虜
修東勝及故受降三城期並河以爲塞驚與其黨詆
爲生事卒殺襄愍庚戌虜入薊薄都城驚以勤王有
寵數毀公 蕭皇知其情竟不能害壬子驚殛死公
亦服除明年 詔卽其家拜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
經略薊保二鎮庚戌之變虜實道潮河川入議者爭

午 召還本兵公方疏辭會虜圍大同右衛急 詔
公往援公乃墨練出關虜聞曰楊太師至矣遽解圍
去先是右衛被圍久其將士固守無二心公疏請募
二條戰守及善後十事奏行之又築牛心等堡寨墩
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濬大濠二長各三十里小濠
六十四交互聯絡濠左右顧不得聘而南晉太子太

保兼左副都御史虜酋哱素時以輕騎擾邊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分兵襲擊斬獲又若干人未幾虜入蘄州 詔公移鎮公畫地爲十區檄諸將分區拒守而三耀武於邊諸酋震悚終歲無敢近塞者 召還掌部事加少保權倖不便公所爲往往爲飛語中以奇禍 肅皇悉拒不納更下諭褒美諸邊奏捷 賜本兵金幣有加一品考績 賜羊酒授勳柱國又以勲贈其先於是讒忌始息癸亥秋虜且窺蘄前鋒陽指遼督臣信之身走遼以禦公策虜詐檄止其行不得手爲書三止之又不得乃嚴備京師而檄諸路提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一

吳山館

未 莊皇寤 詔起公以冢宰行兵部事 今上嗣統邊警益稀 詔公還吏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蔭子國子生賜賚甚厚癸酉分獻夕月壇疾暴作扶歸上疏乞致仕 上不允加賜餼牢酒米公又疏辭謂有不忍言去之狀三不得去之情三 上乃許 賜乘傳 命子俊民俊卿侍行至蒲數月卒 上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賜祭葬贈太傅謚襄毅蔭一子中書舍人公性明達事無大小一見輒能得其微與其終所當成敗言於士大夫下至厮卒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敷暢該博聽者忘倦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二

吳山館

卿隆慶戊辰武舉第一人官錦衣衛事指禡使
官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五十九

漫山館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傅謚襄毅楊公博基表

故冢宰楊公者蒲人也諱博字惟約系出關西楊氏
洪武中有善甫者自華陰徙蒲六世而生處士公諱
謹生留耕翁選選生舜源翁瞻瞻舉正德十四年鄉
試擢御史有才能聲仕至四川按察僉事公父也公
登嘉靖八年進士授陝西藍屋知縣調長安課治行
尤異徵入爲兵部武庫主事遷武選員外郎職方郎
中會天子巡狩承天起故大學士翟公閱諸邊軍
務公參幕府每過城邑山川輒登望觀其形勢險易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六十 漫山館
問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勇怯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
數百遮道要賞公言於翟公曰夷族甚蕃不予慮生
變予則來者滋衆恐無以給不如以不遠迓責之令
其服罪乃稍賚其先至者庶可無患從之諸番皆服
未至者不復來還奏事稱意賜白金文幣是時虜吉
囊俺答方強盛數寇邊爲患山西尤甚天子以膺
懲責木兵公所規畫能當上指在職方且六年所贊
畫甚衆如撫定安南及簡京營士卒柱太監麥福不
能濫增勇士其議皆自公發之諸大臣方議遷公顯
秩公自以勲勞無稱力求外補遂出爲山東提學副

使後二年遷山東督糧叅政明年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始罕東屬番爲土魯番所逼入據肅州既久邊民苦之公召其酋長謂曰若輩奇居此非久計其所水草美吾爲若業若輩豈有意乎咸頓首曰幸甚於是築白城威虜金塔諸城遠者去差五百餘里近者百餘里諸番樂焉徙去男婦三千四百餘口河西屯田久廢以水淤故公請於朝令開荒者免其租故有租者十年而租貸牛種與佃者人爭應令因而能首渠故道分其水勢開田萬餘頃簡練士千謹烽火虜不得輒近塞嘗一大舉入率將士拒之斬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六十一 漫山館

水勢建名墩數十塞潮河之險還提督京城九門請罷諸屯兵都民便之頃之出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是歲冬虜擁衆大入薄古北口號二十萬烽火通於京師 天子懲往事殊憂其日旰忘食密遣親軍使者誦諸軍戰守狀而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虜奪牆三四攻不克乃併攻孤山兒塞驅其衆緣垣上以矢射城上人而公立矢間督守益急竟不得入使者還以聞 天子大喜賜公衣一襲發內帑金萬兩犒將士公乃申明天子恩德散諸將士人人感激勇氣百倍與虜相守八日虜不得利乃引退數舍徘徊未御去而公募死士持火器夜入其營驚之竟夕四五發虜衆相蹂躪衝搏且明遂會皇散事聞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卒所以受知天子深者以此功也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大將周益昌擊走之未幾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是時分宜父子方招權利諸司爲所撓不獲舉職公至一切格不行分宜大不悅會公丁父憂歸冀公不復用矣後二年虜入大同圍右衛城總督徵下獄本兵大臣亦被論去 天子思公於服中起爲兵部尚書既而大同圍久不解議者亦以爲非公不

可於是遂命公往而虛部中位待之虜聞公至引去
公以右衛死守無二志上疏列其守將尚表之功因
陳善後事疏凡一二十上築牛心諸堡塞為墩臺二
千八百七十二濬大壕二關馬壕六十四五十日功
報竣 天子大喜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呼素數
寇邊以計擒之斬其黨十五人出奇兵襲諸虜營虜
徙帳去乃築故總督翁公所創長城列上修邊四事
大約計費金二十萬請戶部者十一天子又益喜謂
輔臣曰博修邊費少而功多較他鎮動以四十萬請
者不同也夫妄費全在各邊耳誰肯言哉久之虜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李士 吳山館
荊州塞殺略人民總督大臣徵下獄移公薊鎮時方
盛秋公聞命即日赴居庸諸畫區守令約日時同舉
火相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千餘里砲聲震天如是
者三虜驚終歲不敢近塞然公威素著塞外故能先
聲後實以勢禁之他人效者虜弗懼也是歲召還加
少保初分宜當國不便公入屢沮止之而天子不聽
竟有是命分宜父子大不悅及在部中議事又多不
合人皆為公危然天子殊深知公即深構不能奪也
嘗曰自博入聞胡奴日伺邊外及戎改大臣缺又曰
妾得更如博者其見重如此一品滿三年授桂國并

贈三代奉詔食正一品俸明年謀者言虜當入荊州
公移檄邊塞謹斥埃無令虜得入而總督某者乃東
巡遼陽公聞之拊几曰兵敗死矣日夜十餘檄趨之
旋而虜已潰墻子嶺入矣哈居民燒房屋京營軍乘
城光燭大內公夜宿部中前後上三十餘疏虜尋
引去是時華亭徐公當國素知公力言此敗非公罪
而天子亦念前功不遺也一品再滿三年詔蔭子一
人入太學明年改吏部尚書未幾 莊皇帝即位大
黜整吏公掌其事自以宿德重臣負天下之望遂極
意罷諸不職不避嫌疑論者藉藉科臣遂疏論公以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六四 吳山館
所罷無山西人為私 天子知公忠誠無他不直科
臣怒削其籍而公顧上疏申救乞薄其罰言者竟得
外補人亦以是多之後二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蔭一子入太學公疏辭蔭子許之又二年以
議留屯鹽都 胤尚鵬有詔詰責公遂謝政去後
二年起家以原官掌兵部事明年 今天子即位召
公還吏部公為人魁梧豐軀體神氣揚果敢有瞻臨
事敏達長於應變其再起兵部也署事者以公將至
案牘皆謙讓未敢刑叢積多至數十公至一日盡剖
決無留滯者人皆驚服是歲滿一品四考加少師兼

太子太師蔭一子入太學會上兩宮徽號贈公三代
如其官明年八月奉命分獻夕月壇未成禮疾作上
疏乞骸骨 天子不許加優再三遂稱篤乃許馳驛
歸逾年竟以疾卒計聞 天子輟朝一日賜祭九壇
遣官管兆域贈太傅謚襄毅蔭一子中書舍人嗟夫
天祐皇家則必遺以碩德之臣遭險而愈彰履盛而
不溢若楊公者殆將其人與結髮立朝歷官四十餘
年而親戎事者十之七虜東則以公東虜北則以公
北凡所責成皆他人所已敗則虜亦展轉相避折衝
之功駿矣偉矣近世能有兩哉及其據上卿宰天官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六五 漫山館

揮使隆慶二年武舉第一女三人側室賀氏生男一
人俊臣官生何氏生女一人男皆娶名家女女皆配
名家子唯何生女尚幼孫男七人女十四人慶流於
累葉盛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六十六

漫山館

張恭懿公名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公始娠父贈尚書公夢胡端敏以冠服胎之迨贈夫人夢日當戶轟雷震天而公乃生七歲從塾師受句讀日誦累百言數請益塾師為遜席者再陽明先生征古田道出武林公生十有六年耳紹介上謁陽明先生大奇之曰孺子可教也明年補郡諸生益發憤下帷徧讀古人書文詞敏麗試帆袞然首諸生籍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董造諸船往帥水軍者藉口材不中程務持郎短長有所指索公為發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李七 曼山館

其姦狀於是氣沮不敢言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廂道大江公具舟逆諸真州貴人故索什物難公公相機立應之中貴人竟無以難也 肅皇帝南巡擬從衛輝舟還 詔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公閱諸樓船可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晝夜督理如期而具人以為神已奉 詔罷不用而公亦奉贈安人計奔歸矣歸則居廬讀禮絕卻壹切外事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尋轉山西司員外郎總兵張達輩四人禦虜以衆寡不敵僨師繫獄久不決聞莊簡公時為大司寇公謂四人者壯士也能不死

虜而顧使死法乎幸及之寬政赦其不量於衆寡而俾戴罪行間庶幾他日得其死力莊簡公然其言為請於 上四人得出而達後為都督果力戰以死時同舍郎吳江沈子由金陵陳羽伯海昌朱汝一歸安孫文揆孝豐吳峻伯並喜聲詩公與結白雲樓社朝夕唱和不輟會廬郡缺守銓宰以三輔重地出公補之甫下車即葺宋包孝肅公祠為文以酬謂孝肅風裁節槩山斗百代乃世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公治廬壹倣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李八 曼山館

盜出部民陳邦於死一時翕然稱服乃若勸農乘興學校瀦渠水墾荒田繕津梁定徭役皆百世澤也廬民德之建祠祀丙午公當入覲夙戒行李候彭城尋奔贈尚書公計第取絮衣一襲餘以付代覲郡丞服闋補大名郡公守大名壹以治廬者治之庚戌虜酋薄都門 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畿內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公間報以募召遊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倘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奇體乎

司馬耶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公首請使者閱師使者曰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公文武才矣 廷議四郡增設備兵憲臣一人以尹某領之尹貪婪甚入境不事事獨日強諸富人入貨予武功爵告身不者責令市馬必得賄數百金乃已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府毋得輒予東明令首犯勅公立劾之尹恚甚具劾兩臺及吏兵二部悉不報而臺省交章論罷尹官矣公嘗入謁都御史臺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李九

開州守治狀公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公曷疑焉州豪宦某守故抑之無乃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也都御史改容揖公上公甫上簷楹忽墮擊向公所立處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公升而脫於險都御史歎曰天意也銓宰察公兩郡循吏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遷廣東參政從督府談公監軍征新會諸寇以大捷聞直指浦嘗按廬有睚眦於公至是按關中論公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齋捧入京袁州曹丁風公絹已了驟遷而公置不聞也已乃遷福建參政去州敗轉

山西右轄直指潘者欲庇私吏不得撫公所釐正藩司夙弊反中公疏上公即治行當道復議調時陸光祖為吏部郎爭曰如公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讒也祖與張同省矜知其賢必欲調張寧罷祖然猶兩以請奉 旨得留用尋轉陝西左轄踰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公敷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公謂須冬防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水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五十餘捷聞本兵不為叙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當事者議勦公謂此屬迫於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十

吳山館

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再陞兵部左侍郎出鎮鳳陽督漕運公觀漕政廢首疏申飭仍條為五議上之先是河決梗運道大司空朱公聞新河甫成而運舟沈以百計所虧粟不減萬石人人為朱公危之公第引咎自劾且為漕卒乞免償 詔槩釋不問尋轉兩廣督府時嶺南寇賊充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眾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公殲賊於揭陽賊其魁尋俘金已又轉戰海上奏捷比比 詔賜金綵幣公獨以一本勢張甚繇左廣大帥選愜

偏裨不用命悉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
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募兵變殺一參將自冕而走倭
公聞變即遣中軍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酋先
是言官阿政府意論公業奉 旨貶爵二級適左廣
賊平僅復原官功無所叙是歲以開立 今上覃恩
公父若大父得贈如公官母若大母皆淑人胄子蔭
入太學公又上疏為本生大父母乞賜封 國朝馳
封僅大學士楊公士奇少保朱公衡暨公三人蓋異
數也新鄭入相首起公仍撫陝西尋陞南右都御史
再陞南工部尚書 今上登極加贈父若大父俱工
部尚書母若大母俱夫人太宰楊襄毅病免 廷議
推擇三人殿公名以聞 上謂公聞望素著超次特
簡公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為已任私交請謁壹
切謝絕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
十有五人請 上賜宴若金介殘者從逮繫及司京
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為之肅
清 上愈重公凡園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
屬公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實鈔上尊肥羜以寵之丁
丑江陵相父喪不解政忽傳 中旨眷留令吏部往
諭江陵亦自為續風公使留已薄即請覆議公若不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十一

曼山館

喻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
闕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公弗聽已有詔切責謂
公奉諭不復無人臣禮于是廷臣惴惴交章奏留御
史大夫名清介至不能自持公獨拊膺太息曰三綱
淪矣江陵益怒喉臺臣首劾公省臣繼之遂奉 旨
致仕公北面稽首曰臣老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若
不教負 陛下辭歸則遍謁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
祠率里人歲時俎豆之內與諸從兄弟年七十以上
者為怡老之會外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耄者二十餘
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
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七十一 曼山館
論者以為不減香山洛下云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
載 上念公舊德 詔所司月給廩廩之庚寅當杖
朝之年 詔所司存問如令甲公生平無病老益佷
健嘗語諸子曰余德不敢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
尚書夢徵之為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
癸巳以天年下世計聞 上悼愴輟朝於是翰林臣
致謚謚恭懿太宰致贈贈某官太宗伯致祭大司空
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之哀榮始終備矣史氏曰當
江陵柄國時推太宰兩都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
論推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拔人豈不謂江陵私

公其後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特大義以抗勝之以
旨不動說之以容不動恐喟之以臺省不動乃知
公固非江陵所得私也公韻度灑灑人自以為可親
乃大節所在廩然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闢者哉
故海內數十年望公如清鑪大敦又以為巨川喬嶽
庶幾其復興雲雨為天下澤也嗚呼其尤可以見公
也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吳山傳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
子太保謚恭肅實所嚴公清墓志銘

王錫爵

今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天子特達知
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者海內益有
三公諸城丘簡肅公擢瓊州海忠介公瑞與今昆明
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歸上數問閣臣
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特旨詔補公如楊襄
毅故事又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數問閣臣嚴
尚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言臣實病且廢不勝首丘
私念以負上淮上哀察上不得已停筆欲署
其奏久之方許比越歲上優禮歸老重臣又首晉
公太子少保給廩米與夫無何計聞上若曰是惟
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加於是閣臣議端
信恭肅二謚以請上又特旨點用今謚其終始注
春殷繁款薦尤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實所其
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鬻父春
鳴公鎖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母
董氏母余氏俱夫人余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
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婿得公以女歸之嘉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吳山傳

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官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舍劔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服除邯鄲其治如故操葦 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強敢任怨坐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民歲既漸熟乃具爲條教削俗飾蠹犁然有理故

狀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夏山館

盜誅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雁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等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陞刑部尚書 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翫權勢始旣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絕也中外吏師其廉儉直牘之問幾無一跡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曆庚寅薨於家距其生嘉靖甲申得壽六十有七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廛舍辭受尤厲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篋不取諸人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鉅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其輩類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蓋公之內行公潔與海立二公略同而二公喜谿刻標異稍闕於大體乃公獨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

狀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

夏山館

史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陳公有年行狀

孫 曠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毅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
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
之開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于濱村地
有壩今云壩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
三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為嗣
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
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嚴氏周氏母周氏皆淑
人云都憲公配唐淑人生四男子長有勳光祿寺署
正次有濟庠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季則公公幼敏
慧九歲能文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窺改呈
都憲公都憲公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奇之是歲
都憲公卒壬寅兵部追敘都憲公貴州功廕一子為
國子生時仲氏早歿伯叔氏皆已入冑監乃以蔭讓
公云俟登第仍歸伯氏子公為文師古昔不襲時調
壬子舉順天鄉試第二壬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慎
刑獄以讀律為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丁卯
滿三年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請
去婦無何太淑人選疾卒毀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

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萬曆癸酉晉詹勳郎中調

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為
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為金穴儿宰輔
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
衛事有權尤為中人保所倚重其為人恭謹相張亦
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隳希孝希孝亦樂為効
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
下帝一等可倖得邪遂具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歿公
追封為王侯為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止
原爵 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
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即希忠父
輔亦不敢謂可後懋雖得王然不可為例今希忠歷
事 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過曰扈蹕曰督戎
皆臣子常職實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
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
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
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序
草覆上 詔下竟王希忠公即日移病或曰一事不
得即去邪何輕也公曰不然即官與宰輔異宰輔
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

矣今有王封而不得爭復何莫乎子休矣吾將行吾
經經矣乞休不獲則以病請楚相惠曰此子敬名者
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公歸終江陵在位十
年不召甲申起稽勳郎中調考功又調文選時權相
已敗衆正拔茅進而公推轂尤急若都御史海公瑞
者海內所共稱正直是汲長孺益次公之流然當路
甚忌之公字選乃起浸至大用焉公廉節數著自入
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託皆不
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
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晉右僉都
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
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
費不足益以餽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則貯之邑
庫未幾卽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酬
之多寡互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
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潤郵傳以
此耿耿耳 上需陶器甚急歲增額數千且多奇巧
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爲量減十之二丁亥江
西歲半侵公復請盡蠲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
昌魚課 上皆允之又爲勸輸平糶民少蘇焉戊子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九 吳山館

江南兩浙大侵 詔下賑恤仍令無過糴然守令各
爲其土謀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
奉 明詔糴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徽人尤衆穀
亦旋匱會靈雨麥荒則穀價益踊民困不能支而外
販者尤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 九重未
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糴
僧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
知民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 詔而陰開之欺
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
以撫臣爲贅矣故度有餘則當遵 旨以惠隣度不
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 命度急則當急
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
糶糴略曰我 皇上軫災閔置爲天下慮德至厚也
江西去歲恒風害於樁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畢
矣餘雖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
價卽增臣等恪遵 德音不敢爲厲禁計江省之穀
自秋冬以來所協濟濟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翔商
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
而閉之則病人也迫糴矣而闡出無限則自病也臣
以爲本省州縣宜仍買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諭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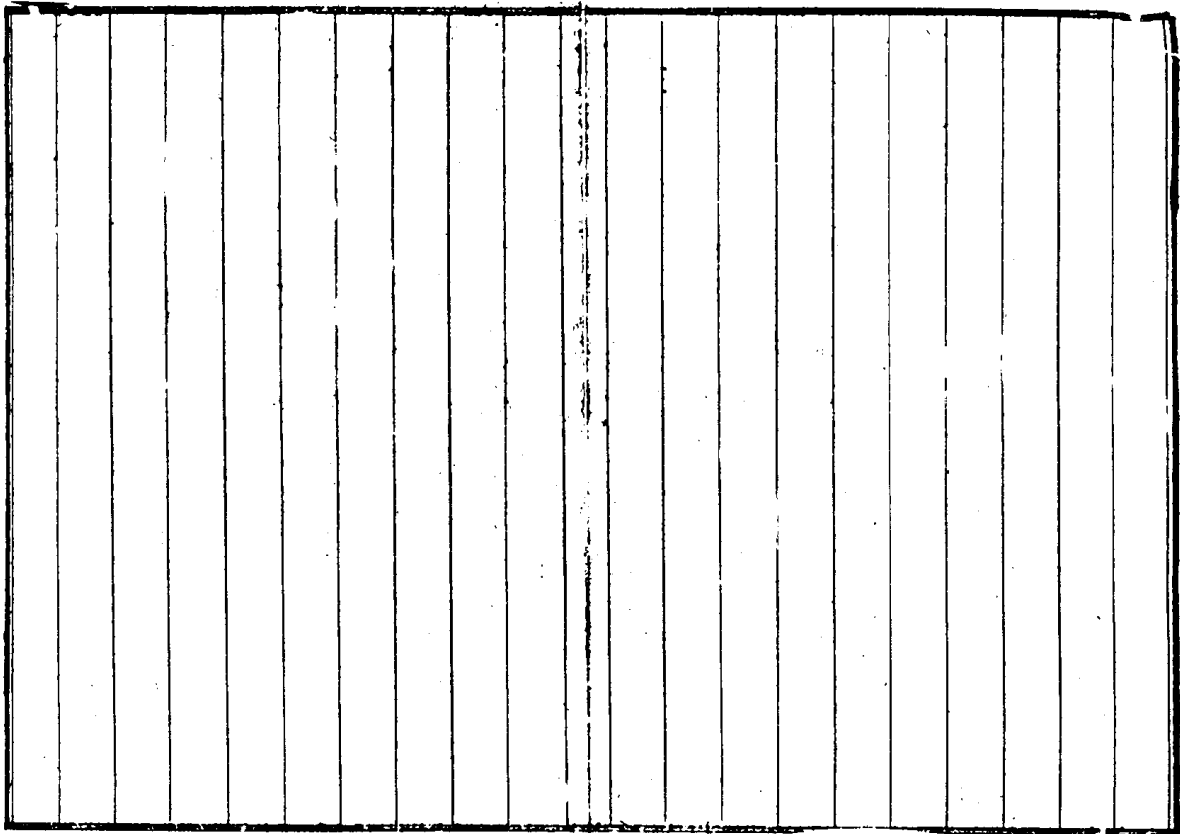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全 吳山館

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可無慮是亦仰體 皇
上軫閔之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
違 詔論公會有主之者而羣閔亦素不便公公遂
罷已丑公廬燬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
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
巡江辛卯遷協院左副都御史尋擢刑部右侍郎改
兵部以平虜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
吏部尚書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爲左侍三人皆同郡
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晉
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等同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受山館
心精於所黜皆當人翕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轉南
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伯兄請告歸廷推堪吏部者
四人公居末 天子特簡用焉自 高皇帝罷丞相
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 文皇帝
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
猶在二楊諸公上至 宣皇帝後三楊位益尊而繼
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忠肅
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
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失至江
陵而始自爲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

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
之或其人大齟齬乃諷鷹鷂擊焉不則遂攘之爲恩
其見擢者亦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
材腹中富有所品騰每在司銓者上往請者欲詘之
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常告余曰隆
慶戊辰已巳時益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
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
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
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漸復舊
至平湖陸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受山館
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初
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達江陵所
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
江陵事已也遂大望公節槩山立卽江陵不能屈諸
公益憚之益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公視事卽
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
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曰公自潔如此仍許以情
自否公謝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 朝廷清
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
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

蘇取術進世之所謂講論必痛抑之卽序及仍稍遲焉時無錫顧君憲成爲選郎與公意合一時人情廩廩望治甲午會余署刑部有中官盜銅料獄性上意 旨下一司官皆謫而中有不與事不列名者內閣爲請 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削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比以爲請 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 詔會推閣臣且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屏爲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獻數錄 卷之十五 全三 嚴山閣 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次所推諸臣俱疏上公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有李公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公于陞沈公一貫而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疏列意蓋指王也公勿問司官俱謫雜職公乞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 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會推事不必引咎先時閣臣皆會推間有傳 旨自嘉靖末年以來則傳 旨者多然會推之例不廢陸公在部時曾執奏謂閣臣宜會推 上允之自是無傳 旨然前兩推皆留中不下至是始簡拜二公陳

而壬辰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配謂相臣宜特 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卽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聞淵皆列首推今 聖諭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 聖意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屬所望又謬以孫鑣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後奉 旨通列名上今推鑣丕揚既剛去矣其李世達實係二十年初次所推臣安敢遺 詔下再謙讓臣深悚懼焉第事始末皆臣所主臣本愚劣重以病慣前疏中業已言之遂以清朝爰立之盛事自取 聖明督過之大謫臣卽褫職且有餘愧 皇上乃姑舍臣而獨罪司臣夫雨露霜雪皆天德也臣不復爲憲成等惜願臣能視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以來迄於 昭代不廢卽 先朝十相非盡由會推然未有以會推爲詬者至臣之身而以爲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耳倘嗣是而其說遂長使相臣或由他途進則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王公亦上疏申救謂 聖意淵微



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啓也此以俟能者我則
安能余亦無以應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
公謂曰如君言由矣第循我故步能知志乎留者默
然公曰然則必須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
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
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
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爲涉太激卽余亦慮以爲太激
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間一下餘
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
其後繼公者懼忤上意取厭且以爲旣知其必不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全六

吳山館

用又奚爲名取之於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
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
不半載扞格愈甚卽叙遷者多不下謁補者或終歲
待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
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
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
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
貶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
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
閣部冰炭故一人而白黑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

閣者無論已臆斷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激
盍各降意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
大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滄錄兩者也儻內閣而
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
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
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
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
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
哉矧我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
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眉睫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
職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一十七 漫山館

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能居內閣上哉夫官
人者與衆共之者也 先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
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
宜耳卽或不然執大義調 旨以詰之豈不可淄屬
涇渭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於冰
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部具疏而閣擬 旨此
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者昔猶非之而必
欲以鼎足懷天官事哉不明於義而惟以權爭恐政
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
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一十八 漫山館

之實抑之也然公捐館已可百日矣浙撫按兩公聞之急以請卹疏上 詔與祭二壇遣工部司務馬夢吉治葬贈太子太保謚恭介錄一子入太學蓋仍從冢宰例云而都憲公蔭竟復與光祿公子啓孫今爲袁州府同知公爲人廉直細行必慎余自幼與公交未見有纖毫過清節聞於天下至取人則絕不苛責有一善則力爲稱譽然主在辨真僞尤重大節寧取有瑕玉砥砭雖瑩白弗眩視也好讀秦漢以前書刻意古文辭卽小劄無不經意常有志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九十九

吳山館

恐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卽以覆轡誦也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不存今存者有秦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

陸莊簡公光祖傳

曾同亨

陸莊簡公諱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居士嘉興平湖人也陸自唐宰相敬輿之後世居嘉興爲望族公之祖光祿卿淞父刑部主事果俱以公貴贈刑部尚書祖母王母沈皆贈夫人陸氏簪紱相承自光祿公以來連舉進士者三世父子兄弟並顯而公有父子兄弟中又大顯母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五六歲時隣人許翁占公於應對問輒衣冠拜賀大母王夫人曰賢孫一代聞人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刑部公同舉於鄉又十年丁未成進士逾年授濬縣令濬大名巖

獻徵錄

卷之七十五

九十九

吳山館

邑近塞而衝民多轉徙公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甦凋敝又爲設法築城以拒虜工成而民不知勞趙魏人多任俠自虜內訌草澤間多懷異志公募壯士爲義兵自訓練居常爲不逞者得其主名咸置籍中推心待之人人感奮願爲公効死未幾曲周李邦珍反所過蹂躪獨畏濬先聲不敢入大司馬趙公錦檄役三輔民爲邊夫築垣墻公具言不便狀致司馬怒形之札論屹不爲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令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置人心乃安內鄉王奪民田計在王遣蒼頭私販鹽粟

橫道路公一裁以法無少貸邑人有盧柝者富而驕
騷賦嘗有所忤於邑令令大銜之遂假事坐以重辟
歷數令避嫌不敢白公得其冤狀言於當道釋之直
指謂公曰柝饒於貲耶對曰某能知其罪之有無不
能知其家之貧富直指語塞自是平反之聲聞於遠
邇凡四郡有疑獄上官必以屬公無不得其平者公
在濬四年薦剡無慮十數上例得徵選華要而以宗
人前贈忠誠伯緹騎帥炳方見親幸於上勢張甚
因謀於相知請補南遂得南禮部祠祭主事時濬方
大稜公自具疏請蠲得 旨豁免若干及轉官公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一 曼山館
為邑悉心計畫而後就道南禮曹最號清暇時趙文
肅自翰林起謫籍為南曹郎公因得與趙及殷祭酒
邁王太常時槐相與過從談說名理會聞沈太夫人
病急請告歸嘉靖壬戌起家祠部郎轉儀制佐太宗
伯嚴文靖公正伊王典模罪發太醫院吏目何雲龍
等乾沒狀痛革諸王府襲封請婚諸濫費其他如方
技并近幸貴戚非分陳乞並寢不行時 肅呈帝諱
言 裕邸事先是 憲懷太子薨羣臣不赴祭至是
靖悼王薨公力持議乃得具祭如禮 先帝知之密
遣奉御梁某者遮公於道以致嘉獎又一年嚴文靖

改太宰遷公為驗封郎旋歷考功文選公在驗封議
遞減吏胥頂首至今奉為畫一在考功大計外吏甄
別精當人心悅服先是有名臣于當大計時屢挂吏
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曲庇之公曰此所謂墮其
家聲者也安可復留以重其辜力請罷之及改文選
嚴文靖公益虛已委任一切惟公言是聽公受事念
田間諸老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合謀於徐文貞從
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如吳介肅胡莊肅毛端簡
王恭節諸公或自家召起或自外而內或自散局擢
要地一時大僚無有不得其人者劉侍御陽以鄉薦
起為光祿少卿張通判澤以歲薦超拜雲南僉事典
史薛 掾吏也躒陞 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
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已而劉侍御堅
不起天下高其恬退張僉事竟以死節聞人益歎公
負人倫之鑒不獨破一時拘攣之格以昭 國家立
賢無方之意而已故事進士考選庶吉士獨行於丑
末年公曰豈不由丑未進者 屬乏才也自今宜每科
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 議是科得人最盛舊
制外吏考滿徇於薦疏及旁 正薦之別不及以時
徵 恩封者常多公疏稍為 勸其間薦不必三而

旁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為絮令公典選數月所注措皆翕然稱當然公以此得天下心亦以此致忌口甫擢太常少卿而今太宰孫公丕揚時為御史以專擅論公竟削籍去家居六年佐刑部公捐費捐田行其德於鄉族之間者不可勝數時高新鄭再起兼理部事頗修徐文貞舊隙里人聞風誣訐徐氏幾起大獄凡文貞親識及諸門下士盡為獸散公日走吳下宣言於上下為徐氏地事竟得寢自此遠近益以此高公文貞每歎曰吾愧與繩亡何新鄭去楊襄毅自兵部再還吏部聞公周旋徐氏事益心慙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三

吳山館

朝憾王之意未已公聞而排闥入見之委曲開導乃已江陵故與公同籍雅善又以公夙望欲引公相助而公每與語輒訥斲鑿所以曉江陵有人所不敢言者江陵不能堪遷工部侍郎未幾御史某遂希指論公公力求去家居多避跡林野不通賓客愛吳興陸山之勝又喜其名築廬居焉顏曰大休以見不復為世用也越四年江陵沒用薦者起南兵部侍郎未上改吏部至則佐太宰登進才賢向得罪權貴去者一時召起殆盡會議江陵獄與諸言事者意不合遂力求解銓地遷為南工部尚書而御史某入忌者言疏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四

吳山館

公即日起公南太僕少卿隨起拜南太僕卿晉南大理卿甫就道數日忽心動因暫還里時刑部公病已篤日夕念公及公歸大喜又兩日而暇公因得躬親舍殮之事人以為孝誠所感時江陵秉政專恣及奪情後益恣無忌臺諫翰林諸曹郎進士先後札論相繼削籍論遣不少貸公聞而貽書規諷語甚切至先是江陵奔喪歸楚諸司無不會葬獨趙直指應元不赴隨移疾歸為臺長所劾王員外用汲因論臺長語侵江陵江陵黨洵洵將與巨璫合重置王君於法適公入為大理卿一言而解王君僅編管去及江陵還

論公時耿恭簡以副都御史佐院事上疏力陳公平生大節御史風聞語非是自請罷留公以彰朝廷惜老成伸忠直之意公出京阻凍潞河因赴友人蘄遼總督張公之約往閱邊牆為御史某所論疏下吏部部覆公與張佳胤居常以功業相期許頃因阻凍北過密雲與張某縱觀長城蓋留心邊計非徜徉山水者宜留用以盡其才公復自疏求去語甚切不一旨促上任公竟還里舍堅臥求退乃得請越二載起南京刑部尚書御史有誣奏司屬劉某落職者公疏白劉寬得復原職明年改南吏部內監張鯨者本

巨奸恃 上親信招權恃寵公同耿恭簡合疏備陳
鯨奸惡狀擬置重典且救給事中李沂狂讜得罪請
寬恤以開言路公又再疏極言國本久不立由張鯨
多方變幻所致請誅鯨以謝天下早建國本以安社
稷疏皆留中不報最後復首倡南中諸曹中前議益
力有 上謂不當瑣瀆然鯨亦從此喪氣不復敢入
內公遂以疾乞休 旨褒公老成端亮清望素孚不
聽去未幾改刑部尚書時李中丞林久困囹圄言官
累請寬貸不得公至適屆五載欽恤期公因上疏言
凡刑獄於法未當累經執奏未得 旨者嗣今容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五

曼山館

等分別請有以彰 皇度以昭大典蓋豫爲中丞地
也會改吏部去不及終請先是 上嘗列公名於御
屏間下書清正二字公之改吏部實出 上意而諸
與公異者遂嗾二三御史論公公不與辯第懇疏求
去而已既屢辭不允不得已起視事銓曹近時事柄
旁落公至始爲振刷中涓請托盡拒不納而文選王
君教又能與公同心秉公執法不少假借中涓銜之
後教與二三郎吏竟坐是一日併逐去公上疏營救
謂百司進退事皆由臣而罪坐教等臣心何以自安
因求去不允公在事杜餽遺禁私謁壬辰大計畢事

精簡廉吏二十二人以風吏治獎恬崇退拔兩振淹
不遺餘力先是閣臣嘗薦張趙兩侍郎自代公上
疏謂非 先朝舊規嗣今擬復廷推以重政本 詔
從之已而廷臣以會推日循 先朝冢宰推閣臣例
及公名而巨璫田義素憾公遂借此與諸璫合謀爲
蜚語交關上前公義不可留力請求去猶得乘傳歸
歸五年捐館舍 上震悼 詔宗伯與祭如例
謚曰莊簡詔太子贈公官太子太保 詔司空遣官
治葬其於始終榮哀之際備矣公自少卽有大志嘗
書范文正做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語於案頭以自勵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九十六

曼山館

及年十五刑部公携之北上道遇故人馬光祿崇謙
時方議征安南馬遂以議征安南試公公援筆立就
分別處置曲中機宜其後安南事竟如公議平生推
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爲儀制郎時當事者以
公資久將擢爲尚寶少卿公聞而往謁徐文貞請得
讓同年友王僉事時愧以彰 國家崇獎恬退之意
文貞以語當事遂遷不能決久之公復力言於文貞
乃得請當孫太宰爲御史時論公專擅去 陛辭之
日邂逅孫公長安道中公前與孫揖曰某懇拙微君
言亦不能久於位特加以專擅意太甚耳詞氣和平

孫退而愧悔不已公亦知孫之無他及公佐銓至
 銓所以推轂孫公者靡不至若御史蔡時鼎陳登雲
 輩皆先後忤公者公知陳君才器不凡引為知己公
 尚書南刑部時蔡巡鹽兩淮商乘蔡以言事謫去
 訴蔡於法司謂蔡納賄以私票與人壞鹽法公廉知
 其誣力逐訴者以白蔡君且多方嗑薦之諸曹郎有
 才力者及負氣而淹頓者皆為薦引竟不令諸君知
 也公晚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為事或謂公曰公
 何不登用後進為將來地公曰後進行常有知而用
 之者若老成人漸逼乘檢不及今柄用終老巖穴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李十七 漫山館

吾何敢先身謀而後 國家也公自少留心內典然
 得其精髓非世之借此以資譚柄者彌留之際醇然
 不亂至於屬續五日面目如生此其所得於攝持者
 驗矣然公居常不數數以此語相知則崇正衛道之
 心也公歷仕 三朝自為郎至冢宰凡國有大政大
 議眾皆需公一言以定及公去主持廟議者動稱乏
 人至是即向之辭訖公者皆追思公不置嗚呼此不
 足以槩公之平生哉公自少沈酣六經尤好讀劉向
 新序韓嬰詩傳故發而為文簡古典則自名一家早
 歲製作盡燬於災今惟奏議尺牘雜稿若干卷藏於

家

論曰 明興二百餘年太宰易名為莊簡者晉陽喬
 公四明聞公至公而三耳喬公在嘉靖初時 肅皇
 帝赫然中興用意圖治登進才賢孜孜若不及而其
 時諸大臣若成都丹徒永嘉安仁南海遂寧皆能協
 力引用善類以佐熙明故喬公得因時以展其猷至
 嘉靖中事局易變動而多制聞公老成周慎熟於掌
 故藻鑑精明又與秉國大臣同籍猶得委曲以行其
 志及後則士習日漓機智百出邪正混淆甄別未易
 銓柄旁落多口亂正統均之地幾不可措手賴公負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李十七 漫山館

人倫之鑒秉堅定之力乃能不夾於品題不搖於羣
 議使正士吐氣宵人屏跡而銓柄之旁落者亦漸復
 其舊天下翕然歸心焉使得久在事其維持轉移當
 有大愜羣望者顧不數月遽上印綬去可不謂天數
 耶故予合三莊簡事並論之蓋觀於其所遭與其所
 樹建之難易不獨可以知三君子而世道升降人才
 盛衰之故亦因可攷焉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敏果菴

宋公勲墓志銘

沈 鯉

宋公以萬曆辛卯四月十有三日考終京邸同官以

聞 天子震悼曰嗚呼宰惟朕股肱鞠躬盡瘁天不

愍遺以輔余一人宗伯其考卹典議上賜祭二壇贈

太子太保賜謚莊敏遣官護喪歸中書舍人典葬事

蔭一子入胄監咸備物也公之子治沢將以丁酉仲

春十一日葬于三陵之陽奉少司寇呂公狀泣請余

誌而銘之余與公生同里間相得甚驩及仕於朝同

為八座吾邑稱有人矣乃公棄我而長往也墓中片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

石非余銘之而誰按狀公諱纁字伯敬世為歸德人

蓋微子之裔也曾王父處士貴公配李王父瑾公配

劉考寬公配靳繼劉繼郭三世以隱德聞王父以下

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配皆太夫人公

昆仲凡三皆斬出而公其季也以嘉靖壬午正月五

日生幼卽穎敏異凡兒六歲就外傳勤誦習不好弄

總角事靳太夫人至孝侍疾昕夕不離側居喪備禮

如成人識者奇之十七補州諸生名藉甚壬子舉於

鄉游南太學試拔異等丙辰第南官以劉訃奔歸已

未服闋入對成進士給事宗伯署中筮仕永平府推

官以平允稱嘗視遵化邑篆捐循有方流亡復業邑

人思之召入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西關抗疏論

中貴人不法事中貴人肅然憚之相戒斂避曰毋思

適公為也乙丑按應天弭節抵部卽召吏民諭曰余

茲奉命來寔寧謐汝匪束薪揚沸戾汝今與父老約

毋武斷猾賊毋犯科作奸毋持吏短長怙終故縱者

毋宥其有一青偶觸吾網者吾祝而解之已而法行

惠覃吏民肅且懷焉隆慶改元按山西虜屠石州三

晉戒嚴關吏捕生虜七十七人奏當斬公詳鞫之有

漢人為虜所掠者三十有三人具列其冤狀得釋又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

大盜李九經擁衆千餘盤據山中出沒鈔掠有司莫

敢誰何公召賊曹椽窮其黨盡剿捕之庚午權順天

府丞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南長安孔道冠

蓋如雲公不浚民膏以稱過客送迎饋問如禮而止

春秋兩防嚴飭守備邊圍晏然調度軍需單思區畫

歲省可三萬及裁罷冗兵亦歲省數萬司農為之稍

寬會江陵相在事意多相左公遂引疾求去有詔痊

日起仍撫保定時值大荒先賑貸而後上聞尋進南京

戶部右侍郎改北轉左總督倉塲平允法汰冗嘗鉅

擬史職時與公同選者為晁公東吳善病不樂外授
公慨然曰狄井州柳柳州豈異人哉于是乞請授兵
科給事中公在省中伉直有聲每論事引綱維不少
假借會相繼論吏部尚書李公其吳公其皆以次罷
直聲振海內四轉得史科都給事中時學士袁公其
以草玄文稱 上旨欲以為相然袁實不堪相公上
疏爭之 上不悅命輔臣徐公某擬 旨嚴詰公待
罪月餘禍且叵測後罰俸半載袁公卒入相歷俸七
年管考察兩京拾遺考察 朝覲拾遺各一次隨事
糾駁知無不言然務持忠厚善類特以無恐陞順天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八十一頁 吳山館

巡撫山東時營田政廢令小苛民多去為勸劫盜儀
遠人多竄海島中斂魚以生賄猾民暨巡微卒恣憑
變之至相警殺或乘而焚劫公乃調其挈令而張弛
布之請于 朝往往被 命旨行之二東用寧至今
譚三策八事鑿鑿皆石畫也是時宿遷等處河漕淤
塞損失運紅議者期通海運公奉 命親勘博訪因
故丘文莊公傍海通運之議踏出海道試運無阻陞
俸一級 賜白金文綺旋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盜數起格捕者為毒蟹尤酷烈公設方略懸賞格開
撫以恩信盜即解去復以山左功 賜金幣 神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七十一頁 吳山館

兼管總督如故 賜勅褒勵是年冬虜大舉犯寧前
公身戰却之 上嘉獎 賜大紅飛魚服并金復以
紅土城捷 賜金幣庚辰四月寬奠等處上道虜功
錄一子錦衣百戶十一月禦卻土蠻保全廣寧 賜
大紅蟒衣并金幣時復以邊垣工竣有護 陵京功
加太子少保辛巳春考績 子前詹錦衣得延世三
月以錦義堵拒并襖郎兇斬獲功 賜金幣陞詹一
級隨 召入正樞席掌邦政疏取考語公推用重加
職嚴交代四事 上嘉納之先是戰騎原係官牧因
承平日久乃散養于省直課駒起俄大為民害公曰
獻徵錄 卷之十五 著年 漫山館
上變種馬徵草料以蘇民困其他土官襲替商人
便宜等關大利弊者俱編入會典中不具論壬午三
月會浙軍羅木營兵變時易中丞難代者公請用右
司馬銅梁張公卒靖浙難四月勦遼上捷 上推恩
調度晉前詹千戶世襲十月加太子太保改吏部特
當輯瑞計羣吏人服其公平有所素善求為山東巡
撫公驚曰巡撫可以私干耶其嚴而有執多類此然
終以秉持不快于政府會御史詰縱騎帥相波及公
自是尚可強顏日耶堅卧疏三上乃得 予告歸公
生平志節慨銳意于功名勝于觀會迅于赴機

穆廟初政改絃之美幾至于弓張公叅和競練以成
醴醢鹽梅之調至于進退之際儻而不滓可謂大臣
矣公歸而太公尚無恙杖而過門喜相勞苦色養子
舍者更三年及棄養成禮襄事 邱典告備即吉後
則詩盟酒政與親故陶陶者十餘年 恩詔加柱國
而公且易簀矣詔諸子飭以德義守家聲循止足怡
然而化公孝友出自天性迎太公意之顧幼子也而
推詹其弟夢陽知人好士其所獎就為時偉人者楊
公俊民舒公應龍陳公天科曹公子登鍾公羽正葉
公夢熊顧公憲成馮公時可輩不可以指數其所著
獻徵錄 卷之十五 著年 漫山館
有賜麟堂集歷官表奏抄效忠錄要海運新考史要
編校訂人物誌讀書目錄等諸書行世享年七十有
六配武氏處士相女燕婉親淑壺儀以舉未期而卒
贈一品夫人繼馬氏知州綸孫女處士應特女
有淑閑于歸時公猶食貧推結執作不辭劬瘁以佐
讀委意以承尊人之顏就養無方孝聞姻黨間既貴
飭鮭菜服再滌衣米鹽凌雜必躬率較之而官方
國典嚙諱其大指從宦嘔贊良多公有所疑輒向
以相質所筆畫無不如公旨尤屢蒸嘗肅遵豆儼如
也訓飭婦媳莊而不厲性樂施然不溢于情喜植卉

果雖宦邸傲舍不廢溉培之必令茂滋晚歲同公過
 別圃内外子姓五十餘羅膝下含飴拊弄嬉笑終日
 望之如仙然先是神祖大婚禮成借諸命婦朝
 三宮賜宴賚累封一品夫人享年八十有六而終
 公生于嘉靖丁亥十一月十一日卒于萬曆壬寅正
 月初一日夫人生于嘉靖壬辰三月初十日卒于萬
 曆丁巳八月十六日子男四長忠錦衣衛副千戶娶
 戶部尚書賈公應春子右府都事濂女次思官生贈
 戶部郎中娶禮科給事中李公冲奎女次慈錦衣衛
 都指揮使娶右副都御史武公金女繼娶太學生周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一百四 夏山館
 公書女次志太學生娶府同知吳公克勤女女五長
 適遊擊周之士次適御史賈公名儒次適遊擊朱維
 禎次適兵部左侍郎許公守謙子太學生其忠次適
 兵部右侍郎楊公宜孫諸生續宗孫男五維本舉人
 娶光祿寺少卿王公蔚孫女忠出維基戶部郎中娶
 諸生王莊女思出維鼎慈出維樞舉人娶左布政王
 公藻孫女維揆錦衣衛指揮娶進士李公鎬孫女志
 出孫女四曾孫男十一清寬諸生清宏清宜清宓清
 窩維本出清標維基出清遠諸生清泰清廷維樞出
 清容清英維揆出曾孫女七玄孫男一卓然清遠出

今上改元以特恩贈少保追賜祭十壇差
 官造葬皆異數也猗與盛哉標不文無能光昭盛美
 姑就罔三諸君所示撮其梗槩如此以俟名世鉅
 公秉如椽之筆者采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五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五 一百五 夏山館

吏部三

侍郎

陳敬

劉辰

鄭誠

項文膠

楊守陳

董祀

席春

王道

茅瓚

諸大綬

趙用賢

楊起元

郎中

趙敏

薛蕙

林春

卜大順

引除

許斯溫

王讓

俞山

葉盛

何孟春

余祐

謝丕

歐陽鐸

靳學顏

陶大臨

盛訥

王鑾

侯一元

王與齡

員外郎

王毅祥

萬士亨

主事

楊卓

李厚

左思忠

鄧林

羅虞臣

全校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

吏部三

吏部侍郎陳敬

陳敬字行簡河南人敦實有行義先為河南儒學訓導洪武十六年刑部尚書開濟薦為吏部試尚書十七年坐事免歸後又起為廣東龍川知縣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以詣闕言事稱旨權今職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曼山館

通議大夫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

贈資善大夫行在吏部尚書許公斯溫墓誌

銘

王汝玉

叔雍姓許氏諱斯溫世為吳人祖考諱祥卿考諱義皆潛德弗章而好善樂施生叔雍稍長值 聖朝大興學校遂補吳縣庠弟子員習朱氏詩屢出同舍生右洪武二十六年貢監聲譽甚二十九年 朝廷選學成行優者於六堂授之以官叔雍在首選署刑部尚書郎尋除監察御史改知廣東揭陽縣未上復故秩三十年以薦陞今北京按察司副使三十二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曼山館

年擢署大興縣是年奉 教注永平府所屬灤水六

州縣集民丁永樂元年以守城功陞授刑部左侍郎

嘉議大夫二年選兼左春坊左贊善三年丁先府君

憂承 命強起視事四年轉階通議大夫秩如故六

年六月二十三年以疾卒享年四十有七余在鄉里

聞叔雍之祖若父能以善自力積至叔雍遂居顯位

然叔雍性雅朴直不能與物低昂故名立而毀隨之

幸逢 聖明之世竟以自全人方期其用之未艾而

叔雍遽从焉豈命也夫

北京行部左侍郎金華劉公辰墓誌銘

胡儼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既卒其孤徵以予與公故乃
 寓書奉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辰字伯靜姓劉氏其
 先沛人後徙鄞遷發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
 也三顧仕元為明台上萬戶府經歷幼鞠于舅氏王
 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皆姓王氏至公復姓
 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於世初王師親
 下婺州公首上謁署為典籤奉命使方谷真谷真令
 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峻却之其人慚而退浙江左丞
 李文忠開省於嚴辟公置帳下以資贊畫時元帥葛
 俊守廣信當祁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欲為變文
 忠止之不聽遂怒欲臨以兵公請往諭以大義俊即
 悔悟謝文忠意乃釋既而授監辦金華茶鹽官秩滿
 課最以親老歸養敎授鄉閭嘗道遇故人李惟中死
 於逆旅具棺斂瘞之任吳母喪不舉遺金葬之未幾
 二親繼歿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饘
 粥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人懷金入城遇二
 卒圖其金其飲醉之扶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
 獲免後以懷材抱德起為湖廣道監察御史臨江同

知陳斌受賕及銀工盜金皆坐死公為辯之得減死

論居二年以蹇諤聞擢知鎮江府典廢舉墜勤於其
 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墓田據於民即加
 封樹復其田令墓傍寺僧收田之入以主其祀丹陽
 道接句容細民任負載者往往因日暮行劫行旅患
 之公嚴為禁盜遂息郡有潁江田五十餘頃歲久淪
 沒仍責賦於民公請于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
 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為風濤阻
 湖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
 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
 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公又修築
 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河
 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為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
 舟送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夏六月以預
 修國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龍衣陞江西布政司左
 叅政至則以久雨江水汎溢九江諸郡瀕江之田皆
 澇饑民為盜富室多罹其害公即檄郡邑勸富民出
 粟以貸饑者蠲其役以當其息官為立券約明年償
 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饑者得食南安贛州等九府荒
 田糧六萬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公以聞憲

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命下復起為北京刑部左侍郎出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乃賜勅書文綺鈔錠致仕歸踰年復驛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給驛舟送還至常州毘陵驛遂卒實永樂十年某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餘孫祚奉柩歸葬文星門下閣塘先塋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元中書叅政嘉納女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觀觀早世女二人孫三人祚祜子與公舊同史館知公為人直諫多聞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節士風可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五

曼山館

已銘曰不撓不汗而端其趨不激不隨而安以居恩榮始終而善不虛嗚呼來祀欲知其人視此刻珉

吏部右侍郎王讓傳

太學志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幼勤敏端恪讀書日積寸累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涌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為先諸生有以罹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泫泫下以故多所感化 文皇帝簡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第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陳山張瑛以順 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惟讓諫卑自牧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 皇太孫斂容聽之益加禮重及扈從北行常被 召見厚加賜子陞本監助教洪熙初 皇太孫正位東宮讓進左春坊庶子未幾 東宮卽位是為 宣宗 章皇帝宣德改元以輔導功首陞讓為吏部右侍郎山瑛及給等皆居其次居部二載卒讓言若不出口而挺身素履人所不及游歷榮顯恭儉若布衣時為 上簡注未嘗矜耀忠實清介始終如一十林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六

六

曼山館

通議大夫資治尹行在吏部右侍郎君誠墓

志銘

楊榮

君諱誠字文實世家建昌之南城高祖瀚遠以君貴
贈吏部右侍郎父守中累封吏部右侍郎妣王氏累
封贈淑人君自少刻志問學選為邑庠生究春秋之
旨同輩自以為莫及永樂辛卯領鄉薦入為太學生
夙夜淬礪器宇日充歷政冬官以勤慎自効擢為吏
部司務於職克稱尋以侍郎師達薦陞考功員外郎
君雖年少居要職懋履謙恭事先輩以禮課功責實
無所徇人以是多之未幾丁內艱日念母疾弗克躬
獻餼錄 卷之七十一
侍湯藥哀毀逾禮及葬陰雨不止君號泣籲天天稍
霽人以爲孝感所致制未終特起改文選員外郎尋
轉郎中時同官孫英號稱狷介少許可於君獨加敬
讓洪熙紀元受誥命榮及二親宣德丁未歸省還朝
仍故職庚戌以少師蹇公薦為吏部右侍郎選任精
審敷奏詳明尤為衆所推 宣廟時召問庶官品級
及居職者賢否君歷對稱旨遂受寶帶龍衣之賜
今上皇帝嗣位益致公勤雖故舊執贄相見亦却而
不納鄉人有為大學生者於君有宿怨及當受官自
謂必見抑君惜其才擢寘五品其所守所行類如此

正統戊午以疾卒于官自卿士以及僕隸莫不嗟惋
蓋日 上聞為之悼惜遣禮部尚書胡公致祭仍命
行司治葬事

獻餼錄

卷之七十六

八

明故資善大夫吏部左侍郎俞公山墓志

公姓俞氏諱山字積之號棟庄其先汴人南渡家于
橋李故今為嘉興秀水人祖伯綱樂善好義父仲玉
博通古今以公貴皆累贈吏部左侍郎階資善大夫
祖母周氏累贈夫人母王氏素開家訓於公之幼時
卽束以禮讓課之經史年十九始遊郡庠從司訓西
園李先生孟昭受春秋能悉領其奧義永樂癸卯遂
中鄉試前列以祖母年高不忍遠違又三載始會試
禮部入南監卒業祭酒四明陳公師道尊嚴於六館
生鮮許可而獨以優禮待公宣德庚戌公復會試中
教官選朋輩多沮公勿就公曰吾親老需祿養秩崇
卑非所計也於是拜蘇之崑山訓導諸生樂公善教
率力學自奮無幾公以父喪解任諸生至有相從抵
家受業者服除調常之宜興時教諭楊先生宗道於
公為執友相與協心嚴立規範以故士習丕變科目
未嘗乏人居無何又以祖母喪解任正統庚申歲服
闋宜興諸生相率詣提學彭御史乞奏公復任彭為
奏達且令所司促公上道公甫至吏部簡賢為親藩
輔吏部諭公賢卽奏為伴讀公於經史敷釋精詳誦
說明白而尤善於諷諫多所裨益暇則授徒私第從

卷之三十六

九

長山館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

長山館

游者動以百計四方士夫求為詩文者戶常接踵
雅好賓客客至恒與飲酒醉乃得去故公處是職雖
家無贏貲而怡然自得焉正統己巳公以藩邸舊學
擢鴻臚寺丞故與濟伯楊公善時掌寺事雅重公薦
陞少卿尋拜吏部右侍郎兼經筵講官轉左侍郎嘗
欲進某內閣繼欲陞尚書皆固辭乃已凡再頒誥命
階自嘉議大夫至資善大夫秩初公伴讀秩將滿俄
右長史員缺衆擬公可任而左長史亦諷公求已援
引公故不往因竊嘆曰士貴乎審義而安命烏可乞
人於私家而與之同事於公室乎其事遂寢識者以
為有古君子之操及佐銓衡尤以古道自處凡所薦
擢不求人知有請謁者輒正色拒之子弟乘間問其
故公曰用賢朝廷事也吾可市私恩耶臺諫有持正
者以言事取疾於權倖公為曲折調護後相繼顯用
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同列頗有難者公獨奮曰攀輿
復然後人心悅而天下安況天倫所係之至重耶極
力贊之事乃克濟朝廷知公清慎賞賚有加且作歲
寒圖併題詩賜之以寓褒美之意公嘗持節冊往封
晉藩歸觸暑遘風疾溫詔遣太醫官數輩更視投劑
又屢遣中使絡繹勞問而公以疾難瘥上疏乞骸骨

詔留京就祿者踰年疾少瘥復連章固申前請始賜
允給官舟以送仍賜湯藥之資先是有以易儲請者
朝廷從之公密諫不見聽退而憂曰禍機自此始矣
於是浩然有去志及以疾歸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
不高公之行焉

項文曜

曜淳安人踰冠舉進士文曜貌美如玉便辟好言笑
而才敏陰賊亡不畏之爲兵部郎中于謙時柄任號
能公直亡阿徇而亦甚親愛文曜薦爲右侍郎每朝
會故當衆嫵媚謙爲可憎狀時人語曰雄其冠雌其
節生不知恥于公妾再遷吏部左侍郎尚書王直老
矣而賢有聲于謙重之文曜因心利代直構其隙于
謙幾賊亡何英朝復辟殺謙捕文曜下獄杖之百戍
邊年僅三十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盛神道

彭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為吳郡崑山人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屢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北狩邸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仁之賊如此則大綱

獻徵錄

卷之五

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師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儲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于天津以張外援三四日間凡上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功罰罪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勅懲儆繁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讐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

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隔土木紫荆白羊不失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為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

獻徵錄

卷之五

十四

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不願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北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生民禦外患為主其有裨於時政為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

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
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
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
塚以瘞死亡設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
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
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課餘糧于官凡軍中
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
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
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
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
利革弊尤盡厥職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
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
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
請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
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頗頗自異
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
唐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
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
議破賊若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

職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五

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上嗣位
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
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捕戰馬千八百餘匹
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
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
白且請行養老令于邊褒恤已往賢臣爲方來勸上
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
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眞
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人
民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
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
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略奏
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
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
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
爲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
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至
若事非部分而關當特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
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
作不能言輿歸私第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

職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六

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十緡謚為文
遺官諭祭營葬公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
動思踈古人居家悃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
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
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
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
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而
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
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一

吳山館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

公守陳墓志銘

何喬新

弘治二年冬十月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四明楊
公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訃聞天子嗟悼賜
謚文懿命禮部致祭工部遣官治葬事公諱守陳字
維新世家鄞之鏡川曾祖諱浩卿富而勇於義祖諱
範學行卓然為時名儒學者宗之稱栖芸先生考諱
自懲克傳家學官止泉州司倉累贈翰林侍講學士
母張氏封太孺人追贈宜人初孺人方娠夢大星照
然入懷及生公天庭有黑子七宛類北斗狀見者異
之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
長習舉子業所作詞理兼優復出倫輩四方學者往
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景泰庚午試浙
省為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得盡
讀中秘書錄是學益博文益有名未幾學士府君卒
于泉解官歸持服繼丁栖芸先生憂又丁祖母朱夫
人憂在喪七年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禮
私抄繼而旁讀羣經悟先儒註釋不能無失者又作
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尚書周易春秋等諸私抄皆正
其錯簡更定其章句其於諸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十一

吳山館

已見有不合者雖濂洛關河大綱之說不苟...
願二年服闋至京授翰林編修預修大明一統志
尋被命授徒內侍省公辭不許則嚴教規正節道
雖素貴幸者皆肅然承教固敢肆憲宗皇帝初開
經筵公以選為講官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成化二
年陞侍講英宗實錄成選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
十兩文綺公在講筵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
公進曰管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
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
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
獻後錄卷之三十六 二十九 曼山編

祭太孺人七品命婦例無賜祭者公所被蓋特恩
也服除還任公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退處未嘗求
進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
語其人曰吾猶羨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士大夫至今傳誦其言今天子在春官
公日侍講讀以文華大訓成賜楮幣千貫陞詹事
府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上既嗣位例遷官察執
政擬公南京吏部右侍郎上覽之取御筆塗南京
二字而下之時起三原王公宗貫為吏部尚書而劉
公紹和與公為左右侍郎三公協心為政相得甚懽
獻後錄卷之三十六 二十九 曼山編

傳詔嘉納修憲宗實錄以公爲副總裁仍兼理部
事公上章請解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已而嗜
進者以訐爲直誣詆大臣君子不自安公嘆曰吾可
久處此耶乃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
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
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
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
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
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
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復山集
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 邸戾王
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
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
上以病不果有識深以爲恨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爲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且
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
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
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

乃視御史不見蒲伏墻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風編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前吏部侍郎燕泉先生何公子孟春墓誌

顧璘

嘉靖甲申國家用今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
固一代異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時二家
附和者甚衆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
懷觀望圖以國為玩唯吏部侍郎何公子孟春前後三
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懇實由其衷聞得張或問十
三條即夕具疏辯析尤盡復借百官伏闕以請且號
泣于廷豈蹇蹇匪躬勿欺而犯者邪 上怒奪俸一
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曼山館

上 吏部右侍郎祖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少
吳稱奇童長適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
表吾楚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
中大司馬馬蟠龍公劉忠簡公大見器重曹無滯政
嘗使山陝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併劾撫臣不
踐朝論解之為河南參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
馬政利害兵部著為例 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
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雲南多所興革詳見撫滇條約討十八寨叛夷立
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曼山館

所犯則又有撫澳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恤刑書奏議彙通數十卷註孔子家語陶靖節集易疑初筮西涯擬古樂府行于世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子二長仲方已舉于解有節操次仲平方力學向上公以丙申年五月一日卒春秋六十有三葬永寧鄉祖墓兆內嘗語方曰吾於忠孝大節幸無失難以士禮葬密邇先墓奚憾哉璘為贊曰烈烈何公氣貫日星靡言不直矧切國經白刃可蹈朱叔何榮於道無枉生願沒寧孝德唯風學澤唯海鼓之潤之百世俟在前作有基後述無改乃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五

吳山

復乃昌矜焉斯待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中峰先生董公玘墓誌銘

徐階

階

公諱玘字文玉其先汴人宋之南有諱康者來家會稽之東小江遂為會稽人入國朝彥昇以薦被徵而昇子諫諫子敬相繼以文行聞浙之東西敬二子長某仕至某處按察僉事次某舉進士歷懸縣知縣雲南知府有祠於其民娶章氏繼婁氏實生公公少以神童稱然凝重靜默至終日不出一言年十九領浙江鄉薦第二遊於太學祭酒楓山章公奇之指二諸生曰此天下士也弘治乙丑舉會試第一廷試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二十六

吳山

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子假歸娶召修孝宗錄及成陞俸一級當是時逆瑾欲摧抑天下士使已屈出公知成安稍遷刑部主事人意公於法律所習且有所不屑為乃公治獄獨不少厭倦其所至獄詞卽老吏自謂不能及又時用事者諸所按劾為刻深公數抱律以爭曰法固止是用事者往往屈而從焉改吏部考功主事張綵附瑾欲盡更故事命取諸司故牘焚之公持不可乃止瑾兄死朝貴咸走甲公作東遊紀異以刺人咸為公危會瑾誅還公翰林同考辛未會試甲戌滿九載遷侍讀乙亥充經筵

諱官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丁丑乞歸省色
 者五年 今皇帝登極雲南公以大義促公行至則
 與修 武宗實錄充日講官賜衣帶嘉靖壬午主考
 南畿甲寅陞侍講學士尋充副總裁官先是 孝宗
 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 武宗朝大奸相繼
 亂政其事龐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公於紀載詳而
 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
 有功於國史甚大少師費公每舉以語人遷詹事府
 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忌者謂故事書成遷轉不越
 二級公獨得五級於是謗始作矣其冬以日講勞
 獻後錄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曼山
 詔命贈祖及封雲南公皆詹事贈祖妣及前母封母
 皆淑人會修 睿宗實錄仍充副總裁丙戌主考會
 試尋奉 命教庶吉士秋實錄成陞俸一級丁亥遷
 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轉左侍郎戊子滿三載 詔
 廢子入監讀書冬十一月閏雲南公喪詔賜祭葬給
 驛以歸初公在吏部拒絕請託尤嚴於君子小人之
 辨御史胡明善所為多不法公疏出之草已具而計
 至不果上公又薄都御史汪鉉鉉明善背怨公公之
 請郵典也值方郊有司不敢覆請及命下則去聞喪
 已踰月鉉明善因誣公謂有他說不肯行而昔之以

請託見拒者咸相與搆之詔落公職公方在疚不敢
 自明其後三年誣始白奉詔與致仕南北臺諫及御
 史之按浙者交章薦公而公猶以前持法為羣小所
 不悅不果用最後有知公者則公以遭妻淑人喪積
 毀成疾繼以卒聞矣嗚呼惜哉隆慶初贈禮部尚書
 諡文簡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八 曼山

吏部右侍郎訥齋余公祐神道碑

張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訥齋其先自欽之篁墩遷鄱陽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為方山余氏而二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淵以公貴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吳山館

州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築者公嘗署其案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目摘發為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為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為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於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早眾請禱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守慙愈媚伏思以傾公陰遣人構于輟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

行素高潔孽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宦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冤獄按黜巨賍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吳山館

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為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為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為朱

子晚年定論者公撫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為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為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為至也奸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於莊渠魏公子才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虛山席公春墓誌

銘

孫承恩

少宰學士虛山席公以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卒昔公伯兄文襄公為世名臣公諱春字同仁別號虛山世為四川遂寧人汝霖生曾祖思恭祖暄而祖憲則公考也配吳氏後以文襄公貴增三世皆如其官吳封一品夫人公自童稚即儼然如老成人強毅有操執祖每異之曰他日必能負荷大事及長與弟給事君彖從文襄公學丁丑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武宗潛幸居庸關廷臣屢疏莫回中外人心惴惴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虛山

公上書內閣欲乞兩官懿旨遣中使迎 駕還官而館閣府部百司各以一二居守餘俱趨行在祈請務必得然後返否則從此巡遊南北國事滋多憂其始矣識者是其言尋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雲貴釐革軍政凡錢穀刑獄欺蔽被罪者無怨吏役假冒至七百餘皆罷斥莫能逃者時黔國總兵交結近侍威權日甚藩臬每被訐論臺中有叅其假公言以結民心恐為將來專王之漸得罪下獄外謫黔乃益驕橫公至痛為裁抑家人干紀殃民者悉縛致論罪馬進士某以罪謫戍金齒潛入總府充記室凡章奏公移

多出其手憑籍冒例為都指揮公廉得之至是借家
參謁與見任無異公執之概其服仍發隸原伍指
王喬稔惡為眾所嫉當道者莫能治至是亦論以法
淮南為之肅清今 天子登極疏上時政興華利弊
多符詔款人稱其有經濟之具尋以文襄公職中丞
改翰林院編修癸未殿試充彌封官脩 武宗實錄
充纂修官書成陞修撰內成會試為同考試官尋充
經筵展書修明倫大典仍與纂修書成陞侍講學士
賜金帛文綺充經筵講官 聖天子勵精治理考古
帝王所圖治 簡命公與二三詞臣經筵外復進講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每寵錫大僚公必預辛卯主南
京考試多得名士己丑壬辰殿試充讀卷官隨擢翰
林院學士掌院事充經筵日講官未幾擢禮部右侍
郎癸巳秋轉吏部右侍郎文襄既受宸眷 上後知
公為文襄弟乃於諸侍從中願公獨厚擢翰學擢吏
禮二侍皆簡自 聖東於是頗為時所忌公既感
上知遇益思報稱在吏部數與冢宰誠齋汪公議不
合司屬復有肆問者二公乃遂失歡寢成隙汪疏公
起用大禮遷謫諸臣又誣公不賀 皇太子誕生等
事疏入 命下公冠帶閑住即日陞解怡然就道人

勸公論辨公曰吾惟無媿於心耳又何辨且吾老無
子得歸素志也渭厓霍公繼為少宰汪尋去位凡公
所欲更置者悉見施行後臺諫論汪陷害僚屬蓋指
此云公家居杜門謝客絕口不及朝政時與二三故
舊登涉玉山涪水之間嘯咏竟日邑故稱淳朴後漸
事侈靡公歸敦儉素表率鄉閭俗因以變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謝公

不行狀

徐九臯

汝湖先生諱不字以中姓謝氏少傳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贈太傅文正公仲子也母夫人徐氏成化
 壬寅四月十八日生先生于京邸先生穎異不凡甫
 七歲塾師授以句讀過目輒成誦應對敏給動止若
 成人文正公遣先生從之遊大器之辛酉先生年十九
 以文正公三品考績恩入國學讀書秋舉順天鄉試
 甲一人乙丑舉會試第四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
 翰林院編修正德初先生請告歸省頃之逆瑾構禍
 文正公見幾勇退既而落職瑾移怒先生亦為民後
 瑾誅文正公與先生皆復官先生構肥遯嘉遯二莊
 百與高人燕賞為樂文正公家居喜接後進先生尤
 加意獎掖凡雋異之材必欲成就之以濟世用先生
 立教重經義治事有宋湖學風士爭興起遠方來學
 者踵至 今上登極先生奉詔徵用甲申復翰林編
 修陞俸一級乙酉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賜
 白金文綺秋八月同石門翟公士考順天鄉試時稱
 得人丁亥陞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兼翰林院侍讀是

年文正公被召再入相戊子先生充經筵日講官

林榮之無何文正公乞休先生欲請告扶侍南歸文
 正公止之曰日講臣子効忠啓沃時也母苟曠弗果
 甲午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賜雲鴈
 襲衣四書大全書傳乙未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特
 命捧主上臨軒策士特命讀卷孟冬時享太廟等廟
 特遣行禮屢拜銀幣書籍之賜先生以禮侍日講未
 有翰林帶銜會推兵部侍郎李公廷相充講職兼翰
 林院官先生奉內批兼翰林院學士每進講敷陳剴
 切而儀觀詳雅上為之傾注自是寵渥日深遣祭先
 師廟從幸山陵賜孔雀襲衣金帶銀瓢諸物修飭七
 陵泊預建壽宮命先生同大學士未齊顧公輩往祭
 天壽山之神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掌
 院事東宮誕生遣祭內殿恩賚有加廢子入監讀書
 隨命充管錄累朝寶訓實錄官同修大明會典捧孝
 肅孝穆孝惠三后神主奉安陵殿駿駉大用矣歲丁
 酉下陸太淑人憂遣官論祭賜寶鏢給驛歸其喪仍
 遣官祭葬服闋巡按傅公具疏薦起而先生臥弗應
 因修譜牒創宗祠置義倉義學施藥餌以拯貧病造
 橋梁以濟往來鄉人多德之後有被召富國者與先

生爲寮舊道武林先生避不一見京華權近亦不一
通問遺暇卽汝湖勝處葺東巖闢留園爲逸老所盤
桓其間因自號留園野老蓋先生至是絕意於世用
矣病時命諸子曰吾生荷國恩已溢涯分莫可爲報
身後慎勿乞卹典卒年七十有五訃聞 上憫悼勅
吏禮二部舉卹典贈禮部尚書賜祭二壇

吏部右侍郎王公道 道碑 嚴嵩

吏部侍郎王公諱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公之行
義孚於鄉而聞譽重於當世偉矣昔在正德辛未之
歲舉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
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應天學
二載陞南京儀部主事召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
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大學士西樵
方公上言王某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官僚勸講
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公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
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三十六 吳山簡
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雖不
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恥之人於是得旨
允以病歸公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跂其復用居
一載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一
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蓋不
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諫薦
日至嘉靖丙午起爲南京太常卿未至遷南京戶部
侍郎尋改禮侍召掌北雍履任三月改吏部右侍郎
然僅閱月公以屬疾遂不起矣公貌厚而氣溫學篤
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旣而嘆曰此無益也乃遂研

精於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既又取論語一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深恥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故能表見輩流大自樹立不為利害所動進退從容累遷銓曹兩任國子執法端教表率人才期於俗變風美入官雖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其言推其用心而需其柄用以福生民利國家而天不愆

獻徵錄

卷之十六

三十九

吳山館

遺述云以歿嗚呼大豈斯人之不幸哉公所著書大學億老子值易書詩春秋等億諸史論斷大學衍義論斷批點六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公於書無所不讀強記妙契疾書其所論著義理深到剖決明當自陰陽律曆醫卜農桑刑名地志之類靡不通貫晚焉為曾祖諱復禮祖諱綸考諱琮贈吏部郎中配李氏生公公生成化丁未享年六十有一計聞詔賜祭葬如例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謚恭簡公

陽公鐸神道碑

王世貞

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右侍郎奏和歐陽公卒於家其明年大宗伯家言故侍從鐸鑿白博茂砥節秉公以保又我王家宜祭葬宜謚詔曰可予祭葬及謚其更下太宰太宰泆言具如大宗伯宜贈詔曰可贈工部尚書其更下翰林翰林臣言具如太宰於法敬慎事上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宜贈恭簡詔曰可予謚恭簡於是翰林臣致謚大宗伯致祭太宰致贈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始有歸曰工部尚書歐陽恭簡公之墓故事三品得樹石神道蓋三十年而未育舉也子獻以督府都事左倅吾州而來謁拜曰唯是先公之有遺憾於大邦也則不敢請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也則不敢請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有也則不敢請乃大邦之吏民以先公故而及不穀也公庶幾有後哉敢假先君之靈微惠於吾子以不朽請世貞乃拜手曰此不佞之所與聞於父兄者也按狀公字崇道別號石江世為潭人其先大司徒歛以經術鼎承率更詢蘭臺通以學行繼武至刺史琮治吉留為吉人數傳而徙秦和遂又為吉之秦和人

獻徵錄

卷之十六

四十一

吳山館

公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名氏六歲受
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十七補諸生居久之就試其
後先試而邵公寶蔡公清者俱能名知人見公文歎
曰是豈經生儔耶而家丈忠公與蘇黃復出矣卽首
之遂以其歲登鄉薦蓋甫踰冠也而其明年復成進
士公自是力爲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提
身而進則宰天下者久之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
切報聞尋使蜀蜀王奇公貌欲自結厚遺金帛扇
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
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覆衆叫號不已公色自若徐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勢而會風怒薄舟於灘以免
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俄遷行人司副爲工部虞衡
員外郎進郎中時有填臨清中貴人者假寇警請得
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時在郎
署乃獨持衡大臣問曰柰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
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中貴
人不當帥勿聽便大臣賴以強乃得罷公以便養乞
南得兵部武庫戒藏吏懸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母得
先願者其顯者亦母子羨諸曹署甚稱之時喬莊簡
公爲尚書賢公至引以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

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爲福建延平知府公以所
其俗首下令禁黠祀淫祠故數十百所悉徹以其
葺學宮里社建李先生祠館諸儒生茂異彬彬矣諸
死者母久匿弗葬葬母張宴母得爲佛會蓋未幾而
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也首司禮者曰蕭敬外謬爲
共謹而羣從子弟多丞郎縱帥所從舍人子里居暴
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
方軌而民苦賦爭徒竄公歸賦於蕭氏曰柰何重困
我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榷曰復爾我盡役而
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舍人丁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四十二
憤跳之司禮所護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
我一且失 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爲縱
騎逮太宰完微聞而舉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歎曰
彼固有太璫在將寘我罪也竟投劾歸部固檄公上
公上而填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
柰桑梓何吾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郊有
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公弗爲市
肉益肉不及客也尚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陽
喜謂諸生尚公母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詣謝
尚益不自得會迎春公又削其宴劇尚益恚因謁次

語公不為動尚至出借諄語公徐拱手曰尚公非臣子哉而忍為是言即上問得無不可耶遂趣出而城中士大夫為公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矣已則曰吏民為府君持若錄而橐矣客大懼交關尚以解而公益自勵為苦節大要以寬省刑役為縣官牧養小民肺石之鏤即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庾賑至絕一切會費曰吾不欲溷吾民也尚廉得公狀自愧因藩臬諸公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絕故不能有加禮諸公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曰郡饒士大夫其士大夫又饒產民無幾矣請得稍減分民半役則上下交諱公時巡按汪御史珊獨心是公而為持之居久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於末應朝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公至則惇禮崇讓以行檢先諸生印試而疎繆者所察跌宕少檢者聊示懲而已再試及察如故乃始斥乙酉當鄉舉五人魁其經而公屈指曰吾得其四矣謂唐穆陳思謹鄭弘羣李日森瑒潮士也詩魁得無廣庠乎非岑萬則曾貫試連士謂張叔庠廉士王養民遲之俟後舉張稱俊可名在二十王不能七十前也後皆如其言廣人人能言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四

吳山館

之以為神滿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上召為太常少卿是時天子方有事禮樂議建南北郊改高皇帝舊下羣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時謂未可報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之泊如也遂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為官節省撥乾沒稽出入天子嘉之著為絮令尋以後母憂歸服除即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會後以父憂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方且夕類筴江防事而改公撫應天十郡督糧儲矣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黑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即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驅而蕪也既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母得仍十年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遷為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四

吳山館

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也然為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公所為惠政於十郡非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是時 章聖皇太后梓宮柩 顯陵道經公所治公第嚴飭守令將佐備糗備除戎器廣游徼毋令梓宮有它而已問所以待山陵使者公曰使非徹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既事竣而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公不飭下公既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奉 上雖以山陵使言奪奉而所遣緹騎謂公者交得公治狀以聞 上遂器公無何吏部闕侍郎以應補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五

夏山竹

為恭不知我者以我為懟公歸而卜武溪之勝構軒武草堂與伯兄燮讀書杯詠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而九卿給事御史合二京薦公者亡慮二十疏言甚切然公已寢疾亡何遂劇公猶起坐曰若家人謀銷飲器為醫藥費者公不可手書從伯兄所貸餘鐵俄瞑目不語至明而卒卒之前十日有光起肝武若落星越禾蜀江而墜故居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為祥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六

吏部左侍郎茅公瓚墓誌銘

諸人綴

公諱瓚字序獻號見洽其先沐人朱靖康末徙居鎮
塘救濟為公尚祖以實生仕安鄉中仕安生茂茂
生慈茂公大父麟公考也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太
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初公考侍郎公
為人剛儼任狹能亢其宗娶張淑人而生公公生有
異兆數歲即疑疑妹凡兒日誦數千自言稍長益穎
敏絕人從侍郎公入京畿時有豫章人鄭先生者說
朱氏易所居從徒常百人公往遊其門百人者皆服
以為出公下即公亦自以為百人者莫子若也會有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七 曼山作

司試士侍郎公欲公占賢省籍就試公長跼辭曰士
致身重先擇筆大人柰何令兒從他塗進耶侍郎公
避其言為資遣佐之歸時御史中丞海虞陳公察方
善學政一試即首錄公今少師存齋徐公繼督學來
兩浙亦置公高等公名益大起士挾策從公遊者日
益眾丁酉舉于鄉明年試于南宮學士無錫華公察
得公卷大奇之欲以冠魁列榜有相沮扞者華公
不憚曰楚玉在琰何患無知者是子即試大庭眾
能嫉抑之耶人奉殿對 上果親擢公第一甲第一
人授翰林院修撰公在館職刻意學問六經諸史旁

及百家稗雜之說靡不深究蓋能掇其菁華以求自
得於心不徒強記資辨說已也乃其與人處則又簡
默不自炫情情若無所知能人故滋以公輔期之庚
戌滿九載陞左春坊左諭德壬子陞南京國子祭酒
偏所寓之堂曰身教律已嚴恪動應矩度其餘規條
格令岌岌不少假六館士承教指惟謹無或私謁於
門者踰年改國子祭酒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禮
部右侍郎居無何上諭輔臣簡忠謹文臣二人供內
撰輔臣以公暨洞山先生應詔可兼公翰林侍講學
士踐其任公長身玉立儀觀岸偉上每屬意焉乃公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八 曼山作

益蚤夜做做畏慎無敢忽洩受 上眷寵數出廷臣
右丙辰轉左侍郎丁巳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
服三年考績誥贈祖及考如其官祖妣及妣並淑人
尋加公二品俸賜飛魚服改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
時持金衡者為權貴所掣繫進退人材多於羣情未
厭公不當事權茂以救正而往往有槩於中不安其
位會得足疾不能起視事遂上疏乞歸 上屢賜問
疏再上乃允諭有司愈日以間尋愈有司工狀竟弗
召間出賜金構堂數盈題曰榮賜曰此金者聖主所
以寵勞從臣也吾不敢隱君之賜抑使後世子孫或

視是興思厲術業以効報乎公為人夷爽洞達不事
機防自為諸生卽負意氣自高不能曲徇人既官翰
林益嶽嶽養重於人卒難合遇勢權隆灼者亦未嘗
嬖刻求媚附蓋公之性然也人是以重公而亦或以
是忌之云余嘗觀古所謂大臣其行已立朝道德功
業雖不盡同然大要多慷慨高明闊略於小節而務
其大體若公者庶幾古大臣之風焉公之始生侍郎
公夢故少宗伯王公瓚謁其門語曰是兒後當貴名
第大出我上乃今科名位望二公大略竟相埒則神
固已示之分矣又公少年時講業僧舍稍倦寐夢神
人導之帝庭授公二巨字文曰見滄寤未解所謂頃
之僧過語舍後山壁間故錢宋理宗御書公令引視
則所夢二巨字宛如也遂以為號夫鬼神之事亦怪
矣哉然則公之生固不偶然也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四十九

吳山館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

實錄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隆慶五年六月卒以三年未滿
賜祭一壇給半葬學顏山東濟寧州人嘉靖乙未進
士初授南陽府推官累官至左布政使入為太僕光
祿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晉工部侍郎改吏
部以病乞歸至是卒學顏為人淳謹內行修潔文學
氣節俱為士論所重云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五十一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

山陰諸公大綬行狀

張元忭

今上改元萬曆癸酉之春正月十有三日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諸公卒於京邸訃聞 上念公講讀勞贈禮部尚書賜祭葬有加按諸氏實越大夫諸稽郢後世家山陰當宋時有所避改姓諸葛其後有某某者累世以儒顯復姓諸氏又數傳為明庵公公大父也明庵公三子長雙潭公宗輔配陳氏次宗弼又次國太公宗教配金氏公蓋雙潭公仲子為國太公後兩公及明菴公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吏部右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曼山館

歸則杜門茹酒今古益以淹貫其自律若處子未嘗逐隊登公庭有所託雙潭以丁未違養公歸自北號踊幾絕執喪踰制乙卯又北上宿清源逆旅夢 天帝並 肅皇帝坐而語指公為才賢界以印劍明年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傳臚日越臥龍山鳴登聞數里人謂地靈響應視曩時名至卿雲見蓋同符云時家人以公既貴顯置袴欲以純公遽斥曰袴宜以純耶吾行將菲糲以終身安用此每慕王文正不在溫飽句因鐫之石章隨授翰林院修撰承迎二淑人於邸日奉旨甘侍膳寢已未春充會試同考試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曼山館

侍郎兼侍讀學士配並封且贈淑人公之始誕也陳淑人夢有鳳自天授于懷已而岐穎絕羣甫晷日誦千餘言目不再過十歲善屬文比部郎八山錢公越鉅儒也見而奇之乃言於兄以女女公是為錢安人闕四歲隨雙潭公官祁門祁門令又見而奇之語人曰此非東南竹箭邪居三歲返越補郡諸生文學日益遠時輩畏之又明年癸卯領鄉荐及 御史舒公數睨之問年幾何曰二十有一舒願諸察曰是子疑采不凡異時有聞館閣光茲榜者必其人也有人至今服其雅鑒然自甲辰歷癸丑凡四上春官輒不第歸

官既 陛辭則歸拜二淑人而後入且日兒所藉手以報 國恩萬一在茲役也敢不努力已入院則又焚香額天曰夫錄士以 耳文豈能盡得士哉唯神明默相予令一二真才入彀中用充 國家任使則神之祝也後凡公所錄士率多表見者舊制凡為人後者封不及本生公痛之是夏秩滿乃日夜草奏祈馳封詞甚懇惻 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於是在廷諸臣凡若此者 相慶以為此殊典自諸太史始嗣後公為學士為 郎兩值 覃恩皆得並及所生如公官庚申春乞假歸陳淑人倉卒卒于途京毀執喪

一如喪雙潭公時居家公事輒敘謝請託至闕一邵
 利弊則毅然任之不惜燕頰如辛酉夏台卒乏餉以
 萬計督府檄吾邵假輸甚急公為言于當路往復者
 再三車竟寢它率類此壬戌服除赴闕補原官前
 所稱舊制為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
 生者公願服陳淑人喪衰經疏水者三年踰假期且
 兩閱歲而後出當事者哀公情為疏于朝凡後於
 人者皆得服其本生著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
 舉相慶以為此殊典自諸太史始癸亥夏有詔借
 閣臣纂修承天大誌甲子春校錄永樂大典乙丑
 獻徵錄卷之二十六 皇三 晏山館

會試再充同考試官其祈天一如己未夏公所居祖
 第災報至無所問第曰是祝融之傲于也夫丙寅春
 承天大誌成賜銀幣寶鈔丁卯春 肅皇帝崩 莊
 皇帝嗣位始以恩得封本階及錢安人無何借史臣
 纂修 肅皇帝實錄兼管理文階誥勅夏 永樂大
 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仍陞俸一級 皇
 帝御講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迨講加賜金緋紵羅
 紗各一及寶鈔公在講筵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
 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 主上而手姿修
 偉步上雍肅吐音朗朗 帝每疎意聽之所著

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
 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心必求諸非遺反覆開諭諄諄以納忠鯁屏諛
 佞為言 帝為肅然改容它日講論語至朝聞道章
 同列難之公獨從容啓發不為諱沮一日寺臣侍經
 幃者某忽癩發嘩歎豕視滿廷盡愕公講迪如故若
 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公李公相願言曰諸君真講
 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冬陞侍讀學士掌院事充纂
 修玉牒總裁官戊辰春從 莊皇帝謁長陵賜金緋
 羅服仍充會試武舉考試官冬從 莊皇帝郊賜金
 獻徵錄卷之二十六 皇三 晏山館

緋紵表裏一己巳秋大閱隨 駕賜緋羅服庚午夏
 陞禮部右侍郎兼管日講如故仍充 肅皇帝實錄
 副總裁辛未春 莊皇帝親策禮部所舉士於 廷
 充提調官賜鈔時兩 冊官妃咸預典禮賜銀幣者
 再會 今上方冠冕議冠禮中貴多樂簡便公正色
 諍之多所條改 長陵竣工賜銀綵 莊皇帝崩公
 自以始終 莊皇帝世無一日不在侍從沐 寵遇
 殊它班每一哭臨至失聲而大喪禮儀又當其劇以
 是形神交憊病遂作矣六月有詔馳 天壽山視
 大峪陵賜銀幣時暑甚人馬有喘而斃者公獨上下

卑峻不少避竟觸熱敗脾及得命即臥榻艱起七月
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既幾月病小瘳始一赴公
座而 莊皇帝尋即幽宮又扶疾徒跣行二十餘里
哭送于郊自是病益甚涉秋迫季冬始得請歸田乃
竟不起嗚呼悲哉

史記卷之二十六 五十五

吏部侍郎陶文僖公大臨傳 王世貞

陶文僖公大臨者紹興之會稽人也與山陰諸公大
綬同里間相善而其射策時 上以文僖公爲第一
人諸公次之而亡何有所更置文僖公遂得第二人
自是益相善其官史局侍講闈與鑾坡鶴禁之長佐
對秉更蒞若左右手然諸公遂以其女女文僖公之
子允宜而最後諸公繇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捐
諱文僖公即日繼之亡何亦遂卒始文僖公之侍講
闈也 天子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衆以爲且大
拜而及其病遣中寶人問痊否賜羊豕酒粢瓜蔬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六

物歿而復遣中貴人臨護喪賻白金米布寶鈔香燭
俱視執政恩數其諭祭至葬贈大宗伯大略同諸公
而易名之典則諸公所不敢望者天下之惜二公以
庶幾有所展布佐成萬曆之治俛及而失之以爲恨
而於文僖公尤切公字虞臣其先世爲彭澤人徙於
台已復徙會稽遂爲會稽甲族曾祖曰愷舉四丈夫
子皆有科第而其叔子曰莊敏公諸選入翰林遷給
事中以直諫謫徙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書爲
德靖間名臣莊敏公之子曰鴻臚序班師賢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舉丈夫

三長湖廣叅政大順次爲公又次大恒公少而端
巖不妄笑言三四歲時母淑人授之書卽成誦已就
外傳而有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習灑掃拂几展
席夷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公獨樂之曰童子分
固當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
而奇之公嘗問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爲
哀錄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二
工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明年廩學官又明年應省
試夜有鄰女奔公者却之三已遂徙居歸而與其伯
氏相師友爲學每謂聖狂自一念起署其室曰念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七

吳山館

公凡三試而舉於鄉又三試而舉禮部以至射策及
第蓋年三十矣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嚴耳公名欲致
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
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給事時來懷
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挖世務吳君謂世務莫
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爲名
計耶爲勝之則母網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
論上不勝下 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
誣伏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
吳君謝母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柰何使君獨爲善

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
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紀酒肉不御內旣服除
念通議公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通議公強之
乃 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孺瑞書公每爲
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終者其貧暴負國叅夷五
宗者委曲辨析不已諸孺瑞咸拱手曰此公異日謂
我也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公數引與議 國事
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
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居喪
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召充 世廟實錄俄校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十八

吳山館

天試務絀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留
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
經濟不爲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官尋進詹事仍兼學
上如故 上踐阼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
後凡三視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經筵爲
日講脩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沖幼聖質
不世出公思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
磨鑑不虞昏新民如澣木不虞汙止至善如赴家不
虞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

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上亦自重之其亟稱先生以此賜服視一品他精鏤寶楮金符繡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講修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留運司之苦節跡迂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者各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以此蓋未幾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既與伯氏相師友伯氏數奇婁食貧然公莊事之不敢以厲行進叔氏得奇疾公不忍其躁也身與之寢外而俾婦章夫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五九 吳山館

都督死矣公設薄酌酌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權公捐數百金爲樹坊公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則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強裁之至百金公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附一名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贊謝俱絕門故計亡之則購名書畫犀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唯無好耳好則何論金帛與書畫犀器異耶公家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算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願其好施子獨異是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公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又爲之上狀於有司而推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若干畝有錢生者挾舊而徒步訪公於京至則病病發狂逆旅人走避之公爲徙置精舍躬粥藥死則周棺殮歸之鄉公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間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困廩也公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斲又曰爲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埋始而溢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子空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

厲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又謂允宜才不可強守可強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儉養惠公之所以能絕取廢予儉故也公疾得之晨趨請而更衣風入之遂劇上所遣慰使猶強自力拜乃願謂伯氏曰書生誠不意得此父子兄弟舉甲科官近列如國恩何唯生者勉之遂瞑允宜之舉鄉會皆魁其經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又能為古文辭贊曰吾聞之吳君時來允相江陵公之上帝鑑圖說也寔公發之乃世廟馮几之詔公所進於華亭公者深矣養正聖功也萃渙大幾也其二端皆自公公用矣人乃以不竟用為公惜者何也夫進善不自諱居功不自名公所以稱大人長者故陶氏之聲實衣被天下未央者有以也

陶公大臨

維風編

少宰陶文僊公大臨余同門同年也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為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習晤余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余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

出京由水派越已自越還朝報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載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既鴉衣裘體之黎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跣跋淖淖衝冒風雪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余為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擇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欽徵錄

卷之二十六

李三

嘉議大夫史部左侍郎定字趙公川賢行狀

翟汝稷

公諱用賢字汝師別號定字其先世為宋宗室簡國公諱仲談簡國生朝請大夫諱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十傳諱實者贅於常熟錢氏遂家常熟實生玘玘生某舉嘉靖戊戌進士累官廣東布政司叅議娶蕭恭人無出公乃張恭人出也公生而魁岸超朗可五齡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警穎叅議公嘗以考亭綱目命之讀晨授而夕成誦者八十葉從叅議公入粵署署多崇公所止崇絕跡於是始奇之嘉靖庚戌補博士弟子年十六而侃侃若老成覃精六藝漁獵百氏凡今古名賢康濟之蹟悉湛涵於胸臆矣戊午先文懿典應天試定舉公叅議公素抗直里人有怨之者比沒乘公侍婢暴疾亡遂巧設縉繳欲中公危法直指使及臬司頗為眩迷甚急會郡侯縉雲李公力為白事遂解辛未舉進士應館試居首授翰林院檢討丙子纂修會典丁丑分典會試是冬江陵相聞父訃不奔喪臺省復會疏留之公太息曰子我欲短喪仲尼不可況不喪乎是不獨可為斯世綱常惜亦當為相國進退惜矣而是時彗出西南長竟天公遂上疏

論曰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

格必求諸人心之安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合其

機幽渺而寔捷於桴鼓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

異彗出山南 皇上兢惕不遑下勅臣工同加省懼

一時言事者藉藉或以糾察大臣或以修舉庶務固

卓然一矣然臣猶以為未覩其大也頃者輔臣張居

正以父憂請歸而 陛下留之再四臣每讀其疏輸

誠寫哀情淚竭盡而猶不能少回 陛下之聽者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寄之重係社稷安危之

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然臣以為喪必三年自

周公孔子以來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法云也自

後世乃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於衰經之中此特權

一時之緩急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

臣自數日以來見輔臣瘠毀柴立形神摧弊臣私竊

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

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必有抱恨終天而不容

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君臣之義効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不知 陛

下何忍於此也臣又按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

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奪情固未有不

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所以不允
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參決四海人心
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惚思慮
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人心賴
以觀法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能如曩
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勲望積之以數年而
陛下敗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爲此也臣
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而動
星象之大者莫甚於此 陛下若垂愍輔臣宜聽其
所請暫還守制卽萬不得已請如 先朝故事特勅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李五

曼山

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 闕如是則輔臣
之心既可以少安天下之人心亦可以安而 陛下
所以處輔臣君臣父子之間庶幾無遺議矣然臣因
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 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
設有臺諫所以爲法紀之司而任糾繩之寄者也固
非謂其阿意順 旨而將迎逢合之爲也今輔臣之
留 皇上主之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遂影
附聲背公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議夫父子君
臣均人道所最重父死不奔喪同聲附和爲是脫不
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亦將循故事而爲此

附和平臣以爲此人紀之所以植 國是之所以定
者 陛下不可不垂察于此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
而留之篤者豈非以在 廷之臣未有稱 陛下之
任使如輔臣者乎然亦願 陛下擇而用之者何如
耳 陛下誠於朝講之暇悉心體訪自內閣講讀以
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考之行以驗其心術之端邪
委之事以稽其才識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
當必才有如輔臣者以稱 陛下之任使不愈於以
憂勞萃輔臣之一身使其畢父子之性傷天地之和
哉臣愚敢昧死以聞時翰林院編修吳公中行刑部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李五

曼山

員外郎艾公穆主事沈公思孝亦皆具疏論不奔喪
非是初 上在沖齡江陵翊贊頗著聲望而其人寔
矜刻以智馭一世席寵侈肆其欲無涯御史傅公應
禎劉公臺嘗窺其微具章糾之悉奉 旨杖戍劉竟
爲所賊殺巨璫馮保便給善計數 仁聖 慈聖皆
眷倚之保自謂有阿保功與江陵深相結納 朝廷
政務運之掌上雖無居攝之名而握其勢人莫敢迂
視保之養子徐爵江陵家奴尤七與薦紳皆分庭抗
禮奔走爵與七者蹄轂恒丙夜不絕何論江陵其聞
父喪陽雖疏請如制而陰圖固位中外羽翼之者林

林也四公疏上同日杖於朝公與編修杖六十
兩刑部杖八十成時進士鄒公元標號哭於笏翼日
卽疏論江陵且申救四公旋奉旨杖百成蓋五公
之名一日而燁寰宇雖芻牧笄幃靡不敬慕公歸江
陵側目未解直指蒞吳者受密諭將興大獄吳中洵
洵甚公開曰吾得從長弘子胥不有餘幸哉惟冥搜
經史匡坐笑詠澹若無聞既而直指中悔移病去歲
壬午復有將承者代事抵毘陵業已張弛會江陵死
其人以前殺劉御史事論逮禍乃寢是年臘以言官
累薦起官癸未夏六月陞右春坊右贊善時凡江陵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六 李七 曼山館

言者至是開橋李袁君黃習其隱曲相與訂證者四
十七晝夜條陳十四事一日議田賦之數二曰議混
派之弊三曰議征稅之則四曰議蠲減之條五曰議
偏重之派六曰議派剩之目七曰議白糧之運八曰
議兵餉之實九曰議折銀之例十曰議存積之重十
一曰議荒田之核十二曰議征斂之期十三曰議徑
役之累十四曰議積穀之制其議窮極根抵疏上格
於衆喙會有言南人不當言南事者遂寢秋主武試
丁亥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兼詹事府少詹事大典成
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既蒞南靡倦倦以四維勵諸生
獻徵錄 卷之七十七 李八 曼山館

窺覲 不允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尋草疏同宗伯王
公弘誨請早敎元子不報辛卯移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再引疾乞歸 不允壬辰蒞任敎習庶吉
士聞有並封 皇長子 皇次子議卽上書極陳其
不可疏寢不報癸巳陞吏部左侍郎兼官如故甫履
任會監生吳鎮以絕婚事訐奏而戶部鄭某楊某御
史陳某和之公因三疏懇歸初婁人吳之彥當江陵
之不奔喪臺諫交章奏留吳爲御史疏應屬吳具而
以疾辭人頗以是稱之故公因友人之要遂約爲姻
姪而其人未幾深結江陵居恒悔與公婚數言之所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李九 漫山錄

志 國朝典章因革錄畢此而後謝等硯然公已病
衰甚丙申三月適奴輩有悖叛者病遽作遂不起傷
哉公爲人剛直好義凡事關 君國持議必依於正
意所不可雖貴顯力諍無所避至人頽頽疾視而不
爲變率以爲常壬辰之春余迂公於東郊謂公此來
願少遜以避機辟公曰世之治亂惟在國是之當否
人臣食君之祿而第圖全軀保妻子隨人短長可謂
忠乎其在親戚友朋亦然聞有善稱之惟恐不及有
不善規之惟恐不力絕不計其能從與否故世之多
公者以此而訾公者亦以此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

漫山錄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

禮部尚書盛公訥神道碑 王家屏

少宰潼關盛公以翰學侍 上講幄兼副正史總裁

值母喪解官歸踰年感積哀而病以萬曆乙未卒於

里第訃聞 上悼念講讀之勞詔所司加祭一壇給

水衡錢營葬贈官禮部尚書廕一子國子生並異數

也公諱訥字敏叔號鳳岡其先鳳陽定遠人六世祖

聚杖策從 高皇帝行軍有功領元帥事用敢戰歿

於陣子瑄補燕山護衛旗校從 文皇帝討乃卜花

以靖難功陞府軍衛指揮同知永樂二年徙潼關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十一 吳山館

衛家焉瑄生斌斌生珍以功陞世指揮使珍生齋功

陞都指揮僉事齋生德是為公父以公貴累進昭武

土都中尉初配彭贈淑人子愈謙南京前府署

都督僉事愈謙武舉官繼配劉氏封太淑人寔生公

公方維有異兆都尉公喜曰天其有意振吾宗俾以

備顯乎已而公生娟秀聰穎八歲即能屬文年十四

備衛學弟子員聞鄉先生馬文莊公講業華山之青

柯坪負笈往從之遊文莊公見而器之敎使學先秦

兩漢之文遂以弱冠舉壬子省試聲譽籍甚願屢上

春官不第即青柯坪下帷發憤前後幾二十年以

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人謂不愧文莊公弟子焉癸

酉授翰林編修值大慶覃恩都尉公得進階昭毅乞

歸省墓武弁以為榮乙亥還京教中貴人書明年充

會典纂修官丁丑 世廟實錄成以叅對勞賜白金

文綺戊寅奉命冊封蜀藩庚辰分校禮闈士辛巳充

起居館編纂官管理文官誥勅癸未陞侍讀請假奉

母還里踰年復職丙戌春再分校禮闈其秋充武舉

會試主考官當遷官諭以避父諱就司經局洗馬管國

子監司業事校刊十三經註疏是年復迎母如京丁

亥補經筵講官會典成陞俸一級已陞右春坊右庶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十二 吳山館

子兼侍讀充纂修玉牒官戊子主順天鄉試尋轉左

署翰林院篆以滿績授奉議大夫而都尉公得進階

昭武兩母贈封皆淑人庚寅冬陞國子監祭酒尋轉

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補日講官辛卯陞詹事

署翰篆壬辰春副大學士陳公為會試主考秋陞禮

部右侍郎兼攝詹事癸巳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

故甲午充正史副總裁無何丁母艱 上賜之祭葬

如例將行復賚以道里費命乘傳去行未數舍配楊

宜人又卒歸竟以哀殞傷哉公天性仁孝自為童子

時一草木萌蘖不忍殘年十七洛南盜起都尉公奉

撤剽捕力戰遇害公誓不與賊俱生印請當道
殲賊號泣累日勺水不入口嘗道憐之為發卒捕賊
賊衆就擒乃已劉太淑人嚴霜不色喜輒率婦子伏
地叩請過所以婉解之百端病則籲天斬以身代歿
而匍匐苦由間卽病不更其處也都尉公所遺產僅
取餽粥之田若干畝餘悉推以讓二兄與人處色溫
氣和曾無崖岸而中確然有執恥隨俗俯仰其取予
致嚴一介而睦族敦舊惟恐不周若撫舅氏遺孤全
闕尸侯世爵施恩不報並人所難在翰林湛靜寡交
特究心當時之務自國家典章以及星曆堪輿諸書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吳山館

靡不綜覽有得輒錄以成帙所輯有玉堂日記聞見
漫錄經書發紀各若干卷歷任詹翰有考應制代言
有編著作爛焉甚富其在講筵務積誠儲惻感悟聖
聽而進止有儀不失尺寸 上每改容聽焉造士國
學首教人收攝此心隨處體驗謂方寸一定百事可
為次教以治事明經歌詩習字因材陶冶人謂有涇
野先生之遺風焉歷典試事矢心公明至窮日夜之
力品題甲乙所收士彬彬稱盛戊子徹棘同事者橫
披誣詆公獨不染於詞北佐銓曹與太宰餘姚陳公
共圖杜請請塞邪枉之竇卽公子以達監滿撥歷亦

從衆探策於堂人以其益服其公封倭之議聚訟盈
庭公抗言倭不退而求款恐非情實宜控守要害調
度兵糧為自治計虛內事外舍已耘人未見其便衆
以為石畫嗟乎世特患無深識遠慮之臣為國家決
疑定難銷禍於未形耳以公粹白之衷虛明之識使
得謨謀密勿大猷可計日而升而不及相以歿人之
云亡此君子所以痛心於殄瘁也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吳山館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復楊公起元傳

鄒元標

公名起元字貞復學者尊為復所先生廣東歸善人也曾祖天欒號木齋父傳芬號育齋皆以一經為名諸生而肖齋公又從湛宗伯遊公自幼聞正學言動舉止咸莊重不苟十五補諸生二十一而魁于鄉三十一而成進士入讀中秘書當公中省試之年會有詔釐正文體獨公文勃萃理窟海宇既爭傳頌之而計借不偶讀書白門者若而年然於諸儒學旨枘鑿不相入忽市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語宵中豁然詰曰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五 畏山館

化于鄉鄉從遊者眾具載黎子來粵記已之南都之鳳陽鳳陽諸人士請公登壇公語曰窮而道明惟我孔子達而道行惟我 高祖 高祖以斯道重造乾坤而乾坤沐浴于光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此高祖所以為大也取祖訓重譯其旨舊都人不忍別公南中躬近溪先生祠諸稟學者眾獨新安為盛公沒後予以公影響寥寥近秣陵紀聞出而知公火傳無盡矣時倡道南中有浙中敬菴許公許肯守盱江不與近溪先生合遂不能無疑於公眾以兩先生議矛盾從中掎擊之兩先生卒不以此少貶公蓋數典試典成均為少宗伯為少宰皆所至以學與人薰陶少宗伯時觀時政日非疏以學進 上曰臣得之父師者如此具全集中蓋公學直窺性宗一切支離影響之弊剗削無餘知道者望公而意也消不知道者以公無岸岸亦終不能窺公之淺深也至于疑公者謂其徒廣而不精日用與庸眾同情不知與眾同情此公之大處世儒安自藩籬與眾隔閡正公閱而欲拯援者豈足知公哉公所著有孝經識仁編證學編存荷稿皆一稟盱江宗傳居家立朝孝友誠敬溫溫恭人惟德之問公有焉而惜乎大不憇遺使海內觀

真儒之效則信乎斯道益孤矣元標雖與公同年然同朝兩不相值惟庚寅與公聯榻數宵公兩過文江聚講龍華者亦不數日然兩人脉脉心期亦如先生之與盱江期在無言之表者故時思公恐千載後無能貌公萬一敬爲之傳 論曰五嶺自新會開斯道之傳增城繼之及公起而不永年然由盱江而直接新會以近邇孔孟嫡傳者舍公誰屬昔人云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信哉或者以公尊師竊議其跡不知公之尊師非當仁不讓不能如是之勇然公非尊師也尊道也嗚呼非身有諸已誰復知在三之

蘇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

吳山館

說此難與庸衆人道也

吏部郎中趙公敏傳

公諱敏字子聰汝陽人也大父好德洪武間官至吏部尚書嘗召與四輔官內黃何顯周等內殿坐論治道 上悅命畫工圖其像又賜衣一襲及詔命以示褒異父毅永樂初以薦授工科都給事中累遷工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奉使交趾卒於途敏少英毅善屬文復工書翰同儕皆以爲弗及年二十餘舉於鄉授兵部主事正統九年夷酋思仁據麓川以叛上遣兵部尚書王驥率京營及四省軍往征敏預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

吳山館

振勸 上親征敏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諫止不聽敏遂扈從出居庸關八月十四日師次宣府虜報踵至兵部尚書鄒楚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楚請戰又不許會日暮風沙起虜四面集矢下如雨須臾師覆及風正不知車駕所在衆欲歸敏曰昔嵇紹蕩陰之事諸君獨不聞邪君有難臣當誓死以赴乃易服躍馬而北陷于陣死焉景泰元年贈奉直大夫 諡爲國子生 論曰初 睿皇北征子聰以爲不 其明也及遇土木之難挺身而死又何其勇也 其明且勇

假令統六師秉鈞軸其殲醜虜揚國威無難者然名位卑微竟死弗濟悲夫悲夫

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西冶王公鑿墓志

銘

陳沂

公寢疾時子皆以應試去側沂往問之公曰死矣子為我殮子銘我墓中沂曰噫方公之疏止武皇南巡也沂嘗言之矣公之父靜省翁年方八十萬一逢上不測之怒不能不遺翁憂今卒以廷杖死矣公曰業已為臣不能兩全頃之疾革沂坐榻右起視易簣沐浴余衣具而殮之將以死諫事上聞於朝以微恤典而入仕始末及疏草倉卒不可得須其二子至而為之踰月長子適至哭向余請卜日殯歸卜月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八十一 曼山館以葬沂曰銘嘗受命矣謹叙公之事公諱鑿字汝和幼讀書於冶城山因以西冶為號先世吳江人國初以右室實京師隸籍錦衣衛祖諱信號澹菴隱德不仕父諱潤即靜省翁雖不仕而以厚德兼文史推重閭里一時縉紳大夫士雅與遊好修偉豁達年七八十時如強壯人封承德郎文選主事加封奉直大夫考功員外郎母闈贈安人加贈宜人繼母楊贈宜人吳封安人公未冠充應天弟子員即以文行稱御史來試事輒拔第一凡八試不見收歲當貢於禮部京兆尹曰速抱之梓不為托處之廬厚餞之京及介

試天下士千數百人文卷下內閣無與並者大宗伯
 速令南國學以就試且曰此行必售毋庸慮也及入
 國學試六館諸生亦無與並者然有公曰錐豈囊
 所居今且脫而出矣是年庚午果舉應天鄉貢明年
 辛未連舉進士試政吏部太宰遂恭楊公急於知人
 令試政者各以文字呈時逆宦就誅流賊甫平尚爾
 多事公以夙昔諸作不能發所欲言乃憤時作原治
 上下篇大旨謂今之盜賊多臣下所致言路不通守
 令非人監司惟利於趨承撫按不覈於實效而恤民
 弭盜之方至悉且切至於根究則欲禁奢立禮敦教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八十一 曼山館

化嚴貪墨以正其本太宰見而大奇之即補文選主
 事舊例必他司調補無進士徑授者太宰蓋急於用
 賢云公居文選秉公持正不輕交一人不輕與一人
 言而人亦無所望進稽勲員外尋改考功當天下百
 司大計日覈察惴惴自矢日進退淑慝不明惟我罪
 敢於欺乎進驗封郎中夙夜益虔罔略微細私第日
 責吏於門以自防鍵鏞貴戚大賈雖同里不納見亦
 不相答久而絕跡趨朝散衙障面於道有終未之識
 者歸則閣門課子左右圖書堂空閒寂若未仕者所
 著甚富有集藏於家公以奉直公高年屢欲請官於

南以便養奉直公不可乃今已矣烏乎悲哉公少失
 母而育於楊楊之贈典限於制公泣請於 朝遂得
 贈烏乎如公者真忠於 國孝於家者矣若夫懷忠
 之命 朝廷當重有所勸也公生於成化己丑六月
 三日卒於嘉靖壬午四月八日

吏部郎中薛西原蕙墓志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上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

蘇徠錄 卷之二十一
 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眾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

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上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

蘇徠錄 卷之二十一
 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褻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眾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國初以戍武陟遂為毫人祖琇父封史

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
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

大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八五

侯郎中一元墓誌

霍 籍

吏部驗封郎中侯一元卒其友詹事霍籍爲之泣
曰嗚呼天不佑善人早奪侯子是故爲之誌其墓誌
曰予於元年壬午守職方君補武庫子咨材或曰巡
撫之材得如侯君者可也是時也君位未顯然而已
負天下之望矣子咨材於君君曰今之材如何粹夫
不可投之閒也時粹夫瑯以郡佐家居故云又曰關
中之材如康子德涵如王子敬甫不可投之閒也予
由是知關中諸君子君爲工部出理濟寧先是部官
有事濟寧率權役錢取貨船苛點查濫科罰通饋送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八六 吳山館
種灘田征市宅專園圍較湖池以攫利於民君一切
罷之濟寧人由是至於今思君之德君爲生員從先
公就貢京師人曰子肆於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
遠離吾可以勿從也乎寧荒吾業母寧離吾親也爲
禮部扶母氏之喪歸闕西步至於良鄉足盡腫人曰
母良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也乎至於慶都邑
令高勸之力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爲兵部卻直
廳隸之利先是守武庫者多取隸而利之金入君所
司多五隸歲入五十金君曰利隸金則吾不能暴僚
之失以徼名吾不忍歸其隸于公曰以藝圃云君子

由是稱君之廉爲吏部有戚里襲爵君曰聞軍功侯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於世世者也乃擬秦革戚里侯伯者十八君子由是稱君之公而斷是皆知君之略也君瞻視不回言不疾行步安安不遽以翔未嘗暴怒失色於人氣肅而溫辭寡而直近之可親望之可敬蓋其養之於獨者醇深矣充其志直欲與天下賢傑共贊明主致隆平君子之期之也亦曰侯君尚大用尚大有爲云惜也其止於斯也君始祖曰文昌家泰安文昌生義義生長長生器器生憲君之先公也奕世隱德始發於君惜也其止於斯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八十一 曼山館

吏部郎中林東城春墓志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猥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與臺之賤接之若賔友然行必愜乎人之所安故不爲嵬崖嶄嶄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購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籥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籥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履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八十二 曼山館

費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囚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駭駭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在拜示自尊重而

廉徵錄

卷之三十一

九

史山傳

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為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愾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鹽而虐君諱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起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

廉徵錄

卷之三十一

九

史山傳

淮守某以次調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

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為稽勳

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之留之更得調

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

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

泰州守事則尤為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

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

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

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

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七 九十一 史山館

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閒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

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

銀事雖眾以為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遺點

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為之既任事又曳

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閒因甚瘁居無

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疾病且革乃昇

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

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

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

吏部文選司郎中受甫王君與齡行狀

趙時春

王君諱與齡字曰受甫余故呼壽夫世為平陽府鄉

寧縣人父爵自彰德府通判擢知薊州其大父文以

處士封贈如子秩通判君之母李氏封安人正德戊

辰孟秋李夢有蛟龍蟠巨樹是月之五日生君幼疑

重不狎羣童九歲與兄培齡從安陽崔後渠先生學

咸見器重嘉靖乙酉延夫領鄉薦與余邂逅澶淵始

聞君學行戊子君亦薦於山西己丑昆弟咸登進士

延夫尋卒余方為刑部郎得交君及羅達夫唐應德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七 九十二 史山館

推為天下士悅其必不與眾俯仰辛卯授蘇州府推

官以少年佐劇郡獄訟咸平無滯官有憤人盜鏡者

嚴掠之君謂盜甚微不足治且近誣姑俟之竟獲真

盜生前寃者海寇董氏聚眾攻殺大姓顏氏之族或

支解之君竟捕伏法而散其眾蘇之善者愛君而不

善者畏之甲午擢戶部湖廣司主事以廉能不擾調

吏部驗封司主事更考功文選丙申遷稽勳員外郎

郊祀推恩爵封如君官李封太宜人丁酉歸省封

君乃卒君得奉終執喪庚子終喪復官與羅子唐子

洎余會東郭鄒先生今少師徐公論學禁闈眾論歸

之壬寅晉文選郎中以用天下人才為已任上疏條
故事請抑奔競清任途重撫臣責成守令奏報是君
孜孜力行用人務進廉靖老成痛繩僥倖絕詩謁常
州訓導諸富勢士爭求之君乃用平涼貢士號張貧
子省怙勢者咸沮常州府知府應君子才以廉不阿
上更代君延見訪問吏治民瘼衆莫敢望子才由是
顯於員外泚人鄭公曉主事榆次周君鈇廣人李君
義壯子過貪殘以張治典正論幾振而分宜之螟蛉
子已漸盜大柄卑侮省郎公以分宜帖子托錢知縣
君峻拒之其來益瀆君率同官上其事乃君與錢知
縣同報罷鄭周李咸外謫銓部自此喪氣吏治貪冒
日甚計貲得官計日求擢而民不聊生寇盜充斥矣
君歸平陽角巾躬稼圃怡然自得仇者媒孽萬端竟
無可乘二十餘年壯顏俱衰甲子復周幸際 聖明
除誅民蠹而八月達夫告終冬至二九之七日君自
顧泥丸上神出乃筆之備云遂卒嗚呼姦逆伏辜衆
方屬望壽天達夫乃皆先余而逝余之悲嘆豈獨傷
交親也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九

夏山

吏部稽勲郎中卜君大順墓志銘 鄭 曉
嘉靖辛酉正月庚辰靈泉卜君卒於京邸又明年癸
亥十一月乙酉葬思賢鄉良字圩新阡乃兄益泉太
守持錢秋官狀問銘於余余與君同朝五年每過余
必質經誼咨政典言不及私曾謂君遠至此哉按狀
君諱大順字信大靈泉其別號也上世居嘉興宣德
中析秀水高祖璿曾祖顯祖周皆力田種德考國子
生宗洛樸厚善教子三子相繼登進士一授王官以
長子官加贈刑部員外郎母賀氏進封太宜人君初
生有奇兆幼穎敏稍長即嗜學兄弟交相師友博讀
經史為文典麗有思致質素清癯骨相顧堅聳志能
帥氣丰儀秀朗服父喪如禮事母孝愛懇至宗族鄉
黨曲為周卹訓誡子姪必曰詩書耕織吾家世業也
姊氏早寡尤矜念之嘉靖己酉舉鄉試癸丑成進士
初令當塗當塗南畿壯邑去都近富賈羣集善附麗
循賦病細民又巡按御史所駐節江南北水陸孔道
館候無虛日勞費百倍旁邑民大困君潔廉尚簡約
盡罷諸冗費摩庖舟車夫隸悉裁濶狹均其勞逸而
日省閱之賓不留行民罔怨言且明習律比事至立
斷案無累牘獄無宿繫請寄不行庭宇清肅御丈大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九

夏山

夫御史交薦三歲二十餘章故事吏部之屬十有四
人省必一人丙辰正月兩浙擬用君實家宰既寧古
冲李公定議余時爲吏侍與聞之俄李公去位余出
理戎政君自刑部主事改稽勲歷四司主事員外郎
稽勲郎中日檢故籍凡政令因革可法與否類析爲
書必守其典則不爲人所播奪尤留意人材詢詎周
密揚善隱過務存平恕錄交游謝宴會却問遺卓然
樹立不屑逐時下上考功員外郎報政制詞有克
承家學競爽聯芳秉公持衡甄量精明之褒比抱貞
疾數請告毋聞之不喜君冀得其歡心以故竟不可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九 皇甫訪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汪君毅祥墓表

皇甫訪

君諱毅祥字祿之系出大原晉末徙閩之福清至八
世祖仲舉贈奉議郎始遷吳之常州生頴仕宋爲著
作郎終中大夫生敏精於醫生觀能世其業卽君之
父也子孫守其方書往往全活人吳中稱醫家者流
必首王氏云君生而器雅童烏之齡卽能屬文選充
縣學弟子員文恪王公一見奇之曰吾宗千里駒殆
此子矣時文待詔蔡孔目尚在諸生中引爲忘年交
旣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帝疑政府私樹桃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九 皇甫訪

李詔悉罷之乃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少宰徐文敏公
乙酉座主也薦調考功尋署文選員外遇正郎缺期
月不拜謂君明慎銓藻咸當其人力足攝也時太宰
爲婺源汪公鉉專伺政府賢不肖一切倒置選法幾
壞君每與忤將中傷君君稍覺乃以母老不便北土
乞歸侍養而忘其有兄不得輒引是例命下予告
仍勅按院覈之遂出貶真定尉棄不拜時鄒子汴王
子慎中任十瀚唐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利爲伍
君行而諸子亦相繼謝去鄒陽人朝見嫉之言固不
驗耶後周恭肅公故吏部少宰也再召入京謂汪

曰公不足王子者奚故江口本部左遷非止一人彼獨薄尉者非矯耶周笑曰公謬矣員外初以母不便於北土真定去京師纔數百里獨能安耶既以母老乞歸今可捨之而身自之官耶江浙間寧無故郡可迎養者乎公頷之意終不釋而君亦矢心不復仕矣亡何太安人背養居喪敦禮杜門却掃委懷圖史絕戀紛華既無塵網之嬰亦無山水之好有田在東郭外課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談笑移日不知爲吏部郎也胡安人亦時往值之君曰昔介子與母偕隱龐公將歸以遊向恨失之綿上今幸得之鹿門矣撫按諸

蘇徵錄

卷之二十六

九

七

而不尚紆靡文亦典雅有則書做晉人不墜右軍人今之風寄興丹青追工摩詰之技篆籀八體並臻妙品晚抱書癖手自抄錄無間寒暑離枝魯豕畧無脫誤雖大亮之百卷繕寫子孺之三篋刊亡曷過焉今張燕公陸放翁曾南豐三集南唐書野客叢書手澤猶存所纂郡學志并著詩文若干卷行於世君性整潔不爲苟簡室中器物置必有恒所衣服巾履雖敝無點膩可澣足跡未嘗入公府有以事干請者挹其風槩不復敢言客有詆人短者以他語亂之慙色而去

蘇徵錄

卷之二十六

九

八

司勳氏曰若王員外者表署於鄭鄉稽評於月旦勒有道之碑展季子之墓易名斷謚其在陶趙間乎夫齋君者年完君者天夷清而聖滅節而賢嗚呼先生之清節足以起懦激廉矣靈巖之境橫山之巔白楊蕭蕭爰起新阡灼灼桃鵝夫人從焉奮猷樹烈後其

考旃

吏部員外郎左君思忠墓誌銘

吾友左長臣名思忠別號石臯先生長安人也先祖名繼先始遷耀州曾祖春生祖進號松軒進生父經號漆涯登某年進士官至湖廣僉事配宋氏封安人生長臣長臣生而神來秀異炯日豐頤色如紫電形如野鶴天性孝友有覽輒記二歲時宋安人偶思非石臯卽匍匐園中手持韭向安人與之安人甚驚異因知其將來能孝云一日松軒公攜石臯向市城遊見有貨靴者松軒公欲爲易之而石臯曰祖嘗教我勿戲奈何復鬻此乎松軒公大奇之乃知其爲非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九十九

吳山館

寫其文見之驚嘆曰左子必高第旣而果第是時石臯聲名已勃勃然著矣比同會試都下余以連中就選而石臯以父漆涯公官大理遂入監以詩文謁信陽何大復先生何大奇之遂納爲詩友而所交又皆一時文人才子丁丑又不第歸關中已卯余以比部亦謝病歸是時石臯讀書鑑山壬午冬余訪石臯於鑑山與之登五臺入孫思邈洞出而坐盤石持古松枝扣怪巨石而歌歌旣贈荅各有詩明日余歸省石臯亦北上次年癸未石臯登進士第拜萊陽知縣萊陽僻處海濱民素悍難治里胥多爲奸差賦任意低昂石臯先剷其奸僞平其低昂民甚悅旣而招其流亡撫其困窮民有田弗能種者給其牛種是以田賦多所開闢沿海婦女不着中衣久弗能變石臯力爲禁論以變其俗且大闢中國之化俾之讀書明禮切背義傷道者悉剪革弗存海人自是知回俗向道矣又雅好文學樂於訓迪生員趙文耀登進士第實石臯子教諭之力以至他多成就者罔不念石臯子焉嘗委修海城辭賞推勞三年賢能獨起聲譽遠播撫按文章檄薦陞南京戶部主事便道之家省漆涯公是時漆涯公疾作矣石臯子心欲事漆涯公不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七十一

吳山館

任而漆涯公強逼之行石阜子不得已行暨抵任以
憂漆涯公成疾乃具疏乞養上允束裝且行而漆
涯公計音至石阜子悲涕哀毀幾弗能生遂徒步歸
關中守制三載行不踰禮服闋除北戶部在部能祛
弊振規遏阻權勢請託不行門無私謁案無滯牘督
餉榆林不侵羨餘無何調吏部考功主事無何陞稽
勳員外郎無何轉驗封能甄拔才能別白淑慝其所
掄薦皆文法知名之士無何承祖妣馬太夫人重歸
某年从疾作遂卒得年纔四十五耳嗚呼惜哉其爲
詩爲文皆典實古雅可誦可傳有數十卷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一百一

吳山作

稽勳司署員外郎萬君士亨狀

弟士和

君姓萬氏諱士亨字思通號希菴其先世居濠梁自
濠梁避亂徙居義興至君爲七世其詳在先君狀中
君自少惻惻無華貌若魯鈍口咄咄如不能言然時
有一二處見奇故人無知者獨吾父吾母識之曰此
子有質地不發露後必昌吾家止長益自韜晦隨侍
先君刻苦讀書每至疑難輒有心得年十四父執試
之以一時論大驚曰何意賢郎乃能至是遂稍稍見
知然徒以一論故人亦未之奇也君於聲聞毀譽一
切不問惟沉潛經史性理究心積學如是者數年二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一百一 吳山作
十二歲爲邑庠生明歲餼廩皆首諸士時同儕數輩
衆所指爲聰明才辯名聲籍甚會聚間每以談鋒相
壓而君簡默如故謙下逾甚已有十能其自視之如
一無所能人有一能其推讓之若瞠乎其不可及聞
人有譽言則曰我何所能其許我過當聞人有毀言
則曰我實不能其名我固當蓋其歎諸已而讓諸人
也非徒外取謙遜之名其中心以爲實然凡所交遊
未嘗一失口於人及與人較量淺深人或加以橫逆
則笑而受之意無少忤其爲人謀竭盡底蘊有甚於
其爲己者其對人言不設城府必如其所自言者以

故鄉曲翕然稱之邑弟子員同志者悅之雖非同志固不得其權心自是府縣校士必以君爲首朋輩私擬甲子亦始推君而君謙謙然不敢居如故丁酉登應天鄉試辛丑中禮部第四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改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選署稽勲員外郎事君自進十歷兩部僚處同寅恭謹一如其處諸生時同寅之相得亦如諸生之於君也君與人雖樂易而臨事持正不失尺寸推其質實奮然敢當不辭繁劇不擇便易其在戶部監崇文商稅收太倉糧儲復出解宣大邊金後領勅監浙江允崇文爲京師要門四方商賈輻輳其豪猾倚托權勢欺隱稅課蟠據爲姦有宋千戶者居市東藏匿商貨君詢得之一日晨起策馬之東市中盤詰之呈部真諸法豪猾帖人以爲均太倉公署尚書及司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在西偏往返十餘里故事多在署俟尚書命至則往君漏下未曙卽束冠造尚書堂俟命日以爲常無少倦怠其祗役大同值達虜入寇烽火不絕或謂君宜少須君曰軍興正乏吾當亟往且臣職則然安所避難今朝廷命我以軍國事卽行矣先是軍中有允蘇松粟馬儲備有納太倉君覺察之重其罰由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一百三 漫山館

是監兌嘉湖始欲治以嚴又人有干請者君執不可讓諂諛謹略不爲動亦不出一言以辨御史舒公密跡其所爲無絲毫漸染捕治造言生事者以法心跡昭然尚書王公以爲能復差往監臨清稅未及履任改吏部主事君以吏部職當清要點檢益謹君雅志薄於聲利恬於進取其改吏部特爲衆與非其望也平生自在邑庠至爲官隨其所遇輒能安之無出位之思在邑庠十三年再舉見黜無幾微不平邑鄉舉初以考官策試犯上忌諸士不許應制禁錮方嚴衆咸爲君太息君曰吾非才得進幸也其見棄於明時非不幸也分也及舉進士第選戶部輒曰吾非才過分卽此終身所甘心焉尚何望哉君每一進職衆視君才當其位常有餘而君謙謙然不敢居較進士與爲庠生時無少奢放丙午丁父古齋翁艱歸病卒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一百四 漫山館

前吏部主事廣東行省員外郎楊公卓傳

揚士奇

府君諱卓字自立一字子淵揚氏父觀山先生篤行
為西昌碩儒以書詩春秋教授學者府君自傳其家
學聞永豐劉子先生遠於春秋又從之卒業遂以春
秋名家自少至壯雖盛寒暑及兵戈寇亂之際書冊
未嘗去手夜誦率達旦博記精思蓋於書無所不通
洪武庚戌中江西鄉試第七人明年會試第三人廷
對第二甲第一人授吏部主事踰年陞廣東行省員
外郎歲中坐累謫鳳陽屯種復起為禮部主事數月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一百五 吳山館
改杭州府通判援例去官府君儀度魁偉整肅儼然
人望而敬之家貧清修苦志確乎不可拔而於為政
行恕有豈第君子之風焉在廣東時有周叅政者苛
刻不可近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兩卒山下邂逅婦
人獨行曳入道傍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得亂即
共殺之婦家蹤跡得屍盡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諸行
省悉捕至周親鞫之竟夕拷掠不勝皆引服吏抱成
案屬府君署府君問案曰殺一婦人安用二十卒往
白周周艱然曰員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府君鞫府
君列之庭下視其色而聽其詞指兩卒語曰殺人者

卷之二十六

汝也即吐實伏罪徵其所用殺刀斧驗之皆是十八
人皆無罪周問員外何料事之審耶府君曰二十人
其存心宜善惡異也如皆在即不能亂況殺之乎餘
杭民兄弟爭田各有私親持說主之累歲有司不能
決府君至悉屏其私親獨召兄弟兩人導之同氣友
愛之義曉譬深切皆感悟弟曰實兄之田我妄意爭
之我不義也請不敢復爭兄亦曰弟貧窶我不恤之
致為此我之不義請以田與弟竟與弟其明決類此
所歷官皆繁劇躬勤蒞之未嘗有滯事寅出酉歸輒
閉戶秉燭讀書率夜盡二鼓始寐罷官家居號其室
曰退菴杜門却掃惟經籍研覃自娛足跡動旬浹不
出戶限嚴交處不苟許可雖儒先生當其意者不數
人獨與從兄益民羅性子理鄧尚崇志契合甚篤世
稱楊羅鄧初借羅鄧應進士舉相與約曰有如吾徒
繼今一行非其所學將何顏復見哉後羅先生為德
安府同知鄧先生為四川鹽運司經歷冰蘖之操皆
無敢犯者海桑陳先生嘗稱府君有水清玉潔之行
洪武庚申卒年四十九為文章必欲繼古作者書法
鍾王有集若干卷存於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一百六

吳山館

鄧林字士齊新會人能為古文章洪武丙子以明經
 中鄉選歷貫縣南門教諭遷吏部驗封稽勲二司主
 事晚坐事謫居杭州學士大夫多從之遊林嘗自謂
 其學詩于陶韋李杜學文于史漢韓柳學書于晉唐
 諸名家初無所知名作懷春賦以寄意曰方春陽之
 和煦兮萬物育而熙熙何使予之不樂兮獨惆悵而
 歎歎思抑鬱其若緘兮言可結而詒詒閱深閨而惜
 嘿兮焉知予之所懷女生而願有家兮及懋斲于良
 時時與願而兩睽兮豈于德之有虧以保傅之愛助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七 曼而備

今幸無非而無儀辨貞慎以為肇今節禮義以為基
 陳女圖以為鏡今鑑在彼之妍媸不外炫其姣服兮
 矧自揚其娥眉吾有此姱節兮諒君子之攸宜申子
 好以玄纁兮亦既差穀而語繡指初昏以為期兮胡
 申旦而改違德無虧而見擇兮俛顧懷而靜思豈尊
 言之不固兮致兩美之參差將其志有緯繡兮非蹇
 修所能媒感標梅之在筐兮欲自往而謂之念伐柯
 之匪斧兮思相鼠之貽譏不由禮而汲汲兮固非予
 之所知時忽忽其不淹兮亦恐繁華之不滋心昧昧
 而莫喻兮假筵簞以決疑靈氛告予以吉兮曰貞固

之可持雖佳期之非真兮執求美而釋茲節余情而
 不傷兮聊撫景而娛娛步逍遙而容與兮玩眾芳于
 晚哇崇蘭汎乎光風兮竟芳菲而襲衣顧申椒與若
 惠兮謂結車與江籬筌好修而有取兮終必充夫佩
 幃曼余目于遠道兮望軒車之載馳異芳菲之未歇
 兮及公子以同歸亂曰有美一人清揚姱兮縷縷嬋
 娟惟靈脩之故兮芳春永懷無使嘆夫遲暮兮後官
 于朝大學士楊士奇祭酒李時勉閱其詩文曰嶺南
 一代文人也自號退庵所著有退庵集

李主事厚傳

楊刑書

李君厚字執中出唐諸王孫後因廣明之亂避地居
 祁之新田曰昭三者析居李源人日以菴送姓其地
 君自幼性孝美姿容脩然孤特洪武中選補弟子員
 永樂初由太學生授刑部主事存心忠恕臨事決斷
 籍籍有聲時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
 獄者君鞠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
 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上以笏面試其童曰能識
 左右何謂無知謫君安南掾君忻然就道曰吾豈敢
 附死獄以媚 上邪至則與文人騷客觴咏不悔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百九 吳山館

南人相謂曰金鍾大鑪混於土鼓瓦缶之中然音韻
 不同也三年 上感悟其言復召為吏部主事人又
 相語曰金鍾大鑪列之東序矣未踰月復以言事不
 行乞歸以終先是君之赴召也僅五日而安南變復
 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讚曰犯顏
 諍諍而不避難忠也不可則止而無怙祿之心義也
 李君於是有大臣之節矣一念之誠足以感君心而
 獲天理之報傳之以爲世勸宜哉

吏部主事羅虞臣

順德縣志

羅虞臣者大良人也字熙載頴悟絕人觀書目數行
 下九歲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建昌推官建昌號繁
 劇難治虞臣至數守郡以文章潤飾吏事日召善書
 史數人於前口占其所謝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且
 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虞臣居
 官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有文雅之風矣三載徵拜
 刑部主事改吏部與李開先任翰輩以文章氣節相
 高而虞臣尤剛腸疾惡面斥人短以故多忌之者開
 先口熙載且見中於法矣會宛平人劉東山爲上變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六 百十 吳山館

告張延齡姦連虞臣於是逮詣詔獄治虞臣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昔爲刑部主事提牢囚劉東山私脫桎
 梏越監戲賭笞之所以示戒懲也後調吏部主事幾
 一年東山近挾奏延齡誣臣聽屬笞彼臣常責治各
 監之奸禁者誰爲屬耶其奏延齡屬臣又非大故止
 爲嘆其坐而不起獄囚摧折延齡尚衆豈止坐而不
 起者卽人人嘆之將不勝其屬矣 陛下不肯散天
 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也有司質
 其過寘諸叢棘之下身註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
 測之淵而踐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 先

皇帝得列侯封當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
惟 先皇帝寵幸深恩曠貴蔑法卒嬰大侈臣以
齎素驕漬一旦下之夷卽不括髮交手足荷索關極
言不苦者特爲強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而
以其罪爲外家驕蹇橫恣之戒當其時提半官一
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 陛
下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將必爲臣等
首咎臣等之罪又安逃乎况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
始夫庫房亦獄中小房耳自臣提半其在庫房已踰
一年獨以坐臣豈不錯哉又誣臣與死囚陳邦憲去
秋徵報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吳山

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且人頓挫而節
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朝廷之威褻奸慝不懲而法
令之格廢詆欺無限而是非之真淆皆往昔之殷鑒
非清朝所宜有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下
御史府大夫王廷相當虞臣故縱重囚竄結元惡杖
五十擬職爲民虞臣既歸就中山結草堂墳索置前
圖牒陳後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舒覃思下帷嚴
平不窺城市猶自謂過之也嘗言虛生不如營名羨
古不如自立其志如此兩廣都御史蔡經薦于朝未
用卒年三十五所著有原子集 國朝自孫賈以詩
秋徵報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吳山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七目錄

南京吏部

尚書

黃宗載

曹義

錢溥

王輿

黃珣

孫需

吳一鵬

吳嶽

侍郎

范理

李爰

儲瑾

郎中

莊景

南京吏部

尚書

魏驥

崔恭

陳俊

楊守財

王華

朱希周

張潤

王本固

王克復

羅玘

林文俊

鄭繼之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七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七

南京吏部

尚書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豐城黃公宗載神道

碑

王直

宣德十年 天子嗣大寶位臨萬邦顧南京根本

重地建置百司而吏部為之首宜得謹厚大臣往蒞

之九月以命吏部左侍郎黃公宗載辭之日詔進為

尚書以行士大夫知公者莫不譽嘆以為宜在南京

八年以老疾求致仕 上初不許章四上乃許之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豐城故第又幾年年七十九以疾終計聞命禮部致

祭工部為治墳塋明年十二月廿一日葬於其鄉梨

樹岡之原葬已其子儒凱來謝恩闕下詣予敗且泣

曰先考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於例得樹碑神道

而未有文敢以請予少於公而辱交已久誼不可解

黃氏於豐城為大家公曾祖仲軒有隱德祖以仁考

子貞以公貴俱贈吏部侍郎進尚書妣皆贈淑人進

人妻余氏亦累封至夫人公自幼喜學年十五已

能為里塾師為郡庠弟子從熊伯機受春秋遂取進

士為行人謹於自治奉使四方未嘗受饋遺歷左右

司副爲司正以父憂去治喪無違禮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服除領舊職永樂癸未以賢舉授湖廣按察司僉事時湖廣諸道惟銅鼓五關最難治分巡銅鼓者多憚行蓋天下巨姦窟窟皆論成其間善舞文弄法與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短長往者欲稍按治卽糾結如沐漆不解欲一切漫漶則見嗤無可奈何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卽毅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苦於從軍女子惡爲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成而以徭賦累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獨處公召鄉老里正論人道大端俾轉相告語務嫁娶

獻徵錄 卷七十七 三十一 莫山

以時不踰月成婚姻者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樂從俗爲之變乃榜諭銅鼓五關諸姦豪數其罪惡且發其善端曰不改必寘之法衆知公務以德化人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干於理者丙戌徵詣文淵閣修永樂大典書成受賞而歸戊子朝廷以海運糧餉赴北京下湖廣造海船四十九命擇風憲官之賢且能者

澁其事衆議以屬公而工部所遣官務苛察生事將聞於上以銜能公鎮之以靜消其毒孽而落其機牙得不擾而成功已丑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

兵湖廣王貪暴失期上謂按察司官不糾劾

與同僚皆坐累請楊青驛公處之如平時遣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不豫暇則閱書史以吟咏自娛癸巳復起爲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自持不肯少貶以徇俗乙未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至爭論上前不已公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取煩瀆聖德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丙申命巡按交趾交趾城中諸軍管房屢以茅故多火公廉知軍民歲歲伐材陶瓦備官用然皆資權豪命三司懷官稽其數凡有取者皆著於籍由是無敢私費

獻徵錄 卷七十七 三十一 莫山

不半年管房皆易以瓦覆火患遂息時工部尚書東萊黃公福掌交趾藩憲二司才行過人而不事邊幅御史往者多庸常視之至公獨恂恂恭讓而法亦不廢及歸行李蕭然無交趾一物東萊嘗語人曰吾久居此所接御史多矣唯宗載知大體已亥丁祖母憂居家有旨奪情授貴州道監察御史益謹禮蹈義遇事必究極是非不曲隨苟止於禍福利害不計也故再陷刑辟而賴公道以免甲辰宣宗皇帝正位東官妙選官僚職輔導權詹事府丞未幾陞行在吏部右侍郎時少師蹇公猶兼領吏部事多倚公公協力

一心進退人才必準公論不苟為異同故一時號得人洪熙元年賜誥命制詞有清潔平恕恭謹厚重之褒是年遣祀夏禹及南鎮會稽山因賜鈔八百錠俾歸焚黃於墓下其後嘗奉命往浙江理軍政及伐官殿大材於湖湘設施措置舉不失宜故事集而民不告勞久之遂有南京之命蓋上知其老而欲安之也南京雖無銓選之勞而勞於馭吏蓋其人多邪巧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往往冒法以僥倖公正已率物無少回撓屹然如泰山喬嶽不可撼陰陽闔闢風雲雷雨以榮悴百物而細大不遺其施博矣已未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

夏山編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 實錄
魏驥字仲房浙江蕭山縣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善於教人以身先之諸生多有成就與修永樂大典吏部尚書師達薦陞太常寺博士文廟謂達曰劉履節九年御史我皇考方授以此職不輕以與人也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歷陞太常少卿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尋實授驥端慎廉約雅有德望正統中雖太監王振蔑視士大夫於驥亦禮重之值畿內蝗奉勅巡視問民疾苦既而以老辭調禮部復辭改南京吏部以優待之戊辰進尚書屢請老不許景泰改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

夏山編

古今罕有云

雜風編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中見一毒蛇方化鱗惡而避之俄有漁者捕之以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賃僧錢以償既以博士起家累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考察京官舍官舍止携一蒼頭歷年所積俸貲攜之不可歸之無人乃召同鄉同年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怫然曰後生輩何待前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有子婿從官舍如其輕重欵識為偽銀而盡盜其真者比公南都竣事歸出俸銀令銀工碎之則偽也公意部司之弊嘆曰近來官員無良一至是乎乃又出柴薪銀猶夫偽也銀工私於蒼頭曰昔獻教錄 卷之二十七 木 懷山館

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自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勿洩彼將不安矣寧亡金可使失權乎已而刑曹郎陞辰州知府請教於公公曰君練事體又精刑名何郡之足為第須勅舍中雖至親不可忘防檢刑曹郎恒念其語不置已舍中人稍稍露其事辰州入 親乃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跡加人不逮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廷不受比以南京太宰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下履首竹笠以課備作與野叟雜處不少崖異示

南京吏部尚書曹義傳

曹義字子宜應天府句容縣人自幼疑重穎敏父奇愛之異於諸子遣為邑庠生誨之曰善世業儒汝事毋怠以底於成庶幾無忝家世業克邁乃訓委已為學既丁母夫人經氏憂服闋見同門多成就遂奮志詩書蓋則閉戶夜則隱燈于帳以讀雖隆冬酷暑不少懈永樂九年以書經中應天府鄉試卒業大學遇成祖文皇帝選入翰林讀書於是益自淬礪肆力于文學登永樂乙未陳循榜進士尋改為庶吉士先是宅旁有一井殆百餘年泉湧出鄉人以為兆義之興云歲戊戌授翰林編修丁母吳氏憂喪制未終 詔奪情蒞職秩滿轉禮部儀制司主事仍直翰林未幾丁父憂服闋還官宣德乙卯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自是始離翰林而專職全曹矣正統癸亥知者薦為浙江叅政 上特留之明年陞文選郎中又明年陞吏部右侍郎士大夫相慶以為得人義盡心率職品量人物鮮有不當時泰和王直為尚書以義精遠法凡黜陟賢否一以托之然義事王甚謹於事可否非經咨決不輒行以故王待之益厚且密嘗謂人曰曹公端人也已巳秋北虜犯京師奉 勅提

督官軍守衛正陽崇文二門晝夜不遑寧處者凡十餘日防範嚴謹虜遊不敢近尋轉左侍郎時當多事之秋屢有建白共見諸施行者人用悅服景泰改元陞南京吏部尚書三載 賜誥進階資德大夫天順紀元年七十有二捧賀表自南京至 上念義累朝舊臣而年且老特賜致仕 賜璽書有典選者公平之譽議事有忠諫之言之褒家居四年而卒義寬厚周慎不與物忤人有過必導以巽言不事訐直居官行已一以忠勤謙慎為本不矯飾以取名譽外若渾涵而中有定見少師楊士奇素不輕接人然最愛重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人 長山節

奢侈夸誕也吾平生無過人者惟此心不欺物不暴殄耳及致仕家居悉屏世務於屋東闢地種竹鑿池畜魚構一亭於池上其秀雜植以花果題曰怡老日與騷人墨客飲酒賦詩以為樂識者慕其有高致云卒年七十有六所著詩文有默菴集藏于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九 長山節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

崔恭字克讓直隸廣宗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擢戶部主事用為知山東萊州府事萊地瀕海號難治恭撫馭有法惠愛為多居六年民歌頌之以漢楊震為比蓋震嘗刺是郡也景泰中陞湖廣右布政轉江西左布政天順初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府遷吏部左侍郎陞尚書以母喪去位服除改南京吏部首黜諸司不舉職者數人以正吏治尋奉勅參贊南京機務凡政令必與二三同事論定而後行兩以疾乞致仕不許於後再乞乃許之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一計聞贈太子少保謚莊敏賜葬祭官其子瑑為中書舍人恭和厚坦夷靖恭自守遇人不為矯飾而是非臧否未嘗不公臨事惟求合理便民雖難不避其為政知大體愛惜人才尤親善類卒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悼惜亦一時之名臣云

南京吏部尚書錢公溥

松江府志

錢溥字原溥華亭人正統己未擢進士試齋薇露詩稱旨命教內書館授翰林檢討擢春坊左贊善仍兼檢討修寰宇通志成陞左諭德兼編修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少卿陞侍讀學士賜二品服充東宮講讀官壬午奉使安南國賜一品服甲申坐內侍王倫事許見溥出知廣東順德縣成化丙戌復故官開住癸巳起掌南京翰林院事秩滿赴京擢南京吏部左侍郎己亥入賀聖節尋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補一子為國子生丁未進階榮祿大夫再補一子國子生弘治戊申五月卒年八十一賜諡文通溥少有文名既擢第聲譽勃起嘗上書楊文貞公論學文貞題之居父憂與巡撫周文襄公論便民條約復移書侍郎李公論積荒召佃煎鹽水次倉四事多見施行在順德釋繫囚撫流民尤多善政英宗復位大臣多受賞溥言於兵部尚書陳汝言曰當時非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人焉敢提兵入禁宜以功歸諸太后后上尊號為宣汝言入言之上即舉行已而問知出於溥也故有學士之命使安南與禮部論移友不常與內臣同禮又與內臣書論詔勅開讀先後

之序至安南與王論郊迎禮儀王辭屈悉從之瀕行
應以金不受至遭陪臣入奏乃以上命受之朕
以為得體前後五典文衡門生滿天下文章瞻蔚至
老猶不衰四方求請者相屬名山靈境鐫刻殆遍尤
善交際見者無貴賤皆得其歡心故人尤傾慕之
有太監王倫者嘗受業於傅雷英廟大漸時倫出
就海舍參議政事人物披緝訪下獄罪且不測有左
右之者乃得從輕典其出為知縣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諡康懿陳
公俊墓志銘
王·慎

弘治元年二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田
陳公以疾終於家訃聞命加卹典論祭以文塋葬以
式而以康懿易名可謂盛矣公諱俊字時英別號愚
菴自幼聰警不凡長遊郡庠治書經正統丁卯中福
建第一人明年中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累遷員外郎
郎中成化乙酉陞南京太常少卿戊子召為戶部右
侍郎癸巳改吏部乙未陞左侍郎丁酉滿九載拜南
京戶部尚書庚子奉勅改兵部參贊機務甲辰轉吏
部丙午陞尚書九載滿赴闕上嘉勞之賜以羊酒
寶鈔俾還任無何疾作抗疏乞休遂加太子少保致
仕賜塋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月給廩米二斛歲供
輿隸四人蓋歸既逾年而疾甚以至不起公為人負
曠志自為主事已綽有賢聲嘗督天津諸衛官兵採
秋青草即日奏減歲增之數三十五萬束令止輸原
額蘇松諸郡折糧銀為里豪所侵者七十五萬兩有
奇公往徵之不數月悉輸內帑尚書金公廉大咨異
之自是更景泰以至天順其所任職皆嚴辦而賢能
之聲日益有聞辛巳朝廷出師征南廣叛寇命公往

督饋餉時郡邑殘破公私匱乏百方籌畫事克濟
大率如弛鹽商越竟之禁俾得隨處貿易而引輸
二斗於南雄梧州用是兵不乏食而民不出賦輿論
稱之是冬母喪乞守制不許明年師還始歸前又明
年復任未幾而有太常之命先是爲少卿者多不檢
一詞官缺請託紛然公至僉舉以公遂帖帖服蓋其
爲務甚簡而公任之嘗不勞餘力識者固已知非公
久處之地矣闕歲再暮遂入朝爲戶部尚書楊公鼎
以剛打自任不假貸於僚佐然獨重公事經公斷制
者卽不復省屬時四方奏災異三邊告輸稅文移還
集諮議旁午裁決如流不淹刻而靡不曲當人咸服
公爲不可及辛卯京師饑公奉勅發太倉粟米一百
萬斛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於上
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
獲濟壬辰上命將北征特勅公總督軍餉於秦晉諸
邊公倍道疾馳比至則邊廩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
湧而榆林延綏糧道險遠輸者病之公內發金于內
郡市易且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是行所
向無敵虜酋授首公勞伐居多凱旋加俸一階尋遷
吏部銓綜人物疏爲清允比陝南臺游更留府剷除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四

泰山館

宿弊蓋不動聲色而事皆就緒不假威嚴而人自懼
服名德老成上方倚畀而公乃引疾決去秩增官保
而祿之終身豈偶然哉公嘗以文學聘考庚辰會試
乙丑南郊命公獻北海神壇冊封藩王持節正使之
荆府他凡大祭祀大燕享公無不與而上寵異之頒
賜綵幣書籍之類亦不一而足吁如公者亦可謂榮
遇也已公先世潁川人系出漢大丘長寔十九傳至
隋莆田兵馬使邁始家於莆曾祖彌六祖明善考珪
歷官文昌天長教諭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
兵部尚書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五

泰山館

南史部尚書王公傳

黃佐

王與守廷貴常州武進人祖友諒福建延平府同知
 父守正兵部武選主事皆累贈南京吏部尚書與十
 歲能為詩正統甲子以縣學生舉應天鄉貢景泰辛
 未與禮部會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
 被借借諸庶吉士讀中秘書給酒餼筆札諸物癸
 酉早代祀東嶽雨輒降有讓嶽神并代嶽神答詩甲
 戌以父憂去天順丁丑仍舊職庚辰同考禮部充
 太子講讀官辛巳預修大明一統志成有白金絲
 幣之賜癸未再考禮部得人尤多秩滿遷侍講甲申
 憲宗登極錄侍從勞擢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講時
 始開經筵勅充講官復賜金幣又勅修英宗實錄
 分掌禮館纂述詳慎得史臣體念母老求便養成化
 乙酉李文達公薦改南京翰林學士乃迎養於官丁
 亥實錄成復以舊勞賜金幣戊子以母喪去辛卯
 服闋適南京監缺祭酒朝廷用吏部薦即其家起
 之時教法久弛乃嚴立程制核勤惰為懲勸諸司差
 遺一按者指不為私假又條奏便宜數事輿風采凝
 峻廉再峭厲素善奕且所酷嗜及為祭酒輒絕不復
 市其食飲不為俗變類如此故教法修整奉

徽錄

卷之十七

十七

長山館

皆致在欽服凜然稱嚴師焉壬寅秩再滿擢南京吏
 部右侍郎更弊滋甚凡差撥則庭開不可制乃酌為
 定規弊始息丁未召為戶部左侍郎弘治初遷南京
 戶部尚書尋改吏部考諸司官屬諏訪去取務合輿
 論又奏其有小過而才可用者若干人得降秩補外
 俾圖自勵又上疏陳八事多見采納自餘細務悉為
 綜理咸得其宜癸丑年七十疏請致仕上優詔勉
 留再上亦如之甲寅以兩考還鄉臥病疏復上辭益
 懇上重違其意許之又念與舊臣進階榮祿大夫
 命有司歲給廩粟與隸以示優異報至已疾篤以乙
 卯五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二計開贈太子太保
 謚文肅遣官諭祭賜葬與奉親極孝養事伯兄甚謹
 以三品恩移瘞兄子澄為國子生歲出所積穀贖
 族人者若干斛遇鄉黨子弟有恩嘗購得楊氏別業
 有世墓慰令勿徙缺其垣俾歲時往祀焉與博學高
 識為文章雅健有法兼精吏事敏而能勤久在散地
 老雖居重位又不值繁劇人以為未盡其用云所著
 有思軒稿若干卷行於世子沂成化乙未進士累官
 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才行世其家

徽錄

卷之十七

十七

長山館

原缺第十八、十九葉

南京吏部尚書黃珣傳

黃珣字廷璽浙江餘姚人成化辛卯鄉試解首辛丑進士廷試第二授翰林編修歷侍講右春坊諭德蒞闕子司業事歷陞南北國子祭酒弘治十八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二年進本部尚書時逆瑾方任情黜陟天臣遂傳旨令致仕九年八月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珣平易厚重不存吟哇為文如其為人云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

吳山館

南京吏部尚書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

海口王公華墓誌銘

楊一清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百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為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曳人起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眾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百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開變從容羣黨眾撼屹然不為動伯安得直前狗國不嬰懷內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

蘇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

吳山館

伯安之精忠義勇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眾慮禍且及家公寂然若無聞幸已令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論功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

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為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為死矣而不死以為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讒構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雙山館

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曷可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耶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言起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偃然而逝計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峰之南之原其書戒使者詣鎮

江諱子銘公墓于巖官外制官大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公取嫉權奸歸致仕余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已公銘當子屬顧以江西之變關係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瑯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嘗有文武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二 雙山館

才國初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叅議嗣苜為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年六十稟父尸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大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與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

吾與若祖再於上帝以此孫昇汝世世榮華無替
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
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
適自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
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
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
迎謂曰求爾金耶為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為謝却
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
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
故有妖物為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二四 曼山繪
魄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為異假妖勢恐且
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
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
相甲乙張公並以狀元及第期之名遂起故家世族
爭禮聘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祈陽甯君良擇師於張
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
賓禮之請為子師延至祈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
踵相接甯處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誦讀
其間學益進祗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祗
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登解浙江第二

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
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
修憲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已酉滿九載以竹軒公
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
賜金帶四品服公在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
勸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為勸孝廟嘉納焉
丙午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行義至唐李輔國結髮
后表裏用事幸以為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
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
道中官賜尚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五 曼山繪
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
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為多
壬戌遷翰林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
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
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
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
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明年改元丙寅賊瑾竊柄
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
時伯安為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廷杖竄
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

稱解莫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
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致慰言莫必往謝公復
不行遂准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
既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
且及罪公曰是焉能免我何忍許吾友後伯安復
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
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
不日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
所為踰月計始至慟絕幾喪生喪葬穴湖山遂廬墓
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
北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為
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
卒塊苦辨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
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餘恒與共之視
其子若已子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
生由東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
亟稱之有恙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
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恐
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
蕩泉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為變若是蓋有人不

歐敘錄 卷之二十七 雙山館

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於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
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
家法長生奚為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為意棲居
厄於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為詩文
取達意不以雕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
坦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倫抄等稿共
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先公三十六年
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即伯安守
仁名號陽明子其學遂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
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

歐敘錄 卷之二十七 雙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清簡

孫公需傳

費宏

公諱需字孚吉姓孫氏別號冰檠江西德興人祖諱
原真永樂乙未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為一時名臣父
葵軒諱敏為人豪邁領景泰癸酉鄉薦司訓揚州以
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少穎敏有大志稍長補
邑庠生潛心經史從邑令四川郫公祀學易遂得其
傳儕輩皆自屈以為莫及捷學副使夏公寅閱公所
為文稱不容口成化辛卯領鄉薦為第二人明年遂
登進士第釋褐後循例省親莖仕為常州府推官常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俗富侈訟極恃賄取勝公遠嫌自潔勤於訊鞫惟公
惟明隱奸宿蠹捷扶無所漏能聲驟起巡撫牟公倖
重之凡獄之難決者率以屬公及經公聽斷無不屈
服運河淤塞撫按取徑別鑿一河初委他官延久緒
弗就及屬公督理相地賦役約先完有賞民踴躍趨
事不旬月而功告成三年例當奏課牟公疏留治事
不得行又三年為成化戊戌召入授南京四川道監
察御史風裁凜凜留都皆嚴憚之遇事必極言無所
諱避妖僧以左道蠱憲廟率同列斥其罪請誅之雖
遭重筆未嘗以為悔嘗奉命巡倉至中都鎮守中官

欲謁者由旁門入且以文東武西榜於門公不入
投一刺將據其所榜以僭劾之中官憚公援卒
客之禮於是王端毅公方參留務最慎許可然
公之寓而加禮焉江盜熾公巡江以方略授者民
禮捕獲幾百人有賊七十獲公即令錦衣同事簡千
戶識以印緘送之官奉禮為巡檢專捕盜事自是江
道寧帖簡嘗對眾歎公之廉曰盜賊無籍使孫公盡
取之固無知者而公不欺乃爾何可及耶公廉聲由
以益著未幾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南臺陞憲副蓋自
公始前此所未有也公蒞任會憲長缺遂署其事公
廉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九

費率捐已俸給之略無難色按部治豪猾決滯獄明
而不苛民訟寃所在奔赴賊吏或望風解印綬去比
歸所得紙劄價皆輸之公無毫髮私入屬守有素以
簡伉聞者獨見公遜屈如儀御史陳瑤素以勢凌轢
二司獨於公曲加禮敬又以公廉嚴慎克振風紀薦
之歲侵糴貴民死徙過半公開湖廣倉粟頗多言於
撫按借參議金公澤兼程往貸焉得三十萬石而西
分地賑給所全活甚衆蜀人感之咸曰微孫公吾皆
為道殣矣時已歷兩考嘗奏陳巡撫都御史丘公儉
疏留治事蓋在蜀已餘七年吏部推陞者五邑人有

不統公者諸於時宰乃久不遷而公未嘗意動尋以
蔡軒憂歸故事凡潘臬舟行以瞿塘灘瀕之險命有
司縛筏翼之至荆州市其竹木可數百金公不欲斂
民罔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虞終喪改湖廣未上擢
浙江按察使遇大獄必加審覆未嘗輕決小吏苟無
大過必保全而扶植之臺使薦賢監司公必首及弘
治庚申陞浙江左布政使浙財賦之淵公志避嫌諂
出納皆委諸人公堂諸宿弊釐革殆盡吏無所售其
奸民謠有前劉後孫清德著聞之語蓋以公可繼大
司馬東山之躅也入覲例僉水手取銀爲道里費朝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年 吳山館

士之贊亦取辦焉公峻拒贊率從簡論者賢之第治
行又首及公還浙未浹旬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河南時河溢且囂汴城民流移載道公議役以築
堤而予之備錢令出趨者萬計隄成而饑腹飽公私
便之羣盜橫行命將領督兵擒捕先後獲數十人復
取其贓散州縣以充賑給之費他若獄獄平賦鋤強
植弱華孳在念民所便不便皆以次行罷無遺弘治
癸亥駕帖下河南取牡丹三千本公疏耳目之玩不
可勞民必陽知縣馮憲忤宗藩已有旨下撫按官會
訊尋復逮赴詔獄公疏令如反汗殊戾舊法 孝廟

皆納其言而寢之居三年屬吏競勸民視公如父母
然鎮守中官劉瑯與公水火瑯剝民自植公輒以法
裁之有奸民違例赴瑯投愬牒者 瑯配之荒裔
瑯嘗跪請於公曰瑯不能學公之廉公益稍縱繩墨
使瑯得飲勺水以相安於此邪公心知瑯必害已亦
不爲動瑯日夜陰圖中公大臣之子有怙勢橫於其
鄉者公亦裁以法於是瑯計得行會陝西巡撫缺遂
調公往補蓋大臣亦不欲公之久于汴也公去汴汴
人遮道攀留呼天而號曰何爲奪我公而他界也至
陝經略武備拊循士卒取貴臣所私役復之舊伍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年 吳山館

省有輪粟助邊者皆令躬自輦送無苦邊氓聞虜警
則以義激將士督之先驅而亦擐甲從之不以勞避
緣是項領爲風寒所襲而病遂乞休詔不允乃召還
京去陝陝人攀號如去汴之日道彰德守以銅爵視
贈公亦弗納寓館陶堅臥不起累以疏辭時 孝廟
方命侍郎何公鑑稽覈荆襄流民而鄖陽其淵數也
乃改公提督撫治公至以文告諭之願爲編氓者給
牛種俾有常業願歸故里者給餼遺之籍管內所得
逋逃蓋數萬餘口又以教化爲撫民急務乃興建學
舍釋秀民聚講其中有駁則親往諫之未幾士習不

變應試者倍於昔武當在境內先是國家諸祈禱
費皆民出公曰山有香錢鉅萬與守者輒私之是不
可取為享神之用邪今有司籍記悉貯均州於是祈
禱之費不擾於民矣耶人謂前此撫治未有如公之
精密者正德丁卯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過安陸謁
恭穆獻皇帝錫宴有厚賞焉公辭不受帝益賢之比
至留都值榮王之國過金陵欲登城一覽形勝公謂
法不可擅登乃止已巳陞南京禮部尚書時逆瑾專
政陞者多以賄謝公方坐崇藩之累罰輸邊米數百
石槩如懸磬蓋不能辦而心亦醜之瑾以公不附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曼山館

忍以泰甚斥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籍口自
文公曰吾斬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耶蓋所熟數
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
益服公之明矣自是年至於丁丑凡八上疏乞歸皆
不允戊寅疏修政弭災戒遊畋抑權倖諸事以年及
遂停俸懇辭 上閱勞公特允所請俾乘傳歸賜勅
若曰卿効勞有年操持清慎朕方倚卿為留都諸縉
紳楷範而乃浩然有歸志邪其命有司給廩粟月二
石輿隸歲三人以示朕優禮老臣之意公歸以晚年
餘俸創屋數楹摘勅中兩全二字以名之里居自守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曼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朱公希周墓誌銘

張 袞

我國朝大臣以清德重望為朝廷尊禮士大夫敬信
完名全歸三吳之岳望則有若尚書朱公焉公自弘
治丙辰狀元及第除官翰林修撰壬戌同考會試明
年以纂修會典功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中遭逆瑾
媚虐臆制詞僚公不屈從中奪公官一級為修撰是
後預修資治通鑑纂要修 孝廟實錄功成復公官
如故兼賜御製蟠龍詩軸暨白金彩幣有差庚午主
應天鄉試明年以憂歸徘徊翰署艱虞半之丙子陞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手函 曼山館
侍讀學士清理武職貲丁丑充廷試讀卷官己卯
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尋改禮部復轉左侍郎乙酉陞
南京吏部尚書前後內閣大學士員缺博咨舊學公
言盈廷數以公與熊峰石公瑤序菴李公時對二公
果相而公遵會未能蒼生之望缺如也其在南銓當
丁亥考察嬖嫉者謫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
為公私公乃力辯其非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
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
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
朝堂上亦不之謹仍聽公稱疾東歸勅有司歲給人

夫四名月給廩米三石恩數之隆今時未有也公
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目入公之堂蕭然如村
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然雅雅宛宛若
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為則曰恐
玉峰先生知玉峰公號也是意也非洛中司馬瑞明
邵先生之謂乎田廬閭閻猥事一不置念老隱陽山
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所著詩文評史論議
總若干卷其陽山大石賦一篇尤為吳人所傳先儒
胡致堂曰守 以仁能以守身之仁正其君大臣也
進能正君退能諫俗公之出處可以作大臣鑒矣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手函 曼山館
車當路疏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公為人莊重簡
淡巖然有守其夷易平直廉不微名學惟務實思以
友三代之英於百載之上平生志切友于孝其二親
為甚臨終戒其子孫身後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章
以聞 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為謚脫犯吾
父之諱亡魄何安小子切記之公諱希周字懋忠享
年八十有四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終于正寢
典刑所在遠近慕惜之朝廷卹典不煩陳乞而臺臣
之奏禮工二曹之議相公仰承聖懷於是贈官太子
太保謚恭靖從公志示後勸云公家世本睢陽避金

人之亂南奔入吳中籍常熟再徙崑山則戶科給事中諱吉始也為公之高祖自崑山復入郡中為吳縣人則雲南按察副使遂菴公諱文始也為公之父曾祖諱永安未仕祖諱夏以子遂菴公貴初贈監察御史後同遂菴公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卷之二十七

吳山館

南京吏部尚書白樓吳公一鵬傳 方鵬

公姓吳氏名一鵬字南夫別號白樓學者尊稱曰白樓先生世家蘇之長洲山塘里曾祖教不任祖琮以公貴贈南京太常寺卿妣周贈淑人父行封翰林院編修累贈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妣司繼趙俱累贈夫人公自少端重秀穎游歌郡庠蚤有令譽成化丙午領鄉薦即遭內艱廬於墓次弘治癸丑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學士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皆負文章重名慎許可每羣試必在甲乙亟加稱賞乙卯除編修預修會典及教內豎戶部尚書周公經被讒除徽錄 卷之二十七 幸七 吳山館 去位上疏請留之人建其直已未同考禮闈閱春秋卷庚申丁外艱甲子服闋復除編修纂資治通鑑節要及修玉牒正德丁卯進侍講充經筵講官音吐洪亮辭旨清切左右聳聽戊辰同考禮闈閱易卷時逆瑾盜政朝士見者多屈膝公與同官遇之長揖而已瑾銜之未有以發也已已修 孝皇實錄成吏部奏例當進秩瑾遂以未習吏事為名俱令別用公得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司事最劇而公詳敏仁恕囚有惑服僚友取獄詞讀之驚曰老史筆也庚午遷南京祭郎中兩部尚書皆鄉曲故舊見公踟躕不寧待

以殊禮公抱成案立左右咨稟略無崖異謹伏誅復
公侍講經筵如故辛未復同考禮閣閱詩卷壬申陞
侍講學士祭酒主順天府鄉試有極策問中語謂譏
時宰者當道信之出為南京國子祭酒至則以誠心
待士以簡易立法又積饌金易民居為學官寓舍經
史多缺板亟補完之未幾轉南京太常寺卿凡所以
嚴祭祀擇官屬防侵漁節浮費者斬然一新丙子雷
變甚異公上言天人感應之理辭甚剴切丁丑丁趙
夫人憂辛巳服闋復除前官今上登極為嘉靖壬
午公上賀表備言祖宗付托之重生民憔悴之極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壬午 晏山稿

史成進禮部尚書兼官如舊復賜白金文綺是冬
假歸吳省墓命馳驛以行丙戌還朝上疏言臣途中
往來見江南亢旱淮北大水乞遣官體勘或蠲其租
或貸之粟河道漕運塞乞下詔訪求或濬故道或開別
支則民艱濟而河運通矣 上嘉納之又以災異疊
見奏乞休致丁亥春復申前請皆溫旨慰留有純謹
端諒學行者聞之語於是譽望日重爭進者側目內
閣闕人廷議兩以公名擬上皆不果用而出掌部事
之命下矣岷藩與東陽庶人俱奏乞復王爵序班錢
子勳訓導王玠以考察去官亦援嘗議大禮奏乞復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壬午 晏山稿

修德勤政以答天下之望入為禮部右侍郎尋轉左
署掌部事累辭不允仍賜手勅馳詣湖南改題 恭
穆獻皇帝神主奉迎來京公念與中貴勳戚同事恐
其下不戢乃上疏曰今歲涿州抵安陸災傷重大民
不聊生所宜節省以甦民力隨行儉從或挾聲勢凌
轢有司為害者請預禁約上善其言而戒飭之事竣
歸有白金文綺之賜給事中陳洸已外補僉事仍冒
舊銜上疏欲假大禮以希留用公劾洸無耻竟以罪
去癸未命掌詹事府事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入東
閣專管誥勅時修 武廟實錄仍命充副總裁乙酉

官左侍郎桂公皆曲為之請公一切不聽明年桂改
吏侍挾前憾與同官謀去公奏加太子少保改南京
吏部公聞之笑曰此吾舊游之地意所戀也至官益
修厥職罔敢自暇己丑尚書滿二考復上疏乞休大
略謂韓琦有曰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臣今年甫七旬
禮宜引退以全晚節 上察公真誠特命之命有司
月給米三石歲給人夫四名蓋異數也公既歸乃於
所居之西創崇正書院以奉先聖先賢聚里中髦士
肄習其中割田百畝供膏火之費嘗言予有司修拓
尹和靖舊祠并祀胡安定范文正二公名三賢書院

表章陸忠宜公陳孝子諸祠墓約諸鄉衮月一會爲
文字之飲隱然有洛社之風焉配宜氏薛氏俱累贈
淑人子男二子忠早卒子孝已丑進士改庶吉士今
以文選主事奏乞歸養文章志節異出人表

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肅

張公潤墓誌銘

聶豹

嘉靖壬子三月二十有九日尚書西磐張公卒於家
訃聞天子詔贈公太子少保賜諡恭肅仍遣官管葬
事公諱潤字汝霖河東臨汾人弱冠爲弟子員弘治
戊午舉鄉試第一人壬戌登進士授令宜陽清修有
惠政正德丁卯擢刑科給事中抗言大計侃侃不阿
奉詔覈計肅邊儲稽察精明河外震懼還遷禮科右
吏計左戶科都給事中時盜賊延蔓屢用大師水旱
流移征調緊急公請嚴紀律酌轉輸廣招撫時賑恤
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章數十止採納爲多甲戌擢順天府丞戊寅擢左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至則黜貪殘拯彫弊條上邊民疾
苦及便宜十餘事悉見施行郊圻盜起虜復寇邊公
指授方略盜平虜遁有白金蟒衣之賜已卯以外艱
歸辛巳起撫寧夏夏弱鎮也不百里卽虜巢公簡士
馬振紀綱謹烽埃修築屏障聯絡聲援境內晏然講
校屯田鹽馬諸政日奏正豪藩裁抑宦鎮姦嬖問道
一切絕之癸未召還理院事乙酉以九載績晉左副
都御史理院事五年署篆者半振揚法紀臺中肅然
每疏上皆切中時務丁亥以大獄譴歸臺諫屢請錄

用已亥詔復原任遂轉兵部右侍郎又轉戶部左督
太倉公搜遺抉隱剷流奸蠹兵民權服明年晉工部
尚書時大工並興漏卮乾沒百出公躬勤省閔宿弊
盡祛迺請酌緩急為先後上忻納之力專功過費省
舊之半屢賜金幣褒為辛丑以內艱歸服除言官復
請亟用為考察內僚起公為南京吏部尚書蒞任即
甄別去留輿情胥服再疏乞休皆荷溫諭不允戊申
以考績赴闕畢即過家懇求致仕時已改戶部尚書
仍督太倉矣 上亮公誠乃允焉家居優游林壑足
跡不及城市然每聞朝廷一善政輒喜動顏色見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長山館
疲役冗每悒悒不自安持守堅凝動有恒則雖事變
猝至處之裕如初使甘歸逆瑾索賄無以應欲中危
法公不為動然竟莫能害也廷推巡撫時逆寧使人
曰欲副乎欲貪乎意以賄為差也公曰惟辟作輔人
臣敢有擇耶寧深憾欲中傷會敗乃已毅皇西幸寵
闈請改榆河驛為行宮公力陳民貧財詘仍舊為宜
毅皇從焉正位司空權貴目工役為奇貨陽施陰奪
公悉以法裁之勳戚某時主夫役請發太倉銀助工
實欲私之公力爭曰此朝家正脉軍國仰資急近利
而廢遠圖豈人臣謀國忠耶事乃寢某積不能平屢

以危言怵且草彈文示公不顧也臨事精詳必求可
久之計宦蹟所遺雖名人繼往率取則焉天性孝愛
事親色養弗違親終並獲祭葬蓋異數也兄滋弟灌
皆為納八品散官處宗族恩禮兼盡歲時祀先必謹
訓諸子孫嚴而有則自奉無異寒素歷官南北行李
蕭然好學問文章雖老不倦所著有奏議公移尋是
錄試筆稿經略兩鎮詩共若干卷藏于家生於成化
庚寅壽八十有三祖復祥父鐫父祖皆累贈南京吏
部尚書祖妣鄭繼史妣某皆累贈夫人喬氏封夫人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三

長山館

南京吏部尚書吳公獄傳

吳嶽字汝喬其先京阿人也遷汶上三世生嶽吳嘉靖壬辰進士... 主事郎中知鹽州保定二府歷山西副使浙江參政湖廣按察使山西右布政使晉右僉都御史以疾請告家居數年起為右副都御史協埋院等轉吏部左右侍郎南京吏部尚書滿考致仕嶽為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主事督上谷餉積羨千金更以送納正色拒曰羨金即正餉也或以為利吾甚耻之為郡治貴大體不尚苛細山澤之稅及吏役班價舊供府堂悉罷卻之用代厨傳人以為難保嶽徵錄 卷之二十七 吳山館

清苦不謂異也工為詩歌沉深典雅屏去色澤而耻以自炫著述不多梓行詩集二卷

雜風編

吳大宰公嶽為廬州守時中丞南岷王公廷為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東徵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駒從起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為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比至吳公命庖丁即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跌坐磯頭嶽徵錄 卷之二十七 吳山館

心同明敏之材同但吳公若有天授不可及者余曰
云何曰吳公爲政未嘗用意摘奸剔弊而內之胥史
隸卒外之市猾田毗若皆貫通於吳公之心而更無
一作奸犯科者吾不知吳公何以至此也予爲之慨
然嘆羨者久之益其誠能動物矣

南京吏部尚書王公本國傳

王本國字子民邢臺人老成持重不輕言笑甲辰選
士仕樂安縣令濱海風號難治公惟清淨持大行
事農桑重學校罷諸不急務當時屢有良吏稱之
薦徵拜御史初使秦以覈兵行繼使蜀以巡察先
後奉公守法官屬肅憚如一未幾丁內艱服闋
值倭寇猖獗時有海寇王直者逃罪居後數爲浙
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公不可竟阻其議置大
辟罪朝論譴之督府以寇平欲置酒高會詭太平晏
以示耀計費萬金公曰元惡雖擒餘孽尚在何太平
獻徵錄 卷之十七 申下 吳山編
稱晏乃罷後督府又以糜兵餉事爲言者糾冀公勦
報掩之公竟以實聞由是督府愈結分宜柄益憾公
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公賑議給米六萬
石以驟運意爲緩不及事假此禍之耳公奏改一半
折銀給濟遼陽遠地一半本色給濟廣寧近地凡再
閱月而完遼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內公以
分宜憾事較竟由陝西寧副寧有指揮星鎮者罪
者削職潛入邢臺以千金賄乞免刑公覺發之竟坐
以法又有莊浪驢官勦損軍餉以致魯府家丁坂公
身論以情結由是數者會獄後分宜敗公以參政尋

陞大理寺少卿晉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勅提督江防晏然無警尋移北晉左副都御史歷刑兵左侍郎協理營務隆慶初改吏部會新鄭以政府攝銓衡任意予奪公卿疊息下之公獨無所加屢以不合故竟遷南京吏部尚書時當大察京官有為江陵忌者一給事中一御史遺書欲俱罷官公亦弗許始末歷三柄臣曾不一毫少挫其持正不阿蓋如此云萬曆元年以二品考績遷移疏乞休准調理疾愈公以江陵憾故家居不起日謝人事閱醫藥周貧賻族外無他羨焉迨江陵歿屢被撫臣薦揚科道交舉起用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甲八

吳山館

公裕如也年七十一卒歷事三朝偉節豐功昭人耳目欽賜葬祭如儀

正奉大夫正治卿南京吏部左侍郎范公理墓

誌銘

楊守陳

公諱理字道濟一字士倫號省菴宋太傅覺民之後世居台州自臨海徙天台又九葉矣祖諱彥善考諱起宗皆以公貴贈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祖妣陳氏妣潘氏皆贈夫人公少敏悟端凝估舉一呻輒能記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鼓吹旗仗喧簇塾小生羣往觀公獨若無所聞坐誦不輟眾異之長為縣學生博書工文山畜水涌舉髦皆自謂弗如甫踰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皆有文鉞之梓擢壬戌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甲九

吳山館

士高第 宜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官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公居第二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既而例歸省還朝時重守令之選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懇且明盡民口熟之縣富四方之衝過客旁午公嚴禁令雖權貴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嚴公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平訟徭勸樹畜恤窮振弱禁奸招通訪孝子節婦及忠賢之裔謹學教正禮俗民慶未始

論進士

得也以舊令復遽去用薦知德安府亦先榜諭吏民
大率如江陵教養之政後悉踐其言每歲必再按屬
以省耕收廉利弊每季必命題試諸生而第之拔其
尤真府後堂暇輒躬爲其師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
府護衛所占猶輪租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
主而生祀之滿去以最異超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
勦賊鄧茂七等公可饋餉善調度兵皆給食民不加
賦 朝嘉其功賜綵幣表裏各二楮幣千丁潘夫人
憂起家拜貴州左布政使貴州草創卽驛爲布政司
以夷之難擾也久莫能改作公奏徙貴州前衛於他
處 蘇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雙山館

諸船數百兵食諸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
各處饋南京糧者自舡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
請兵就其船人支三月之餉官取費米歲可十萬石
以備賑貸從之果利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
明百僚俾之管請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途遇疾輿
就其子進士綱之第大漸舉手加額曰無以報 朝
廷無以報 朝廷遂薨成化癸巳五月四日也壽六
十有四 上聞嗟悼命有司祭葬之

蘇錄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雙山館

所以其地造司數百楹不擾而就土官無警弗能襲
職者十五六公悉俾吏無敢難常移文以通夷情
間抗章以獨通稅餉兵春以糧秋以銀便夷省漕四
川湖廣饋糧貴州艱甚公俾代糧以銀爲之糴減時
直十二貴州既獲利而川廣被惠尤溥秩滿擢南京
工部右侍郎南京糾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
鉅公不欲煩民延請蓋場之新葺抽分局之腐木
碎炭內府庖之苦瑣布帛通售銀殆萬兩又請南畿
缺囚贖者隨葺造所需而納於是自 郊廟宮殿內
外諸署城樓街表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暨修巡戰

南京吏部右侍郎王克復傳略

王克復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用薦為江西參政轉湖廣按察使又江西布政使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入貳留銓致歸卒於家克復長於法律為刑部時大司寇鄧縣陸瑜深器之凡罪疑必以屬克復兩廣撫臣吳禎或奏其不法瑜薦于上遣克復往按河南人誣布政章繪等瑜又白遣克復凡兩奉命讞大獄咸得情歸報稱旨由是著聲章微出長藩臬吏民素問王刑部名自不敢欺江西俗喜訟牒山積克復判決竟日庭無留者時謂之王一廉微錄卷之十七

辛辛 曼山館

南京吏部左侍郎李公旻傳

南京吏部左侍郎李旻字子暘浙江錢塘人成化庚子鄉試甲辰廷試俱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丁未預修憲廟實錄弘治改元充經筵講官明年以父憂去辛亥實錄成卽家賜銀十兩綵段二表裏癸丑服闋還朝丙辰考禮部會滿九載陞左春坊左諭德庚申簡侍東官講讀明年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尋以本官署南京國子監事正德丙寅召修孝廟實錄改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仍充講官賜金帶丁卯奉命授庶吉士業尋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事未幾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已巳陞左侍郎正德四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旻長身修髯狀貌英偉其於學問貫穿經史百氏論辯疊疊聽者終日忘倦在史館善叙事理丘文莊公濟為副總裁見旻纂甚稱之其為人開達倜儻不甚拘守繩尺亦多為人所忌云

蘇微錄卷之十七

辛辛 曼山館

南京吏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肅圭峰先

生羅公圮墓誌銘

費宏

先生卒之又明年為正德辛巳 聖天子入紹大統
起居舊望言者不知先生已卽世薦疏交上旣而臺
使以計開儒紳莫不惜之曰天平胡為奪圭峰之速
也所司上先生履歷文行以贈謚請詔贈禮部尚書
謚文肅論祭營葬皆如制又蔭其子垣為國子監生
儒紳又莫不宜之曰如圭峰其無媿於異數矣垣卜
以嘉靖癸未某月某日葬先生某山之原使人至京
師求狀於考功夏君子中而以銘屬于予先生同榜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辛酉 費山稿

不甚經意而大義了然西莊遣人邑庠初謁尹尹以
少易之試對偶出奇響應尹為刮目初治春秋旣冠
政治書及長樂謝公士元守郡集羣彥講誦又改治
詩傳洽淵與儕類皆莫敢望而文尚奇峭力追古作
試於鄉六七竟不為有司所知成化乙巳應入粟賑
饑之詔例升國監時閣老丘文莊公為祭酒議南士
不聽北留先生因以請至三受朴而銳不少挫公心
異之然猶且數之曰若能識幾字而嚼強乃爾邪先
生昂首大聲對曰惟中秘未嘗讀耳乃姑留之而識
其名於堂柱越數日季試先生稿立就若宿構焉六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辛酉 費山稿

職守鬱不得施。遇事可言者，輒以已見發諸奏牘。而主於開俸調幹，非欲激亢以取名也。知武岡劉遜坐忤氓，遜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救之，觸 孝宗怒，併下詔獄。先生言遜至付所司鞫辨，公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卽有不自救之未晚泮等疎狂，誠可罪然。在陛下宜優容之，以全國體。又主事李夢陽者，以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先生謂鶴齡在肺腑，陛下固將玉成之。若夢陽萬一處死，或自裁，乃滋爲鶴齡累。孝宗感動，薄泮等及夢陽之責，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先

陳錄

卷之二十七

五本

庚山館

大計以繫屬人心，潛事奸雄，睥睨之念，其言迫切且侵及當國諸老，一無所顧。蓋先生雖遠去國，而具憂世之心，懇懇焉未嘗忘也。壬申秩滿三載入京，至良鄉以老請得歸。歸山中貽書知舊，猶輒以時事爲慮，然絕意聲利，城府無先生一迹。逆淳素忌先生心甚重之，嘗問以金帛使及門，先生豫走旁邑，避不與接。淳亂先生已卧病，聞有司將舉義，猶豫未決，力疾

辛年七十有三

卷之二十七

五本

庚山館

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儲公權行狀

顧璘

公諱權字靜夫別號柴墟本昆陵茂族元末始徙海陵曾大父諱某字仲文儻負義嘗隆冬載布數乘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德所自夏哉厚矣大父諱玉字景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父諱信字宗實累封至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母王氏繼母董氏俱贈至淑人公生而穎異六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選充州學弟子員十歲徵錄卷之二十七 壬午 長山館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七

壬午

長山館

戒曰儲君陽秋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有悍吏肆暴不法或憚黜之生亂公毅然贊罷之北都嘗朝覲考察雖執政親戚不職公假借天下服其公丁巳擢太僕少卿次年遭憂去職 壬午 辛酉起服仍補舊職行部禁吏迎送除民苛費及馬政積弊乙丑陞本寺卿首舉馬政便民者四事疏于 朝語在奏議中悉身施行舉望日重性狷介寡合執政不相悅奏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釐革倉庾宿弊裁省供費及條陳應議四事多所惠益正德戊辰擢戶部右侍郎己巳遷左侍郎督京儲其蒞政一如南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七 壬午 長山館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七

壬午

長山館

六食陳應鄉試名聞京師成化乙亥年二十三王淑人疾祠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辛時尚未室宗戚強公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力別營墓域每且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圖顯揚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歸至儀真即號泣起家痛母氏弗及見也甲辰會試禮部第一廷試賜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太宰濟南尹公欲選為屬公懇求便養遂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弘治甲寅太宰鉅鹿耿公太改吏部考功郎中公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殊然

都沉靜端毅中貴同事者咸見嚴憚時逆瑾用事大臣多為屈損稱公為先生而不敢慢庚午春以疾乞休 詔賜乘傳還仍勅有司候病痊奏聞起用同事太監蔡用素重公廉餽白金五十兩為贖辭不受冬十月仍起為左侍郎辭不就壬申春復起為南京戶部左侍郎時四方多故京儲虛耗公籌畫深遠務善後圖癸酉正月改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遽以疾終公體貌清羸若不勝衣端默簡重凝然具 之器為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淡沉蔚謙音唐之風士林寶之為訓好賢惟才凡海內知名之士無老

少遠近咸見推引既窮帶達者必思振起之辟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初璘舉進士今司徒無錫公嘗相語曰子持身當以柴墟為方終不為非人累其見推重如此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人莫敢言其私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烈故事為訓絕無燕脫語事親至孝侍郎公年八十在堂少有違遠凡飲食衣服之養顧慮周至兩蒙 恩賜綺幣悉製衣以為悅自主事至侍郎四奉 初詰推封每臨母淑人忌辰必齋戒祭祀以致思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一

吳山館

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無一語及其家事非素

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贈南京禮部尚書

諡文修林公文俊墓誌銘

費 家

公諱文俊字汝英別號方齋其先下邳郡人晉建興隨中宗渡江入閩僑晉安徙莆田居國清塘遂稱國清林氏傳至諱茶卿者為公高祖茶卿生子子生個有詩名個生誥字廷諭號朴軒則公父也以公貴贈翰林院編修加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母張氏贈孺人加贈恭人胥有懿美是種子公公生而穎異過目成誦家貧無書日閱諸肆輒熟識以歸自為諸生已知名正德丁卯鄉試發解第一辛未舉進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一

吳山館

選翰林庶吉士幼學攻文癸酉授編修儼室都下安澹素以養二親盡其懽乙亥秋張恭人卒庚辰秋朴軒翁卒皆自都奉櫬南歸戚毀踰禮嘉靖癸未既合葬復之官預修 武宗實錄充經筵展書官乙酉實錄成擢右春坊右贊善賜白金文綺丙戌進經筵講官正德庚辰同會試事己丑春復然尋主試武舉每精校閱不少自欺一時文武士彬彬入彀嘗以不能俯仰權貴幾擠外補賴受知 皇上得免庚寅秋南京國子祭酒缺會推章四上竟及公始允公條教實範人以身而人樂信從法行自貴游子於資敘井

井無所吝有生遇盜緩期法當贖金將鬻子公聞惻然捐助吏議卒免贖先是有旨命國子監校刊二十史未就公至躬率諸生警校竄補恒至達曙不數月鏗梓上獻 聖心嘉悅每御文華殿指示元臣曰此祭酒林文俊所刊書也公嘗再疏乞休 上輒慰留有學行可取之喪壬辰改北祭酒軌範益嚴而廢墜修舉仍充經筵講官時被珍賜祭已三月 上再幸國學釋奠先師禮畢命師儒修坐講之禮公從容講說元首股肱明良之美溫厚和平天顏怡懌賜衣二襲甲午擢南京禮部侍郎七月會太廟災自劾求去 欽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三 雙山館 退輒荷溫旨乙未改吏部屬冢宰缺公視篆百爾明慎題奏精詳雖老於吏事者莫過也公諳五行家數年前嘗對子自言運行至戌不吉丙申六月初借子過西華門復以爲言子每不然之公曰若見得破則百歲死與今日死同也乃月之二十九日太罕甘泉翁蒞任時公左脇病疽力疾出陪不敢廢禮於案所尊子怪其面色晦甚問而知之力勸臥攝數日造內視之迎笑曰前言驗矣吾即死矣吾以布衣至此何恨哉子心知不可治而公已安於命亟送醫藥皆不受也越七月十二日卒痛哉享年僅五十訃聞 上

加軫惜國典大臣非三載考滿不得蔭子不全給葬祭而謚贈又往往出自特恩公之爲侍郎也未及三載所司以請 上重念其講讀效勞有年特許蔭一子加贈南京禮部尚書賜祭葬兼錫之謚於是太常議謚曰良曰恪而 御筆特改曰文修蓋近代文臣所未有之異數也其始終荷知 聖明如此可謂難矣

欽徵錄

卷之二十七

六十三

雙山館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定山莊公景墓誌

銘

湛若水

先生諱景字孔陽號水齋江浦人卜築浦口清江建亭而東莞林緝熙適至扁曰臥林遂號臥林居士遷定山橋曰雙泉閣曰天風亭曰活水曰溪雲則又號定山居士四方人稱之亦曰定山先生本姓章氏宋丞相郇國得象之後子孫由閩越而浦城而松江至祖曰智甫者以儒術名洪武初不樂仕進逃名更姓莊氏游淮泗至江浦家焉父諱謝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妣任氏贈太孺人配李氏封孺人先生生於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本南

漫山館

正統丁巳為兒甚異十一歲充邑庠生十三補廩膳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夙志慕古文尤奇偉與之交游者皆一時名儒如白沙陳先生一峰羅先生其尤者也 憲廟欲設上元鷲山燈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杖之調湖廣桂陽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迎二親就養尋遭二艱丙申服闋不起復趨然肥遁有示門人徐光岳無絃太極之詩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卻之曰受官

辨以理私廬可乎十九年癸卯正月白沙先生起

入京過定山相留越月送於揚州及南還復送之龍江關故白沙詩曰憶昔經江東多士予所欽論文一杯酒惟我與子對豈意千載下復此聞韶音我病不出戶何時還盍簪俯仰宇宙間與子契其深或問張汝弼草書先生曰好到極處俗到極處問何如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曰何居曰所謂行墨因調性者是已白沙先生亦曰定山草書迥然自成一家者也定山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化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本南

漫山館

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按入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以引其不及者至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於見聞入耳出口至於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弘治七年甲寅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先生恬退自守涵養有素乞起用 聖

旨曰取來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都憲虞公瑤侍即朱公德提學王公鑑之知州萬公本諸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廢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常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某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令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道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二泉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崖李公東陽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廷薦賢矣李但唯唯子會謂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後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子介暨玉巴山弘謂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八月乙卯三月陞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八月到任十二日病中風疾遷延野寺瀾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二十日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為題處時瓊臺丘公亦卒越明年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本 吳山簡

丁巳三月遇考察尚書清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託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或曰先生與白沙之詩可謂世稱兩絕者曰言語文字之學昔人謂落第二義矣江西張公東白元稹書曰獲觀近作不勝仰慕向裏工夫惜不得聚首論之往年陳白沙會問當盡所言矣張公汝弼書曰君子居間患無書可讀又恐書多而亡羊耳晦菴教萬世學者不得已有言亦為魯齋所惜也先生之於白沙必有定論更一示我先生俱以白沙之說答之新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李本 吳山簡

山歸山不能以自潔也故委物而辱身乃先生超然
而還大化矣或曰先生之出處進退未易言也其始
也激之於瓊臺其中也乘之於西涯其終也成之於
清寧而人快於子弟門生之不力焉使瓊臺而無入
田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出
而有知己故人謂護之以累薦之賢則必復內翰必
不南及南而疾作不知人矣使子弟門生而力焉則
必知今法不俱一狀而可掛衣長揖以去而必知自
奏知自奏必不罹清路之忍使清溪而不忍則自八
月至明年二月如彼其久中間一念同榜之義全天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九

下之望必有以慮先生而不至從考察退也噫或曰
先生既病風不知人其進退當是子弟主之也雖然
昔者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去猶曰直道而事人
令尹子文曰三仕三已而無喜愠色甯武子邦無道
則思古之賢聖人立身遇世其遠意豈常情所可測
哉十二年己未九月疾大作二十九日終於正寢十
二月二十日葬定山之原其明年庚申邑尹胡君昉
請祀于鄉祠子男五曰會曰全曰介曰全曰俞

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少谷鄭公繼之墓
碑
林 欽

鄭子少谷繼之氏諱善夫世居南湖閩大鄉聚代多
顯者皆其族產獨鄭子結菴就賢劬誦今學賢者殊
振絕也嘗誦曰墜道非時也斐儒與世靡視古太峻
脆志以降其趨吾固疾學之不變果懇學十年反之
古孝廟乙丑歲年二十一第進士正德改元纂修蘇
松常鎮實錄成隨繼居內外艱積六年起銓戶部主
事出理許市關譏闌不敗名商人利之稱其能廢私
也 武皇初赫柄中官鄭子善卦時嘆曰大丈夫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九

龍皇於世退見無執枉我志力告得請乃築少谷草
堂於金麓峰作遲清亭俟天下之清交與鮮絕巖居
六載正德十三年有司勸駕起奪其疾改禮部祠祭
清吏司主事十四年轉本司署員外郎三載考績推
恩父母如其官居禮部握蘭遠禮宗伯咸賢其文能
秩相也是年三月 武皇將南狩齋謀諸察采曰駕
未發諫之可絕否吾股肱何勸吏兵刑諸曹郎中黃
鰲等若干人同伏曉於闕門疏劄切指斥雙臣江彬
及中官輩濁亂天下怒犯之 武皇杖之闕下死者
貶者落籍于民者有差既南狩鄭子切告未得明年

錢至京師之館焉談畫時事曰天子何可爲計哉古
云嚙戒勿息後群逢殃吾胡可弗歸遂過浙山人孫
一元太初死走道場山中哭之孰治喪事畢游越山
水至逾八月旋闔居湖上一多病必滿時月間已必
往往山水游或憫其羸告之癖曰吾少谷靜中不留
求佳突吾思耳益誇嚴云江南北山水畢受吾杖履
之嘉靖改元以都御史周季鳳御史汪瑯薦起爲南
京刑部郎中尋轉吏部驗封司至建健春武夷游值
風雪庸理弗密以病病且依依不休其游至弗支強
輿病歸歸二日不祿及歸已瀕留人意所豐藏鄭子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十一 曼山館

屬二十二人其治身嚴厚冲澹高潔求象其道於家
國誰昔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道也邪
行亡乎體道言不存口道可要諸遠矣寡交多親忠
信則交慶其言乎鄭子蹈言今徵見之實完固以
沛黎長固河少谷先生云計傳至者咸哀涕蓋憫賢
者弗長世沒年三十九益可哀夫葬事纖悉皆福
州太守汪文盛少守神綱二先生功德也二先生鄭
子至友孤獨保孤恤亡鄭子知德於幽冥劍見
天迫於世可興起矣慕在懷安西郊外梅亭山山旁
諸達汪先生念口碑可世垂以章顯賢者云遷前室
賦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十一 曼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八目錄

戶部一

尚書

趙勉

郁新

王純

夏原吉

郭資

古朴

郭敦

李昶

金濂

王佐

張鳳

李敏

沈固

年富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戶部

張府

馬昂

楊鼎

翁世資

殷謙

李衍

劉昭

李敏

葉洪

侶鍾

秦紘

目錄終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八

戶部一

戶部尚書趙勉傳

廖道南

趙勉夷陵人初為國子生與錢塘沈潛山東侯庸吉安張衡同登洪武乙丑進士勉歷事工部審刑司左詳議十九年試大理寺左寺丞擢大理卿二十一年陟刑部右侍郎是年五月戊寅上諭勉及茹瑞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取之倉庾今將民間歲租給與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損之患卿等為朕議之若為令二十二年二月癸卯拜戶部尚書錫之 詔曰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備糧儲藏金帛以待軍國之需故必設官以司之是故天子富有四海所以履滿盈示儆戒也苟使奸臣在側不問民之艱苦動以悅君則事墮矣若賢臣必欲致君當敷奏府庫之儲乃民之膏脂母使妄費謹其出納民無橫斂國有常經大道彰君德美矣朕于是職必惟其人今特命爾勉為戶部尚書於平量入為出母授于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二十二年五月壬子上諭勉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雖歲或不登

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 朕屢敕有司課農桑
儲蓄未備一遇水旱民既饑困茲欲置倉廩于中原
歲豐則給價糴穀凶則賑貧煦孤庶使民得足食野
無餓孍爾其行之二十四年正月戊申勉素都督張
銓已封永定侯宜給其祿賜松江官田從之二十五
年閏十二月坐贓法當死劉三吾以勉為督自陳其
罪併禱其爵

史南曰 臣讀國史始知勉受 高皇之知觀其 詔
諭諸篇惓惓以卹民節財為意視文景免租軫惻郡
國者何懇復也乃勉亦不克終豈君臣相遇自古為
難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上

史山編

尚書郁公新神道碑

解 縉

國朝復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
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之臣
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
以多賢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稱天心也嗚
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
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
講官不避即顧司可否輒以對一日見鳳陽郁公於
儕眾中資貌環偉音吐洪暢威儀整齊知心異之上
果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主事支掌內帑賜予內直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上 史山編
所與文淵閣相邇也會嘗與之議論練達經歷久相
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歲
分為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
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每奏事廷中 玉音顧問天
下地理陰陽戶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嚮
應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為難而顧謙退每事
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
不以為難及考滿遂陞尚書益寬大得體不為瑣屑
授資善大夫喪母歸葬鳳陽者至者數郡益公平
生慷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學識儒生雅志喜交游

不為冷熱變親戚有急患難不避浴家有法綜理微
密而不傷於繁離國家能曲成人材如公之才亦可
謂難能者已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上
賜棺斂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為榮

卷之二十八

四

吳山

戶部尚書王公鈍傳

朱陸樛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也至正間舉進士授衙氏縣尹
元亡隱居教授河津洪武六年徵至京師奏對稱旨
除禮部主事遷吏部總部郎中出為福建左叅議轉
右叅政麓川回遷浙江左布政使期月以母喪去詔
徵詣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襄事後勉起就任
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鈍懇請終制不許
在浙先後十年四境晏然當是時太祖宵旰圖治
藩憲重臣能勝任而久於其職者惟鈍與雲南布政
使張統 太祖嘗稱於朝以勸庶僚革除間召統為
廉徵錄 宋之書人 吳山
吏部尚書召鈍為戶部尚書又明年靖難兵至鈍潛
出城欲亡為邏卒所執 文皇即位召統與鈍諭曰
卿二人久事 先皇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
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言
言之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已而統自經於部之
後堂鈍承制巡視北畿山東事竣乞骸骨 上命以
布政致仕鈍既歸鬱鬱不樂遂卒所著有野莊集六
卷刻於家

公諱原吉字維詰其先會稽人徙饒之德興祖希政
 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 國初為湖陰教諭
 始家焉母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公公公有異資年
 十三喪父即刻志向學以詩經領鄉薦卒業太學選
 入內廷書制誥擢任戶部主事大為尚書郁公新所
 委任會大朝觀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 旨
 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忌公因奏公主使郁
 太祖以問郁郁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算生罪甘萬
 死 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算生于獄劉計不行復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六 漫山錄

以公專部事為言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
 部引 陛見公跪面陳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
 乏僕從乞寬其程限并暫假在官隸卒從行 上特
 允之人以為殊典是時公初為部屬已為 上心所
 眷注如此三十一年陞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巡
 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召還
 轉左侍郎踰月陞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
 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公申明之凡三十餘
 事又明年蘇松諸郡大水奉命往治發浙西兵民數
 十萬疏決壅滯既而上命食都御史俞士吉齋水利

集往賜公俾講究拯治之法公乃集共事官屬濱河

吏氏及凡諳曉水利之人博求參考以復奏謂嘉定
 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是皆
 大川水流迅急之處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
 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
 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
 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贍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
 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
 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牓以時啓閉每歲
 水涸之時滌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于
 獻徵錄 卷之七十八 七 漫山錄

民為便 上從之一一如所言而行水患乃息又以
 其民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以賑之躬行督
 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眾永樂三年秋八月召回掌
 部事 上諭公曰向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
 西農務庶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以部事卿其盡心
 毋怠公首請裁冗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
 賦役以甦民困又言鹽法邊儲所係不許勢要開市
 以妨商賈錢鈔國用所資不許富室專利以沮貨易
 以至禁包攬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平價直皆請立
 定規以施諸天下 上嘉納之時建文廢弛之後靖

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錫予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用之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公書夜焦勞經營營務惟恐拂上意而殫民財時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西南命公暫行督視自南京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治之公即榜諭軍民使其趨事懲一以戒百人人效用事濟而人安行至德州有旨召公還且諭公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

徽錄 卷之二十一

人 吳山館

中定也七年春二月 車駕巡幸北京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 上以北虜犯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兼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庶事修舉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 車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暇十日尋命輔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問武于郊以知兵事公所至隨事納忠多有裨益九年秋九月九載秩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勅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并賜誥封祖父母十月 上以太祖實錄建文時修多失其實永

樂初再修亦倉卒未備命史臣重修勅公與姚公廣孝監修未及成而姚公卒公獨專其事七年於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從 車駕巡北京十六年修天下郡志命公提調十八年北京宮殿成奉勅召皇太子皇太孫于南京既啓行公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公見具傳 上旨東宮曰君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公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速來故公具述東宮言以對 上悅公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殿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之民請悉宥之新復業者蠲所負詔行之十九年夏三

徽錄 卷之二十一

九 吳山館

殿災公上疏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天意可回上嘉納之是歲因災羣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科道官因攻大臣 上命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詢公孰是公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皆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款命公與尚書方賓呂震吳中等議親征公等議宜且休養兵民未奏會獨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公問糧儲多寡公對曰僅及將士之用不足以供大軍即命公

往視開平兵儲吳中入對與賓同 上怒急召公選
賓聞懼自殺公至命頌繫公于內官監籍其家惟得
賜鈔千餘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月 車駕
復北征出塞不見虜果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年
上崩於榆木川 仁宗皇帝即位即日復公官公以
母喪未終辭 仁宗勉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
賴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我無喪乎如
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公不復敢言賜賻禮遣官護
其喪歸營葬事 宣宗以皇太孫正位東宮加公太
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班公右即進公少保仍
獻教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吳山館
兼前職兼食三俸公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一俸同時
大臣當受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
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且諭學士楊士
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匡輔之功也繼召公等
至展前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曰朕有過
舉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也夏四月
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字印以便僉押其文曰正
直蓋以旌公也又以公有匡輔功賜第二區一在南
京一在北京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闈顧命時 宣
宗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遣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

之疑中外洶洶羣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公佐
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廟首問公及蹇少師
衆等不能對既至召公慰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
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考事朕賜寶帶 宣廟既嗣位公以舊輔倚毗
尤重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
公為首蓋以大臣中公最為。列聖所委者故指以
為兵端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謝曰臣不才致
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
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揚文敏
獻教錄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吳山館
公榮首勸 上親征 上難之願公公曰往事可鑒
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
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辭宜卷
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
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 上而誓公
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公閣者三人技公朝參出入
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
非勳而何乃拜 賜是歲扈從一車駕巡邊既還
上以蹇公及公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有司之政勅

公曰卿等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
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
優老待賢禮非尙富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
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
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倚
眷老成之意繼賜銀章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以表
公德量云五年春 兩朝實錄成賜宴于中府明日
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
及子告之曰吾以一介書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
國家言訖而終時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吳山館

九詔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濟其乏與人交志勢
分篤親舊有無通共胡祭酒僦屋以居公得賜第卽
以所居讓之胡致仕去就嚮以爲贖谷庶人國于鄉
郡有逆謀爲蜀王所發 上疑郡人有預者公請以
百口保之竟免究郭尚書敦使樂安州爲同事者所
譖公力爲救解遂得免其他如寬諸城妖黨解袁忠
徹危疑不念呂宗伯宿憾皆世所謂陰德大量者公
心無適莫渾渾然不見圭角小有所觸犯虧損置
之不問公平居無事坦坦如也一遇事明敏奮發嘗
奉命兼理諸司政務吏牘滿前迎見立解拔根適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吳山館

大股肱心膂之臣以贊助彌縫於其間亦曷能有以固其基成其治而綿其祚於有永哉公初入仕時即為太祖皇帝所知迨太宗入正大統首蒙拔擢繼事仁宣二朝迄終四十餘年專掌國計其間雖或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開機密之政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也於乎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要顯顯焉惟在理財用人夫治道亦多端矣聖門授受皆不之及而獨舉理財以並於用人誠以用人為治莫先焉財用既足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矣 列聖所以用公之意蓋有得於孔曾之傳也歟昔人論大臣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十四

曼山館

以德量氣節學術才能四者並言謂非兼是不足以當輔弼之任觀公掌國計當內難始定之餘多事紛紜之秋國無乏絕之憂民享和平之福非明于學術優于才能者其能然乎况又一時大臣中稱有德量者以公為第一公其無愧占人所謂大臣者哉

又夏原吉傳錄

王 鑿

洪武三十一年陞戶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戶部左侍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命都御史俞某齎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時役兵民數萬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

步書夜經畫日為之赤成行或持蓋至日眾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涼決壅滯修隄消濬溝洫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為患又奏發粟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貴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眾也人人感悅而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十五

曼山館

事集八年 親征北虜命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日入朝獨近 辰前奏決機務退至政事堂即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京公見便殿曰卿輔皇孫居守事安泰決機務咸當朕心公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翊日 上諭羣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九年二殿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

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者
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
之時科道亦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時音
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
與大臣但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瑛言科道皆白
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啐
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
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
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以賞費于
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乃陞首功徐班賚西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十六 長山編

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官同諫曰公但存
言之人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
況今炎青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
未便 上怒乃命公整邊警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
籍歸家命錦衣官立取公官至則方起版理儲錦衣
促之公曰姑踈畢此不然恐有侵死吾安之不以累
公及至 上問延虜得失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
遠略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太孫屢請赦之 上
命中使覘之因問 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
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意頗解猶繫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十七 長山編

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
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 上裁則事有所
分而權不下移也交趾請降 廷議疑其詐也更欲
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譬如癱伏于身未潰則憂不
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
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
自新二揚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

贈湯陽伯諡忠襄郭公資神道碑

楊傑

公諱資字存性姓郭氏河南武安人公生而穎敏志
氣超羣兄弱冠入邑庠從師受春秋有所造就洪武
辛酉入太學甲子領應天府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對
策 大廷賜同進上出身初擢戶部試主事丁外艱
服闋實授本部主事吏無容奸聲譽頓起陞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無何尚書郁新以才薦之授前北平布
政司左叅議蒞事之初即以本司弊政爲言 太祖
高帝嘉其忠直陞本司右叅政公悉心殫慮贊佐有
狀錄 卷之二十八 十九 長山稿
方不數月陞左布政使精勤詳慎紀綱大振豪猾斂
跡良善獲安時 太宗皇帝在藩邸尤愛重之公有
所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難命公城守撫輯兵民供
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以漢蕭何擬之 太
宗皇帝卽位論功召陞戶部尚書賜白金文綺楮幣
視諸伯未閏月以北平重地命乘傳掌布政司事未
幾詔建北京設行部拜公行部尚書公以北地軍民
初安牛業始遂而官司所費冗濫當樽節以恤下乃
惓惓以法弊舉廢爲務或不悅而謗公者 太宗
聞之降勅慰諭益以心腹任之滿考賜宴內廷頒

獎諭錫以誥命贈公祖若考皆資政大夫北京行部
 尚書祖母及母皆夫人歲辛丑 太宗皇帝都北京
 革行部調公戶部職務恭肅公勤以率下事有條序
 仁宗皇帝嗣位念公舊德以尚書兼太子賓客已而
 復念公抱疾報於步領不忍煩以政事特陞太子太
 師俾致仕歸鄉既加賜賚又令戶部給公卒俸調其
 稅糧差徭特賜賻書慰勞甚至公歸杜門教子孫讀
 書屏絕外累 皇土嗣登大寶春末老成念公祇事
 列聖勞績居多詔起復掌戶部事免其趨朝賜劄上
 萬貫公愈感激効忠雖祁寒盛暑必坐公署視事不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十一 吳山館
 暫廢僚屬胥吏莫不敬憚焉滿考賜宴于禮部獎以
 勅書譬公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其優待隆厚如此
 宣德癸丑十一月疾劇屢言蒙被朝廷重任無以效
 報為愧切切訓諸子及孫當感恩思報不及家事十
 二月癸丑卒 上深悼惜為公罷朝遣禮部尚書胡
 濙賜祭勅工部製棺營喪葬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湯陰伯諡忠襄官其子佑為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
 公生元至正辛丑十一月己巳享年七十有三公廉
 介勤慎剛果有為自始仕至老視國事如家事凡所
 施為毅然自任不畏強禦雖怨有弗避害有弗辭與

人辯論嚴厲之氣見於詞色而推之於政略無害入
 靈物之心卒之日家無餘貲誠國家忠謹直亮輔弼
 之臣也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十一 吳山館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素軒古公朴仲道

揚士奇

宣德三年二月十八日戶部尚書古公卒計聞上

命進士康琰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其喪且營葬事既

畢其子本奉禮部尚書符公所述事狀走北京介少

保復公求書神道之碑余與古公同朝三十年知公

有廉靜之操諾而不辭公諱朴字文質號素軒古公

世家河南陳州諱義甫娶王生諱安道娶程公之大

父母父母也以公貴公之大父皆贈資善大夫戶部

尚書大母皆贈夫人公洪武中舉鄉貢為太學生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吳山館

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丁父喪歸服闋隸五軍斷

事理刑遂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 太祖皇帝嘉之

除工部營部主事授承仕郎迎母就養京師居無幾

母沒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司馬部主事陞武選

員外郎授奉議大夫遂陞兵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皇帝正大統轉左侍郎授通議大夫賜文綺纓

衣 上巡守北京侍 仁宗皇帝監國嘗奉命權禮

部及詹事府洪熙中改通政使是歲陞戶部尚書授

資善大夫賜誥命追贈二代遂謁告歸省墓賜鈔襲

奉公事親孝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居官臨事早作夜

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無敢干以私也 謹守祖宗成

憲不肯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損益

就中終不為動永樂中建北京宮殿董伐木之役於

江西有愛民之心竣事特被賜資戶部主事劉良素

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公

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

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既就逮繫 太宗皇帝

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其父母

仁宗皇帝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

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贖收衆服公之明公

獻徵錄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吳山館

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人冰蘖之操確乎不移平

素不事生產華靡靡琢之玩纖毫不畜公退清坐一

室書冊自娛嘗病士奇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間獨

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洪熙誥辭有端厚

簡靜操行清潔之衷蓋見知於上者深矣卒之日無

銖纍之積以遺子孫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梁邑郭公敦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資政大夫行在戶部尚書梁邑郭公卒訃聞上悼嘆賜祭命有司給舟歸葬且營葬事公諱敦字仲厚姓郭氏其先自太原交城徙東川棠邑祖諱忠妣石氏考諱政寬妣侯氏繼馬氏郭世有善德公自幼凝重端謹稍長游鄉校日勤講習已卓卓出倫華洪武癸酉以詩經中山東鄉試會試下第後擢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衡州知府下車咨民隱蠲弊興利修學政務教化崇儒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十一 長山

術禮賢行以表勸其民振悔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焚屍沉之公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民貧死者皆葬走又為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公齋沐致禱雨立降霑足蝗入境為災公自為文檄城隍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歲四月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譁譁若狂公禁止之已而得風眩疾吏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瘳同僚有私取民財者公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改過待之如初屬邑吏爭濯屠自效公退所謀諸心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秉正直襟

宇坦明言出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舉舍內蠶箔嘗有叢絲類織成蟬帶修廣適度郡人謂公仁政之應在衢七年政化大行坐累徵詣京師耆老數百人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有言公廉正不阿者召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左叅政無幾調陝西以公留京師今禮部尚書胡公言其行於 太宗皇帝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獎勞再三賜鈔襲衣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皇帝臨御進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賜誥贈其祖考妣及妻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命鎮陝西歲餘召還在戶部無敢一毫干以私者未幾得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春秋六十有二為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兼至隆寒盛暑不懈閨門之內儀度清肅聲色未嘗留耳目公暇手不釋卷私居無惰容居官剛正人莫能奪所至整飭綱紀盡誠撫卹不徐不亟吏畏民懷水蘂之操無遜古人雖官列六卿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餘貨豈非篤行君子者乎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李公和墓誌

楊榮

公諱昶字文燁姓李氏世居隴西之涇陽曾大父諱榮大父諱通父諱成皆積德行善樂義好施為邑里所推重洪熙初以公貴得推恩贈其祖與父皆為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右侍郎祖母韓氏母李氏繼母孫氏皆淑人公自少敦厚穎敏刻志問學事親孝事長敬處夫婦昆弟族黨姻戚之間恩義藹然及為邑庠生益自修飭為師友所稱洪武丙子由鄉薦入太學司成論秀擢左軍都事有能聲尋陞戶部郎中續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主末 吳山

用茂者永樂初肇建北京增置行部而難其人天官以公薦開特陞行部右侍郎北京當靖難之後民甚凋弊而行部初置政務糾紛公惟夙夜敬勤盡心協贊凡所施設各適其宜歲丁酉北京營建材用所需行部最為繁劇公則不遑寧處協心經畫事無廢缺士實春轉戶部贊佐彌至國之儲蓄民之貢輸以至賦稅之損增金帛之出納或四方之旱澇災傷年穀之所收豐歉公皆調度有方規畫有法及扈從北征董運糧餉道經數千里士馬足用而無置乏之虞公之力又居多焉宣德五年冬公以老成為 皇上卷

念特降勅陞公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賜以寶帶且命專督收支京都及通州諸處倉糧方有條緒而大故及之嗚呼惜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七

吳山

公濂字宗瀚姓金氏淮之山陽人其先北平人也
 曾祖諱誠國初自宛平徙淮安之新城占籍焉祖
 諱德考諱銘皆不仕三世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太
 子太保兼戶部尚書元皆贈一品夫人公賦性警敏
 豁達自少勤問學經傳子史靡不讀成誦補邑庠弟子
 員永樂戊戌以書經第進士拜湖廣道監察御史凜
 然持風裁宣德初巡歷廣東江西所至有聲既還浙
 江豪徒史慶真亡命有司索之不得皆被累詔公往
 捕獲之以父憂去官尋起為陝西按察副使方是時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主末 長山 續
 虜酋朵兒只怕擾邊遂勅公巡撫兼督甘綏各郡糧
 餉規畫有方兵食給足以功擢都察院僉都御史分
 鎮寧夏久之陞副都御史虜既款附邊境又安公暇
 日輒詣學命諸生講論經史將校環聽之雖寒暑不
 廢西人翕然頌公以理不獨邊務修而已且志教化
 也未幾 召選陞刑部尚書在職悉心庶獄姦慝無
 所貸而欽恤一念不忘正統戊辰閩寇鄧茂七作亂
 甚張 命備師往勦之而以公理兵政時將校多不
 戢上公患之有犯者一繩以法授諸將以方略而躬
 撫輯其民俾各適有居賊境邊滌民用以寧遂全師

而還公之功為多以故隨兼太子賓客尋進太子太
 保兼戶部尚書景泰初邊務方敷供餉匱乏公日夜
 經畫以濟一時之急有所見輒言於 上汲汲以足
 國為已任疵訕紛騰毅然弗顧也聞四方水旱憂形
 於色講求荒政奏遣使賑卹嘗辭師保之俸 詔優
 答之謂其於軍國之事多所用心公益感激自效日
 忘其勞君子以謂公於是職無愧焉景泰五年二月
 二十日以疾卒于位享年六十有三公自入官以來
 歷事 五朝盛名偉績卓然一代重臣而尤為 今
 上所知計 聞嗟悼輟視朝一日命有司治葬事遣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主末 長山 續
 官諭祭追封沐陽伯諡榮襄

戶部尚書王佐傳

佐山東海豐縣人永樂中為吏科給事中宣德初厚
戶部右侍郎往陝西經理糧儲疏言軍衛倉作弊百
端請改隸有司使官軍俱得俸糧天下稱便已而鎮
守河南盜息民安未幾召回提督京倉久之命理部
事進陞尚書為人敦實寬厚心地坦夷器宇洪偉望
之知為大臣在任雖無赫赫名而政亦未嘗不舉也
景泰初錄其死難贈少保官其子道為戶部主事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吳山館

戶部尚書張公鳳傳

張鳳益子母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中覺而生鳳鄰
人有降神者鳳往觀之無驗叩之曰卿在此及去神
乃降眾驚異曰此子不凡矣稍長從太常少卿鄭雍
言授春秋即能問難永樂己丑王師失利益卒于陣
鳳母還家母病侍湯藥不解帶及母卒居喪盡哀人
服其孝登宣德丁未進士授江西司主事時江西家
民為逆者千餘人繫獄未決付鳳理之一訊得其情
列狀 上聞獲免死者數百人大司寇魏源嘉其才
特令總理合部章奏尋委審錄在京罪囚譽益著時
陞本部右侍郎會在京草場出納多弊 勅命巡督
不數月間宿弊盡革復調南京戶部侍郎延疏曰南
京根本重地糧儲不可不積宜每歲分米一百萬石
遂為例往年南京收支糧草事委憲臣提督至是勅
兼督益以出納嚴謹故也時人以其執法呼為板張
歷陞本部尚書轉南京兵部叅贊機務景泰壬申召
為戶部尚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萬計前大
司徒深以為憂至則處之裕如國用不勞而足天順
初仍改南京戶部以疾卒嘗渡江偶一舟覆于急流
中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李文達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三十一

吳山館

稱其歷官幾四十年勤慎如一真謂一代名臣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吳山館

戶部尚書李敏傳

戶部尚書李敏直隸新安縣人由舉人任鳳陽府同知正統初以大臣薦陞汝寧府知府精勤政務災民畏服尋陞應天府尹能聲益著任滿郡民保留之者千數百人 上命敏復任陞二品俸景泰初陞戶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總督糧儲未幾陞本部尚書仍理巡撫事天順元年致仕七年十二月卒遣官諭祭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吳山館

戶部尚書沈固傳

戶部尚書沈固字仲威直隸丹陽縣人弱冠領鄉薦初授山東沂州同知時有建言州西寶山社產銀鑛者詔下有司核實固執奏請費多而得少恐勞民且致變事得中止民甚感之未幾以安養軍民事徵入為戶部員外郎尋進郎中擢山東左叅政督餉給軍迤北洪熙間命以本官於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鄒亨處書辦邊方兼用文臣始此正統初進戶部右侍郎已巳之變車駕北狩幸大同借守將出見奉命括官庫金帛以稿虜酋或以為不可固盡所有以獻事獻教錄 卷之三十 三五 吳山錄

戶部尚書年公富傳

戶部尚書年富字人有鳳陽懷遠縣人其先本嚴姓誤為年富領承樂丁酉鄉薦會試中乙榜為德平訓導九載赴京擢吏科給事中命掌刑科事糾正違失直氣凜然宣德乙卯吏部推富為光祿少卿奏留中不下適陝西缺右叅政乃以陞富富峻厲敢為眾推奏令總理邊儲富至邊遂斟酌遠近定其徵科鈎考收支防其出入由是宿弊頓革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適歲饑流民入境者數萬公肆剗切富設法賑恤撫定之轉左布政使土木之變邊境道阻部檄富督運邊糧民聞富督運冒險而進無後期者尋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邊備廢弛法度不立而冒軍功盜邊儲之弊尤甚富痛革之一時武將如石亨輩不得遂其私尤忌之天順初亨得志諷科道官劾富既致仕而石彪憾猶未釋復搆撫逮至京事多誣仍致仕不數月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左侍郎巡撫山東又改左副都御史奏徙降虜之居東昌者用銷未然之患四年春召拜戶部尚書錢穀會計躬任其勞事有關於利害者條法或難之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公毋署名可也吏

諸司莫不畏憚束手聽命富以西部多事用非其人
奏舉布政楊齊知府余子俊可用而請歸布政使孫
毓吏部尚書王翔言其侵已職請下于理富曰薦賢
為國非有私也因求退不允念其壽恣疽發而卒時
天順八年四月年七十 上聞之震悼賜諡曰恭定
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富天資剛勁所至以嚴為
治人不可撓以私及掌國計愛惜用度持正不阿得
大臣體然亦為人所窺伺其屬有作弊者知富多疑
遇州郡奏災傷欲其准則言不可准欲其不准則言
可准富必反其所言而從違之多中其姦計至是卒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吳山編

戶部尚書張睿傳

張睿字志通河南鄆陵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史科
給事中陞都給事中未幾拜戶部右侍郎提督內外
倉場糧草正統己巳達賊犯京師奉勅般運通州城
外糧草入城如未盡而賊至聽悉焚之既而聲息愈
急眾即欲舉火睿厲聲叱之曰第悉力版入賊至焚
之未晚以是糧草獲全景泰庚午丁內艱命奔喪復
任轉本部左侍郎仍埋前事天順中陞本部尚書蒞
任七載引年致仕成化七年五月卒賜祭命有司營
葬睿為人質直不事表襮雖無大建明然亦謹慎自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吳山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少

保諡恭襄馬公昂墓誌 劉翊

公諱昂字景高姓馬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後移籍河
間之滄州大父諱才興考諱欽俱以公貴累贈資善
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楊妣秦贈夫人公永樂
癸卯鄉試中試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子監宣德丙午
以儀容俊偉聲音宏亮授行在鴻臚寺序班正統丁
巳用廷臣薦陞監察御史奉命整飭宣府大同偏頭
關兵備及巡按陝西淮揚徽州等處所至有聲癸亥
行在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劫獄逃竄尚書以下咸禁

獄錄 卷之五十八 王不 晏山館

綱跡捕乃陞公右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恭贊甘
肅軍務時恭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公至劾其罪謫
戍遼東官軍畏服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
肆鈔掠至強劫總兵進貢馬駝公受命帥將士討之
盡得主名梟示及擒其偽祁王鎖南奔并妻子械送
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已巳北虜寇甘州公令人
首悉入城僅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
伺虜聞遁去西邊方倚公而以乞疾忤旨乃命致仕
崇禎庚午也甲戌兩廣夷寇擾攘 朝廷召王忠肅
公還為吏部尚書起公代志肅總督兩廣軍務兼巡

撫便益行事公乃大布 朝廷威德帥總兵方岳件

王官兵民勦其為暴害者生致其偽將軍周鈺盛繼
馬蹄等獻闕下 上遣行人勞以綵幣寶鈔陞右都
御史丙子征斗峒賊平轉左都御史天順丁丑有不
足公者造謫 上命致仕及入見復留命之山西巡
察邊境比還遂理院事戊寅陞兵部尚書辛巳虜寇
陝西勢甚急命懷寧伯孫鏜為總兵公仍總督刻日
出師是夕曹欽反公與鏜討之欽伏誅進太子少保
仍掌兵事自是 上寵待特厚賞賚以金玉束帶繡
金麒麟服其銀幣玩器書畫禽鳥時鮮之賜歲無虛

獄錄 卷之五十八 王不 晏山館

日衣有號撤哈喇者雖動戚有不可得者公與賜焉
屢召遊西苑南宮及扈從較獵南海子一時進退廷
臣亦必召公咨訪甲申 今上嗣位信任益篤調戶
部尚書尋奉勅同右都御史林聰給事中潘禮陳越
按籍點軍士既畢乃分精銳者為十二營以備調用
又籍軍帥之賢否而黜陟之慮後事之寔變而禁約
之實出公之議云戊子公年七十時有災異謫見力
求退避從之且賜勅以榮之陞辭復賜謙餞并寶鈔
貲千既歸八年卒訃聞 上嗟悼贈少保諡恭襄遣
官諭祭營葬事

戶部尚書楊公鼎傳

黃佐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少聰悟日記萬言家貧父善祿命知其必大貴領鄉試首薦正統丙辰上春官不第當入北監聞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携一僮以自隨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嘆曰閉戶端居甘人所苦雖篋瓢之樂不足過也每亟稱其賢有郡守欲以其子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為辭乃托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于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荷頓雖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一 長山館

累乞休致特允所請其令有司月給米二石入夫四名應用以副朕優老之意仍賜之勅曰卿發身賢科歷官翰苑纂修講讀勞效良多逮遷戶部殫心經理國賦通融厥績茂焉朕方圖任老成切于倚毗卿乃引年至再欲遂閒適茲特允所奏命給驛舟送卿還鄉仍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以備贍用夫優老敬賢者朕之心執禮養恬者卿之志功成身退者士之榮去國懷忠者臣之厚卿其篤念乎此優游田里化導鄉人使風俗歸淳治理臻盛則足以副朕眷遇至意卿豈不亦永終譽哉先是大臣致仕未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一 長山館

富於道則貧鼎也故貧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守旦夕與之講解鼎疊不倦已未鼎中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拜翰林院編修一時館閣鉅公如楊士奇輩皆重其素履鼎既任勵志功業略去詞華嘗建言修飭戎備通漕二邊人謂其迂及胡虜大舉詔鼎撫守近畿有經略功欲擢為副都御史力辭不就遂循資自侍講累遷戶部尚書以功名終鼎娶時年已三十夫婦相敬如賓有子時暢官至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楊鼎再乞致仕詔曰朕以卿久練部事方隆委任但無論權貴雖論旨不從嘗立稅法鹽法經久不易

故戶部至今稱之為楷範焉後加太子少保致仕勅賜月俸與夫恩禮特厚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禮其家法為縉紳所宗又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教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年七十六病卒卒之日有雲覆庭隨即大風雷電交作移時雷止風息氣絕訃聞 欽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莊敏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甲子

夏山館

戶部尚書翁公世資墓銘

周洪謨

公諱世資字資輔號冰崖祖竹所父醉菴皆以公貴贈至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醉菴仁化教諭陞國子助教又陞翰林檢討公與兄世用隨侍講學學成公上章願入為太學生詔特俞之正統辛酉領鄉薦明年舉進士乙丑授戶部主事戊辰世用亦舉進士父子兄弟同入朝叅時人榮之大司徒淮安金公嚴毅諸屬無足當其意者獨深器公凡奏議必預商確暨進郎中往勘南畿水災奏蠲糧米七十餘萬發粟賑貧全活甚衆陞工部侍郎多所建明庚辰歲歉蘇松歲造綺幣逋負甚多公奏乞免忤 旨貶為衡州知州甲申陞江西左布政使越二年陞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適歲大侵野多餓殍公發廩及勸富民出粟得四百萬石西三府賴以不流散德之如父母壬辰遷戶部左侍郎戊戌拜本部尚書總督通州及京師糧儲辛丑特命掌部事以力衰固求去卒于途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甲子

夏山館

榮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涿鹿公謙墓

誌銘

張昇

公諱謙字文遜遷齊其號也涿州人考諱禮字宗敬鄉薦乙榜掌教河南孟縣妣太夫人路氏感異夢而誕公幼即穎異隨考陞掌西安府教讀書績文日有造詣參政武城王公愛之以女女焉年踰弱冠正統戊午魁順天鄉試第進士拜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景泰壬申陞兵部職方司郎中癸酉陞通政使司右通政天順改元言事出知河南汝寧府時旱蝗作禱之隨息開社學以收俊秀藝蔬果以備凶荒士民感之

獻徵錄

卷之十八

甲申 漫山館

上命將出師公先期分禦偏師於右衛遇寇之交鋒斬寇首二獲馬畜器械無算軍至而寇已去全師還京戊戌夏五月陞戶部右侍郎己亥秋轉左辛丑春陞本部尚書總督京通等倉糧儲增四考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及妣俱夫人甲辰命掌部事仍總督冬十有一月加太子少保賜內曠紅幣各一幣有副丙午秋九月懇疏乞休詔曰可遂家居踰十有九載又進一品階弘治甲子以疾卒壽八十有八有司以聞 上軫耆德賜以祭葬

獻徵錄

卷之十八

甲申 漫山館

榮祿大夫戶部尚書隆慶李公衍神道碑

徐溥

公諱衍字文盛姓李氏其先山東歷城人永樂初有諱某者謫戍南丹後改編隆慶州民遂籍隆慶是為公之祖考考諱某皆以公貴贈戶部右侍郎公自少穎悟為州學生有聲場屋景泰壬申登進士第授兵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皆舉職成化二年升河南右叅議檄所部課民種桑棗戶若干株因以考長吏勤惰且令月條上其他政善則溫言慰之不善則訶譴不少貸由是州縣之吏罔不知懲勸四年丁母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長山館

都御史巡撫河南至則刻剗宿弊理冤獄黜吏九等差役法時黃河水溢城不沒者三版公視其角低下乃分命守土之官日夜疏濬始免決嚙患十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尋奉勅巡視山海邊關整飭兵備置牀子弩一萬五千張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石飛木可發五七十步者各數十萬削山成峭壁東西數百里歸而以圖進上賜鈔四千貫二十年轉左侍郎權尚書事時河南山東北直隸連歲旱穀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類豪銀就糶以輸米踊貴斗至數百錢然亦實無餽石賣者而武吏催督道路旁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長山館

人憂服除改四川奉勅提督松藩等處糧儲出見彭索河荒田彌望乃召其土人而問之曰是可耕地而不耕何也眾皆謂生蠻往往擾耕為患公則相視要害設橋梁墩堡塹柵為防民乃耕耕遂無擾時松藩有堡曰張臘茂州有堡曰松溪皆為生蠻所攻公與叅將前後擒殺數百人蠻乃遠遁捷聞朝廷屢有寶鈔金幣之賜灌縣都江堰壞歲役夫四萬人修之吏得資緣為姦公去其十九築不逾歲而功告成民永賴焉七年陞河南右叅政其居官聲實一如叅議時十一年陞江西右布政使未幾陞都察院右副

事則不應弘治五年以建立皇太子恩進一品階
七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

戶部尚書劉昭傳

劉昭字克明陝西邠州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天順元年陞通政司右叅議五年丁父憂去任特命卒
起之七年陞左通政成化九年陞工部右侍郎十五年陞尚書
二十年加太子少保致仕弘治三年十一月改戶部尚書尋落太子少保致仕弘治三年十一月卒計問賜祭葬昭美姿儀善談論通政務敷奏甚稱英廟意嘗值端午節駕幸廣寒殿大臣俱從上問劉叅議安在左右以昭秩五品不得與對命特以一品服賜之其寵如此然其才幹亦有過人者故所至皆有能官之譽在工部最久所言動中事幾故往往見聽陰有節省之益其致仕落職蓋為時要嗾言官所論以其子錦衣千戶綺之事及之云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八 四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靖李公

敏傳

張良知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授湖廣道
監察御史天順丁丑貴州蠻賊哨聚命往撫捕之比
遷出按畿內力革宿弊以運餉薊州者必由海口多
遭覆溺建議別鑿三河直抵薊州以避海道軍民便
之累陞浙江湖廣按察司山西四川布政使入為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大同兼理軍務先時虜
俟守墩軍下取水輒肆戕害敏至設伏擒之自是虜
不敢犯山東河南運邊糧者歲數萬石更涉險遠率

秋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曼山館

倍費始得達敏計歲會外令易銀給將士以其餘市
戰馬治軍裝至今以為常成化年召為兵部右侍郎
以疾乞歸久之適河南大饑疏救荒數事封上因改
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未幾
改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府擢戶部尚書時天下頻
歲水旱所司往往乞免田租其章奏敏皆手自叅決
大要以足國安民為急上嗣位例行賞賚而邊境
更以儲峙缺乏為奏敏區畫有方用以不乏賞言鹽
課為國用所資比歲法壞宜簡命風憲太臣理之詔
如其議又止貴戚畿地之乞鷹房之

而陳畿內官裝之濫豪勢之橫人所難言者公多建
白在戶部五年以疾上疏得休致歸至內黃疾益甚
卒贈太子少保諡恭靖

秋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曼山館

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葉公洪傳

潘 垣

葉公洪字本清其先金華人宋宰相衡之後曾祖顯以詩鳴有樵雲歌唱集傳于世祖士廉洪武初成淮為淮安衛人公長身修髯兄者知為偉器景泰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天順間坐累景帝時有同姓名御史議加南城天順復辟其人已外補公誤承面鞠極慘內廷知其枉 帝悟逮其人誅之黜公知武陟縣改清江寶坻皆有惠政成化初用薦超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南丹土官侵掠臨邑躬為撫定城柳城洛

鐵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吳山館

容以過流賊蓄水通粟以濟饑民賊據南寧奉勅督捕擒其首惡攻荔浦率兵勦平之詔賜綺帛一幼兒七歲後監軍者道遺一俘婦詢之即兒母也乃以配屬丁改山東遷陝西副使領岷州兵備松潘賊久為邊患撫綏乃定又會兵勦洮州賊斬首甚眾擢河南按察使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屬門諸關歲屢歉發廩賑卹全活者眾垣曲流民嘯聚至數千皆有司撫之亂竟不作調大同兼贊理軍務請設井坪千戶所又增築諸堡減加徵草數罷上兵處邊之不便者 孝宗即祚召為戶部右侍郎轉左

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有姦民獻大名川地為

皇莊貴臣主之牢不可解力排羣議卒歸于官哈密

為土魯番所陷守臣請暫給廩食處之內地公曰是

自貽患也遂弗給中帑告乏議鈔錢清船料起存積

及 王府田租從有司徵納以省侵擾其額外陳乞

者後先相繼多據理止之間以疾告 上命醫診視

遣中官禮問于家疾再作具疏乞休詔許給驛歸鄉

卒年七十六 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特

贈為太子太保蓋異數云

鐵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吳山館

戶部尚書侶鍾傳

戶部尚書侶鍾字大器兖州鄆城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巡兩淮鹽按直隸徽州又按浙江皆力持憲典還掌諸道奏牘都御史馬文昇巡撫遠東為權闖汪直所中諷使劾之鍾不應遂被譖箠于朝房都御史王越薦擢大理寺右寺丞遷右少卿虞犯大同命鍾出撫畿甸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六府兼督紫荆等關河間瀕海民地為勢豪所據鍾奪之還民陞刑部右侍郎以內艱歸道與漕運都督王信卒忤為所懇會當道者不說於鍾謫雲南曲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古

漫山館

靖軍民府知府弘治二年服闋改徽州府復召為大理寺左少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兼總督糧儲擇廉幹吏授以法使監其事民無流負運官交兌便之召為戶部左侍郎總督京儲改吏部進右都御史陞戶部尚書稽覈羨餘數年積銀四十餘萬兩慮國用不足疏汰內降官吏減內侍及畫工番僧酒饌又以天下存留糧歲用不足請郡王以下量為裁處又言太倉銀不宜收入內庫庫所蓄金帛不宜倚齎造像及充私賞城門中官不宜干預國課其辭甚切有戚里奏乞兩淮長蘆官鹽風雨消折之數鍾疏

無之會歲報籍至有私錄以進者鍾由是得罪內不自安因再疏請老不許既而疾甚會東廠發其子瑞受金事復請老乃許令給驛歸十八年今上即位詔進榮祿大夫正德六年十一月卒賜祭葬如例

傳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古

漫山館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襄毅恭公

紘傳

表 奏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南道御史以事劾中官撫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知雄縣歷嘉穎二州有惠政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買賣歷遷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蔑 純皇帝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奏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曰紘貧一至是邪詔釋紘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汪直以事至他巡撫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直素重紘不較也而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請禁治之直還京 上問諸省撫臣孰賢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已 上釋之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貧而不法紘論之逮下刑部獄追贓鉅萬礪其爵景核成晚干內降冀減其贓且撫他事誣紘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申救吏部尚書王恕極言紘可大用乃起為戶部尚書繼為都御史風采益峻劾罷御史姜紘革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平生剛毅廉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六 吳山翰

介歷官四十餘年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其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表表曰秦公挺挺守正不撓能使汪直稱其賢此非誠服其心爾耶

獻徵錄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八 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目錄

戶部二

尚書

韓文

顧佐

劉瑛

孫交

石玠

楊潭

侯觀

鄭宗仁

李瓚

鄒文盛

梁材

李廷相

王杲

王暉

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目錄

李如圭

張潤

方鈍

黃應春

耿定向

楊俊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

戶部二

尚書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太傅諡

忠定韓公文墓志銘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上若曰是為先朝耆舊

清修忠亮望重一時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諡忠定賜誥命諭祭九壇有司給付棺木喪儀冥器為營葬域皆特恩也公諱文字貫道號質菴舉成化丙戌

獻徵錄卷之二十九

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出為湖廣布政司右叅議轉左

叅議擢山東左叅政弘治間擢雲南左布政使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僉運軍務改巡撫河

南召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尋擢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拜戶部尚書正德改元時賦璫

侍從龍舊恩竊持機柄威福自恣勢焰薰灼士大夫側足立道路以目莫敢領言其非公倡於諸公卿科

道云若是不已將危及廟社乃合辭抗章暴其罪狀請置之法以安人心武皇始而覺悟既乃為羣姦

所惑置之弗問理由是益橫乃矯詔降公職致致仕

又矯令落職開住瑾伏誅以廷薦得復舊官致仕
今上嗣登大寶賜勅遣官存問特加太子太保階光
祿大夫勲柱國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六人且
賜之誥命贈其先世悉如其官廕一孫為光祿寺署
丞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
奇偉故先書其大者如此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
裔也七世祖諱水避金亂徙山西之洪洞因占籍焉
曾祖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祖妣李氏妣吉氏贈一
品夫人公生時吉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路
獻敬錄一 卷之二十九 二
公與爾之國以文名公少文思溢發領成化乙酉鄉
薦登進士其為給事持節詣韓藩行冊封禮贈遺一
無所受嘗與同官會劾總制憲臣要功起邊釁及薦
起前吏部尚書曹南李公兵部尚書河湟王公辭涉
近幸 憲皇怒幾不免勘理邊帥諸不法事酌情與
法輿論稱平吏部屢薦為都給事中為忌者所沮竟
以九載滿考始得遷官外藩其為叅議提督武當山
兼撫流民敬神恤民一劇宿弊禁鎮守中貴侵漁節
省浮費以其羨餘易錢萬餘石備賑分守襄南平稅
理冤勘處災情聲望日著叅議以右轉左蓋昔所無

亦忌者沮之耳其在雲南雪冤疏滯尤多為湖廣
撫會征貴苗接濟軍儲底於成功被勅獎諭武昌諸
郡歲荒上疏蠲稅停租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飢民
多流徙檄令所司發銀分賑多所存活民方東作牛
種無出公令官措給之是歲大熟民乃安守備武臣
有不律者按而治之羣屬凜凜其為戶侍佐尚書太
原周公清冗食革貴緣比遷吏侍署部篆久之乘資
望用人藻鑑精當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
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飢米價騰踊或者相枕藉公
谷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
獻敬錄一 卷之二十九 三
得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或
以待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
不病糴往者留都事惟內守備令是聽公多所裁定
上下稱便焉 孝廟亮其公勤故有地卿之命屢辭
不獲嘗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
陳六事指摘弊端甚剴切 孝廟嘉納行之於是數
十年積弊大盡濬餘殆盡屬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
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值更化之初賞賚
折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追
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盜內帑錢物裁抑戚畹中貴占

奉和買民田及舉正高占引鹽乞停織造皆事干權
倖恣健叢集人為公危之公裕如也 武皇登極命
侍從建親耕籍田與九推之列賜白金文綺寶鐵幸
太學釋奠先師孔子預分獻禮吏部尚書缺人言官
交薦公又為忌者所沮蓋未幾而伏闕之章上奇禍
作矣時其長子士聰為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理
皆勅令除名瑾內銜未已乃摺摘部曹遺失簿籍舊
事械繫至京下詔獄考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
劉公在囚圍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仍
請旨罰粟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事數次
謂粟二千餘石自是業蕩然兼稱貸以給公亦不
以為意越二載罪人伏辜詔還職并士聰士奇俱得
致仕兩京言官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任不報于
在吏部數薦之亦不果比國是既定公論大明而公
年逾八十老且病不任事矣公雖不出而重書誥命
先後疊降所以尊崇褒勵之者近歲所無天下想望
其風未有裴晉公韓魏公之風馬而天不界之上壽
遽爾考終足惜也卒之前二日雷電大作屬續之辰
烈風四起天宇晦冥予者如市皆哭盡桌中外縉紳
聞計俱痛惜不已公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

之惟恐惡聲入其耳著有質菴奏議錄若干卷
行於世原配張贈一品夫人蚤卒獨居三十二年恒念
糟糠不再娶距生正統辛酉年八十有六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
兔舞唱角觥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
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凡言官交劾諸內侍章
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亟爭
關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
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
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
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臞皆言太監
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
偽淫蕩 上心擊疎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伎錯
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靡褻嫖無復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
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
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壘惑 君上以便行已私
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
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蓋粉何補
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

承傳之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望德乎今

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

非細伏願奮剛斷割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百僚將

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消亂

階以保靈長之業珣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

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籍已相對泣會諸大

臣珣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

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鑿曰

事且十六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

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

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是日

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

瑾等無奈何乘夜繞 上前跪伏突頭觸地曰微

上恩奴儕且磔喂狗 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

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

禮監無人耳有則唯 上所欲為誰敢言者於是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

益專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

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校厯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簡菴顧公佐

神道碑 王 鑿

顧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曾祖彥華在從

中遂為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

震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

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錦衣衛

都指揮牛循管怙勢殺人鎮守宣府太監顧雄分守

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公按治其罪識者謂公

有守矣出知河間府畿甸也貴戚莊田碁峙境內聞

公至皆戒其下不敢乘勢驕驍先是定徭役悉委吏

胥多寡高下一出其手驛當孔道老奸宿蠹蟠結其

中公會校出入據籍履晦定為程式其弊遂絕郡有

瑞蓮秀麥之謠政聲流聞進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

建昌兵備越雋山崩地震民震駭蕩析公憇心力撫

循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拜大理少卿尋進左

令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諸閣改南京都察院

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久之陝西三

邊告飢 孝宗命公兼僉都御史往蒞之召至御榻

前詢問慰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顧

近侍紀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積

矣正德初戶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
去公實代其位旋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政
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爲諛詞詔貌公自若也瑾諷
諸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銜
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捃摭百方無所得會部有
故冊逸弗得瑾欲以爲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行
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得
允卽行瑾令選人日訶其過無得意未憚時命官按
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爲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矣
詔罰輸米八百石於邊遼東邊糧以菽易米弘治中
有旨准行又以爲公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
以爲公罪罰輸百五十石公素貧殫家資以輸不足
稱貸益之人皆寃之公無慙色正德丙子十一月卒
于家春秋七十有四逆瑾伏法公事益明至是計間
詔賜太子太保有司造葬遣官諭祭如故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八 曼山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近山劉公璣墓誌

許宗魯

近山先生者姓劉氏諱璣字用齊別號近山陝西咸
寧人也高祖清甫曾祖敏中祖懋父鑑母李生先生
爲兒時游鄉塾卽端重不嬉戲鄉塾胡先生異之曰
是兒骨相不凡後當名世戴恭簡公來督學課試先
生見其文特器之乃以補諸生成化庚子舉鄉試第
三人明年辛丑登進士壬寅授山西曲沃縣知縣人
方患其年少不習事先生至縣砥礪苦節敦行古道
期年邑人向化曲沃產粟先生視事多以粟贖罪遂
儲聚數萬計後歲大侵賑粟不繼卽繼以棗民賴不
飢民有共貲而倍利者訟于邑先生曰汝聞管鮑分
金事乎訟者慚乃委金願輸官先生爲平遣之其事
務德化不尚法令類如此他若疏夢泉均景水寬刑
罰平差遣廣儲蓄恤笄獨諸善政咸載去思碑是時
曲沃治行爲天下最部使者上之弘治壬子召起吏
部太宰王端毅公重其治行欲授御史先生辭不受
王公復欲以爲吏部屬先生曰辭御史受吏部是懼
要以便私也王公義之爲授戶部山西司主事未幾
督餉大同道過曲沃人聞先生來扶老携幼迎謁道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九

方魯邑數日立生祠祀之戊午 敬皇帝詔大臣舉所知能守郡者於是左司徒許襄毅公瓌薦先生陞江西瑞州府知府瑞故曠郡無城郭依山聚居民狂悍善劫郡人苦之先生視郡首著勸諭文繪善惡圖標揭境內賊黨稍稍解散一日周黨狂悖先生率兵撫禦賊奄至擁先生歸其寨既至乃召其魁諭以禍福賊乃羅拜堂下已乃治具享先生尊食酣飲夜就寢坦腹睡駒駒賊眾環聽相語曰劉公大人也我輩不復敢為惡矣居三日乃還郡境內寧謐乃遂興學正俗表節崇讓均賦薄稅節用省刑期年瑞乃大治

獻徵錄 卷之十九

辛酉朝覲量移九江府瑞民思其惠愛立三太守祠先生居其一至九江僅幾月丁母李夫人憂歸是時虎谷王公督學陝西倡明道學教廷先生居正學書院講論性理三秦學士翕然宗之甲子復除湖廣衡州府知府衡薦饒道疫作先生下車禱禱修祀施藥賑食孜孜若不及民瘼以存時過石鼓書院為諸生談說經史及性理諸書衡士喜曰我輩今日復從宋張游矣正德丁卯舉主蒙於衡 朝廷遣太監黃某蒞衡還京師時太監劉瑾用事聞人怙勢掠賄侮人至衡見先生首以稱言恐動繼即大需供億尤以玩

事視先生時時戒曰王樞某日行舟及楫師挽夫請所供給其宿具且無煩民否則罪不貸先生唯唯至期舟備篙師良挽夫健且溢其數人各負米鹽槁魚備需於湘澣吏人唱名執役無煩呼促黃異之以問役人對曰府官開貴人來業已先三月儲之矣黃某曰咄咄好官幹事愛民乃若此耶遂戒令僕從毋需索有司黃至京覲劉瑾問以所過地方事黃首以先生治衡善政對時瑾用人多以賄遷臺諫以為言既聞黃道先生善乃屬意用先生以塞羣議遂擢太僕寺少卿先生去衡衡人德之樹梓楔表遺愛云明年

獻徵錄 卷之十九

戊辰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先生力以驟遷辭不報無何陞戶部左侍郎即又陞尚書先生辭益力強曰臣由知府轉少卿已為殊遷由少卿數月而陞卿由卿而累遷尚書祖宗任官確有定式今若此是使成憲由臣而毀 陛下縱眷臣其如祖宗之法何臣忝不敢就疏屢上不允乃赴部視事尋以例侍經筵賜指銀千貫尋又賜玉帶并御製詩十六幅貞觀政要六部為尚書甫二年乃誥贈祖及父皆為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母任母李及配王皆二品夫人張封二品夫人蓋殊恩也瑾方權先生時意先生必德

已所爲必附已及先生素節自守不形言謝意稍悔之然以先生人望所屬必欲引以自飾先生乃益疎略自晦每朝退署部畢即閉門縱飲酣臥不醒瑾欲延問事情率醉不能起他日瑾勝氣詰之先生曰氣弱非酒不能支且嗜睡不睡則病由是益疎遠矣瑾性好紛更先生於部事遵舊不易瑾殊不說嘗力論時宜變更先生曰祖宗立法盡美盡善行之萬世無弊亦惟不愆不愆率由舊章而已瑾又怒一御史欲加戕害先生適過瑾問其故瑾云云先生曰以足下所云將以懲不法也今某所爲誠守法將以懲不法顧先罪守法者吾恐眩人耳目矣瑾爲改容謝之某賴以不死其他陰爲止畜釋助若此者衆先生不以語人故人亦莫從知也是時瑾急賄自封巧宦者多重釐通致先生從容語瑾曰飲食以養生過食則傷生貨財亦是故貨也者禍也古人戒積藏其良禍也瑾積憤先生不附已欲改南京禮部又欲援國初例出爲布政使尋事敗不果瑾敗先生乃上疏自劾曰臣與劉瑾實同鄉里誤被引用驟遷顯官今瑾事敗臣罪當誅戮 皇帝雅知先生廉靜方且不爲瑾用特准致仕乃庚午八月先生西歸既歸里無華屋

野無腴田囊無羨金纒袍脫粟泊然一布衣也居鄉二十餘年耕讀自樂與人接油油然惟恐有傷而中操介削屹不可移雖不謝絕公府然卒無所干預故人益敬重之晚年恬放自適多從鄉人飲飲輒盡量醉爲歌詩皆發性情有淵明之遺意焉卒之日雷風晦冥時有慟悼嗚呼若先生者可謂始終全德生榮死哀者已於是巡撫都御史王公巡按御史毛君列疏上請其略曰故戶部尚書劉璣賦性純樸與物無競歷官中外多效勤勞家居二十餘年任進全不萌慮敝廬破屋不蔽風雨惡衣糲食僅免飢寒四方慕其清修鄉邦稱其恂謹進退有益生歿無憾 詔下禮部覆議相同遂得如例遣官諭祭二壇有司管葬許宗魯曰魯與近山先生居比隣事先生如諸父有獨知之者一二事魯爲諸生時過先生所見座上一儒生携畫工圖先生像貌問其故曰曲沃舊祠肖公蓋壯年像今公老矣曲沃人思見公不可得願圖歸以慰之頃年魯提學湖廣巡視及衡衡人知魯爲先生鄉後學者老數十輩相率詣 阿先生起居他日遺學聽諸生講誦諸生爲魯言往年督學僉事靜齋陳公視學諸生進講太極圖意義微妙陳公詰之

諸生具以受說於先生對陳公驚曰此學不講久矣
太守能然乃請先生坐堂講太極圖先生升座畢
講殫述精微陳公率諸生拜曰是吾師也于是湘潭
以南學者多從先生受理學云魯巡衛時向所樹遺
愛綽楔為近守建譙樓撤去衛人思先生德惠布狀
請復魯為施行未三月遂以完報比再至衛則見其
煥然新美越於舊制矣嗟乎今之仕宦固有駕車而
掃迹者矣何仁人之思獨永久邪曩魯游京師假館
興隆寺守寺門者陳老故先生隸也嘗過魯言先生
為戶部尚未製緋袍冬月朝會公卿皆緋紵袍先生
獨絳紗袍同列餽以緋紵先生義不受直至郊賜始
製服日至部視事過午堂食止市餅四枚茶一盃耳
時劉瑾行賄天下諸司當朝觀入京多齎重寶以賄
當路嘗見其數帖獨無先生姓銜一日有人扣門餽
玉珮帶適陳老當門怪問其始無是事何由至也餽
者大驚踉蹌趨去曰我以為吏部劉宅是戶部劉宅
邪又言當時諸公卿過瑾所率庭參先生過瑾特入
內不庭參以禮自持不少貶屈瑾恐其持禮損己威
重故特為內觀不知者謂為厚昵誤矣誤矣是時先
生去位十餘年故隸能道其節義如此

獻徵錄

卷之十九

十一

長山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少保

榮僖孫公文傳

顧 葵

公卿國之幹人士之表也德操風誼之所漸治國運
世道因之盛衰不可以微細觀也璘仕弘治初猶及
接見 英憲二朝諸先進至于今有遺慕焉戶部尚
書九峰孫公其一也公文初名蛟鄉試舉入太學
丘文莊時為祭酒大見器重為更今名字志同其先
本廬之合肥人五世祖銘方 高帝兵起兄弟六人
迎於采石旋以功授湖廣安陸衛正千戶弟淮逢皆
百戶天下既定銘卒于虎及炳入見 高帝撫之曰
蘇德錄 卷之十九 十一 長山
吾部曲兒也虎讓官炳調陝西西安右護衛自居安
陸故今子孫為承天人虎生毅毅生盛盛生忠忠生
公後公貴贈祖考皆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公舉
成化辛丑進士初任南京兵部車駕主事器識已緒
兄尚書王瑞毅公轉吏部即薦陞稽勳員外郎尋調
文選樂與謀議甚合陞驗封郎中乞歸省遂丁父母
憂起復補稽勳郎中調文選前後居吏部十四年留
意善類多所援引飭躬勵行人莫敢干弘治辛酉遷
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 上遣經略黃花鎮諸邊陲
賜金綺以行公親歷險要指畫方略增墻塹廣樹

俾虜騎不得馳突請罷邊衛柴炭折銀以蘇軍困於
衛學教授以訓武官子弟併條陳邊務數事皆見嘉
納正德丙寅擢光祿寺卿時權倖橫溢公操節縮得
免大匱戊辰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時內外倉紛
置宦登漕卒大困公上疏極論得裁其半已改吏
部右侍郎逆瑾驟用陝人張綵爲尚書更張蹠妄人
無敢言公累引王端毅故事爲諷綵銜之謂公南京
吏部瑾等敗誅進南京吏部尚書辛未召爲戶部尚
書賜玉帶麟服及中禁書會錢寧等復幸與諸倭倖
姦請鹽引蠹撓邊計公拒止極爲憂勤時燕齊河洛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人望不宜聽其去不報居無何 今上繼統召爲戶
部尚書固辭不允乃起慨然以天下自任首論京通
倉增置內臣太冗蠹尅漕卒且以閹豎預邦計非祖
宗制乞一切剗革責成戶部 上裁其半着令勿增
次論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管蕃牧不宜臨筦輸
納芻豆宜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上林苑監本
以牧牲植蔬今內臣奪其地復其人百姓重困乞革
去內臣歸地于民皆從之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論
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不報大禮既定希令之徒
言請遷 獻皇帝陵公極論山陵事重我 太祖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及三蜀之間大盜並起召諸邊勁兵入討劑量供饑
遠近無乏初 上用言者議改故妖僧繼曉永昌寺
基爲太平倉命公董治已而改賜倖臣朱德公上疏
言積貯天下大命是地毀民居數百家費官銀十餘
萬已傳聞四方昔田蚡外戚請考工隙地益宅漢武
尚怒不許德何人可輕畀此遂已雲南銀坑領千鎮
守太監毒民御史請屬有司公言滇南夷方大利所
興恐後遺患封之便諸沮抑權貴類此者衆諸豪因
誣 上令公與禮部尚書傅公珪皆致仕朝著駭愕
給事中李陽春御史原軒等與南臺諫並疏謂二臣

初欲遷 仁祖於鍾山慮泄霧氣而止具載皇陵碑
今宜斷自宸衷凡紛更私議悉勿聽竟寢公前後居
戶部時值國用告急多方節裕尤慎于鹽法至若權
宜輸粟唯生員入監一途執不宥行壬午以三載考
績 上遣中使賜羊酒乘未疾遣醫視療命中使賜
珍饈既愈上疏乞休有曰臣恐不獲生還復如毛澄
矣時禮部尚書毛公澄乞骸道卒 上聞惻然允其
請手詔加太子太保令子編修元侍歸並給傳有司
時加存問月給食米歲給夫隸復賜寶鏤爲道里費
公謝辭不允戊子恩詔晉光祿大夫柱國 壬辰書八

戶部尚書石公玠傳

石玠，漢城人。父王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至山西，按察使性耿介，端方尤嚴。義方之訓，故玠與弟珣奉教，惟勤。同登成化丁未進士，珣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縣知縣。有惠政，召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勅覈大同邊儲。按甘肅，復按陝西邊務，與革悉中機宜。監臨鄉試時，號得人。乙丑，推綜三法司事。左都御史浮梁戴珊素知玠事，無巨細悉委之。正德丙寅，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政。教人以修德行務，經學為本。歷本司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至是，去。父王獻徵，錄卷之十九。

按察公舊治僅二十年，而吏民安其政。如按察公時，人以為世美。常作瞻栢堂，以志感辛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玠久歷邊陲，習諳戎務。凡將領而下，量才任使，皆得其宜。間有違法者，裁以大體，不為深文小苛。故人爭盡力邊境，用寧未幾，入為兵部右侍郎。遼東諸夷不靖，命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諭之。玠宣布威德，即相率歸服。乙亥，陞戶部尚書，留心國計。酌盈濟虛時，武宗數北巡，日有調集軍費，不貲。玠經營籌畫，未嘗告匱。會錢寧竊權，阻壞鹽法，累執奏與之忤，被讒奪俸。因疏乞骸，賜勅乘傳還鄉。

鄉歸杜門，却掃意緒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淵明

樂天詩所著，有東游沒稿藏于家。

玠由右都御史轉戶部尚書，持守甚嚴，苞直絕跡。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兩玠言國賦匱竭，不從。乃以其半應命時，惟能紛紛競于鹽課。玠一切弗許，眾咸怨之。上欲南幸，羣臣切諫，悉杖之於朝。玠上疏論棟諸怨者，因而構毀，乃令自陳遂乞休。

獻徵錄

卷之十九

榮祿大夫戶部尚書紫衣楊公澗墓誌

張文憲

公諱渾字宗淵別號紫衣姓楊氏保定新城人也六世祖懷忠元延佑中進士官至開封尹生晉卿生士文士文生雲國初以孝義聞雲生玉功授錦衣衛百戶玉生能寔惟公考祖若考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崔氏宋氏俱夫人公始生母夢火光入室資政公異之曰是文明之象也公後果穎敏書史日記千言成化丙午魁順天鄉薦丁未登進士第觀吏部政冢宰三原王公嘉其老練初授刑部主

康徵錄

卷之十九

十一

事審克簡孚獄無冤滯嘗冬月提牢憫囚圍之苦令餽食以時兼給椒飲眾囚德之弘治癸丑丁外艱乙卯服闋擢光祿寺丞光祿典大庖供億繁夥公出納詳明百務胥飭中官韋宰等七十人餽廩先奉旨住支復營傳懿旨覲再得公疏爭之事下禮曹議竟得請其它省浮費寬民力祛宿弊良法率稱是庚申陞本寺少卿聞譽益彰著癸亥再考授奉政大夫正德改元將命祭告海岳回上民瘼四事切當時務未幾轉南京大理寺丞始至即視篆適魏國公僕犯謀殺人罪有欲高下其手者公鞫得實竟寘于法丁

卯改北大理轉左丞進少卿於時逆瑾掌內殿專事難繼其叅送諸獄獲罪正法公堅執不少阿廣寧伯義男為其叔毆死瑾坐抵命公曰縱使親姪法且不久矧義男孫乎不從瑾銜之乃摺騰宅事辭出教五百石然輿論惟公是直也已已陞光祿卿公修厥初政而剔蠹益力辛未陞戶部右侍郎總理倉場命初下會征討流賊改公隨軍督餉公請發帑銀八路糴復取存留者從權協濟儲悉盈羨公以兼憲職乃劾秦山東巡撫張鳳釔酒怠政捕盜都憲甯果及指揮江彬貪功妄殺併論諸將老師玩寇疏入上

康徵錄

卷之十九

十一

嘉之鳳坐落職餘罰治有差仍降旨切責董師者一時風裁凜然蓋自是諸師始協謀戮力而賊平矣捷奏晉公休一階蔭子入監賜宴于禮曹兼有金幣銀牌之賜癸酉轉左侍郎甲戌考績再承蔭如何丙子奉勅修理京東運河橋道甫落成復拜命督餉于宣大時虜壓境兵馬大集公區畫有方遠邇賊堡胥各充備事竣還上賜麟袍及金幣復蔭子如初庚寅陞本部尚書總理倉場公具疏辭上以溫旨慰留先是督倉中賁率憑籍專悞公接遇以禮而事不與議且歸併剽糧革久濫官擯以秋煩授平收斛

而以絕通指人咸服公剛正已卯改蒞部事尋賜蟒服玉帶以榮之適寧藩違變上親征百官景從供應急于星火加以恩待之賞賚無紀客兵之支費益增公剴量計處日不暇給隨取具足中外倚之庚辰考績上遣中使頒賜羊酒楮幣授資政大夫上賜二代及元配高氏封繼配王氏如制是歲冬駕自南旋駐蹕通州時江彬擅權矯詔召公欲報復加害公芻粟贏餘無隙可乘竟弗遂辛巳夏公倦勤懇乞骸再上始得旨戊子以尊號覃恩詔進榮祿大夫甲午公卒計聞上命禮官諭祭者二命工部營葬

獻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事思過始終人咸榮之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侯公觀墓誌

銘 楊廷和

公諱觀字士賓姓侯氏其先山東諸城人永樂初曾祖諱文質以閩右徙寶畿內遂占籍雄縣祖諱林王府庫大使俱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曾祖妣柳祖妣王俱贈夫人父諱瓚南京工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母王氏贈夫人公以成化十三年舉鄉薦明年第進士試政戶部又明年授河南登封令勤恤民隱辨別宿弊邑有豪猾武斷鄉曲父子濟惡人以虎目之公廉得其情置之法積害頓除十八年大旱繼以瘟疫公禱于中嶽願以身贖移時雷電交作大雨如注病者以起歲亦大熟二十年復旱流離餓殍枕籍道途公發倉賑貸老羸不能支者為粥食之賴以不灰者甚衆部使者交薦之以治行異等徵時榮祿公為兵部侍郎例不得任御史乃授戶部主事弘治二年准徐大木奉命往問百姓疾苦奏免其租稅有差丁母憂服闋復除舊官九年陞員外郎進郎中十四年行河督漕運令嚴而信領運者皆如期而至尚書周文端公器之雲南司缺郎中薦公自江西司調補其處蓋雲南司屬京府事倍他司故也部中章奏

以委之十八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既之任念養祿
公年老留京師疏乞終養榮祿公樂之比卒其後
其正德五年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尋晉太
卿七年陞戶部右侍郎總督京通倉場明年理部事
又明年虜入宣府大同二邊十一年盜起畿內皆
命公兼左僉都御史理軍餉有白金文綺之賜轉左
侍郎 武宗北巡應州之後復兼憲職隨軍給餉班
師 賜飛魚衣三襲曆二十世官十四年陞尚書仍
總倉場疏請減冗食停工役以實京儲下廷臣集議
咸是公言謂宜仰令臺諫查革不報 今上御極乞
休致在溫旨謂之四上乃得請令有司給廩月三石
輿隸歲四人公感泣謂其子孫曰 主上之恩厚矣
吾無以為報汝曹勉之既退杜門謝客終日端坐閱
書史聞親友至則飲酒數行與與如也久之歸雄縣
得疾不起時嘉靖壬午九月十七日也計閱 上悼
之贈太子少保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治塋域我
朝人才之盛遠出前代百五十餘年來父子官尚書
者纔七家公其一也亦可謂世家也已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鄭公宗仁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宗仁字體元姓鄭氏其先河南祥符人曾祖輝
徙任丘遂家焉祖鐸父綱俱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
戶部尚書祖母陳母宋俱夫人公生而慧悟老長器
之年十一補縣學生隣有爐從地躍起盤旋人惟之
公至輒墮或曰是豈凡子哉成化十六年舉順天府
鄉試魁二十三年第進士擢戶科給事中弘治二年
奉 勅發薊州邊儲姦剔蠹人咸畏焉巡視光祿
寺陳節供應專任使實邊儲汰冗食四事五年天下
和縣以灾告者百九十餘處公疏請賑卹明年災倍
於前復疏言之有建議者以國用不足欲令齊民得
入粟受千百戶仍帶俸公曰名器濫至是耶此令一
下軍士將解體況一特所得不足償帶俸之費抗疏
言之復上崇聖學嚴考察理冤滯三事多見采納晉
尚寶司丞十七年轉南京太僕寺少卿陳馬政四事
深切時弊正德四年改太常寺少卿明年晉南京太
僕卿尋改北奏增庫官一員典錢穀六年改光祿卿
時權奸用事費出無經公據弘治初元供應例日省
百金 先帝偶幸光祿涼樓公承 命進芽茶等物

僚屬之止虞得罪公曰有罪在我或傳 上且大
 笑為節儉管家云七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撫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始至公者二千餘人公令各
 以情言不者舉而遣之遠邇肅然出路引若千下之
 柳邑每引令人粟四十斗得至千萬餘石 宗藩缺歲
 祿公奏以粟募入取鹽於河東運司正額外得鹽二
 一萬引與商易芻粟以給邊令民以歲租折銀以給
 宗藩人以為便孟縣礦賊千餘人流劫村堡公檄屬
 門寧武兵令民兵捕之斬首二百級擒其首惡餘黨
 悉降有欲以捷聞者公却之各關缺馬公市千三百
 餘匹復請太僕寺馬三千分給軍士仍時稟犒禁侵
 牟於是軍士欣躍復伍者二千餘人偏頭關西北二
 百里許口草塚山有甘泉其美虜恒恃以掠我遇警
 公令築之寧武城北山險虜每據之瞰我暨脆公益
 以雉堞又于沿邊坎地為宮增修營者十五虜知我
 有備邊患稍息居一年民隱吏治務當與革者
 輒疏言之其更將領裁冗官建學校儲糧供 報可
 九年召為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明年監通州水兌
 陳六事十二年宣大二鎮奏虜且近邊 命兼左會
 節御史督軍餉未幾 先帝幸宣府又幸大同公

獻徵錄 卷之十九 二十六 吳山館

從十五騎先驅會計芻粟三晝夜冒險行六百餘里
 抵懷仁是夜凡五嘔血且血淋下部公弗覺也以慮
 州之捷 賜蟒衣三襲廢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公
 辭且乞休不允十六年奉 懿旨迎 今上于新鄉
 扈從至真定犒之羊酒至良鄉饋之盤飧 登極後
 降 手勅進一品俸 賜彩幣二表裏白金三十兩
 及人口以秩滿九載加俸二級尋進尚書仍總督倉
 場嘉靖元年三月 上祀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公
 亦獻東廡漕司故有折耗銀四十七萬餘兩以給
 對之資多為典守者所侵公置綱司簿稽之以十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吳山館

奏再工部營葬域

嘉靖十四日卒得年七十有二計開 命禮部諭祭

戶部尚書李瓚山東濮州人登弘治丙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擢通政司叅議以忤逆瑾謫江西饒州通判方平盜功瑾復故歷大理少卿僉都御史巡撫順天保定遷通政使掌鴻臚寺會朝議欲城白羊口以瓚為副都御史經略邊關建鎮邊長峪二城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會礦盜起命瓚率兵剿平之改戶部侍郎總督倉場進本部尚書秩滿引年致仕嘉靖十一年正月卒其子侍郎廷相以計聞 詔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益莊公鄒公文盛神道碑

吾荆江之上有耆碩曰鄒諱文盛字時鳴以戶部尚書致仕致八年卒于家 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賜之誥命 勅有司營兆域乃贈太子少保諡莊簡曾祖諱仕旻祖諱渙考諱廉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胡氏妣易氏俱贈夫人從公貴也公少俊爽有大志稍長學尚書為諸生文名崛起成化丙午薦于鄉弘治癸丑舉進士被簡為吏科給事中即倡俾有直氣已未奉 命覈兩廣邊儲以喪去服闋陞刑部右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戶科都給事中所疏如崇儉約省課稅裁撫治及飭邊廣儲請設憲臣督捕盜處番船以通貨財鑿鑿切治體遼東守臣不戢奉命往勘公據法按其罪又覈兩廣邊儲釐革奸弊嶺表肅然時土官岑濬謀叛公謂叛起于激而成於堂乃亟上處分狀竟阻閣未行諸謂公資望當得京堂官以忤權貴乃出守保定公惟然就道至郡即問俗弊有豪家爭一地上官數素不直而公道之竟歸于民時逆瑾煽虐金吾爪牙之士往來境上如虎而冠公一不為禮或勸公盍毀方以避禍公曰

吾知守吾貞脫不免命也瑾尋敗趨附者多罷官左
秩人方服公之兄云辛未嗟左參政督餉山東會劇
盜破州縣殺長吏我軍需餉甚急公調發飛輓未嘗
匱乏癸酉陞福建布政甲戌轉雲南左轄其守臣俱
緣方貢索取無厭公抗不從守臣銜之乃摺撫細事
中傷公公持益力竟亦無他乙亥貴州諸酋不逞先
是巡撫以玩寇落職武皇帝命吏部就近催補公
時在雲南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公至繕兵儲
糧不遺餘力時諸酋恃險來抗我兵乃復徵川湖土
兵征勅公下令曰是役惟爾眾盡相果毅惟命不迪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 長山錄

寶鑑羊酒之賜自是入侍經筵陪祀分獻 上常賜
幣及御書皆渥恩也公益感激圖報凡四方水旱悉
請于朝蠲租賑災恐後諸馬房欺隱昇破糧料公請
官清查奸慝罔伏其議處監錢二法切中時宜至今
稱便戊子秋引年乞骸骨者再 上命御醫診問遣
中官備物臨問時歸思堅不可回請益力乃得旨
令乘傳歸役夫月米倍常格仍賜勅褒獎并寶鑑為
道里費中外士類聞公勇退及上渥恩無不人人
歎慕謂 今皇帝踐祚以來大臣之歸全終始于公
僅見公亦自以獲諾所願所馬樂而歸也歸且委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三十 長山錄

者有常刑令既下乃分兵進剿大破之斬首無算蠻
輒底定且嚴賊將士脅從罔治諸夷翕然歸之凱奏
武皇帝嘉悅賜勞璽書陞奉廢子公悉辭免庚辰
改南京都察院佐理院事辛巳 今上入承大統推

公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國有大計多所贊襄甲申陞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振揚風紀吏民股栗未幾陞
南京戶部尚書會議輔歲飢原藏空虛公憂之乃移
文督催諸運緜屬載道士飽而原漸充又奏覈羨餘
復水兌多見施行軍民德之丁亥滿考乃疏乞休
詔弗許特旨轉戶部仍再上疏未允乃北上考績有

青林經斷述城府里山故有社公與梅莊方伯諸公
迺約為會賦詩飲酒相娛樂為文典則莊重有黠菴
集奏議若干卷藏于家公體貌端凝玉立山峙歷官
三十年恭謹廉飭據法守正在公無懈志在家無惰
容君子謂公有古道云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梁公行誼端

肅傳

京學志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禽公問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禽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謂公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遺情大司寇洪公鍾每令諸司錄其獄案以為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璋誅榜天下獻徵錄 卷之十九 三十三 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公為史記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司寇何公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編為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富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贊京貴橐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晉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為內應人心洶洶御史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之何公即就篆草檄調兵方略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白是

姦謀內出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為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為之公即召至諭以王法當殊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調知夷果審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為藩臬長壹以便民為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 駕謁山陵公受 勅偕宣城伯衛公鏗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數令親信察市價低印攬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

費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曰不
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
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風
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
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
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
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
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
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圓
道波蕩浸淫莫知稅駕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
巖傲錄 卷之七十九 世廟
然自守障隄未流反刃以樸卓然有古大臣風然竟
以此忤於時塌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
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警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
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
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
癘疫所在告災公深用為憂其經畫大端天下所藉
以安危者具載公奏議中文多不錄公於國計殫竭
心力而必不稍以加賦於民雖以此觸龍鱗躡虎尾
而公所澤於世者遠全於身者大矣在職力主節財
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 世廟以禱祠故於額外

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
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
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其見思如此履恒約救
俸屬壹意奉公曰吾董業委身朝廷終不復知有他
矣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居者什一
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一日右布政林富
市肉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
踉蹌而出晉不已公頻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
自是人益敬憚之為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
杯酒歡有干謁能竣却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
巖傲錄 卷之七十九 世廟
闕出入坐傍置四書律例暇即諷詠之以為常以故
貧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以治公狷潔正直出
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浙蕉極下者
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為尚書宅憂歸始
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于相
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
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即居之但掃地塗
壁而已予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
能之京斬郵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 世廟
保謐端肅于祭四壇哀榮之典為始備云

戶部尚書蒲汀李公廷相傳 李開先

國初抵今山東賜進士及第者總七人韓克忠馬愉以狀元王恕閣盛以第二名張天瑞王勅李廷相以第三名獨李官至八座惜者猶以為未登三台以其所施未盡所養也公自號蒲汀友字之曰夢弼父命其名曰廷相姓李氏乃文定公之裔世為山東濮州人高祖義洪武中以人材被徵將授官力辭之因充錦衣校尉遂寓京師曾祖俊祖賢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父瓚曾取中進士第三名因讓會元陳瀾移置二甲而公乃補之亦天道也父歷任戶部尚書未

狀徵錄

卷之二十九

李九

法略不之顧偵其小過亦無可乘旁觀者為之寒心幸而保全三年給由大家宰楊遂恭考上許以任重致遠理則仍復原職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為講讀者公嘗言久任乃官人之法吾在史館十八年始得展書近來寢失古意矣公雖文墨是司日惟講求世務刑名錢穀皆所不遺五典文衡其得士最盛乙丑辛未甲戌同考會試而丙子庚辰則主考卿會兩試也嘉靖乙酉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子引疾辛卯詔起之壬辰值父母連喪服闋改兵部右侍郎知武舉未幾陞本部左改禮部亦左充經筵日講官丁酉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兼提督西苑農事人止知公以老侍從長于文學而不知尤長于政理倉務百凡有條而一無所失吏良之官服之奏舉漕運倉場利弊八事多見之行戊戌以廷推專總部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營國計籌運邊儲殫心畢力守法奉公權貴請託拒不得已又加太子賓客乃以微疾乞休臺諫交薦奉旨起用將處以南禮部 聖心眷注以為補南是外之也將大用之而公不待矣計聞 上俯念顯功勞采羣議特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其為講官方將進講也

狀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武宗乃退而遊于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筵舉以其
久候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明
上倚聽大喜即欲勅取入內閣辦事都督朱安等
朱安等各有賀禮及門公以謙書乃職分之事雖願
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
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
之力始得俞音乃後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
而髮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而公
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
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此豈士君
子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為是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戶部尚書王公杲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臨汾知縣
威信大行治行為山西第一徵補江西道監察御史
巡視陝西茶馬會歲大侵 詔遣二中貴人分守蘭
靖果即上言窮邊饑歲民方救死不贍若額外設官
勢必增派民將重困乞取回內廷供掃除職庶合
祖宗官制總兵趙文食墨恇怯盜糧敗劾私結倭倖
魏彬為內援累經論劾皆寢不治杲因列文所犯皆
有狀彬附下罔上害治匪細乞併論如法以章國典
文竟罷鎮奉 命巡按蘇松江南大饑多方賑貸民
賴以全入掌河南道協贊考察公行汰黜無所承望
所建白皆關治體而不擬拾短長以事搏擊癸巳
陞太僕寺少卿乙未轉大理寺右少卿丙申陞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己亥歷左副都御史戶部
左侍郎河南大饑 奏發帑銀即民所聚量口給食
全活不可殫言辛丑陞右都御史督漕于淮緣河苦
災民多輕徙蕩滌煩苛噢咻而賑貸之入為戶部尚
書夙夜審畫乃折兒米開事例括積羨責宿逋理屯
鹽取贖贖悉心畢議率鑿鑿可行不加賦而事辦丁
未再考加太子少保會有 詔買龍涎香久而未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者因以中之逮下詔獄謫戍雷州卒於貶所隆慶
卯都給事中辛自修等交章白其冤狀 諭祭四
壇遣官治葬贈太子太保

大司農克齋王公暉傳

澹園集

句曲司農王公其古所稱大臣者歟大臣者無不
無詘節見一善亟推揚之恐後語保子孫黎民者必
歸之如公是已金陵劉省齋都督以清節古道重一
時公與同官豫章聞其與臺察議論侃侃不同心壯
之已同河漕見其力抗權姦矢歿為漕卒衛蓋稱之
不容口云嗟乎此古人之口非近世所宜有也余生
晚不獲親炙其人就所知者為之傳志嚮往焉公諱
曄字克明別號克齋其先太原人自宋南渡家句容
高祖蒙古曾祖庸世有隱德祖升父槐皆以公貴贈
蘇徵錄 卷之五十九 五十一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大母湯氏母張氏俱贈
夫人公狀貌魁梧舞象時不類恒兒七歲授孝經小
學即動引古人自期稍長讀書朗然貫徹第家赤貧
贈公為朝夕虞嘆曰安得兒輩有代勞者乎公聞之
竦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者乃釋書冊代贈公管
什一以給暇則手一編不置時時顧影嘆曰天生予
而使之久居人下耶邑有踐更後贈公例當解藥材
于京公請代行比至會校士南官同邸一孝廉錄其
試文示公公笑曰吾力能辦此頃之榜出而孝廉得
雋矣公奮曰吾異日不以此起家者有如日輒自書

邸舍間其勵志如此歸獨居一樓謝絕一切陳夫人饋食置懷之城卽返不親授也每至午夜誦聲煥爛屬詞則自發其藻不繇師指而每試輒冠督學鰲山張公得公卷大器之已舉正德丙子鄉薦倍計至都門觀所題識宛然是年聯登進士第以事謁內閣斬公與之揚扝世務甚畏服之曰此大受材也授吉安府推官人或以筮仕難公乃精心平亭之更以得上下心時宸濠逆節大著陽明先生倡義討之檄公以一旅助有愛公者曰得無爲太夫人憂公讓之曰吾敢以賊遺君父耶脫人人效此賊將誰誅於是親冒矢石爲將卒先嘗令一吏督戰艦及期無一艘至以軍興法立斬以徇驟見者駭甚陽明先生大嘉公曰如王君可謂達權矣嗣是與參密謀兵攻南昌城破頓兵殺僂過當公亟稟陽明先生止之先生令繫之獄數日疫癘作公復稟先生釋之一軍皆譁先生亟曰此我意也蓋一言而公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先生念公運籌功奏捷疏臚列公名有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併力共收全功語 武皇帝時舉告 廟飲至禮叙功公當與伍文定埒而太夫人計至卽肯杖就途不反顧時朝議方詘新建功自文定而下特

獻錄 卷之十九 五十一

故以難之陽明婁請不應公諭公除借費如二級補大理寺左寺副大禮議起公隨楊公廷和等伏闕泣爭至觸 天怒杖於廷不爲悔尋陞江西按察僉事分巡湖東公精於法比時時以情衷三尺而行廬陵有父子三人晝剽人而奪之金者邑令周業置大辟公曰此爲饑所驅耳而闔門坐死可乎令曰此直指意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陝商以販錦至臨江忤貴家值地方捕盜商隨眾往觀因并逮焉不勝榜掠遂誣服經十餘年未決公曰焉有偉丈夫如此而爲盜者移文覈其年月并召居停者一訊得其狀 釋之由是公名大噪於郡邑中矣攝學政課藝以理爲主浮誕者黜故一時所得多知名士尋陞南光祿寺少卿改光祿寺少卿正品式裁侵漁多見采納陞太僕寺少卿 上方有事山陵公能匆卒應辦事集而下不擾 上甚嘉之會考績推恩制詞云剛方之守強于自立通敏之才優于幹理蓋實錄也陞南大常寺卿亡何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故公舊遊深曉民間疾苦與其吏敝又得侍御韓峰沈公來按其地兩人同心以立綱振紀爲任一時黃綬而下有望風解印綬者以 東官恩贈大父

獻錄 卷之十九 五十二

如公官大母母俱贈淑人廢子誠國子生公念句容
朱家巷為祖宗所自出載 御製孝陵碑未經表識
樵牧莫禁上疏請建陵置守卒廣尊祖敬宗至意廷
議遣南禮侍崔銑同撫按提學御史詣其地會勘有
尼之者事竟寢陞南戶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尋
轉左奉 命攝其部篆會 廷議禦虜事宜公與兵
書毛公伯溫悉心講求斟酌祖法務經久可行不以
一特便宜傷 國計會有言官語侵之公引咎乞歸
奉 旨勉留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等處至則夙敝盡掃歲綱如期無後者其貫海
州之馬課裁揚州之二關人尤便之 太廟成 詔
進階資政大夫贈祖考皆如其秩祖母以下贈封夫
人晉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公所治
公儲務在摻伏匿革冗濫吏不得侵牟為姦有戚死
以玉帶黃金餽為請莊田地公峻却之往倉場曬穀
率雜泥沙公甃以磚石冀為永利 上聞而嘉之賜
大紅紵絲四表裏織金獅補等又賜 獻皇帝御書
文行忠信四篆字以示旌異亡何偽銀事起先是部
郎中余善繼稟收兩淮辦銀未及覈尚書王杲御史
艾朴皆廷被戍遂去科臣蕭汝進語復侵公 上并

獻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

五十三

杖公於廷且削籍以歸是時相言與嵩爭寵意仗
汝進窺言言引繩批根欲因以撼嵩公無與也頃之
上悟杖汝進幾歿而遠謫之意亦若以兩解云公置
不辯即日單騎趨里日灌園城南歲時伏臘二三昆
弟暨微時交詩筒酒杯徜徉自適或攜杖東臯課耕
織話桑麻而已絕口不言仕途事然聞四方利害時
政闕失未嘗不拊几扼腕也識者方望公再起為天
下福而遽以疾逝惜哉公性廉靖鮮銜飾以暴人耳
目而中實凜不可犯請謁者望風屏跡無識不識皆
憚服敬歷中外三十年循資而進非分事不錯半趾
獻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四 夏山館

剛腸嫉惡不能自禁論事必先別是非交友必先別
君子小人見善如不及有過而折之不少假其取忌
率由此立朝時二權臣皆賢重公欲引以自助而公
持已有度有不可得而親疎者科臣不知也居恒孝
友篤摯視兄弟子為己子婚娶教督務底成就取古
忠厚廉正事嘗媿說之足垂世範世味一切無所好
顧獨好書構樓貯之額曰藏書山房雖老持一卷不
廢書法得山谷筆意所為文雄渾精嚴詩律汎濫於
韋李少陵晚喜陶孟口取其夷曠契我心也奏議鑿
鑿可行不為藻飾語書奏多焚其草僅克齋集二卷

行于世 隆慶初理議禮諸臣當 恩卹者學臣周
公弘祖疏公名與司寇顏公璘一體請卹格而未行
夫公與尚書王公杲同時見枉昇旣胎雪而未及公
異日當有重公大節繼周而上請者

論曰余鄉率推公為殊絕人物謂其清節罕儔也夫
公闕府二方致位九列而蔽屋數椽不蔽風雨距今
甫百年遂無以為家其許與劉公非其臭味然邪顧
公義色昌言動關世道視險如夷不阻不渝非直養
無害者不能詎僅僅以廉靖稱而已余懼世漸久而
知者鮮特詳著之今尚論者知循其本云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

吳山傳

戶部尚書李公如圭傳

胡直

李如圭澧州人幼抱鉅人志工文學登弘治己未進
士授江西安福令首擒豪俠數輩真諸法邑中肅然
調建安時華林盜賊充斥乃陰設間殲其渠魁居民
安堵入為御史正德壬申按福建貪酷吏望風宵遁
尋丁內艱終制不起者十餘年巡按何釐薦其才復
起廣西兵備副使陞陝西按察使未之任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會延綏大飢廷議賑濟薦圭才堪任乃
列疏荒政十餘事請得便宜行事 上可其奏至則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五十六

問疾苦嚴法戒大布賑濟之策全活數萬人感惠立
祠祀之事竣總理河道多方疏濬易置閘座修因堤
岸引諸湖水接濟河流由是糧運無阻黃河徙決為
患最大藥在疏導淤塞為先戒飭沿河州縣依法造
舟用鐵扒尖鋤駕舟順流隨方濬之故水得其道無
衝決患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尋陞戶部尚書時逆
胡犯邊國臣告急乃度其緩急先後疏請以次解發
帑金庾粟無慮數十萬軍餉賴焉嘗書弘濟艱難四
大字以自勵以不善事權嘉靖壬寅致仕乙巳卒

方可徒公鈍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仕宦靡然顧化卽下之簿倅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微庇植而望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爲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却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簿倅非取諸民也公則蹙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或復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日入任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生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辛七 曼山

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里中癡子反有以爲憾者余初魁南宮時謁公余請拜公抗顏口勿拜余乃揖命予坐時有郎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余者弟顧郎諄諄誨之嘗舉慶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具豐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民膏脂非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商心自是款洽奈何如此予初視公遇予若甚倨乃聽其語戢戢有味于中不欲辭去已郎官別去仍一語不及予予起更端請曰小子起家蓬茅願領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從母胎中卽成進士耶予惶恐不敢再更

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屏間謂余曰子卽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先遠奸謹識之母洩余乃揖謝教而出公嘗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固款洽也常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套若勿聞者余初第時猶一及見此等風致今已矣夫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辛八

戶部尚書張潤傳

嘉靖二十三年二月丁酉贈故戶部尚書督理西苑
農事張潤太子少保謚恭肅賜祭葬如例潤山西臨
汾縣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河南宜陽知縣遂給事
中陞順天府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寧夏
仍回院管事九年秩滿陞副都御史坐大獄罷歸十
年餘以言者薦 召復原職陞兵部侍郎工部尚書
丁憂服闋 召起為戶部不赴以疾乞致仕許之未
幾卒年八十餘潤端雅有度居官一志奉公所至有
聲績而剛正自持屢跡不變其德字恂恂恭讓好禮
鄉人至今稱之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資政大大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張村賈公

春神道碑

述

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樵村賈公諱應春字東陽樵
村其別號也世為真定府真定縣人正德己卯中順
天鄉舉嘉靖癸未登進士第授河南南陽縣令縣當
南北孔道衝劇莫加又藩封在邦域中軍民雜揉豪
右玩法難治公威惠互用境內肅清秩滿擢知和州
州事具舉拜南京刑部員外郎擢本部郎中盡心讞
斷明威著聲尋改刑部郎中拜知山西潞安府踰年
改開封己亥春 聖天子幸承天過汴當路者檄公
綜理諸務區畫詳審綱舉目張服其敏無何擢陝西
按察司副使會河南巡按据撫流議劾公勘報失實
言者被謫併逮公左遷山東鹽運司同知俄遷知漢
陽府丁未進復陝中憲副以直前誣戾申擢布政司
右叅政寧羌賊起地方騷擾按檄公視師應待底
定事聞 上嘉之有幣帛之賜已酉擢本省按察使
庚戌擢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法紀風行保釐政舉
辛亥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關中公繕兵積儲
攘外安內全陝之望不孤癸丑加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時虜酋俺答吉囊最強其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三十

弟若子把都台吉能尤稱桀驁分部黨落散處沿邊逐水草移徙河套以常歲為邊患又大同人丘富者狡獪之魁桀也負罪中國叛去降虜教其黨乘秋寇邊合騎採獵禾稼攻犯堡壘雲龍應朔諸州亟罹其害時關陝亦有震隣之虞公以夜惕勵罄心殫謀防禦備至是年六月虜大舉寇鄜延公誓師率旅衝擊斬首二百三十級獲馬駝千四百餘夷器倍是醜類大劔功最捷聞廢一子國子生八月虜復人寇逆戰牛營斬首百二十級十月寇神木堡斬首三十級廿二日寇瀘州斬番賊首十級十一月山丹斬虜首三十級

獻徵錄

卷之二十九

六十一

十級使聞賞白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十二月三原澤陽捕獲奸細六人甲寅正月延綏斬虜首四十級其質蘭山斬首三級路州捕奸細一人六月石碛口斬番賊首三級八月滄泥溝斬虜首四十級捕虜八人降虜十八人斬番賊首五十級是月虜復寇紅井斬首自四十級功最是歲奏捷者三上賜銀幣若前自差尋擢本部左侍郎仍兼院職總督宣天等處木府等處仍舊總三邊會三品考績復廢一子國子生贈祖妣封父如公官贈祖妣王氏封

敵斬虜首三十級捕虜一人招降虜十七人斬番賊首六十級延綏石溝墩斬虜首九十級復有銀幣之賜二月興武營斬虜首三十級延綏斬首二十級四月涼永斬首二十級斬番賊首三級階州捕獲番賊一人五月歸德口斬虜首三十級十二月杏樹梁斬首八級涼馬營斬首五級沙河川斬首八級葭州捕獲奸細四人是年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丁巳正月虜大舉寇延綏斬首一百十餘級獲馬駝夷器不可勝數功最復廢一子國子生公在陝數年兵戎整揚自寧夏至武修築邊牆一萬一千八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六十二

百餘丈上有白金之賜仍加俸一級是歲拜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刑部尚書未幾改戶部尚書考覈章程勾稽贏縮國計賴焉戊午夏四月二品考績上遣中官賜以寶鏡羊酒晉階資政大夫加封祖若父俱尚書祖妣暨母俱夫人時公以疾上疏得旨致政歸二親壽皆踰耄公承權膝下愉愉如也居無何疾復作不起訃聞贈太子少保

戶部尚書謚恭簡耿公定向傳 京學志

公諱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少偕友生講業即以興起絕學為己任及登第擢監察御史時冢宰吳鵬與分宜比濁亂銓政公抗疏論罷之分宜奪氣按關西所薦舉後多為名卿者行李蕭然二笥或餽以石經慮疲後夫卒留之境上作留經記壬戌改督南畿學不以青紫業薄待諸生而誘進以古學留都固多好修特起士公首得數輩以正學印之當其忘言默證灑然一笑不啻曾唯顏喟二程之吟弄以歸也有馴行異等者拔之儕伍中檄有司禮

耿徽錄

卷之十九

本十

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 聖諭六條而謂童子虛明當養以正至社學師不難拜而敦遣之故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戶弦彬彬比於鄒魯矣輶車所至十四郡隨亦興起乃構崇正書院延四方來學之士而郡邑茂異亦時召就學以陶鑄之蓋公為國作人冀善人多而天下治其用心如此生平愛惜人才獎拔善類每投揭政府錄用之人無知者嘗劾新鄭相褊狹乏大臣度新鄭相以此憾公以大理丞謫州判新鄭罷薦起累遷至罔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內艱去而是時江陵以奪情起復與朝士構于公漸

異矣及服闋薦用特出公巡撫福建公寓書諷其選諸諫臣不能用會公復丁外艱去江陵尋敗臺自交

薦補都察院協理僉都御史晉右 轉刑部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申臺規救三撫臣抑新進風聞彈事者朝論題之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入疏乞骸予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所著有庸言奏疏牘草應迹碩輔寶鑑先進遺風敦學商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譯學彖觀生紀等書行於世學者稱天臺先生 國朝自新建後談學者徧海內而或參以意

耿徽錄

卷之十九

本十四

見或蕩於情慾皆影響良知與新建蓋公憂其敝也嘗謂學无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證又謂學有三關四證語具在集中晚年力疾答郭方伯書幾萬言大有謂孔子之立達火傳無盡所謂賢于堯舜者此也孟子願學孔子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為勲庸以距詖放淫為天吏之征討以守道待後為創垂之統業可謂為巫函不為矢匠而善於擇術者故公平生怵怵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兄弟門人無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竟由越中以進之洙泗卒澤於道德醇如也公既歿遠近同志皆為位以哭

苗部以禮之名官復建專祠武勝橋西南諸生以特
瞻拜守丁至低回不能去云

歐陽修 卷之二十九

六十五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少保兼太子

太傅楊公俊民墓志

王家屏

國家經費大司農寔領之異時承平竊內少事出入
壹準於額得以不訕為虞隆萬以來邊糧內供幾十
倍故額項年兵事數起益以大禮大工助賑諸費復
皆額所不載者司農之難誠莫難於今日已少保楊
公適承其敝用黽勉調度伸詘為贏 天子特加重
焉嘗曰戶部不可一日無楊尚書而時時六卿虛席
者半則又敦詔公兼攝其事衆不能無忌公亦坐是
積勞致悴病矣一日視事畢忽眩仆地 上遣中使

廉徵錄 卷之十九

李六

臨問賜以牢醴蔬餐於其乞休也復 温旨慰留之
乃竟不起計聞 上輟朝一日賜祭九壇首命大宗
伯將事邸第仍遣符卿某營兆域行人某護其喪歸
贈少保已敘東征轉禮加贈兼太子太傅金給之誥
命稱異數云公諱州民登第更名俊民字伯章號本
菴系出弘農華陰徙居蒲有國初諱善甫者始高祖
謚配張曾祖選配趙李祖四川僉憲贈配田並以襄
毅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而配皆一品夫人文嘉毅公博加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母段加贈一品太夫人則以公故公生而英

特不羣童時從大父宦蜀偶閱鄉書志奮收舉子業
不二年文藻勃發遂以儒士試省闈有聲嘉靖壬子
與計偕壬戌舉禮部第四人登進士授戶部主事值
虜薄都城公受廩廩士之守陲者拊勉之士皆踴躍
人以是覘其能尋調禮部歷主客郎有 詔賜戚里
黃門趣公宣給公曰此內賜也宜於迎和門頒之非
禮官所得與 上聞之是其言隆慶戊辰督學河南
敦厲風教嘗刻二程全書置贍學田祀鄉先哲忠義
節烈者士斌斌興起轉本省參政用法寬平倫三刺
論死憐其壯有母出之他所予生比尤衆顧操豪右

傳錄 卷之三十九

李七

獨嚴大帥有暴里中者彈公屏蹟時新鄭當國而駟
陵劉生者新鄭甥也傲不受課倍扶之除其名又其
兄中丞公揭有司請祀於鄉公惡其手刃一子弗許
用是失新鄭懼久弗調今 上踐祚元年徵入為太
僕少卿其冬襄毅公以疾謝政公請得扶侍歸里居
一歲丁襄毅公憂服除起補原官轉太常少卿戊寅
轉大理尋擢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郎陽辛巳遷副
都御史移鎮山東壬午 皇子生廕一子國子生其
年際兵部右侍郎丁 乙酉起戶部右侍郎兼
僉都御史督理漕河巡撫鳳陽凡三歷重鎮所子斤

貪殘損徭賦實戶口詰兵戎諸所興除務計地方之
便所不便者即詔條日下一切停閣忤權地弗顧也
撫郎二年積羨八萬五千餘金適議罷郎撫預條善
後七事防之東土開田請輕其租聽民自占墾期以
數年易草萊為沃壤其督漕也瓜洲並江棄地開港
一曲紆回數里以便停泊遺策至今遵用焉丙戌還
部丁亥改兵部左署部事會議虜王嗣封公言款未
可還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勒西虜使盡還巢申定市
額使無溢索溢索而罷未晚也議遂決戊子壽官成
以督役勞陞正二品俸賜一品麒麟服已丑協理京

傳錄 卷之三十九

李八

管念管兵驕情請選三大營備兵充總協標下令足
三千人以資彈壓報可是冬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庚寅秋還部視事公之入部也首言萬曆六年所
內供銀二十萬宜停取邊餉自四十萬今增至二百
八十餘萬宜損裁且請大集廷臣雜議理財之法議
未定而寧夏卒戕主帥叛有言其勾虜征薄瀘關者
公策拔卒嬰城自守必不敢離窟穴本兵恒擾弗
也驟請發大兵討之輸將未半而朝鮮中倭患告急
復請發大師東矣當是時東西用兵各數百萬人
糗迫於星火前後徵調七年餉各數百十萬其不足

有議增鹽策議拜爵免罪議勸輸議借漕糧議轉山
米粟所以補其之百方僅僅得無乏絕乃 皇長子
出講長公主婚 仁聖皇太后喪兩宮災助工作皆
有費費皆不貲而河工織造協濟諸費不與焉無一
不仰給於公者甲午中州大侵人相食公條議蠲賑
事宜甚具所發帑庾銀粟各數十餘萬而言者猶紙
公稽延公言積穀備荒本有司事乃虛文無實動倚
太倉太倉之蓄幾何因自劾拯救無奇乞罷 上優
詔褒慰時帑庾經耗九邊年例益詘而求增無已公
請勅各督撫嚴核冒破侵剋之弊共圖裁省而內庭
廉徵錄 卷之二十九
非時之索若增取滇金及趣辦鋪宮珠寶等費每隨
事匡救力勸 上以樽節要歸於去其害財者以為
正財之術而臺省諸臣乃數言礦利公曰礦非無少
利但不勝其害耳則屢疏發難排之以故其事寢無
何奸弁獻諛以濟大工為名合 上意而從中復有
陰持之者於是礦使四出而採珠權稅稽積鹽括羨
贖者蜂起用事利病盡歸闈宦而公之術始窮即百
言之弗入矣公自領大司農事十年凡三考而晉太
子太保其侍經筵班讀廷試卷朝審主筆郊廟陪祀
及褒勞冊璽寶鑑金幣之賜不可一二數家宰缺則

命署銓御史大夫缺則命攝憲廷臣中眷倚無兩公
亦感激知遇居平深念世受國恩當殫竭忠勤以圖
報稱每有敷奏披瀝悃誠莫幸感動不徒懇諫以招
主過而自為名乃婉曲轉移有懇諫所不能得晨起
入署諸曹郎以次稟畫裁決略盡退而題覆章疏占
答箋記筆不停揮盡酉而後出至不知有寒暑既寢
疾猶時驚起喀喀嚶語家人不甚解然要皆公朝事
嗟乎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乃忌者妄詆欺
加非于公至歿而追咎會估事伐其喪此狀所為痛
恨于捷幡之口而力白其誣者也賴 主上仁聖恩
廉徵錄 卷之二十九
禮始終無少殺則何損於公之光大焉公體貌魁呀
瞻視有威而襟度坦夷絕無矯飾余嘗竊窺公位崇
而格慎如庶官祿厚而清約如寒士身兼數器而沉
深樸茂望之如木彊人也嘆以為所養不可及跡其
建豎乃一奉襄毅公之遺矩而步趨之世濟其美不
隕厥問盛矣哉

焦大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目錄

戶部三

侍郎

卓敬

王鍾

劉連

王淪

奈亨

焦宏

王質

李暹

吳璽

謝璉

張瓚

邢簡

孫仁

張鼎

獻徵錄 卷之三十目錄

李嗣

吳原

王儼

何鈞

韓鼎

韓福

陳鼎

張璉

鍾芳

唐肖

袁宗儒

及宦

鄒守愚

石永

黃養蒙

郎中

邊永

卞榮

陳騰鸞

員外郎

張昕

申良

張綸

主事

劉佐

胡燿

馬思聰

楊淮

周天

尤時熙

獻徵錄 卷之三十目錄

史 101-468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

戶部三

侍郎

戶部右侍郎瑞安卓公敬傳 袁 袁

卓敬浙江瑞安人也少讀書十行俱下一日棄不復讀亦終不忘七歲有異人相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奉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得一牛騎歸縱之則一虎也洪武戊辰中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嘗請於上曰諸王服飾有擬天子者此賈生所謂舛也何以今天下邪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吳山館

見適八十一人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爲源士後復稱給事中歷宗人府經歷陞戶部侍郎革除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略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奏入事竟寢文廟繼統首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諸王者邪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姚廣孝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卒滅吳王行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見甲陛下豈有今日哉遂不屈死臨刑神色自如經宿其面如生所著有遺書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編脩劉球作敬傳私謚

忠貞

明卓忠貞公廟碑

澹園集

夫振刷頽靡汎掃風塵仗黃鉞以康帝國執朱旗而清人瘼者聖人之略也氣有前往義無反顧五鼎赴而如歸七族坑而不悔者烈士之勇也故夫王綱解則開八紘以又之臣節弛則張四維以維之斯所謂言有正而若反道有悖而相濟者乎卓忠貞公名敬字惟恭溫之安固人也負公卿之骨髮則相表其奇異蹈風雨之迷塗則虎爲之嚮導學府多聞披玉局之文史兵符默契窮金壇之秘訣陳仲弓闔門之德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吳山館

蔣公琰社稷之器公實兼之洪武末 國制草創儀章未立吳王太子或爭局於禁中梁國旌旗乃上擬於天子公以夕郎首建 朝議固已晰夔萌通國體矣 高皇帝因大器公晉宗人府經歷再晉戶部侍郎建文初載燕國始建公暗其萌芽密爲計畫語具劉忠愍所爲傳中即賈生策諸王之勢暵錯謀劉氏之安不能過也而壯事難期老謀莫試益大步初夷屬捨攘而未定人懷靡常舍神聖其奚屬斯時也以高帝之子繼承 高帝之緒以 高帝之略僉衷高帝之人新命舊邦非逐鹿之可擬子燕孫貽豈

瞻烏之靡定公即準管輅之學上無遺論下治其
與更二姓事兩君者當異其類也類刀野暴日吹堯
之語不輟戟枝入頸送往之情彌厲然洪曰日誓不
孤生下壺一門幾無噍類豈不痛哉昔伯夷之諫也
太公扶而生之公之死也少師與有力焉非古今之
道殊忠佞之情異也以公材智適於夷等生死能為
有亡故也公歿 文皇屢追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
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湯不以伐夏而欺沈淵之務
光武不以剪商而紕采薇之墨允非天下之至公其
時能與於此嗣後二百餘禩京兆用 今皇帝癸酉

歐敬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詔書建祠冶城山側祀公等若干人名之曰表忠所
為明 主恩厲臣節之意甚厚公生東甌而郡乏專
祀英魂未妥鄉人興歎蜀衛侯承芳來守是邦始即
中川文山祠右為祠以祀公於戲方黃之死事非不
烈也而石畫無聞胡解之委身非不智也而顯名僂
失前有曲突之謀後無銜璧之辱奮一時而超千祀
者其惟公乎余也訪侯郡齋劇談芝桂觀公廟貌與
薦積藻靈爽如存嗟人骨之皆朽忠孝勞生悟光明
其何暮擊牲爰告即石為銘詞曰粵古貞臣動必以
正國忘死見危授命砥柱不流疾風斯勁我我卓

公忠出其性 有明開闢地正天授龍戰直載玄黃
未乾九海波沸十嶽峯剝勇智不作準裔時安 真
八踵興闈統斯削帝緒中唐壇社如昨尊食壹彙稽
首崩崩命有廢興人無適莫 公也矯矯力抗其衝
賈策定制龍疏徙封委心王室削款侯宗水投石拒
心苦力窮 無波不隨有作莫送大厦頓墜一木馬
制勇嬰鱗逆心安骨碎鼎鑊胡甘社稷是衛 疇不
自委曰國盛親公志邁世矢死靡分心堅百鍊義不
二君陵厲白日卷雲高雲 周民則頑殷彝已厚養
士卅年庶幾無負厥有褒詞皇皇 天口 君義臣

歐敬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忠異塗同紐 我 皇御宇丹書白麻閱彼忠魂一
灑垢瑕旌祠冶城錫胤厥家仁風扇動義日光華
海嶠旣鄉公之桑梓祠宇弗度仰瞻奚以有美衛侯
鳩備相址高 雲構層櫺電起 長江孤嶼楚楚新
宮摹文像卓作配西東奸雄泚頽烈士勁容刊碑撰
德千載英風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
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
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
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口先生知郎君將來使

吾儂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為編
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
勞苦曰深山中暮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
吾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其勞困苦無恨但得一
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
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為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
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
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
子也脩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
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五 曼山館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
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
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
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籬桶工
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
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
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人人已就
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
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
今夕必不能還矣熈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為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六 曼山館

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
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
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闕
夏自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
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
尚存焉

按潘闕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為
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
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
白交通秦王闕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闕時

方在講堂巷藥肆中間之知事將連逮卽奔避多
 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
 匿之牆中間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
 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髮須髮五
 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
 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
 曰此必潘道遠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
 時爲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
 四門助教處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
 中緘題往來詩頌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吳山館

戶部右侍郎王鍾傳
 鍾字公虛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起家爲掾坐事戍邊
 東用爲校行太僕寺典簿進燕府紀善 上舉義南
 向鍾侍 世子守北京恭慎小心夙夜不懈甚爲
 世子所重永樂元年陞北京刑部郎中復陞戶部右
 侍郎鍾爲人端厚沉靜從容詳雅臨事無留滯僚吏
 多服其能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 吳山館

御史陞山入承業十年進士任陝西道監察
御史陞山入承業十年進士任陝西道監察
修宣德十年兼督邊儲陞戶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
仍兼巡撫累除勅褒獎有秉公正之心勵廉潔之行
勤謹詳明夙夜無懈之語璉公勤廉謹人不敢干以
私在邊數年終始如一其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
悉依璉法景泰二年致仕卒於通州不能歸遂即其
地葬焉天順三年葉文莊公盛參政山西泰璉在邊
久保障有功乞恩褒恤於是 朝廷遣官 諭祭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九

漫山館

戶部右侍郎王公淪傳

朱睦㮮

王淪字子清左使純之子也弱冠舉進士 文皇以
其少遺歸卒業久之起授翰林庶吉士入文淵閣纂
脩采樂大典是年秋以外艱歸服除時 昭皇監國
選經明行脩之士授諸 皇孫經於是吏部薦淪引
見 昭皇問曰汝非王純之子耶其學行吾素所知
汝其勉之拜左春坊左司直郎賜衣一襲禮遇甚厚
洪熙初封建親王淪遂為鄭靖王左長史靖王當祀
不齊淪諫不可王不悅宣德四年王就國累月不視
朝淪又上書諫不聽頃之擬荀卿成相篇撰十二章
以獻語尤激切而左右有不便者日又浸潤由是與
王不合 上聞之移書讓王王終不聽六年召還改
行在戶部郎中 睿皇即位拜淪戶部右侍郎巡撫
浙江未幾母卒 上遣行人諭祭命淪卒事起復淪
既辭弗獲復如浙罷力役寬賦斂舉廉能蒞事五年
督運京餉一千餘萬石招撫流移五萬餘戶獄訟不
興 屏息兩浙父老感而歎曰真先大夫布政子
也 入覲 上留攝部事明年春淪以老乞歸卒年
七十有四有遺集六卷

戶部左侍郎鄭泰

亨字彥通順天原平人初為吏 太宗舉兵靖
難與守北平城永樂二年錄其勞授修武縣丞秩滿
陞吏部文選司主事洪熙初遷北京行部吏曹員外
郎行部革調吏部驗封尋調文選歷九載尚書郭璉
喜其便習奏陞正四品俸視事如故宣德五年遷通
政司左通政正統初遷光祿卿誦事太監王振至詐
稱詔旨日支牲膳酒果以饋振後秩滿自陳城守功
得陞戶部左侍郎仍掌寺事與吏部郎中趙敏構是
非辭連尚書王直俱下獄幾為所害十四年病不欲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吳山館

退力笑視事惟乞免朝參處人以爲老乃染白鬚焉
熹熹從仕清竊笑之亨怒建清清因發其姦賊數事
下獄坐死蒙宥致仕至是卒遺官論祭享爲人有才
請克舉職務第素無學術不檢士行惟阿附權貴狠
腹自用稍有拂其意者輒構訐不少貸時論薄之

戶部右侍郎南陽焦公宏神道碑

王直
正統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戶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
於家年五十八先是詔以叛賊思繼發循不庭假息
孟養命出師征之而以公主餽運抵金沙江公奉命
謹甚冒瘴厲以進軍不乏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
終其事師還遂浮三峽道荆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
葉縣以困德弗堪少止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就道
節奏曰臣餽師無功又不善攝養爲瘴癘所侵今瘡
復作連項背勢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陛下謹具奏
復命踰數日計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爲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吳山館

治墳坐公諱宏字克明世爲葉人曾祖成祖敬皆不
仕考英嘗爲縣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奉政大夫江
西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耿氏皆太夫人公天性至
孝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於爲學日
夜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都御
史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
公嘗出按貴州貴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
其實以聞皆釋免坐者十人而已公署相傳有妖前
之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然陳都督鎮風
湯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真之死地宣帝疑之命

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為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由是公日益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為幸壬子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論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惟折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江西連歲歉積通稅藩府病之吏部侍郎趙公任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惟趨之事以辦治已未陞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寬厚為治察下吏之有才行者奏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為縣令者九江歲納蘆柴而此地不產乃斂錢於民買自他所而納焉通負歲積民益困公為奏免之每以一行縣寬而不縱嚴而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尤喜興學舍獎進士類九江濂溪書院久廢人侵軼其地公復之建祠宇以起興七人郡邑中有寒畯不得齒於學公羅而致之禮遣為弟子有與鄉薦而貧不能赴春官者公皆厚禮送之由公而成名者眾歲辛酉徵為戶部右侍郎食從二品祿重事則以任公陶淵蘇松平臨海寧往來海中則使肆掠與備廢弛上命公往視閱諸軍修城備器械守之法有當者增損者悉以便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十一 吳山館

宜行事政令一新竟不得為害蘇之嘉定民有田賦百畝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苦之公獨其稅甲子閩中復開銀場又命公往視課頗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上以陝西緣邊首宿重兵俱仰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公按視其廩庾考較其耕復姦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類此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十四 吳山館

戶部右侍郎王質

王質字夢瑾直隸太和縣人由鄉貢為南陽縣學訓導秩滿擢監察御史宣德十年陞四川叅政尋遷山東右布政使正統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八年刑部缺尚書上命廷臣擇老成有學公廉勤厚者衆以質對遂陞刑部尚書居五月以失獄囚左遷戶部侍郎正統九年閩浙銀場盜起命質往治其事至彼得疾或謂行可少緩質不聽至杭之武陵驛卒有司為備棺斂送至故里計聞遣官賜葬祭質在四川常言十事皆中時弊每行郡邑不食肉惟啖青菜蜀人呼為

宋王

卷之三十一

十五

曼山館

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李公進神道

楊溥

公姓李氏諱暹字賓賜長安人祖彥均父才甫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通政使祖母傅氏贈淑人母王氏封淑人公生而豐偉成童端重如成人人才甫公嘗謂人曰光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及就外傅即知嚮學守禮祁寒甚暑未嘗求便於衣巾居近闕闈未嘗入茶酒肆甫冠入鄉校祗事先生長者日留心經史洪武已卯領鄉薦入太學友天下英才求造高明此其資稟問學之所自也永樂癸未授北京行部戶曹主事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曼山館

十年以事左遷苑馬寺清河監副以薦使西域五往返共若干年宣德初大臣以公正廉能薦提督京倉正統初擢通政使以母憂去制中以孝聞服闋還職所理事如舊兼理通州直沽倉及象馬草芻辛酉陞今官此其歷官也並仕戶曹及調戶部文移精核會稽明白受知於官長咸稱公勤政以勵其餘在清河監上言更牧地為法司所核嚴法鞠之公終不易辭卒如所言孳牧有效五使西域宣達恩命從容不屈所至夷人恭順稱中國有人往返萬里遇艱難身先之與士卒同甘苦同行者愛戴之如父母每回朝

重夢 恩賜提督京余夙夜在公未嘗以風雪寒暑少懈嚴以制下不容請託官屬敬憚不敢為欺弊於是輸粟者無留難受廩者皆精完蒙其惠者以得瞻威望為喜此其政績也今年七十方欲請老章未上會陝右計議軍儲屯田久無實效特命公經理受命之日躍然自喜促期而行不意遺疾遂不救疾革連呼曰惺惺提儲無一言及家事實正統十年九月癸巳也計聞詔遣禮官論祭命有司營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七

吳山

戶部右侍郎吳公瑩墓誌銘 王直
吳氏世家邵武之隆賢坊其先多不仕公之祖以刑父仲政皆有德誼以公貴皆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公諱璽字信玉生有美質自幼端厚不與羣兒戲屹然如老成人鄉先達皆器重之甫弱冠遊郡庠治春秋永樂戊子試藝鄉闈在高等明年會試不偶遂入太學有文行者皆樂與為友其學益進歷試於兵部又以精於吏事得名擢為武選主事時錢塘方公實為尚書最嚴察難事而獨奇公公丁外艱去方公以公才行言於 太宗皇帝詔奪情起任事或謂公不問及觀其所行裁決無留滯而皆慊於人心莫不帖服甲辰陞武選郎中士大夫論可大用者皆屬意於公 宣宗皇帝知之宣德庚戌陞行在戶部右侍郎公感 上知遇祇慎不懈於夫所以足國裕民者蓋無不用其心正統己未徙內庫 勅都知監大監洪保魏國公徐顯宗與公理其事庫物以巨萬計二公重臣多憚煩一惟公是賴公以身任之纖芥弗遺人尤服其能壬戌之秋外夷來獻馬邊將請增騎士以示威 上臨朝問戶部馬之來幾何邊兵所乘幾何日用何豆當幾何今邊兵所積總為數幾何其能

不寤於用不尚書傳今未詳上以為不恤
國事謫成蓋欲磨厲以進之也公感思念咎端不自容臣實負國罪當死荷聖德如天容之不問自新冀少報萬一士大夫愾公之才者
亦冀公且復用詢二年而以疾不起豈非命哉

戶部侍郎謝公璉傳

謝璉宣德丁未探花穎異絕人子史百家過目輒成
誦陰翰林編修纂述數千百言務在不詭俗好嘗言
史官之得失係天下之是非一時之褒貶關萬世之
榮辱時有權貴人干以私璉廷諍之不為諱嘗修
宣宗實錄大明會典聖鑒日曆諸書會災異屢見璉
請出官人又請赦諸無辜除連坐法遷侍講進經筵
上御拜倫殿命坐講經俯聽甚悅嘗舉政要一十
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覆萬餘言皆裨實用大都
為賈生憂治危明計也策上天子稱異次第舉行
陞戶部侍郎會大司徒楊公致政璉獨主部事夙夜
勤勞釐姦剔蠹劍便宜陸事為經久可繼之規太學
士高穀同年友也意欲推穀璉謝絕之竟未嘗以人
素通問端嚴正直最有大臣風上方柄用不幸卒
於官家世清白子孫能以詩禮世其家云

戶部侍郎張瓚傳

廖道南

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正統戊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通敏有才出補太原知府以父憂去服闋復守寧波值市舶太監縱恣乃條上其不法事聲稱赫然擢廣東叅政轉浙江布政陟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母病歸養復起贊松潘軍務松茂疊三城在蜀為西境與董卜韓胡接壤易為騷動成化十三年巡按御史毛騷奏諸夷挾吐番以叛上命瓚往視瓚率兵萬人分為五哨先襲白草壩剪其羽翼遂變北羊峪而岷山雪山燕山皆在其境有乾海玻璃二泉分流南北自北去為洮河南為江漢之源卽古維州舊地瓚討平之播州土官楊輝奏稱天壩下苦亂瓚請立安寧宣撫司上皆允之褒賞其功晉戶部侍郎辭弗就乞終喪復起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卒賜祭葬所著有土苴稿東征錄史南曰臣讀國史謂瓚貪功起釁張大鮮實豈其然乎昔李德裕經略維州牛僧孺甚之遂植朋黨而德裕之氣不衰今蜀志紀瓚之功不可誣也豈以寸朽訾連抱乎哉

戶部右侍郎邢簡傳

戶部右侍郎邢簡字居敬陝西咸寧縣人少力學有志尚登甲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擢真定府知府真定畿內劇郡番漢官軍雜處勳戚豪右占據民田譁訟紛沓簡處之有道上下安之以薦陞浙江左叅政尋轉順天府尹京邑供億繁重簡力為裁省十去五六陞南京大理卿尋徵拜戶部侍郎至是端午侍駕聞武于萬歲山之陽忽疾作急扶歸抵家而卒時成化十四年五月簡為人廉介有守蒞政疆明與人交坦然絕無矯飾卒之日囊無餘資士君子惜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二

吳山館

皆無間言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孫公仁行狀

楊廷和

公諱仁字世榮姓孫氏世為貴池人公自幼器識不凡為郡庠弟子員郡博及守貳每誘掖之期以遠大提學侍御孫公屬有司訪求諸生中有德行者置德行簿註名其上公得孝弟忠信四字正統丁卯舉於鄉景泰辛未第進士奉使稽永平山海邊徇賜白金勞之明年授南京戶部主事天順丁丑改工部提督齊寧等關廣濟湖戶部督糧於畿郡監收於京倉所具存餘理大司徒張公都憲軒公雅重之癸未擢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吳山館

知順慶府二公深惜其去中道丁憂杜門讀禮服闋未上改西安府治行異等人吏悅服成化戊子因原變作王師遠討供億實繁公內理郡事外給軍中百爾徵需未嘗乏缺賊平之後優詔獎勵癸巳遷右叅政所部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至是鑿山開道人咸異之明年督修邊墻以禦外侮二役雖都憲余公為之經畫而周旋從事亦公之績也丙申晉右布政使時流民移聚漢中荆襄間渙無所統都憲原公奉 詔撫安之公定資糗其事輯寧是

按堵明年轉左布政使又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

蜀地先是孝感張贊蒞蜀揆才喜事震動揮霍屢造

邊釁竭我民力人多苦之聞公先聲私相慶幸此至

簡重沉靜與民吏始嚴無嗜刻寬無縱弛松茂羞人

憑險出沒沮絕餽道公時時召其酋長諭以朝廷威

德後或犯我乃聲罪討之渠魁授首居人以安前後

受詔獎諭者五有白金綵幣之賜凡地廣事繁僻邇

嶺夷州縣皆分地立縣或陞為州或易置長吏以臨

之已亥叙慶諸郡歲穀不登輒出公帑賑卹之且復

其家二年招集流亡多所全活待士大夫極有禮義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吳山館

宋學士景濂墓在蜀郡城東門外為山水所囿公命

有司遷葬且存卹其後人壬寅冬進階通議大夫贈

父祖如其官在蜀八年凡其所行皆可稱述乙巳召

為戶部左侍郎尋請骸骨歸復蒙恩詔晉階二品典

刑鄉里未踰年卒

戶部右侍郎張鼎傳

戶部右侍郎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縣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太原府知府山西左右叅政河南按察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召為戶部右侍郎以疾乞歸弘治八年十二月卒計開賜葬齊如例鼎初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有理學名知太原有惠政民懷之至巡撫保定則令各府築路築墻莫禦盜賊衝突修繕頽廢民頗怨謗故召為侍郎而人不以為德舉云

卷之三十一

五

史山辭

戶部左侍郎李公傳

黃佐

李洞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謹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羅為邑庠生氣恭時輩識者知其偉器景泰甲戌選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嘗督南畿江西積欠輸賦不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為例晉署郎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尅公課蠹政戾民叅提悉正其罪士民快之尚書張鳳推重之曰公補才也欲薦代已會鳳卒遂不果尋實授郎中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迺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殺核視賔十倍遽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廉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

史山辭

之攀轅涕泣不忍舍刻石路左以昭功德癸卯遭凶
艱適蘇松多事奪情起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
其地首陳事宜降勅嘉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
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未廷試預讀卷尋轉左侍郎
會本戶有言兩淮鹽法不舉虧損邊儲事者奉聖
書督視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悉心羣務感疾
乞歸得旨弘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居官三十餘年
田園無所管增沒之日衣篋中惟白金數兩而已論
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
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七 吳山館

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侍郎吳公原祖
李東陽
公舉景泰初元鄉貢登天順八年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時 憲廟新卽作百司皆練廉脩職公陳正心用
賢簡名將片異端諸事成化四年與諸科合疏請溥
恩澤以廣繼嗣七年遷右給事中九年轉左給事中
以外艱去十三年改禮科十五年進兵科都給事中
西廠久熾公乘衆念倡諸科劾罷之有鎮雲南者肆
貪虐鎮遼東者匿賊不以聞又劾之為諫官二十年
前後論奏數上雖少忤不變又奉勅督馬政考牧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八 吳山館

有法十九年擢太僕寺少卿再閱京營馬數又召商
市馬若干匹以給邊兵二十二年進為卿二十三年
用廷薦擢戶部右侍郎總京儲事寬不弛制藩邸官
卒多怙勢擅出納輒繩以法今 天子嗣位公蒞事
益謹弘治四年遷左侍郎五年浙東西大水勅公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視其地公宣德意誅民愚
勸分平糶給米穀三十萬石銀七萬兩蠲累歲逋賦
數十萬他如脩海隄塞銀冶嚴禁溺女申婚禮舊制
援古人政迹著為編刊布諸郡民甚德之六年召還
部在部近九年歷二考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壽六

五疾卒公諱原道本其牛

戶部左侍郎明山王公

公諱儼字民望號長齋一號明山先世武昌蒲圻人
大父子民官華公精為子民生琛琛生致中致中生
公公為兒秀顏過人天順壬午舉於鄉成化己丑登
進士壬辰授兵部職方主事癸巳父卒居憂服闋吏
部改選都水理呂梁洪事公曰呂梁水急上下湍悍
居中石齒截壘壞舟難行乃相東岸穿二渠以引其
洪漕船賈船利之陞刑部員外郎踰年擢本部郎中
慎刑獄獄以正國法罔不明允甲辰遷四川成都太
守公素廉靜剛果歲餘吳政疊出成都大治弘治戊

徵錄

卷之三十

三十

曼山館

申以母憂去起復改守衙輝以治成都者治之當道
推薦咸以為治郡第一甲寅擢河南右叅政丁巳擢
陝西右布政使時上方有旨購玉土番諸夷以玉
赴鎮守劉琅琅欲易以獻即撤布政使取萬金售公
執不可琅不得已令夷自貢其後朝廷以玉偽黜
琅深愧謝已未冬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入境即樹
風聲慨然有澄清之志未幾高唐州秀才楊才顯以
獻博與黨友艾鑑有忿誘殺鑑并殺其妻子三人鑑
兄剛往視隣里誣執不能辨州杖殺之其子王名繫
帝亦垂死公鞠理疑焉一日出旋風逐與公心動曰

徵錄

卷之三十

三十

曼山館

異哉梧丘之怪也乃佯不理使人按其蹤跡得才顯
情狀捕問之獲刃於井獲血衣於學宮遂伏誅自負
奸猾震懼山東士民服公擿伏如神維時榆林虜入
寇公陳籌邊四策曰選將練兵搗營野戰又經略山
東事宜再陳五事曰通變田糧更置馬政歸併便民
移巡司給關防 上咸嘉納庚申八月晉戶部右侍
郎公清忠鯁亮終始不渝受知 孝廟多所眷注崇
王使民田業事聞 命公理之公至河南悉歸侵地
於民王辭不直 上示以威而勞公羊酒朝皆榮之
辛酉十二月以疾乞休不允壬戌進左侍郎十月戚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晏山館

晚張延齡周壽恣勢凌人強奪民業公勘之抗疏以
聞 上嘉其直 賜宴及寶纓以褒乙丑歲 孝皇
崩 武皇嗣位公聞計曰吾君已矣吾受不貲厚恩
使不早填溝壑輔翼嗣皇以死為報心之願也言既
悲慟自是不敢言去六月北虜恣寇遣師徂徠 上
賜璽書 命公督理糧餉公與疾至宣府百方計處
得粟數十萬石以濟公屢上疏乞請諸路芻糧運各
省邊課 上皆允行然語抑權豪中官多銜之內寅
二月兵部論功 賜爵一級公回京陳兩事曰清邊
地計之何處芻場邊站堡 上納之 賜養如反夏

五月公以宦寺盜權中國罷廢門吏歸居 三疏乞休
三疏乞休 詔公進秩乘傳還居無何逆璽結黨
憐大臣公問曰吾屬不免矣乃戒家下束裝以待丁
卯十一月給事中胡盤驗大同倉粟朽腐因劾守臣
瑾素惡公剛正以公督餉藉誣罪令金吾械繫至京
時理者議公無罪 上詔免公歸戊辰夏五月瑾以
公弗謝去怨如舊尋躡其故奏公減勇士布復令巡
按御史解京公得檄印告祖廟携二僕命少子寰之
隨行秋九月下錦衣衛獄時人有勸公者曰唯擅作
威福擊斷自恣若公如是索賂爾公曰吾無罪亦無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晏山館

錢守正以俟死也勅者慚而退幽滯囚踰歲已巳
夏四月刑部議公非守典請輕其罪瑾怒矯戾遼東
三萬衛收公累朝詰勅公出獄乃作書貽諸子寰之
等慨然遂行其略曰吾平生居官不苟非干進也非
求利也將以愛民報 上而反為桎梏守正不阿非
希榮也非要譽也將以省愆寡過而反受戕賊是故
深為可痛靜言思之歷仕四十餘年才力同人言
論不能如君之卷懷而甘受蕭何之獄人以為
有道者也彼言身約禮一遵家訓毋辱先人乃
其言為公 天王聖明吾罪不誅得微骨以自

丘天地之福祖宗之幸公至或所居僧舍日檢方書自適遜之尊貴日遺使存問不絕或有僞遺公辭不受女貞朝鮮陪臣入貢亦往候謁後徙定遠遜士夫日來省閔詩酒歡娛優游卒歲自分水訣生死禍福弗動也庚子夏四月安化王謀反事寧大赦公始得歸八月瑾亦以逆誅詔復公舊職公乃焚香祝天曰吾以辱鄉冒覆鍊之戒贊諸邊裔言念祖宗緬然引領南望久矣今得生歸誠天地浩蕩之恩何以職爲再拜而謝放浪名山之間日與倬倬徜徉丘壑以樂餘年與其配周淑人期願並坐人望之若神仙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曼山館

然庚辰六月淑人卒辛巳夏今上卽位給事中邢震御史唐符先後論公守正遇害應進階錄用上符命有司以禮存問亦殊典也癸未冬公寢疾甲申元旦越五日命諸子移居正寢遺命勿乞恩葬祭

皆屬續而絕享年八十有八

戶部右侍郎何鈞傳

戶部右侍郎何鈞字仲衡河南靈寶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太常寺博士陞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大理寺丞少卿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提督雁門等關時晉王妃父怙勢婚紱有司不能制鈞至欲發其姦其人懼伏門請罪鈞責以大義乃自戢鈞亦不較庶幾寬而有制也正德改元陞戶部右侍郎提倉場旋以足疾請告後遂致仕正德五年十月卒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曼山館

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斗菴韓公鼎

新貴

公諱鼎字廷器慶陽合水人也曾祖臣不仕祖敬父傑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通政使祖妣高氏贈淑人妣蘭氏封大淑人公生有異質兒時即知慕古不喜嬉戲補郡痒生有時名以詩經領成化乙酉鄉舉卒業太學見聞益廣及歸築室范文正公祠堂之左集徒講學斯以鳴世者為準辛丑登進士第乙巳選為禮科給事中公曰給事中職主封駁吾學其可試矣丁未 孝宗嗣極首陳公銓選經財用嚴兵衛崇天賦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五 吳山館道四事尋差陝西寧夏二鎮給放官軍賞賚能盡革侵漁弊戊申遷右給事中時西夷貢獅以過騷然公疏言 陛下初政放珍禽異獸天下聞而誦之今未踰年而納此貢恐無以示信於民宜罷遣之又以皇嗣未廣為憂上言古禮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副重大本也今合是弗圖乃信邪說建設齋醮將以徵福不已惑乎 上威其言優詔答之進左給事中太常卿夏永中少卿蒙以祺俱由黃冠至金紫神藥觀道士董素雲竊祭服售人事覺因火其藏以滅跡永中等庇素雲以災聞公請明正其罪且乞用文學

之臣以充大常庶知法守素雲乃 詔下獄象給之親藩將行婚禮 詔給淮鹽一萬引為助公言賜鹽須遣中官支帶因多市私鹽舟艦塞江官莫敢何問鹽法且大壞請令有司給償與之便詔如公言是時四方奏報災異甚多 上懼徹樂減膳詔百官脩省言缺失公陳謹大要堅太信崇節儉簡大臣重藩五事明年辛亥又上明正學遵舊制抑異端三事復因星變極陳時弊指斥貴近無所回互且乞遍覽羣臣言有理者悉施行之 上皆嘉納擢通政使司右叅議乙卯應詔陳言數事言亦剴直調南京尚書司卿尋改南京通政使司左叅議庚申擢右通政駐安平鎮督理河道公申明禁例不為貴勢所奪又置朱家淺等閘使水有節縮濬汶上蔡兼諸泉於河運舟楫之隄南旺湖以障泛溢民得其湖外田流徙者復業乙丑擢通政使督理柴薪於易州厥盡剔宿弊完通薪一千七百萬有奇以母憂去職服除遷戶部右侍郎遂引疾歸正德乙亥卒

卷之五十一

三五

吳山館

戶部侍郎韓公福傳

韓福字德夫西安衛籍天長人也初舉進士令滑有聲以愛去復除章丘拜監察御史弘治十一年出守大名郡郡自國家罷兵成正統以後稍設民壯以通判領之然籍為空額而已盜稍稍起福始定諸州縣番上之法而圍操之又做古為保甲法每十家置

甲法

一牌百家置一長以時詢察之盜賊滅跡道不拾遺

投中許亡者認取諸州縣吏民以公役獄訟詣府者幸不解行李人入投衣囊亭中事畢各持去間遺

載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旬日他吏民不敢越也其威名大率類此居八年以治平為天下第一賜宴光祿兩入覲朝中吏士夾道指之曰此大名韓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肅云時

聖家奴頗驕橫朝廷遣官訊之累年不決逮繫者數百人朝論曰非韓知府不能也遂移公勘視公徵首惡者數人論以理法即日決事聞 孝皇帝嘉其能賜衣二襲白金五十兩人士至今傳之

韓福剛中人也舉進士為滑令改章丘令俱有聲入拜監察御史為大名守入課最治行天下第一擢參政承上召拜大理少卿以都御史督蘇松賦亡何人

佐都察院偶坐他事忤劉瑾下獄具贖上瑾覽曰是鄉人韓先生耶立出之與語大悅即拜戶部侍郎自是改心曲事瑾矣與纂畫籌策亞張綏遷左侍郎兼副都御史清理楚中田稅而斂所部賄累萬計饋謝瑾至則瑾已伏誅發其賄捕逮下獄論適成久之赦歸近九十乃死

介州別記

康海作碑文云先生為大名知府八年再入覲朝廷以其治平為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道皆爭覲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浙江布政司叅政叅政方去則轉大理寺右少卿奉勅總理直隸軍務馬政

載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地方彌盜安民今抄其比復 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回院管事時劉瑾方執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始釋後陞戶部左侍郎凡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在持論天下陰受其福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以遼東屯田清查失實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事瑾率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授瑾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生在湖廣實錄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北行後一年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

固原至今 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
年卒

後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戶部左侍郎陳昂傳

陳昂字時勉山東單縣人成化辛丑進士授戶部主
事歷遷員外郎郎中廉平頗著擢通政司右叅議尋
遷右通政命閱實山西寧武等三關邊務轉左通政
正德丁卯為太僕寺卿明年為戶部右侍郎值逆瑾
竊柄不善阿順已銜之會御馬監請官清覈牧馬草
場意非瑾出而瑾所建玄明宮亦侵其地時勛適被
命乃益見猜怒事竣勛上章乞罷進左侍郎給驛以
還瑾敗復起仍舊官提督太倉後改蒞部事正德六
年六月卒於官以子工部郎中策請得祭葬如例勛
廉坦夷歷官無大過白而奉法勤慎鮮有敗事云

後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戶部侍郎張璉傳

戶部侍郎張璉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璉陝西耀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選御史歷山西按察使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疾乞告起為戶部侍郎致仕至是卒璉不畏癘禦巡按湖廣時有貴臣十橫於鄉守臣不敢問璉奏論如法武廟駐蹕原有儀賓坐殺人獄者賂江彬丐免彬矯詔赦之璉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有孰敢信儀賓竟不免人以是多之

六世錄

卷之三十一

聖

史山

戶部右侍郎鍾公芳傳

黃佐

鍾芳字仲實先崖州人改籍瓊山弘治辛酉領鄉薦第二正德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時左遷寧國推官陞漳州同知精於吏事政績大著歷官南京戶部員外郎署吏部稽勲司郎中轉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校文必上名檢挑捷諧蕩者文雖工必懲浙士斐然向風陞廣西右叅政去貴縣虎患諭降洛容賊討田州叛酋岑猛定平樂藤峽屢有軍功捷聞兩賜金幣陞江西右布政使凡藩祿軍需之難處者區畫悉得大體陞南京太常寺卿疏言祭告禮稱上意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奉勅總督太倉經略邊儲漕政夫舉甲午七月南京太廟災自陳脩省以回天變言甚剴切且乞休上重違其請准致仕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至城市惟以書史自娛名其居曰齋取對越上帝之義有干以私者謝曰吾守志猶嫠婦豈以晚而改節耶甲辰卒於家計聞贈右都御史賜葬祭

六世錄

卷之三十一

聖

史山

戶部左侍郎唐公傳

黃佐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經史百家弘治戊午鄉試壬戌會試皆占禮魁登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值逆瑾竊柄謝病歸瑾誅起授戶部河南司主事屢疏諫差內臣蘇杭織造又請為宋死節趙與瑤追謚立祠皆闕政體尋陞本司署員外郎廣西提學會事通習羣書以啓迪多士陞雲南副使擒橫虐土官莽信毀合恨知縣趙九臯諭解木邦孟養二宣慰傳亂改提學陞叅政右布政使人覲陞廣西左布政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祿米自出切具題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車手 漫山僧

日為始歲費幾千萬石乃奏革其弊得 旨如議通行天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改山東巡撫所至著聲陞南京戶部右侍郎轉戶部陞本部左侍郎時議征安南胄疏言事體至重決不可征疏奏為遵 祖訓崇內脩以隆治安事禮兵二部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議處安南廢貢事宜謂黎聰黎應既非故主豈應立之嫡且蒙難而不告聞莫登庸陳昌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綬皆借狎孺諛意國派之名分爭以肆割據故先選差錦衣衛職官助實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名姓一

面整兵待報而發臣歸而思事體重大再將會議揭帖詳覽見該部列罪論討及武定侯郭勛處兵待發題奏雖明切然 明旨一則曰便會官議奏一則曰便會官一併議奏仰見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慎重不輕大舜邇言必察之盛心也以臣愚見今日之事若只欲致彼之脩貢其事甚易非但兵不必備雖勦官亦不須遣若必伐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大非但此未可舉雖有甚於此者亦未可輕舉也臣請以七不可伐者為 陛下陳之星辰莫大於三垣列宿然皆麗於中土而外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於五嶽四瀆然皆會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華夷乃天地自然分限故安南不征著在 祖訓陛下所當遵守者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弑主殺使之惡大然兵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像贖罪以全之及不悛而克即為陳氏求後不獲乃不得已而郡縣之是于聖祖之意亦懼有違者我 仁廟每以為恨至宣德初黎利之叛眾咸以昨費無萬之人命而得此安可言棄惟楊榮楊士奇奉 仁廟之意以稱而 宣德

即曰 皇考追憾此事往往形諸既歎朕備之憂矣

遂將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遵 聖祖之訓真如
執玉奉盈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
爲治統華夷而逆亂不可以不問臣則以自古夷狄
分爭中國之福漢當匈奴之盛歷高祖文武奮力威
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宣帝坐受其臣此其明驗蓋吾民赤子也夷狄犬
羊也殃赤子以事犬羊漢人所謂割心腹以補四支
者是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爲中國舊地
今乘其亂而易以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無功及歸立柱爲漢之極界乃近在今廣西思明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曼山館
府之接壤及我張輔於永樂五年平之明年簡定卽
僭號以叛宜德初柳升携益兵七萬未抵而爲伏兵
陷沒是皆取之不得者豈但無益而已乎其不可伐
四也若以一旦不庭可惡帝王不治以中國之治以
來不拒去不追而略之也故洪武間侵我思明之地
數百里以行人陳誠詰辯不服而欲議討我 聖祖
竟以蠻夷置之豈但不貢而已况貢乃彼之利一則
以奉正朔而威其隣一則以貿易厚往以津其國如
爭亂之時昨尚奉表箋方物求貢爲撫按以該封
石未的而過之是蓋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

以此罪之則將何以爲辭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師興
本於財力兩廣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
岑猛之征今見在僅餘四萬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
福建湖廣內地然內地自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
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亦盡爲工部所取臣昨提督
南贛等處軍務鹽販連年所積軍餉銀兩四十餘萬
亦亦盡皆解用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迹之
可見又大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詔始於玄宗之倡
征前後喪師數十萬馴至於咸通之內侮成多兵連
唐力因衰宋神宗欲取遼而新財力之法遼乘內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申本 曼山館
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然兵燹旣肇卒至白溝
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比虜支屬之盛我河套之地
自哈刺慎及吉囊諸種據爲已有近又加以大同叛
卒之向導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測
殷鑒不遠不可不慮此不可伐七也夫臣之所以酌
此議者蓋以遭逢 聖明之世而不欲以一隙爲全
盛之累雖出於忠愛一念之誠然自臣觀則我 皇
上所以首出而卓冠者初不藉此伏願於已遣之官
趣其未行收回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以私而枉是
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致損威縱使勦報得情我之聲

勢已張而池田討之師則失信不武而為不便只須
該部多文武差一人着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
情入後直抵其國諭以今日姑容來貢之意則彼將
歡忻無地爭歸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各
省整兵待發之令一下人心驚動且奸雄乘之射利
借簡集而行差放之私因澆派而肆侵漁之毒騷擾
之害不可勝言則所謂先聲者未及動夷而先動吾
邦域之中矣該部差人齋 勅整備兵糧之議亦望
停止則 祖訓尊嚴 聖德光大人結固而治安
水保矣武定侯郭助欲其祖配享又議沮之戊戌夏
秋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德光大人結固而治安
議明堂享禮上疏忤 旨罷歸是冬詔復冠帶疾篤
聞 聖駕奉章聖皇太后梓宮幸承天猶強力叩首
曰此神聖之見萬世永賴可謂獻誠不忘君矣胃秉
性耿介素以器識自負尤孝於事親家居服食澹泊
足振靡俗為文有理致源委不尚浮靡惟篤嗜白玉
蟾詩文為之精選名海瓊摘稿此其異也所著有瓊
臺志江閩湖嶺都臺志西洲存稿行於世子穆嘉靖
己丑進士禮部員外郎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墓誌銘

李廷相

公諱宗儒字醇夫號靜菴其先為山西郭縣人徙保
定之雄縣祖亨父安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戶部
左侍郎祖母于氏母周氏累贈淑人公幼而穎特舉
動不凡比長篤志力學博極羣書弘治戊午領順天
鄉薦正德戊辰登進士已巳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未
幾奉命榷茶於陝西綜理周密宿弊盡釐癸酉巡按
浙江浙俗嫁女費侈或因以貧家故多有不舉女者
念有乖和氣卽嚴為之禁仍戒諭使節省於是女生
始免沉溺又多惑風水之說有親死除喪而未葬者
公諭以人死歸藏之意及人子不忍之心其惑遂解
於是始無暴露其棺者又貧民不克葬者多與諸水
火公乃為置義塚至今賴焉乙亥巡按河南會有河
決勞費莫計郡縣苦之公卽定規畫慎出納省費巨
億民力用甦復上六事於朝深切利病時趙藩軍校
不法為居民患公以法繩之事于宗室因以勢來脅
公公卽劾諸輔導官遂致斂手并河北亂法鎮守一
切按法正之風紀大振公為御史時首值逆璫抗朝
政繼又諸養子濁亂紀綱公守正不阿時雅重之丁

丑陞大理寺右丞丁內艱嘉靖癸未服闋陞本部右
寺丞時議大禮廷臣頗有異同公執論不移受杖幾
斃尋陞本寺右少卿乙酉奉命偕司禮錦衣重臣往
襄藩勸事公至據典執律研審詳確衆論寢之事竣
上特降勅褒獎是時有長沙宋知府見忤當道將致
大辟上復勅公往勸公至卽滿除枉屈同事者欲誣
宋以取媚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事聞上嘉諭
之有羊酒實鈔之賚丙戌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地方公乃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
右僉都御史以行時貴州巨盜沙保等攻劫府庫聲
勢甚熾公至相機設奇發兵勦捕遂生擒首惡斬獲
餘黨捷聞有白金襲衣之賜又通賊王阿勝等盤據
山谷爲二省患公用策殄滅地方遂寧復有金幣之
賜仍降勅獎之公以夷貽害遠方欲建長策乃陳九
事於朝亦賜俞允戊子以事作當路回籍別用辛卯
復起公撫治鄖陽等處地方至鄖陽急先務修廢典
表鄉賢名宦以勵人心旌孝子節婦以敦風化有故
鄖陽通判子寇韋者山東人流離公治貧不能歸公
爲之備禮納婦遂成室家其後韋中湖省高第是公
成之也未幾改巡撫山東時山東盜千百爲羣公至

廉律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景山館

卽克平民皆安堵歷城章丘有窪田數多淫潦積久
廢爲沮洳公乃以田數定夫額令鑿渠以通河導河
流以入海匝月而就遂成膏腴癸巳以災異自陳致
仕公旣去任言官交章論薦乙未復起公以原職管
理院事丙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改戶部右侍
郎尋陞本部左侍郎己亥春二月上南巡公扈蹕勤
勞旋京淡旬而卒計聞上甚哀悼命禮工二部給祭
葬焉公敷歷中外三十餘年冰蘖之操有如一且其
居第卑隘自奉甚約雖淑人之冠紳衣帔尚未克備
乃割香城里田數畝置義塚曰使吾鄉之貧不能葬
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景山館
者有所歸生平無私書私謁閑居則兀坐靜室不安
接人雖隆寒盛暑手不釋卷嘗曰吾以忠孝事吾君
親以勤儉示吾子孫吾事畢矣要公之爲人廉不近
名貞不絕俗高而不亢貴而不移積忠誠以事主崇
矩範以勵俗篤學以淑身平易以近民具有古大臣
之烈焉夫何才未竟施壽未稱德皇天不弔曾不憖
遺惜哉

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及公宦墓誌銘

孫 謹

及氏世為交河人其先有名伯恭者立宗起家伯恭
生善業儒遊太學仕為齊東縣丞善生昇生琮琮
生淮公父也兩世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
郎大母高氏母張氏俱贈太淑人自齊東縣丞後家
世力田至公始振儒業補學官弟子駿駿有特名正
德癸酉領鄉薦明年舉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夫不
由倖令庶官不得任臺郎給舍自唐制則然至於今
弗改而公以進士得之才望可知已是時流賊掠畿

蘇像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曼山

旬甚熾都御史霽果討賊無功公疏劾罷去乃後代
者竟剪滅焉虜犯邊邊將失守言官多有論劾公獨
疏倖門未杜債帥成風顧欲將才兵練是塞源而浚
兵流也人為確論嘉靖初奉 詔覈錦衣官校革
百濫者二萬有奇請托不行歷工科右兵科左邊察
院府知府寧國習俗詭浮號難治公誠撫義約獄訟
稍清會南京太僕寺議以他郡馬移牧寧國輿情憤
恟稱不便公下令慰諭移文為達其隱事遂寢民立
生祠俎豆之調守懷慶以父喪歸終制補鳳陽遷浙
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不靖公督補入千餘

入中有有力者媒孽當路事間勒公歸里聽覈覈明
無他改除陝西選布政司叅政以母喪歸終制補湖
廣遷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轉左轄所至皆舉其職
入為光祿卿未幾遷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糧江公於江防諸務既殫力脩明乃又謂南人鮮精
射者巡行諸部軼身先武弁督習之於是江淮之間
臂弓腰矢者紛出矣 召拜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
因病乞休 上特允致仕公諱宦字士顯別號二河

蘇像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曼山

戶部左侍郎鄒公守愚傳

方萬有

鄒守愚字若哲宋咸武軍節度使琪之裔父師魯鄉貢士為郴州學正邠人祀焉守愚生而穎異九齡為文有奇語比長學益博以儒士領嘉靖乙酉鄉薦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議行平糶法奉發帑金賑全陝饑劾諸中貴冒芻蕘與為通逃主者諸所持論諤諤不阿司農氏倚重焉出守廣州訟劇政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嘗辨誣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五十三

曼山館

美色黑御史以為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如所烹焉亦黑廼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值歲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浙會民激於徵運聚海艘為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未幾屬徭迫於闕帥將大誣亦得守愚一言遂解其威信服人如此蒞郡四年置珍異不問類余靖廣厲學官弟子多所成就擬方大琮余方知安南不庭上命將征之擢守愚廣東憲副協理兵務乃疏五事多見採納遂督兵由潯貴人廉州節度使歸其後安南降論功蒙上賞服闋

起江西憲副兼攝學政所甄拔士先後登科第

者尤多參政湖藩授方略禦苗苗通常德饑便宜長沙備兵米賑之全活者眾既乃以前江西省試事被誣調山東又改河南歷左轄時師尚詔歸德諸州郡率兵討平之繼汴河溢歲且旱盜起采宋間詔以守愚巡撫其地綏取有方境宇安寧乃晉戶部左右侍郎乙卯山陝河南大震世廟宵旰命大臣往秩祀河嶽百神行賑卹守愚以才望當往趣入山西遂入陝西驅馳七十餘日祭告殆偏賑給數萬眾掩骼埋胔俱一時勛辦其告文皆出手撰以是積勞病作卒之日值改疏稿筆落逝計聞上嗟悼贈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五十四

曼山館

右都御史謚襄惠賜葬與祭錄廕一子皆殊典也守愚宏豁爽闊平居翫芒屨不見喜愠至臨大事如廳發獄立居家孝友與人交肝膽相照數歷中外著廉聲寂寡嗜慾獨耽書如饑渴文效韓柳晚更馳驟太史公所著有侯知堂集史疑易釋義奏疏詩稿若干及家譜藏於家在廣政蹟最著祀名宦載廣通志長子通恩授南京戶部照磨叔子楚舉鄉貢

戶部左侍郎石永傳

戶部左侍郎石永廣平府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由中書舍人選授監察御史出為南陽府知府未幾坐御史事左遷濱州判官稍遷南京太僕寺丞平陽府知府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轉南京大理寺卿滿三載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尋進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明年召改前職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卒於官贈右都御史賜祭葬如例永鯁介廉靜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時方尚通士多失其所守永獨持清節端執自信嚼然不受變流俗歿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可以為貞士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五十五

曼山館

戶部右侍郎黃公養蒙傳略

黃養蒙字存一福建南安人少而警敏凡書史入目輒不忘撰著一脫手輒不易嘉靖辛丑舉禮部第二人賜進士授浙遂昌劇邑前令為豪猾所誣抵公廉其非辜白出之為民均徭役民大稱便政暇則延諸生講論道稅莖莖無少勦擢吏部稽勲主事徧歷諸司累轉至考功郎中計吏之歲公日夕居曹中一切杜私調所旌別去存悉協輿論事竣遷南京太常寺少卿晉光祿卿四十年晉南京戶部右侍郎踰二載調戶部公端慈重厚雖容有雅度南安故無城戊午獻徵錄

卷之三十

五十六

曼山館

邑燬於寇公力贊夏尹汝礪築城之議已而寇復至邑賴以完廿尹宮議濬萬石陂公復憇憇之二事為邑百世利皆成於公里人德公深相率肖其像祀之公歿遂昌亦祀公名宦祠

郎中

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戶部郎中邊公永祜

道碑

李 傑

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

戶部郎中任丘邊公卒於家。上特遣官論祭兼營

葬畢其子右僉都御史鏞奉兵部尚書涑水張公所

狀事行以神道碑文為請按公之先祖世為其邑望

族曾祖漢英祖父成皆隱不仕父復初當 太宗文

皇帝靖難時率鄉人歸附屢立戰功授世襲百戶公

諱永守仕遠少業儒不特廢廢學入邑庠遂以書經

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吳山館

正統辛酉鄉薦第乙丑進士拜官行人景泰庚午

使安南王率其臣館次迎謁將拜於階上公正色責

之曰外藩名知禮義者惟安南與朝鮮耳今傲慢若

此禮義安在眾皆矍然退拜階下壬申使占城其國

情被詐公待之以誠接之以禮國中敬

容常入賞賜公駮其人至甘肅禁制有方供應

取具口實公駮其人善於甘肅守臣曰哈

爾其

代府行喪禮閱實

八復慢語

荒穀費事

減費如在楚時或謂此有司常事無庸更革者公曰

大同地極邊民困殊甚一祭祀之需省銀若干糶粟

實倉廩遇饑歲可活若干人奈何仍舊弊平生所至

若河南山東陝西雲南足跡殆半天下未嘗少通賂

遺人稱其廉介秩滿陞戶部山西司員外郎丁外艱

服闋復除戶部貴州司督餉臨清時同事者中貴四

人咸怙勢肆虐公一以直道處之不激不隨而出納

惟公宿弊寢革民甚賴之成化戊子引年致政歸甲

辰春二月 朝廷推恩封公如子鏞官時次孫憲適

中進士公得報喜甚具冠服望 闕謝恩越再旬遂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五十八 吳山館

病不起春秋八十有一

前戶部郎中卜公榮墓志銘

薛章憲

公諱榮字華伯姓卜氏甫二十以明經中正統乙丑
進士第試政大司馬歷官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能
為古歌詩客京師即舍卷冊填委几上每公退食輒
磨墨此筆頃刻就數十篇初若不經意而人或抵死
所不能道也嘗奉 上命檢校戎馬南畿監稅河西
務幹辦金沙洲公事所至皆能其官馳馳中外二十
年稍以執掌為煩後歸陶城私第盡取古人書讀之
益肆力於詩隱然名動吳越間尋常乘款段入城中
好事人爭先迎致又爭先來乞詩戶外之屢常滿公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長山館

口占手綴晝日不得休無矜容斬色下至馬醫走卒
咸知羨慕宛轉得之則持以誇人蓋自大江以南南
抵越北抵吳無一人不知公名無一家不蓄公篇什
或者贖書公詩持以售人輒得錢緡紳之往來是邦
者無晝夜扣門請而富人大賈捐重貨購求所得遂
不貨性儉嗇每有所投遺往往從人索紙筆不妄破
一錢士人傳以為笑然視他貴人之武斷豪奪則吐
舌縮首不欲為也人皆以是多公所著詩其門生吳
縉為剗梓行於世平生少許可視人所為篇章苟不
當其意則聳肩支頤不復出一語間有可取稱道之

不置故得公假借者咸知自慶以不扶藹人疵類亦
無有怨之者甚善飲酒人或為廣筵招之不可得遇
知己輒不待名徑造索酒談笑飲燕婆娑終日或至
夜分達旦未嘗以醉辭人亦未嘗見其號呶傾側也
蓋曠達如此銘曰杜子美之詩畢茂世之酒民部可
謂兼有之弱冠已仕未老先歸逍遙徜徉殆三十年
將得之人歟抑得之天歟崇壽新阡陶城故居後有
過者吾知馬必下車必式如董生慕商容閭矣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 長山館

戶部郎中陳騰鸞傳

陳騰鸞字士遠，迎仙寨人。少隸博士籍，側儻不羈。其讀先秦書為文，間窺其指。是時前學士大人崇明經，不欲探閭廓深遠，獨少保林俊擅著作經生口，稍黏古詞，必與引之。御史林有孚者，負才藻為俊鑿，重有字素習騰鸞。一日請騰鸞草瞻紫亭記，就有孚具魚箋戒楷書，繕寫楔之中堂。會少保過，有孚視堂上所楔記，大嘉賞，字呼有孚曰：以吉長進，乃爾耶？有孚以騰鸞告少保，欲晤鸞，孚因為鸞介。少保相見，討藝，歎極。於是騰鸞途得譽於文林，後登正德辛巳進士。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六十一 吳山館

官民部郎中時少保起為大司寇，鄭司馬岳佐本兵。萬卿問曰：以文字相屬，尚書孫交、秦金、咸器許騰鸞，未久卒於官，貧無以殯。官長賻之，始克治櫬。騰鸞坦衷無他腸，但沾沾自喜，又好賂人，過間亦取忌。吾友丘秉文在日常對予言曰：士遠固能文，第非少保誰解？士遠文又曰：昔謝安讀阮光祿白馬論，不即解阮，歎非惟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今之時，求騰鸞能言者，豈鮮獨無少保解耳？秉文官光祿，又曰：詞輩乃托阮自况，云士遠浴江，集有孚、林、坡志皆

負外

奉訓大夫戶部廣東清吏司負外郎林岫

祈墓碣銘

楊士奇

張氏出宋宰相商英之後，徙杭，至隱菴居士，又徙松江，生南山處士。南山生雲巖處士，皆不仕。雲巖娶吳氏，生負外君諱斯字賓暘，嘗名其軒居曰林岫鄉里。以林岫號之，其仕也。以字行，負外君生有令質，穎悟異常。兒六歲入小學，聞旁誦周與嗣，千文禍因惡積。二語即知善之當務，惡之當去，進退恭遜如成人。孫大雅王叔明十見異之，曰：此兒將來令器也。其從先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六十二 吳山館

生授書，遇解析要義，必默識之，退復味玩意會，乃已。侍長者言論，敬聽不敢忽。十二三幹父之蠱，咸如父志。時家以長萬石區，凡奉公治私，悉委之。靡有遺闕。十四姑之夫林鶴湖，及人構訟，誣辭連父，代父白其情，遂直。鄉譽勃起，洪武乙丑職吏，得罪者率誣寓，富家有司徵富家賊，且罰輸作父在誣中，既內賊，當詣京輸作，即代父行而訴於朝，遂免輸作。戊辰應稅，戶人才舉授殿廷儀禮司序班，敬慎職務，無幾陳親老乞歸，養從之歸，作肩壽堂，以奉親，又作歸耕之軒，自適而家仍長區，稅為畫，以授其弟侄，井井條理，公

家百需悉出已帑不煩庶民徵納必時不先期以病
下不後期以名責嘗夏潦里稅無出悉代之出又度
高平地多作廬舍處里貧者其中予資為本教之質
遷雖水災而人免餒死公私賴焉永樂初戶部尚書
夏公奉命治水松江舉員外君自輔松舊江久塞眾
議疏之員外君言此用力多而見效難不若疏范家
浦用力寡而得效易夏公從之至於今郡蒙其利丁
酉有以名聞者 朝廷遣中使召至入見武英殿奏
對稱 旨命光祿賜食用為戶部主事授承直郎躬
勤不懈西域大寶法王來朝承命迎於道還奏 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夏山編

益以賑貧恤賈為務鄉之寒餒者率資其衣食不能
喪者皆資之有餘貸為商賈者皆予之而不取息久
貸不能償歸其券不取以緡計者動數萬間歲旱輒
齋戒詣寺觀請禱雨或民無種穀給之恐後其居
官居家益未嘗一日忘濟人也旦暮以善道飭勵其
家入待臧獲如子長輒為之婚嫁閉門秩然作義塾
延師教其家及鄉人之子弟樂聞善言日與賢士大
夫遊座上衣冠常滿襟度蕭散兼究空玄之旨釋老
之徒亦往來無間善奕嘗在 上前與待詔者奕待
詔下之退而自歎非當以是事君也宣德八年卒於
家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四 夏山編

戶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申公良墓誌銘

李士允

往予推官蘇州益知常州府同知申公云無何擢戶部員外郎踰年議大禮伏闕先歸葬之翠屏山矣厥友王君志道思公百世之下將沒沒也於是狀厥行因寄之予請誌焉按狀公諱良字延賢故陵川人也其先曰剛者遷高平而僑居公未冠即奮志濂洛對闕之學名儒輒不遠千里從之遊無何舉山西鄉試授山東招遠縣知縣公之知招遠縣也會山東賊起擁兵青齊間勿都邑東城走塞城門不出矣

李士允 卷之三十一 李五 吳山館

賊至黃縣斬其首人賊遁去已而賊益來公伺賊所在斫樹塞其前賊死於其前大破之乃後諸流賊莫敢犯公之門授良鄉縣捕也也權貴人過者率多所索他如縣城應所索乃公不與所索厥後權貴人亦不與宗若無何擢安吉州知州而棉衣菜羹者怙賊寧勢奪民田訟之州人謂公不可寧違也公曰吾寧違寧不敢違法臣聞民境衛之嗾無煩誣奏公事下竟自於是

官公在常州時以事寓蘇州善李子介招遠民來圖公像祠之聞之李子李子曰古有樹思碑淚非申公者等耶孰謂今與古不相若哉不踰年而公伏闕死矣嗟公不死使得紆蒞必將康濟羣物今可返之古矣乃遽死也悲哉然泰山鴻毛古同一死公之死猶不死云夫死生禍變之事大矣乃公善之則其常而細者咸可推矣公生成化戊子二月二十日酉時卒於嘉靖甲申七月二十二日辰時

蘇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吳山館

戶部員外郎張綸墓碑

姚思仁

汶上釣石先生以萬曆丙戌卒於家卒又十年而先生之子茂才覺吾始持先生行略與馮太史所為先生誌銘向余絮涕言曰孤不肖無能為先大人不朽不朽先大人是在海內一二知先大人者先大人一二知已宜無如公暨馮太史太史業為先大人誌銘藏諸幽唯是海內縉紳先生過先大人墓者尚未定先大人為何似人敢徵公一言之辱樹墓左先大人死且不朽孤生而得稱為先大人子亦且不朽馮太史者馮開之太史也余與太史俱先生門下士聞覺

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七

吳山館

旺湖吳公方佐大宰欲縣美缺待先生因促先生試司屬先生固不肯吳公益高之丁卯司訓吾秀水諸生贊一切謝不受日羣諸生講道於尋樂軒諸生人自謂得師先生晚故事以貲入太學者率厚餽諸先生先生恐難為諸先生姑聽之稍從頌即持厚餽克賀儀諸生又無不人人心折也辛未陞青縣諭先生教青士無異教秀水又捐金風諸生築河隄衛學官壬申權三河令三河城如斗大顧衝疲甚先生力任勞怨查隱地省畝稅均驛車定馬戶三河民若更生而其大者則發中貴人之陰事責太宰里之通租

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八

吳山館

吾言泣數行下曰奈何忍表先生墓雖然余又何忍不表先生墓按志及行略先生諱綸字宜甫世所稱釣石先生者也先生生而重瞳性端凝不好弄舞象之歲即雅志聖賢之學同里有旺湖吳公者講學蜀山先生從之遊是時諸名流如我疆孟君輩日集講席先生獨悟未發之中畫前之易吳公驚謂同學諸生曰何物後生直闖先天異日寧但折五鹿嶽嶽角耶蓋自是屬意於先生而四方諸學人從先生遊者幾與吳公埒經先生指授皆稱名士然先生數奇竟輒試輒不第先生視之汨如也癸亥纔得歲舉而前

當是時先生清強之名滿京東而督撫及直指使者各飛章薦先生有三不撓三不知之語乙亥擢通州守通州水陸畢奏衝疲更甚先是直指使者按通州歎其弊曰非三河令不可故特疏薦先生先生至通剔奸釐弊不避權豪如清牙行之稅課革妖僮之供辦省驛遞之騷擾減選婚之糜費通人至今能言之先生雖循循儒者願聽獄以情片言立折有輕齋解戶被盜不得先生逮舟人一鞠即服密雲有妾毒殺其夫之弟先生訊其夫立叩頭服公守通歷四載兩入計不持一介謁當道已卯竟用卓異擢戶部山西

外郎庚辰 上謁陵先生主芻餉省費數倍已督
運惠通河一日夜運三萬石辛已督儲易州先郎中
被劾構者欲擠之死先生力白其寃在易條上六議
一議廩藏二議倉廩三議草場四議修理五議覈實
六議白買俱報可載會計錄中先生出入平允其收
支俱不令有羨金人咸德先生而獨不厭中丞某太
宰某之意保定倖楊某管易餉其人險而貪銜先生
甚乃因二臧中之誣先生江陵黨左遷肅府長史嗟
嗟先生而黨江陵何異坐閱伯以入執黃門為宣淫
也寃矣先生因上疏乞歸歸而家居四年卒卒之日
獻徵錄 卷之三十 李九 吳山館

譚四書原多前人所未發今相國南昌張公嘗道通
與先生談及圖書之學先生為公娓娓剖析張公亟
加歎賞謂周邵以來此義寥寥何幸於塵中見之公
始配戴宜人繼配戴嚴宜人即生覺吾兄弟者也余嘗
聞朱元晦言三代事業皆從心性上磨鍊夫心性云
者豈張先生所拈思之一字乎思生慧慧生才以故
訓名訓諭名諭令名令刺名刺戶部名戶部世言吏
治儒行不相能即能亦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故卓魯
劫卑絕之譽揚田憤揀切之旨跡先生生平學術宦
業可謂卓魯而趙張田揚而京焦者矣當 高皇帝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七十 吳山館

主事

主事劉佐墓志銘

崔銑

明正德乙亥秋予友鴻臚少卿王希孟宗哲卒於京
 予暨何子仲默哭之以道主河西務鈔法何了以書
 告曰王君貧曷資之王君子弱寡貞僕曷以力以道
 如何子言冬十有一月以道謝病歸道於京二十有
 七日卒予暨何子哭之如宗哲以道諱佐號北原陝
 西中部縣人父聰以進士為太平府推官後守彰德
 積官至僉都御史母張氏以道生五歲值歲凶民有
 粥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以道問易衣何為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七十一 曼山館

大母曰將衣汝以道泣曰今米與衣孰重今亡米死
 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都御史在太平以事如京
 將遷秩以道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以道年十五
 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以道將投
 於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都御史守彰德予郡人
 也都御史禮予忘其勢命與以道遊以道延接彰士
 其恭及以道仕彰士至京者母問賢鄙館之如戚正
 德丁卯試於鄉中邵昇榜舉人明年試禮部及昇皆
 不第昇未冠登科有俊才一二表臣諂事太監劉瑾
 以昇為奇貨薦於瑾且教瑾以從孫女妻昇庚午秋

瑾敗有司逮昇昇急奔以道所以道匿之閱數月以
 道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君不自慮也以道曰君若
 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君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
 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能脫昇
 辛未舉進士授戶部山西司主事兩出治儲咸治在
 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
 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碎
 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以道至亡賴子二又傳其勢
 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以道怒罵曰賈奴爾欲弋利
 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即勢人來吾處寧
 獻徵錄 卷之三十 七十一 曼山館

以吾官故而損國况爾賈奴乃欲弋利乎比付大縛
 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法以道明敏多才
 論事拆理不深思而解敢任事亦不取敗問士才且
 賢即傾身下之賦詩清峻嘗自謂曰學未充其資仕
 不盡其才死時年纔三十有三嗟嗟悲乎悲乎

戶部主事胡燿傳

胡燿字仲光世居太平之蕪湖自幼穎悟甫八九歲能詩翰家世農繼從諸弟躬耕賦詠詩中亦多詩以隨暇則坐茂樹中開卷朗誦暮歸仍檢閱不厭鷄鳴起讀周易兩三卦畢即出耕歲丁酉始應鄉舉補邑庠生壬子領鄉薦於丑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拜戶部浙江司主事所司錢穀出入惟謹丁巳朝廷以災變求直言抗疏千百言皆戚畹閹宦傳奉方士夷狄等事深中時病詞意切直僚友皆為危之越月命下悉宥不數月宦者果以賊敗自是名動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三

吳山館

縉紳辛酉春秦乞養病卒於家燿狀貌清癯奇古沉靜寡欲孝親忠君敬兄愛弟睦宗信友皆出於天性該博五經羣史諸子百家初不得明師受旨惟潛心玩索而有所得發為文章詞賦雄偉精當所著有太學補蒲塘集存焉

戶部主事馬公思聰傳

馬思聰字懋聞弘治乙丑進士初為浙之象山令以憂歸服闋補平鄉其在象山也嘗復二十六米以溉田邑人德之而平鄉則會有流寇劉六之變思聰調畫戰守之法甚備寇引去後擢南京戶部主事奉簡書為主粟使者之江西時逆濠反稍有端矣思聰行署在安仁邑去濠邸可三百里會濠有千秋節故事凡以王事至者並入賀思聰將行客有語之曰濠且為吳王濬矣請敬裁一啓託道遠為辭慎勿入使思聰曰吾非為入賀計欲伺其動定亟以反狀聞亦一羽翼也至湖口有自省城出者復語之曰會城人情洶洶爭為引避君胡自投虎吻耶幸艤舟觀變此上策也頗毋再計思聰答如前乃趣入濠於千秋節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謝宴乃伏兵於府內謝未畢濠大呼問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吾欲舉大事若等云何孫許力批檇度難奪乃罵不絕口濠遂曳二人於惠門外害之而以思聰為部郎不能麾台虎符心頗易之因下之獄更六日與參議黃宏先後死天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四

吳山館

千嘉四人忠諫江西立廟並祀賜額曰旌忠云武進薛應旂官著憲章集載思聰與黃宏為逆濠幽獄中

不食而死蓋詳其所裁死狀非為蒙侮無其故也往
直指使者虞守愚嘗建忠節坊於通衢以表其烈燬
於今使者孫鏞檄郡復建於故址鏞都御史忠烈
公之孫也思聰子明衡字子莘正德甲戌進士由太
常寺人爲監察御史立臺纔十日即抗疏請 昭
皇太后壽日賀儀疏甚懇至囚繫獄解籍其世節
如此

楊戶部公淮墓誌銘

邵實

嘉靖甲申八月二十二日東川楊戶部淮卒於京
邸先是七月十四日東川以大禮議未決借事
具疏繼諸大臣及臺諫言之越明日伏闕俟命
未得衆號慟失聲 上怒命執其疏首八人餘人固
伏不退 命俱執送詔獄而東川以典篆待罪其著
越三日 詔杖於廷人三十東川出病創臥一月餘
稍愈尋劇至是不起年三十八嗚呼傷哉初東川以
進士爲山東司主事差監出納者凡四先京倉繼淮
安水次繼通州倉最後 內十庫皆有中官同事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吳山館
倉竹卒積弊久且膠芟東川奮發一革之淮安倉革
中官茶果之需江南北納戶稱快通倉革囤基及額
外席草之費家人無所取薪至易於市 內庫勤儉
清苦無與爲比一茶外悉絕中官供饋雖饑餓不恤
也庫夫故有六十人困苦役冗而公不勝靈奏而裁
之去二十人畱四十人秩滿考最受 勅進階承德
郎推 恩封贈如典尋署某司員外郎未幾實授權
署廣東司郎中前司徒九峰孫公今司徒鳳山秦公
皆謂才且共事多與之可否公勤廉慎書上上考
詞稱之君子曰莫大乎一死之爲烈也嗚呼傷

哉東川年十八遊庠即文譽日起正德癸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甲戌會試下第卒業南雍友海內名士文譽又益振會課經義數百篇稿傳四方丁丑登進士觀政禮部奉 詔歸省踰年始受官至於今七年而已中經二室之喪重於請告未嘗一歸其慎如此東川氣體羸弱殆不勝衣當伏 闕時或漏言能自逸者可免不然且不測東川曰某小臣勉焉効愚聞禍而逃非初心也何以立 朝或勸之至再卒不變以及於難嗚呼傷哉於是囊空無貲家人賣屋以斂其繼室周氏先六月病卒尚殯城外子女幼弱幾不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吳山館

歸鳳山公為經紀焉乃克歸越明年乙酉其父元正葬之於龍山世墓之次與二室合兆東川諱淮姓楊氏別號果齋東川其字也世為無錫望族

戶部主事周嶺山公天佐墓誌銘 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入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託君之任而愧衰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坎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羣而謂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受位非其任而竝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自解脫且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益由此夫君仕為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 聖主蒿目但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 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傲為戶部始監草場繼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吳山館

督德州倉儲最後推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若絕無所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講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爲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然必爲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爲求死也 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益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愛當益切其言且益多必不爲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固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

蘇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九 曼山館

周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文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爲後上疏逮杖之日爲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二月一日爲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動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別

後市之里實益山之麓穿曠墜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月十五日葬矣頗有誌今不致辭余惟君之不欲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以爲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愛主之意以爲不可以死耶亦非所以明爲臣之義以一死爲足以傳耶則君之好修不止於是以爲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蘇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 曼山館

周主事傳

周主事名天佐字宇弼號積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略謂雪而不可爲祥瑞而

于胃 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夢晉且
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押鎖晝
夜困苦間伺驚惕罔敢疎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
杯之履襪余苦之類為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 天
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雨
片餘夏四月初九日 九朝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
時政闕失天佐應 詔上疏其略曰 陛下以 宗
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
一開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
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
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關政猶有
任而志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宜以 聖明深察之度
下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
人以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
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即欲冒昧上陳但聞
而書且下意曠焉一應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
有臣展轉思之 心實不安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
所見寧忍持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
事豈不 聖明深察之度下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
獄也 聖明深察之度下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八十一 變曲補

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
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
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
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
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
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
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
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
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
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謹
獻徵錄 卷之三十 八十二 變曲補

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
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管
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梏囚夫佐體幹細弱其手梏
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
絕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
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為戒哉天佐以
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
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款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
也故法比死獄中 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
監察御史刑部主事 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

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答之甚重
 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傷吏
 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竝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
 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
 日曠俄而雲滿橫空雷激而屍既出雷已天佐妻
 某氏僂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極寔寺無不
 悲痛民有來為者祭於極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
 識乎曰否舊相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
 可痛哉可痛哉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
 相連天佐切下獄尚不知天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
 獄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四 晏山館

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
 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
 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
 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
 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益
 自古皆然也士當總非裁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
 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
 有不孝焉事君無或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
 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固敢易也顧
 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四 晏山館

寬解之呼一人即陳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
 乃示以困亨貞丈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
 微有笑頰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為天佐慰者天
 佐應之曰事吾所曰為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
 乎五月廿六日 獄初 時死爵亦未得親哭
 其屍 之次平福建一士夫

戶部主事西川尤先生時熙墓誌銘

張元朴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為戶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其稱為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墓此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與四方之賢士為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五

曼山館

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為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憎去一以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戶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而警敏不羸稍長為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土大夫泥於舊聞就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讀之六然則歎曰道不在是邪嚮吾役志於詞章仰

未悉已而以疾稍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

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信

而體之毅然以望學為已

年丁外艱服除再論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

旨愛而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

予學正時祭酒為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

館師弟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

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為恨且曰學無

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

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六

曼山館

疑契時時從狂狷中質辯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推濟墅稅先是司樵者務以苛斂溢歲額為能甚且牟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止纖介不以自污所居蕭然亡異於學官也長洲令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樵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歸歸三十餘年日以修德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

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
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
擯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文成而得
之體驗者為多蓋自一見傳習錄寢寢入寢入寢
寢寢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
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
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歎曰孔
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
語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
學文成而採其未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上聞其
名而後至者百數十人大夫道洛者咸以一
顧顏色為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
間後名賦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間汚
水有曹先生間嘗閱其書論其世益篤行君子也視
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
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
日卒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何哭
皆失聲為之慟其後事葬以足年仲冬十有八日
葬在洛陽西門外之陽以子柳岸生沐皆先先生
之孫也其孫與族皆郡庠生能世其學

卷之三十一

八十七

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行諸門人方謀拜而
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歿時手自為誌僅紀里氏歲月
不欲為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為請哉雖然凡
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師
泯歿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為宜予於是撫次其狀而
為之銘銘曰瞻彼伊洛其源洎洎真備迭異如流有
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滌其流庶幾先生先生之
傳文成是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以
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先
生生順歿寧西川之濱西澗之陽以柄以藏源遠流
歟敬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八

孫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南京戶部一

尚書

師達

黃福

沈翼

陳翌

黃錫

黃紱

鄭紀

秦民悅

張縉

張泰

吳文度

李瀚

王鴻儒

胡富

王纘

邊貢

周金

古朴

儲懋

張鳳

陳俊

潘榮

梁璟

熊紳

高銓

林泮

雍泰

王佐

鄧庠

鄧璋

蔣昇

王承裕

許誥

徐問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目錄

乙

受山館

孫應奎

鮑道明

王好問

盧紳

曹邦輔

王基

目錄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目錄

二

受山館

大史編緝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一

南京戶部

尚書

戶部尚書師公遠傳

黃佐

師遠字九達山東東阿縣人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遠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暮道遇虎遠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由太學生擢監察御史陞陝西按察使時獄囚淹繫殆千人遠至審其罪之輕重而次遣之決旬之間獄為之空丁母憂去官廬墓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史部

調不如帶飲酒者三年永樂初召為兵部侍郎尋轉吏部侍郎 太宗皇帝征北虜命遠總督運達建議請均量其程置使更遞轉輸則民不困乏而軍得足食從之 仁宗皇帝嗣位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宜德二年正月卒年六十二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初遠任吏部時典銜者率任已自用不容於人往往不與論遠與眾以求公當且能持廉其處從在北京 帝聞語左右曰六部官從之臣不貪者惟遠一人知之有素云

不阿御史御史劾遠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瘠

麤面如玉盤戟髯拂拂 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遠為

御史不三月擢陝西按察使至則獄囚繫者數千遠

檢案牘訊鞫各以其罪輕重立為決遣旬月而盡永

樂改元召為兵部侍郎未幾改佐吏部典選幾二十

年嚴密慎重人莫敢干以私 車駕北征沙漠以遠

督運遠以道里回遠飛芻輓粟疲不能給奏設頓舍

於道令民互相送迎以次轉輸者為定式營建北都

遣遠采木湖湘遠以十萬之眾深入窮山賈販不通

軍夫艱食乃為除關道路檄召商賈往來貿易軍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史部

樂趣績用有成凡在湖湘八年 仁宗即位念遠暴

露日久召以為戶部尚書兼掌吏部脩明國賦選拔

人材 朝廷倚重焉宣德二年卒於位賜祭遣官營

葬如法遠為人器宇恢濶議論侃直天性朴儉不殖

生產所得祿賜多分宗黨顯貴四十餘年有子八人

無以贍也 宣宗嘗與輔臣論扈從北來大臣持廉

守正者惟遠一人語具 國史

戶部尚書古朴

雷禮

古朴字文質河南開封府陳州人洪武中鄉貢為太

學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丁父喪歸二十年

服闋隸五軍斷事理刑遂奏家貧願住得祿養母

太祖嘉之除工部營部主事授承仕郎迎母就養京

師二十六年母歿官給舟歸葬二十八年服闋改兵

部司馬部主事二十九年陞武選司員外郎授奉訓

大夫三十年陞中授奉議大夫革除三年陞兵部

右侍郎授嘉議大夫二十五年成祖正大統改戶部

右侍郎轉左侍郎授通議大夫賜文綺襲衣四年因

獻徵錄卷之三十一

建北京命採木江西有愛民心竣事特被賜資七年

上巡狩北京侍仁宗監國常奉命權禮部兵部及

詹事府事十八年扈行在洪熙元年改通政使是歲

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賜誥命追賜二代遂謁告

歸省墓賜鈔襲衣朴事親孝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居

官臨事盡作夜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無敢干以私

者謹守祖宗成憲不敢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

不及者亦當損益就中終不為動尤惡貪墨戶部主

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特考其績下良叩上之

左右人求云最考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

成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他事既就逮繫

厥祖燭其誣竟釋朴他日吏部奏授良勅命封贈

其父母仁宗曰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是當誣奏大

臣罪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駐敗眾服朴之

明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人水菓之操確乎不移

平素不事生產華靡雕琢之玩纖毫不留公退清坐

一室書冊自娛常病楊士奇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

間獨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二十二年以罪

改通政使尋陞戶部尚書滌事南京洪熙中詔辭有

端厚簡靜操行清潔之褒蓋見知於上者深矣宣

獻徵錄卷之三十一

德三年卒於官

南京守備叅贊機務少保兼戶部尚書黃福傳

黃福字如錫山東昌邑人自幼風采凝重洪武中以

大學生授項城縣主簿改清源皆有惠政陞金吾前

衛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陞工部右侍郎永樂初遷

左侍郎尋陞工部尚書肇建北京置行部改爲行部

尚書累年民困頽其蘇息交趾叛命將討之福治軍

需調度有方暨郡縣其地命以尚書兼掌交趾布按

二司事威惠並行遠人感服洪熙改元召還京命兼

詹事以輔 皇儲其後官交趾者撫治失政致令復

叛再命將出師討之守臣乞命福往福至將已失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五 交趾傳

交人得福皆下馬羅拜曰公不北歸我曹豈至此相

與泣下送福出境宜德初改南京戶部尚書 上能

飛初進少保仍兼尚書叅贊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

機務隆用其言政肅民安正統五年正月辛年七十

八計聞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福歷事五朝多所建

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憂國之心始終不渝嘗取范

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可以見其志矣初

太宗手疏大臣十人命學士解縉評之縉評諸人皆

有得失惟於福曰秉心易直確乎有守益無少貶也

太宗嘗命福與蹇義等奕福曰臣不能奕曰何爲

不能福曰臣幼時父師嚴惟教臣讀書不令臣奕是

以不能福叅贊南京守備時常坐李隆之側大學士

楊士奇寄幣曰豈有孤卿而傍坐乎福曰然豈有少

保而贊守備乎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逸即推福

上坐福亦不辭士奇南還祭掃先登至南京福臥病

不出士奇即往見之福驚曰公輔 幼主不可一日

離左右何爲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死之日贈謚不

及士論惜之

獻徵錄 卷之六十一 六

南京戶部尚書儲懋

南京戶部尚書儲懋字世績直隸鎮江府丹陽縣人由訓導擢吏科給事中正統改元命經筵講官懋儀觀魁偉音語明暢講頗稱旨尋陞翰林脩撰與脩宣宗實錄書成進侍講有白金綵幣之賚遂拜戶部左侍郎時福建用兵命懋主糧餉得便宜行事懋至諭有司毋急歛困民因令豪右出粟以助官軍用不之景泰元年調禮部右侍郎踰年母卒語起復視事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時已病不能朝尋卒計開命有司論祭治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曼山論

南京戶部尚書沈公翼傳

潘壘

沈公翼字克敬其先自東魯徙居淮安占籍山陽公生稟穎異日誦千萬言弱冠入郡庠嘗手編三場問答後學皆宗焉宣德己酉以詩經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正統初擢南京刑部主事改戶部丁母憂起復仍拜戶部公長於計畫凡所部倉庫之盈虛戶口之登耗山川之險易賦稅之多寡無不周知時雲南土官思任發梗化地方弗靖朝廷命靖遠伯王驥率師討之以公為轉輸使適連歲荒歉糧餉乏公區處有方供饋弗絕乙丑北虜來庭勅徙置東昌平山等處撫綏得所丁卯勘問廬州民爭田各得分願又奏減額外稅五萬餘石人皆悅服己巳陞郎中當虜寇犯順京師戒嚴芻糧少積朝廷以公久在戶部計慮精詳超拜本部右侍郎自慶遭際殫心策畫軍儲以充尋奉勅協同總兵平江伯陳豫疏築臨清等處城隍訓練士卒防邊為尤仍兼督漕接濟京儲癸酉陞南京戶部尚書適山東饑民流徙奉勅暫留賑濟民用救寧北到官持公司祛宿弊部政一新倉庫空虛多方儲峙未幾自歸天順元年勅令致仕公家日與宗黨父老嘗言不知老之至而力之疲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

曼山論

也尋病卒年六十有六公性鯁介不阿雖有善者不義即面斥之不善者能改過即稱許不置故人人敬憚而悅服焉

廉徵錄

卷之三十一

九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戶部尚書張公鳳神

道碑銘

李賢

公諱鳳字子儀先世滄州鹽山人後徙真定之安平曾祖與祖德林俱潛德弗耀考益故為禮科給事中與德林俱用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母王氏母李氏俱贈夫人初李氏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中覺而生公人以爲異三歲取父書作讀誦狀識者知有奇志隣有病召巫治之公往觀竟不驗扣其神曰卿相在此公去神乃降衆驚異曰此子殆不凡者稍長授春秋穎悟異常已而母卒居喪盡哀人服其孝

廉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

吳山館

承樂已丑北虜犯邊 文廟親征以給事君實理戎

務因主將失利沒於陣公時年十四大父母垂白在

堂家道蕭然公哀毀踰禮奉祖還家竭力事養得其

悌心久之有司聞公孝友選爲邑庠生公益奮力於

學雖祁寒暑雨不輟遂領鄉薦入太學時鴻臚序班

缺員例選北人爲之吏部尚書蹇忠定公義見公異

之曰是生不可就此職也宣德丁未登進士第癸丑

春擢刑部江西司主事時江西豪民爲逆者千餘人

繫獄未決付公理之公一訊皆得其情獄上獲生者

數百人能譽大振大司寇嘉公之才特令總閱部章

奏及領在戶部者正統戊午冬特陞本部右侍郎
由主事進侍郎者自公以前未有也己未夏以京城
草場出納多弊勅公巡督之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
侍郎公上疏曰南京根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
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為令往年南京芻粟專委之
憲臣至是勅公兼督蓋以出納嚴慎故也時人以公
執法呼為張板 朝廷亦知其名己巳春賜璽書嘉
勞有清勤公正之褒賚以白金文綺景泰壬申春陞
本部左侍郎未幾進尚書明年廷議謂公素有聲望
乃轉兵部尚書叅贊守備機務又明年召為戶部尚
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萬計多以不給為憂
公至處之裕然國用不勞而足天順改元 皇上復
位思南京舊都得舊人庶可以厭衆心仍命公為南
京戶部尚書兼督糧儲辛巳春以考績赴闕 上慰
勞有加公以足疾懇辭休致不允舟還疾作而卒年
六十有六公為人正直不苟心地平易遇事敢為人
不敢干以私尤篤友義同門是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
故人李恂為太常贊禮其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
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其女為子婦教養其子至
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於急流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曼山

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性尤真率
客至即出酒飯對酌為樂不計豐約與之接者未嘗
不稱為朴實君子人也歷官幾四十年勤慎如一日
卒之日有司以計聞 上深悼之遣官諭祭賜以轉
儀復令有司為治墳墓給官舟歸葬於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曼山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虹縣陳公翌神道碑

王 傑

公諱翌字仲霄鳳陽虹縣人其先居朱陳村宋季徙彭城今居虹縣者又徙自國初祖敬先考鑑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公幼有異質先考尚書公指以語人曰吾家世農業人知吾所治稼而不知種德吾見其稼之獲乎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會試中進士第授行在戶部主事歲己巳虜寇犯邊王師北征命往永平等處備錫糧永平圻內郡征輸繁重民無宿儲公百方獻微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史山傳

僉以公對即其家拜山西右布政使馳傳赴任公聞民疾苦為蠲其逋稅至十餘萬石民素利五臺山木至是有禁公弛之撫蘇自若鴈門既設兵守禦益戍以民咸釋之使歸農業公既厚民生謂可以役其力矣始於其暇日築忻州城除道通平西嶺又感發其良心俾脩陽曲諸廟學益民不知勞而頌有德者至多不容口英廟復辟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給從二品祿巡撫寧夏時西邊連歲用兵民罷敝甚公拊循之又籍其貧甚者計口給食奏蠲通租之累里正者寬兩稅抵輸布帛厥貢果實皮革諸物皆已權獻微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史山傳

無告之民吾不能牽於吏議以隱忍於心也即日以便宜從事入謂公一舉而能除數十年之弊復因災異上卹民力錄囚徒裁省鹽糧俸鈔三事丁繼母憂賜葬祭旋命起復公懇乞終制祥禫召還京陞南京戶部尚書總督如故三年乞奏最上以其兼領諸務止之賜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公至是功業既成精力向衰在他人若可以少自暇逸而公感知遇期於盡瘁每晨輿入公館治事食頃詰臺迄日肝未休屬僚文移趣辦不少貸卒之以此成疾疾甚猶日省署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吳山

不廢嗚呼必如公而後可謂無負於委任矣公為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自為郎署人已憚其剛直無敢有忤之者及出更藩鎮入踐臺省位叙日高年德日茂晚生後進以得公接納為幸而小官下吏趨走聽令有莫敢仰視者矣公生於永樂甲申壽六十九

南京戶部尚書陳公俊墓碑

彭韶

公諱俊字時英別號愚菴世居浦之後隸早負才志穎敏不凡正統丁卯以書舉鄉試第一明年戊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父珪為廣東文昌縣教諭卒於官公渡海迎喪海南富土物公私以事至者類稱載而歸公一無所取上下嗟異服喪家居未嘗干澤縣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青草公上言官兵原採取之額已難徵辦况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朝議是之得減數三十五萬束滿歲歸江南蘇松諸郡貢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公受委往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十六

長

督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閩部章奏終其官天順三年遷員外郎四年春同考禮部會試尋轉郎中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英廟命公往督餽餉假重權以行公便宜釋吏分方趣辦得無乏是冬遭母夫人喪乞守制不允次年蠶下兵解始奔喪回監軍總戎合百金為贖却之成化紀元復任郎中於其部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少卿四年召為戶部右侍郎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踴四方日奏災傷公佐楊尚書鼎隨時裁決懸合事宜部屬相謂諸文移稿有陳公筆如鐵金然其重之如此五年持節充使

封荆王七年京師饑奉 詔平糶太倉米百萬斛以
利民公慮奸黠乘勢射利乃奏請石以下許糴多者
閉不與八年虜聚河套規內侵 憲廟命將征之勅
公總督軍餉於陝西公請出內帑銀助邊且除徑道
發丁飛輓勞勩集事無間寒暑是役也榆林大捷公
偕詣將凱還加食從二品俸九年改吏部時邊傳尹
公爲冢宰文莊葉公爲左侍郎公與之同德一心前
後銓序最稱得人十三年滿九載拜南京戶部尚書
又越二十二年復滿九載赴 闕請老不允賞齋羊
酒寶鈔俾還任與子天序入胄監公既還再以老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吳山館
辭遂加太子少保致仕賜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
月給米二石與隸四人弘治元年以疾卒計聞 上
加卹典賜諡康懿

南京戶部尚書黃公鎬傳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十年進士選監察御史十
三年奉 命按貴州時麓川蠻反 詔尚書王驥總
兵張軌征之未能定貴道梗鎬躬率精銳轉戰而前
會官軍爲賊襲敗驥軍退屯沅派時列城皆被圍而
平越尤急議者以平越無積貯欲棄委賊鎬獨不可
平越貴咽喉無平越是無貴也乃集城中軍民檄撫
苗共守之賊日夜攻圍人乏食至掘鼠羅雀而氣益
振會 明廷遣大兵至賊潰方解圍蓋九閱月當是
時徵編貴幾殆景泰三年使還湖湘蠻復反命大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 吳山館
戡定鎬參其軍湖湘平遷廣東僉事改浙江復以爲
廣東左叅政雷廉高三郡負海素多盜鎬皆破滅之
鎬按貴時年甫三十本起諸生及當羣蠻變制勝伐
謀若素開軍旅者其後屢建戰功由是 朝議以鎬
爲可大用歷長藩臬入爲副都御史又轉二銓館閣
羣公莫不雅敬鎬拜南京戶部尚書以疾乞骸賜璽
書馳傳歸卒於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諡曰襄敏鎬
器局宏遠所在著聲赫赫每遷秩或不足酬功未嘗
自言不汲汲於進人以此重之

南京戶部尚書潘公榮事略

潘榮正統戊辰進士景泰元年拜吏科給事中上疏
開言路抑奔競數事時論甚健之及克琉球國冊封
正使宣布 主上德威嗣王以下皆拜舞稱頌嘗記
本國中山八景得用夏變夷之體還擢吏科都給事
中旋遷南京太常寺少卿戶部侍郎改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奉勅總督糧儲禁倉庾諸弊省軍士般剽請
實積羨餘數萬斛以備賑饑疏抑權倖之撓法者減
兩浙價補鹽課其有裨於 國計民生甚鉅官至南
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生乎端方耿介所至凜然
有冰葉聲疏三上以致政家十職杜門謝客足不履
公庭布衣蔬食澹泊類窮約人在朝寬弘樂易有古
大臣風度在鄉清修峻雅諸一切塵氛絕無染指鄉
人迄今稱爲長者

南京戶部尚書黃公綬傳

李夢陽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綬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
黃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
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
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於張生公重慶
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在夢老人抱髯兒曰送寒
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索琦宗琦爲縣學職從
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
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監南宗廟都督
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參議參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
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颺發正色立
即重許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
其然亦以是獲名鄉中時人業以理黃目之
其然亦以是獲名鄉中時人業以理黃目之
起之之故謂千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
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道之竟歸之民
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蘆葦病弊擒豪惡數
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舉漢如崇慶旋風濤

行公曰救寬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騰夢翌日
 清兵因無驗乃騰諸城墮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
 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崇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
 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望塗其
 額曬洗之則有中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
 後有巨窟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奸眾分其財有妻
 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
 萬數王為之窟公論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
 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吏望風解印
 趨走為右使奏開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王簿者哨
 東鈔掠椒公平之公謂盜起於煩苛宜少寬養而開
 官以方貢橫斂公抗不從聞樁移近省陞左使時兩
 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
 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
 巨萬又計綱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
 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服食共
 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
 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
 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
 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綬之命劾參將

東教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鄂編都指揮鄭印李鐸王宗茂州史知州等又計捕
 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飾廢墜於
 是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為新公見飲
 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日嗟乎上之貧至此
 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三月會詔毀庵寺
 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餼士人大權悅無不願為
 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云公既官六
 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
 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懇直崖異
 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
 狀教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東教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任安
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避矯直亦運數然歟自
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味滿盛公卿故遜正德以來
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
碑要歌敬頌鑲嵌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
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為左
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薄於庭曰事貴得
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
黜否耶斯為政在人邪抑時不嗣邪公焚奏草自泯
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耶江潮合鹽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三 男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梁公璟神道碑
李東陽
公諱璟字廷美世為太原崞縣人祖諱某從戎朔州
後仍居崞考諱資有行義鄉人稱為直軒先生贈資
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此公夫人公性至孝少
時直軒血出於面公以舌舐之而止正統己巳北虜
肆亂直軒從征官兵潰公聞變被髮跣足走求父所
在值歸乃已嘗為馬邑縣學生後學華乃入崞學學
成景泰庚午舉山西鄉貢元順甲申登進士第授兵
科給事中成化初累遷都給事中論事持大體壬辰
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男山館

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真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
得與失不較然白哉今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
中鏞女也生子相霖霖對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
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彤為
工部司務恒光祿司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
祭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與諸同官劾大臣不職者因薦致仕尚書王敏都御
吏高明可用言太激切獲譴幾殆不為遂已罷陝
西布政司左叅政偏歷所部詢民疾苦察郡縣吏稱
不稱得依民體分守洮岷適西番縱掠居民驚徙公
提兵斬其魁男婦復業者千數以內服去卒且服闋
復任巡撫都御史而下交薦於 朝乙巳進右布政
使下未遷左布政使敷惠勤事視管光普在陝前後
十五年民熟其名益宜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撫湖廣兼贛軍務公整肅風紀賑饑民理冤獄簡
壯以增武備永州寇作督官兵之鎮守中官毀殺王

親下公勤戮力拒請屬不為撓外艱去壬子改四
川有武官鴛不聽令公痛繩以法始皆帖服有剽盜
亦督兵剿之甲寅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會獨漉湖事
事畢舉戊午進戶部尚書出納明審時已嬰疾庚申
遂得請去時足不至公府徜徉山水閒日圍碁賦詩
為樂篤倫收族事兄琮尤謹每宴會拜跪如少時所
賜稟俸月必分給間以散諸族黨歲歉則出粟以周
貧乏死者具棺斂葬之又建石橋書院以教子姓及
鄉之俊秀給薪米筆劄而時課試之績且屬屬其子
曰無廢義學蓋其生平所注意者故至是猶勤勤云
林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風箴

南京戶部尚書鄭九

國史實錄

南京戶部尚書鄭紀字廷綱福建仙遊人天順庚辰
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 憲廟登極獻太平十
十策尋移疾歸踰二十年再起供職陞浙江副使提
督學校弘治二年召為國子祭酒會 萬壽節脩齋
醮禮部預取監生供事紀以為不可上疏諫不聽改
南京左通政陞南京太常寺卿南京戶部右侍郎久
之進本部尚書致仕正德三年十一月卒年七十賜
祭葬如例紀姿貌英特氣象方整為文章條鬯而尤
以用世之學自許其為提學時正樂舞行鄉射毀淫
康徵錄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祠皆有禪風教既調官南京猶數言事 上在東宮
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條各繪圖
作贊名曰聖功圖以進在戶部尤多建明皆關錢穀
大計中間屢被論劾蓋以其家食既久一旦復出驟
至通顯不免有積薪之議然紀之才略實有過人者
大學士劉健以同年故知之最深故浮言卒不能撼
而 上亦任之不疑也次子主敬亦舉進士為戶部
主事卒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熊公紳墓志銘

喻時

公名紳字騰霄號... 曠邁簡肅不知世有術
驚態而沉澁逸虬莫可以埃雷籠也父仕忠奇焉少
齡業南壇從遊者十人許忽夕視一絕色女立松樹
上衆皆錯愕走公略不爲意女滅焉遂以刀刮樹皮
大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乃明日夜半雷壁
之至今人赫然余先妻祖司馬素菴郝公偶見公諸
生中輒許以廟堂器蓋則鑿焉公鄉薦後登己丑進
士授武進令濯痲煦寒無毛髮黧染稱循吏擢爲山
東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吳山館
西道御史按陝西武臣橫強公發其甚者如指揮王
昶輩置之法時酷旱久而雨注秦人德之差江西蕩
夷凶愍不少下借貪沓望風解去而放死刑之寃者
爲多邑有毛龍毛虎兄弟稔惡噬染人無數公潛行
得實重擬焉還其主賊外而收之官風裁蓋震灼哉
劇卷南畿以考最陞山西憲副 詔曰天下做官的
都照依紳可謂受知天子矣分巡冀北道禽白蓮會
謀不軌者萬衆公維戮其首妖王良輩而勝從者免
陞按察使被欽賞焉是爲 憲皇庚戌年也督工張
秋陞都御史多被欽賞無何而陞

副都御史節鎮陝西均徭額典錢法刺奸以存軍民

而紀綱復入邊見寶氣公命掘之得古玉璽一顆文
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四字納之當上意是年以工
部右侍郎召無釋着不泣下而遮留謂何以還我公
也行間改兵部左侍郎立朝抗顏多建白同右侍郎
顧佐者清蘄州草場得體又欽賞焉若壽邊條奏
朝議稱快時大司馬馬文貞公名皎然而侍郎有左
熊右熊公爲左熊京輦有兩熊夾一馬天下太平之
諺 孝廟呼熊鬚子而不名一日奏事鼻帶液 上
曰鼻液乃膝寒耳命以宮繡護膝賜之滿期加正二
品服色俸蔭一子入監警優綸也公年七十擢南戶
部尚書一指顧而宿蠹空相傳舊日清尚書熊公爾
遇兩宮慶禮成公得特進階資政大夫正治卿上柱
國夫人如其例封而父母大父母曾大父母同追秩
公七十有二矣巧休詔許馳驛歸公孝友本自髫髻
一嘉果必懷焉先嘗父母父母或有所指導神
而受之迨父母見其成而相次亡哭之骨立廬墓
如生歷忌辰弦晦節必謝客獨寢日晡養之
可恨也至生日曰吾母難時也悲乎樂訖其身
兄三翺翼輩弟一翺同居無異餐刻好酒難近

公行之不言而坐却改悔焉得俸金各為治田若屋若干瞻之墓田供奉外推之族嘗謂兄弟曰我五人身後宜從我祖父父俯為雁行墓見一脈爾竟遵之蓋公神遊太素笑言不煩人望見真渾樸無瑕摘而其中有照不滅焉者脩軀六尺許多毫兩眉彩上射鼻孔可容指願有異鬚挺然而入朝接者竦息累官奠樞敦崇同鄉人而不流也家居絕無秘玩築一閣扁曰尊制示忠也但藏古書千卷別有鳳皇岡之往來鴈詠携子共孫徜徉與一觸則舞鶴跳鹿拉王叟者手彈瀟傲竟夕不知其所如也叟貧死公臨焉獻錄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淚澤下呼老友老友聞者感之 武皇復起公而疾革往矣往之日童孺四與郡學郭生願生立靈星門忽聞天鼓響見天門雲光爛開有袍笏一人騰而上不移梓傳公逝此豈偶然耶 武皇賜御葬四百五十余計前後誥命十有一勅書四有五欽賞襲衣白金者三雕花玉帶者一恩遇可謂極數矣但公軍功該世蔭而大司馬彭澤者將欲請而遂寢於乎功之不見錄也何但公人臣之分常爾余向聞 皇上皇當陽初夢公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紳見明日咨之諸元老稱其風表峻越而臨穎賈公以先大臣第

一涼對 今上皇異焉諭以祭公其歿而聲靈通帝座者也視之蔭異重輕哉公奏疏與詩文若干卷今但有止菴集行世

獻錄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

秦民悅字崇化廬州府舒城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行人遷工部屯田員外郎賑濟京畿諸縣多所全活成化壬辰遷廣平府知府考政為郡守第一如檢勘荒田馬地共三千餘頃辯冤活獄一十九人招流納徙六千戶皆燁燁在人耳目九載去任民立祠豈碑以思之甲辰遷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弘治改元擢本司右布政使按部戢奸吏抑豪強均賦平役民賴以安辛亥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奏乞減莊田租課以紓民困增密賦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曼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高

公銓墓表

李東陽

公姓高氏諱銓字宗選世傳為媯州人國初徙揚之江都祖及直父亨皆用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方亂日誦數百言十三能為韻語天順丁丑補縣學生吏部王端毅公時知府事置資政書院教諸生俊秀者公與焉成化乙酉舉鄉貢己丑登進士第或諷使增年以備臺諫公曰某不敢為也授大理寺右評事上疏言時政六事丙申錄囚福建平反至百餘人及會勘大獄不為私撓擢山東按察使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曼山館 司余事改浙江河南歲饑人相食 朝廷遣侍郎一人往賑公實授分任驗丁口程遠近審緩急務均實惠屬吏為侵尅雖有所憑附亦按治之流移四集者蒸染為疫厲公請給衣糧亟散遺之其所全活多至不可數歸德有黃河退地千餘頃為觀瀋所據州守亦以租負被訟於朝命中官及侍郎都御史核其事公謂租負責之州地則民所恃為業者中官挾以禍福執不變後他藩亦以河退地請其官長欲私於長史以其半兩釋之公不可民賴以不病凡一官歷二臬九載四薦乃遷浙江副使即攝司事清案釐勦聽

斷羣吏敏手勾考戎籍姦惡無所伏于子權河南按
 察使以決張秋命官浚治公以質畫勞賜白金文綺
 乙卯歷巡左布政使丙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保定諸府兼督燕門諸關定徭役修要害有妄指
 民田獻為皇壯者命侍郎二人會劾民冤登臧野
 至毆州縣吏不得行泉頗縱之欲藉以塞命公曰若
 是則民重得罪請勘實以聞主上仁明當不忍奪
 民利以徇左右已而果然庚申陞南京工部右侍郎
 累攝吏戶兵三部事癸亥江淮饑復領賑濟所活亦
 衆荒政八事多行之進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正
 德丙寅 今天子擢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衛士廩米
 與折銀每月兼給人甚便之丁卯南京吏部及北陸
 相繼告闕公兩被名薦會逆瑾竊柄不悅於公特令
 致仕猶銜之不置逮就詔獄文致無所得乃放歸後
 竟撫他事憮其官庚午詔復以本官致仕中外方冀
 其再相而公卒矣公慮事周悉通貫條格每自謂治
 律之功不減治經經史外若陰陽祿命堪輿醫藥之
 類罔不涉獵始號平山晚更號遺安老人所著有平
 山遺安二稿若干卷後以例請於朝特贈公太子少
 保賜葬祭

戶部尚書張縉

雷禮

張縉字朝用其先順天寶坻縣人曾祖諱仲和勝國
 時為山西太原路總管因家陽曲縉幼穎悟不凡既
 冠領天順丙午鄉薦以成化己丑登甲科初知鈞州
 鈞民多頑犢以嚴治之素弗友者皆敏手奉令尋以
 內艱歸終喪改知滄州居南北之衝且穎病雨淹多
 方賑救民賴之安權貴欲請境內地為莊田縉不可
 其事乃寢陞南京工部郎中剷除宿幣羣匠故囊業
 為奸利者無所容未二年陞杭州知府益重其地而
 屬之也縉以廉政自特守臣臺使以及監司無弗敬
 信者在郡八年節縮百費省民財十有餘萬陞山東
 參政去之日杭人留其履以識不忘弘治癸丑河決
 張秋上命平江伯陳銳都御史劉大夏治之百需
 悉委調度甲寅功成遂陞其秩為通政司右通政屬
 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濬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
 濬無所遺又於決口之東斲石岸數里以圖勿壞又
 新築南旺東堤樹柳其上每歲夏秋水溢挽卒得分
 行無阻至今便之庚申八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保定等府飭士馬以防寇掠有發輒得畿內寇
 幾絕嘗疏陳八事皆蒙採納辛酉四月陞右副都御

史巡撫宜府虜入遮擊屢有斬獲之功是歲十一月
改督漕運造計之價必預給漕卒必選其精壯者補
之癸亥甲子淮揚連歲告飢奏留糧米若干萬石所
全活者甚衆丙寅陞戶部左侍郎時逆瑾專政惡其
不已附者會南京戶部尚書缺以縉往補而卽因事
連之時同連皆復官惟縉致仕過滄滄人留止之乃
家於滄然理銜縉未釋也復尚書韓文同下詔獄罰
輸邊米五百石又坐前揚州災嘗改揚之兌運二萬
五千石於鳳陽上納瑾以爲更制除其名辛未劉齊
二賊掠畿甸滄被圍七日城中士民欲許賊和以緩
賊縉曰許之種是降城矣降於法何如吾家
三十口誓不能降賊而生也衆義之相嬰城固守勇
百倍於初賊勢挫其圍遂解未幾復召爲右都御史
仍督漕運兼淮南勦賊事至剛選鋒追勦又設伏以
遏其衝賊圍邳縉素知東海千戶張瀛者以謀勇稱
遂令率健士開南柵迎敵有三騎突來蓋賊魁也皆
中矢斃其黨遁去城乃完七月賊捨騎入江縉於儀
真於瓜州皆嚴兵以待既而賊勢日蹙乃有狼山之
捷上勞以璽書金帛時境內累經兵燹民物凋瘵
文加意撫綏漸有生意然縉亦老已倦於勤矣凡七

疏乞休不允甲戌以入議至滄不進復疏乃許之仍
復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命有司給歲夫月廩凡居滄
有一年而終年八十有三縉器宇魁岸風神秀朗持
已蒞下嚴重有威理禁處劇綽有餘裕故起州郡歷
方岳陟臺省所至輒著能聲樹成績居家孝友交接
以誠好賢喜士多所崇獎生平嗜學手不釋卷星曆
醫卜皆臻其妙性好吟咏有玉雪遺藁若干卷其所
選白又有奏議若干卷藏於家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吳山

南京戶部尚書成齋林公泮墓志銘

舒芬

大司徒成齋林公以城化壬辰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陞寺副寺正盡心庶獄嘗有吳鑑者宜津人以與強賊同姓名逮繫又有王子流者江西人亦捕為強賊為刑迫皆自誣服公駁之論時果獲真盜陞廣州府知府府治省城吏奸政弊訟繁公處之若無事例有堂食公一不指染嘗過厓山門有石刻元丞相伯顏滅宋於此公改刻宋太傅樞密使張世堯死節於此凡郡之忠義貞節多所表異郡有藍漢諸山

蘇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曼山館

洞壘時方猖獗公承檄以兵入其穴擒斬渠帥因圖地形會總兵盡屠之又豐湖保十三村民皆為盜拒敵公至其地諭降之戊午陞廣西叅政奉勅總督糧儲兼理屯田時逋欠三十三萬公偵知湖米方賤下令減直收銀差官往湖糴米民甚便之輸不後時既半年逋欠畢集辛酉陞江西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廉公有感吏弊一總嘗以陳先生濬所著禮記集說文前編性理大全書既取為大註是陳有功於禮奏乞從祀孔廟不果乙丑登順天府尹省寺供億悉復舊章威德蒙石畿輔以治正德丁卯陞戶部右侍郎

總督太倉糧儲時逆瑾方用事公惟內無所失而處之甚恭會奉勅往鳳陽河南會勅徽府田土事竣加俸一級戊辰陞南京戶部尚書投資政大夫時逆瑾

益撫大臣多從中罷免甚者中以法公亦惴惴有去志方啓行出都門傳旨着致仕仍賜誥褒贈廩給與如例公欣然以為得保全出望外矣明年某月抵家未幾瑾又以公當罰運米口外幾百石公家素貧雖歷官三十七年俸資之外一毫無取家又先被火歸之日寄居寺宇書房者數年口外之役不勝艱苦公亦視之坦然不少憂憤公名泮字用養成齋號也世

蘇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曼山館

為閩縣人祖祐父純由舉人為興國教諭皆以公貴贈南京戶部尚書祖妣鄭氏妣王氏皆贈夫人長兄清源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卒公幼孤性雖嗜學主事君之教亦至故公事之若嚴父師弟濬淵與公為同榜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又陞廣東按察僉事丁母憂去補任浙江又陞副使卒

南京戶部尚書張公泰傳

黃佐

張泰字叔亨順德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沙縣為人端謹樂易政尚寬平而公庭亦無留事民愛戴之嘗修飭學校重建先賢祠修建縣治事集而民不擾公暇輒戾學躬勵諸生學業刻羅豫章陳了齋遺書以詔學者邑士用勸時縣經兵燹荒疫泰至百廢具舉甫三載以賢能徵授浙江道試御史巡視通州倉革包攬之弊言及官閣與政上怒杖責之幾死提督京畿學政公明為眾推服丁憂養病十有餘年弘治壬子復起出按雲南奏開解額五名繩賊吏之尤無狀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九 曼山館

良者先是象馬思操執本邦宣慰司罕完法困禁四十年未有以處之泰於是會議檄各漢土官兵臨其境以公移諭之思操感悔遂送罕完法復其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請罪積患一朝頓釋遠近稱其能既復命特劾中貴楊戴二人及戚里壞法者上怒甚既而霽威罰俸半年尋陞太僕少卿又改大理寺薊州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奉命會武臣清理泰密訪得永樂中開設圖本按之權貴始服陞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遂疏專委任清兌支均俸糧委監收廣儲積修常平清軍數

總部運限稽派重查糧稽住俸省守支十二事俱允行正德丁卯遷工部侍郎公出納杜請託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逆瑾虐焰熏灼所求不副奇禍立至泰當奉表入賀惟以土葛布遺瑾瑾知清苦然猶憾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內批陞戶部尚書着致仕家居三月卒

朝廷遣官賜祭葬泰謙和孝友兄順庶出母欲薄分其產泰泣諫均分從之夫妻相待如賓每見必揖至誠接物未嘗言人過失喚僮僕不至聲色不加於前蓋其所養有素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

曼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正誥先生雍公秦墓

誌銘

呂 柟

公諱秦字世隆別號正菴陝西咸寧縣人也先應天
句容縣人高祖太居生子安洪武初從戎西伐編今
籍生清清生鑑封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配王氏
封孺人瀕育夜夢神授白蓮一莖日生公孩孺即教
敏不諱十三年選升府學十九年鄉舉成化己丑准
士明年出知吳縣吳濱湖漲淪田數頃頃先尹
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公至作堤富室猶譏於太守
公立笞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蓄泄吳到於今賴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甲一
之曰雍公堤夫有妾死妾父訟夫密殺吾女兩月匿
尸湖中石下名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
脅財始知死所公使視尸死營近日乃訊父曰夫夫
密殺汝女汝安知匿女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
非汝真女汝假他以勾賂耳一拷而信同年進士過
吳求衣綢不答察勸之公曰吾為吳人父母剝其子
賂友於友何厚於子何薄吳人無文小稱青天焉
甲辰詔推為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饋公公不受
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
州既守御史渾射不憚高明褒揚不滲卑遠時

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初

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曰去有主者民崩首不去他
官不辯也公為折之於是豪右斂跡聲震京師巡關
居庸紫荆士民警服管管黎盜復有首得遺贖者訊
之乃盜官黎者也兩淮巡監且滿巡 又以
公力 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皂丁
貧而鰥者幾二千人 其與完室既去淮南
人詠曰客邊檢蒙 遺民盡有家丈曰了
却四千兒女願春 朝天云已亥陞鳳陽知
府未到丁憂服闋改南陽 唐王奏取民田千頃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命下按察勘給 不從奏曰民王 與守汝
寧知府及千戶和 公逮至千人累年未判撫按
下公三日而決甲辰司馬于公總制北邊辟公山西
兵備副使公至大同汰侵漁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
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近邊千戶韋英誣收謀逆百
人于公會鎮守巡撫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
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于公悟從之
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於是于公有疑率名質
決明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
驟耶李曰雍廉使風力無雙可以諸人遇之乎於是

山西獄無冤鬱綱紀肅然有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喻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怒不知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太原知府尹珍出遇公於途前驥緩避公名數珍珍起抖擻衣上污曰此豈失朝耶公曰汝毀裂朝廷體統猶敢假為悖言非罪耶珍珍珍訴於朝誣以人命諸事遂收錦衣獄無證猶三月而後免左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為強盜者七八人屢多官不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三 吳山

祇畏邊陲晏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復與聚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叅李跪堂前詭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慄初李之屈也策公必原既乃諧公於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黨科道有稔習公遂以酒行軍官劾罷乃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韋曲款語移時留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 詔復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壘疏固辭弗允時宦官劉瑾用事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四 吳山

南京戶部尚書吳文度傳

吳文度字憲之其先福之晉江人父某敎諭黃梅以疾就醫南京遂家應天府之江寧文度早孤與伯兄居抗志力學成化乙酉舉應天鄉試登壬辰進士授浙江德清知縣龍泉故號難治文度招集父老示以禮義其強梗者治以法境內肅然已亥徵拜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秉持風采多所建白丁未擢知汀州府時徃人出沒為患文度設方略招致賦役帖帖如居民以其餘力修舉學政考德問業親篤勸之人才翕然以變秋滿乃相與立祠勒石祀而頌之曰視祠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曼山館

幸布時知已過從輒治饌具飲宴盡歡達官貴人至則避不見久之逆瑾敗諸所嘗傾害者朝廷次第收復之士論多屬文度 名命且下而以疾告遂不起壽七十有交石稿若干卷行世

國史實錄

文度字憲之應天府江寧縣人少貧與兄茹苦讀書夏夜無帳為蚊嘍成病鄰人數侮之其志益堅以成化壬辰進士授龍泉知縣有聲召拜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丁未陞汀州知府九載滿郡人生祠之又立石以紀去思弘治中歷江西左叅政山西右布政使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曼山館

河南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平夷首之亂正德戊辰進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無以賂瑾即改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文度歷官三十七年屋僅數椽而已賦性近厚處昆弟羣從有恩鄉人稱之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王公佐神道碑

銘

楊一清

正德七年壬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王公以疾卒於家年七十有三計聞上賜諭祭二壇命有司管葬事其子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雲鳳方受命巡撫宣府解官奔喪西歸既襄葬越明年以書告子屬為志銘不得辭乃撫其大者書之曰公名佐字廷輔山西和順縣喬庄里人高祖伯成元末自太原保德避亂至縣東虎谷居焉洪武初以鄉耆召至闕問民疾苦賜勅以歸曾祖貴祖珍以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七 吳山館

公貴贈光祿寺卿父義仕巡檢致仕累贈光祿寺卿母張氏累封太恭人贈淑人公幼敏慧光祿君初丞譚城驛有中貴宿驛久人厭苦之公夜密令人取庭樹巢鶴墨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而驚熟視之故鶴也詰諸館人皆驚以為不祥遂去之弱冠為縣學生二十六舉鄉試成化戊戌登進士第內閣填黃榜終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狀元卷封內若二然啓之則公也偶為封者所誤不得已足之榜尾試政吏部太宰尹公嘉其器識數召與語兼咨訪人才辛丑除文選主事尋丁外艱去甲辰服闋補考功司丁未常

朝覲之期例嚴天下諸司官公博采輿論必求其

當凡貪酷吏雖親故不曲庇貴勢請託一無所抗或

本廉吏而為毀者所中楊則力為伸雪之遷驗封負

外郎弘治庚戌進郎中有土官承襲例當駁嚴屬一

京宦餽白金若干祈免公卻而逐之其人愧恚自是

不復敢見公太宰三原端毅王公知公亮直調考功

司又值覲期黜貪濁斥庸懦拒請託視前加嚴焉

山西提學僉事楊文卿每憾公不薦已比遷山東副

使以公務至京見少宰曲陽周公謂之曰王郎中數

稱君賢楊乃歎服甲寅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六 吳山館

丁內艱去服闋至京師雷逾年不得調相知者諷公

具禮幣往謁執政公應曰諾實未嘗往又趣之行且

令一隸施從公所之明日公過執政門不入而去相

知者伴問曰執政云何公曰執政意無他也因具言

其狀為之一笑改順天府丞毅下事繁動涉權要公

處之裕如乙丑遷光祿寺卿節縮供應所省甚多正

德丙寅遷戶部右侍郎奉勅勘功臣地土於常州

丁卯轉左侍郎時劉瑾用事凡大臣科道使外還者

皆有厚餽不然立見罪黜公獨無所餽瑾常語人曰

世言山西人吝果然自是銜之屬時遣使稽覈各邊

糧多先後樞憲臣多坐累繫獄公一日同尚書顧公輩見堦堦言及茲事曰 朝廷必誅戮一番人乃懼耳公曰 本朝未嘗輒戮大臣恐不可開端有毀吏部尚書許公進者瑾信之語諸大臣曰許某奸邪若某尚書可爲吏部公曰某與某尚書素厚與許交淺然許素有時望某尚書恐不如毀許者因諧曰王某實黨進瑾益怒遂遷南京戶部尚書欲姑遣之去而徐國之耳比至南京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逮先尚書韓公輩詰問遂逮公下 詔獄以爲罪令致仕歸又中以他事罰粟千石歸家行李蕭然圖書數畝微錄 卷之三十一 四九 夏山錄

潞州儒士張拱壁定襄舉人薄微其塔也男孫五之臣舉人之道國子生餘皆天女孫六曾孫男三曰燾焯焯曾孫女一嗚呼公質直愿怒自即官至極品二十年有奇清白之操如一日晚始大受而格於權姦不得究其用然迹其所自立者其亦可以表見於世矣都憲君風節重一時凡公之志欲爲而未及者將於其子之身而大施之且其平生引薦士類不求人知拯人之厄辯人之誣雖涉嫌疑有所不避古所謂有陰德者天報之福公之澤將不延乎

秋微錄 卷之三十一 非 夏山錄

卷閉戶披閱子弟親識非有故不得見越四年卒性孤介寡合鄉隣無當意者惟善李昂一人謂其有篤行命都憲君娶其女至白首恒念之存問其子孫在仕途所交不過數人所敬服者二三人而已慈惠逮下使人若恐傷之御史則嚴曰不如是彼將肆志勇於爲義故人子孫貧無所於托者每訪求周恤之猶善記憶凡所涉歷終身不忘初爲太學生所著有橋門錄比官於 朝有朝事日錄在吏部有太宰問藏於家配馬氏累封淑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長雲鵬義官次即都憲君次醫京次諱皆天女四存者二人

榮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李公瀚墓表

張 壁

公諱瀚字叔淵其先山西翼城人六世祖始遷沁水
 曾祖諱倫知遵化有惠政倫生動動生聰聰領鄉薦
 歷鄆縣慈谿二學訓導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初妣王氏妣譚氏俱贈淑人公生而骨相奇
 華童時即解詞章侍宦訓導公治詩攻文蔚有藻思
 乃成化己亥為諸生庚子占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
 壬寅出知樂亭樂亭歲惡民流公至復者十六七即
 責賊豪橫亦還所侵民田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
 輒散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漫山館
 崇吏茲土者多病死人為公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
 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丁未被徵拜監察
 御史奉命巡陝西茶馬弊端革殆盡歲滿代還以憂
 起按陝劾賊吏汰宿姦郡縣官望風懼伏有鉅猾流
 毒一方衆慮其難制公計禽窮治皆伏辜鎮守貴瑞
 肆虐庇所陰厚逮繫平民暴諸市公出見之立命解
 其縛捕告者抵罪終南山妖僧鳩無賴作亂報使至
 公密諭使者曰勿令鎮守知恐張聲勢輒擾民遂選
 將授方略而遣之比及鎮守知則已報禽矣其先識
 如此戊午復按河南事叢委公至裁決無遺尤莊毅

率下有不法者相戒罔敢犯已未還道都御史屠公
 待徵公掌諸道奏牘古北口守將吳昭以失律賂權
 貴波及無辜累案不能竟 上命公往督察昭竟棄
 市都御史閔顧侶諸公薦公才可大用庚申陞湖廣
 副使文以憂去起為河南副使陳州衛都指揮子世
 恩格殺項城典史公至適巡大梁即收捕寘諸法所
 部帖然乙丑陞湖廣按察使丁卯轉河南布政使無
 幾還順天府尹尋陞右副都御史董漕公憤漕政久
 弛銳意舉行淮南守素結逆瑾貪復自恣公劾罷之
 時兼王由運河之國戶部恐其防穰運奏令各船分
 行兩河肯指擬得格動輒阻且公適會議北上遇末
 津遇王舟朝見司儀如陞前贊禮公止四拜即與且
 啓王嚴飭侍從勿阻追運舟王聽納自是始不擾糧
 運官軍稱快已已徵入為左副都御史時瑾虐燄薰
 灼公卿以下咸懼之中官楊鎮怙勢鬻販私鹽舟車
 相屬於道事聞瑾乃奏徵南都重臣按厥事守備貴
 璫劉瑯攘為已有同事者匿諱比命御史督之方檄
 諸省償銀瑾以諷臺長臺長語塞公厲辭以對衆為
 股栗瑾隨奏遣公往徵中傷公公往仍令瑯出所攘
 弁効落其職守餘成不問時論壯之庚午陞吏部左

符郎尋轉左是歲瑾伏誅公視篆月餘起廢疏壘上
類允愜辛未進南京戶部尚書公往蒞政凡論析公
便府帑戶口田賦盈縮之數歷歷如指諸掌居數月
請裁冗食節浮費廣儲蓄多見采納時稟藏空虛公
憂之乃乘秋熟議發帑金代軍餉數月乃積米數十
萬江浙諸藩歲輸布給軍士貴璫主之得因緣爲害
公奏令徑輸折色戶部人咸便之外守備有縱家人
私攬歲課不輸官有司噤不敢言公收繫獄不旬日
宿通完矣時未及引年公脫名爵乃累疏納祿歸
暇則追宋歐陽康靖在穎故事與曲沃司徒李公少
微錄 卷之三十一 辛三 吳山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鄧公庠墓志銘
張璧
初南京戶部尚書鄧公上疏請老凡再上先 皇帝
乃報可得歲給輿皂仍賜勅給驛歸且六年卒 上
聞計賜祭葬卹恩渥矣惟鄧氏族望柳之宜章曾祖
某祖本道歷官寧國知府父紀漳州府推官以公貴
俱累贈如其官公諱庠字宗周號東溪生九歲而鄭
夫人歿鞠於外伯祖司馬村齋公家甫弱冠卽名起
諸生間成化戊子領鄉薦壬辰舉進士授行人奉使
諸藩禮却饋贖諸藩王賢之陞浙江道監察御史巡
視京倉尋按順天等府時官屬多貪玩公以嚴從事
諸戒不敢淪法有弗便者欲中之据拾亡所得竟中
止貴州蕃夷弗靖守臣請兵征剿 上命公往勘公
以醜類偶出沒不足煩兵可撫定也遂下招撫令蕃
夷聽撫地方獲安公且劾都御史謝某等妄生釁端
上嘉納亟黜謝未幾丁內艱服闋補本道御史陞
河南副使適河決張秋東山劉公檄公問計公曰河
卽未可治須下流分殺其勢乃築堤防庶幾可塞東
山如其言事果濟 上善其贊畫陞奉一級轉本司
按察使治獄多所平反明年陞廣東右布政廣西左

布政得旬宣體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南京
備丁外艱服再闕被召巡撫河南時鎮守太監廖堂
與其弟指揮鵬多為不法諸莫之敢撻公首劾之堂
深銜亦弗顧逾年以平賊功賜白金文綸給之誥命
擢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養病歸再被召改左副都
御史巡撫蘇松復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進南京
戶部尚書至則稽羨財節浮費禁包攬諸弊時方望
其有為公顧求去矣衆惜之性平直不設城府事涼
州府君孝在官俸入恒緘致其家為養友諸弟甚篤
府君遺田產盡分讓不私尺寸御減獲有恩問鄰貧
蘇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 吳山情
者優歸久不厭在官公謹不為權勢所撓比歸杜門
清坐惟日一徒步至東溪觴咏自適公祿仕久無贏
餘君子謂其廉靜然尚慨其未究厥施也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鴻儒傳 朱睦㮮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奇穎工楷書親屬為府
史從治文書時金城段堅知南陽府見鴻儒書奇而
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一試大驚乃留居府中親授
尚書久之鴻儒因言張生景純為學艱苦堅又招景
純授以毛詩兩人咸資稟良篤思致精密博通百氏
而主本於六經成化十九年鴻儒舉鄉試第一又四
年景純舉第八於是南陽人服堅知人云後景純未
仕而歿二十三年鴻儒登進士為工部郎中弘治間
出督晉陽學政表勵敦謹裁抑靡浮俗習為之一變
臺臣屢薦於朝時 上勵精求治物色賢雋一日諭
劉大夏曰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
不易得誠如 聖諭無何 敬皇殂落鴻儒傷悲亦
謝病歸正德四年起為國子監祭酒越四月以父喪
去位七年復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尋改少宰十四
年進南京戶部尚書會羣閣擅權政門頗雜鴻儒瘋
憂飲泣雖在貴顯如困葛藟是年七月疽發於脇遂
卒謚文莊所著有疑齋集若干卷弟鴻漸字懋德鄉
試復舉第一登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所著有清
南集與疑齋集並傳南陽文獻之盛自王氏始

論曰王公操履清純學識該洽弟懋德亦馴雅多聞
世稱宛郡二難良不虛矣

維風編

劉忠宣公薦公於 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
爲已任崇獎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
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
山乎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
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公於書無所
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百家之異同亦必求
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所得宏博奧衍交發互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吳山館
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爲
案而已從中斷之審辨得失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
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
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嘗聞劉文靖請丘瓊山
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諫曰公有貫索而却欠散
錢云乃公讀書以窮理致用爲主亦有貫索矣起家
非詞林而得謫爲文有以哉雖然世博綜者恃此休
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
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
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卽此一語

永叔之文章便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 朝最稱該
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
以爲文靖請其無貫索不虛也或謂文靖爲篋墩短
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文達之譽業文莊也亦
以疵其詩文故余惟三公賢相也或未必然果若人
言視魏公之度如何哉顧葉程兩公以能工詩文遭
讒構於執政者如此然則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榆莢
視之可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七

吳山館

榮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煙村鄧

公璋墓表

夏言

鄧曼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楚徙今之涿州者涿之有鄧其稱故遠然至公益大著公諱璋字禮方別號煙村公曾祖仕能祖平皆不仕父誠國子生咸以公貴贈右都御史母蕭氏贈夫人繼母王氏封太夫人公少讀書即知為文業舉長領庚子鄉薦繼登丁未進士授南昌推官寧人有瑕丘故誣民以殺人公覆其中輒麗寧人以法武寧大獄數十積稔莫決取故案一視而成之人驚謂神上方重良吏名為福建道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九

曼山館

臺察御史雷惟雨國課集經按而民害去積簡上心擢大理寺丞甲子奉命會勘寧藩鍾陵王無所回忌一意窮詰有干逆濠者悉實於法人皆難之乙丑奉命覈勘太監苗遠功次務絕知友賓客之請停勒豪貴冒首功者九百餘人時論快之遷本寺左少卿俄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乃清屯田治垣障通關市官酋長布恩信諸夷懷畏邊人安堵屢為上知獎改巡宣府復數有軍功遂加俸級至冬擢南京戶部侍郎逆瑾執國柄惡不附已輒中傷致仕瑾誅以守正起為左副都御史時

青州賊楊虎等連眾數萬轉寇河南屠燒城邑

不辜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握兵之將皆望塵靡

莫有杖一戈援一炮為士卒先者命公巡撫至則

奮然帥先戰守隨宜不數月賊平上救褒之既而

南北畿甸山東河南北新創於兵仍以旱饑民文走

死無弔朝廷憂焉遣大臣賑之難其人上習知

公才力特命兼理公因事增智盡心於其不可為

之地卒全活數百萬人所部賴無事明年改南京刑

部右侍郎繼改兵部時土魯番黠鰲葑約束擊哈密

虜其主忠順王能大為邊患邊民數驚上特命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六十

曼山館

為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諸軍事公及陝建塞徼起亭隊飭弓弩具蘭石布渠答設屯戍塞賀蘭山隘口三十處使賊不得通增花馬池塹壘大樵校聯四十餘里不絕使賊不得越復築城樹榆外使居民有保障至冬虜大入寇羣氓蝨毛而起條集城下公乃掘井鼎罌薰穢穢潛過梁彤珠禽斬以計如是者再賊知中國大有人在乃斂迹去公遂以速陞賞廣推恩宣捷音優犒勞嚴法制完徵輸馬給商價蠲屯種歸貢夷十事上陳上皆嘉納居亡何西寧番賊劫掠屯塞侵盜不已公簡將出師

奔數百里捷聞 上褒獎之賜白金綵幣公以疾得請還至戊寅土魯番復攻哈密寇肅州羽檄日至上思公舊績復起公提督軍務便宜從事公方至州北虜阿爾禿廝乘微寇永昌逆吾顏行將官悉銳皆往遣之禽公乃以隨季陷楚法克之土魯番素憚公聞公復至輒戒部落日勿以邊為意數使乞和及還貢使眾皆欲聽之公曰夷狄之性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可服故漢人曰匈奴侵盜無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况今虜雖乞和實未有憬意奈何遽聽之且彼城所需咸仰給中國但閉關絕貢彼始失圖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十一 曼山館

縣門過賓罕得見者嘉靖改元詔進階榮祿大夫秩從一品嘉靖十年十月以疾薨於里第天子聞之震悼錫以葬祭諸卹典有加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十一

南京戶部尚書胡富

南京戶部尚書胡富徽州府績溪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陞順天府尹大理寺卿正德初忤逆瑾勒致仕瑾誅起陞南京戶部右侍郎遷本部尚書屢疏裁冗食祛宿弊事涉權倖多格不行因乞休疏六上始允仍給月米歲夫嘉靖元年四月卒計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康惠富敗歷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士論重之

履長後軍都督府經歷次履坦詹事府主簿為弟
後女三通政經歷陳邦傑士人曹鸞舉人唐鈺其婿
也孫男務耕等若干人公天性純誠其於世人機械
事茫無所知至於蒞政折獄往往如燭照而數計毫
髮無能遁其情者其官郡縣保民如子惟恐傷之逮
司臺憲鋤奸難惡不遺餘力未嘗少有縱舍蓋公平
素潛心義理之學而必驗之於行持身處官事無難
易一切揆之以理有未安小節未務不肯苟徇妄隨
於先儒大窮理而務果斷之說終身誦之其言行政
事無愧於古人者甚多此不能備錄云

藏微錄

卷之三十一

本五

吳山館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縝傳

黃 法

王縝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實慶知府縝為人敦厚寡
言笑弘治癸丑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出使安南其國王郊迎席拜以禮卓叱去之所餽
金寶一無所受進禮科右給事中奉 勅清查南畿
屯田革宿弊擢工科都給事中正德初擢山西左叅
政遇例裁革改雲南左叅政時逆瑾擅權牽劾司米
五百石俸不足鬻產以償瑾誅進右布政使俄進福
建左布政使遂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
應天蘇松嘉杭等郡兼督糧儲殲逆賊劉七於狼山
獻微錄 卷之三十一 本六 吳山館
禦妮响賊王浩八於徽寧獲 賜鈔幣隨以乾清宮
災警上陳言以答謫四事曰正大本以安天下省內
臣以慰民望處驛遞以蘇民困廣延納以開壅蔽皆
切時弊 武宗欲西巡疏止之不報歲士申丁內艱
服闋以父年老乞終養 勅起撫治鄖陽至任時
武宗欲巡幸諸郡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
悉令罷之且究其為首者褻府護衛奪民產為疏辯
以還民已卯夏寧藩煽亂震擾荆襄縝下令設守備
人心獲安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嘉靖紀元辭前陞俸
既允隨上疏陳十事曰正心以正大本勤政以法

相德親賢以廣延訪守信以重 詔令崇德以禁布
修舉知以求賢才體仁以恤民窮修禮以正風俗裁
冗員以復舊制慎刑以重人命亦多見採陞南京戶
部尚書疏又以父年老辭不免時南畿大饑糴區處
賑恤請內帑銀五萬給之尋卒於官年六十有一訃
聞 上命賜祭葬

蘇復錄

卷之三十一

本七作

山陰

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

南京戶部尚書王承裕嘉靖十七年五月卒 賜祭
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諡康僖承裕陝西三原人吏部
尚書恕之子也弘治癸丑進士選授兵科給事中歷
吏科都給事中以言事觸逆瑾罰累輸邊尋以父喪
去位服闋除原官累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南京
戶部尚書致仕至是卒承裕潔廉好學孝友端慎卓
有父風士論重之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承裕傳

王承裕端毅公第七子字天宇號平川為兒時即重

蘇復錄

卷之三十一

本八

山陰

厚如老儒七歲能詩賦立孔子木主拜而祭之十五
從蕭田蕭生學遂深造二十作太極動靜圖說為名
卿傳成化丙午鄉舉完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執而
行之弘治初端毅公為冢宰時隨任令接海內賓客
籍其所長父依而用之一時號稱公明當時既不疑
其子而海內人亦無他議登弘治癸丑進士時端毅
公致仕即歸養暇授徒於弘道書院以孔顏程朱學
教之正德間歷授兵刑吏三科給事中以正直忠厚
名有時政先務勤政任將等疏凡三出封 郡王不
受魏璉必給賞諸邊軍士蒙實惠逆瑾用事以上書

罰米三百石輸邊陲太僕少卿奉 命點視京營馬
匹人稱明爲陞本寺卿 上偶降 旨大閱用戰馬
二萬卽應 命大臣驚異陞南京太常寺卿時 武
廟南巡具牲帛祭品以待或謂 上不暇弗聽及
上至奏行之言者愧服宸濠亂察其內應者處以極
刑南都肅然後賞功陞戶部右侍郎却其舊用公堂
銀千兩貯庫言官論禮部尚書席書賑濟事不明往
勘功罪昭然卒當 上意 欽賜脣筆清平正直四
字陞南京戶部尚書奏鈔關商稅羨銀解京以饒國
用革私克工匠以省糧廩查累歲逋稅至一百七十
萬石在部二年績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查南京諸
倉應祀神祇奉位立祠以祀及致仕卒 賜葬祭謚
曰康僖一時諸公皆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之
風爲狀廣額豐頤鼻如截筒貌丰而澤體厚居嘗端
嚴若神然溫乎可親又栗然而不可狎也性篤孝能
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誨諸子
姓以道有不率教則反躬自責令其愧恥雖僕御有
過至內竊而敗亦薄示懲庶許其自新務以德化與
人交卽之弗親遠之弗勞然忠信無僞寬柔有容故
與之交者無弗愛敬善後學因材以篤又廣擇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九

豐山館

髦士俾各數學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所未聞於
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
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
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又表章先哲如毛氏建
忠李衛公靖以文武濟時楊元帥子江樹勳於國邑
令朱春夫婦死節或立祠致祭或撰記署扁建碑皆
顯其忠義激勸後學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
錄漫語星輅集辛卯集攷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
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李衛公通纂厚鄉錄橫渠遺
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童子吟稿婚禮用中進脩筆錄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

豐山館

動靜圖說共若干卷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華泉邊公貢神道碑

李廷相

皇明有文學政事之君子曰邊公公諱貢字庭實別號華泉其先淮陰人也六世祖朝用元至正兵亂避地歷城華不注峰之陽因冒王姓故今為歷城人朝用生一誠高皇帝定天下始復邊姓一誠生文質以公大父貴贈奉政大夫應天府治中文質生寧即治中公寧生節山西代州知州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公生有異質即襁褓時祖母王夫人時置膝上口授章句一過輒成誦既乃從大父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吳山館 治中公於官所於是公角尚弁即蔚有文名弘治乙卯年纔二十舉山東鄉試第四人明年丙辰遂登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時 敬皇帝重祠事公駿奔惟謹嘗以告不與 上私語左右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其為 上所簡注如此乙丑六月擢兵科給事中公性峻直又練習國章通曉時務抵掌談天下事率鑿鑿副名實雖重忤時貴弗畏避 敬皇帝登遐公劾太監張瑜與太醫劉泰高廷和用藥之誤又劾太監苗達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詞義訓切聞者凜然是年九月仍擢公太常寺丞既而逆瑾

擅權陵轢衣冠匹所不至公又不能善事顯貴人於是顯貴人伺瑾顏色出公為衛輝知府庚午改荊州時監鄧寇亟飛輓之務公以身任之民不擾而事集克獲之功公與有勞若夫革吏奸察隱弊修廢墜宣恩惠為天下治行最辛未擢山西提學副使尋丁代州公憂甲戌服除起公河南公正已以格物先行而後文申條教以定其趨勤考校以程其業復文體以示其標嚴勸懲以鼓其氣繇是士經公訓迪莫不充然各有所得丙子鄉試號稱得人丁丑丁母董夫人憂初公體豐顏渥風神藻雅兩更三季喪哀毀踰禮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吳山館 自是積憂成疾而公亦倦於遊矣辛巳今 上入繼大統 詔求遺逸撫按諸公交章論薦乃即家起公為南京太常少卿嘉靖癸未晉南京太僕卿承平日久騎政漸廢公至未期釐弊課功公私稱善甲申改南京太常卿丁亥再改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各地殊八館諸生學亡師授公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成一家之學以通遠人之情戊子以年勞轉南京刑部右侍郎己丑擢南京戶部尚書東南財賦半輸留都百官六軍咸仰給焉制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閣公曰會計者部之事也覺察者

院之事也何妨焉公之識大體多類此辛卯忽以疾懇疏乞歸初公癖於求書所蓄不啻數萬卷壬辰偶遭回祿焚之幾盡公仰天大哭嗟呼甚於喪我也疾遂篤胡夫人謂公曰卽不諱麗牲之石孰當銘公者旣而曰宜莫如廷相公然之已而卒惟公與先太保公同省又同舉進上甚相愛也廷相叨官詞林兩佐南銓又辱公忘年之雅日夕以文事相劇切有師資之益焉則茲役也其奚敢辭追憶國朝文章無慮三變高皇帝初正大統青田金華義烏諸君子力以斯文爲己任刻削舊習橫制頽波幅尺騷雅典獻徵錄卷之三十一 七三 漫山館

起學士永樂以後騷卿藻士布滿天下然詞頗纖弱稍異曩昔識者病焉 敬皇帝時 明興百三十餘年於茲矣四海梁肉百官委蛇得以肆力弘學遊心藝苑於是公起歷下與北地李夢陽河南何景明互相師友力追古作妙悟真機鼓吹盛美可不謂振世雄豪也邪况公孝友天至又喜賓客樂道人善接引後進常若不及至於當官蒞法必盡其力所在人皆嚮之愛之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在斯乎公生於成化丙申八月卒於嘉靖壬辰二月年纔五十有七配柴氏累贈夫人先公卒繼胡氏累封夫人子男

一人長翼以騰爲太學生次習幼所著詩文四十餘卷藏於家門人輩相與謀梓之蓋世所必傳者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三 漫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毅

許公誥墓誌銘

王廷相

嘉靖十三年正月乙卯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許公卒於位計聞 皇上嗟悼乃贈太子太保賜謚莊毅遣官諭祭營葬事 恩典優備弟戶部尚書松臯公以廷相雅知公乃持右布政杜子材所撰狀來乞銘嗟乎神遊九寰公已長逝乃若德茂人羣言垂世則禪贊 帝猷式標風化誠不可無述按狀公諱誥字廷綸號函谷河南靈寶人也父進吏部尚書贈大字太保謚襄毅公進之子成化辛卯十二月六日高獻敏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五 受山館

千以私逆瑾忌之乃欲公納交以通公出入書堂絕跡瑾門戶瑾乃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邪乃矯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竄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公歷險冒瘴與魍魎伍挺挺無戚容竟宜風上無恙庚午襄毅公卒公奔憂制即宦情泊如矣大夫人屢命之出公乃謂松臯曰人出處道殊動默緣性在各任其真耳予鮮合於人茲豈厥時侍太夫人優游以樂足矣汝含醇居宏無往不可勉哉自是閉門掃軌潛修逃覽嚕齋聖真罔深弗入乃遂受徒誦道若將終身焉久之都御史御史交章薦大要以公探贖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不宜置之閒散時有詔守正不阿為昔逆瑾所斥者錄之遂起公為尚寶司丞非其意也復疏病還十餘年來公養晦存神蠖屈林藪松臯公兼善匡時龍翔天漢一出處時人兩高之壬午今 上改元復起公為南京通政司叅議公曰堯舜在上夔契思奮斯其時也乃起從仕丙戌 帝以文學侍從弗克經幄 命輔臣各舉所知公被薦改侍講學士戊子為經筵講官進講多所剴切據經引史古昔興衰治亂之跡如指諸掌 帝皆聽納嘉獎復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

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祛惑或四
口屏諛說以防道害其餘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
至焉 帝以公留心理學益加眷注己丑 命公主
武舉試事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公以道範
久類化機弗振乃弘獎風節紬抑華競以經世爲士
筌尊德爲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悅典
墳涉志弦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遐方旅櫬暴露無歸
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無稽公乃以公帑羨餘
購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給者數十人咸加
周恤由是士徒咸感懷服又奏罷教職不稱者及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七 長山惟
時收 律者乃一時成均條約肅然改觀因災
 今察天道以平治道就其略云 大君爲天
 神人之主輔於中節斯用行政順應天心陰陽
 和風雨時氣 帝嘉納之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
 像 帝欲置於上以本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
 帝悅即檢其舊像立皇帝王八主南向周孔之主
 東西向 帝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
 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卿等其罔
 休事仍 賜祭及禮神物品復 命谷爲講章以進
 公中書 帝樂章入講 帝謂公欲以一人之

戶部尚書周襄敏公金傳

唐順之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

初有彥居者以間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為都御史

復還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

氏於公為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贈夫人張

氏於公為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

進之惠化鄉公自弱冠為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

試正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

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為副都御史

陞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陞尚書南京南京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一 七九 曼山館

公所生長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爲榮公

之始爲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

三科爲都御史也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

於淮回凡歷四地爲尚書也於刑於戶凡兩部公

歷多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爲

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

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效迂生敢言而已武廟數遊

幸晏朝公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

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國儲益於冗食公言

原攝歲入三百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二萬乞痛加

明女馬

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監計引鹽梟橫道

路又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官外議或云已娠請誅

昂而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

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

疏也方其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爲仇不旦暮

死則竄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

戮辱而以久次得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其在

科中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害衆輒目屬公

公口對甚辯聞者莫不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

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十 曼山館

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

小而虛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

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

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

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

人家囊篋空虛子孫滅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

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

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

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衆以公可屬邊事

推延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既家居廷臣交口

薦猶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寧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公既素豁達不拘謫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邊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繩法以休煥熨帖之嘗欲筭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踞踞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名諸將吏軍卒盡入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曼山館

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知居家時數嘗爲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即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程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轟

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出坐院門名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卹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內撫軍情外策強敵闢城晏閉邊吐綏帶兩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然公他所施設其與公不同趣者或不能不以好惡爲贊毀至論公長於治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十二

曼山館

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鏡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圍廣平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寬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於巡撫爲同事而於公僚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立礎御史大體所在不肯苟爲矜阿此蓋公所難者其御史出鎮淮淮當上大

夫南北衝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爲謫然公自如也而申章聖梓官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悒悒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聖情聞之悲惻奈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鏡緝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途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人免於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於是有力焉及爲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於其官乙

蘇轍錄

卷九十一

全三

曼山附

已致仕歸武進歸年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雖釋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略尤喜爲詩歌羽

檄倥傯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稱皆成帙也善字書

有晉人風骨其罷宣府家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媿

媿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

其有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爲國器及入

仕途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顧樗散無能自效於

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平生儉樸

既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則極豐潔曰

賓客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蓄媵妾教諸子愛

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既沒天子賜之葬祭
陪公太子大保謚曰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
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仕爲都督府都事偉太學生皆
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蘇轍錄

卷九十一

全甲

曼山附

戶部尚書徐公問

張袞

公諱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推
 官名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劇調
 臨江二州之地瀕江海林莽菁深推埋剽盜馮爲淵
 數公以方略招撫擒獲亡慮數千增築臨江壞堤凡
 七十二處行者安之鹽運司易汚染人咸不樂官此
 公欣然受長蘆使之命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歷
 長廣藩能以身任一方利害蟻珠眞香號產於嶺南
 中使採獲不中巡按御史愛之將以責諸賈公爭曰
 珠有禁如是不趣賈爲盜耶惟令所產而獻某不敢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公十五 曼山館

避罪竟蒙察宥是歲入覲吏部首以公才廉列 上
 與賜章服擢右副都撫貴州獨山土酋蒙鉞弑父以
 叛公提師營境上親執桴鼓一鼓而元兇就戮捷
 聞有白金文綺之 賜名試兵部上安攘大計凡八
 條一時偵帥不敢鑽穴以入未幾以疾在告者十年
 詔復起公南少宗伯二載進司徒方半載而公復
 歸矣公自起家法曹斷獄具文不爲苟比當權倖縱
 橫雖其威方臨之屹不爲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
 論之忠惟九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
 不數爲復 代遺風

南京戶部尚書孫公應奎

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河南洛陽人正德辛巳進士
 初授章丘縣知縣徵拜給事中嘉靖十五年以言事
 忤 旨兩繫詔獄既得釋旋以大計論臺臣不法請
 高平縣丞稍遷兵部員外郎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順天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戶部右侍郎提
 督倉場本部尚書被論改南京工部尋改戶部引年
 致仕隆慶四年九月卒賜祭葬如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公十六

曼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書庵盧公紳墓誌

潘恩

公諱紳字汝佩書庵別號也陝西咸寧人祖典父旺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戶部左侍郎祖母李氏母周氏俱贈淑人公少而穎敏潛心問學博覽典墳為邑弟子員選入正學書院纂修雍大記諸書多所撰述壬午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四川遂寧縣令公廉勤自勵治教大行邑人戴之宛若慈母邑湖大河隳有泮水之患公築以魏堤植以密柳水害永消民受其利會蜀連年奇災飛蝗滿野獨不入縣境眾咸吃嘆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公七

豐山館

焉六載之間折獄明允無橫羅刑辟者庶幾畫像之風歲旱大雩素衣徒步禱於羣祠輒有甘澍之需維此人胥頌之戊子 召入拜工部主事治水呂梁有功癸巳往督杭州竹木廠立法寬平商民感德進拜員外郎督造臨清等處甄料兼理衛河提舉司時大工孔亟磚用數倍常額公經理維勤獨省費百工若商便之運不稽畱事有攸濟 上嘉悅泐錫銀幣有差進拜郎中管理 九廟 慈寧兩宮勞績著顯 廟工成加俸一級 兩宮工成陞二級辛丑推選廣按察司副使撫治荆南公加意教寧鎮靜不擾家

猾巨奸廉致於法一道肅然撫屬界連川貴西永施

瞿諸夷構兵連歲不解 天子怒下守臣委公會兩

省勘議公首宣言於眾曰夷性犬羊先王以不治治

之若繩制太嚴恐生他虞不若開諭利害俾罷兵息

民足矣眾從之諸夷帖服癸卯少司空陸石涇公奉

命修理 顯陵檄公總理工務有白金綵幣之錫甲

辰擢江西布政司叅政分守湖東瑞州寇起公單車

往諭解散其黨歲侵民饑賑恤有條全活者眾丁未

擢貴州按察使清平衛指揮某者暴虐貪婪激變軍

士連結諸苗為亂公驅車入城執首惡以泄羣怒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公六

豐山館

國典以示更生梗化之徒感泣紀法肅然戊申擢山西右布政使庚戌改山東左布政使 宗藩歲獻之供邊關兵馬之餉諸務劬午公調停區畫咸麗厥宜辛亥進權順天府尹時有勳貴人權傾中外倚勢欲奪畿內民田數百頃者關說京兆公力拒不顧人以為難壬子擢戶部右侍郎甲寅改左侍郎總督倉場兼理西苑農事申明舊章釐革宿蠹清查積貯附餘米十餘萬石以裕國儲然持法過嚴同事有銜之者莫是歲三載考績蒙 恩錫誥命上及二代錄蔭洪先為太學生居太倉三年游承 特遣及銀幣鈔錠

羊酒之賜丙辰起拜南京戶部尚書定立章程約

悉擊擊行丁已循例自陳致仕

高魚我化蕪竹興至則與二三知友飲酒彈棊論文

話傳日以自適公儉樸冲澹為人誠恪簡夷於世味

泊然絕無所好雖囊無餘資廩無餘粟而散財喜施

不責償假嘗謂人寧負我毋我負人寧我心人毋人

容我立朝正色直諒侃侃不阿一特善人君子交口

言之而沮之者亦力家居孝弟胞事父竹軒公先

意承志罔有所違伯仲二兄蚤世撫其遺孤授以恒

業教之誨之不啻已子關中人士稱之謂為不可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曼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鮑公道明墓誌銘

汪道昆

今上二年春正月己卯南京戶部尚書鮑道明卒於

家 上輟朝 論祭葬如今甲有司舉葬事公字行

之歛嚴鎮人也鄉人故多公長者稱三峰先生云公

父 六科右給事中諱榮芳 封孺人出汪氏公生

端靖自如不受狎侮稍長受博士春秋嘉靖甲午舉

第四人戊戌舉進士授行人三歲進戶科給事中再

歲進左給事中尋進刑科都給事中當是時信州袁

州爭政言者率揣摩希望各中其驩其或浮慕骨鯁

之名排擊紛起公獨正色中立或以言責詰公公謝

曰 主德聖明臣愚不足以奉明詔如使株連毛舉

徒自託於直言臣雖愚不欲以此傷大體會御史奏

延綏失事巡撫都御史以捷聞 先帝命兵科右給

事中蒞視之尋奉 聖書往公徧歷塞上閱虜出入

諸郭塞亡人畜多寡有差按軍府部署方略較諸將

程期論罪輕重覈首功虛實策賑濟防禦諸便宜議

上當入人心無枉撓聞者謂千鈞一發飲羽虎狼無

問狸狽矣先是虜入土谷公上言匈奴日伺邊必求

再逞乃今易置宣大總制用翁萬達易置本兵用蔣

宜未即來假令稱兵其何以應倉卒按 祖宗法
宜大設總督軍儲侍部一人貳總制京師設提督團
營尚書一人貳本兵分任事權相表裏無事則戮力
共濟有故則可攝而代之復之便當事者計非急持
兩端其後虜犯京師卒用公諫公在近侍七年出入
惟謹即有不測獨由由然應之袁州中信州 先帝
怒甚收信州及建議復河套者併逮言官杖之廷公
頓首曰臣固當答謹待罪出而參知江西政事居頃
之罪囚王連遣子叩 闕上書誣執故都御史胡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九十一 吳山館
宗誹謗故 大辟辭連刑科公以故刑科都給事中
當就對簿 先帝怒甚人人自危公頓首曰臣固當
誅謹待罪及事釋卒未嘗以喜愠示人既畢親喪補
山東職如故大盜師尚詒起歸德趨山東公以部子
弟成勝張武備甚具賊遂卻尋受命以保禦功
賜金論賞進浙江按察使蓋當輻輳之衝鄉人往來
部中趾相錯部中權豪多關說不避惠文公戒關者
毋入鄉人謁毋入關說者書即權豪面謁欲有言會
未得一開口既又發臨安故給事中高時好狀械送
京師無何進四川右布政使以株木論賞復 賜金

無何轉雲南左布政使持多徵發民將不堪公愀然
曰滇即小饒直蝸濡耳蝸不轉則活轉則中乾此誠
藩大夫事乃會計全力什五自給什三轉輸什二備
歲凶他不意今既布滇人至今便之已未入 朝歷
筦庫羨餘弗納尋進應天府府尹已復進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夷部錯居故患盜殿最捕
盜諸吏士視獲盜多寡為差諸吏士或掩不辜求道
薄責公遇文致不辜者立釋之阿堂攫印構兵楚蜀
騷動公謂有苗視印為向背請降新印今反側子自
安毋動遠略為也容山首韓甸竊發公徵兵遣將討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九十二 吳山館
平之斬首二百有奇旬就縛 先帝賜金幣下兵部
論功人言歲終類奏功故事猶得任子今大捷宜視
昔有加不然則籍子弟置有功部中亦得延賞公謝
曰臣奉 天子威得罪人固諸將吏功臣何敢為子
孫地已進大理寺卿尋進戶部左侍郎 賜金幣會
袁州得罪去變置諸大臣公進南京戶部尚書蓋一
歲三遷矣公乘兵變後主度支體國撫軍不遺餘力
尋以疾乞骸骨 先帝優許之 上即位初廣厲言
路諸大臣往往中多口惟公保身名完即公無所瑕
疵其決策蚤矣會兵部左侍郎棠樾鮑公致仕歸公

宗人也鄉人嚴事二鮑視漢司隸同乃若明哲保身
則退之矣歲朔疾風自西北起占者以爲咎徵月將
終兩公相繼卽世吁嗟異哉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五

南京戶部尚書曹公邦輔傳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第嘉靖壬辰進士歷知元城
南和二縣治在廉平裁省與民休息擢雲南道監察
御史巡視河東鹽政釐革爲多課溢常額出按陝西
會虜人延綏殺酋甚衆邊臣匿不以聞邦輔上疏奏
逮大將以下七人咸論如法秦宗人有殺人獄數年
不決一訊而服奏正憲典出爲河南副使大盜師尚
詔流剽兩河奉 詔捕治一日寇至監司錯愕或走
伏匿邦輔親率吏士提刀躍馬馳入賊壁衆皆賈勇
向賊一以當百賊懾而潰遂破走之再擢浙江按察
使值倭夷入寇特拜右分都御史巡撫應天將兵禦
寇追奔逐北前後斬首虜六百餘級會趙文華視師
求賄不得反用他敗論劾謫戍朔州吳人感其功德
爲祠生祀之隆慶改元起爲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遷兵部左右侍郎總督薊遼軍務擢南京都察院右
都御史遷南京戶部尚書考績詣 闕以年滿七十
疏請致仕邦輔爲人忠孝耿直志在殉國不避夷險
登仕四十年苦節清操始終如一田產蕭然不異寒
士嘗欲以身死封疆爲 朝廷掃清朔漠不究其施
世 爲恨卒 賜祭葬如法今祀學宮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九十四

九十四

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西塘王

公好問墓誌銘

許國

萬曆壬午南京戶部尚書樂亭王公卒於家計開

賜祭葬如令甲贈太子少保公諱好問字裕卿別號

西塘永平樂亭人也大父茂父臣世有隱德俱用公

貴贈尚書母史夫人公生而穎秀有異徵弱冠善屬

文慨然抱當世之志嘉靖丙午舉鄉試庚戌第進士

授太常寺博士時賂遺公行泊然有以自守久之乃

擢御史公以風節自持行都城搏擊無所避會元夕

一巨燭張燈邸第陳百戲都人士女聚觀有蹂躪死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九五 吳山館

者嗚囑公勿以聞公竟按其以聞貴豪斂手嘉隆

之際內庫冊籍沈匿莫可稽宦豎浸漁無算公請清

之得隱漏軍器三萬二千有奇又用事近習謀督團

營兵公抗疏謂自古未有以閹人監軍者即有之亦

衰世事唐宋勿論如本 朝王振劉瑾足為殷鑒言

甚切直中外莫不嚴憚公公再被 命按秦晉務飭

吏治便民生不為時俗媵媵之態以希 上意如隴

山白鹿芝草榆次天書皆却不以獻公論黜之於秦

議典革者八於晉上便宜者十 天子嘉納焉公在

職八年抗志論所言悉軍國大計如神 聖治止

行幸瀟戎政隆 大典彰 主德一政體飭禮儀勵

新政慎恤典重 孝思陳時議勤 聖學諸疏多見

施行當是時王御史之名聞天下尋遷大理寺歷左

右少卿晉太僕卿公朴忠自許遇事敢為所至典利

剔蠹期無負任使居頃之移南京太常卿已復召入

為通政使進工部右侍郎仍攝納言改刑部戶部公

再疏乞身不許久之遷南京右都御史總臺事尋拜

南戶部尚書入賀 萬壽再疏如初 溫旨勉留公

不得已就職壬午以滿上計復申前情又三四疏乃

總致仕歸歸踰月而卒距其生享年六十有六歲初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九六 吳山館

公之為尚書也會南中米暴貴時當折給人心洶洶

公遽發倉粟而後以 聞也軍民乃安有 詔賑江

南饑公不待移文趨發賑曰奈何稽 朝廷德意以

忍待哺之民間者咸心服公以為有古大臣風公為

人謙和鞠躬折節之若不勝至其斷大事決大疑中

有定見外無畱行自謂責育弗及也方髫年好古目

負比長畱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嘗謂道本平實安

事苟難學貴定志勿為利動以故闢然自修務在躬

行不欲為空談終身恬澹寡交游造次必以禮初舉

於鄉樂亭令以公貧餽粟百斛卻之行用鼓吹前導

又御之其起太常也令遺金二百以為行資公一無所受雖漸躋崇廩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卒之日家無餘貲財平居手不釋卷書無所不窺著作甚富成一

蘇敬錄

卷之三十一

本七

吳山館

南京戶部尚書王公基行略

管理天津餉運河南布政使司右叅議王若之揭為恭遇議諡大典略述先人服官始末以聽公評事職祖諱基原任南京戶部尚書由嘉靖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太倉少年從仕清執有聲轉員外郎督儲寧武陞郎中回部柄相欲羅為私人職祖忤絕遂外轉兩浙運同柄相敗改擢大同知府甫抵任代藩有大獄餽珠二畧詭曰藥醜職祖辭曰我不病奚藥為復云醜殊常職祖曰我常人更無用暗來投但暗令返蓋生平廉潔而尤耻沽名也時虜酋順義王新

蘇敬錄

卷之三十一

本八

吳山館

款約束未堅職祖調劑兵食修築城堡該巡撫鄭公洛題敘奉 聖旨王基賞銀十兩又貢市事竣奉 聖旨王基賞銀十兩陞山西副使分守河東至則飭官吏簡士馬稽保甲著令禁婚喪奢靡勿後時與暴露蒲俗一變既捧 賀入京偶心動單騎四日夜馳千餘里至家果值母病人皆以為孝感尋丁艱服除仍補河東副使陞湖廣叅政備兵蘇松常鎮四郡繁視一省籌兵籌餉防盜防倭日無寧晷遣兵緝出哨浮海甚慮汛與浙兵會添僱民船所費不貲民間有黃魚船亦于

加守

此時下海樓櫓器械備具乃捐其稅而籍其名額
 隊伍官民稱便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尋陞右副都
 御史巡撫大同地屬舊遊軍民改印下單與津壁壘
 改觀更諭將士修守堅款勿貪功啓蒙貢市事竣該
 宣大總督鄭公洛 題敘奉 聖旨王基賞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又貢市事竣奉 聖旨王基賞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虜王假道迎佛職祖移鎮彈壓文
 告詳明武備嚴整不隨不激邊境晏然又貢市事竣
 該宣大總督蕭公大亨 題敘奉 聖旨王基賞銀
 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又該閱視光祿寺少卿會公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亨 題敘大同一鎮自萬曆十六年至十八年疆場
 救寧兵馬強盛糧餉省約八事修舉雲中稱最疏中
 薦揚職祖邊政且有三年不赴元戎之宴一時共高
 憲節之風之語又該巡按御史周公盤 題敘達虜
 空邊謀犯官軍堵勦在陣斬獲虜級四百二十八顆
 奉 聖旨王基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 賜大紅飛
 魚服一襲似此軍功例可徵一世廢職祖謙抑并一
 錄廢亦辭尋陞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又該宣大總
 督蕭公大亨 題敘虜王夫婦擒獻叛夷奉 聖旨
 虜酋擒獻叛夷皆由該鎮督撫運謀文武大小宣力

年考九

委可嘉尚王基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又該巡按
 御史馮公應鳳 題敘仰仗天威蕩平巨寇等事奉
 聖旨丁改叛夷梗化爲害多年一旦蕩平功可嘉尚
 王基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又該巡按御史孫公
 琬 題敘達虜明愛等犯順官兵堵勦在陣斬獲虜
 級四百五十九顆奉 聖旨本兵調度有功王基賞
 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至是考侍郎三年滿始廢職
 官生終任止此一廢爾職祖不爲私計而公則憐才
 如管弁高策等窮淹悉爲薦拔然拒謁選贖不任德
 也工局 奏陳火器 欽命職祖詣教場試放砲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名火石榴者飛鐵迸逸職祖中傷洞頰因病乞骸歸
 卧七年杜門著述 詔起南京刑部右侍郎控辭未
 允至卽署掌部事斷疑獄陳七等中外稱快通考侍
 郎九年滿始陞南京戶部尚書總督倉場職祖起家
 版部固諳民瘼軍需且攝南司馬募居恒曰兵常苦
 食食尤苦兵今以兵核食以食核兵復安隱乎未幾
 再以病乞歸兩疏得 請久勞衝劇形神早衰竟不
 起嗚呼痛哉見背後子孫焜微幸山東撫按黃公克
 績蕭公焯代 題郵典蒙 賜祭二壇 贈太子少
 保 遣尚寶司卿張公久徵營葬伏念職祖端介性

生才兼文武積助不伐清恐人知是以盡瘁三朝
 家徒四壁逼處權要則遠之若况應得 賞榮則辭
 而勿受幼孤篤孝哀慕終身儉約持備瘳予間里功
 業節義庶乎兩完愧職廢墜庸流馬牛外交祖先懿
 德百不能詳意者功次在方冊公論在 朝端敢瀝
 血誠具陳厓略懇望 仁人君子直道關幽倘預易
 名以爲清而有襄不自銜售者勸寧職祖孫死生銜
 感聞而益彰世風亦有裨矣謹揭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百一

曼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南京戶部二

侍郎

馬諒

黃琛

李和

楊果

張獮

顧珩

黃懋官

喻時

程嗣功

郎中

陸愷

林性之

員外郎

卷之三十二目錄

鄭普

柯維騏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

南京戶部二

侍郎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左侍郎全椒馬公諒神道

碑

王 俛

南京戶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念四日卒于家計開命知和州葉睦諭祭進士王琳營葬有日其子永賢乃持葉知州狀謁予請銘公諱諒字子諒其先汴人六世祖徙滁之全椒元季倣擾伯祖九成舉義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累建奇勳授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王 俛

牌萬戶與陳友諒兵鏖戰鄱陽湖死之 上憫其

孤賜居和州故今為和州人祖九思考雲以公貴贈

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祖妣鄭氏贈淑人妣徐氏累封

太淑人公生之前一夕太淑人夢月入室叔祖澤聞

而異之曰顯吾門者必是兒也自幼穎悟絕人書數

百言過目便能成誦七歲入家塾十五入州庠宣德

壬子領鄉薦癸丑中進士第觀政戶部督賦廣藩授

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務閫切知大體奉使山右

藩王恪謹禮儀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布政司

左叅議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南京戶

部左侍郎三月奉表賀闕下陳情歸省有寶銀之賜

庚辰召至京蒞事戶部壬午復南京戶部癸未滿九

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蓋公尹應天時嘗忤權貴思

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公老疾為言而公年纔五

十八實未老士論惜之公為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

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訪庶政得失察百司賢否廢典

黜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秋朝廷雖遣大臣治之然

分理之務多出于公水訖不能為患正統末胡虜犯

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乘機為亂朝廷憂之以勅諭

三司戢民守城公曰此勅不可使聞於眾俄有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二

黃山

擒胡寇文移至者乃集眾諭之眾咸帖服民有惑

後妻而欲置子於法公喻其父母曰昔夫子為政誅

少正卯而有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

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

釋之還為孝子有民婦與夫兄有隙而殺其子姦

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券強占民田盜米廩餘地

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

而於負冤者尤力為辯雪比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

決如流案無留牘深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

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

別受答實則待勘民願受答者七八待勘者不一二
焉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
出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
縣不置復訟于公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
歸安用令為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所
歸使俟終喪別適焉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劫人三
所粟事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
不忍也乃為出其弟妻其人臨刑號於眾曰吾死無
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因人死而棄毀
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

獄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三

後

毀詎可與生前支解同科為輕減之先特堂鈔獨
于尹凡有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
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饋贖又積其餘
以為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
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既而擢貳
憲官曾未越月綱紀秩然有未便者條陳於上苟益
於時無所顧忌先是為參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
尹秩滿陳郵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
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益公歷官中外餘三十年門
無私謁謝事而歸囊橐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

室少買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網紀之僕多公自綜理
暇則閉門焚香緝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當道
至訪以時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
語及私鄉人以請托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
後事具矣安用此為其清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

獄徵錄

卷之二十二

四

後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黃公琛墓誌銘

倪謙

黃氏世為閩之延平將樂人祖貴字彥高妣楊氏考崇字宗允妣蕭氏以公貴贈祖考皆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祖妣皆淑人公諱琛字廷獻生而聰敏過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尤長於詩宣德壬子年二十中福建鄉試正統己未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望本部貴州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景泰癸酉陞江西左參政尋陞左布政使丁母淑人憂服闋改浙江左布政使在任幾一月陞

狀徵錄

卷之七十一

五

吳山

京戶部右侍郎仍食從二品祿三載秩滿將奏績朝俄奉勅往巡四川賜詔進公階以其官封贈三代及妻出巡幾二年召還然以高年勞王事精神漸衰猶力疾事事不懈是日自部歸覺體重不佳至夜不起公卿大夫聞之驚愕曰天何為奪公之速哉皆弔哭盡哀公之在戶部也時尚書淮陰金公濂號知人妙東僚屬一時所得皆天下之選公在稠人中尤耿介有為最為所器重嘗勸益商船稅於揚州督輸芻粟於天津八衛及河南諸郡清理糧儲於蘇松等郡所至皆稱有能聲在蘇松尤著蘇松自工部尚書

狀徵錄

卷之七十二

六

吳山

廬陵周文襄公奉勅巡撫得便宜行事所在公頃積有餘粟凡有興作輒以取給費出無經豪民猾胥因而得為姦利部使者往往為威富所蔽不能根究公至稽覈嚴明搜扶欺隱一裁之以法無毫髮寬假豪猾憚輒宿弊以蠲時論避之其在江西也有姦民數百輩嘯聚贛州山谷間剽劫為民患公直抵賊巢擒其首惡數人置諸法餘悉不問盜遂屏息公歷官中外年力精強有志事功於民情吏病靡不究悉以嚴察見稱人不能欺及長戶部也庶務雖劇乃更御以寬簡凡事總其大綱餘悉責成所司吏或有撓於輒不貸也論者以為得大臣體其巡四川也兵荒之餘民甚凋弊公所至布宣上德問民疾苦考察官吏失得興利除害旌賢善黜不肖不憚險遠跋履山川雖偏州僻邑賑卹撫綏無不周歷由是政令一新民用安裕公為人性樸厚坦易內無城府外無矯飾與人交一以忠信言溫而氣和遇事剛決則毅然不可犯持身廉潔服御儉約衣無華靡食無雜味出入輿輿僕所居廳事僅容旋馬與物無競同官尚書厚陽陳公俊至無室廬公即他棧以所居讓之好施子孫屬有被誣之京貧不仕不取一金若千兩助

行喜接賓客言論款洽忘其勢分有不知官資之崇貴也其平生立心行已真率負義氣類若此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長山館

南京戶部右侍郎李公和傳

公諱和字本中安陽人也天順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論事忤旨廷杖幾死遷都給事中通政司叅議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孜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競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安有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所從朝合夕遷靜正淹滯卿有齊某者閔和久次謂曰公常恬如將俟河清耶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二帕贊造請食須耳而卿佐可得時乎時乎可隨而不可與之翻也和謝曰吾嘗之髮黑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附人者有害於利無何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為通政乃傳旨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至戶部六閱月而卒和豐貌恢度雖倉卒言色罔噪喜愠莫顯然內含獨朗事低昂及人賢不肖不失分寸父光道得瘵疾彌年和自奉養躬上溺器久益虔儉薄不計生產與李賢耿九疇相友善二公皆謂和量如韓忠獻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

長山館

論曰吾聞李公立朝三十年始遷卿佐泊然無所干請益其性不競不激含蓄光景如澄洲以波珠玉自瑩文達清惠之稱豈虛語哉

八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歐溪楊公景傳

雷禮

楊果字實夫直隸揚州府興化人弘治戊午舉鄉試
已未不第歸聞蔡虛齋精於易問易其門盡得肯綮
壬戌遂以易魁禮闈登進士第即告歸省父會父以
疾卒號泣三年不輟服闋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掌本
科凡經國大章奏多出其手時逆瑾用事屢疏得歸
復起為南京戶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比情執
法不避權貴政暇閉戶讀書并稽古行實以自考鏡
後以人望入為吏部文選員外郎進郎中駁取實才
獻啟錄

卷之三十二

九

曼山館

請託不行又培植善類崇獎恬退楊尚書廉謂其門
可羅雀大耐官職踰年陞南通政司左通政攝刑部
事三大獻誅死罪人無冤者未幾改提督膳黃聞寧
潘變建言九事以養母請歸嘉靖改年以論薦起為
南京太僕寺卿陳馬政便宜數事從之果志趣朗爽
又介特不與塵俗浮湛每慕歐文忠為人多所表揚
值滁守陳則清請重葺豐樂醒心壯懷諸亭為之授
材續費左右其成因紀之取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之意名堂曰休豐堂使知豐不可恃樂不可縱必本
之先民之憂以為憂識者皆稱誦其言踰年進太常

寺卿又以母老歸養七年復起南工部右侍郎尋改
南戶部署篆核勘總核部政秩如中貴家人有冒境
內府紙價者必寘之法并叅估計官時服其剛正未
幾卒于官家多借之果天性孝友歷官兩京以母老
在堂不挈妻孥業師家有四喪不能舉者皆為葬之
而卹其孤嘗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瑾寧彬三
凶差可免愧耳斯亦足覩所養云

獻啟錄

卷之三十二

十

曼山館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南溪張公德墓誌銘

李春芳

公諱德字鵠舉南溪其別號也先世家汴宋末避兵而南遂著籍揚之泰興而始遷祖實為本真公由本真而榮甫而仲纓而祐之生四子季曰忠貢於鄉授刑部司務尋轉工部員外郎擢知饒州府有德政以工部考封父祐之如其官蓋自本真公以孝行垂範太守公以文學開先凡四傳而張為著姓復有子二長質庵公珩次西庄公城西庄公弱冠即掄魁南畿授翰林中書負海內文名簡使朝鮮服一品章服而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十一

其第

古柳揮指謾刺久之樹膚盡裂正德丁卯舉於鄉學士東江顧公攬之棄卷中欲置魁選不果僅列二十一人甲戌中會試第六主司特梓公孟義為士子程式其見重如此初授戶部某司主事丁蔡太孺人艱與伯仲兩侍御哀毀執禮以孝行著稱服闋補禮部值 武廟南巡兩抗疏極諫兩杖 闕庭時伯兄侍御公亦上書請斬逆瑾下詔獄兄弟直聲凜凜震朝宇間尋陞主客郎轉兵部武選武選職司邊帥暨諸勳胄顧此輩挾賄怙執習以成風公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披禮曹舊僚事波及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吳山館 諫廣之饒平幕其地即韓昌黎所稱潮陽也公歎曰諱公以直貶斯地予何幸腫其後耶飄然獨往固忘其為謫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遴士子之可教者萃聚其中日為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輒數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潮之士風較疇昔為特盛云會 世廟新政錄用言官稍遷海鹽縣尹輕徭薄稅興利除害多所善政民至今思之不忘未幾陞湖州府同知陝西僉憲河南副憲俱以夙望遷遷已又督學湖湘益 世廟龍飛舊邸誠慎其選也公乃頒條章飾教典務以崇尚德行釐正文體而士

予爲之丕變其所板識皆知名士既參陝藩政掌貴
 州憲晉四川右轄江西左轄復改河南惟陝西最久
 被澤爲獨深陝之人立祠事公者三而河南則繼伯
 兄羽後凡一切例所應得者悉從謝絕一如伯氏舊
 政洛中有一世兩清之稱士論榮之他如酌處藩祿
 備服強宗又其最著稱者壬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延綏榆林等處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
 難守公甫至卽舉邊務之最急者條上十餘事如練
 士卒足糧餉類皆鑿鑿可行悉蒙嘉納者爲未久規
 北虜兩入兩捷之捷聞 上降勅褒獎加右司馬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十辛 漫山館
 錫金幣自是黠虜斂退烽燧頓息公以籌畫殫慮嬰
 疾倦勤乃再疏乞休 當宁亦念公勞瘁召貳南戶
 部俾得靜攝以需大用而公之志決矣遂解組而歸
 角巾野服笑傲山水怡情觴詠日與二三朋舊過從
 暇則課諸子弟以經史其他不復問惟朝廷有大政
 事聞之輒爲動心無異在事時也公生平性素樂于
 凡族之貧不能婚葬及鄉隣之乏者每捐俸餘助之
 不少恡惜邑故無城公首倡議築卒之工甫就而海
 上寇猝至境內賴以保全蓋公之沈慮遠識仕而未
 究者於此復徵露云公生成化己亥卒嘉靖乙卯年

七十有七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十四

漫山館

南京戶部侍郎顧珀傳

顧珀字載祥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珀生而犖奇童時卽善偶對稍長刻苦力學弘治乙卯領鄉薦已未舉進士除知虹縣有惠政丁父憂正德丙寅起復補旌德察民瘼擇所宜利者行之於訟獄立爲剖白每比以情鄰邑有淹繫數年不決者咸來求質尤勤積貯值閩郡歲饑獨旌民得免草移爭樹碑頌德擢守和州復罹大饑倒倉庫所蓄賑之不俟申報巡按據部檄督運賦甚亟公計民貧無措召富商諭以大義商各輸所有貸官至秋成還之商民俱無累州有慮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十五

諷勢家侵佃相仍 查收買者給批輪限無敢違者以治行旌擢南京考功郎中丁母憂服闋改除庫部諸司薪隸舊以衙門大小有軒輊公革積蠹一例分給人無間言收倉厥俸米除斛面杜侵盜納戶稱便京衛勾解多影射爲奸公於清勾冊內弔戶部月支冊查對積猾不敢弄手軍士有功陞職官原籍多解丁補伍公請行印綬監查黃是實將戶丁發回原籍當差軍充重役陞湖廣布政司叅議督儲各府起運錢糧及王府祿米衛所糧餉節年負額幾倍公設法綜會賦以不虧屯田瀕江以堤岸地壞不修損屯額

查累年拖欠軍士月糧每石折銀三錢令軍士砌

一丈者給銀六錢不加賦而堤岸悉砌完行部至斷有妖僧詐稱奉 勅往名山掛旛所在恣橫公密發其奸置之法已卯寧庶人反南昌公駐黃梅扼險爲池皖援會 武廟親征人爭逃竄公榜諭安輯地方恃以無恐事平乞休凡四上不允 世宗入承大統以護送 聖母勞有金幣之賜復上疏乞休奉 旨准致仕都御史席文同御史何燾唐符馬紀薦剡歲聞至嘉靖五年丙戌起公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二州公至修理城堡墩臺關口召募武勇彈壓差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十六

夷歷年賞番虛糜歲計五萬餘兩公一一核實餘銀幾萬兩廣募民鑿石坎開大衝便商往來土番來貢挾利器公創會館差官把守令夷人釋刀易馬乃入郭民免毒擾後守爲定規踰年陞河南右叅政又明年戊子陞江西左布政使值賓興廷差京官主考公職提調嚴關防去取悉裁自內廉人稱得體時朝廷有龍虎山之役公不忍派民因查庫藏見三巨桶封識朽敝簿籍不載啟視之爲金遂申撫按以此銀署工程餘作歲例差官解部是秋擢南京太僕寺卿檢舊贖振舉馬政見近郊墾田荒蕪問之係屯田以官

版上手拖欠故不敢耕公令軍民人等開墾成田之
 後照畝徵糧以足屯額不失已丑陞南京太常寺卿
 尋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公署篆疏上便宜十二事留
 心度支京庫充溢攝憲部攝都臺兼督江防俱勤慎
 不懈及見各衛所屯田久拋荒不耕仍比徵屯糧乃
 與屯田御史疏請除豁畝數追徵則例遵守至今在
 部五年屢乞休甲午秋得致仕於己酉正月十有八
 日終於正寢年八十六沒之日鄉人無戚疎貴賤老
 幼咸哀悼若有失立功德碑逆水順之巡撫都御史
 張執巡按御史楊九澤表於朝勅祭葬贈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郡邑諸生狀呈當道列祀鄉賢公雅志恬淡
 歷官未嘗以家累自隨歸闕瞻慕丘隴恒宿山房掃
 松楸時加培植遇二親忌辰素食悲悼至老如一日
 凡遇令節 聖且必躬率子孫拜祝雖風雨弗替朔
 望率合族調祠堂教子姪以孝敬守法峻義軫視俗
 侈投獻及侵占寺田者深恥為之於窮民有喪葬不
 能舉者必輸所有周之不責其償居常戒子謂有司
 若一方利病必脫切陳告期於必濟惠邑貧二波數
 千餘蕩為鹵沮告郡守王公糾眾築之絕不以升斗
 自私丙申丁酉歲大饑公先倡義買粟施粥療饑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

告守令停征以示休息泉里山瀆濱民賴此為生
 可嚴禁捕逐阻生涯為盜公告分巡出諭弛禁鹽利
 遂通他如築萬安橋修順濟橋禁清源山至今為一
 方利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八

嘉靖歲已未留都旱大無麥禾斗米幾百錢又度支告匱道殣相望故事春孟不發廩每於臘盡先給軍人多市酒肉為歲除交遊兒女歡以故不致日飢告窘嗷嗷待仲月先是周襄敏公金為南司農請賑陳陳且歸紅腐請轉漕以實邊儲市販每石直五錢令五城官自為市嗣是陳少司農儒偏執自喜又將原派江浙等南糧改為輕齋七錢謂如是則每五石可多一石戊午歲又司農馬坤主南計疏稱四門糧足支八歲四門蓋皇城禁卒也與諸衛所無與方司農獻徵錄卷之三十一 九 吳山館

鈞不察槩謂諸倉充物復請借原派南糧三載坤亦不自列直將舊額折色五錢請減其一苟以少補燃眉之缺至少司農懋官攝篆時復師坤故策將請妻糧者疏罷之又每月故為延緩以待諸老羸物故可省千石費每軍官上月數多肆筆楚且罵曰諸囚卒何多不死爾乃不以實自占耶諸可股削者率破格為之諺議洵洵時大可謂克廉已至官然以病求嘗數日公座部事若罔聞 懋官偏復因如故二月望伯祭大倉諸軍道 求糧懋官曰正欲請諸囚卒存自不給爾能 於市耶聞者益思亂又

練營中先除草數日人人泣芟之共罵曰此缺舌奴時周山等已嘖嘖定有期約矣至又十日當振武營演兵漏下四箭稍稍有數十卒圍糧儲院懋官急出刺邀內外木兵者來援時苦羽翼少祇肆罵嘗復還營邀同事者不至擊以柳枝諸卒亦罷勉從之懋官親幸多請自便不聽曰諸囚卒豈能懋我於市耶然以勢披猖所居密比撫治盡出其眷屬匿之命隸人分持筐篋寓親識處至畿輒止如是者再曰是鼠輩何能為時何內厥綬督府徐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葵少司馬李遂已至懋官便服出迎諸卒各隨之入懋官以金布地諸卒雖稍饜飽無罷意已而諸卒大集綬等無所出計往估計廳俟變懋官不得已踰垣體魁碩不能攀援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投一民舍概其逼隘不可藏復往羅姓吏家口出語刺刺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外誤我時司藏為員外攸躋石渚坤別號也是時各已鼓譟入恣取財帛什器截其故妻棺獨不得懋官處乃綬等知懋官已挑身遁各從院後踪跡之一老人指吏舍曰 懋官在懋官坐地上淚淋漓下曰諸公幸保我時 面隱有人色謂無恐矣有數卒廉得其處

憲官張皇無所措但牽鵬舉衣命呼數卒持一帑人
與之曰發廩發廩數卒持挺向憲官鵬舉稍稍止之
輒罵曰若草囊何能為不與我司農將共若等然為
死灰也整亦旋揖諸卒曰幸為我貫憲官不聽頃之
數卒翻屋上木擊瓦如飛瓦及鵬舉冠乃各棄去曰
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捨頰待者手撥
之始脫衆卒即欲甘心于憲官有一家僮卧腹上當
箒擊無數皮面決眼幾不活憲官始遇害一卒持銳
棒向腦後擊之番瓦猶未瞑乃拽至大中橋以繩裸
懸牌坊上不解紐結法每一懸輒擲下如是者數初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王 晏山館

祥故及時諸大夫坐雷殿不敢呵問命旗官持巨牌
招撫之共鼓譟立殿外懼亂持黃紙許給賞萬金一
卒輒裂碎曰是何足我輩欲哉五倍復如之時五營
俱各嘯聚不獨振武矣一卒以楹擊整毀其半鬚諸
卒時時擊整及鵬舉幸侍者翼蔽無大恐同官懼不
測各微服將踰垣去誠意伯世延方騎垣上一卒驚
無其肯曰大人吾主也復去將奈何引馬迎下時各
卒已被酒日中不復有人視諸公皆如嬰兒持二線
花插世延冠曰吾欲爾守備一花柳地重違諸卒意
自拾取插之又取一花插整冠獨鵬舉不與以示淫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王 晏山館

懸時猶作呻吟聲既擲之數乃已時觀者如堵憲官
雪肌膚又貌偉甚望之者淚盈目皆問諸卒遂公鹵
掠又京中市質者多閩人閩為憲官里入其舍無餘
秋毫至酒肆各大醉醉後所遇挺擊有儒冠者即挺
之曰此輩皆弄文墨他日作官人者也又持弓射懸
官中者即鳴鼓賀鞭懸官尸一亦鳴鼓一以為笑又
睨視之曰能復檢糧儲薄耶初懸官舉鄉貢時夢千
餘人持挺相向謂為吉徵至是乃驗又數日前徧體
皆粟寫一神無故火燎去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
懸官至始徐徐去曰是我先人來也卒不答其是何

滑世延謂諸卒曰爾既以我為可人當從我吾議賞
爾十萬金皆首肯求數字為左驗又以非鵬舉手筆
裂碎鵬舉粟粟強作書始退命朱把總元給散大營
金元謂大營非兵端也遂深銜之遂督振武營有專
勅自是欲陰中元矣世延率諸卒還營為好語慰之
曰為若等擢我出二百金疏請直廢閣不用致有今
日衆卒咸感泣歡聲如雷自是一應招撫事宜世延
盡披襟當之若無諸督府及大司馬者與論頗嘖嘖
謂有異志然竇乳臭好煦煦作婦人狀無他也先是
世延與整有隙互訐奏大司馬楊博不直世延 上

命之去至淳化間猶作婁風愁雨淚比潺湲之句云
時城... 多微服出三山... 後有...
去大家... 穿一穴... 萬... 呼游其非
威... 誤投克廉第克廉令奴... 呼游其非
是始... 已驚惶無人色奉頭窺夫光祿少卿萬
恭至... 計事共遮道罵之恭曰即日... 官不為
... 光祿庖人亦見侵削爾等何尤... 呼為
好官曰聽爾去時邀諸憲臺計事... 呼為
... 見... 官去方俯首嗟咨忽有卒擊其背急呼
... 官幸不為訝將加折色一黃門連呼長官長官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且... 新至時變出不料諸曹平時多事遊宴戲
... 市物揚揚閭里間無論諸健兒即士子亦
... 不致近一旦臨小利害狼狽殆不可具狀是日
... 高價... 卒擁護至邸鵬舉易衣冠迂道
... 泣慶得生矣初梁指揮高奉委
... 多高掩為已功諸卒露刃立臚
... 變之得免把總張鵬當給
... 泉卒欲手刃鵬鵬再輪罪又
... 乃止復任其擊用杖者黃少
... 問鵬責其左右自是

卒愈驕悍釀成巨患矣明日禁卒復請給整稍稍難
之即持挺入兵曹合曹微服去徐都督珏令家兵射
之乃退不得已給如例司農曰事由我又樂給如例
時諸曹視卒伍亦如嬰兒幸不啼泣不敢愛乳哺世
延令金吾檢懋官有數卒把拒贖以金乃可之是日
即開廩諸卒既得志莫敢誰何屑越不可言有踰數
至斗者二十二日惡少猶公鹵掠時時罷市鬻乃令
珏及都督陳規巡察搏十餘人至杖之一百多死至
新街追斬馬三兒梟首傳示市肆始如故自後各曹
多陳兵出入毛御史鵬邀諸夏官飲多隨介士擁護
黔首轉相恐赫有閉戶者三月十六日方曙時密捕
周山等二十四人惟唐四兒遁後二月乃獲之仍令
隊長親之諸卒家各給以小票曰脅從者不論也走
日城門晏聞又免操練人情洶洶僉謂山等當禁錮
候命本兵者竟楛死後有旨誅渠魁三人餘悉成塞
上然已無及矣二十一日傳 聖旨諭諸卒感 天
于赦貸恩亦雷聲呼萬歲始當事者懼禍且叵測日
號泣向妻子既得旨止戴罪侍郎遂轉蒙天語慰藉
緣大司馬博覆其雖佐本兵無關機務故也相傳以
為笑初事由振武遂當首獲罪而上變時漫言五管

卷之三十二

三十四

...

寔遂筆也遂江右人有心計能以辯博濟其說往歲
千秋節遂獻白兔二 上心嘉焉又時相嵩寔陰主
之以故 上弗究後二月遂轉兵部左侍郎瀕行向
鵬舉索贖饋之百金殊不憚遂開府淮右時貪聲頗
著新命下乃益自恣且恃有嵩也始上變者至都下
嵩謂克廉若不乞休且得罪乃令人代之疏始達上
變者是變也督府而下蓋行萬金嵩云南京給事中
楊銓御史胡應文劾行素趙時齊等疏劾諸臣 上
爲之罷克廉及員外郎攸麟主事安謙及已故悉官
俱落爲庶人把總華職坐營陳鵬舉等凡四人聽理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三 五
比部張鵬而下各黜一爵都督規住俸而珏以整請
留免綬等俱令自陳從博議也時命雖下反側猶未
平不逞者觀釁而動都督珏及規閱操各有期部下
亦分左右哨四月三日規當往將畢事謂是日給米
可早歸珏部下卒不俟鳴砲輒散規論責之後因以
語珏珏殊負愧思有以報規四日珏當往頗推毛求
其部疵忽聞譚卽盛怒捕之各卒非捕令飛騎取馬
人杖之五十史把總臣亦其偏裨也復杖之三十各
卒又憤憤思殺珏及臣矣五日侍郎遂躬慰撫之未
移時卽曰諸長官勞苦可少存息珏有家卒短小而

精悍珏欲矜見所長今與諸健卒鬪果勝因待珏肘
後諸健卒憤憤從將臺上牽之思甘心焉遂乃大稱
賞各給以綵布花朵始定遂因語珏曰向非吾君又
不可保矣他日幸慎重勿復爾也自後命中一矢者
倍賞最爲下者乃得令祁把總山量罰之故不聽祁
再三誘之始甞勉存故事然猶恨珏不已共造爲飛
語真衢路約以十一日發史臣潛遣衆卒猶毀其四
壁綬等不得已爲之鞭臣而停操五日綬亦爲溫語
曉譬自此日事模稜隱若一敵國矣振武營者先大
司馬張時徹所建也抽揀各營兵止四千而投克新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五
兵殆九千有奇新兵係四方惡少非若土著者可加
銜勅以故勢同養虎御史趙時齊疏請將營中軍士
編入四營分居散處立法操練論者趨之議下當事
者諉之雷部又請易綬等而下四人 上因左遷綬
而以張奉邸策李仲代鑿致任命侍郎江東代之仍
加太子少保東辭加秩 上加慰諭馬以西寧侯末
廷訓代廷竹惟鵬舉如故曰從人望也戶科給事中
斗巡倉御史應文皆以重地垂蒙乞賜處分 上勅
戶部將過淮米七十萬有奇輕齎十五萬有奇截補
一待人心少定矣

或謂謂都庚申之變異乎曰何異也已曰
此酒高會而今章于流巾不變馬何俟伏讀 聖諭
所謂非軍敢為皆臣使之又謂兼遠本因堂高原無
自遠之理 明天子若燭照矣然則罪獨懋官乎曰
率土皆王臣也司計者知有北不知有南謂南可假
焉過矣主南計者亦喋無一言何哉先尚書嚴頤壽
疏請過淮米百萬以足南儲不聞司計者之尼之也
也官而外無罪乎曰兵食之為輔車也明矣司計者
則偷為一切苟且之計本兵若罔聞焉何居曩將誰
肇乎曰襄敏不得辭其咎也請少進曰草茅何足以
獻後錄 卷之三十二 三七

翰林司徒時傳

王世貞

蓋嘉隆之際稱名臣者曰少司徒喻公時云而喻公
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
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為姦隱賦賄出入若大荏符然
而公至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為絜法提衡之秋夏
稅以限上毋事敲朴力役以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
鄉小民闕闕毋復之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笞十
餘斥遣之各自得意去臺郡國下訊謀及它利害關
白鋪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叵問不得事也即不敢
望得公一頓笑以少見指而鄉小民亦不復知有吏
獻後錄 卷之三十二 三七

公不為操切假惠文彈壓間右時時有所効治皆取
大猾尤者吏及大猾惴惴戴三尺而立然竟公任
敗墨吏即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猾指名無
事刺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一州十五邑
亾論遠近稱喻青天喻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
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相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欲
公外補公對曰我不外也誰當外者王公奇其言而
疑其不贊後乃心服公為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
狡給我且事體大勿許便公疏曰毋爾也虜以虛料
我而我遽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論我而我逆拒

是制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為彼先不為彼後
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在耳公又條
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相嚴者初得幸上有墨聲
公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循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
即素服候訊北闕 上心動公言而難去遂為兩已
弗究公遂出視離政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
而當饒得饑或強公母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
忍以吾職易吾民竟兩立澍應大稔而饑額亦不虧
相嚴日益費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不解
衣而侍湯藥額于天乞減已筭以代李卒毀瘠踰禮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服除彷徨久之相嚴內攝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有
以中而部檄公強起出按蜀亦自勵有風稜嘗糾一
方面一大將雅叩瀘三州守賓陽江油萬大寧四令
不法狀窮治以所縱舍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
治已監壬子試所得多才儁公一夕夢若數百人焦
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為災近千
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棺槨為設薄奠夕復夢來謝
如初還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僕俄以右僉都
御史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撫循其吏民練兵實選將
扼險虜騎入犯距浮圖峽十里說我師整而和遂巡

引去以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邊計檢大
盜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進
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公故嘗為令屬江南運為四議
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兌畱減存料銀添給
運卒行糧改徵脚直 詔可仍著為令公益精勤於
職爬搔垢弊殆盡藉羨餘金萬計入之朝時人為謠
曰藜藜鼓下長淮真若翁青天來俄用言官薦進督
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獎率將士出邊鹵首虜百餘
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賓兔台吉入寇公合三鎮兵
微破之獲首虜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搗虜獲百餘級
蘇徵錄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三上捷賚白金文綺進食二品奉久之拜兵部右侍
郎協理戎政應 詔上八事所陳嚴補替禁奸詭定
編派於其政尤切虜入寇京城公佐大帥鎮遠侯營
於郭虜不敢越而南 手詔慰勞賜玉食法酒尋出
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軍政進其
屬矢天論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公者中
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薦疏騰上召為南
兵部侍郎督畱儲業已病矣強起共職條上四事曰
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 詔次第行之公竟
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為諸生所構撰經義策論

傳人人且用是魁其省後好爲古文辭源出盤庚周禮追琢詰屈世所謂喻氏學者也公字中甫別號吳臯其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爲元人有丈夫子三三玄三素三象彬彬世其家王子曰余吳人故所稱喻公於吳獨詳耳穎川黃丞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外凶害奚啻穎川哉漕河天下吭咽歲課稱最西陲仗鉞控及萬里入贊樞廷出參留鑰蹶而復振以佐計相乃猶惜公不大用何也豈八座之地尙有餘席待公而不究耶中州麗厚鬱積其人才往往博大任車道遠著爲文章深含崛發乃自古記之矣

徵錄

卷之五十一

三十一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澤功行狀

汪道昆

萬曆紀元戊子冬十月丁亥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以天年終余聞訃從尙書股公制匄臨之歎矣既傷既吊退就西階尙書語余吾三人猶鼎足也公已矣自盡在諸孤入告在所部密察之事在國老卹典在縣官乃若實錄其平生吾髦矣是在爾馬道昆唯唯不佞其何敢辭余先大父故從公先大父以鹽筴賈浙江相與莫逆余先考若公之先考並受賈相與通家歲乙酉冬十一月戊辰公始降余公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後一月而生皆伯子也癸卯公先余賓興丁未對公車則同籍筮仕同爲浙令既分部南北同爲司馬尙書即艾則賜告而歸回家食今茲之狀余爲後其何敢辭嘉靖初程大父私語余大父歸爲先世管禁中堪輿幸而舉孫將太吾戶公生之夕里隣夢鶴降而翔公庭大父聞公生色咕咕喜此聞孫也吾門其中與平公名嗣功字汝懋里人唐處士挾唐舉術目公中則就公考氏言即若相種吾兩兒始舞勺進之成均願即君與俱友天下士公以總角傾草甫遂成名始令武康巖邑也公少時見石處子人人以冠玉

美之楚內有殺人而沈之河其家跡之莫能
姦狀人人以為神比及三年僅論徒一贖耳諸父老
勒碑以繫遺愛守南職方歷三年考封父母如令甲
比遷秩流倭薄都城大司馬四明張公曰君有吾詔
與守于時公居中調度譚襄敏出師禦之倭都而東
兩君子力也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兵安綿龍川土
酋隸部正副故相構會榷金爭利遞稱兵公單車入
采阻以大義責之其副隨公車來歸奉要東正猶跋
扈公輸首事十餘曹法之二姓革心其構立解進湖
廣布政司叅議取道歸寧公毋伏枕而望公來侍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旬日而訣喪畢起補浙江故陸太保以司隸幸 世
宗乃暴死其徒屬橫如故侵公部民田公櫛蠶尾而
翦之反其業陸所善諸勳貴具在其黨膚慙而激之
則以 詔賜司隸田坐違 詔旨徐文貞當國習知
公宣言於朝程君故以持重特著聞趙中丞數羣不
逞狀慎母蔽日月而千雷寔諸勳貴暗無言事遂寢
進河南按察司協堂副使同年夫已氏以督學為僚
冀中丞手翼翼足踰踰浮慕先哲夫已氏亦騰口說
象恭如中丞例監司缺則協堂攝之中丞由部寺起
家不習成事攝不之協堂而之督學公稱疾舍中中

丞嗽之量移疏入歸三月而奉封公諱乃終喪起補
貴州土酋安國亨內相軋王開府主征討屬公為監
公建議曰安氏故主驕虐小有言則示之罰耳且彼
內蒙何至興王師彼恃險而多樹兵備卒能制其死
命諸郵費彼之自出或不給如國體何直指蔡使君
獨當公未發也開府卒自用師出無功及鄰人不共
公從使君行部至聲義勅法令得自新酋共命如物
境內底定進江西布政司叅政分守贛州編戶故與
盜通令鏤鋤即鈴棘征未及馮率自內滿帥機事不
密則害成此明忌也中丞李公至公密告之因潛師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襲其巢俘賊渠魁以徇進河南按察使尋遷廣東
布政使理軍興時殷尚書自督府定章程分布水陸
兵至宿飽率仰給關中既捷論功同被賞格及
西左轄惟衡石出入為斤斤宗藩缺祿有年
諫執券求補公既給歲祿以其羨者當左券而後歸
之宗人驩然刀布雖詘可以療饑刀筆雖微猶足以
耳遷應天府府尹蓋奉 明詔汰老疾而補弱至
則省費輕繇務與圻內休息當入計權府庫而備之
丞吏倉皇白失金公色自若已而得金以告公色自
若吏退而吐舌曰公度如裴晉國吾儕幸有生也何

以錢金克資谷公避席曰安取此對曰羨也例有
之公謝生平不侵一赫蹏無論羨矣則又曰資斧不
具行將安之公笑曰吾上計者三悉取諸歲祿之仿
不足則持之以儉交際取成禮耳多亦奚為治獄務
當人心無事苛細時有逢掖父子逆婦而貧徧告庶
司証以不女誅司不能難公聽之召博士立之庭正
色厲聲而訊是皆博士弟子寧以論財之故加處子
以不令之名爾則非夫吾不忍布之爰書以饒名教
刑皆慚服以好合終焉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督軍
儲兼憲職公洞哲利弊上五便事絜為令行之三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五

質成贈大父未安父俱俱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
郎大母鄭母俱淑人內子汪封淑人廢一子入監亦
越二載上疏乞骸骨歸及 上總攬萬幾 詔錄諸
者舊都給事中周邦傑御史韓國禎等並列公名推
轂之監大夫部使者通舉境內人材筮羽相及公不
更駕且居南樓期請進 曰者角奔小飲暇則課諸子
範德成其人則舉宗子弟而面試之自公起家繼
後 南宮者二人學澤宮者九人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愷墓誌銘 丘 濬

公姓陸氏也愷諱也元之字也吳中姓望首顧陸公
之遠胄出自唐宰相贄也陸氏世居常之晉陵今籍
于武進邑雖併而仍其地也曾祖文富壻于金生子
朝宗出為舅氏後姓其氏而承其系也是為公之祖
考二公者皆躬德秉義潛德而弗仕也迨公之考諱
淵始仕而為南樂教諭改奉化卒而誥贈奉政大夫
戶部郎中以公貴也公生而粹清開敏殊甚既長而
所嗜好惟篤意於詩書眾咸知其有志也嘗隨尊甫
教奉化遇有新編奇文即手自鈔錄寤晝夜之力以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六

研究之不少怠以肆也年甫二十又一即以毛氏詩
領京闈薦書時正統甲子歲也明年合天下士試禮
部居前列入對 大廷 賜進士出身第其甲在二
也觀政天官時冢宰則西昌王公少宰則句曲曹公
愛公敦謹而於儕輩中待之獨異也嘗以進士奉使
邊方總戎者循常例有所餽公却之至於再三置之
而罔睨也一時仕者咸以出入禁闥為榮而公獨求
之南以母氏在堂便於奉侍也掌銓者嘉公孝誠特
有南京吏部之除其階六品驗封清吏司主事也封
部掌封爵 誥命及蔭叙然惟更役為難公一以公

心處之因其人之能否而用之各當其劇易也曹穆
簡而日多暇得以從事於文籍故其學識日進而大
有所造詣也既而丁外艱起復改主事戶部監督在
京草場不動聲色未旬浹而盡革累年之宿弊也九
載績最陞秩郎中涖官於南京之河南清吏司所司
者田土錢糧公清以律已勤以泄事而吏弊以清太
為官長所器也乃歲乙酉長子簡發解京闈明年進
士及第第三人擢翰林編修公喜曰吾家書香今有
繼也卽寄聲編修俾復祖姓而陸氏千年之家枋始
復其舊而不迷其所自也公之弟曰怡曰愉皆登名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三十一
鄉榜愉尋登甲科為刑部主事至是簡偕官于朝公
曰吾可以休矣乃幡然乞 恩以求致也歸家之日
日與鄉之耆彥飲宴歌咏以樂太平而凡官政得失
私家短長畧不形於言議也公有至性事二親而能
先意承志未嘗有所違忤致政家居太夫人猶無恙
斯夕奉養備至歲節及誕日率子姪稱觴上壽人咸
以為榮口毘陵顯官雖多致仕而歸親猶康健者僅
見于是也公性好文而於五七言詩尤其所長語與
意俱到體格渾成評者謂其殆將駸駸於漢魏也平
生志尚古樸見世日趨於巧而間有不趨世好者而

又不恒其德故以恒拙自號而因以名其藁所以
示其意也公生未樂壬寅卒于成化癸亥十有二
支一周天而又加以二紀也夫人徐氏先卒贈宜人
繼肅夫人封如徐氏公之配也男子四人長卽簡由
編修陞侍講今為右春坊右諭德次節郡庠生次範
次籌公之嗣也女子四人長聘于陸次聘于邵其二
人者尚幼穉也孫男合章其次某森露頭角皆將明
經以繼其世引而勿替也簡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日
葬公於某原以于於公有夙契求予以銘以為墓之
誌也簡于主京闈考時所取多士之魁也而公之弟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三十六
怡亦予會試所取士也于於公有一面之壽而又於
乃子有斯文之契此所以序而銘之不辭而用以貽
其來裔也銘曰當世所重曰惟甲科間世再見已榮
其多陸氏一門登名者四圭組蟬聯父兄子弟探厥
所元起家地官甫冠卽仕未艾遽還才不盡施澤未
徧及畱其有餘以還造化峩峩新阡藏魄于茲刻銘
玄室未矣其詒

戶部郎中林君性之墓志銘 唐順之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末福里君高祖梅徵
孝廉不就父巽縣學生方貢於大學會君貴推恩封
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帥吾
一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有所受而精
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為庠生時
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
則益遵信其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
蕭君請以為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賤敗因
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為師
賦錄 卷之三十二 五九 夏真錄
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
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
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
去隆慶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為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
議慶豐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
經久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
年五十二君為人惻惻質訥慈慈細謹世俗一切鈎
稽微悉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為亦若其
君有進必不可移而為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為
法以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禾嘗

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嚴邑非擊搏不
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
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糜山谷素禪文網之民有
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
者邑故有審課後審戶以課重徒盡則均其課於非
審居人之不為審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倉造籍
時里中以窳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為無故減三
十餘戶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
為功最而君之為令蓋如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
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食升斗之賄不擇美惡
獻錄 卷之三十二 四九 夏真錄
乾濕歲久汜爛輒繫死不能賂死則連繫其妻子坐
監龍江倉時款款戒語其屬曰奈何以升斗故坐重
法乎頃之適有汜爛坐罪者君輒慨然曰奈何以升
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汜爛者均給
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
犯法其在龍慶以為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
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
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
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道阻軍
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

食或謂丁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已而朝廷竟從君
議當是時徵君一軍幾詢君本細謹畏事爲戶部
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
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
任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
十畝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甚
旣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
諸生言君娶云云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爲他人忠
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至君固可望而知也爲
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
獻敘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良山館

蓋得其暫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旣去而邑
人以思旣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爲銘庶幾不蔽
乎君之德

戶部員外郎鄭公普墓誌銘 王慎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
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
得鄭君而無錫有秦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
人竟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
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
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富而
多任者爲令者往往廢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構
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資以誣訪得其禮
俗所由壞歎曰茲邑生道而歛重若此乃謬以富得
獻敘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良山館

名民方以媮侈邀伏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因語民
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惇惻自以裁
貶一身服御爲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
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
爲浮尤吝興作舍俸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
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既不置財以傷民心始稍取境
內一二巨室橫放難論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
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
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勅其家亦
不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胡能然君曰惟不擾人以
自學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
事判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
知所以爲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爲多張
道使公愷清德純行一壽者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
官進士游加親貢
君優與爲禮君與
巡撫中丞部使者
馬之君性恬簡寡
獻徵錄 卷之二十二 聖

部以其官封父殖庵公元爲戶部員外郎母任氏爲
太宜人無錫迎父母
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驟感疾卒年五
十有六君名普字汝德爲人外渾朴不立町畦而中
斬然有限界色詞絕去誇汗擇處其中臨事酬物誠
款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
取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察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遇
合伸於獲用遠以是止甚以爲君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

柯希齋維騏傳

蒲陽文獻甲於天下縉紳之士輩英而振采者項背相望也近禩以來若陳孝廉之獨行黃后峯之忠耿林貞肅之高邁方簡肅之純正鄭山齋之卓立自餘不可枚舉操尚不同鈞之不詭於聖人世所稱鞠躬君子也乃若柯公奇純具臻衆美闡然自修當以何道而稱說之彼其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總五經之眇論讐百家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其人不可交非其地不履蓋天性然也方其射策甲科輒舉流朝宁間無不人人願納交者而厚自秘載不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吳山館

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公蓋允蹈之也又錄所答問釐為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遼金三史蓋出于元儒所修冠履莫辨褒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為一而以宋為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統正以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于循吏以重道躋復補漏擊異訂譌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奉泉黃公佐序謂西漢之書不得專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六

吳山館

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哢哢然諱之而公不恤也書
一入詞終身不怠至耄猶不釋卷雖博極墳索而下
問孳孳益不自滿假如此著有詩文集十卷續集四
卷雜著二卷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跨曆凌
漢彬彬大雅矣乃公不欲以此自名故命曰藝餘云
公家居五十年歷夷狄患難困矣而所守彌固凡百
可欲無一足以淆其心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漠
如也厭末俗侈靡乃躬韋布之素絕跡於公府一介
非義不苟取予人亦固敢以貨于者先業無尺寸之
增廬燬於寇則粥田以成小築餘產僅給家衆率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二

聖

以資廉至義所當為略無靳惜若重構柯山祖祠烏
石山崇恩祠復先隴之侵於豪右者祀先罔或不虔
急義周貧於周親族黨尤兢兢以佐其急暮功不與
飲宴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笑正襟端坐肅肅如也
雍雍如也間發一、二言權道藝及治體人材明若觀
火喜揚人善而諱人之短然處友論事不廢規諷士
夫游從者每勸以砥行立言為不朽圖觀風之使欽
其德者莫不推轂焉蓋不可屈指名也大要謂公問
學淵源志節淳厲閉門著作文章可以垂訓矢志清
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

處于嘗從京朝士夫之後其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真
堪範俗老成風具典刑蓋實錄云公名維騏奇純其
字別號希齋甫陽望族徽州知府西坡公英第四子
方其齒踰弱冠釋褐南宮亦既遇矣曾不一日食於
公家而浩然長往希蹤考磐飲必之流其清才亮節
非不表著於時也而徒以無君側之與授又不一通
書於政府卒棲遲林壑以老上之不能黼黻皇猷次
之不得以其著作鳴國家之盛謂之何哉乃知力田
不如逢年固昔人所為長慨者乎公生于弘治丁巳
卒於萬曆甲戌享年七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聖

論曰好修在己用舍由人乃今徵於柯公益信諸觀
風之使非有一觀之驪也而抗章推轂孳孳如不及
乃若身依日月之際出入排闥闔呼吸成風雲非不
足於力也同榜而舉聯轡而游豈其未炙顏色者哉
而徒以無尺書之通格不以聞此其故予不知之矣
假如以彼易此則其進用寧在人後哉於乎未俗之
常非所以語於賢達之致也

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華同王公

志銘

焦然

華同王公解組金陵以萬曆癸丑六月一日卒距生
嘉靖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得年七十有一甲寅某月
某日子死銘將葬公東山張王廟新阡而委余志銘
余屬在姻好朽忍辭按狀公諱堯封字爾祝華岡其
別號也上世自江州徙潤入國朝諱鎮者出穀佐賑
至數萬石 詔遣行人旌其家曰義門鎮生贈承直
郎兵部主事澹菴公瀚瀚生太學南坡公槩槩生贈
承德郎戶部主事敬所公維熊是為公考而批則封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甲元

太安人葛氏也子三公居長生於金壇後奉承德公
命徙金陵遂為江寧人早歲為諸生擅雋聲為文語
必驚人 不極其意之所到不止為督學耿恭簡公所
獎拔癸酉秋試為本房第一癸未試南宮第二初授
戶部主事管黃土倉督臨清稅監江西苑奉差者
管倉則剔蠹施奸會計必當督稅則通商惠旅徂惟
不苛監覓則寬賦議折災傷無害所條奏足儲之實
因漕漕之費四萬石之資五得旨著為令軍民便之
已嘗署吳外郎郎中事方議開納例公以開納
商惟餘曹効勞官更局欲大為汰革與主議者

左俸未及實授遂出守南昌抵郡壹以惠民飭吏為
已任更於士風加意都試生儒一切高下自公手請
托不行闔郡服其公明未幾癸巳京察入公名左遷
中識者知其繇多為不平公自如也 有試許州之
推太安人勛之往公趙趙不欲行尋太安人壽終公
哀毀甚然以得視飯舍為慰服闋補武陳州復宓攝
之陵於侵蝕修郡邑之乘其浸淫其知所重類此已
亥擢守滄州治滄一如治南 務稅繁興中
使旁午而公處置得宜地方安堵又編審丁戶減
額幾半歲大稔奉 欽發賑濟躬勸料理人沾實惠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甲元

長興丞白某部運過滄挾功司郎勢而橫據藉為
猾居間公暴之章奏白伏辜去辛丑外察因以
下石復入公名左遷中有別駕兗州之謫矣
試監臨重公聘分試公與同事約多寡不拘
以卷佳者為主榜發皆知名士時以得人歸之已
擢南刑部主事緝閱爰書不憚平反即勳貴亡所假
借戊申轉南戶部郎中會曹多虛員兼攝諸司事文
案填委應之如流水督倉理鹽種種善獨強項勁
骨屢挫不回遇事輒發三異 兵使者有賢聲入臺
中公大不服對案面折持者之誤其人弗堪與

正計於朝當事者為先後出兩人補外以解而公得
點之思南公歎曰身自吾有之安能以垂暮之年行
萬里塗耶疏請以原官致仕 上報可乃公則益自
喜謂謝去簿書可沉酣典籍償夙願也被覽討究寢
食不廢好接引後進四方問業者隨其才器導之人
人滿志先世刻鄉先正劉文清公集木久就蠹務鳩
梓還其舊觀暇約余及王安義湯瑞州陳廷評顧何
二叅知陳於潛許典客六七輩為詩酒社眺聽山川
吟嘯日月以為樂歸則解經刺稅訓誨家塾不小倦
嘗自謂牀頭有酒架上有書出而訪友入而課孫吾
所得優於仕矣天性孝友仲弟某以明經起家力為
推挽至縣令族子中才者薦之寃者雪之貧者食之
葬之靡不篤摯嘗曰吾家世淳茂勿習於澆世清貧
勿浼於利世誦讀勿惰於嬉如此則可稱清白吏子
孫雖古顏柳家訓曷遜焉所著有學惠齋等稿若干
卷藏於家余慨局戶牖者多無遠志而公抱經世之
思挺然物表習脂韋者多與波出沒而公高視闊步
寧吐無茹平生喜善疾惡無曲徇無羶附遇當扶掖
伸說者不待造請不論疎逃必侃侃持公道即傍人
摯嫉之擲掄之略不為顧往往用此取躡而百鍊之

剛羞為繞指卒以成其高嗟乎阨不廢直老不廢忠
身退不廢言天下事稱公錚錚佼佼不虛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華子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一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三目錄

禮部一

尚書

崔亮

朱夢炎

侯斯

李叔正

門克新

陳迪

李至剛

鄭賜

呂震

胡濙

楊燾

石瑁

鄒幹

周洪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目錄

施純

張文質

劉友

徐瓊

傅瀚

張昇

李傑

張駿

周經

傅珪

田景賢

李遜學

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三

禮部一

尚書

奉議大夫禮部尚書棗城崔公亮傳 雷禮

崔亮棗城人洪武元年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起復為禮部尚書癸未詔定官員親屬冠

服之禮亮於內外官員父兄伯叔子孫弟姪及謀卒

軍士等制各定有差三年 上諭亮曰司天臺言朔

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為祭天不順禮所致

亮制之亮引周漢唐宋及元損益不同復以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國朝前議園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為煩故止祀日月

星辰太歲為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并

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亮對以

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上陰陰北

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上陽陽南方也故君

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

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

馳道此其義不同上由是蓋重亮因命百司朝參左

右班不得越三尺省府臺公俱就拜用道上復承命

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 皇太子親玉前稱殿下

皇太子

他名若本宮內史本府官及承奉司於皇太子親
王前俱稱殿下自稱臣百官在上前稱皇太子稱
親王曰某王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
事侍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皇太子以下及
羣臣賜坐殿上坐墩墩制參酌宋典各為等差其他
請旌蠶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皆
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于清明等節各備時物
薦享俱允行之時禮儀草創而亮引正考據多本經
典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二

吳山館

禮部尚書朱公夢炎傳

黃佐

朱夢炎字仲雅南昌進賢人其先本袁氏以妹之子
繼兄後祖粹中宋末漕貢進士夢炎少孤粹中訓之
學成登元至正辛卯進士為撫州金谿丞歲丙午以
故官入京延居上賓館命與儒士熊鼎等集古之
忠良奸邪事實以恒辭直解之為公子書及務農枝
藝商賈書使貴賤之家誦通知大義書既成有白
金及衣帽鞞鞞之賜俄除國子博士俾領胃子教之
夢炎口以所為書訓迪諸生兼使讀誦經書無所弗
率教者上時召問夢炎對詳雅應制作為文章
皆典則有據上益重之吳元年遷翰林修撰坐小
誤出為浙江按察司經歷洪武二年轉山西行省員
外郎是年入為禮部員外郎尋陞侍郎十一年四月
陞本部尚書夢炎博學善記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
諸掌朝廷稽古議禮審樂皆有力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三

吳山館

禮部尚書俟公斯傳

俟斯字 應天府溧陽縣人故元嘉定州知州來
 附王師洪武元年授兵部員外郎本年擢尚寶符寶
 郎二年高麗遣使上表來貢方物遣斯齎印封之改
 尚寶司丞仍以祝文牲幣祭其境內山川詔曰朕肇
 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爾高麗襲朝鮮之遺壤克遵
 中夏逾渤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迴即表詞之來上
 有加方物良切衷情蓋由夙慕於華風用是恪修於
 臣職况爾三韓之屢世皆慎始終屬茲四海之一家
 何殊內外爰稽彝制載錫真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四 夏山館

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纂榮懷於舊服守
 禮義之國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
 詔云想宜知悉使回稱 旨日侍左右四年出知太
 安州六年陞河間府知府俱以才幹著而民亦不擾
 九年入為戶部郎中尋陞戶部尚書本年調山西左
 叅政十三年正月召拜吏部尚書二月改禮部尚書
 三月詔定公侯稱號 上諭斯曰自今封公侯不必
 加以散官已授券誥者且仍其舊若追封公侯生則
 曾佩將軍印者仍列於銜於是斯等奏定則式為三
 公侯之銜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公某廢食

祿若干石世襲者曰世襲某公某侯食糧若干石追
 封者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某將軍某公某侯
 追封某王某公謚某本年以年老致仕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五

禮部尚書李公叔正傳

黃佐

李叔正初名宗順字克正南昌靖安人其先唐宗室世家四會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積中始家南昌叔正生而聰穎善記年十二以能詩聞人以神童呼之既長博通諸子百家之言江西十才子叔正其一也方陳友諒陷南昌時妻夏氏投井死叔正終身不再娶歲丙午初設國子學有以宗順名薦者擢為學正洪武三年告歸田里許之既退自齒於齊民已而廷臣以太學舊僚文行兼備無若叔正者登名薦劄誤以克正為叔正四年徵至京師仍除國子學正遷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吳山館

勅之抵吏罪而守之誣得直上聞而大悅獎諭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邪連擢湖廣參政陞布政使召還為禮部侍郎十四年陞本部尚書卒年六十四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七

禮部尚書門公克新傳

克新華昌秦州人爲人寬厚和易始爲本州儒學訓導二十六年秩滿來朝時天下學官入覲者咸命侍朝或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上甚重之時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亦以善文辭稱旨遂擢俊華爲右春坊右贊善克新爲左春坊左贊善後陞今官未幾以疾請告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祿已而病遂卒上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於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九

禮部尚書陳公迪傳

陳迪字景道少儻有志操領洪武乙卯鄉薦辟郡學訓導嘗爲郡撰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除翰林編修進侍講預修大典擢山東布政司左叅議捕蝗殍盜民甚德之再遷雲南左布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擊破之捷聞有白金綵幣之賜召入爲禮部尚書革除二年朝廷因災求言迪條陳清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不受請難師起迪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書陳論大計事敗文廟召迪等責問迪抗辭不屈遂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日伏誅子孫俱盡迪旣刑人於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纒此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招其遺骸以歸是時宗孀悉戍邊徵洪熙改元始詔釋之同時有俞逢辰者字彥章永陽西鎮人洪武初選充燕府伴讀靖難師起嘗以力諫被誅先是逢辰寓書其家示以必死至是果然予得之王給諫蓋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九

曼山館

又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斃于市丹山等哭叫曰父親累我輩也迪曰今日

休說這話 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廸口令自啖之
因問曰好喫否廸曰這是忠臣孝子肉香美好喫初
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
附後數十年有司於公故居立祠祀之 華除遺事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一 曼山館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敬齋李

公至剛墓表 楊士奇

李氏之先出唐宗室五代時避地於越後之白之寧
海高祖曾祖諱粟祖諱炳考諱整明書詩春秋洪武
初分教華亭縣學因家焉後為鄞州同知卒於官歸
葬華亭娶華亭沈氏生公公諱銅字至剛號敬齋以
字行少穎敏不羣嘗從學楊廉夫為詩文有清思洪
武戊辰舉明經奉命侍懿文太子初授祠部試郎中
既實授坐累謫戍邊無幾召還為虞部郎中尋陞河
南布政司右叅議會河決汴隄居民危懼公建議假
獻徵錄 卷之五十三 十一 曼山館
王府積木作筏濟之人賴全活甚衆調湖廣布政司
左叅議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來朝大臣有言
其才且洪武舊人遂以為通政司右通政方修洪武
實錄公與焉且暮在上左右道說洪武中事甚親密
是冬陞禮部尚書時禮部之務叢挫公長於制繁修
理井然益見寵遇實錄成有白金文幣金織衣之賜
永樂二年春册立 皇太子命公以册書兼左春坊
大學士東宮開經筵公與右春坊大學士解縉最先
進講及修永樂大典四方文儒皆集仍以公董之無
幾為侍郎宋禮所間見疏歲餘降儀制郎中然遇劇

務必以屬公解縉素厚公既遭讒出又以公言其怨望後召下獄而并下公 仁廟嗣位念公舊官臣復以為通政數月又念其老不任朝參改知興化府時朝廷方需仁澤於天下公仰感德意勞心撫綏郡民德之甫再茂煥丁官官德丁未七月四日也享年七十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十二 吳山館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鄭公賜神道碑銘

胡儼

公諱賜字彥嘉姓鄭氏世為閩之建寧人洪武甲子以易經領鄉薦明年擢進士拜監察御史時天下郡邑吏多以免冒獲戾逮繫無虛日朝廷宥遣戍邊特命公於龍江編次其行伍值暑甚公召諸械者諭以主上恩意開示大信脫其械俾各僦居止息每旦一來見眾感悅如期無敢後其有疾病羸弱者日蠲糜米具饘粥湯藥以給之獅子山有道士某僧某見曰鄭御史法官也能惠施若此吾徒寧無愧乎於是相率出資設行庖為飲食諸戍徒賴以全活者甚眾道路往來困乏之人亦獲其濟皆嘆曰此鄭公惠也秩滿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始至諸曹吏驕蹇奢縱公召立庭下訓飭而約束之吏斂手不敢為非多考滿擢用為材官於是皆感公之德公於政利有當與害有當去施罷不埃日諸峒苗獠反側不常鄰境郡縣數被侵毒公召其酋長布告恩威結以信義寬其徭賦諸酋感敷拜謝誓不再為惡鄰境之民悉得安堵轉北平布政司右叅議舉措施為威得其宜吏民皆悅 今上在藩國公服事惟謹克被眷愛復以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十三 吳山館

相連謫置安東屯行次異北山谷間父老數十輩
於路曰吾儕小人仰盛德者久矣今獲一見幸甚各
載食與漿相迎勞又携鈔千貫來獻公力拒不納遂
行未幾拔為工部尚書上即位轉刑部尚書賜內
廐名馬踰數日以憂懇請去位上初政園任舊人
廼留公乃止每旦出則止衣冠視事夕入則易服就
位哭奠如儀永樂二年遷禮部尚書凡朝會祭祀貢
獻禮儀參酌準式贊文彬彬奏議詳雅人誦其能嘗
病暑上數遣人賜藥物有詔命儒臣纂修永樂大
典公實監之公接上禮御下有恩以寬廉平肅聞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史 十五 吳山附

禮部尚書呂公震傳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自幼穎悟日記萬言人以神童
稱之洪武中鄉舉入太學朝廷欲稽郡邑壤地以均
貢賦震承檄如兩浙民不勞而事集還授山西僉事
繼入為戶部主事復為北平僉事永樂初以勳勞召
為大理少卿尋陞大理卿及刑部尚書皆克盡厥職
繼遷禮部垂二十年凡禮樂制度郊廟祠祭燕享賜
賚朝覲會同之事皆擬定其手時論稱之時太夫人
年耄得承命歸省者三凡兩值關中饑即命所司
出粟賑之暨還條列以聞上是焉人咸謂得大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史 十五 吳山附

史 鑑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 文皇帝數自將伐北虜吏部
奏尚書義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諫 上 上不聽
一日 上問原吉曰今糧儲足給幾年原吉意 上

大將出師因詭對曰才殺半年耳 上疑其誕乃令
中官御史按之則十年尚有餘也 上大怒以原吉
等朋黨欺妄居嘗慎言時兵部方尚書實提調靈濟
宮日有中使至官賜香數語實以 上怒故實惶懼
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 上立命剖其屍且械繫
原吉錦衣衛獄以震兼領戶兵部事時變起倉卒諸
大臣相繼罪死 上怒不已中外洶洶咸不自保
上慮震自危親 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懷相
期毋得自疑但當為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
隨震起居以防之密 勅曰震萬一自盡爾十人者
蘇錄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晏山館
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
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
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
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又嘗扈從 上北
狩 上駐蹕虜地見碑立沙磧中其文具在率從臣
讀之後一年 上與諸文學語及碑因 詔禮部差
官往錄之震奏曰臣當時與讀此今尚記憶不須遣
使也遂請筆札于 上前疏之 上不信密使人至
虜中拓其本回校之無一字脫悞其彊記如此

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英神道碑
銘 李賢

公諱浚字源潔別號潔菴其先淮安宿遷人有諱藩
者仕劉宋為太子左衛將軍遷豫章敦傳至諱咸者
仕唐為侍御史子常州刺史瓊生持因家于常遂為
武進人持四世孫曰宿仕宋為樞密副使宿十一世
孫曰中立為常州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
庸仕元為浙江儒學提舉祖禎為常州路醫學錄考
宗仁隱居不仕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
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章氏祖妣徐氏妣李氏皆贈
徽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晏山館
一品夫人公生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
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微笑
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誌
聞者咸驚異之公自幼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
洪武中領鄉薦登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
右給事中公勤識大體士林譽之 太宗文皇帝入
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對稱旨陞戶
科都給事中丁亥 上察道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
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
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陽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

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
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左
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
襄遠朝時 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宜府公馳謁行在
所 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
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膏民情休
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為陳說 上欣
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先是
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
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獻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仁宗嗣位特 賜語
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曾有密疏疑之乃
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章奏見
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之而 龍馭上賓
矣 宣宗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洪熙
乙巳冬公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
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宣德改元春進尚書是歲秋
漢王謀叛事覺公贊 上親征事平公受賞養甚厚
復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 賜語命授資善大夫復
賜近第一區於長安右門外關者二人戊申 上嘉

公忠勤特 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
靖蓋嘉美褒美之也尋以公生辰 賜宴於其第秋
八月公扈從巡邊至會州而還已酉 命兼詹事府
事夏五月復扈從北巡時常民有豪橫者既抵於法
悉以田宅賜公辛亥 命兼行在戶部事 聖節御
製詩一章賜公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曰朕
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新
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助戚公卿皆往賀公公以為
盛事立石廳事之右倚任益隆每燕見 上虛心問
曰卿有何言得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於公署
人以為公和氣所召 今上皇帝踐祚亦惟圖任舊
人待公尤厚凡軍國重務皆與聞加投資德大夫正
治上卿每考績必有養子甲子以年至七十上章乞
致仕 上以公精力未衰勉留之已巳 上親征
北虜 命公留守京師秋八月進太子太傅榮祿大
夫景泰初 賜語命辛未春公因災異數見乞放免
以曰天意不許尋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二俸兼
支公固辭一体癸酉復 賜語命進階光祿大夫自
後每歲引年乞歸皆不許丙子復因災變乞賜罷職
亦不許時公年八十二忽疾作艱於步履明年 皇

上復位公喜不自勝扶疾入朝而筋力不可強矣遂乞謝事且辭師傅二職 上方重用耆舊憫其老皆從之 陛辭賜白金寶鎰金織襲衣給驛舟以歸復賜璽書有卿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論歸之日鄉人老稚聚觀者以億萬計公陳所受賜於堂感激泣下遺家子長寧請闕申謝 上念公歷事累朝遂官長寧爲錦衣衛世襲鎮撫俾歸終養公之弟克恭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髮燕樂於一堂遂扁曰壽愷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上 吳山館

天順七年八月八日也享年八十有九終之夕常州守卓天錫夢公來辭已而聞終大以爲異計闕 上爲之震悼贈太保諡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恩榮始終世莫與比公爲人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 列聖無纖毫過舉蔚然爲一代名臣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暇則手不釋卷喜爲詩文晚年譽望益尊其酬應愈劇曾不厭倦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

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符身規鑑俱行於世

正統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 上皇時王爻屬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公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以進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三年十一月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及 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 上念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上 吳山館

公疏屢請百官朝廷安門因其遺子長寧來謝授官錦衣世襲鎮撫 藏書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林聰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會聰鄉人有事吏部聰爲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欲寘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胡忠安公謂文曰給事中七品官也而擬於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怨而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我不預公等自爲之於是遂罷曰再議之公歸卧病不朝數

日 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乃遣太監興安問
病公曰老臣無病前日議事驚悸太過耳問何事公
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興安以告於
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論罪 上不允聽得免死

蘇後錄 卷之五十五 王士 吳山館

禮部尚書吳縣楊公翥傳 王 整

楊者 子仲舉吳縣人宋和恭武王存中八世孫少孤
貧與兄成武昌為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者若不聞
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者邪人服其長者久多化
之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憩翥館以無資告翥
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比文貞
昔路乃相引援 仁宗素知翥遣使驛召之授翰林
編修升修撰與修三朝實錄遷郟王府長史而歸
景帝即位翥朝京師 命為禮部左侍郎食祿致仕
又二年復朝進尚書加祿仍歸翥篤行不欺仁厚絕
俗鄰人作室簷溜落翥家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
少何必校也又鄰人生子翥恐驢鳴驚之即鬻所乘
驢徒步入朝猶 懷金入市為人攘去以告翥不答
或請理於吏翥不許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
初成得賢人首臨之其寬雅德度一時著聞至今鄉
郡以為口實為文章平實有理如其人年八十五卒
詔賜葬祭召其子肆入朝問所欲為官對曰願得本
縣土簿從之

蘇後錄 卷之五十五 王士 吳山館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應州石公瑁墓誌銘

劉定之

公諱瑁字信之其父普命當元季兵變自雲中來徙
 應州公既貴贈其父禮科給事中母王氏贈孺人公
 資稟端厚自少知孝友舉動有儀父嘗有疾灼艾於
 腹公亦取艾灼已腹醫止之公曰吾不忍父獨痛苦
 也艾嘗為公製衣公曰兄年長於我請先為兄製嘗
 踰戶限衣絰而止兄戒以胡不緩步公跪謝後不敢
 由是父兄皆奇公以為當成大器父漸老矣家務主
 于兄公於錢帛無毫髮私取與悉由兄所制領宣德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五州 夏山館

已酉鄉舉庚戌入國監登癸丑進士觀政戶部收通
 州倉糧草去宿弊今上正統初授禮科給事中是科
 當奏對事尤多公以舉職開擢知金華府鄰郡括蒼
 盜起出兵擊之掠酒食殺人於郭外公執斬以徇始
 帖然就部伍以去民避盜來者老稚扶攜千百為羣
 皆乏食非開官庾莫能濟上官疑莫敢公曰彼迫於
 殍死則亦為盜矣擅開庾與迫民為盜罪孰重我就
 其輕者有詭無悔也開以濟之歡聲雷動蘭谿吏徐
 世揚浦江卒王猛烈皆為其邑患苦公置之法眾以
 寧謐毋憂去任都御史軒公親以公助弭括蒼盜饋

足守固民怙其仁兵懾其義非特其所蒞郡其旁近
 亦有賴焉為言于朝得 旨起復還任尋陞福建右

布政使時所部內沙縣盜始平增築城以鎮其地以
 公有聲於浙也城事悉以委公公為之計工匠度財
 用兵民合力近遠輻輳城完以期而無告勞者屬郡
 稅比歲多通聞公當督稅民咸相告來諭曰石公不
 苟取於我無以此累之公生平以廉著稱福州守雷
 硯以公當入覲持金往贖亦峻却之他可知也 上
 聞其賢以為南京吏部左侍郎未幾遂 召為禮部
 尚書靖恭於位朝望益孚甫三載而卒得年六十有
 四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五

夏山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太

子太保諡康靖公幹神道碑 徐 溥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以碩德重

望致仕家居壽躋八十有四乃弘治壬子某月某日

卒卒之前二月公以杭屬縣大饑心切憂閔手具奏

疏以聞 上嘉公身居田里不預政事能達民隱如

此既詔有司如所奏賑恤卽出內帑文綺賜公以旌

其賢及是 上聞訃悼歎諭祭營葬一如卹典特贈

公太子太保諡康靖恩禮優渥人皆榮之公諱幹字

宗盛別號順菴姓鄒氏其先希興人也後徙仁和再

徙餘杭故公為餘杭人曾祖福堅妣某氏祖壽之資

政太子太保尚書妣沈氏贈夫人父濟唐事府少詹

事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妣薛氏贈一品夫人文敏公

在 宗皇帝時為宮寮卒時公尚幼適 仁宗皇

帝臨幸南京特遣左應天府學生親家 諭勅賜鈔

幣給米石以資養之公感激奮勵力學

嘉 宗皇帝時試明年遂登進士第庚申初授

兵部職方司主事權理署武選司員外郎郎中己

八月 英宗皇帝北狩京師戒嚴一時所

請 英宗皇帝北狩京師戒嚴一時所

請 英宗皇帝北狩京師戒嚴一時所

兵部右侍郎公癉竭智力日共厥事倉猝間發廩以

給兵士或不俟奏報而行一日兵士擁東城門請給

馬草適鄉民萬計避虜走城下叫號求開門守者難

之公曰草不得則廐馬不過瘦死爾城以衛民若無

所衛焉用城為且聞虜距城尚遠卽至近境門開無

及而民皆死矣竟從公言獲濟及虜退明年收元景

泰被 勅獎諭卒未清軍職貼黃事竣改禮部壬申

奉 勅考察山西官吏矣西河折取陽等處大水

詔往救荒民多受惠凡為奏免稅糧若干萬石既歸

命督易州山廠薪炭積弊頓革因奏設主事一人綜

核其事公獨總其綱而已居三年衆議以公不宜久

處此 召還治部事尋陞左侍郎進階正議大夫資

治升大禮丁丑 英宗復位尚書胡公方致其事去

諸冊立大禮並從公請死而行之時襄王來朝故事當

祭宗廟而人自還都後未朝禮絕莫有知者公檢太

宗長此自之及 上不諒復奏請 皇太子御文華

殿設醴禮化內及 憲宗皇帝二年也 俞撫安

議 召還治部事尋陞左侍郎進階正議大夫資

治升大禮丁丑 英宗復位尚書胡公方致其事去

諸冊立大禮並從公請死而行之時襄王來朝故事當

祭宗廟而人自還都後未朝禮絕莫有知者公檢太

宗長此自之及 上不諒復奏請 皇太子御文華

殿設醴禮化內及 憲宗皇帝二年也 俞撫安

議 召還治部事尋陞左侍郎進階正議大夫資

治升大禮丁丑 英宗復位尚書胡公方致其事去

不允後復請不已特賜勅致仕令馳驛還仍令
有司月給米二石令給僕夫四人蓋家居者一紀而
終

錄後條

卷之三十三

吳山館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諡文
安周公洪謨神道碑 徐溥

周之先為蜀之資陽人宋紹興中始徙叙州之長寧
故今為長寧人曾祖世祥祖本原父永隆俱儒學訓
導邑人稱世儒周氏以別其族至公以儒術大顯於
世公諱洪謨字堯弼號晉齋又號南阜子自少穎敏
好學不倦侍父官長陽處諸子中卓然有名正統甲
子領四川鄉試第一明年復試第一甲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景泰壬申陞左春坊贊善丙子修宸宇統志
成陞侍講天順戊寅進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甲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三十九 吳山館
憲宗即位召修 英宗實錄改翰林院侍讀丁亥進
學士陞南京國子祭酒丁母憂服除改北京祭酒擢
禮部右侍郎出左侍郎拜本部尚書丁未進太子少
保積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今上即位之元年為
弘治戊申 上念公嘗以老請致仕令乘傳而歸
陛辭之日恩禮不替又三年辛亥以疾卒於家壽七
十有二 命有司諭祭治墳仍 賜諡曰文安
公少以文為業然有志政務多所建白初在翰林仰
勸 上勤經筵以講聖學謹內治以敦政本復條上
三事以進及蜀寇作與長寧鄰境公稔知其出沒設

崇備之術甚悉遂見捨而其地宴然及為祭酒整飭
規矩表率生徒且言修祀事廣介儲禁酷刑減征稅
攘虜撫夷十事 上悉嘉納之又言 聖明尊崇孔
子其塑像冕服既循前代之舊用 天子之制而禮
樂不稱封號不加殊為闕典宜下禮部議之尚書鄒
公以尊崇孔子初不在此為奏然朝廷竟用公言始
增邊豆舞佾之數在禮部時首言書載璿璣玉衡蔡
傳不得其制乞改造以備占候既成有羊酒寶鈔之
賜後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
至三四千人者賞賜靡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曼山館

心至於終身乃已公平生尤善著述凡經史稍有疑
輒訂正之其為文簡直不為奇險詭而理致明白粲
然可愛所著有疑辯錄三卷南阜子集二十卷等齋
集五十卷公之祖父並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雜揚志

周尚書異事 國朝太宗伯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
江見一異人謂公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
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
京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迴事
亦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曼山館

又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而訊之羅文節曰
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
建文元年歿於成都以儒雅重於藩王有德人也侯
即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為異如羊祜房瑄之事云

禮部尚書施純傳

純字彥厚順天府東安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初授戶科給事中陞鴻臚寺少卿再陞本寺卿純習禮度每且侍朝為磬折狀甚恭又諸司奏事上是之語頗溢純請以照例易之用是蒙寵眷遂擢禮部右侍郎未幾陞尚書一旦與殷謙等八人同加太子少保卒年五十一無子以例賜祭葬純身長偉然出羣類表不十數年得驟登峻秩前此未有也但在鴻臚恬寵不循分守多有所建請為士論所少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吳山館

禮部尚書張文質傳

文質字充中直隸昌黎縣人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工部給事中景泰中陞都給事中以音吐鴻臚選為通政司右叅議天順初進左通政復進通政使成化中加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仍命掌通政司事歲終以母喪去服除仍以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為言官所劾致仕至是卒賜祭葬如例文質為人重厚有容居官以孝稱歷官四十餘年無過舉其子忱亦舉進士為兵部中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吳山館

禮部尚書劉爰傳

爰字凌雲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吏部驗封主事遷郎中以憂去服闋改戶部二年仍補文選公清勤慎時論與之累官太常卿禮部尚書掌寺事久典秩祀練習儀章且容觀魁傑音吐鴻暢甚為憲宗所眷注進太子少保以疾乞致仕不允爰自陳世為戎籍勅兵部除其籍弘治己酉爰復以老丐休賜馳驛并寶鐘以還仍命有司歲給夫廩家居凡十七年而卒訃聞賜祭葬如例爰平生謙謹亟稱人之善聞論人過失輒止之或面侮之亦不校初艱獻徵錄 卷之十三 三十四 長山館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谷徐公瓊墓誌銘

張昇

公諱瓊字時庸號東谷又號明農翁金谿人祖諱邦用績學有聲考諱貫道介特自將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者也公自幼沉敏篤學深有造詣領景泰庚午鄉薦舉天順丁丑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化丙戌同考會試士下亥修大明一統志成陞侍講辛卯秋闈被旨校文於南京士咸服去取公當是歲偕兵部侍郎李震清武職甚精丙申推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署院事丁未春陞南京太常寺卿掌南國子監事一時南士悉賴造就行文卒歸於正弘治庚戌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癸丑改北部左侍郎丙辰陞尚書恭勤政務昕夕不懈寅出酉還衣常不解事上處下忠誠不易結知聖主眷禮異常遇郊歲賜緋袍有副戊午加授太子少保是冬入朝而昏督遂臥疾於家上驚怛亟遣中使挾醫往視尋賜昇肉及牛黃丸以療之進階資政大夫加贈祖考尚書妣及配俱夫人庚申懇疏乞骸上重違其情乃加太子太保從一品秩賜重書驛舟歸令有司饋米月三石僕夫歲四名

陸辭 賜酒饌又遣內侍齎麟袍玉帶白金寶鏡以寵異之撫諭之意益勤致政後年八十有一卒

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穆傅公翰行狀

王 登

傅之先系出湘潭唐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宋紹興間有為經量隅官者諱彥升又徙新喻之黃塘至公蓋十四世矣公諱瀚字曰川少穎秀拔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傅則往往推究與義人多奇之登未會試科場災寢疾幾殆忽神人見夢曰勿憂也公前程遠大疾今愈矣其年八月中會試甲申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 憲宗一日於內得古帖斷爛不可讀 命中使持至內館適公在

傳後錄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七

直印韻為二詩以復 上大悅有珍解法配之 九載進修撰兼司經局校書日侍 今上於春官遷左諭德兼檢討充經筵講讀官及東宮講官 今上嗣位以舊學恩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仍充經筵講官 兼日講每進講誠意懇切敷陳詳婉而進止雍容 上每注聽焉 憲廟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講學士久之遷禮部右侍郎會南都缺叅贊會舉尚書倪公 公言倪之才何可寘之南或謂倪往公不當次進乎 公曰當知為國選他如初祠部給度十年 泉時 登進集京師以萬計禮貴多為之請公力言此輩

耗天下官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
 稍賜裁抑遂改十年給度之例時以龜山楊時從祀
 孔子廟廷言者因論羅從愿本侗亦當從祀公言二
 子著述非尹焞游酢謝良佐未知所先後二子從祀
 則三人似不可遺道學所在其可濫乎乃止知已未
 貢舉周密詳慎宿弊頓清俄以本官兼翰林學士掌
 詹事府事仍兼日講官會典副總裁庚申進禮部尚
 書會京師地震雨雹四方日奏災異公因疏言方今
 賦重役繁民窮財盡宜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庶民困
 苦可蘇時陝西地震異甚復率諸公卿條奏三十一
 疏如敬天勤民法祖修德汰冗官罷工役減濬關省
 上供尤率率焉奏留中公復言民心易感在結之以
 恩天意可回在應之以實屬者所陳謂當如拯溺拯
 焚猶恐不及而側聽彌月未賜宸覽何以回天意哉
 疏上報可陝西守臣得玉璽來獻急頒示天下以為
 傳國之寶復出也公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
 皆不類其為贗作無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
 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為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
 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 上迺以其璽屬

庫吏以足疾在告 上數遣醫來視因乞致仕不允
 公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息或勸少輟公務願養心神
 公曰吾受上知遇辭祿不可辭位不可職事在吾其
 敢自佚一日謂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視吾
 疾壬戌二月歿於京師 上賜寶纒為治歛具贈太
 子太保諡文穆論祭者三給舟車遣官護行為營葬
 事

初教錄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長山相

禮部尚書張昇字啓昭江西南城人也成化己丑進
 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後以 皇太子出閣特改左
 春坊左贊善充 東宮講讀官秩滿陞右春坊右諭
 德 孝宗即位以從龍恩進左庶子兼翰林侍讀
 事特改官僚者例轉數階而昇以憂居後至但進一
 階疑大學士劉吉抑已撫吉過劾之忤 上左遷南
 京工部員外郎以憂去服闋會吉已去位復庶子言
 數事多中時弊兼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歷陞左右侍郎轉尚書時崔志端以太常樂舞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一
 生積資至為同官頗倨傲昇常別品以裁割屬官有
 授徒講經者御史楊儀之子在講不能平劾昇不協
 人望自是名益損屢為言官所指嘗奉詔選官女禁
 優隸卒家不得與榜書緣為吏乘闕然騰誘昇乃不
 安於位遂致仕加太子太保劉瑾用事又以為尚書
 時裁抑晉府郡王封爵鑄所加官正德十二年冬卒
 訃聞輟朝一日贈太子太傅 賜祭葬如例昇愿懇
 有餘居官雖無大建白然自守謹飭為文平實嘗主
 兩京鄉試所取得侍郎儲繼編修陳瀾皆名士論者
 以為得人

禮部尚書李傑傳

禮部尚書李傑字世賢蘇州府常熟縣人成化丙戌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二十二年充
 東宮講讀官秩滿陞侍讀學士弘治初以官僚恩
 陞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四年陞南京國子監
 祭酒時方修 憲廟實錄留館中校正書成乃行以
 憂去服闋改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十三
 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五年改禮部右侍郎轉左
 侍郎正德元年充 孝廟實錄副總裁尋陞南京吏
 部尚書二年改禮部尚書時逆瑾用事納晉府鎮國
 將軍表樣等賂欲進封為郡王傑坐前與尚書張昇
 皆持不欲進封之議忤瑾意遂令致仕瑾誅有 旨
 在起用之列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卒傑持已於嚴
 待後進頗立崖岸晚以忤瑾而去士論高之其所為
 詩文亦溫厚可觀

禮部尚書張駿傳

禮部尚書張駿華亭人以字學進除中書舍人供奉
文華 歷驗封員外郎山東叅議太常少卿光祿卿
銜致仕正德二年起取其草書狂怪瑾獨喜之會進
呈通鑑纂要間有譌字令駿等再謄遂以為勞進禮
部尚書復乞致仕正德四年正月卒得賜祭

獻徵錄

卷之十三

四十一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太保諡文端
碑 李東陽

昔在 英 復辟之日登明選公儲養俊極以敷遺
於後時 原周公實領國史越三朝四十餘年游歷
諸曹官至一品再謝政事以功名終君子謂其遭際
之盛出處之善胥得之矣公諱經字伯常世居陽曲
為巨族高祖諱某元萬戶曾祖諱溫甫祖諱傑皆贈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考諱瑄南京刑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諡莊懿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曾祖妣任氏祖妣張氏妣翁氏繼顧氏
皆贈一品夫人公舉天順己卯鄉貢庚辰進士入翰
林為庶吉士壬午授檢討成化丁亥修 英宗實錄
成進編修己丑同考禮部會試丙申直講經筵秩滿
進侍讀丁酉考南京鄉試戊戌改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讀辛丑莊懿公致仕居南京公乞往省
命給驛賜道里費且速其來講 御製文華大訓
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為勞謂公宜跪
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甲辰丁莊懿公夏服闋
弗調或諷使圖進取計公峻却之 孝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弘治戊申 命直日講修

宗實錄未成已酉權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莅事必傳
 經義若却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先朝盛德事皆
 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辛亥改吏部遷左侍
 郎一日有中官論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參
 議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尚書王端毅公上疏論之
 靈壽人獻大明川民田於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
 公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文恪公屬公具草上之事
 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
 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
 手後有蹤跡為此草者以問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甲申 曼山館
 曰吾為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丙辰拜戶部
 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
 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奏
 給長蘆鹽八千引鬻於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
 公言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
 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
 給竹木銀鈔稅為織費公又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
 小民困徵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論以
 愛節民力課入多者則與下考大同缺馬尚書馬端
 肅公請給折糧銀就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

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
 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上為改命兵部以馬
 價銀充用給事中曹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
 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
 造實齋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心
 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旨取太
 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
 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內靈臺奏
 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遇
 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清寧宮災方議修建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甲申 曼山館
 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
 可使遠去卿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雇役為之外
 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千
 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曰河間多沮洳比
 因久旱貧民即退離地耕之過潦輒沒即欲加稅將
 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
 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崇親異矣又聞憲宗妃
 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人
 父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
 以地畝為東宮莊者上因公奏皆抵之法無論變

賦賞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有言
及部屬以言事獲罪與同官上疏採之聲稱籍甚而
怨謗亦日深庚申以災異乞休致 詔許之加太子
太保 賜勅給驛令有司月給米三石歲給與隸四
人 命下廷臣皆相顧失色爭上疏留之不得自是
數年中外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之
有也公歸摘 勅詞二字為保定堂嘯傲其間乙丑
今天子嗣位特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公辭以疾會丁
繼母憂未上戊辰服闋改禮部又辭 上降勅遣使
卽其家起之至京疾作寓都城外 上遣人慰問賜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六

至母弟綸早卒撫其四孤皆有仕籍少受學於吳布
政釋思吳既謝事歲致衣一襲銀十兩終其身其友
蔡知府霖卒申御史論罷官皆貧甚並致優卹久不
厭其教尚義氣類如此為詩文及書麗而有則自為
小官已志世用日侍莊懿公習聞天下事久置清散
兩薦為內閣不果入其為尚書簡任屬吏親為裁決
剴繁應變略無稽滯而秉政執法不為權勢所撓尤
人所甚難者銘曰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最貴者尚
書父子施何耿王維白及倪公益其一他莫與齊麥
有兩岐芝有三秀矧人有生得物之厚雖家之昌維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七

玉帶及通鑑纂要以示寵異比莅事數月疾復作累
疏乞休乃許之復 賜勅褒諭推封三代月廩與隸
視昔有加焉公晉書公以貞時為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留公暫駐京師以便醫藥明年乃行又明年以貞
入內閣兼預機務報至公已疾革聞而領之遂瞑庚
午二月二十二日也 上震悼輟朝一日贈特進光
祿大夫右柱國太保諡文端 命工部治葬事禮部
諭祭者九公年七十有一公鄉試時有甘露降於縣
學之松學者因稱為松露先生亦以白號少穎敏而
壯重寡言天縱母性嚴急奉事惟謹遇諸弟友愛曲

禮部尚書傅珪傳

傅珪字邦瑞保定清苑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弘治中兼司經局校書與修大明會典陞左春坊左中允兼編修丙辰乙丑一再同考會試正德初以東官恩陞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與修孝廟實錄清理軍職貼黃丁卯考應天鄉試戊辰考武舉奉命授庶吉士業充口講官劉瑾柄政摘會典訛字珪以嘗與纂修降修撰旋以史勞陞左中允歷侍講學士庚午考順天鄉試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陞禮部尚書致仕正德十年四月卒年五十七珪為人強毅有執持人不能干以私在禮部守法持正嘗因類奏四方災異陳時弊十事言甚剴切以此忤權倖忽傳旨諭乞休珪抗疏得歸兩京言官交章留之不報家居杜門謝賓客絕跡公府遺言誠子孫忝稱大官無以報國慎毋以恤典請御史盧雍等以為言給祭葬如例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徵以諫番僧秦討田百頃為大慶王下院傳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實亦止優人藏賢能耐性士大夫或與善

卷之五十五

忠人

吳山館

賢因是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印文改方者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道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盜劉六擾中原勢炎熒熒太監間以侍郎完征之不能滅乃先行左右實閣後曹又立監鎗名謀統軍命多官議可否東依違不斷傅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夫士心賊在腑肺孔棘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傅公致仕

崔銑別傳

卷之五十五

忠人

吳山館

崇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贈

太子太傅西郭田公景賢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景賢字宗儒號西郭先世保定府涑水縣人曾

祖行簡洪武初徙居順天涿州遂占籍焉祖文質

初以季子貴贈承德郎戶部山東司主事後以公貴

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母吳氏累贈夫人繼祖

母牛氏先封太安人累贈夫人父寬累贈資政大夫

累贈尚書母袁氏封太恭人累贈夫人公自幼聰穎

早通大義未冠遭父艱哀毀欲絕喪葬咸如禮鄉人

歎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曼山館

知為偉器服闋補郡庠生成化甲午領順天鄉薦明

平登進士觀戶部政授戶科給事中歷陞通政司左

右叅議太常少卿通政使禮部左右侍郎尚書太子

少保屢奉 勅杏盤宣府等處邊儲閱實居庸黃花

等關監祭告關里及岳鎮山川古先帝王陵寢所至

輿革利弊廣斥埃采訪民瘼節陳時弊俱見嘉納嘗

侍經筵為廷試讀卷官供郊廟祭祀登極大禮每有

文綺玉帶麟服之錫叛逆削平 賜賀功牌白金綵

幣考績 賜寶鑑 上尊少牢朝廷禮遇優厚公益

懋謹志孜孜奉公無少瑕議正德甲戌以年近七十

兩疏乞休未允復連引疾 上念其懇切特從所請

加太子太保 賜璽書給驛還鄉令有司月給米三

石歲撥輿肆四名備用陞辭之日復 命中官賚寶

鑑三千錠充路費蓋異數也既乘傳公卿祖餞盛集

郊外各繪圖賦詩贈之比歸杜門晏息課誘子孫怡

如也正德己卯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訃聞 上思

悼久之贈太子太傅遣官諭祭者五 命工部營葬

事公器宇恢弘天性孝友在仕途四十四年始終一

節不徇私比不營產業當逆瑾用事煽毒縉紳於公

廨所中傷人咸謂公盛德雖奸雄亦敬服也尤篤於

行義樂於施子居官所入俸資僅供日用囊無餘兩

之積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遜學傳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遜學字希賢河南上蔡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丙辰陞浙江按察司僉事以憂去終喪改陝西陞副使又以憂去終喪改山東前後更三任俱提調學校所至務從寬厚頗得士心正德戊辰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明年仍入翰林兼侍講陞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改禮部陞左侍郎乙亥陞南京禮部尚書丙子以奉賀表入京改禮部明年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專管 誥勅奉 命授庶吉士業正德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畏山 十四年二月卒祭葬如何遜學為人簡爽頗不羈為詩文有藻思

卷終



禮部二

尚書

毛澄

李浩

黃維

賈宗

歐陽德

顧可學

盛端明

陸樹聲

陶承學

萬士和

汪鏜

林燦

余繼登

無本史稿有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目錄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

禮部二

尚書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毛公澄行

狀

邵寶

公諱澄字憲清姓毛氏別號白齋晚更三江學者稱三江先生世居蘇州府崑山之東隅弘治間割其地為太倉州遂為州人公生資性明粹神采秀朗容止端潔行步未嘗左右顧七歲善屬對間為詩歌傳播人口歲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金錢歸即獻散錄

卷之三十四

崑山

之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其意故攜歸耳陳武選聞而奇之許妻以甥年十七充太倉衛學生清苦力學每試有司輒入優等成化丙午中應天鄉試歸邁疾明年弘治戊申丁父憂服闋卒業冒監學思兼進德器聿成所作程文及擬古文皆善體認而詞氣超脫然意不自滿悉取而焚之入或竊誦一二吳中晚學傳以為式癸丑中禮部會試廷對賜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公感激奮勵益究心道德之蘊及禮樂名物之故精思實踐融會貫通涵養之久襟懷澹如隨所應接務合理道丙辰同考會試得人為多三載

考績進階儒林郎贈考如公官封母及妻已未再考

稱職充大明會典纂修官庚申充經筵展書官是歲

八月援例請告送太安人還鄉於是人安人壽百歲

中朝縉紳為賦咏以彰世德有司為建人瑞坊壬戌

赴闕癸亥會典成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修撰預修

通鑑纂要甲子充東宮講讀官聲音清切義理明暢

時武宗為皇太子進講稱旨入言於孝廟曰今日講

書毛先生是蘇州人說書却真正明白孝廟甚喜方

中秋設宴遂徹以賜乙丑二月充經筵講官武宗登

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九月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崑山

金箱束帶及上兩官徽號遂加贈考如公官加封

太宜人妻宜人是年修孝宗實錄充纂修官正德丁

卯正月聞太宜人疾請歸省不許計至匍匐歸哀動

里閭既葬避居北郊未嘗一入城府或為郊行從一

蒼頭遇幽勝盤桓久之與鄉人處由由然絕去邊幅

及于以私則正色却焉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

其產初求救於公弗許既而廉其罪不至此邂逅為

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却去曰吾公道扶人安

能以賄為爾役邪其光明清介類此歲已巳逆瑾謂

會典出內閣意凡所陞秩悉奪之公亦落庶子止餘

兼職是秋起復仍官侍講如故八月陞侍講學士主
順天鄉試九月署國子監事辛未充殿試讀卷官尋
陞學士充日講官壬申掌院事奉命教庶吉士君子
謂公言動可法不止文字之師甲戌主考禮部會試
尋陞吏部右侍郎乙亥陞左侍郎嘗署選事人服其
公丁丑正月三品一考進階通議大夫誥贈祖考皆
如公官祖母王及范太宜人徐宜人皆贈淑人廢子
希原爲國子生六月陞禮部尚書侍經筵戊寅武廟
南巡公倡議諫止疏凡數上期於必還兵部尚書彭
公澤初爲左都御史嘗奉命制陝西邊事時土魯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三 曼山修
侵軼哈密彭公既處分奏行奸寧不悅忌彭者遂立
致爲罪將置重典於是集議之旨公言彭某有功
無罪都給事中王燝石天柱亦如公言彭遂從輕明
口王石皆降外任或嗾寧撤公公弗爲動陰伺月餘
無所得迺已逆濠未反時奏欲令撫按諸臣朝服進
見有請公奏行者公據故事條上濠居母喪僞爲孝
行脅鎮巡請旌表公覆奏孝經諸侯之孝云云謂今
所上與此不同事皆得罷濠與其黨甚怨之公如弗
知也已卯春賜大紅蟒衣一襲玉帶一圍先是二品
賜玉者三人公與焉左右不悅公者匿弗予至是駕

自西旋將郊公富導駕度弗能終匿乃始出之庚辰
會與充知貢舉官五月尚書一考例有兼職左右有
沮之者止加散官贈祖考皆如公官祖母以下皆夫
人逆濠既獲武宗馳驛通州朝制宗室有罪下詩王
府議然後告廟行之左右言濠多內應恐入京生變
召文武羣臣出會議公正色云前有宸濠朕自有處
置之旨必發書告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草成獄
奸彬在列爲之吐舌自是法官執事皆以公言爲據
論者謂當是時羣奸竊柄且握重兵人人自危而公
議不少沮可以爲朝廷重矣明年三月武宗崩慈寧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四 曼山修
皇太后有旨往迎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公與使馬既
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見者
公曰今遂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進辭讓之
禮行乎廢乎上聞而是之賜綵段十表裏白金千
兩下及僕從皆有齋駕行前後扈從備竭勤誠上
每加慰勞既即位復念前勞賜白金綵段各若干又
賜罪人家屬一人尋奉旨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公會
文武諸大臣議引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爲皇太子
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祀共王事云云謂今
皇上既以興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無他兄弟宜別立

獻王後以主祀事以與獻王親弟九人倫序推之宜
今益王弟二子崇仁王襲封與王繼獻王後奉承祭
祀獻王長為一國始祖萬世不毀稱號則引宋英宗
以濮安懿王子繼仁宗後程頤所論云云謂今與獻
王於孝宗為弟於 皇上為本生父亦猶宋濮安懿
王之於仁宗英宗 皇上既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為
皇考改稱與獻王為皇叔父與獻大王與獻王妃為
皇叔母與獻大王妃凡遣官祭告與獻王及上箋與
獻王妃 皇上俱自稱姪皇帝名隆重正統尊崇本
生無所不用其至可以為萬世法奏上有旨若曰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五 曼山館

以導其君哉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
非莫詳於頤之議願議前已錄上茲錄明帝詔文併
乞賜覽有旨再議復議得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人無
子以兄弟之子為之後為之後者謂其所後曰父而
所生曰伯叔父此皆人情之所安也人情安則天理
得矣臣等不敢以他說進奏 上詔還再議既而內
閣亦如公言有詔卿等委曲折中為朕申薦孝之情
云云公疏猶云禮可以義求而情不可以言盡仰體
聖心揆量事體使協乎情而無悖於義密勿謀猷腹
心忠愛非臣等有司所敢專得旨有考據精詳議處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六 曼山館

世襲指揮同知五辭不允公亦不敢受尋奉昭聖皇
 太后懿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一人為副鎮撫
 某女故宦官其族人也故中人多助給事中底蘊以
 吉公稽武選貼黃而信即具奏 上俄有左順門議
 事之旨公意其為此謄貼黃以進其事遂止冊禮行
 公充副使比終事賜綺幣者三公素有脾疾及迎駕
 議禮精力繼疲至秋乃病嘗候早朝昏眩移時及兼
 史事重以家婦若孫之喪病遂日侵冬月益甚疏乞
 骸骨不允尋命醫調治及遣中使問以羊酒蔬米明
 狀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七、漫山館
 年正月以生還乞復不允仍命充會試知貢舉官疏
 三上內閣擬命旨進 上覽之愀然曰此輩老臣方
 切委任何遽至此醫問如前比四疏知不可起始許
 之加太子太傅賜勅給驛遣其屬一人護送還鄉命
 有司時加存問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四人勅有朝
 苟康復暮即起用之語瀕行又遣中官致寶鈔為道
 里費公感激泣下謝表懇篤有餘忠焉既而治裝出
 都門會病少間朝紳餞者盈道人以爲疏傳復見行
 至興濟病作卒於舟中 上聞之震悼輟視朝一日
 遣官諭祭者九命工部營葬贈少保謚文簡仍以迎

應功廕子一人為中書舍人

康徵錄

卷之五十四

八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通政使司事
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李公浩墓誌銘

嚴嵩

正德間公爲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嘗因天變上勤
政事戒逸遊重爵賞抑奔競四事不報自是公決意
求退章六上皆有、旨慰留之最後請益力乃報可
時加太子少保歲給輿皂仍賜勅給驛以歸於時中
外稱嘆謂有急流勇退之風厥後權奸竊柄逆濠構
亂乘輿數出大臣洩洩危懼始皆服公之先見云公
臥家餘二十年年八十有五景泰丙子正月元日爲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公之生某年嘉靖庚子五月五日也訃聞今上皇
帝親詔有司給祭葬如例又特贈太子太保賜謚莊
簡嗚呼若公者蓋清德懿行鉅公者矣公諱浩字師
孟姓李氏世爲山西曲沃人以書經舉成化癸卯鄉
薦明年登進士第初授都水主事管呂梁洪故有役
夫數千辦樁草銀錢歲若干緡公至悉罷之止令於
農隙採辦備用而已署鄰巨豪伺官府短長前任者
多爲所持獨於公不敢近改戶部主事丁父憂服闋
改兵部車駕主事陞員外郎奉勅清理畿內諸土田
奪豪右侵占者若干頃還之民陞職方郎中爲尚書

鈞陽馬公所稱重委攝諸司章奏冊封代府溧陽王
充副使凡所餽贈拒弗受陞通政司右叅議轉左叅
議持節充正使封晉府雲丘王歷陞左右通政順天
府尹時久旱疏論畿甸民所疾苦事當罷行者 詔
嘉納之逆瑾擅政無名需求甚急公一切裁抑數與
面議可否侃侃不阿聞者頸縮而公不爲沮瑾乃日
使人偵公過失然竟無所得也居二年改通政司使
轉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叅理武職貼黃嘗攝工部篆
修朝陽門城垣通州新城公咸督其工乃疏慎郊圻
固封守革冗費修戰具數事多見采納以山東盜平
陞俸一級賜白金綵幣丁繼母許淑人喪賜祭葬給
驛以歸服闋召拜禮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食一品
俸賜金綺斗牛服色未幾疏乞去位公去後臺諫累
疏薦公當復用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公器宇魁岸
論議偉出雖退處丘園每聞朝廷一善政輒喜見顏
色篤厚倫理有弟客歿收恤其孤如己子歲時事先
必謹著家訓以示子孫雖隆貴自奉無異寒素好學
閱文章雖老不勅所著有南莊稿歸田集藏於家

嚴嵩

卷之三十四

十一

晏山館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黃公綰行狀

李一瀚

公姓黃氏諱綰字宗賢別號久庵居士台之黃巖人也幼承祖文毅定軒公廢弱冠即優通詩義尤善古詩文一日因感橫渠先生論脩襲語遂棄舉子業師文肅謝公鐸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濬伊周為監察御史陳公銓所知招應舉具書力辭不赴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因母鮑太淑人強命出仕授後軍都事公素少治生術家甚窘有商人規知餽金千餘兩公却之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一

吳山館

上疏華那移冒支弊盛為當道所重凡三年疏乞去病歸田與王公守仁湛公若水訂終身盟講明絕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儲公瓊喬公宇張公元禎咸以台之先哲方正學者稱之家居幾十年恭邁先帝龍飛詔徵遺逸時侍御朱公節特疏薦公志專正道素行恆於輿情心存王佐學術明於澤物起陞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公具疏與焉先帝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公特疏諫而寢繼上諭聖學求良輔疏致忤時相尋陞南京工部員外郎又累疏乞休歸田未幾尚書席公書侍郎胡公

世寧各疏薦公才堪太用學裕纂修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典時王公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議奪公力疏辯之得明繼陞大理寺少卿首上諭刑獄疏列六款又釋無辜囚辯冤枉獄不可勝數時稱明允先帝以翰林缺官命選中外臣僚才德學識堪備儲輔者入翰林時公膺首選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先帝嘗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寵用以圖治弘功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其在史館事核理直無少阿比同事者咸稱良史之亦其在經筵日以養德格心求賢才謹好尚為言先

獻徵錄

卷之十四

十一

吳山館

帝嘗以君子之言褒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時各部院缺官公署五筴日歷諸曹一無廢事各屬咸嘆以為難及帶管操江嚴防禦之法謹盤詰之司一時江盜悉皆屏跡凡所應行奏為定例至今猶賴之三載考績陞禮部左侍郎適大同倡亂公奉勅往撫大同奮不顧身兼程到鎮運謀計策擒斬積年創亂首惡張玉穆通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難遂靖民立安輯洞醜之所餘賑濟銀三萬有奇毫無所餽齋回還諸內帑先後功次國朝典故內雲中紀變篇載之詳矣

時服闋時有安南之亂先帝又起公禮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啟
行開朝指權相賊私遂構令閑住歸抵家遷居翠屏
山中杜門謝客日事討述布衣草履超然於塵埃之
外雖極寒暑手未嘗釋卷遠近有志士咸趨事之與
語終夕不倦凡有事關民瘼者獨慨然言於當道凡
有親故貧乏者悉與調給置立清獻杜公範墓山祭
田擇其高守之買山遷葬文肅謝公鐸并與其諸孫
資無要奉聘之至如撫養王公守仁遺孤其間事尤
為難能所著有四書五經原古明道編石龍集石龍
學微錄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長山館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費
宗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費家嘉
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卒賜祭葬如例謚文通家江西
鉛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
寧庶人宸濠潛蓄異志求復護衛家與從兄大學士
宏極言其不可予遂忤權倖意褫職罷歸 上御極
用薦復還舊職尋充經筵官與修 武廟實錄成陞
左春坊左贊善遷南京尚寶司卿尋改左庶子兼侍
講掌南京翰林院事累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學院事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四
長山館

踰年進尚書掌詹事府事尋命回部 太廟成加太
子少保滿三歲考秩進太子太保復加少保至是疾
作卒於官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

保謚文莊歐陽公神道碑 徐階

公諱德字崇一別號南野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六安

州知州遷刑部員外郎會上選士大夫之有文行者

以置翰林改編修仍其服色俸給踰年遷南京國子

司業南京尚寶卿遷太僕寺少卿以親在南不樂也

當軸者知其意奏以為南京鴻臚卿丁父憂服除南

養其母蕭宜人以薦復為鴻臚將為疏乞終養母不

許遂奉以行水宅遷南京太常卿尋召為太常卿掌

祭酒事入自其母母遂曰吾幸無恙當與兒俱往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五

至則遷禮部侍郎左丁雅知公熱儀禮孝烈皇后葬

遺護諸司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充會典副總裁教庶吉士遣代拜先聖先師遣陪

祀帝社稷主考庚戌會試其夏以三品考績贈祖時

勉父庸如其官祖母某為淑人封母太淑人踰月母

卒賜祭葬嘉靖壬子春三月持服小終召拜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冬召直無逸殿時同勳輔諸臣奉

勅劄與聞大政中外咸慶喜以為且爰立又明年甲

寅二月二十一日得疾卒距生弘治丙辰享年五十

九計聞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賜祭七壇命工

節治葬事又蔭其弟某為國子生而士大夫則相與

咨嗟涕洟奄然失其所望嗚呼是可以觀公之槩矣

初公領鄉薦陽明先生倡道於虔之行臺其說以為

人心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

然以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

索諸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和之本

指於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

明明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為禪公獨曰

止學也走受業於先生凡再不赴春官精思力踐

日有所自得比入官則遂以其學施諸政事知六安

時為二籍稽公使錢及其俸錢之出納曰非以為名

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歲侵捐俸之半以倡吏民

得粟若干石隨所在作粥食饑者活數萬人已乃為

興水利汰冗役定經費省訟獄之追呼罷諸苛法作

龍津書院進諸生教之問學民士咸附為編修奉詔

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垂錯未

可盡據而卜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

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

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在南京國子故事司業當課其

諸生為文詞公因引之於道作講亭進四方來學者

與諸生講論其間或以疑質為稽之經訓證之事物本之人情參之世變詰之使自識其迷謬徐而論之使得其心之所安公固善論說而誠意懇篤氣象平易上以是日親及侍太淑人居於家益與雙江許公東廓鄒公念菴羅公以講學為事學者自遠而至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奉命教庶吉士歎曰此朝廷所厚養以需大用者不宜徒以文為也教之如國子而繼之以時政之所急聞者莫不興起為禮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而婚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七 曼山館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弟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熊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賜裁定 上知公意命分列成婚矣既而降論寢之然始亦免不同日裕王母康妃薨公具喪儀援憲廟淑妃例為請詔準鄭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七 曼山館而特建墳闕奉康妃以葬秦府為其中尉女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七 曼山館公曰祖訓郡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女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七 曼山館日祭常賦不能獻徵錄 卷之七十四 十七 曼山館不得復於祖制所畧隆

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塔之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公曰事當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民不堪矣具言不當封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宗室以罪降為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更多於中尉故恒輕犯法而禮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公曰此利養厚耳為裁定其數率比中尉減三之一皆從之天下有陰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建安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十八 曼山館樂安諸王爭攝寧府事嗾其宗人相攻許以幸已得公曰寧既已國除復有府事須攝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以罪除國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當之爭遂息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眾相顧未有處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氣困暇如無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知其非唯利不敢為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居家孝友數博節衣食以周其族凡賴以婚葬者甚一人置社舍於鄉集子弟教以禮義又為立保伍法使

相救時後歲凶其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劫掠之患故公之請學士翕然從之者以其修諸身施諸事能無愧於其言也公先世長沙人三洗而居秦和

勅建文莊歐陽公祠堂碑 李春芳

我國家崇德報功厥有懿典開國靖難有大勳勞者並廟祀兩京其善益一鄉而勳業未著於天下者則祠祀於其鄉此定制也至於功業未著於廟祀而行業迥邁於一鄉為人心所共仰者則又請於朝而勅建祠祀二百年來惟文成劉公瑩文貞楊公士奇暨我文莊歐陽公某三人而已文莊公登嘉靖癸未進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十九 曼山館

士累官禮部尚書嘉靖甲寅卒於京 肅皇帝雅意重用公開計哀悼晉秩太子少保祭葬褒卹如制隆慶庚午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光濟巡按御史劉思問采泰和諸生議疏請建祠祀於其鄉下禮部議曰稽諸祀典允協 上從之爰勅有司建祠每歲春秋次丁致祀以為常 命下縉紳莫不稱允至其鄉之士大大則又允愜初心尤鼓舞慶忭嗟此豈可強也哉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德之浹於人心不可解也如此公少負奇資早著鄉薦聞陽明王公守仁講學南贛闢爰往從學焉獲聞致良知之教遂與

諸同志友日夕切劘者七年癸未春王公促與計偕

登進士高等授六安州守隨事致知推以宜民境內

人治於是令聞四布擢刑部員外郎尋改翰林院編

修是時秉政者悉出詞臣擇海內一時有才名者改

入翰林先後改用者數十輩皆以不稱罷終始無恙

者惟公一人壬辰銓郎林子春偕余謁公京邸是年

公擢南司業余與吉安守袁子林同往受學金陵是

時門下士紛集如雲公獨顧余二人厚以為可教益

屬意者惓惓焉既擢南尚寶轉鴻臚擢南北大司成

禮部侍郎轉吏部兼學士教庶吉士隨在講學不輟

自以善類有裨世教者多矣癸丑擢禮部尚書時

穆宗皇帝龍潛外邸兩府並處事勢危疑人情洶洶

公周旋其間潛幾默運諸所題奏意恒在明長少之

片杜嫌疑之端雖忤 上意冒危險弗恤也然公幾

沉而勅中窾卻卒之事體定而主不疑士大夫咸嘆

以為難是時當國者頗厭講學而獨服公頗忌同進

有才者而公獨不見疑蓋默有所感而人不能測也

肅皇帝聖資天縱銳情玄學使初年得公為佐引

而之道不難也豈斯世斯文之不幸乃俾晚遇而又

况其用可慨哉夫文成公以謀謨佐命於開國文

仁講學南贛闢爰往從學焉獲聞致良知之教遂與

貞公以經濟贊治於守文我文莊公以謙言正論衛
主器於深邸危疑之日益事異而功則同也至於
講明正學開牖人心則又二公所未有專祠以祀夫
誰曰不宜仲子水部有紹慶遺余而請言以謙諸麗
社之碑余受公之教最久且深而又窮述其典禮之
成因不辭而文之仍繫以詩曰 國有常典崇德報
功事崇廟祀匹休無窮紆壽輔治勳齊汗馬俎豆其
鄉以示來者孰嗣厥美曰文莊公煌煌 帝勅寵命
攸隆惟公之德高明廣大與物同體并包無外惟公
之功遠而開來闡明正學陶鑄羣才成均造士青衿
猗猗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曼山館
異國鴻禧在虞隨地隨各晉掌邦禮太猷是經正名
別雖國本以寧德浹人心功在海宇春秋享祀士論
咸與宗廟上議 帝曰俞哉春秋享祀厥義允諧公
之道歷貫徹古今公之精神悉在人心人心領嚮時
且昭格于秋萬載祀無斁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卒
賜祭葬如例謚榮信可學直隸無錫人初以進士歷
官叅議病免且十年說進用無蹊逕囑 上好長生
乃納重賄大學士嚴嵩所自言能煉童男女洩為秋
石服食却老有驗嵩薦於 上詔遣使齎金幣即其
家賜之可學乃赴京謝恩得畱用累陞至今官然唯
帶空銜支俸煉秋石供服餌不與聞公家事也至是
以遷葬于告歸卒於家初可學與盛端明俱以方被
召端明雖責幸頗自知耻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揚揚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曼山館
自得其後通苞首嗜訃訃有不從即陰持吏短脅
之是時官邪賂章廉耻道喪然以縉紳而甘廝養之
行任人唾罵恬無報容則可學為甚焉歿後七年會
隆慶改元奉 遺詔禡其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以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謚榮簡端明起家進士敷歷中外頗有才名晚歲乃以方術致崇顯為士論所鄙然內不自安能汲汲引退猶為知耻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

吳山館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平泉先生陸公樹聲墓

誌銘

于慎行

蓋觀乎鉅公名卿其功信烈章謨猷畢效於國者間或不能不自挫其身名而急流勇退抗志塵寰往往乏鴻漸之儀懷石隱之介國家不得藉其楷模士類不得想其風采雖身名俱永而體用亦未全也乃若保合太和含貞履方迴瀾倚為砥柱平世師為儀刑元老完人聲實並泰則肅皇以來惟陸公一人而已陸公諱樹聲字與吉學者稱平泉先生松江華亭人也自三國為吳大姓世有聞人而系不可詳高曾以下乃皆以隱德稱祖贈尚書梅莊公蘭配贈夫人林氏考贈尚書志梅公鵠配贈夫人沈氏皆以公貴而志梅公鞠於母家嘗蒙其姓為林公仕而復為陸也志梅公三子其仲為公季即中丞公樹德公之生也沈夫人夢初日投懷紅光炯炯固心知其非凡而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泓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常帶經而鉏及禿楮為文一日泣請志梅公願從里師受經師試以義避席驚賞時方簡肅公為令見而奇之袖邑諸生自是甄試第一居則授徒里中間取擬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四

吳山館

脯以佐青甘邑令周以鏤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張
文毅公典雷繼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舉會試第一
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吉士歸省三載始北上故
事南宮第一入祿選必授館職而分宜與其胄子銜
公落落見無加禮欲以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
言以為地者公為不省分宜詘於朝論竟授編修一
月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鶴立其
間分宜則目攝之然不深訝也 肅皇帝祠竹宮儒
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執政問以嘗公遜謝不應
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荆川唐公同郡中江莫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王五 曼山館
公請入以問學志行相切劘大為清議所歸吳門袁
安節公時為給事特疏品第詞林首以守正推公即
分宜亦亟稱安得門戶寡交如林與吉者庚戌廷試
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司不
能得祥色俱厲公不為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
公喪服闋久之不出丁巳自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
同志諸公馳書勸駕勉一就職未幾辭歸歸闕適
園宴處若將老焉辛酉起左春坊左諭德掌書院策
旋召回坊不赴乙丑進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
子教務持大體學士先不質而後燕文著沒

古叢語及條訓十二以示諸生南雍斷斷至今聖為
功令其年秋進吏部右侍郎引疾不就穆廟即位特
首起原官又屢疏辭已已再起原官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赴召抵淮復請吉返時同年
高新鄭公在政府公弟中丞居省中新鄭遇事不如
意輒語中丞曰吾甚愧平泉趙文肅公至謂中丞舉
朝僕公正欲主上新政一見風采知先朝培養有此
偉人耳其為名流推重如此壬申陪推內閣即家拜
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辭不允時今上初嗣服公以碩
德清節首膺簡召中外動色相賀公亦感激 上恩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王六 曼山館
不忍終辭乃以是冬請闕時江陵當國喜得引公為
見公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公之莅鄂
率正僚屬引經誼以裁典禮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
虜西遊增歲幣樞臣將許之公以職力爭不可樞臣
竟不能奪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出入見客
坐甚偏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坐同列或諷公以相
君尊重宜少委蛇公默不應蓋已浩然有歸志矣而
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管諸子入彀欲援公正人
以舉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次疏上空淵旨勉留遣
中使問查及門江陵復托中使挽公微示將有別命

公嘆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始一出山豈為樹桃李
希探席耶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
事皆關大計而辨官府抑威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
陵益大弗頃之就公邸訣公踞床見之抗手謝曰病
甚負公推轂奈何翌日出都傾城祖送皆謝不見相
與望塵嘆美以為長安道上數十年所未有也先是
江陵詢公公即去誰為代者公舉宜興萬文恭及閩
林文恪萬為公友文恪則公丁未禮闈所舉士也兩
公皆世所稱端人然皆與江陵有忤而江陵徒心重
公竟用文恭以代公歸而江陵貽書猶以不究用公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史記補

于寅 皇太子立詔遣儀部郎劉君憲寵存問跨馬
郊迎如昔觀者夾道相指日以為真天人也大臣三
奉恩詔亦故事所未親及遣孫景元詣闕疏謝優詔
褒答錄景元入成均而加大行月俸益皆異數云公
嘗著耄餘雜識有云六陽終已已者已也而公年踰
大耋善遊飲啖行步若飛髯鬚間復見黑毫至歲建
巳竟以無疾逝矣先一日手書遺言置之屏几自以
冒濫國恩無請卹勗子孫致身以報臨終目光爍
爍射人睨大行作咲容乃瞑逾時頂熱如熾四體柔
和作黃金色比舍觀一大星曳白光射公廬而隔也
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史記補

水湖山者餘五十年先後二三權相力皆奔走海內而寵辱之柄卒不得少加於公鄉衮當國所網羅推擁備天下知名士而獨不得引公自近天下儀公以為合舉卿雲神龍威鳳異代異人不啻松栢之鬱然後凋也士甲一出慨然有開濟之懷竟以時事不合奉身而退然至聞朝廷行一善政進一正人輒喜動眉端不則神情不懌者彌日倦倦忠愛至老不衰乃知第以退而益重稱公使主上知當世有不愛爵祿之臣者其亦未窺公大臣之用心矣公為人修長峭岸氣骨稜稜神襟邁朗舉止端凝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長山

坐不見跛倚之容持正深堅論議皆有根柢無少唯阿而寬容樂善善依長者不忍有所刻核居常無他嗜玩惟手一編生平撰述甚富然皆元本六經而尤卒於易旁引曲證多儒先所未發間涉內典玄宗用其義互備術不為溺也至於選爇服食諸術雖知其指不其稱說惟飲食臥起皆有常度屏去一切伐性之品中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近遺言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施德戚里情意周至御好放鶴和而能訓即有過失莊顏對之能改即雖家於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稔民饑即首倡

鄉紳請議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多所匡扶獎借寒賤後生不啻口出邵守李公以廉平得民而坐為郡被察去郡民闔門乞雷監司目為得亂輒捕以兵公以大義折之監司愧其言乃解兵去郡以輯寧部使長吏干旄過謁時以幅巾出見出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安能僕僕趨公府乎對賓客于弟談說忠孝名理朝家典故及微時耕耘事娓娓不休踰九十後漸寡酬答惟斂容調息神觀澄穆始天游也所遺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其書傳世者有陸學士雜著善俗毗議鄉會公約陸氏家訓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長山

棲衡託尚千古國之藩衛士之矩厥迹彌隱而
香崇蒲輪三御迺正南宮典禮實清式我王度大政
將聞歸田載賦煌煌明哲寒塞匪躬十事矢諫帝鑒
貞忠卷舒以時潛見不測譬彼濫莫亦猶龍德及首
面子既庶孫會踰壯而第卦數復成稽公名壽史無
其伍維衛武公維師尚友爰乘大化神與天行勒銘
樂石永護玄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陸公神道碑

孫 鑛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陸公

今天下望以為相雖不相而隱然為世師表者我師
陸公是也公號平泉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曾祖庭
訓祖蘭父鶴皆不仕而父封公少鞠於母家蒙林姓
公童時猶在田間每息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
為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應天春秋魁明年
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常多靜坐其赴會
試也不攜一帙獨兀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
皆忌公觀公不攜書則詫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
此人也榜出果然廷試不得入謁甲以二甲第四人
送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

七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閑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
不忤人或謂分宜銜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近占趨
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試處主也雅
知公比為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為宗伯公以編修
與均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寔止長公六歲
鄉黨禮固然耳于請假歸遂遽封公艱服闋不謁
補丁巳起南司業分宜雖多私然待詞林厚謂公資
既深且清名素著不可以常調待之是舉亦特起但
不此耳是歲鑛受先公廢入南監每進監公必訓以
莊語待之一與諸生等辭色間不少假借鑛因是知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三十一

陸公

師道尊嚴迄今每憶公誨語不忘也先公時任南禮
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數相過從公來語未嘗不
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於郊外禪寺於時世方濁先
公謂公矚然絕滋垢每以康濟推公公性晚枯
寂殆如野僧每無事坐室內則快稍涉事即如執熱
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畀以繁劇是困苦之立見其短
耳先公曰不然惟不染也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
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辛酉起左諭德掌
院公至雷都旋召還侍講引疾不赴乙丑起太常掌
南祭酒事公至雷都旋召還侍講引疾不赴乙丑起太常掌

吏右侍復引疾蓋公性恬澹前告先公謂南署可也者固本志也然任職則勵精不徒優游學南雍時作諸子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誦之隆慶戊辰起原官疏辭者再竟不出明年奏復陞姓尋復起原官兼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抵淮復告歸壬申陪推內閣隨即起禮部尚書兼學士公屢召不起天下皆高公之節若謂堅不出者然公於經綸事業寔未嘗忘其行藏亦無意必但於世味稍淡耳前少宰不起雅以鄉衮嫌故後赴教習時則文貞既歸矣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餞之謂日出處有義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主事 吳山館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稚者惟汝躋顯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伯公三子也蓋兄弟間切磋皆致道義遺榮利如此行數程應接日苦公自謂精力不堪鞅掌遂仍歸然自此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茲聞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冀主會試爲其子入穀地後見公驚然不屈遂已其實不爾江陵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暱豈不知公爲人豈肯爲後輩屈且渠方構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

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已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自己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質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飄然不留彼時浮譽已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 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已多無非 主恩且司成家居三起少宰未之赴茲一旦驟以八座召雖時相左右之寔 天子命夫豈敢桀然抗違仍厚取名疏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江陵喜甚不俟公謁即躬候公蓋猶以前輩禮事公也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屬部事井井公退危獻徵錄 卷之二十四 主事 吳山館坐松關內簡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署也虛殿四圍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是時鑾爲舉子亦習業側舍隔一牆公午至暮去竟日不聞人聲諸中貴銜公不曲狗詭傳召公接旨仍令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 會極門則部行常事耳公知其意不與校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陵知公去志決是時公季弟中丞方以給事中遷公遷符卿乃給謂曰宗伯公且暮大拜矣何不少需恐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銜何羨曩公吉士假歸時嘗遇唐應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謝陳

少明祠祝祠額稱朱贈秘閣修撰公曰此何加於少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益素志然矣疏五上乃許歸仍候起用頻行疏陳十事以副封投江陵江陵晒之既而報聞公前自南雅歸時嘗構適園不二畝最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倚蔚幽麗木石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獵有焉公自著有記九首傳於世宋人謂司馬公獨樂園最早小而世欣慕之過於他園公此園蓋與埒也公昆弟三人伯處士諱樹芳季食都御史諱樹德其後起也乃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五

吳山精

溫公起潞公故事進公首揆平章內閣重務實一代盛典張司封擊節賞之會時賢意見不同議亦莫敢訟言公自失伯氏意常悽惻是歲季公自山東辭節鉞歸持手道夙昔歡甚丁亥中丞復段公傷矣戊子八旬戊戌九旬壬寅冊立東宮 賜問者三百八旬卽給廩米與人又加太子少保最後又廢孫男景元國子生又給子行人彥章月俸皆異數也夫行益已丑進士是歲館選公遺書戒以無與試諸公鄉猶疑之太倉王公在政府獨曰授之行人俾便省覲足矣公聞之曰荆石真愛我也彥章秋以使事使道歸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五

吳山精

用一人行一守皆默視公許可為輕重乙巳七月歷
年九十七乃卒先繼族子彥興國子生後生彥章彥
興子彥章字六孫一公生彥章時近六旬矣猶及
見其成名且見曾孫焉異哉彝邑之集賢涇銘曰
吳傳四族毋右惟陸遜將贊相代有令望延及我
明係子可徵三世舍光益賢乃公位高匪崇勢弗假
榮能臥於家名震八紘為商霖雨作周心濟日大麓未
登抱恨而遠歸地老幸 帝命有迭 史訓於
羣哲二那兆靈淮秀於涇表茲石城維 刑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七

史訓於

南京禮部尚書進階資善大夫贈太子少保泗

橋陶公承學墓誌銘

孫 鑄

夫吾郡泗橋陶公者豈非古之所謂大臣者哉今雖
登上卿乃竟未獲展其槩徒猶以治郡稱則余有憤
歎者焉公諱承學字子述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
人庚戌選南京湖廣道御史是時咸寧侯仇鸞為大
將軍飾詐蓄姦外挾虜為重 上甚任之鸞日以肆
大臣與忤者類得奇禍公疏劾之奏上曰 天子方
函珍食賜鸞家而疏畱不下家人甚憂焉已乃報聞
明年鸞竟敗人以是軍公巡下江又巡鳳陽倉所至
肅然墨吏斂迹丙辰出為徽州知府微故山仰持籌
者徧四方萬金之家比比是其民負氣好爭以善訟
為豪久者至歷數十歲而相告言獄辭滿獄猶不止
卒居不官輒出一錢富而益甚至賄獄則破家不惜
且輕視官府以為吾貨足取之也訟不在大即日語
有異輒起訟訟輒以殺人為辭勝者戚里皆賀負者
杜門憤恨無地自容矣然或賀者在門訟者在途以
此牽連不已公不厲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諸為
間者投賄者假權勢請託者造蜚語者曲訴上官者
壹切不問中情律而止於是訟師技窮猾魁氣折望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三七

史訓於

公門而心悔者衆矣特迫於習俗未能頓已耳公已
乃察其朴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賈賈而論曰
聞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滯伏
於庭僥倖毫釐之伸卽伸其贏與有幾及今中已猶
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緘微耳何煩公府姑歸
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
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
而戮其腐骨卽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
不得實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
敢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糧因號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三十九 吳山館

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公卽以庫羨具直島夷
樓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盜公以謂役意
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旁郡見其疲於
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
相語泣下徽人相矜以行買賣或數十年不歸前此
郡守惡其輕離家因重稅難之給傳人二金公自損
之令止出一鑲迄今爲例庚申擢江西按察副使兵
備九江瀕行郡人擁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箇中無一
敵土物敵土慚矣扇墨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
人可乎公再三辭謝已乃取墨一笏扇一握受之景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十 吳山館

庚還至黃石磯與賊魁袁三遇麾水兵進賊射斷帆
帆公舟幾覆益鼓衆薄之亦射斷賊帆遂斬袁三盡
滅其衆 賜白金若干癸亥遷湖廣叅政分守澧州
甲子晉福建按察使丁母憂隆慶丁卯起補雲南未
行復丁父憂庚午補廣東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時
鄭當國欲爲鄉人擇賢牧伯遂擢公河南左使河南
藩封衆祿多後時久者或遂不與公盡給以時謹權
衡出入如一尤嚴飭諸吏惓惓於州循絜黎去蠹無
吝郡邑吏嚮然畏憚之王中石爲太僕卿堂掾以羨
金請叱之上前此爲守巡自常縣外即傳金亦不受
日取在內而已九月時所積至數百則以結治郡城
併入縣不置爲抵京一日遷應天府尹萬曆癸酉轉
太僕卿甲戌改北公爲人凝靜寡言笑平居竟日
端坐接人或不交談余時以鄉里後進謁公或旅進
或獨其必不請乃得片言半語不則默寒溫者領之
而已過平莫測其涯也無何晉工部右侍郎丙子改
刑部尋轉左江陵相尚綜核爲治其意欲以勤吏職
齊天下凡工言論鼓聲名者多所不取名曰務實大
約刑法家之意與公爲同年友雅敬重公見公寡言
而勵精以爲與其意合深望助力公署刑部印聽獄

精審小大必以情尤歎服以爲兼材戊寅遷南京禮
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公百朋請老高書政府舉公
自代時相亦深注意焉或以告公曰然遲遲行當卽
留此也公聞之遂速發是時楚相方有不持父服之
事疑天下皆謗已尤疑正人慮或反戈向之其楚客
入相幕者以相素厚公特忌之甚公行後遂中以浸
潤若云陰爲諸橫議者主相以已注向頗切惟公不
伸私款方狐疑聞其言遂信又南給事中傳某者楚
人也挾相勢自恣相亦託以耳目傾南都皆折節下
之候者盈於衢或拒弗見公不爲加禮公攝工部傳
獻徵錄 卷之千四 四十一 慢山
受商人金數爲請在禮部治虎隸沈鉞罪傳又爲乞
命皆不聽傳大不堪遂讒公於相曰每事輒爲異議
會核諸司經費諸逢時相意者爭爲相減冀博尚儉
名新官至或不設席第私攜榼聚飲公意非之 上
疏言臣禮官也惜費失禮不可請益之時相不喜益
以傳言爲然京察先一年冬傳以考績至京見楚相
益短公商人理爲正者公姻家也時爲御史凡京察
後堂諫例有糾拾疏所刺事輒用赫蹏書之名曰訪
單至期各出單衆共評之傳過商公出一單袖中則
公銜名也撫有數事曰得諸南中意若挾商者商知

其意不應慳而已是時楚相勢已成臺諫疏不請不
敢上辛己春諸公往見相出應劭者姓名則曰何無
陶某或對曰陶公清德素聞相曰今九卿孰非清者
應者曰難真辭耳數日內自陳疏當來以 旨罷之
何如相厲聲曰不能待因出赫蹏曰第騰入即傳袖
中單也公遂致政歸歸八年 天子採大臣言修
先朝養老故事凡二品家居有宿望者月給米三石
歲輿夫四名公與焉撫按薦疏凡七上四海皆想望
公復出而公毅然不可奪矣靜默自適自少至老如
一日然不厭人語瑣猥雜陳聽之無忤未第時嘗授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四十一 吳山館

事公良久曰有是乎余忘之矣又問即不答在徵時
下邑人往往爲位書公爵里祀於家及上乃相率立
祠於郡郭真田供祀久之益思慕過者必拜春秋祝
釐於祠大會飲胙免者輒走憩或禱卜焉其賈四方
者遇吾郡人必問公眠食狀若何子編修望齡嘗一
至徵居人爭出觀之所過塞路曰此吾父兒邪父老
有泣下者族子適楚日暮無所止遇徵賈相問遂曰
君越人豈識吾陶父乎曰余伯父也遂邀入宿盛具
款接之今聞計則皆悲歎相告或請祠哭宦在京者
聞請 郵疏上則相率之所司頌公烈焉嗟乎昔黃
獻徵錄 卷之五十四 四十四 吳山館

業卽徽績雖異靡稱矣卽今公他治行皆爲徽所掩是已以用未究故特用二千石顯焉不亦惜乎以余目所親若鄞聞莊簡吉水周簡肅其規模與公亦略相似然莊簡爲冢宰簡肅爲御史大夫猶爲一遇惟公則獨扼於相也悲夫公生正德戊寅卒萬曆戊戌享年八十有一 詔贈太子少保 賜祭二壇遣行人某治喪公父曰庸齋公諱廷李京衛武學訓導敦實行著正學演說沒祀於學宮祖父曰方塘公諱試鎮江府學訓導好學食貧後皆贈工部右侍郎母商祖母馬皆贈淑人俱有誌銘言其自台州徙不詳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五

吳山館

堰隸會稽

何邑初居紹興府後徙今居在城東四十里曰陶家

資政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恭履庵萬公士和神道碑銘

許國

萬曆丙戌冬十一月二十日禮部尚書萬公士和卒於家計聞 天子爲輟朝一日諭祭葬如令甲贈太子少保謚文恭蓋備典也公字思節其先鳳陽人六世祖曰勝者始遷宜興勝子壽壽子雄雄於公爲高祖雄子政政子璵璵子吉吉爲訓導桐廬配李以正德十年十月十三日生公璵逮吉俱以公貴贈禮部侍郎配俱淑人公生五齡李淑人授自太傅詩輒成誦桐廬公異之就塾受小學輒傳所誦踐行之稍長遂遣從唐太史應德游世所稱荆川先生者也一見語合相與辨義利甚晰嘉靖庚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試輒高等屬分宜柄政緹之當署諫垣願力請部得儀制主事已副 周藩使事便道省覲重違二尊人以疾謁告明年桐廬公卒公三年不內免喪補精膳主事公又重違李淑人乞南遂改南職方員外郎迎養李淑人郎中無何李卒喪之如喪桐廬公免喪補車駕員外郎已徙儀制郎中並仍南從公志也已晉江西按察僉事蒞饒疏葺歲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五

吳山館

供磁器以于計已晉貴州按察副使督學政默故籌
 峒壤錯即儒生衽戈矛濶疎經術公時時前諸生為
 講說大義俗為之化已晉湖廣參政撫苗苗曰吾今
 乃得比於人叩壁納款者二十八寨時 三殿工亟
 採木使者旁午四出敲擊於必沉之道賴公曲為經
 畫得無轉徙已晉江西按察使而言官阿分宜意論
 公違簡書期公趣駕歸已湖中丞公松撫江西疏白
 公會分宜敗以故銜起家移山東已晉江西右布政
 使已又晉廣東左粵民萬里轉輸京帑其費不貲公
 著令稍徵轉輸費屬計吏并領之粵中稱便故事藩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十七 漫山館

語事乃寢公且之京兆道拜都察院有副都御史督
 南畿餉條上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銀
 專委任六事宿弊一清已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諸所刻革如督南餉時已遷禮部右尋遷左會率序
 罷相起新鄭公遂引疾疏四上乃得予告歸天下由
 是益嚴重公與雲間陸先生齊名今 上即位詔起
 陸先生為大宗伯而公以南少宗伯攝大司成事從
 民望也已陸先生致政去江陵方欲傳公論收士譽
 遂晉公次宗伯公見民間服用無度矍然曰轂下乃
 爾何以觀四方因條上崇儉數事會苗稷雜襲又奏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四十八 漫山館

憲大公在任未嘗忘退也卽退復起未嘗不引疾乞
骸骨也蓋通籍幾五十年而家食者半然公在田間
閉官家一政善進一吉人輒色喜卽一政秕進一凶
人當食輒爲廢七著得一忠諫疏必盥手焚香讀之
其繼繼國家乃爾與人交務飲以和而介然絕不爲
詭隨故嘗竹分宜去臬已又忤新鄭去卿貳已又忤
江陵去卿卽率亭稱與公毘者率亭請老諸大臣
各疏謂公獨否若公者所謂貞而孤非耶公性廉儉
茹淡衣浣黔土司或德公暮夜餽千金爲贖辭不納
視築豫章卻羨金五百在辰沅并水陸諸廩餼悉裁
賦徵錄 卷之五十四 四九 吳山館
之黔粵故多丹砂名香犀翠珠璣種種奇珍一無所
攜初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饒非乏磁
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徐詹亭
言公嘗治垣有奇石命椎以實垣工請徙他所公正
色曰此尤物不欲以示吾子孫竟椎之伯兄士亨居
桐廬公喪毀卒公喪之如桐廬公次兄士安以貢北
上卒公耶殯而歸之公貴且耆矣然事季父恭甚不
命之坐不敢坐得甘旨必先致之所至輒爲民設長
利如黔建義倉七盤嶺開水道粵庫築石樓並蠲俸
及斥公羨給之又嘗建大宗祠斥上腴田供祀事公

視身嚴不錯寸趾蒞官不爲赫赫名其當事蹇蹇有
壁立萬仞之操公之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
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
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銘曰彼慧之子倚學爲弄公
獨斤斤繩言矩動彼夸之子倚修爲鉅公獨闕闕濳
權垢勢彼逸之子倚遜爲聲公獨噩噩批節涅名龍
變善政豹隱善俗猗歟我公如金如玉 帝悼懿行
錫之嘉謚吳會吉陽後先競賁公之精神與天壤終
玄宮楚楚奕世昌隆

賦徵錄 卷之五十四

五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

保遠峰汪公鏗行狀 沈一貫

公初諱鐘孫既貴以義無所取請於 上去孫而獨

以鏗行字振宗人稱遠峰先生汪之先越國公之烈

著於歛其子孫散居七十二灘之間而公之汪則所

號東門上路者有諱泰亨者元時為慶元路都目阻

兵燹入 國朝遂占籍為鄞人泰亨生仕芳仕芳生

思溫思溫生公憲公憲生溶卿則公大父溶卿生子

冕則公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母丁氏贈至夫人公之始妊也夢雷電煜煜已有異

狀後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一 吳山館

香在闈間則心儀之為佳兒矣生輒秀穎嶄嶄露頭

角贈公常摩其顛曰吾門峽兒大哉年十四博記善

問以戴記遊於泮鄆諸生故善易抄為戴記者舜江

謝文正公與公族祖澤卿同年舉也常為贈公論戴

記贈公好之命公負笈之舜江遊長者故鄆有汪氏

禮而陸康僖公之孫文和善相人覓壻壻公公名益

起年二十三舉甲午賢書數困於春官丁未上春官

時巴西陳文瑞公校禮經推為本房冠北大對高第

改翰林吉士已酉授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甲寅

受命教內書堂內書堂者諸少闈所業也公每為講

小雅其伯以下修其專良之志多信悅者丙辰充

試掌卷官戊午持節封衡王己未滿九年考陞侍讀

庚申管理文官誥勅迨壬戌再充會試同考官校春

秋得今太倉相公卷首薦之尋清武職貽黃十月陞

左春坊左諭德往視南京翰林篆明年署南京國子

監事留都士驕濡公飭規勵行六館之士蚬與甲子

上召還復管理文官誥勅秋典應天鄉試孫公世

芳副公卒於行館簾以內事一切獨身董庀之還復

命充分校大典官乙丑再充會試同考官丙寅陞國

子監祭酒頒五倫條約禁止超幕及清餼廩之乾沒

狀後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一 吳山館

者以給諸生迪行敦誨文教一新其冬擢南京工部

右侍郎於是 莊皇帝御極為隆慶丁卯所司奉開

讀事例改公別衙門用無何以大典錄成陞俸一級

已巳補南京太僕卿仍支正三品俸自陳乞罷復以

母老身病辭皆不允辛未復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壬

申改南京禮部右侍郎其秋召北為禮部右侍郎嘗

國子監事充經筵講官癸酉今 皇帝初御經筵賜

白金綵幣陞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回部管事

仍充經筵講官隨充寶錄副總裁甲戌充知貢舉官

其冬考三品滿磨一子入監讀書乙亥橫破口語屢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雲衢余公繼登墓誌銘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河間余公以萬曆庚子七月十六日卒於位部臣以聞 上深嗟悼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賜祭使使護喪出少府金錢治葬如法蓋上之篤念講臣恩卹備渥如此公諱繼登字世用別號雲衢其先越人也高祖士賢北官於燕占籍交河家焉三傳至贈宗伯信以貲行賈為公大父余公生贈宗伯伯思以貢入太學仕為東昌幕史配褚繼陸皆贈淑人陸公母也公生八歲而考妣客歿孰斃千里扶兩棺以歸宗人睨而弱之欲謀其產所以歸訖百方竟得無恙而謁里師受經誦習日力年甫十三補邑弟子宗人之謀寢嘉靖甲子以詩舉京兆萬曆丁丑乃成進士選庶吉士卒業館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至校大制作筆鋒縱橫超乘而上諸公交重焉已卯授翰林院檢討癸未分校禮闈是歲纂修會典越五年書成進修撰賜白金文綺宴南宮戊子奉使湖廣而舟蕩於河舟人皆號公其衣冠拜禱風止波恬如或翼之以濟已丑充經筵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五

吳山館

講官旋擢右春坊右中允兼編修簡直日講與北海馮公同說通鑑時上希御法筵講臣具牘以進公乃與馮公議以便宜稍引古誼傳時政得失冀有所感悟不談談效說經語辛卯與試留都壬辰陞右諭德兼侍讀典試武闈癸巳轉左庶子兼官如故甲午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乙未廷試充讀卷官旋擢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切諫其年拜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明年戊戌充知貢舉官會三品滿考詔中使齋手酒至第勞焉子三代誥命大父母父母所為受今稱矣其

獻徵錄

卷之三十四

五十六

吳山館

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狄道山崩湧土出五仞
上言方今星躔失度水旱為沴鑿山開礦地減空虛
不能固脈山崩川竭良谷變遷問窮困郡邑蕭條
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甚可憂也臣子不能
動君父言數愈嚴 陛下為天之子天以非常譴告
尚可惜然數日不報公見士習文體日趨浮詭深用
為憂 上言今俗不遵聖經倡為異說竊佛氏緒言
禱亂耳目謂經籍傳註皆為糟粕倫理法度皆為虛
幻推一了此心則踰閑滂檢無害性真後學小生轉
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為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絕其端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七 曼山館
勿使進卒青罕為功令下學官箴正焉公自署部時
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儲又至八
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 上意感動勅所司為具
特行大禮而公既受特知四推內閣且夕且有後命
亦不及少待卒矣名位固所不念國之大計於公志
何如哉公為人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慎密自
將儉然簡默言不出口即輒笑許可不輕假借及當
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回撓僚吏即有不常常正
色攝之始若不壞久而知其無他更信服焉居官廉
儉不視生產學士同年曾公嘗過其里茅屋蒿徑一

如諸生嘆息而去平生不受人私亦未嘗以私干人
少子從學官試夫人祈為一語終不肯發贖產既薄
又以分給親族室無藏庫官無藏橐為文典重懇至
以意識為宗不尚綺靡詩法孟襄陽尤工為歌行所
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
十八卷行於世生嘉靖甲辰比卒得年五十有七

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終
獻徵錄 卷之十四 五十八 曼山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目錄

禮部三

侍郎

曾魯

劉崧

董倫

黃觀

儀智

易英

吾紳

鄒師顏

蔣驥

李嘉

章敞

錢習禮

金問

章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目錄

一

薩琦

李紹

邢讓

艾福

費閻

汪諧

程敏政

沈祿

黃宗明

馬汝驥

朱廷立

瞿景淳

張一桂

郎中

陳敬

滕員

楊循吉

唐禎

陳九川

李逢陽

員外郎

林鴻

孫迪

錢萱

主事

尹昌隆

王洪

葛清隱

吳凱

臧應奎

佺瑜

宋汝賢

劉元卿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目錄

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目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五

禮部三

侍郎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魯神道碑銘

宋 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
彥亦精贍宏博足以爲經世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
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
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
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長山館
三百卅七

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譏定之集錄
探幽索隱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
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
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
議必旁引曲證以口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
舉法何事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
三晚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
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
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
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

其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澄

里者已久曾太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祺宋宣
毅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
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
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
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
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
莫察其端倪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
各覽其精而撮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
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麗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長山館
四百

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
語連日夜弗休歎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
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
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
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
公集於臨州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
七晚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
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
於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
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

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

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釋職公里諸家

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惟醜醜酒開陳逆順

禍福言其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

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勒成一代

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

功爲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

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

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

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 曼山館

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

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

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

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

斷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

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

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

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

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

陳日燁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

不敢諱蓋日燁爲叔明所逼而死遂慕其位中心懷

思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烏夷何狡

猶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嘗

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

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

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誤有

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

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然吐血一升公猶力疾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 曼山館

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

咸見諸詠歌獨公誤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

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

作耶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

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

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卒公蓄德熙和人

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

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

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

相繼捐館公披淚經紀自前一年間葬卜餘喪且撫

存其孤悻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
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其出
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
經損益而後定雖占者史牘之繁簡署宇文之上下
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爲濟世之
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
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藁辨誤
藏於家他成未脫藁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
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其坐官齋
更所互辨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 曼山館
又復相視嘖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
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
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儷於公哉
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
共成一書庶可籍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
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銘曰氣化糾纏
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
資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
爲千塗混其精猶兮彌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
兮不生碩儒孰軌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筍之陽神珠

吐芒莫自翳藏兮 大明麗天東帛莖莖羅俊賢
兮袞袞鉞誅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
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 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
兮所積之沈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笏垂紳其色
闔閭邦之老臣兮媚學蹊蹊其中枵然何翅霄淵兮
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爲列
星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

曼山館

侍郎劉公松傳

尹直

劉松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 國初
 改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
 六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絕人年五歲誦書日
 記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
 為題公應口成一絕末句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
 上火龍飛世父驚歎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火執
 筆作文手為皴裂而力學不廢年十六授徒他邑十
 九游南昌時善賦者稱十才子見公製作推讓為先
 列行省嘗以薦授龍溪山長公辭之至正丙申應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 吳山錄

試報捷者至公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始二
 親篤於訓子奈何今不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
 蕩覆遊地累歲無以為生會 皇明開基四方以次
 平定公以經明行修薦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郎
 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奉命鎮江徵糧鎮江
 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
 萊州扣視遭風海船時天旱冰凍衝冒風雪跋涉水
 陸凡四閱月以訖事在兵部幾三載升北平按察司
 副使北平當元故都新造之初公持憲綱靜以臨之

考嚴屬官以廉慎為先獄獄必求其生而不得乃付
 之法受罰者亦自以為當罪而不怨作與學校刻石
 立禮部學規榜示府縣勿以差役瀾諸生而廢學考
 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大典縣學之側以苑
 平驛事繁馬少遂損館路分添設走遞及設法關防
 賣鹽退引禁治影射私鹽為政裁畫有方率多類此
 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既拜命日稽古典惟直惟
 清 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較撰滕國公顧時海國
 公吳慎神道碑及撰申國公鄧慎襲封誥詞宋學士
 吳山錄 卷之三十五 八 吳山錄

而於詩則尤所推讓夏四月命公攝吏部
 書時侍郎陸某以察為明公一處以寬銓次不苟
 藻鑑不失五月以災異迭見命公致仕十四年三月
 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冷朝夕繼見見則必燕語移
 時夏四月得疾遽卒 上悲悼因言劉松前日徵來
 朕怪其候老朕命敕國子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
 待用豈意其至此哉即命有司治殯斂諸費皆官給
 遣御史唐壽諫祭其文首曰卿有學有行云云公所
 居室卑陋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師吾
 儉

增益在北平時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託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公手筆子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集行世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

曼山館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傳

董倫字安常故山東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志學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州因稱貝州先生元末徵辟不出世高其行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寧寧以倫薦徵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帶事 懿文皇太子陳說多長厚語 太祖高皇帝聞而善之由右春坊右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賜文綺六疋鈔五十錠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孝孺爲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當 上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 曼山館 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爲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免官典教滇南東宮憐其老賜以白金若干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煦皆出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建文帝卽位眷念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言倫可用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髦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初監察御史解縉以權臣讐嫉譖之謫河州衛吏籍與倫書祈援歲餘

倫爲之言乃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
如此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建文間屢
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文皇卽位時倫年八十餘有
旨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日卒

禮部侍中黃觀

太學志

黃觀字瀾伯池州貴池人父贅于邑城許氏生觀遂
從母家姓明尚書補邑諸生受業于元翰林待制黃
俾俾死王事觀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甲子貢入
太學是歲領鄉薦惟外艱起復仍入監造詣日益深
同舍推服嘗繪父母墓爲圖攜以自隨閱之淚輒下
辛未會試廷試皆第一拜翰林院修撰日侍 御前
敷奏明爽 上甚愛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會等錄
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榜文令觀換成卽書之
又令清理軍職貼黃兼管註銷諸司案牘侍 東宮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二 漫山錄
講論累遷尚寶司卿禮部右侍郎乃奏復其姓會更
官制進本部侍中壬午五月往上游諸郡徵兵至安
慶聞內難已平慟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肯
受辱明日家僮自京逃來言將執家屬夫人羅氏出
通濟門先擠二女于河卽自沉焉觀遂招覓葬之江
上舟次李陽河乃朝服東向再拜于羅糾磯湍急處
給舟人奮棹伴爲渡解投水死時年三十九都察院
右都御史陳瑛言觀及周是修等不順 天命請加
追僇 文皇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竟不問水
樂未詔觀親黨有緇道者皆釋之

禮部左侍郎儀智傳

儀智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歷高郵知州寶慶知府所至寬厚得民陞通政司右通政兼右春坊中允數月陞湖廣布政司布政使簡易疑重得藩臣體間坐累被謫湖廣都指揮使冀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宜有存者對曰臣愚不能盡識以臣所識儀智固老儒也然坐小累斥矣即日召之既以為禮部左侍郎遇事是非非不肯附會嘗正旦日食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議免賀禮震心不能決智力為震言不可毋貽後悔上聞智言曰是朕心也竟免賀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三

曼山館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儒授皇太孫經同以智薦上喜曰得之智侍皇太孫數年啓迪匡益克盡其誠年八十乞致仕賜杖獎諭遣歸以永樂十九年四月卒

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曰太守不可犯

藏書

禮部左侍郎易英傳

禮部左侍郎易英湖廣澧州人洪武中自州學訓導擢工部虞衡司主事尋陞郎中永樂初陞河南布政左叅議調浙江十六年陞禮部左侍郎明年奉命祀海神于杭州卒于道英寬簡不苛在浙頗有聲稱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十四

曼山館

禮部右侍郎吾紳傳

紳衢州人擢永樂甲申進士選為庶吉士入翰林請
書因同列言理刑事 太宗聞之遂俱擢刑部主事
治獄寬平有名稱尋陞郎中超拜禮部右侍郎 太
宗謂尚書呂震曰吾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既
而為震所擠出為廣東右叅政尋復職改南京刑部
奉命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叅政素貪黷結權要
且以紳為故僚友紳竟黜之時稱其公還朝復禮部
至是卒紳性率直於人短長無所較視榮辱若不以
介意初拜侍郎時衣冠畢賀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
蘇復錄 卷之三十五 十五 崑山館

有誦之曰拜官不祀先會客乎紳笑唯而已

行在禮部右侍郎鄒師顏傳

鄒師顏湖廣宜都縣人洪武間以國子生擢兵部主
事陞工部員外郎又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永樂初
坐事降監察御史後陞大理寺丞 仁宗皇帝嗣位
陞禮部右侍郎未幾告歸省墓既還至通州病疽卒
計聞遣官賜祭令有司治葬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
師顏家貧不能歸喪 上曰朕聞其人清慎其卒可
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右臣曰為官而貧可嘉
今豈獨鄒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官終於位者
皆倣此例師顏小心謹畏廉介自持蒞事周密人不
敢干以私而議者頗譏其近刻云
蘇復錄 卷之三十五 十六 崑山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蔣君驥墓表 楊榮

士之生世有所抱負莫不欲見於有為然恒有弗克
遂其所欲者及其薦躋融顯方將效用於當時則壽
年弗逮齋志而歿可勝悼哉予友蔣君良夫實其人
馬良夫諱驥世為杭之錢塘人自少穎悟知讀書年
十二選為郡庠生從師受春秋經貫通三傳得筆削
之旨弱冠領江浙鄉薦登洪武庚辰進士第釋褐擢
官行人嘗奉命出使郡國皇華之光照映道路蓋君
姿貌清俊而神氣秀朗所至人皆仰其風采焉永樂
初以薦與修 太祖高皇帝賞錄既成賜白金綵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
襲衣陞翰林院檢討自是日居櫺闥得盡閱古今天
下之書而學識益進聲譽益隆未幾復與修 永樂
大典承命為副總裁書成忽為人所連逮繫獄十有
餘年君處之怡然未嘗有纖芥不足之色人皆以為
難能謂非行素之士不至此也洪熙改元蒙恩得釋
隱左春坊左司直郎事 今上於儲官小心謹慎克
盡厥職既受勅命階承務郎且得推恩封父均美如
其官母妻皆安人 今上即位官臣咸被恩遷秩遂
陞翰林院侍講與修 太宗 仁宗二聖實錄既成
有白金文綺襲衣之賜進翰林侍講學士不兩月于

官奏六部闕二副之職 上特命廷臣各舉所知於
是得八人焉而良夫其一也遂拜禮部右侍郎命下
之而士亦稱慶皆以為儒者之榮遇莫此為盛矣君
蒞事曾未兼旬而遽以疾卒嗚呼惜哉尚書胡公以
訃聞 皇上為之嗟悼親為文遣官諭祭命給驛載
其柩以歸詔有司為治墳塋恩德之厚蔑以加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純平李公嘉墓誌銘

楊士奇

李之先居平陽之臨汾大父諱仲智父諱師魯元季
隨兄希賢宦遊燕都遂占籍宛平縣而公生焉公諱
嘉字允堅天資凝重不妄言笑自幼卓卓有立志事
親孝稍長縣大夫選邑學弟子員前太學士董公倫
時為學教諭公從受業且暮自兼勵所授書率誦讀
數百遍四書注釋雖老不忘已而念家貧親老尚罷

歸侍養為師者初惜其去遂獻詩達意其辭懇切師
憫而後之後遂奉祠所禮生事 太宗文皇帝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李純

李純

即敬恭祀事恒致其誠無幾丁父愛哀毀動人終喪
不飲酒食肉覽父手澤未嘗不流涕而養母至孝
盡初世父希賢死於兵無子舍卒棄葬公公
竟卜吉壤備禮而葬焉 文皇帝靖內難
發時南兵逼城城外氏有負母入城無暇者公進
舍以庭之且食之粟民母子得全其意義舉類此內
難正錄守城功召至南京有司奏授為臚寺序班
月 上親權為通政司參議且面諭之曰以爾
故擢真要地必勤必慎毋忝朕命公益盡心乃職一
日奏事畢有陳臣有老母在鄉里無兄弟侍養願解

迎母就養從之既至時初建北京奉命董運木之
役於河南殫其智慮夙夜不懈後喪母哀毀如喪父
詔賜棺及驛舟歸其喪服闋仍前職遂扈從北狩自
是巡狩皆預扈從後坐累左遷鴻臚寺丞 仁廟御
極陞左通政使又坐累左遷未行 上嗣大統復通
使改北京刑部侍郎念其老不堪繁務又改禮部侍
郎公雖精力日衰猶勉強事事未嘗少間再歲以疾
聞賜勅養諭命致仕又數月不起享年七十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李純

嘉議大天禮部左侍郎章君敞墓銘

楊榮

君諱敞字尚文別號質菴世居越之會稽高祖斌宋景定中鄉舉第一人曾祖諱某不仕祖黼父昇俱以君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某氏累贈淑人君自幼穎敏嗜學為父母鍾愛暨長為郡庠生師友咸器重之永樂癸未領鄉書首薦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績學中祕與修永樂大典壬辰冬授刑部主事癸巳命同諸儒纂輯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重膺賜賚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劫掠逮捕數蘇徽錄 卷之五十五 十一 吳山

封宜德庚戌擢右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奉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署國事暨宣詔利遣人白相見禮君語之曰吾奉詔命至爾益小國一酋長能盡禮於使者即所以尊敬朝廷何用白為利聞即趨坐于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為巧媚辭欲眩以聲色君正色待之終不為動及還餽贖珍異一無所受利曰假此以將誠爾何拒之甚君曰吾奉命令爾撫一隅以廣皇上一視同仁之恩豈為賂至耶利乃以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即閉君忖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死君復奉命令利子麟權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所前却金者比還却所贖如初麟不敢更進蓋知君不可以利動也 聖天子嗣位之初平陽王復封晉即以此故護衛官軍田廬為請君受命往理之至則收其軍數量以田廬與之餘給於民主不悅君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斯之人得無過乎且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均愛之庶副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早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 朝廷哉遂奏 上嘉之未幾遷左侍郎君之蒞政思慮精審防範周備以國

家統理天下既久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之殊事或
 隨時損益有先後矛盾之異而吏胥亦稍緣此為奸
 於是白尚書胡公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籍記之
 付四司使得參酌而行以是事獲適宜奸弊頓革嘗
 有黠吏嗜酒怠事且增損公牘即寘於法羣吏自是
 悚息不敢為非太醫院每舉醫者人往往假以復怨
 及徵至多弗諳醫君察知之遂偕尚書奏革其弊比
 歲僧道數給度牒輒以千計君與尚書請依洪武例
 三歲一給凡僧道出家及舉為僧道官者止於所居
 封內不容越籍冒濫四夷貢使日給廩餼廛人每得
 款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主 聖山館
 剋之君聞之曰小人為口腹計爾便 朝廷薄
 遠人之禮可不禁乎即令所司具日給之數付
 者或給不如數乃從而督治之自是遠人以為 朝
 廷待之加厚也君生洪武丙辰殺正統丁巳享年六
 十有二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君為人性質
 端厚接人待物意氣豁然賙貧濟難尤克盡心在
 部時有同官尤許二人坐累謫戍邊君資之甚厚後
 又汲汲欲拔之既而許果膺薦為御史歿又為之經
 理喪事恤其孤孀尤既老遺其子代戍而窘甚乃贈
 以衣裝金幣且遺書所親在邊者令周之其輕財重

義類如此君問學休裕為文簡暢所著有質養稿藏
 於家

款徵錄 卷之三十五



嘉議大夫禮部

碑

蕭敏公習禮碑

公諱餘字習禮以字行吳越武肅王鏐之後初

歸宋子孫皆顯仕其為吉州防禦使曰惟濟子所遂

家廬陵三傳至貴和徙吉水諸源為望族曾祖以吉

祖立志父好德母陳氏公生而喜學父母兄弟皆鍾

愛凡所師友者見其文敏而思深且多出腹藁莫不

奇其才永樂六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中第十

時車駕幸北京廷試不果由是從容京師間縱觀聖

朝政化之美聲明文物之盛四方萬國謳歌朝觀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壬午 吳山

會同而才益進九年廷試取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

尋陞檢討參史職甲辰會試命公為同考八月 仁

宗皇帝即位一新庶政陞翰林侍讀與知制誥洪熙

元年賜勅褒贈父母及封其妻勅同修 太宗皇帝

實錄 仁宗皇帝升遐 宣宗皇帝正大位勅修

仁宗實錄公亦與焉時有詔許焚黃公承命以往丙

午從召還京偕太子少保金幼孜等入見命完修實

錄二年春闈則命公為同考官三年戊申元夕賜文

武近臣觀燈萬歲山賜宴公及文臣賦詩以進賜之

鈔四年八月應天府鄉試奏請考官命公為之十二

月朔是日霜寒甚命光祿賜在廷文臣羊酒以禦寒

曰皇祖考在位每旦常有賜今朕多事忘之汝勿忘

五年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製衣銀幣考禮部會試陞

翰林侍讀學士蒙給誥命贈父以已官母與妻皆贈

宜人痛寵命之不生及也哭之過哀七年駕過史館

有作併賦招隱之歌以示近臣蓋是時天氣清明聖

心悅豫懷賢覽古悠然天趣之高發見於吟咏于此

蓋可見也八月考北京鄉試十年乙卯春 宣宗皇

帝晏駕 今皇帝即位二月上 宣宗尊號賜白金

秋九月詔修 宣宗實錄十二月賜文綺丙辰正月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壬午 吳山

改元正統大臣建議開經筵詔可其奏公與為講官

三月 上臨軒策士公讀卷勞以羊酒賜宴於禮部

戊午四月進 宣宗實錄 上御奉天門慰勞甚至

賜白金文綺織金衣襲陞翰林學士賜宴於禮部八

月應天府鄉試命公為考試官四年充廷試讀卷官

六年考順天府鄉試七年壬戌為行婚禮賜紗衣紗

帽金相香帶等物九年甲子三月大新國學 上祇

謁先聖躬行釋奠禮幸彝倫堂命祭酒司業以書易

進講從臣坐聽公與其列七月八日上章乞致仕弗

允且降勅諭天下憲臣及縣令有難其任察舉以聞

公舉所知而人以爲當十年乙丑禮部春試

命爲考官三月進五倫書蒙賞賚冬十月欽陞禮部

右侍郎公以老病懇辭弗獲諭使就職 朝廷稽古

右文事多由禮部公夙夜祗懼惟恐有弗稱 上又

命兼署吏部公益謹良不自寧求去益切 詔許之

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公獨取歸去來辭長

歌以自快人莫不以爲榮而喜聖德之厚也公孝友

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君子稱之至姻戚故舊亦

無悖於理者在位三十餘年以文章議論爲士類所

敬樂于教人學者亦樂從之游典文衡者八讀卷者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七

二佳時暇日擇勝往遊長篇短章發於歌咏以揚六

平之盛美及得請而歸頤老于堂子孫侍教者十五

年凡所著述論思聯爲太卷有應制集詞垣續稿歸

田稿藏于家後世傳焉天順四年九月嬰疾卒春秋

八十有九計聞 上爲之嗟悼命禮部賜祭工部爲

治祠墳諡曰文肅

禮部右侍郎金公問傳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少受易俞貞木家貧無書從人

借讀無不通解永樂初被薦爲司經正字時宮僚多

得罪問亦坐繫獄十年非義和餽皆不受時黃淮楊

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

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洪熙初 命待詔思善門制

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悉見獎納宣德末

擢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正統間調南京歲餘

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問文行敦茂義聞流著平生

閱復否泰相尋而不變所操製述雅健精采善書得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八

魏晉筆法星屑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人有集若干

卷兄聲亦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云

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覓之得百枚以進

病良已子汝進太僕丞

禮部侍郎章瑾墓誌銘

陳 循

用欽諱瑾用欽其字也姓章氏世家浙之會稽子廨同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由刑部主事累官禮部右侍郎曰敞字尚文者用欽之父用侍郎 恩累贈禮部侍郎諱某配某皆贈淑人者用欽之曾大父大父也葉氏繼趙氏用欽之母也用欽自幼失恃父語趙曰是兒不凡汝善鞠之趙亦鞠愛之如已出甫十餘歲即能嗜學宣德丙午其父與今吏部尚書趙公同為吏部郎中趙公見用欽能嗜學喜而以女歸之是歲用欽舉順天府鄉貢丁未庚戌連試禮部

不偶癸丑又試名在副榜時 朝廷慮俊秀拘於科類必有遺才在副榜者 命翰林復選得二十四人用欽預焉授冠帶入太學給以所當得官之祿俾卒業俟後舉正統初科余考禮部會試所得貢士用欽第七人比其 廷對蒙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逾年以父喪去服闋擢禮科給事中數年為同官所推薦特遷都給事中 朝廷命定國公徐某持節使蜀行冊封禮節用欽為副使正統己巳扈從北征得疾留寓中途比還恭遇 今上嗣統用大臣薦拜禮部右侍郎既而以盜竊發廣州復簡用欽巡撫廣東兼治

羣盜用欽間以謀於予曰聞參議楊信民素為廣川之民信服若得此人與瑾皆往盜必聽撫今信民以

註誤謫守邊關奈何予善其計為力贊言於 上遂起信民為右僉都御史以行後信民至廣東民有被脇從為盜者聞信民至相率來歸順者凡數千人孰計用欽 陛辭竟以舊事為御史所彈劾事未及白而用欽得疾不起矣時景泰元年距其生永樂丁亥享年四十有四用欽為人志剛而不肯苟屈下奉親極其孝敬雖繼母亦事之如已所自親有疾必躬侍湯藥早夜不懈不至疾止復故不止親喪祭葬惟謹

於禮而哀痛自不能節故其兄與撫愛諸弟尤甚得其歡心為給事中多所糾正雖於平日所交游至密者不為曲徇所敬憚至切者不為苟容人固知其所守多職分所當為然不能忘不足於心每以長科與大臣議四方所陳之事必視衆論可否有未當於理者力爭正之而四方奏本早變異有可以示警者則奏之惟恐後嘗厭四方繙流來請牒於禮部衆至數萬乃請定其額數給之此風遂抑其同官有天台徐簡者卒於官妻子與喪貧不能舉用贖助之俾得歸其鄉又有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卒去所留車馬

第宅不能自顧用欽爲綜理如已有寓所直還之
不遺纖悉其尚義率類此使假以年其所造諸施爲
殆所謂有莫之能禦者矣而遽於斯以止悲夫

禮部右侍郎薩琦傳

琦字廷珪系出西域後爲福建閩縣人宣德庚戌進
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景泰辛未陞禮部右侍
郎壬申兼詹事府少詹事至是卒 上遣官諭祭命
有司營葬琦爲人狷潔不苟合文學亦有可稱在禮
部雖無建明而自守甚篤人亦無所非議云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安成李公紹神道碑

彭時

公諱紹字克述世家安成之浮山為鉅族自幼失怙而有立志稍長補邑庠弟子員年二十領宣德丙午江西鄉薦癸丑會試中經魁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是歲奉使雲南歸遇 宣宗皇帝銳意儲才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積學以俟大用而公預焉其優禮給賜一修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公感激涕瀦學以大進乙卯 英宗皇帝嗣位擢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林檢討預修 宣廟實錄為檢閱校正正統戊午書成賜白金文綺加錄秩并賜宴西苑已未以剽員賜歸鄉里期年驛召復任充經筵官丙寅丁內艱己巳服闋之官踰月滿九載陞修撰是秋北虜寇邊六師敗績于土木朝士多遣家南徙公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遣庚午景泰紀元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會試壬申陞司經局洗馬兼修撰甲戌主考會試兩持文衡去取公當士論翕然推服尋奉命祀南嶽舟至洞庭阻暴風為文檣於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是歲賜誥進階奉直大夫贈封父母妻如制丙午預修

寰宇通志成賜白金綵幣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

侍講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掌院事冬陞學士賜二品金織衣戊寅奉命與諸學士更番侍東駕講學于文華殿尋陞禮部右侍郎時有結權貴圖進者 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者得公甚喜曰朕知其久矣次早召吏部陞任公聞者為之驚喜及即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朝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前此侍進者多此特旨授故云已而權貴不平伺間譖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遠何以聲音為是年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舉翰林一人未用乃請以公兼領之 上謂朝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逸代之翱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凡重于 上如此已卯夏四月賜諸大臣遊西苑且命內臣陪宴盡歡中有醉失儀者公執禮益恭諱既歸復為文記之辛巳蒙賜誥進通議大夫贈二代并妻如制癸未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場屋宿弊有怙勢請託者峻却之弗顧甲申 今上即位命翰林纂修 英廟實錄以公為副總裁越二年書冊成公沾微疾即上章求解任 上察識其誠許暫歸俟疾愈復來時成化丙戌秋八月也既歸疾良

愈足跡不履城市或諷公曰疾愈矣可不出耶公曰
吾老矣出將何爲辛卯春國子祭酒爲其屬所構去
天官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官不重不足以隆
師道然官之輕重係乎人今必得學行老成有名望
如李某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援洪武初起致仕尚
書劉崧署司業例起公爲祭酒疏入 上卽日降勅
遣人乘傳召公命未及門而公卒矣士大夫初聞召
公相慶于朝比訃至又相嘆曰天不欲興斯文耶何
奪李公之速也 上悼惜遣官賜祭且命工部造墳
曾祖考諱慧龍學行爲鄉里師祖考伯魁考遵武俱
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劉妣劉妻曾俱贈淑
人子男六公體貌豐偉識見明敏苦刻問學少壯至
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
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碑文字必
購求之故積者甚富其爲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
得於歐爲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之剛
勁奇逸自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
作稍不合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察後進有志於
學者獎掖稱譽惟恐不至處僚友以誠勸善規過言
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

德如此平居以經濟自任通古今廢興之故達政治
弛張之宜參稽辨析竦人聽聞其或先事計成敗與
逆料人之情僞驗之日後百不失一二居官以文字
爲職者二十五年纂述考校恒盡心不苟典禮八
年一以正道輔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
不讓能始爲檢討卽以剛直得名楊文貞公深加器
重比寢疾 英宗遣內侍詢人才文貞舉公輩五人
以對當時雖未及用而歸然負公輔望自是始矣士
林每俟公大用以展厥蘊而遽止於此宜乎上下交
悼之不已也

獻徵錄

卷之五

五

禮部左侍郎邢讓

禮部左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司業張業成化七年三月俱坐罪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餼椒油鈔已而去頗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為公用讓前為祭酒凡造作等類法當責諸有司者不復文移一切任意為之故所用尤夥又不立案著籍莫可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舊無所更革禮科給事中成實戶科都給事中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以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

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給事中御史據時所奏詔交章劾之有旨併逮讓等刑部乃遣官覈實監丞黃明善用言激怒之又案籍無可據者但用查估為數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文俱無歸着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等讓自獄中復令家人申理因奏翰林院學士萬安李泰平日與已有隙故倡此說陷已都給事中丘弘承風奏劾又日宣言其事於朝且以危語動刑部使傳致已罪泰上乃命會官雜治廷中讓等猶不伏更命御史覆覈遂坐讓鑑業前罪論斬贖為民典簿王允併

以倉糧受賄罪充軍時等杖徒有差既而監生盧楷

楊守址等連名訟其冤下法司議寢不行讓字遜之山西襄陵縣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檢討景泰初疏言迎復大義 景皇帝委曲批荅語在 英廟實錄中天順八年居父喪未終以修實錄召起秩滿陞修撰成化二年陞國子祭酒五年拜禮部左侍郎未及再期而免初讓為祭酒欲聲聞出前入上創立勅諭學規等碑修國子監通志躬課諸生誦小學以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人以是稱譽之其致毀亦以此其費用會餼錢有不悅者已議其後讓既陞去典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

簿王允遂專其利以致眾論沸騰株連及讓免歸數月卒年僅四十五讓負才氣詞翰亦清勁然強忍狹中意所輕重人輒形辭色銳意柄用而勢力相軋者忌之故卒及禍鑑字緝熙直隸長洲縣人父潤以事發戍邊道京師棄鑑入神樂觀為道士鑑性明敏見儒書輒成誦因改習舉子業正統甲子領順天府鄉薦戊辰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初充經筵講官進修撰天順中預修大明一統志侍 東宮講讀丁母憂召修 英廟實錄疏乞終制許之服闋進侍讀仍預纂修成化丁亥實錄成進侍講學士陞國子

監祭酒時祭酒邢讓陞禮部左侍郎而鑑代之鑑以讓年甲官資俱後於已而反補其闕心懷不平適饌錢事發鑑自以歷任未久顧所用不多而用各有故方幸其敗及下獄扣所歷月日錢多不能花銷竟與讓同坐除名始悔恨默然無言鑑為文辯博筆札道勁雅有特譽而吏事非其所長又好談論喜訐人陰私恒傳誦無名子詩以譏切時事是時京師有司寇陸三十之謠刑部尚書陸瑜疑鑑所為而該問官又或為人主使故於鑑無所庇惜云業字振烈江西安福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九年考滿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三十九

而卒

禮部右侍郎艾福傳

福字天錫湖廣襄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化初巡按山西考覈官庶黜不職者九十人旌其能者七人審錄重辟有童年十三分盜賊米一釜憐其幼特請釋之遂用是起名三年復按浙江以父喪歸八年擢光祿寺少卿十三年陞卿凡典御膳及諸供應皆區畫有定十四年上疏請省異教供餼坐繫詔獄奪俸六月十九年擢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累上疏乞歸始命致仕家居八年卒年七十三計聞賜祭葬如例福為人通儻習于世故晚在光祿為近幸所侮不能堪累乞退避竟遂其志以去人亦以是多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

禮部右侍郎費閻傳

費閻字廷言號補菴鎮江丹徒人成化五年禮部試第一第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同考禮部與經筵陞國子司業秩滿陞春坊左諭德仍管司業事未幾陞祭酒弘治元年孝廟初開經筵簡充講官車駕視學賜坐講肄倫堂褒諭宴賚士林榮之及直日講遂改少詹事兼侍讀同修憲廟實錄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再越月擢禮部右侍郎病滿三月例停俸詔特不允弘治六年六月卒年五十有八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為營葬事閻長身偉貌論獻徵錄

卷之十五

四十一

議聲聲臨事通變慷慨且恭謹自持人恒以公輔期之其在國學最久士子多所造就為詩文清健有則所著有自考詒笑補菴諸集性儉而能達尋常雖故紙救帛必遺於用病未久棺衾即令預製以故雖歿於若月得無後憾云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汪諧傳

汪諧字伯諧浙江仁和人少時冒順天香河縣籍舉京闈鄉試尋被革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四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纂修英廟實錄成化三年陞修撰九年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修續資治通鑑綱目十三年陞右庶子侍上於東宮講讀上登極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修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後以疾在告久請停俸弗許弘治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遂請老許之十二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賜祭葬給驛歸其喪諧儀度整潔深中簡言笑慮事周悉晚益慎密方嚮進而困於疾疾弗究於用其父澄舉進士為監察御史坐法遣戒諸子勿讀書諧既貴弟荒亦舉進士及卒子登蔭中書舍人舉賜皆繼舉進士

獻徵錄

卷之十五

四十二

議聲聲臨事通變慷慨且恭謹自持人恒以公輔期之其在國學最久士子多所造就為詩文清健有則所著有自考詒笑補菴諸集性儉而能達尋常雖故紙救帛必遺於用病未久棺衾即令預製以故雖歿於若月得無後憾云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程敏政傳

程敏政字克勤直隸休寧縣人早慧年十歲侍父信官蜀巡撫侍郎羅綺以神童薦于朝命讀書翰林院成化二年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以同修英廟實錄書成陞俸一級九年秩滿陞侍講充經筵講官復以同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三年秋孝宗皇帝踐祚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侍文華殿日講是冬被劾去任弘治六年召還仍供舊職尋陞太常寺卿掌院事兼修玉牒八年丁母憂修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上章乞終制從之服闋還京

未至轉詹事兼翰林院學士陞見遷禮部右侍郎侍

皇太子講讀十二年春奉命主考會試言官以任

私劾之逮繫數舉于獄久不決屢上章責躬求退弗

遂乃自請廷辯執法諸大臣白其事以聞詔許致

仕時六月方盛暑甫出獄四日以癰毒不治而卒贈

禮部尚書賜祭葬如例敏政為人秀眉長髯風神清

茂善談論性復疎于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為時輩

所推所著述有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錄新安文獻志

詠史詩宋遺民錄真西山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程

氏遺範集宋紀受終考道一編儀禮經大學重定本及望整稿若干卷藏於家敏政以少年擅文名以文學躋侍從自是以往名位將不求而自至乃外附權貴內結與援急於進取之心恒汲汲然士大夫多有議之者但言官劾其主考任私之事實未嘗有蓋當時有謀代其位者噉給事中葉暴言之遂成大獄以致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二

禮部右侍郎沈祿傳

祿字汝學順天府宛平縣人由舉人授通政使司經歷祿妻為今 昭聖慈壽皇太后之姑弘治改元皇太后正位中宮祿遂超遷本司右叅議俄轉左甲寅進右通政戊午進通政使壬戌改禮部右侍郎仍掌司事卒于官贈禮部尚書賜祭葬祿以恩澤致位九卿遭逢之異近世所無然其人篤於友愛少失怙其兄浙江僉事舉教之有成後舉致政家居祿事之甚恭撫遺孤曲盡恩義人以是多之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五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禮部左侍郎致齋黃公宗

明神道碑

霍 韜

黃致齋諱宗明字誠甫先祖薛姓至致齋乃復姓曰黃先是致齋有祖諱秀育舅氏薛子良家曰薛秀子孫襲薛姓致齋祖瑛為廬陵教諭圖復姓弗克與祖母董夜坐悒悒言致齋時八歲聞言自任誌不忘迨登第正德甲戌歲首疏復黃姓別為祠祀薛祖禮也乙亥授南京武庫主事己卯陞武選員外郎宸濠反上江防三策上諫南巡疏 武皇帝幸南都百官服單甲衣以朝致齋約言官面奏不宜服襲不果遂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五

病歸寶巖山中辛巳陞工部屯田郎中不起終未補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時羅峰見山疏議大禮百僚醜詆曰姦邪致齋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敢議我 祖皇帝純法三代公侯伯軍職承襲或弟繼兄或叔繼姪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乃疏卒正典禮乙酉陞江西吉安府知府下車首建白鸞洲書院以道德勗諸生次平巨寇次治奸吏次決健訟次行清里法次行團甲法次修義倉行備荒法皆有條緒丙戌轉福建鹽運使丁亥召修明倫大典丁丑夫人憂弗克行已

丑陞光祿寺卿輯光祿須知為疏以進疏略曰帝
王謹德供御飲食至為切近又曰宗廟薦祭竭誠
致報防奢止欲養德養身不可不慎又曰乞為中制
使祀有常式薦有常品饌有常味賔賜有常格多寡
有常數貪饒無所於利上嘉焉著為令又應詔
言四事一曰求才二曰勵志三曰定計四曰責任皆
切時弊壬辰陞兵部右侍郎編修揚名以言事忤
旨窮治主者特疏陳非罪上為霽威仍出叅閩省
政癸巳冬特召補禮部右侍郎乙未轉左侍郎丙
申冬十一月卒於位

獻後錄

卷之五十五

二十七

贈禮部尚書諡文簡侍郎西玄先生馬公汝驥
行狀
王維楨

西玄先生者綏德州人也姓馬氏諱汝驥字仲房其
先山西臨淄縣人有諱仲諫者宋季兵亂避地因籍
綏德故馬氏遂為綏德人五世而至秉吉秉吉生震
震生永盛永盛為壽官生驄驄號煙山公馬氏自煙
山公始讀書為儒而煙山公數奇積學竟不第以家
貢為夏縣訓導陞萬全教諭教諭生四子長汝駿配
党氏出次即先生次汝驥次汝驥皆側室王氏出駁
論後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党王俱
獻後錄 卷之五十五 四十一
贈恭人先生之生也為弘治癸丑九月十九日煙山
公在夏縣學其夕夢有月墮解宇中取而抱之懷覺
異之以為子得必顯後煙山公自萬全棄官攜先生
歸綏德先生尚幼乃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
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試於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
以為年少而奇非常人 德庚午舉鄉試丁丑
舉進士已選庶吉士尋授編修號為才子能詩然先
生為人沈毅有大節已卯中武皇帝且南狩諫者
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即畏罪寧不為宗廟
朝廷所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上

之疏出先生手切直言巡游有隱憂伏禍不可 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謫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有禁也乃因事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書積中封之所請或干法得釋又使將謝乃首使者至積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令葛者賄人也害人人怨之廉得狀議且黜令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致干法威聲震于

蘇徵錄 卷之三十五

四十九

部中辛巳今 天子師位錄前諫者忠詔知州還爲編修如故澤人攀泣而送之以百千數而前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焉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也其年 天子用吏請旌忠加俸一級名由此益顯癸未會試爲同考官以觀卜才氣取士士多類已乙酉 武宗實錄成有纂修勞陞修撰明年母王卒歸三年煙山公亦卒先生連哭其父母至嘔血毀形制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改北監司業會 天子幸太學充講官坐講言辯而正賜文綺司業歷于祭酒不得有所規畫然諸生固知憚馬先

生先生持重有儀度居數歲陞南京通政又三歲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于是先生慨然曰自予爲司業固嘗念諸生善逸繩之今與諸生約度所能行耳期勿犯犯必罰如懸格不解其所約有懲斲跪勤考課稽德行肅威儀數事今制太學生出散諸曹歷事出序視入不得越而捷者或因貴關說求越疾出不聽卽序及故奪之曰以懲求者蓋自是太學之教彬彬循循多可觀云庚子陞禮部右侍郎當是時少傅嚴翁爲宗伯官詹松江孫公爲左侍郎而上與禮樂創制度諸大典更起不絕諸公日聚講議而先生冷覽羣

蘇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

集習識今昔故遇可言則問答如嚮平居視之顧恂恂若不能者嚴翁賢之又嘗善其詩愛重踰等居久之嚴翁拜相見 上言馬侍郎賢 上由是知侍郎因以其官加翰林侍講學士寵之而先生故病肺爲詩節愈益工自始仕至今未嘗一日廢書不覩皆勞弊心神由是復病會又哭其內子鬱鬱惻惻不能平遂卒癸卯十一月六日也年五十有一 上聞札下內閣問故嚴翁具悉而對 上悼之爲遣官致祭護輓歸 勅有司營墓加贈尚書以其德復謚曰文簡蔭孤逢乾爲官生皆殊渥也令其不灰得乘會欵起

佐明主濟昌時其功業可勝道哉公故嘗論政有三要五術六微七疵八難說甚具竟不及施惜死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李

禮部右侍郎朱公廷立傳

胡直

朱廷立字子禮其先徽之婺源人高祖志先始著通山居焉登癸未進士授諸暨縣令暨鉅且煩號難治立至一以德丁之新巽社勸農桑申鄉約榜訟誠而義倉義橋義塚之設凡以惠民其尤惠者均里甲止海塘夫歲省夫銀力各萬計治稱第一晉拜河南道御史既去暨人建祠祀之少傅謝遷為之記其政於石立出道激揚達體嘗陳城朔方足兵食二議已丑巡兩淮鹽政作商誠九以諭商御史誠九以白厲又條陳鹽法宜行事鹽遂通課益昔百七十餘萬上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三 吳山館褒之曰功勤可嘉賚以金幣辛卯巡按順天肅憲貞度有埋輪風時元宰濁政立抗疏論列人為之吐舌又條陳六事切中特病一時無不歛手以避者壬辰巡按四川首疏停採木之役民獲更生土番夷釀亂松潘梗貢道為邊患 上怒命將征之 勅立督其事立冒險疾趨壁壘親授計將大舉兵會銜立者以他事罪立使閑位立曰天不欲我需成功手乃賦詩院壁去有一寒豎是骨萬歲寧忘養士恩之句無何功臣各膺賞不及立遂都御史至眾論民請命立功當首敘中亦有願移已賞以賞立

者隨按實及摘立詩聯奏之 上嘉嘆懋賞復
過順天缺督學御史遂推立焉至則倡明正學敷揚
聖訓崇雅黜浮先德後藝一時體變還淳丁酉陞南
太僕少卿克勤牧政已而懇疏乞歸養母比歸自
調旨膳不煩他室皤然膝下人比之老萊子云越歲
母終哀毀踰節服闋會 詔大臣各舉堪任邊方撫
治者南僕正田濡等首會舉立拜僉都御史丁未擢
大理卿應 詔陳慎刑名清吏習正士風三事中外
聞者無不曰真救時之本也戊申陞工部右侍郎已
酉轉禮部右侍郎有嫉立軋已者諧諸言官論之復
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志 曼山館

圯則倡修之其費多已出平生不計議人過至於事
關利害有可庇一方者則喜力言之雖嫌罔避嘗書
四事以示同志曰君子無道人之過無沒人之善無
逞忿之事無詐僞之行得非發其所身體者以諭俗
與自癸未通仕籍迄今餘四十年其仕而歸歸而起
起而復歸者凡二十有六襁絕無一字抵政府其所
以齟齬者恒坐此也是以臺臣入楚省章劾數十上
雖弗克用以竟所施而隆名晚節固已焜耀於中外
矣丙寅夏卒於正寢所著有兩厓文集行於世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四

曼山館

瞿文懿公景淳傳

王世貞

瞿文懿公者諱景淳字師道始家昆湖傍學者尊而不敢以官稱曰昆湖先生既卒而天子賜之諡曰文懿遂改稱文懿公云公之先有遜齋公者薄元德去隱常熟之湖上更五世為封武選公某又三世為封少宰公某又一世而為公公生十月能誦詩關雎八歲善屬文久之博士弟子聲籍甚公之為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為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五 曼山館

之旨而不為蹈狗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為明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會提學御史衡水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一人試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真前列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歸二先生授翰林編修之三年分試禮部尋入內閣理誥勅封懷慶諸王為副使奉冊還授中貴人書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告歸侍奉太孺人與偕之京師復分試禮部尋主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

為左春坊左諭德侍讀如故丁秦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公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卽南京為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工二部事三載當入奏績而會今上初以禮部左侍郎召旋用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仍佐部事食二品俸公感奮曰上果用我矣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既請告不許會病小間強自力北比朝留侍經筵修先帝實錄上所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疏復乞骸骨上廉公德狀憐之予告歸不及一歲而卒訃聞上為下所司治葬諭祭二壇贈禮部尚書太常定今諡蓋異典也公為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為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既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即匹夫孺子而不以情見其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氣其介使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旨徙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懼謬為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也而上已密使訶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謂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

使當如是耳公之請告還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
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
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相嚴客也公
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不倭日觀也
胡君擗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
不倭南中人不得一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
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
夫生之箴我然數已自攝公矣公領治誥勅而陸太
保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妻
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以請公執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七
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豪金而夜要公公笑不
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憚去竟不敢
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重不當祭酒卽祭酒
不當南而公意殊安之且曰吾懼夫不稱手抗顏者
耳居四載無一書致府人問其故笑不答當公所不
可若氣勁甚而要歸于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
迂數迂公多吏議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
請曰是迂故多吏議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
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所推較多天下賢士大夫
而最著者爲今元相李公所爲程式文行世誦之以

爲法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校覽而應之有
餘功其揮灑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蘇春容乎言之也
公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諛好吏不近俗以故天下
雖知公然不能盡公而其用公亦未盡以爲怪初道
病欲歸而貽書李公曰請在 廟廊固重用賢矣而
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鋼之與其輕而退賢也夫寧誤
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
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矍然稱服
公欲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公之少也嘗
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百千通舟公厲聲叱之曰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八
吾在何爲者卽應聲滅以故公雅自負當大用及未
盡用而人怪之以此有丈夫子三而其長汝稷卽以
公廢入太學乞余傳者也
王生曰當 先帝之歲甲辰而天下遂無不稱瞿文
懿公者然豈能爲稱公哉 明興大臣之得以文懿
謚可指數也而公獨與故儲公瑾其爲第一人於甲
辰同其謚同其以文行當官慎勤同佐南銓而不及
相以下壽終同皆名實彬彬君子也夫以瞿公之妙
小言天下事勁挺不阿貴權者寧可皮相也太史公
之致慨於留侯有以也

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

陽張公一桂墓志銘

趙志阜

公諱一桂字稚圭別號玉陽其先自唐相文瓘始徙居吳再徙居歙為歙著姓更傳二十八世而有福高者為公祖福高生清是為公考贈殿講贈公少行買大梁室劉太安人因家焉張氏之居大梁自贈公始也贈公所舉子惟公意不欲令徒業公既警敏自喜乃言于贈公請業儒不成去而買未晚公何為諸生治文章有聲年二十餘為嘉靖辛酉遂舉于鄉贈公乃益大喜謂兒能以儒實是孰與黃金滿籬哉壬戌

蘇徵錄

卷之三十五

五十九

罷試春官而贈公捐館公獨奉太安人居所為文章日益工戊辰成進士選入為庶吉士即有志經世之學與同舍郎下帷講業自古文今文以至國朝掌故亾不蒐獵其實而涵茹其華庚午授官為編修而公之所養固已弘且鉅矣壬申持節冊封 德藩禮成還報適公滿三年考會 今上改元覃恩得贈父為編修母封太孺人甲戌分枝禮闈又嘗預修 穆廟實錄錄成而晉一官為修撰賜白金文綺賜南宮宴乙亥補經筵展書官兼掌誥勅丁丑 世廟實錄成復進侍講宴賚朕甲戌已而選直起居注時則江陵

相君奪情之議起同官以抗疏得譴予與豫章張公

習公等上章力救公實與馬章既寢不報予與習公相繼謫公亦遂拂衣去迨壬午江陵歿而予與公始還居禁近是歲公以侍講滿考再充經筵講官及分修大明會典而先是戊寅大婚禮成贈公及太安人已受錫如今稱矣甲申乃擢為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益公至是始得官五品時論頗以積薪為公望公不為意也乙酉充日講官嘗以 聖節從輔臣後拜 上賜有差其年錄士順天與南充陳公典厥事會浙士有以詭籍預選而中貴人子弟多被黜落乃

蘇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一

為書語中公有 詔薄責公卒無它狀竟得 旨 公南京公遂調南京兵部員外然公任柄文不任器詭籍法不當錫俾調不當即司馬公亦竟不 趣駕之留都諸省則皆與避公以敢與公 而公願與之營濟委蛇無少幾微崖異之色 事奉太安人選里戊子擢南京國子司業次年即拜南京祭酒 公為太常卿管祭酒事未至復還 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子辰秋改禮部右侍郎累侍讀 學士尋又轉左時公業抱疾疾行至承城遂不起所 言不及也唯以不交 上恩及終事太安人為恨

距生嘉靖庚子得年五十有三耳嗟乎傷哉公丰標
 秀異雙眸炯然人目之若玉山巖電生平不妄言笑
 而與人則必飲之以和禔身務為嚴潔不以取予一
 介致受緇深其積官皆以資次終不肖錯趾岐路以
 希速化亾論抗言江陵時卽新鄭與吳門相君與公
 並有枌榆之雅公絕不為蠅附新鄭嘗揖公于同鄉
 稠衆中問乃知爲公見者始嘖嘖難公矣公至性孝
 友太安人櫟門內廩廩公率安人侍之事事慈飭卽
 米鹽至纖瑣必見諮請不自爲政也安人雖貴公必
 令率諸姬躬調修隨進之太安人太安人不一舉七
 獻徽錄 卷之三十五
 卽公及安人相顧失驩又推太安人指字其女弟有
 恩當太安人在邸念其女早寡飲泣思歸公不難爲
 母請急御板輿從太安人歸也先殿講公難以買起
 家然不爲僱促牙籌態公承之乃益務爲佃儻好施
 嘗取負責者千金券焚之曰以此明大人不食家居
 當歲儉必蠲租發廩賑諸飢氓而收其秋蕪歸者拜
 之卽環公百里而居者人人德公矣公嘗書有安是
 之癖多聞強記始卒不勑以故在詞林特以博雅著
 聲尤習於當世典常凡吾儕有疑事就質公必應如
 山之不啻跡諸故府爲南司成時引經據禮以勸

士事皆有程模卽南士靡得公而胥化者甚衆蓋公
 惟務實學學務實用故所試皆有績效使假之年以
 大究其施其建樹必非人所可及而今已矣嗟乎傷
 哉
 徽錄 卷之三十五
 李二

禮部郎中陳敬傳

黃佐

陳敬者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為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曲靖府幕官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鄰寇竊發來攻州城敬不欲為偷生計親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罵買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事聞 命有司恤其喪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三

曼山館

禮部郎中滕君員墓誌

丘濬

正統己巳秋奉議大夫尚書祠祭清吏司郎中滕君 扈 駕北狩歿于王事又明年蒙 恩褒卹進其階為奉政大夫贈其父如其官母黃為太宜人封配劉為宜人君諱員字尚默先世南陽鄧人隨宋南遷因居建為歐寧人曾大父緝大夫通甫父子慶俱不仕君幼以開敏聞于鄉鄰之父老異之曰滕氏子年幼而質粹不凡子也年十一補郡庠弟子員庠之師儒奇之曰滕某質厚而性敏遠大器也未幾領鄉薦卒業太學聲譽焯焯日起同舍生咸心服之正統己未吏部考選居優等得廣之韶州府同知一時同選者咸謂君才與官宜無異言者之任值歲歉公私無積貯守以下無籍手地公至傾囊得白金若干兩告糴鄰郡命里者籍民之窘甚者朝夕給之全活數千人郡治舊為淮王府王遷國之饒得請復為郡其規制侈大非人臣所宜臣 胥公退無所於處往往雜就民居召截長縮大削雕還樸復為郡治如常式又度地為吏舍限其出入絕吏民交構之弊自昔郡史惟取充數鮮有通文墨者動輒假手他人君痛革之凡上下文移具為成式以示吏俾其如式草創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四

曼山館

之潤色焉受其指畫者後皆通習所部地介江閩湖
三藩之衝主戶少而客戶多少拂其意輒相扇弗靖
而翁源乳源二邑尤甚君躬行巡省揭榜開諭許其
占籍遂與編戶無異凡郡之政君方一一興革之以
內艱解任吏民不忍君去至有垂泣者比聞君服
闋當之京者老數百人詣闕乞再任之朝議已除
代者不允君適至遂有祠部之除清白之操賢能之
聲著聞遠邇在郎署踰三年即北行卒年五十有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李五

禮部郎中楊循吉生瓊碑

自撰

瓊與上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
大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
八十有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廬石有
宜焉我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
乃自爲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於
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
唐丞相綰清德著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於國
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閭盛矣君世家崑
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十六
名霸府戰歿妣陶守節發居洪武中選爲內庭姪姪
供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次配莽衣冠者是已陶
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實京師供億有年
仲氏商闕尤富廩屋跨里叔亦肩壽從居同稱淑士
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
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安人安
人之兄擢解元于正統間官至三品揚美儒自此始
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 憲祖御天成化甲辰
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爲京官末職幙簡青袍入參
朔望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 孝廟時至王冊封

高... 事護從堂官升畢蓋殿得觀 龍顏事變賜
... 賞羅綺福薄命寒瘧癘內攻食米日三合
... 職致尤上泰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
... 年馳封典下郡諸侯具絲輿迎賜二親翼報劬勞
... 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已木歲清寧官災下 詔
... 求直言不揣應 詔上疏請復建文尊號以禮文事
... 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衷欲允大宗伯以事體重
... 大弗敢覆存爲文案傳聞收入太史氏未知然否既
... 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禡之戒一向寧嘿性偶好書結
... 廬天峰院折松枝爲籌課麟龍經稍通章句傍涉子

歐微錄

卷之三十五

七

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遊或爲文章
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寢苦先隴傾資修
築靡千金既畢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一百日不出
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 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
府三次扈 駕凡九易焚茨告歸是冬復取如京募
辭趣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築室支棚山下修
葺舊聞名雲峰廣要檢書既多稍諳典故然以筆耕
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
年 皇上龍飛十五年田野間樂聞盛事時則恭逢
九廟肇興上頌文一篇蒙頒史館簿表葦茨之敬諒

無補益也外單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
枝應禱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稿之祥屢見于室山
農共觀非敢妄道是年冬自西山還歸故邨埋頭隱
几終日惟與古聖賢相對輪蹄絕跡亦不尤人自是
年益老耳曠目昏龍鍾強步起升必俟扶自知去來
不遠昔李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
二人一從北上惑僕遊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
柩在殯所庶生二胤尚幼頗賴應門不得肄學書無
紹焉有墳自築前谿後城亦足假卧文集方斟酌未
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之

歐微錄

卷之三十五

七

筆所費以自述爲不誣故撰其碑云爾 誄曰上古
人淳壽常百許今茲耄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有
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爲主如何到子無一克舉微感
文繡浣衣我處彼富倉箱我乏朝黍靜言思之不乃
自取有官不作身日卑無財可悅親益離古之高行
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饑原憲長貧李廣數奇
命也奈何莫爲而爲神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千駟
民稱伯夷念爵辭官常處早菘豈意還存雪鬢霜髭
一壽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于百年我則不必
其然亦不必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於天耕犁表樹

皆非已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歲亦隨雲煙
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填三山六水
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飽乃生變化陰陽互遷
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
裸葬非虔從容自祭靖節爲賢有書方編有文未鏤
無非糟粕不希流傳且夫生也憂死則否遠恥辱乎
恩仇萬苦千辛一筆都勾以還造物與鴻濛游錫汝
長眠萬緣仍秋所以伏我惟此樂丘自古有歿聖者
垂休曾啟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切利瀛洲纏綿
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來委順至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六五

彌修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國恩涓埃莫酬亦負
國極自同蟬蛻嗚呼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而
得志遺讓領厄人百遐棄夫亦何愆坐不富貴終當
舉手永謝塵世陳詞既舉請刻以記過者來觀莫厭
詞費

禮部郎中西園唐君頌墓表 頌 清

正德丁卯夏四月八日禮部郎中西園唐君卒于官
西園諱禎字元善姓唐氏其先本汴人宋建炎初有
貴一將仕者扈駕來江南僑居華亭之白沙里其後
子孫遂爲華亭人曾祖諱璟祖諱玉並隱弗仕父墉
號勁節以君貴贈兵部車駕司主事妣周氏贈安人
君生而穎敏性復淳厚鄉先生見者皆器之家故饒
財而能自刻勵讀書百里外止以一僕自隨清苦如
寒士不數年而學成以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鄉
薦丁未擢進士衛之有學本以教武臣子弟而民間
俊秀附之然未有登進士者登進士自君始其後曹
君文蔚乃繼之故衛之人以君爲破天荒云弘治初
修 憲宗實錄分遣進士詣四方采摭時事以君往
浙江君悉心搜訪其所纂輯視他省獨精詳諸公稱
之時勁節與周安人金無恙君切于晨夕即以疾渴
告歸承顏視膳雍容膝下者踰三年而周安人卒沈
喪哀毀見者動容服既終有勸之仕者以勁節辭曰
吾懼養之弗及也居歲餘勁節強遣之入都始授車
駕之命明年以勁節喪歸辛酉改禮部儀制司主事
援 前詔得贈其二親乙酉陞主客員外郎進署精

屈辱中事自登科至卒二十有一年過個前却不
 食者僅八寒暑凡皆為二親故人以是重君君為人
 坦易色笑可親而中有矩矱發得中理浙江鎮守皆
 貴人例自學大君往報謁見中門閉取刺授關者即
 上馬去時謂其得體儀費重事在貢舉君兩提調視
 範周密人言不與驗密貢數倍常而物皆濫惡君在
 室客曰是虛名而靡我寔賜也耳以折估聞使者來
 懇諱于庭不去君使諱諭之曰爾欺爾主易爾貢以
 為利不爾罪足矣而又敢諱邪不聽且移文邊關詰
 爾主爾罪安歸使者情得乃屈服精膳主天下貢茶
 至者必先呈樣樣者其名寔則以為私餽所從來久
 矣君至飭門者正供外無得入流風一清家居事伯
 兄祚愛而能敬雖異官而處家事悉聽其處裁終始
 無間從兄祺早孤勁節養于家為娶妻殖產祺卒君
 拊其子仲如勁節之子祺也宗姻族黨有貧乏者必
 周之雖數無倦色與同年陳鏞宗之善別十餘年會
 于京鏞出白金二錠印往使浙上貸于君此君舊物
 也君笑而還之曰獨不聞朋友有通財之義乎相讓
 久之卒不受了未待試時主人女見君獨處窺牖與
 之言君顧見即趨出徒他舍僕楊宗者嘗持鹽墮水

汚壞其禮衣眾謂必得罪君聞而怡然曰人無傷足
 矣衣可更製也卒不問其厚于待物而嚴于守身類
 如此

蘇敬錄
 卷之五十五
 七十一

禮部郎中致仕明水陳公九川墓誌銘

羅洪先

嘉靖辛丑某歸田始會明水陳先生於螺川上又五年再晤于毘陵繼是庚戌聚青原壬子留玄潭雲浪閣甲寅過同江咸朝夕請益既久乃別最後丙辰大水獨對于寓舍尤盡傾倒蓋先生之學得之陽明公致良知為深以為能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感應之間是謂格物物格也者事物感應各中天則之謂也竊謂良知即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迹而不于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五

方欲求決於先生而先生已矣悲夫悲夫此豈交游之情已乎自念此學當詣極致不負千載一時之機而先生自任甚重負荷且堅東南士人歸心取平而卒無疑貳者在吉有東郭雙江諸公在撫則先生為倡首蓋浙中所未有也如是而不得少歲且以卒所請豈不大可悲哉先生名九川字惟濬初號竹亭改明水陳本直之寧國人高祖觀擅智勇高皇帝征偽漢時實在行伍功進小旗留撫州守禦所老返宣城曾祖禮代隸元帥金大望麾下樂臨川風土始晉家子孫遂為臨川人祖溥寡言笑能前知生崑字

獻璧號開翁娶吳氏生先生後推 恩封文林郎太

崇寺博士母某氏封孺人常夢吞星而娠先生幼善記誦屬文十餘歲里人辭不能師乃遊行齋饒某門問難相長饒喜得助三試當入學校三辭不赴而肆其力於載籍為哲學空同李公所知明年癸酉與饒同舉鄉試故事舉鄉試鼓樂譁之獨徒歸甲戌登進士第觀政禮部與同舍共一廬不避嫌毀已而忽覺難仕三疏請告乙亥師陽明公于虔有所聞盡火舊所為周易春秋詩禮諸書丁丑起告授太常博士講習靡倦乙卯 武宗將南巡眾莫計獨與舒梓溪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四

國蒙夏東洲良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 旨倚校跪 午門外五日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南巡竟止識者壯之庚辰卒業于虔辛巳 今上即位拔諸諫臣仍補太常癸未進禮部儀制員外郎冊封弋陽王甲申侍陽明公于越乙酉轉主客郎中正貢獻名物節犒賞費計且數萬羣小懷銜會是時有他甘心者思藉為媒嗾通事假夷語奏之下詔獄數瀕死不變言官論救弗聽丙戌戍鎮海衛已丑郊祀單 恩解還後兩遇 詔得開仕致仕凡再履危機而卒不肖濡滯依違以為身家之謀而易其

評蓋性成然也歸餘二年六旬內連遭父母兄弟
喪躬視斂令無遺憾始末師陽明公卓卓眾中篤倫
嚴禮實恐玷缺比務學即謹喪祭正廟制宗法瑩域
諸役不一他諸族不足者捐已助之聞走寧國掃
丘隴以畢先志嘗構別墅術者羨其所宅惻然曰伯
父久殯敢私之建舉之而事仲兄如其父陽明公既
喪自走越紀且家而踪跡所經北至毘陵南盡東粵
徜徉鷹鴻九區匡廬間登五老峰之絕標窮三級泉
之奇勝結茅歸自以為無地非學無地非友亦即
無地而非謝之處其說主于陽明公以致良知為
獄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五

主以格物為真下手處不特定會期擬覘臺與懷王
浙東青原玄潭尋訪而已先生卒後數月即有東廓
之變嗚呼此豈交游之情已哉先生生于弘治甲寅
十月十六日卒嘉靖壬戌八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九
諸生即以言之官祀學宮未卒之春痰上壅耳不聰
至秋遂不能言有星墮居俯須臾瞑殯于家鄰不戒
火室盡燬而櫬宮弗震若有衛者

禮部主客郎中李公逢陽傳

李逢陽字維明 國初籍金吾後衛家南京幼端謹
如成人家庭間盥笑不苟雖盛暑恒整衣冠危坐終
日無傾側容視世沒溺財利惟恐汗之游郡庠京兆
諭時延置家塾教其子逢陽以師道自重出入未嘗
瓦顧見者肅然諭亦重之戊午舉於鄉諭定薦之逢
陽聞之弗善也絕不謁謝諭亦不介意人謂兩得云
性篤孝母歿哀毀骨立啖蔬處汴三年悉如禮隆慶
戊辰第進士時方選庶吉士逢陽本第七人當道雅
屬意逢陽固避弗就乃授戶部主事改儀部郎中會

獄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十六

七十六

選官人惟簡其貌類端淑者艷冶悉置不與奉 命
遣祭楚王事竣以百金為贖卻之歸未幾友人楊希
淳病逢陽親視湯藥或謂宜少避者不從楊卒未決
旬亦竟不起逢陽篤於踐履不事空談及見天臺先
生然後心服謂人曰吾襲來毛髮動止皆非是又曰
吾不聞學得為古之矜者止爾今而後知學之不可
已也幼與希淳為石交相切劘李以敦篤勝楊以遒
脫勝皆金相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一時俱歿人咸
惋惜之有集若干卷少司寇吳自新合楊稿刻而傳

焉

禮部員外郎林鴻傳

林鴻者字子羽福清人也少任俠不羈讀書能強記
高皇時時部使者以人才薦授將樂儒學訓導居
七年擢拜禮部員外郎 高皇帝臨軒試龍池春曉
孤馬二詩一日名動京師是時鴻年未四十也 高
皇帝治尚操切而鴻性脫落不善仕又以為散秩無
自表見遂自免歸益閉門謝客肆力為詩顧獨遊
於三山三山周玄黃玄皆師事鴻學為詩也世稱二
玄云浦舍人源者晉陵人故與鴻同時仕而以詩來
謁鴻鴻不見使二玄問所為來其自奇如此源出所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
懷詩投之曰以此相評耳二玄讀之至雲邊路遶巴
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驚嘆曰吾家詩也白鴻出見
之相得益歡因避所居舍源日與為詩由是浦舍人
詩名益甚其後閩人言詩者皆本鴻所稱林敏陳仲
宏鄭開等皆環張友謙趙廸諸人皆鴻之弟子也

禮部員外郎孫君迪墓誌銘

王洪

君諱迪字仲約世為錢塘人祖茂實父莊皆力本好
施鄉稱善人長者仲約生而秀穎志趣異凡子弟讀
書過目輒記不忘稍長入邑庠授春秋語止侃侃出
一時流輩上當是時子與今翰林檢討蔣良夫皆郡
學生也仲約不鄙兄事子二人時時執經傳講問婆
娑娛遊不異兄弟居數年子二人相繼登第竊官翰
林仲約益自刻厲問學期大樹立又六年仲約偕計
來京師觀其文章偉麗志氣卓絕人物環岸哀然為
名進士予二人又自愧不及也由是選任翰林庶吉
士不數月用薦者超擢禮部精膳員外郎遂奉 命
督運淮安既至方意有為也不幸告病不起矣於是
年始二十有七永樂五年十月也烏乎孰謂仲約止
此也耶仲約嘗讀書觀古今治亂遇豪傑功業之士
必慷慨拊髀恨不生其時躬上下論議至鱗蚬者不
翅吐涕斥不一顧視故其臨政施事一以理自許理
苟且雖生歿不暇郵也烏乎豈非有志士哉自聖賢
道熄學者往往習輒媚乾沒不克自振拔直趣大道
卓然濟天下而傳後世脫使仲約幸而永年益進以
大可量也哉此子所以深為痛悼者也

禮部儀制員外郎錢公萱傳 孫宜

儀制錢公者浙海鹽人也而父為中憲公官江西臨江知府生六子長蓼次芹次萱萱即公少而敏慧中憲公延塾師羣蓼等及族材子弟訓以經術公即能解經術稍長從太僕陳先生業舉子公即亦能舉子於是陳先生大奇異眎之而公以此故遂為諸生頃之為國子生嘉靖七年公由國子生從順天府鄉試當是時宰相謂鄉試事重建議凡四方試悉選京朝官主焉而主順天者宛洛韓公崑山方公雖仍史例蓋新以他官改是職云於是兩公者思得奇士副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七九

上意而公文雋甚兩公駭羨偉之卒列其名第六四年已丑試進士不第往游南京國子學見祭酒林先生林先生閱其文與論世故稱焉已又見禮部湛先生論聖賢之學湛先生愈亦稱焉而公駸駸聞海內矣乙未公舉進士為刑部湖廣司主事主事一年以母喪歸葬其母及居喪咸盡禮故鄉里人謂錢生事喪經生蟻虱云喪服畢改禮部祠祭司是時上方崇制作稽古秩祀諸所請覆牘委案積而公則與其長貳旁討廣證去取隆殺咸合品宜部嚴費二尚書數舉公才因改陟儀制司員外郎甲辰提調會試

會某舉子卷違式公判不勝監試御史某力諍之揭

初出舉子第舉子者夙富有貲又御史鄉里也於是言事官以聞主考試及御史舉子咸譴廢而公以得免及考覈京朝官吏部謂必黜公然後諸所謹廢平也乃署公不謹當黜費尚書力爭之不得改署浮疎填廣東德慶州同知德慶人吏聞公以謫填也率曰是嘗試高等為京朝官者必不屑事事及公至當署長吏任則又力親州事諭羅徭徭明國威申據地止剽掠徭舍總咸詣州受招降州民散避徭害者奉詔書復業爭地界久之不定公悉按籍稽戶審丈害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本十

界舊戶以補以新民令即承厥田役出粟賑之擇其有行義者司賑吏不得貪緣為奸又議民賦實運米石入銀若干代便焉而州適不雨公則齋戒禱祀立兩居無何江水漲沒民田廬舍公則又齋戒禱祀水浸不沒民田廬舍民無禮行犯彝倫者語以古賢哲言進州諸生講經傳試藝文手自評削於是德慶人咸稱真同知且忘其謫云公為德慶一年所稍遷寧國府通判以勞瘁瘵癘先卒卒時年四十四不能殮廣諸大吏及其州郡邑有司吏學之師儒咸購成之而提學陳公者以公列祀名宦又採其政入州志

孫子曰錢公肫肫用世君子也然今不講習世故
聖賢問學則其所行誠善諸所建立悖愆偉赫者奚
從出哉而今世遷謫之吏非怨憤不為國盡能即又
自處高貴簡薄職務其言曰吾縱飭躬任職誰知我
者且吾以遷謫尋當移能幾何時於此也此其見
視公則奚如耶故曰錢公肫肫用世君子久未究其
業云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一

禮部主事尹昌隆傳

尹昌隆者江西人也洪武中舉進士授修撰改監察
御史建文初入主視朝頗受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
皇帝雖出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臨百官百官
手足相懼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也陛下嗣守
天業固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未明求衣
日汗忘食常如有不及焉蓋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兆
民老寡不可不勤以撫之也乃即于宴安日刻甚晏
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于候伺曠職廢業上下解弛
流為陵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為社稷福也
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
過人得而知之及 太宗文皇帝舉兵南向昌隆上
書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
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於天下不
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作藩
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為丹
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 文皇帝入南京命捕齊秦
黃子濟方孝孺昌隆等為姦黨同罪出戮之昌隆當
陛大呼曰臣當時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在
可覆按也 上乃命緩昌隆刑閱其奏 上流涕曰

大燒頭若早從此言則南北生靈受禍未至者是之
酷朕亦無此勞苦也 詔特貸昌隆死且諭之曰朕
長子在北京爾往事之爾能盡誠輔導朕不忘爾昌
隆頓首謝永樂二年冊立 皇太子授昌隆左春坊
中允前後在東宮隨事匡諫多所補益 太子甚重
之後陞禮部主事尚書呂震方承寵用事羣臣無比
當其獨處精思以手指刮着尾則必有密謀深計官
屬相戒無敢白事者而昌隆適有事往白震怒不應
昌隆未喻移時又白之震愈怒拂衣起曰事當行自
行何問為昌隆踉蹌而退謀於所知者或謂之曰今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三

既請不得公售事東宮 皇太子素知公何不啓取
令旨行之昌隆從其計果得令旨依所請震大怒遂
奏昌隆傲慢狠愎事多專行臣以職守相臨動為所
拒無屬官禮且身為王官事無大小並須上奏而乃
假托宮僚怙賴恩私陰欲樹結故不之父而之子其
潛蓄無君之心可以槩見矣又言昌隆身事庶人名
在黨籍僥倖苟免見利忘義其心叵測其行匪良不
宜任用 上乃命逮昌隆下獄尋遇赦復官丁父憂
解後起復至京往謁震震溫言接之入理前奏 詔
繫昌隆錦衣衛獄且籍其家 上方巡狩西京凡下

詔獄者率與赦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昌隆與馬後數
年谷王謀反事發辭連昌隆以曾經保奏為長史乃
坐以共謀 詔公卿雜問昌隆初不服力辯不已震
折之昌隆知不可免乃無言獄具上尚疾夷其族是
年震病而疽痛不可忍死轉床褥間常號呼曰尹相
尹相其妻子問之云見昌隆守欲殺之竟死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八十四

禮部主事王洪墓志銘

胡儼

木樂十八年三月辛未禮部主事王希範卒于既甲
 哭退其孤錫持狀來乞銘將歸葬納墓中以貽諸後
 子與希範永樂初同被選擢入翰林又同日拜恩命
 為檢討年甚少氣甚銳學通而才敏於人少許可獨
 以予齒少長頗推讓相與幾二十年始終如一日今
 已矣銘不可辭按狀希範諱洪曾祖德甫祖善父輝
 世居錢唐希範生八歲即知務學及冠入郡庠從訓
 導胡粹中授春秋日記數千言無遺忘下筆為文辭
 沛然有奇氣率所事所言若老成人粹中大器之年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全五

十八舉進士任行人將命關陝得使職人賢之未幾
 陞史料給事中遂為檢討修大典為副總裁考滿陞
 翰林又陞侍講三以大比典文衡取士甚公職侍講
 踰二年遷介官適尚書呂公巡行關陝凡部事悉命
 希範敷奏論事詳明同列敬服 朝廷方屬意希範
 而希範竟遭末疾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疾也得賜
 藥物其卒也又得賜棺且給舟載歸 恩惠隆至人
 莫及也

書毅齋王先生詩文集後

莫瑤

瑤方髫髻時側聞鄉長者談故翰林王先生之為人

曰先生自幼岐嶷英異越人性散夷不屑為法度之
 拘未成童即稟祿郡庠大為同業生所畏讓嘗從長
 者游輒口占詩曰跣足拾紫芝拂衣坐芳草喚彼塵
 埃人蠅營為誰老時杭郡博胡粹中一聞器異之因
 授以春秋日記數千百言標觚立就甫十七取浙藩
 高科明年第進士授行人膺薦擢給事中尋轉翰林
 檢討再陞修撰兼侍講修實錄為副總裁三典文衡
 又改遷禮部儀制主事卒鄉長者勵里巷諸生恒言
 讀書登名當如是可也瑤初意先生特奇童子流鄉
 之富達耳使遇天資有可敵功名相埒者未諉其異

蘇徵錄 卷之三十五

全六

也繼稍長知識每喜閱先生之文辭後隨宦學南都
 偶得其正心堂記讀之大快心賞竊謂善法孟子辭
 旨無踰若人耳冀盡得其所作而未之見也繼又聞
 諸鄉先達侍郎吳公政盛稱先生在永樂間行紀初
 上以文學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詩不絕
 如麒麟白澤玄兔騶虞芝草醴泉頌歌賦辭之作率
 多先生之筆文學之臣方病苦於考索求者闕門而
 先生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號文獻邦而諸老前輩咸
 為遜折節下之凡卷帙苟缺先生之作猶無作焉其
 見推重者如此逮瑤領薦來復獲睹先生與嘗所往

來手書類宗晉人書法且諗其蒞官行已交友素親之詳又知先生之學行孝友篤至豈直可以鄉之宦達並列哉用是謹錄不敢後自是往往訪搜其遺文散章獲凡若干篇而缺逸尚多也一日因與其內姻慈谿劉君論及先生謂不獨擅辭翰之美至處朝立身之節凡大制作建議未嘗一徇時好 太宗皇帝欲鍊先生晚成而重用之特任以勞而寵異優厚及其疾作而不可為也故命醫給舟之賜皆本 上意焉方先生為副總裁修史時秉事者位出先生右每事任決取舍莫敢逆唯先生持正不阿至欲載其

麻律錄

卷之五十五

全七

家乘瑞異之徵先生力言于 上前以為不可取信

于天下來世緣是見惡而日曆之成亦不遷秩故哀些中有玉堂分職見孤忠之語此其人不得而知也据以是益知先生非特一鄉之先達誠大江以南之人物可謂天下士矣使天假以年則其任用施設制作文章當不在一時諸老下負才志而不大盡用者命也特憾志銘所載僅止乎平生歷官之由其於學行忠孝之大節則莫之能盡也殆生先生後五十年搜輯先生之遺文既聞先生之懿行彰彰不一深懼久而或失其詳輒不自量以附述于先生文集之後

志載有或遺者幸有得于里巷傳聞之實以見鄉郡後生之所景慕哀集間又幸獲鄉前輩蘭谷陸先生暨翰林修撰鄭先生各以所藏見增因會萃而錄之前所謂玉堂分職見孤忠乃翰林曾公榮之語嗚呼亦可以考見當時之故矣先生聲名滿天下遺文著簡編學行昭邦國讀先生之遺文驗鄉邦之行實而先生之名為不溢美矣先生諱洪字希範教齋其自號今故仍其志曰毅齋王先生詩文集凡八卷毅梓以傳有全錄在今七閩洪都憲家其子任遠未返無從問陸蘭谷云

麻律錄

卷之五十五

全八

禮部主事葛清隱傳

禮部主事葛清隱江西廬陵人初自樂舞生擢為山川壇奉祀陞太常寺丞清慎端厚熟於典禮秉誠持敬以奉神明 仁宗皇帝為 皇太子監國每歲代祀 天地宗廟山川清隱相禮深見嘉重後坐累改禮部主事永樂十九年以老致仕 仁宗皇帝嗣位特勅召之洪熙元年閏七月始至 上矜其老不欲煩以政故仍令致仕去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

禮部主事吳公凱墓志銘

葉盛

吳公偉人也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左都御史諡莊愍寇公深皆郎署舊僚太子少保今吏部尚書致仕曹州李公法司中觀政進士也公既以一部主事老退林下而三數公者厚念之不衰莊愍遇鄉人輒奉起居曰吳允吾師友也劉公寫詩寄意者至屢屢然公有聞泣而頷之一不為答由是士論益高其為人李公初以都御史鎮邊即疏言崑山吳凱以有用之才居閒散之地其人器識不凡達大體可用也不報噫吳公蓋三數公之流偉人也使吳公用焉如三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

數公其自見於當世寧有下三數公哉公吳氏諱凱字相虞自號冰蘗道人世家姑蘇之崑山父公式用公貴贈刑部主事母陳氏封太安人初公在胎而父亾既生公家復落母年尚少甘貧守節育而教之公自幼秀朗異常兒稍長里胥見役即詣縣令自陳家有老母寔不能遠離性竊有志於學幸矜念耳時賢令鄆城芮子翔異其言問論語書數條嚮答無滯立遣就邑庠生弟子員城二年以能書赴京預修永樂大典書成取賞而還歲戊戌膺貢入太學又明年中順天府鄉試宣德五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逾年改

行在雲南司兩司皆兼理京府號繁劇公皆優爲之
日收善舉初考績最賜勅命階承德郎正統丙辰
乞歸省祭還朝改禮部主客司賢譽不減刑部時以
其母高年且無他子弟力乞歸養大宗伯吳公留之
至再不可得也既歸孝養備至居數年母卒喪葬咸
盡禮公既得子而連得三子治生有道日以殷裕享
優游之樂者幾四十年一日體中覺有異呼諸子而
語之曰吾平居不有教乎母驕奢母忘忠信母虐母
爭以貽我羞明日卒壽八十有五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十一

禮部精膳主事臧君應奎墓誌銘 湛若水
惟茲故禮部精膳司主事臧君賢徵應奎之墓其弟
應璧以其友德安推官韋希尹庠生蔣雷卿狀來請
銘焉甘泉子曰烏乎吾忍銘吾賢徵哉烏乎吾忍不
銘吾賢徵哉烏乎斯道之在宇宙何其得之難而喪
之易也孔氏之門稱德行者數人顏淵短命歿冉伯
牛則以疾歿閔子騫不歿亦孤而不祿何耶豈所
謂天之小人耶而當其時盜跖橫行天下日殺不辜
而幸老歿豈所謂天之君子耶天之於善惡人其有
意耶其無意耶余求志聖人之學者於天下僅百數
人得其門者幾人其在湖州自吾賢徵之外有若評
事韋希尹商臣有若刑曹唐子正樞陳忠甫良謨其
在廣之順德則有若儀制主事張景川燦燦與應奎
以諍禮跪門同歿于杖商臣以言禮刑落職靖江丞
樞亦以論大獄褫職編管良謨雖不歿亦病且去二
年瀕歿乃不歿然則天之於善人何其恻然耶而世
之人有生而積惡日惟不足以至公相而老歿牖下
又蒙身後之澤者何耶天果有意福之殺之耶其無
意耶烏乎若臧張二子者其偶自歿耶天死之耶天
耶人耶然則吾之於賢徵其忍銘之哉若賢徵者其

獻徵錄

卷之五十五

九十一

果可以死之也。韋子曰：奎也。少稟天聰，丙子舉鄉薦，丁丑舉進士。以父喪去，及授南車駕，又以庶祖母喪去。去例不得承重，猶執私喪三年，以重所自出。其孝如此，可以死之乎？蔣生曰：賢徵之事親也。吾嘗偕出馬歸，不過期途，不廢業。曰：家君所程也。母氏病痰，憂形于色，旁求名醫，療必親焉。前母之墓過，必瞻拜，悽然乃去。可謂孝矣。是未可死也。又曰：同泊邑城，見傷郡之流民，老稚過者，傾粟與之，不顧晨炊。其仁如此，可以死之乎？韋子曰：賢徵恭儉，不踰見人之善，惟恐不及。色為駢然。其惠宗族，雖患難孤寡，弗遺焉。其賢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三

固未可死之也。蔣生曰：賢徵之為車駕，留都憤中官以進，貢索多，船利私載，則為裁抑，道卒諱焉。則叱左右執之，乃遁去。勢力者謀造舟之利，以糜金害民，則出身拒而沮之，其正直剛方若此，顧可以死之乎？又曰：賢徵心地光明，而意氣充實，嘗過文廟，廡下慨然嘆曰：吾輩歿亦當俎豆，其間乎？及官禮部，學於甘泉。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而憐憫于雷卿之未聞也。如其無死所，至可量耶？韋君曰：賢徵聞先生學，曰：吾欲終身得所宗，執弟子禮而受學焉。甘泉曰：烏乎？若賢徵者，豈易得哉？使假之年，以其忠信

不欺之心，篤其志，以往擴同體之仁，而全歸焉。且為天之孝子矣。其可死之哉？其可死之哉？天之意固不可得而知矣。吾獨忍不銘賢徵也。乎賢徵號損齋生。弘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其不幸而死，為嘉靖三年八月四日也。世居吳興城，曾大父和，贈工科給事中。大父獻父，維副千戶，贈如其官。母黃氏，封太安人。妻嚴氏，封安人。嚴嘗割股和藥，以療賢徵之疾。云：臨絕其從父太學生志，親視之。索筆書云：不當與弟應壁異居，可以觀弟友矣。子二人，長繼英，次繼蓋。銘曰：大道渾渾，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三十年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四

以身負精，胡朱其人，胡朱其夫亦已。馬哉，外而知性，不忘者存。

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贈光祿寺少卿

東解作公瑜墓志

廖道南

嘉靖甲申秋七月丁亥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東解作子卒于燕邸史南哭之慟曰於乎東解子之歿于諫也予尚忍言哉予觀東解子遺像暨其生平所著述與其所上疏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予尚忍言哉東解子蓋得歿所矣東解子名瑜字忠父其先世與楚相終始宋紹興間有號梅軒者官至學士始家蒲圻傳至清東解子之曾大父也永樂庚子舉鄉貢歸養弗仕清生朝佑官洛容訓導朝佑生紳紳穎異奇發丁未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兌權稅所至有聲君子曰可以觀世矣紳生東解子與其季瑞瑞先東解子卒東解生而忱恂篤厚温惇身若不勝衣言悛悛若不出諸口孝友之行本諸天性弱植操修夙夜匪懈厥志所浩往在六經之典厥學所息游在三代之文厥身所規凜在羣賢之軌故居東解曰樂窩堂曰三省軒曰望益亭曰挹清菴曰香遠煙霞與游水石與居君子曰可以觀志矣正德庚午東解子發解湖省業于南雍益遂于學歸而如東解也廼為宗法以敘宗族於厥愚且懲厥弗率者廼為鄉約以諭

麻律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五

夏山簡

里閉進厥良且柔厥弗革者廼為範以箴士子造厥髦且受厥弗協弗懼者廼又為涉者梁為湯者餌為困者拯為肯者恤為不贍者多助君子曰可以觀度矣丁丑東解子登進士第試政御史臺御史中丞彭濟物氏甚雅重焉未幾廼上疏病歸歸而復如東解也巳卯如京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大宗伯毛憲清氏稱賞獨至未幾廼又上疏病歸歸而復如東解也辛巳今上出離御宸號召黎老登庸宅俊光照大烈赫赫濯濯與天下更始東解子廼復如京師又上疏論天下事一曰勤聖學二曰篤親親三曰開言路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六

夏山簡

四曰敬大臣五曰選諍臣六曰去浮屠七曰拯困窮八曰重守令九曰修武備十曰儲人才疏上上嘉納之廼下諸司條行大家宰石邦彥氏褒其敢言廼仍厥官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朝貢如哈密佛朗機者徃于闐官所贖賄權要所市寵東解子以法御決異干族類超于風氣如朝鮮者東解子以禮遇故四夷聞東解子之卒咸膜拜流泣云君子曰可以觀復矣甲申春上召輔臣于平臺于暖閣諭以尊稱之典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力諫以為于正統違大議上責九廟內問兩宮未敢輕議上意不豫者

久之乃主事桂萼窺伺風旨竊取席書張璠霍韜方
獻夫諸議奏之 上下其議在廷諸臣堅執以為不
可時廷和已去寃繼去禮部尚書汪俊又去乃以書
為禮部尚書萼璠獻夫為學士諸臣羞與為伍遂不
謀而同抗言極辯或謫或罷或繫獄無虛日東澥子
時私語于竊嘆以世道升降繫茲舉也乃秋七月乙
亥 上降手勅改稱 孝宗敬皇帝為皇伯考 恭
穆獻皇帝為皇考 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 章聖
皇太后為聖母諸司俱奏以為不可十月五日戊寅
少宰氏何孟春率百官伏闕死爭大學士毛紀石珪
取帖伏于前時已近午 上命司禮監宣諭乃下學
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俞翺郎中余寃黃待顯陶
滋相世芳寺正母德純于獄百官號泣聲震闕庭東
澥子伏地執手曰吾禮官也有死而已已而未未
申初有駕危言以嫁禍中傷者 上復命內使宣諭
時大臣已退惟諸司在 上大震怒悉下百官于錦
衣衛獄庚辰械至午門前杖三十死者十有六人編
修王思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胡瓌員
外郎張燦主事臧應奎安璽楊淮余積胡璉殷承敘
司務李可登而東澥子亦竟不起矣東澥子屬續

目謂予曰吾志已畢吾子勉之於予予尚忍言哉予
尚忍言哉君子曰可以觀節矣夫觀世澤之徵也觀
志道之與也觀履德之基也觀節名之成也澤以裕
世世以昌道道以師志志以充器器以廣度度以蓄
德德以貞履履以厲名名以昭節斯可謂完人已矣
東澥子其不朽也夫東澥子生于丁酉卒之辰則伏
闕後十日也享年四十有八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九十七

禮部精膳主事來君汝賢墓志 許應元

嘉靖丙申歲吏部最天下有治行吏五十人上名迹
天子請以為從臣制可於是五十人皆徵入而丹陽
令來君名在選中既入拜兵部職方主事改禮部精
膳居有頃精膳主事臣汝賢昧死言臣幸以甲科待
罪縣令為陛下護元元無狀陛下不以臣能薄拔擢
郎署臣志分榮矣而臣不幸有犬馬疾不能朝夕門
下汚省署臣不勝大願願賜罷臣得近醫藥再望見
闕庭願盡死力於是 天子哀憐之與告歸歸五日
為閏十二月朔日卒于家年僅三十六耳嗚呼賈誼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七十九 皇山館
短折歐陽詹生李賀皆不待終養歿又何其不幸之
軌一也造物者不常幸生才幸生才而中道委棄不
觀其成此又何也當正德末李東南士習猥陋極矣
經生不欲究明指歸踵倖馳舛幾幸利祿文士則濫
釘偶儷變螳螂聯剝故藻以為容澤此猶不能涉
靡曼之堂戶又烏睹爾雅深厚者哉來君起童子華
采振暴及壯乃益沈思術學探抉微眇自六經先秦
漢以來諸家言貫離其辭以肆其文然後其為
道闡衍與雅將與古作者同風而竟歿矣豈非天乎
始君鄉舉及禮部試 二比當大對同對生謂來

子必高等已而第三甲同進士出身而士論稱其

及當授官謂來子必京朝諸郎官然竟奉新知縣莫
誰何其然奉新江西陋邑也其俗獷鬪復訟抵計於
健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責者已無何依
違之不且立去君至批根其尤數人痛法繩之既而
以此豈道化意耶其他固赤子於是開學館延進諸
生為指示經法為文章躬行如是而是諸生踴躍以訊
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願不為非諸
郎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
丹陽道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今日出
蘇徵錄 卷之五十五 一百 皇山館
出河許造請諸大夫賢者磬折為禮視供具徒隸一
一指無失負客意久之歸縣中為民均賦平爭訟
調停不暇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官諸生講說經訓
勸行如奉新時愈開廣館教誦不絕亦自其中心
而導之然已罷其竟積瘁嘔血至不支云君居職廉
潔時余曾見其室中不能了金所至務為民興利在
及新闢下五鄉塘蓄水以肥饒視上鄉等在丹陽
則濬練湖溉田田少旱患生平無所不好但嗜讀書
自為諸生至劇吏口未嘗廢稱說也雅遊自同下之
雋與四方賢豪有名皆願交親之武進唐順之闕中

王慎中錢塘楊祐以道義又藝相取其樂善誦詔推
置自喜誠其中不能自解也觸情縱談不忌慮旁後
人亦以此忌之謗怒興矣且古號稱賢者其孰能免
多口哉彼於世齟齬其心誠有所合也豈第君子無
信讒言夫惟君子而後無聽語曰益楮事乃定來子
歿至不能為斂而謂其夫受同列之餽金也安在哉
安在哉初君病甚應元省之涕泣執應元手曰余有
心子知之乃今已乎遂卒二歲而應元為論次其大
節刻之墓石系曰來君名汝賢字子禹壬辰進士也
其先世河南鄆人系出宋龍圖學士之邵之邵孫時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百一 曼山館

禮部主客司主事瀘州劉公元卿墓志銘
鄒元標
安成自文莊公以學鳴海宇數十年所稱心行雙清
特起紹述者吾友徵君瀘瀘是已徵君子黨所藉以
鞭末路者乃溘然長逝不勝梁木之嘆仲弟上卿泣
而持狀過予曰先子生而先生薦于朝沒幸先生銘
于幽先子辱知不淺其無辭某謹拜狀而相對為世
道悲者久之公諱元卿字調父初號旋宇既號瀘瀘
先世為安成南溪人自幼雄奇穎敏入塾諸師賦而
遜謝去既負笈盡吾伍君伍門業麟經者各有秘錄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百一 曼山館

知紹興歿而葬蕭山遂為蕭山人去紹興十一世而
為君高山雍雍生曾祖珪生祖昉昉生父東母孫
氏配安人錢氏子二長曰獻策次曰獻功

新弗與公奮然曰豈神授耶遂自出杆軸成一家言
諸人皆驚詫以為異然非公好也入郡為青原遊興
夫語曰昔之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者達旦自兩鄒
公子入遂絕響公聞而惕然有省兩公子即僉憲汶
海宮洗汝光氏時自東魯歸嚶嚶以正學倡諸里人
公入山汝海以學嘗公公喜動于心歸而修諸宋儒
語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焉汝海退與汝光心良者
久之時周太守鶴舉羣誦士試公盡以所學發于論
太守大奇以為真儒再出不獨以科名器也入蜀遂
魁江西借其師伍君及到侍御輩仍以學相切砥礪

幸未業入毅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遂置之殿江陵
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公歸而師事三五劉公
倡學里中里中勃然興起甲戌不第泮其引杜門不
出矣而里中從遊者日衆公于諸先輩語淺生厭泚
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黃安耿司農公于蘭溪
機稍動至聞耿氏時提生謂易一語欣然自信曰
孟氏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
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
流吾所不忍以此爲學卽以此進人而所躬復禮識
仁中道一德諸院歲有常會西鄉諸習俗得公一變
獻徵錄 卷之十五 百三 曼山館
堯水諸盜得公一弭兩邑爭界不輸賦者得公一定
入其疆彬彬如也太守汪公觀風行之咏歌比足徵
公學矣公雖絕仕進乎既而強應聘出埋光剗柴冀
與名賢一移世軸親時不可爲遂飄然歸然國子薰
德者甚衆儀部疏從祀諸先大儒釐正女直諸疏皆
其鉅者然知者皆謂公具大有爲之才使有力者盡
去崖角必大有可觀惜公未竟其用也公性敏又諳
于典故有可裨聞者聞必行行必力蓋嘗慨世之
學者漫無實履與世隔闕是墮名相俯首冥心鈞深
致遠是墮理窟公與家人游春風習習人皆可親然

徐而叩之淵懿粹穆人終不可得而及夫使世儒知
有真品有實用公其人矣或者謂公學度僅有餘于
出世一路未必無疑不知公久學於性命之說且不
有聞顧不欲深語以啓世儒獵等之習耳公最篤於
倫一門以內雍雍穆穆無可選之行合祠躬祠輯譜
皆竟先世所未有者至於汝海汝光掖導之功心口
不負生嘉靖甲辰三月終萬曆己酉七月享年六十
六所著有山居草還山續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
編六鑑舉要國史舉凡晤語測言思問編何真編先
正義方禮律類要明賢宗解婺江證學大學新編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五 百四
于世

燕太史編輯國朝

三十五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六目錄

南京禮部一

尚書

王英

張惠

蕭昞

倪謙

李本

黎淳

童軒

謝綬

王宗彝

江瀾

朱恩

吳儼

楊廉

章懋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目錄

一 身山館

邵寶

沈冬魁

顧清

閔如霖

孫陞

尹臺

林庭機

林士章

姜寶

秦鳴雷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六

南京禮部一

尚書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安王公英傳

陳敬宗

公諱英字時彥別號泉坡其先太原人祖宗達宋迪

功郎仕于臨川遂家金谿曾祖願貞元季以書經魁

江右入國朝退隱于家祖子岱父修本並以儒行辭

母曾氏公生十一歲而失怙母教之遊邑庠刻苦嗜

學登永樂甲申進士時 太宗文皇帝方銳意育才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一 身山館

命翰林學士解縉選進士穎秀者得如二十八宿之

數俾盡讀文淵閣古今書作為班馬韓柳歐蘇文字

命大官日給珍饌月賜燈油之費數召至便殿問以

經史諸子故實或至抵暮方退公在二十八人之中

每為儕輩所推讓後上以綸綍事重以公與今冢宰

王直皆慎密可與任並揀入秘閣書進呈機密奏疏

歲戊子預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丁亥授翰林修撰

扈蹕巡狩北京丙申陞翰林侍講戊戌實錄成賜襲

衣綵段鈔錠壬寅胡寇犯邊二月 上親征公扈從

至關梁兒海五月旋師過威虜鎮李陵城已四十里

上召公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視之復遣錦衣衛官校隨之以行時城中被虜殺掠燒毀一空惟城此門有石出尺餘觀之額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略可讀其陰刻達魯花赤等官姓名明日公備奏其故上曰此碑既鑄有韃靼姓名異日胡虜見之必以此地為已物爾宜再往擊碎之用火煨沉之於河以絕其爭端公如旨而往既還奏上喜謂公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朕需爾為用正好宣力勿憚勞苦因問曰朕率師伐虜爾試言成功如何公對曰胡寇犯邊罪在不宥但聞天兵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親征必遠走漠北臣願陛下幸毋入險窮追也上笑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之言惟不欲窮兵黷武耳復謂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謬言之類爾有所聞即來密奏又論太監孟驥曰秀才有事即令人見母阻六月上駐驛安平鎮立功官軍因有過不與口糧者多相聚悲泣曰吾等糧盡必死道路矣公以為言且曰此皆壯士也願陛下宥其過而與之恩則異日必得其死力上悅即命兵部尚書李慶人給口糧并載衣甲驢一疋甲辰上復親征胡虜還次榆木川吳駕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命尚書蹇義夏

原吉學士楊榮楊士奇侍讀王直與公同定喪禮國政宿內閣凡七日 仁宗皇帝嗣位加恩賜白金綵段八月進秩侍講學士尋陞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明年乞歸省賜鈔二千緡俾馳傳而還宣宗皇帝即位嘗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俱有重名念汝當講經史陳道義以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專其美賜內醞及鈔千緡命入內閣參預中秘書奏乞分俸養母于家 上允其請宣德庚戌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襲衣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復賜金相琥珀麒麟帶壬子正月聞太淑人曾氏喪 上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遣中官阮童護公奔喪冬十月奪哀還朝寵遇日隆不時召對正統間開經筵公為講官陳說詳明於文義外多有規諫語其講章於朝退人爭求去以為珍寶修 宣宗皇帝實錄與少師楊士奇楊榮同為總裁實錄成賜白金百兩綵段鞍馬進秩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癸亥正月奉旨出理部事講官如故乙丑湘江台寧等府民遭疫死甚眾 上遣公齋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瘠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

兩

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
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陪祀
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丙寅公奏京師去
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入土小民餓
食此皆臣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伏望 陛下
施賑卹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沐祈禱以
格天心 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公奏請致仕
不許至是年七十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公精力未
衰 上是其言不允戊辰八月 上特旨陞公南京
禮部尚書明日謝恩畢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
歲徵錄 卷之三十一 四 曼山館

多效勤勞陞秩南京俾得安佚既視事南京二年得
疾而終是為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春秋七十有
五訃聞 上悼惜賜諡文安命禮部賜祭工部造墳
公在翰林屢為會試考官海內名士多出門下為文
章典贍 朝廷制作經其筆居多四方求金石銘誌
碑記者接踵其門公酬應不倦詩歌字書人罕能及
論曰撫州多名儒顯官若宋之晏殊王安國元之
吳澄虞伯生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然當世
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玉筍寶蓋諸名山秀氣之
所鍾也公亦撫之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莫不相似

然日入仕歷官通顯不離 朝廷四十五年而列聖
眷遇久益不衰於此則似過之矣天之生賢私於撫
之人哉抑孰知公之才德自足致身於青雲之上也

歲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 曼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東園張公惠傳

黃瓚

宗伯張公名惠字迪吉號東園山東德州人也家世以農爲業祖考明遠祖妣蕭氏考彥祥妣袁氏公幼聰敏厚重孝親敬長異於羣輩少長拔入郡庠親師取友克勤於學以孝義見稱于人嘗以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乞暴露累年惑於術士未曾修葺時公尚幼永樂十二年中式鄉舉歸卽謂鄉里曰祖墓荆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忍不修築耶遂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

六、曼山

喪時授都察院司務陞監察御史南京光祿寺少卿進卿陞四川布政使往回故里躬謂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鍤增築墳壝日脯方回親戚隣里就坐所一會不於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櫬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爲已樂哉其孝義之誠如此爲司務時本院歷事監生八十四名例該三月一考有監生江津等賚白銀綵段求考中公諭之曰幼學壯行當以名節自勵豈可以賄賂哉津等度不可干寘銀段公家而去次早公趨朝具奏各生發口北充吏由是名譽著

紫

陞陝西道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也病於池州公思其病必重乃至察院觀之病果亟矣遂留以視之日晚散步門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來時可報我知門僕懼且傷已不報公責之一日報曰來矣公乃挾弓矢出門至堦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冷僕隸取薦薦於樹下焚之良久蛇墜樹而下聲如倒牆公乃曰官得其人妖不爲害今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貴池縣官笞之過沅陵見居民被火延燒數百家皆云有惡鳥銜火公怪卽爲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惡鳥死於江是

六、曼山

年六月至雲南有土官巡檢楊琳王貴害衆奏准行提不至公巡行至大理府琳等以銀四百兩金八十兩來覬公欲擒之謂曰此地曠野恐被劫掠兩不得濟汝可送至布政司庶得兩全彼果從命送至安寧州又謂曰汝等慙慙遠送可少停待以酒食命隨行監生陳助取糜米三斗與知州董福海辦酒款之二更琳等皆醉遂將原金連人解雲南正其罪黔國公沐晟曰此夷害人多矣非公以法誘之豈能得哉有土人思任發知賈千戶女色美來騰衝訪之賢銀飾良馬數日令人來娶千戶不從任發留騰衝

月不去軍士惡其騷擾聲音千戶誘引外夷為烟干戶懼奏任發搶擄人口侵占中國勅公同三司總兵官體勘征勦公曰山險路狹非用兵之所且所為因賈氏女無反情衆從之罷征止委頭目守備要隘民皆舉手讚曰吾輩得免征役皆侍御張公之力也所屬有黑白五井鹽課司官吏灶丁弊多公皆立法禁治人以爲便宜德壬子春巡按浙江東南都會事務浩繁持憲者非防閑周密則無根之議興矣公謂欲濬其流當潔其源下車卽爲文告于諸廟神祇誓以公正清白存心凡察院舊役吏兵館僕盡令易去別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八 夏山館

尚怪以端午泛舟公出令禁之又杭人信浮圖死喪貧者多以火化亦有惑於風水不利經年暴露者公甚憫之乃召里老曉諭各令其子孫收葬無主者令親故埋瘞不旬日無敢違犯察院中所種蔬果及祭胙公薄於自奉必分賜養濟院至於按屬官僚不事苛刻甚得大體其有爲人論訴者則依法問擬不容少貸公任御史八年適南京都察院奏南京光祿寺錢糧出入弊多乞選廉能幹濟官員吏部以公及御史郭智推上公陞少卿馳驛赴任時法度廢弛錢糧不清公卽奏聞勅內外守備官阮應等到寺盤點以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九 夏山館

虧折數目具奏寺丞董政等百餘人俱發戍甘肅衛公整理紀綱禁革宿弊大小不遺又曰欲要正人必須潔己自是分毫不染日用飲食俱出于家從西華門報進正統三年以母喪去官吏厨役八百人告乞保留守備襄城伯李隆奏聞奪情回寺十年給由赴京遷本寺卿尋遷四川右布政使貴州苗變總兵官龔聚調川兵二萬人協勦遣御史成始終起調公以四川偏近諸夷執奏未允適叙州弄子山都蠻亂公卽以其兵撫平之十三年夏重慶大旱公甚憂之詢知軍民有未葬者八百二十喪不能嫁娶者百餘人

乃解衣帶服飾售錢分給得銀四十七兩於是義士感奮爭出金穀助之不數月男女劉時新李氏等咸遂婚期而謝紳等八百喪皆舉越三日雨又七日大雨是歲有秋公無嗜好朝夕自奉惟蔬飯各一嘗以墨菜圖揭座隅期之終身又以寄蕭山魏文靖公文靖復以詩有云卓哉同心友爲圖遠相遺揭之以司戒敢告鬼神知祭酒陳公敬宗亦云張公素心清如水澹泊滋味長愛此公自筮仕以至布政二十年大臣薦之者十有三疏遣使齋勅召公還京景泰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數年致仕

歲後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曼山館

南京禮部尚書蕭暉傳

南京禮部尚書蕭暉江西南和縣人以進士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秩滿陞刑部郎中薦爲雲南按察副使未幾陞雲南右布政使丁憂服闋轉湖廣左布政使天順庚辰入覲以其治行卓異賜宴禮部有襲衣寶鉞之頒辭歸數日召還拜禮部尚書爲人重厚廉靜在方面有時譽及復入朝疎於事體又不長於奏對久之上不悅遂調南京禮部天順五年五月卒遺言論祭命有司營葬

歲後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曼山館

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倪公謙傳

陳鎬

倪謙字克讓別號靜存其先浙之錢塘人國朝洪武初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之上元生有異質雙目炯然如電豐有四乳性極穎敏書一經目即記不忘補應天府庠生文名大著時初設提學憲臣監察御史彭公勛名知人巡歷所至輒舉以勵諸生故就試京師者爭求識其面領正統戊午鄉薦賜已未進士及第

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編修入閣中秘書日造詣已

已奉使朝鮮遠人一睹風采悚然嘆服時有所作即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曼山館

席揮酒略不經意莫不縮頭吐舌驚以為神至今國中梓行其文景泰間直文華殿每承顧問有裨時

政應制賦詩中官立候以進天順初累遷至學士簡

侍 憲廟于春官日進講讀多所啓沃已卯主考順

天鄉試斥黜權憲之子遂誣構以罪論戍開平在謫

四年悠然以詩酒自娛邊人愛慕如奉所親士子及

門授經者多所造就至今科第不乏實有功焉 憲

廟踐祚詔復舊職尋與其子編修岳同日奉命入史

局纂修 英廟實錄以為榮進禮部右侍郎轉南

京禮部進本部尚書以疾乞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

文僖勅葬城南新亭鄉之原平生德量寬洪與物無

競其與人交誠信無偽恒喜獎拔後進不遺故舊博

覽載藉閩中肆外人莫能及而勤敏嗜學至老不倦

才識超邁用無不宜惜乎中歷險巇晚登樞要徒以

文章名海內而經濟之效或若少歎然子孫衣冠之

盛遂為南都第一世方以為盛德之報云所著有上

宰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二

十卷遼海編四卷藏于家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文華殿之側

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曼山館

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因取其牙泔視之

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

品皆曰正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

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既臨幸

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

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

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歷代小史

父子並以文諡並以文集行於世

南京禮部尚書李本傳

李本字立之四川富順縣人正統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歷官檢討編修侍讀預修一統志英廟實錄久之陞南京太常寺少卿禮部侍郎遂陞尚書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辛丑卒賜祭葬如例本性質直不為詭異之行然慷慨尚義聞有義舉則欣然倡率為之其文章平實類其為人平生不拘小節晚年在禮部頗自縱言官劾其與世浮沉然非定論

廉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一

長山館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

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字太樸湖廣華容縣人天順元年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預修大明一統誌成化二年秋滿陞左春坊左諭德三年英宗實錄成進左庶子十三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十四年遷吏部右侍郎二十年改南京吏部二十三年滿九載遷左侍郎加正二品俸弘治元年陞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又三年以疾得請致仕至五年四月卒年七十賜祭葬如例謚文僖淳性耿介寡與人合患流俗奢侈凡婚喪燕飲皆有則其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淳不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為令植桑拔茶今之為令緹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淳剛簡嚴重有大臣體臨事議論激而不隨然避遠形跡過於畏慎詩文闕博為時所稱子民牧民表皆舉進士黎文禧公淳公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倡之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為則重倫尚節痛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子及女皆幼育為已子嘗歸省至臨清過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舁其柩以歸太常卿余誥字卒家貧不能舉

廉徵錄

卷之五十一

十一

長山館

葬公偕同鄉士紳合購槨其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候其子長還之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帑築堤四十丈民到今利焉訓諸生日憂憂不倦登甲科任中外者相接踵下逮胥吏有嚮學者輒優給之後亦多名云惟公風致若敦朴醇厚長者乃上順天場試事時有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得謄錄截卷奸狀按其事而取是卷為解首則名士馬中錫也其精明又若此

維風編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一

吳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

公軒墓誌銘

倪岳

弘治丁巳秋南京禮部尚書童公秩滿三載以疾弗任朝謁具疏懇乞休致上不許至冬復以為請詞益加切乃許之特賜誥追贈其先明年二月十有九日以疾卒于所居之第訃聞上悼惜贈太子少保賜祭于家者再命工部啓其配陳夫人之窶合葬焉公既卒越四月季夏之望遺腹生子以公治命名曰紫芝葬且有期稽勲陳郎中鎬於公世通家乃告子必得子銘公墓而後葬惟八順癸未子忝科第公寔司考校顧以鄉後進在門生之列其敢以不文辭公諱軒字士昂姓童氏世為鄱陽文北鄉樟潭里人曾祖元愷妣孫氏祖金友妣章氏考碧瑄號玉壺妣章氏陶氏自祖以下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妣皆夫人童本儒族至玉壺以精天官學永樂初召充欽天監天文生尋命入文淵閣纂修天文諸書皆留于鄱後家南京秦淮之西生公幼穎敏異常兒讀書過目成誦玉壺乃召其仲子惠來繼役而一意教公俾攻進士業博學篤行文譽日著選充應天學生領正統丁卯鄉薦登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

民盜

本

事中公思舉諫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

上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

民又言南京糴貴民多死請命官賑貸俾御史體察

多見採納乙亥秩滿三載得賜勅贈封其父母妻如

制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鮑諸物以萬計公極

言止之及英廟復辟覽公所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

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戊寅冬劾戶部張尚

書鳳下獄有詔宥之明年丁嫡母章夫人憂卒已服

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精於校閱時

稱得人甲申憲廟踐阼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在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八 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

先本而後末隆 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

備之謂本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

祖宗謨範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旨著為大明一經

推而行之則 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

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

於便殿各舉一人以對俾科道糾其非則賢才用臺

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

凡奏報災傷即加優恤則小民愛多方求將歷試所

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答曰朕

覽童某所言有理修德用人納諫朕當自勉餘令諸

司舉行公又言漕河為官舟所阻請命大臣一人總

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廷議招

撫之策謂公才識足任其事乃命公偕刑部朱司務

貴奉勅以往公星馳至蜀遍歷賊巢宣布 朝廷恩

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後先迎迓兇焰可畏聞

公言皆羅拜乞生公召與同飲食示以至誠賊出降

者益眾皆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得便宜行事

時賊首趙鐸等尤驍悍不聽撫諭遂復叛去公偕鎮

巡三司議分兵剿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奏功還朝

蜀人為班師圖以紀之公復言安盜賊有五去貪官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十七 均科差蠲逋負革總部省邊運而盜自息明年夏四

川巡撫奏賊猖獗遂歸咎于公致公重辟公曰某出

萬死平賊況有鎮巡三司奏功疏在盍取驗之一言

不合甘心東市之誅時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

師不數日捷奏至矣果然猶坐公免官賴 上聖明

調浙之壽昌知縣已丑述職來朝上疏自理廷議咸

以為寬於是大宗伯姚公舉公學行宜董學政乃擢

公雲南按察僉事提調雲貴學校公務敦敦本精於

考校隨才造就士風一變鎮守貴臣咸敬憚焉公復

上言考察庶官宜廣 公論作養賢材宜優待學校

於是巡按者交章薦公請加旌擢甲午秋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陰陽諸生旁搜博訪以爲用公僚屬之薦省歷紙之費夙弊一清累以疾辭不許丁酉冬三載秩滿賜誥封其考妣及妻如制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傳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畧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之別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其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冬復以僉舉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提督松潘軍務兼理巡撫時蜀歲荒公至開倉賑貸設粥以食饑餒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逾月不雨公至而雨亦沾足公乃爲禁令三十餘事皆安邊保民之政次第舉行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於蠻夷出沒歲減軍糧以備犒賞軍多逃亡公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兵食以足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處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察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曼山館

足以決是非宜如古者公卿大夫各得
以爲請詔禮部賜祭于家工部爲塋北域蓋特恩也
及公卒工部復請如公今官之制遣官爲之增修云
公生以洪熙乙巳享年七十有四配夫人陳氏無子
側室李氏生女一曰靜娥適錦衣舍人黃璋蔡氏生
子一卽紫芝葬以卒之明年月日墓在都城南鳳臺
岡之原嗚呼天之賦公質清氣粹平居癯然若不勝
衣而強學好問至老不倦蓋公少有奇志讀書爲文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二 曼山館

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樞菴謝公綬墓誌銘
林 瀚
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謝公以弘治十五年壬戌
夏五月八日巳卯卒于官予馳奏以聞朝廷特命進
士某往營葬事部屬郎中李晉翼喪舟以歸江西布
政司官諭祭于家卹典可謂隆矣其孤琪環衰經奉
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安成彭公彥恭所述
行狀來請銘拜且泣曰先子於先生爲久交惟茲墓
石敢託銘之用垂不朽予自公沒後感故舊周謝恒
悲不勝握筆輒廢者屢矣公諱綬字維章姓謝氏別
蘇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二十二 曼山館

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足以名家書學之精晚亦
遒勁爲時所重性篤孝友既入仕二親已沒事嫡母
夫人克盡子職分祿以養兄嫂撫其姪孺以及諸孫
應禎輩皆有恩故舊貧乏均爲資給未嘗有闕然於
物一介不苟取至其自奉蔬食飲水泊如也廉勤慎
密無媿古人而今不可作矣惜哉所著有清風亭藁
枕肱集海岳涓埃論蜀藁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
藏于家

廣西通荔浦徭獫狫起公奉巡撫朱都憲檄率師討之合圍賊巢于桂山岩同事者欲樂屠之收功公力排羣議招來其脇從者歸農全活七八伯人由是叛者相率納款遂請置永安州治之事聞于朝有白金綵幣銀牌羊酒之賜尋陞陝西右叅政屬歲大侵餓李盈野公廣設方略循行賑濟民用漸甦復於鳳翔通引河流分溉諸縣西民德公樹碑紀績升吾閩按察使風裁凜然振于一方尋進廣西右布政使弘治庚戌轉雲南左布政使在二藩皆以仁厚爲齊民所懷是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巡撫湖廣兼贊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三十四 受此節

軍務時荆王見瀾不檢事露詔公覈實竟以嚴正置之於法新建諸王宮殿工費不貲有司皆以空乏爲慮公裁處有制事集而民不擾焉苗寇我土官而奪其印公躬督將士擒首惡追還之封境以寧貴州軍儲告乏守臣議欲陸運戶部咨公閱商鹽助給公度陸運病民召鹽商期緩乃發工價卽近地糴糧資之遂足湖藩水利及永道郴桂諸州兵備舊無風憲專官公疏增置各一員又嘗請立張橫渠祠于郟修復胡安國祠于衡山其安民生而崇儒術也類如此癸丑擢工部右侍郎乙卯改刑部丙辰遷左侍郎丁巳

拜南京禮部尚書首倡九卿陳政要數事多採納既而上章請老勉留之詎意一疾竟至不起士林咸謂哲人亡矣可勝悼哉公生宣德甲寅享年六十有九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三十五

禮部尚書王宗彝傳

禮部尚書王宗彝字表倫直隸東鹿縣人初名倫文之子也嘗鄉試不第景皇帝以文故欽賜舉人天順初文被法宗彝亦謫戍事白復領鄉薦以成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尋用薦遷郎中督理遼東軍餉後討建州夷以督餉有勞擢太僕少卿久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建州以方受討疑懼不貢又遮掠朝鮮貢使宗彝謂用兵費且不貲請賞之許令修貢癸卯坐累左遷四川叅議會番夷毀松茂餉路宗彝出彼不意窘以兵俾修復之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入為兵部右侍郎闕潮河川等路兵馬城池尋轉左庚申虜犯大同經略居庸等關晉右都御史虜犯遼東以宗彝提督軍務亡何擢南京禮部尚書止德丁卯逆瑾用事乃罷歸瑾敗言者屢薦不起正德十二年卒如例祭葬諡安簡宗彝儀幹修癯端謹重厚所至靡不盡力然不事表暴故無赫赫之名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吳山館

南京禮部尚書江瀾

南京禮部尚書江瀾字文瀾浙江仁和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修憲廟實錄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乙卯考應天府鄉試尋充東宮講官與修大明會典考滿進侍讀學士仍與修通鑑纂要再考順天府鄉試上卽位以從龍恩進詹事府少詹事學士如故與修孝廟實錄充講官掌翰林院事尋命為實錄副總裁陞吏部右侍郎歷左侍郎尋進南京禮部尚書正德四年二月卒計聞賜祭葬如例瀾性孝友謹厚嘗構屋一區俱以遺兄弟舟次聞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二十七

有覆舟者亟命刺舟救之果出男婦各一人欠岳翰林位雖尚書尚未柄用而卒故材美無所表見云子曉及暉俱進士上第

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慈谿朱公恩墓誌

費 案

公諱思字汝承號 溪翁其先汴之通許人宋南渡

時流寓華亭之七寶鎮四世至士清公贅壻烏路里

趙以爲烏路人士清生孟庸封監察御史孟庸生

瑄流徙菴仕至按察副使娶王氏封恭人有丈夫子

六公其長也公生而穎異兒時酬對賓客即有成人

志弱冠又舉蔚然傳誦公卿間以成化甲午發解南

省登甲辰進士第初授行人奉使得職例當擢臺諫

時有追忌鈍菴骨鯁之氣者乃不復置公此官遷刑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二十八 吳山館

部員外郎進郎中剛方與 法無所撓於權貴徐駙馬

都尉張白平侯家憑寵逾法度莫敢誰何公獨洗磨

玉章持之如一匹夫上因切責二人以伸公法而公

之望著矣平生好文比居官遜志吏事不通問謁出

入扁節門戶有闕門朱郎中之稱至聞於孝皇亦亟

稱問之馬端肅公時在吏部稔知公擢爲其鄉河南

按察副使進按察使范文正公子孫在洛中者衰落

振公爲殿遺產數千畝立塋戶供洒掃簡其孫賢

者上祀事加廩祿焉范氏刻石家廟以頌其事中官

寒堂鎮河南以刺舉刼制長吏而斂其賄遂至貪墨

成風爭營賂以緩禍取容公至盡結墨吏民賴以安

廖弟錦衣使者朋昵扇奸梗壞明法人莫能撓惟公

排之甚力廖深銜將中傷之以其持身之謹無隙可

乘竟少輯以從公法時襄毅許公方臥病于家欣慕

風裁激賞無虛口後襄毅繼馬公爲冢宰念公不衰

因轉本道布政使部內有鑽利廖以奇羨可自豐籍

口足國嚼當路請開之公抗章擯其議有云金銀鉛

錫之利人所共趨公私相角其勢必爭往年山東之

禍實起於此河南切近燕趙聯屬京師其民刁悍少

慮好任俠爲奸目無公法一基此禍其害不小殆非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二十九 吳山館

數十年財力所能靖安也執輿罷之便其議遂寢河

洛間得免禍覺公之力也尋以資績見推擢南京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視江道祖行之日大梁人舉板

懸塞衝後有負冤者猶思公之不可復云大江東連

漲海不設關隘海寇出沒人甚苦之公首建更遷之

令沿江要害置立水寨遠者相去不過五十里墩堞

相望分地而守互相應援又重立賞格人爭相奮趨

擒獲之利自是寇患漸息至今著爲成令人猶賴之

繼遷南少宰進大宗伯公治洛之政防江之略經綸

已著風采在人才可大受而處南都無事之地人方

望以公輔未幾乃以中官劉瑾註誤去劉在徵時坐
法當死公辨其誣出之劉至正德中遭握寵靈追念
舊德欲推公要路公不欲近之然其勢方烈亦不敢
絕之也臺官未明公志劾之以去公弗自辨識者無
不稱惜公為政一以安民為主鋤抑強梗臨事不懼
然德器故長者樂易可親人亦不甚怨之至其天資
迅邁見事迎解法家疑擬多待以決宅心仁恕冤獄
多所平反謝政家居三十年未嘗言及寵辱惟搜剔
水石樹藝果蔬俯仰游衍清淨以樂天年或勸殖貲
產以道家之忘謝之性友愛篤至四弟早世撫其孤
幼教錄 卷之五十一 吳山館

無異已出諸少賴以成立無凋落者雖貴列三事未
嘗以勢傲鄉人訓子弟執禮於鄉長老維謹卒于嘉
靖丙申距生景泰壬申享年八十有五

南京禮部尚書吳儼傳

南京禮部尚書吳儼字克溫常州宜興人成化丁未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己酉授編脩丙辰同考禮部
試又充經筵講官 上初出閣兼司經局校書庚申
陞左春坊左中允辛酉轉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正
德丙寅召還纂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日講官兼脩
玉牒丁卯主考順天府鄉試時逆瑾恃寵招權傾陷
正直第貳場以為臣不易命題瑾心已惡之又聞儼
家巨富陰遣人啗以美官儼峻拒之瑾益慙怒媒孽
無所得會朝覲考覈外官以不根之語罷之瑾誅起
獻徵錄 卷之五十六 吳山館

用仍舊職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壬申召還禮部
乙亥轉左侍郎持節冊封益府丙子陞南京禮部尚
書丁丑 武宗北幸宣大偕府部大臣上疏切諫以
正德十四年五月卒于位計聞葬祭如例賜諡文肅
儼性方嚴操履清慎居鄉有士行閭門亦整肅當官
臨事期於自立秉經議禮多合古意為文章莊重簡
古詩詞清麗可誦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恪楊公廉行

狀

孫存

公諱廉字方震姓楊氏號月湖一號畏軒世家豫章之豐城曾祖諱德義祖諱行素累贈南京禮部尚書父諱崇號復菴仕終永州知府累贈南京禮部尚書母劉氏累贈夫人公幼穎悟絕倫書過目即了大義復菴公嘗學於康齋先生之高弟彭九韶其在桂林攜公就學不令作無益詩文與見異端書每令熟讀小學大學論孟中庸故公之學得於性理者自家庭始長游邑庠人咸器之成化丁酉舉鄉試第一戊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

晏山

拘年月三治蘇浙水患停織造四取恬退林下之人
官經薦舉者五刪法司條六灾異策免大臣未總
論吏部尚書王恕被誣 朝廷宜斥遠讒邪優禮大
臣且言公卿中不可無恕冬丁劉夫人憂丙辰復除
刑科冬上章請祠祀文清公薛瑄及取讀書錄貯國
筵日講為格心之學宜以一暴十寒為戒戊午春改
南京兵科便迎養復菴公不欲往乃移祿歸養冬兩
上章論黜陟謂布政使周瑛按察使周孟中僉事王
鴻儒知府張吉知州王雲鳳俱政績有聲宜照天順
例賜楮幣宴禮部破格陞擢以收才望已未春應詔
陳四事其二事申明日講行義刪正條例前議其三
均節力役謂濟寧沛縣之間宜增立夫版四申明祀
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人之上
夏上章論獄事乞叙復楊茂元盛應期秋西北有警
陳言邊務三事冬關里灾上章謂宜起廟宇一新更
立木主以華夷教及大成二字警喻之語於謚法不
合庚申夏上章乞蚤用周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
曹璘秋大同有警陳言六事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五

晏山

書張天祺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辛酉
秋入賀千秋節陳言輔導良謂皇太子講讀須
先大學次論孟而後及中庸尚書屬對作文非帝王
之學其於格致誠正之功有妨乞於翰林官僚選其
年齒最少性行端謹者二三人日與皇太子遊處
爲傳德保身之助甲子秋主浙江鄉試得人最多丙
寅再乞休未允丁卯春陞南京太僕少卿已巳春復
菴君卒赴京領勘合致仕吏部以學行奏留辛未
秋釋服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冬陞順天府尹嘗書
公移簿曰爾當時每病州縣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四 曼山翁

補之錢清寧言災遂變初議盡取前銀以給營造惟
順天得免本府收開例等銀一十二萬兩舊復科過
轉解公立法銀非五十兩之外不得作二錠類解之
時但積算見數而已甲戌春應詔極言主上當一於
主敬以脩人事以弭天變奏入留中各屬歲辦無定
額公作底簿弊無所容昌平縣歲辦不前奏欲陞州
轄密雲順義懷柔三縣三縣復奏不堪事下公議乃
均車輛十分之四於三縣使不致偏重釐各官馬夫
之銀於均徭使不得多取定陵戶貧富撥補之法使
不得影射俱著於令乙亥春畫太極圖於府庠北壁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三五 曼山翁

日著太極圖記以迪諸生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秋地
震上章言上下交修之道又論太廟祭祀已卯春上
章論巡幸署南京工部事繁雜著令官舉要一卷冬
聖駕幸南京有旨百官並戎服公奏諸臣僚冠服宜
如朝儀更請謁太廟俱從之自亥至巳凡五乞休俱
奉溫旨勉勵 今上登極用廷臣薦陞南京禮部尚
書進太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答之是歲再乞休雖
侵冒未允春注方隆而公引年益力 上曰卿才行
老成譽望素著新政之初方膺委任累疏乞休情辭
懇切特允所請寫勅給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三石歲

撥人夫四名應用茲歸其願神保和以茂膺壽考著
書樂道以潤色太平公感激泣下歸乃扁其廳曰願
保堂仕門謝事惟讀書教子而已居官及戀車終日
手不釋卷嘗問晦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
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見素林公薦公堪以輔導東
官舉人劉君教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重
如九鼎大呂以有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
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公溪嚴公謂公
真積實踐而不事文具潛心當世之務而不為空言
高吾陳公謂公天分極高雖於書無所不讀然居敬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木 吳山樵
窮理精思力踐則惟程朱之學為準故發於詩文閎
肆辯博充然有餘莊嚴簡勁確乎不惑河東之後惟
先生焉問齋汪公謂公為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
弗懈為文章必根於六經而多所自得於天下事靡
不究心生民利害之源吏治得失之故制禮作樂之
要律曆算數之贖具有本末東山劉公謂公詩文非
但筆力追古作而議論皆有本源有關名教自當名
家皆確論也公天性孝友事親以養志為孝待弟姪
如手足於伯兄寬齋友愛尤篤家居終日萃聚坐話
多至夜分祁寒盛暑不愾也雅尚恬靜不逐時好位

升八座淡朴如韋布時素不嗜酒對客亦微醺而罷
自處雖剛肅望之凜然及至接人則從容和氣無少
長皆使可親就人在患難中者尤加閔恤癸丑大札
有舉子旅白下者數病公朝夕往視及不藥具衣棺
殯斂如禮其子姓世講不忘與人講學旁引曲證務
令得聖賢指歸初為詩文出入古名家久之自成機
軸鄉舉後四書五經之外雖諸子百家無不折衷其
說而一意程朱之書晝誦夜思至忘寢食少未安反
復根求必至於於是而後已大要以敬為主直欲體之
身心而見之行事焉迨尹京兆災傷洊至民不聊生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木 吳山樵
人咸為公難之公左提右挈繼舉其所罷行不
獨可以濟畿內一時之急實可以布之久遠焉者癸
酉冬存北上陽明王先生附書抵公稱為君子有用
之學者以此平生著述有月湖稿七卷奏議劄記家
規新增伊洛淵源錄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
要分類程氏遺書外書二程年表西銘劄通皇極經
世啓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深衣纂要大學衍義節
略一卷類有發明於志道者皇明名臣言行錄皇明
理學名臣言行錄各一部皆有補於據德者禮樂書
選註風雅源流唐詩詠史絕句白沙定山詩星略算

學發明微算舉例醫學舉要明醫錄各一卷皆有裨於游藝者嘉靖甲申九月存自贛奔先人雙泉君喪訃公表墓時已病猶力爲之其表曰有木有未政教兼舉又曰惟知正己不爲詭隨其所許者皆所自得者也亦徵其雖病而神定矣明年乙酉春正月存復有所請公答之刺未自謂病作甚不能作書至亮之二字則若筆敗然此殆絕筆也存得之悲公且不作矣三月公疾劇寬齋亦病猶問慰不輟迨寬齋卒公不食不言者已五日公冢子政等不令知之忽有聞遂淚下痛呼諸子亟往治其喪禮謂吾尚無恙也越

康復錄 卷之三十六 主九 吳山館

十有三日政等泣請後事乃徐言曰汝輩讀書修行毋玷前人沒後恤典自有聖制公論在行狀託孫性甫銘表請於羅整菴費鸞湖也言訖而逝距生景泰八年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是日黃霧四塞人異之高吾公方巡撫江西與御史秦公鉞具以計聞上悼痛遣工部司務范廷儀管葬命江西布政司右叅政馮公訓諭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 黃佐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少遊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略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魁浙士丙戌再至禮部稟然舉首入翰林爲庶吉士丁亥冬除編脩戊子春正月 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懋謀諸同官黃仲昭莊泉曰國家無事海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仁聖孝奉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不樂者吾輩盍進諫焉越明日与二人同上章大要以培養 聖德爲本 上怒左遷懋知臨武縣時修撰羅倫亦以起復元臣言事坐貶時人稱爲翰林四諫會廷臣論救 上頓悟命與仲昭俱改南京大理寺評事既至留心職業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遂至精練平反庶獄老吏不如法所當執雖貴卿莫奪也南倭入視北爲續例益以堂隸願直之羸懋獨無所益二年考績省親予告尋擢福建按察僉事閩有番船銀礦屢爲患懋建議許民與番互市商夷兩便弛銀礦禁聽民採取自是不復盜患遂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主九 吳山館

息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泰寧寇作梗陽爲清戎
往掩捕之寇悉就擒沙尤饑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
散會與巡察不相得加之行部積勞觸瘴成疾因有
去志考績至京遂疏求謝事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不
下三詰而終不變乃可之時年四十一至家卽杜門
足不入城府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甘貧守道若
將終身詣門請誨者無間遠近常往來楓木庵中學
者稱曰楓山先生嘉邇將二十年廷臣論薦無虛日
孝宗勵精圖任儒宿北以謝鐸爲祭酒南以屬懋懋
方遭父喪力辭詔添設司業虛位以待及終制就官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一 吳山館

德詔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 今上登極詔陞南
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且暮忽構疾親爛
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語不亂徻守林有年至疾已
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
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囚及春秋列國名卿推許士
會父子庶幾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嚮晦遂卒年八
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
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懋胃度夷坦與人言輒露肝
膽或詐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
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
否確乎不拔性寡嗜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
安薄田僅自給不求增益辭受取予出處去就一於
道義一毫不慊萬鍾弗顧故自入翰林以至入座立
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
當於古人中求之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
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愀然不樂夜必露天焚香默
以親賢遠姦康國庇民爲禱民生利害輒爲上官言
之其學以關閩濂洛爲宗本之自得非有傳授亦世
所聞見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要在
精究而力行之不襲口耳不涉支離故能真見獨到

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精實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謂人心有大大以窮理小以慎獨謂政體始於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格言至論不一而足皆其所獨得者一時同志若羅倫謝鐸莊景陳獻章皆極推許諸人皆蚤世惟懋年踰大耄巍然獨存殆天佑之以壽斯道也然倫嘗立鄉約過嚴則移書責之其盡交誼如此文章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諷曰小技爾予弗暇或勸以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又何加焉第刪其繁無可也嘗欲摘選程朱後諸儒經書粹語為集說及刊宋史之繆患力不足而止平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三 曼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莊邵公寶神道碑銘 楊一清

錫山有鉅公家食為名士仕為名臣要其終為名儒曰邵公諱寶字國賢者予友西涯李文正公之門人也予以西涯故獲好于公久乃益習晚年予謝政公歸侍養鎮常郡相比歲時通問訊不絕然制于踪跡不及見去年嘉靖丁亥予在朝忽得守臣報則公亡矣公世居無錫近慧山傳稱天下第二泉也因號泉齋又曰二泉學者稱為二泉先生文正公成化庚子主考南畿得公歸以詫于予曰吾得天下士舉甲辰進士出知河南許州能以禮讓為國所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為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序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祠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郟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今稱便徵戶部員外郎尚書委閱章奏進郎中太原周文端公華容劉忠宣公甚器重之 孝廟臨御諸公奏抑恩倖杜請求釐正度支多公言是用章奏多出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三 曼山館

公筆以薦為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為教先行檢
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脩濂溪書院白于巡
撫林公待用檄取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
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慮獄囚成
豪惡殺人之獄出可矜疑者若干人正德丁卯遷浙
江右布政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已已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衛之
數令人以危言撼之公不為動乃勒令致仕庚午瑾
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
僉都御史督處糧運及會勘通州城壕歸奏俱稱旨
蘇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
先是公以母太夫人老自為藩憲時屢奏乞終養格
于例為侍郎再乞歸養俱不許壬申許歸省賜寶鏤
四千緡以行抵家入疏終養始報可得疾尋愈年近
六十朝夕侍親側承歡婉愉太夫人安其養年八十
餘壽終公養親之暇深居簡出日親書史以著作為
事求請者踵接于門碑版流播遍四方 今上嗣極
大臣言官交薦公乃有南京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
辭 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且令有司以禮存問待
親終用之比終太夫人之喪 天子且召用公爾公
病不可起矣大父諱鎬父諱溥俱累贈嘉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楊氏累贈淑人母柯氏累封
太夫人進太夫人配顧氏累封淑人生子男二曰德
孫佛孫俱早卒今以族弟之子煦為嗣公居鄉厚隣
睦族好為義舉里人薰而善良顧自公視之皆常行
不及書文辭典重刊落華藻一歸于純厚詩歌出入
李杜間樂府有漢魏遺意所著學史簡端二錄為都
憲吳公獻臣錄進他如定性書說漕政舉要錄容春
堂勿藥諸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其厄于火者莫得而
詳也公生天順庚辰卒于嘉靖丁亥壽六十有八訃
聞贈太子少保賜諡文莊論祭管葬公平生操履端
蘇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
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不苟受篋中無長
物唯圖書金石遺文而已公于家稱孝子于國稱名
臣于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公性度端
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
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夫不為
假道學子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則敬之
弗衰一時碩儒並以天下士稱之而憲臣有言于朝
曰行追古人學方國士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立齋沈公

冬魁墓誌銘

李時

南京禮部尚書沈公歿予謬司秩宗嘆曰傷哉典刑
凋落鄉邦之戚也乃為具疏陳故尚書全節而終者
與祭葬如制 上優許之已而其子汝蘭持狀調子
泣而言曰微先生孰圖吾先君不朽者敢以誌銘請
予與公既同鄉同朝又雅辱公愛誼不可辭乃志而
銘之志曰公諱冬魁字伯貞號立齋又號漳涯其先
吳興人也始肇迹河間則曰景先曰泉者公祖父父
也皆貴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大母趙母陸皆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四十七 吳山館

夫人蚤舉順天繼第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稽勳員外
郎郎中擢順天府丞起艱太常少卿轉光祿太常卿
左副都御史巡視河南入為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
山廠尋改戶部避例復為工部遷南京禮部尚書居
五年致政 今上嘉重之錫月廩歲役表名德優易
退也於戲今沒矣年視耆斬三耳不忝考終矣公生
穎特甫澤髮人見者業以非常目之而六歲即能讀
父書屬對應聲時時作警語眾咸異其給而能奇也
隨父省墓歸安年始十一凡道所經歷山水形勝州
邑名里略能憶誦之父喜曰兒能若是辨乎乃使就

學鄉先生鄉先生大加珍器其在弟子羣課業程益

弟子羣皆畏讓之未及舉而父卒悲流曰兒而不
能及父存就一舉邪益感憤進業其樹志如此中書
操觚執槩閣相故刀筆畜之公獨以才望稱人不謂
以字進也公為中書母陸在都下所以致悅陸大人
者左右甚備纂修會典及孝廟實錄成俱預有勞其
為光祿貶裁浮靡供億有藝疏節省事宜中弊反經
二曰光祿卿議是其聽裁損焉其巡撫河南至則
先條列所欲興革摘示之河南榜示無不帖伏以為
真都御史云指揮石姓者素豪挾貨倚權璫為暴公
發其奸并劾權璫中右權璫加旨詰責甚峻公曰都
御史固知有法終不阿中旨脫有罪督捕嵩盧盜盡
平之捕鄆城盜又平之詔曰文事有武備者乃見有
沈冬魁其賜金帛若干濠庶人煽逆西江變告公防
禦繕績尤悉中州無恐雖不遇變而策略預遠矣易
州故利府多豪猾中官乾沒漏削侍郎至不得有所
詰問或操繩約急輒訕構橫發公曰豈有為天子操
法明利復能顧刺譏者也竟濬理之舊常虧公幣賄
內貴債以為然公罷之自是出入羸縮廢私故稱視
山廠廉正者有沈侍郎滿九載考加俸二級勅吏部

記其助於是 天子知公方需用之不欲煩以錢穀
乃拜南都之命公已絕意仕宦嘆曰吾年望懸與乃
復顧戀不能引決七尺軀哉乙酉疏乞休丙戌又疏
丁亥又再疏故遂不大用家居益產圻示坦時出俸
金供具延戚舊坐花行潛賦詩鼓琴瑟甚歡鄉人忘
其為禮部尚書云性孝友執喪中禮家故有產業城
東南門內盡舉以與弟無分也恂恂夷雅見者咸慕
悅之至秉權淹事卓裁莫可誘奪蓋其天性然沒前
數日自制年譜屬子後事吁可謂定矣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吳

吳山

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顧公清墓誌銘

孫承恩

公諱清字士廉別號東江學者稱爲東江先生世居
於華亭城南古西湖之浹曾祖文理祖顯父瓊皆隱
德不仕後以公貴祖父俱贈禮部右侍郎祖妣沈妣
陸俱贈淑人公生而穎異九歲受小學過目成誦年
十五謁張莊簡公公以元老負重望卽衣冠出見退
語人曰大器也弱冠遊縣庠與錢太史鶴灘先生福
沈惟馨先生悅交最厚奮志於學鑽研討論廣閱羣
籍而業日進三人者藝皆頡頏而公獨以沉實勝羣
者占其遠到尤爲督學司馬公聖所器重每期以公
輔家本儒素值歲侵有常情所不堪者而公安貧固
守有富家欲結納公公書座右曰毋徇物而爲所溺
毋狎物而爲所乘自少立志已如此四試不利不少
劉弘治壬子吳郡王文恪公主南畿試事閱公文曰
昔歐陽子謂當讓蘇子瞻一頭地斯人也我固當讓
矣遂薦爲第一輿論允愜明年癸丑長沙李文正公
主會試公名第二廷試吳文肅公爲掌卷官或欲導
公往見公辭曰昔人所謂呈身者吾媿之竟不往洎
吳得公卷極力贊美以九重字失提寘三甲第一人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吳

吳山

改於林燕吉士讀書中秘每試必在甲乙公與同年
毛文簡公澄羅文莊公欽順汪宗伯俊四人每以名
節自砥礪授編修與修大明會典丙辰己未連同考
會試稱得人戊午秋滿進文林郎封父為編修母陸
張俱為孺人癸亥正月丁內艱三月以會典成進侍
讀正德初還朝與修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
焦公芳與彭文思公隙欲誣其附以得進貽公以風
聞書公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敗
中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時逆瑾方
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公潛披精核盡載其實有
獻錄錄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吳山館
詭而欲節畧者公不為動丁卯主南畿鄉試尋充經
筵講官前後進講義必稽古兼規諷時政辭旨與直
多所裨益逆瑾竊柄朝士多屈意與交公抗不為禮
鄉人張文冕用事附和者皆至美官公絕不與通有
言公肯狂一刺即高位可致公叱曰吾足可輕動乎
且吾但知做吾官而已違知其他戊辰十月下外艱
己巳五月實錄成例當進秩瑾銜諸翰林素不加禮
因矯詔追論會典事以不諳政事為名降編修尋調
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會憂不起庚午八月瑾誅還
侍讀辛未五月陞侍讀學士兼修玉牒甲戌主武舉

考試乙亥掌院詔同內閣輔臣照例考察上疏辭免
不允九月有文綺之賜丙子四月秩滿進奉直大夫
加贈父為侍讀學士母陸為宜人尋陞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學士充經筵日講官丁丑主考會試防
範嚴肅校文崇雅黜浮得士為盛奉命教庶吉士陶
鎔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江右舒芬南廣倫以訓建
康陳沂貴溪汪佃西安許宗魯關中馬文簡汝驥至
今稱為一代名流又嘗教內書堂不結生徒不使與
子弟相接嘗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恐其汗況近之
也餘姚謝文正公每稱其臨事有守以此時儲位尚
獻錄錄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吳山館
虛公疏請預定不報武宗數巡幸公屢疏請回鑿言
甚切是歲六月陞禮部右侍郎與宗伯毛文簡公協
心秉政會郊祀且迫而駕猶未還公草疏數百言上
之上亦為感動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贈及再世如其
官蔭一孫入監讀書時宸濠既獲武宗駐蹕通州江
彬在側人情洶洶內閣會議疏請班師辛巳武宗崩
今上入繼大統復命議迎駕冊立勸進頒詔易服
臨喪請吉凶大禮公援古證今折衷羣言時以公所
議為得體從公居多公時譽望日起僉謂巨父爰立
而有忌公欲傾之者熒臺諫撫他人事諶公不根特

甚衆論囂然內閣亦持之不下而公從容鎮靜因諸
例自引退無少濡滯一時皆爲公不平王文恪公方
家居因作風聞論以雪之論一出而輿論益定於是
南北臺諫程英朱光等四十餘人并撫按各上章論
薦上乃起公南京禮部右侍郎公既歸自喜甚適
絕意仕進不謂復有簡命不得已之任兩疏乞歸不
允時望方屬公漸次柄用而公歸志已決疏益懇是
秋得俞旨有歷事先朝講讀年久多効勤勞既病篤
懇辭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先是公以進徽號賀表
上京師至東昌聞命有勸公謀以代進者公曰清被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一 吳山館

皇上渥恩得遂私請今一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
時已力疾猶云縱不能覲天顏得一拜闕門爲幸乃
抵德州輿疾而進卒於河間府瀛海驛戊子閏十月
二十九日也公疾革時知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曰無
以問也吾表安在謹護之牛深嘆其忠勤始終敬畏
不亂公之出處之槩如此自少至老與人一以誠論
事侃侃不少貶非其人不與言可與言惟恐不盡已
意至立朝當事王章國體鑿鑿具有根據若所著廟
制服制私議諸皆可類推平生事實歷其言雖數
十年不變一字凡事精思敏到卽始要終如指諸掌
也恬於進取以退步爲消謫忌長策不因遲速動意
最受知李文正公間嘗表於公曰清在門下惟當退
一步文正悵然曰誰肯道此初轉學士有沮之者梁
文康公曰他人且及渠已後若更遲之如公論何後
五年學士而亦漠然故文正有始知衣鉢是家風之
句蓋其高情雅致不汲汲於顯貴至於膺被誣謗危
禍且及而亦不動心其量度過人遠矣嘗謂人曰人
看聖賢太高故畏而不敢爲然本無異要在自立耳
又言人便亨達終不可失了秀才氣味習勤事事必
終勸之少逸卽怫然曰事畢乃逸舍而求閒祇益忙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二 吳山館

南京禮部尚書午塘閔公如霖行狀 袁煒

公諱如霖字師望午塘其號也公之先為汴人宋寶慶中有將仕郎某者避兵亂徙家烏程之晟舍里將仕三傳而為遜遜生性性生綬綬以孫莊懿公貴贈官保刑部尚書生壽官復公曾祖也壽官生理理生惠惠生公理理皆以公貴贈禮部侍郎妣皆贈淑人初公考於沈注公七年沒沈淑人亦相繼謝世舅氏利公貴謀害之寘毒飲中公覺幸不死乃盡棄獨跳身歸閔依從父檢校君芹檢校使受詩塾師所撫經訓微指迎意輒解師謝不能教而去已而補郡庠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吳山館 弟于員較於有司輒占高等嘉靖戊子舉於鄉壬辰登進士第改庶吉士甲午授翰林院編修丙辰奉詔充經筵展書官校錄御文并修宋史以大慶齋御書使宗藩諸藩饋遺悉卻不受戊戌為會試同考官尋陞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癸卯主應天鄉試甲辰復主武舉試事乙巳以校錄御文并修宋史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復奉 詔纂修會典無何請告去告滿再起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陞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壬子拜禮部右侍郎轉左癸丑裕景二府婚禮成 上嘉勞賜表裏鈔錠是年 上選

天下進士若干人為庶吉士特命公以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往主教事明年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供內撰文優眷方篤俄以賤疏微註免撰文公小心益恭 上意亦釋丙辰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公上疏自陳乞罷甚力有詔許致仕歸蓋歸踰年而後卒人莫不稱完節云公寬大溫博與人交不為畛域然亦未嘗苟同於人歷官清華不一踐繁劇而遇事能斷在廷諸老往往以疑事質之二府婚禮時尚書歐陽公方贊直右侍孫公奉使在外公獨典其事斟酌損益咸當上心三典文衡較閱精審其所獎拔往往在獻徵錄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吳山館 文藝尺幅之外應天既撤棘有狂生某者詣公自言公令誦其文誦未畢公袖所落卷示之譏彈甚悉其人規服而去掌國學主於嚴身率物不為苛細六館之士至今德之及教庶吉士嘗曰朝廷任我重矣不及時與諸君子商論國家大故使知輔養所急顧令雕鏤文字相奪示為工邪故是科最號得人留者皆名士云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季泉孫公陞行狀

李本

南大宗伯季泉孫公者忠烈公之季子也其先蓋睦州人後唐明宗時三司使諱岳者史稱廉吏卒葬餘姚燭湖之北麓子孫因家焉傳七世至應時宋淳熙乙未進士通判邵武軍倡道東南學者稱燭湖先生從祀孔子廟而燭湖孫氏遂著又五世至原彝為山陰教諭原彝生銳公高祖也以長子泓貴封監察御史曾祖溥祖新皆以忠烈公推恩贈禮部尚書曾祖妣祖妣皆夫人忠烈公配楊夫人生三子伯堪都督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十六 吳山館

同知以孝旌仲堪尚寶司卿季則公也諱陞字志高生而穎異髻亂即嗜書日記數千言讀史至名賢傳輒以自期尤喜為古文詞年十六補邑庠弟子時伯仲兩兄既入高等皆十年以長而公名與頡頏正德己卯忠烈公撫江右死逆濠之變兄弟聞訃誓死赴讎廬墓茹素語在伯子旌孝集中御史韓君聞忠烈公三子賢一見禮重之尤獨奇公以為年少而才面試越王臺弔古文公頃刻立就數百言韓君語人曰此可與唐人滕王閣序並稱而孫季子之名勳浙中矣嘉靖乙酉領鄉薦丁未遊太學大司成今少師分

宜嚴公及上海陸公兩試皆首選而孫季子之名動京師時伯子官錦衣迎母夫人來就養公依焉京師士從遊者甚眾乙未舉進士當大廷之對進仁禮保邦之說 上親為批定賜以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初丙戌伯子舉武科第一至是人以文武及第為忠烈公之報云公性資純粹持重謹畏擇地而蹈日一帙如書生絕不與他曹事見者皆指為公輔之器公嘗與修列聖御文五經二十一史乙巳晉右春坊中允嘗與修大明會典清理軍職貼黃丙午主南畿試事公諳於當世之故諸所供事不為曉曉辨而思致獨遠攷覈必精同事者以公可否占得失退咸嘆服歲時詞林為會分韻倡和公多首倡或和多先成眾隨響應詞采盈卷內江趙君贈公詩有季子文章伯王孫忠孝家之句時以為知言己酉晉大司成力以師道自任教先器識嘗念諸生性逸難制宜懸格後不犯乃署為二十二條執行之雖親貴關說弗聽至遇貧喪出粟為助人咸德之辛亥晉春官少宗伯上崇典右文祝禮 日於列曹加等今少傅華亭徐公為大宗伯而公左右之事咸得當嘗請行格景府冠讀禮從之壬子 上命之舊邸所建元佑官安神

祭告重孝思也公奉使惟謹有司以大臣特命乘傳供治甚具公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揮去惟聲徹數千里襄鄒間黃河之役民多菜色道遇荷鋤者停輿問疾苦因述爲古詩數章遺守臣守臣亟下賑恤之令御史績溪胡君爲鐫詩于石曰仁人之言利自溥也癸丑竣事還改天官少宰無何以毋愛去伯子又道喪公歸二喪執禮如喪忠烈公時廬墓茹素足跡不履城市人罕覩其而撫按薦疏踵至丙辰徵爲少宗伯旋改少宰公樂道人善察可用卽以白太宰不欲其人知也視金帛雖毫末若將浼已人素信之故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本

吳山館

如一日視屋漏如明庭對妻孥知大賓教諸子以身爲訓嘗曰士立身務名節忠義立朝務正直忠厚毋忘光烈毋墮家聲乃吾子也故諸子仕未仕讀書外無他念若不知家人生殖計者孫氏雖宦族而忠烈公以清白遺家獨貧公衣傭食淡一無所欲功名之際每退讓不敢居交遊海內簡直寡合非其人不得親然寔能容絕口不談人短又重義好施貧賤之交後多賴公者同年翰撰韓君早卒公爲理後事撫嗣子最厚嘗白於當事立坊著名以畢其志與華州王君友善王君以地震卒公聞之太慟亟收其遺文叙以傳王稿多訛失惟公得其真能辨之古曰施恩於不報公心行多類此公於六籍百家金石竹簡之傳靡不究心爲文典實有體法兩漢詩宗漢魏其爲近體法盛唐尤宗杜氏今傳詩文若干卷嗟夫德足風世言能明志公之死而不朽者其在茲哉距生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六日得年六十配韓氏贈夫人繼楊氏封夫人子男五長卽鑣丙辰進士今任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次卽銜癸丑進士今任翰林院編修次鈞戊午舉人次鑣官生次鑣尚幼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五九

吳山館

宗伯尹洞山先生臺傳

胡直

洞山先生尹氏諱臺字崇基吉永新人也其取號以居左右石山空洞故咸稱洞山先生云母劉太淑人夢神人餽美珠白粲始有雉大父夢神登中堂而生五歲受小學誦至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語作而指曰至言也聞者異之甫亂侍父少宰公某司訓吳縣業已慕故相王文恪尚書劉鐵柯二公心自負束髮又隨往潛嘉靖元年公卒于潛哭幾不生居喪如禮以孝聞戊子舉鄉書明年入南雍名震白門乙未登第 肅皇帝御覽子大夫列十二卷者命與一甲並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一 吳山館

梓行世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故相顧文康張文忠二公屢簡先生文與內江趙公更相雄稱二雋云費文憲公再秉國高先生名欲致見竟不可武定侯郭勛怙寵驕恣先生屢弗下之助忿欲中以它事文康為力解諷令造謝亦竟不可丁酉授編脩乙亥奉命往諭楚諸侯王未入境先檄長史司罷一切饋餉及覩先生儀節遂不敢言饋事使峻登衡嶽窺金簡上祝融慨然思禹功而詠歌之追尋朱張軼步割俸建二賢祠辛丑充會試同考試官癸卯請乞終養三年劉太淑人即世又哭幾不生既襄事猶粥食羅大宰鄒

大司成兩文莊官贊羅文恭數勸勿滅性始肉戊申除舊官乙酉同修大明會典庚戌復充會試同考試官策問及重臣權臣 上覽亟取臣鑒錄賢姦傳省覽為之感動繇是稔先生名一時上下有延頸相天下之望而不相能者進讒輔臣嚴嵩曰權臣蓋指公也嵩陽答以好言而中心怨次骨矣國子缺司業序得遷會趙公新起復彙裝罄先生既分俸助又諗於嵩曰趙寰甚司業有衙舍馬皂願先趙嵩笑曰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謫先生以春坊中允管國子司業督六館生首在端習所獎拔多為名士辛亥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十一 吳山館

以舊宿兼翰林修撰回坊專理誥勅先生曰是所謂代天言也故其言務古雅不為偶麗咸寧侯仇鸞新柄兵請互市陰實憚虜欲以款之鸞知先生言泄執政所入朝裂眦而視弗顧也明年承命主南京鄉試策陳祖宗駟將制兵甚備先生謂同事郭公鑿曰有如上怒逮君奈何郭曰即有是固所願也先生壯之進卮酒會鸞先伏逆誅錄入 上覽摘策中數事密問嵩嵩方欲求婚好因善為對乃令廢臣世蕃介劉某置酒蹴席致求婚語先生竟確辭之以是怨日深癸丑冬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坊事明

年陞南祭酒嵩舉卮酒曰何以別不穀先生從容請曰楊繼盛狂言自取死第願相公勿貽主上有殺諫臣名嵩避席謝先生還為司業王公材述其事因屬之王曰頃有王生世貞者亦云王果謂嵩以請嵩諾而曰昨尹司成嘗及此而私心猶豫未肯決謀諸鄂懋卿鄂持不可楊竟論死乃海內稍知王抔楊竟莫知出先生也甲寅過家見邑士五科弗舉會文廟火乃相邑西廢署徙之捐百金贊厥成自是登名天府者橋起是年臘舟玄潭期鄒文莊羅文恭二公及郡搢紳士無遠近咸集盡據所學諸士喜曰得先生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

吳山館

某代拜祭孔子廕臣以金花鑲帶一與一賀曰上念公深故特晉侍郎秩吏禮二部惟執擇先生曰上不以其無狀得與陪末議當出廷推若傳奉非敢承命嵩謂沾名揭覆仍以少詹事銜行祭初莊皇在東官時康妃服未畢生元子上弗憚乃諭嵩曰禮官得無言乎嵩陽為畫無所之而訊諸朝士朝士皆莫敢對先生一人獨曰曷不舉孝慈錄序中不禁民間服內生子語平嵩用其言以對上釋及莊皇即位首問先生左右莫言或諷先生自陳白先生哂曰吾為國大體慮也豈計此哉丙辰上命同閣臣餘獻徵錄

卷之七十一

本

吳山館

姚李公主會試事錄後序有士平居自養始進自擇之語時上方修玄每疑羣臣心諱以為不經乃論嵩曰尹臺言自養自擇豈以朕為此不經之務乎又諸臣撰青詞多習為玄教語而先生止言玄德或逮青宮字皆拂上意而嵩得以行間會禮部右侍郎缺同寮有欲擠先生以進者用趙文華謀賂塵臣構謔語誣先生忽旨從中指謫先生曰某受朕簡任闕安于曹光着罷直供本職曹光者乃上所怒侍御更名也詹事府缺先生應推補又有鄂懋卿戚者賄得之鄂故傳嵩慰語先生戲之曰君為都御史乃為

相門傳語客耶亡何陞南吏部右侍郎明年丁巳京
察與太宰王公黜陟惟允大司馬譚公少宗伯殷公
方面朱君薛君為郎時以與嵩有郤部欲罷之有附
嵩者部欲庇之先生皆持不可善類獲賴以全會次
當祝 萬壽節既至 上降溫旨賜銀綺復念舊直
之勞出內帑緋罷衣一襲銀十五兩賜焉嵩迎上意
故欲留北乃竟復南乙未三年滿詣闕進階通議大
夫贈父祖如其官詔舉邊才先生首以王公邦瑞曹
公邦輔胡公松應薦後皆起為名臣癸亥陞南禮部
尚書故事教坊司供應公曹長及臺省諸司先生以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南 曼山
非典裁之是時新政府與先生及趙公皆疇昔同志
相翼已而以事與二公異議黜者構蜚語間之丙寅
秋先生將以南尚書三年赴考御史王某乘風遂誣
奏沮其行奉旨為民然有識者知為讒中相與憐曰
清朝乃有是耶而言者亦竟以是取訕 今上元年
詔起原任不允所辭介行與親族決曰吾感 主上
知遇出即還耳未再疏乞骸骨遂歸先是嘗割腴
田三百畝入社備賑復歸乃別建鳳西書院又割田
四百畝給來學蓋先生早 祕崇信紫陽建泰和羅文
莊公獨至中年因有瘡於大學知本之旨浸與鄒羅

二公語合晚年益以明學術為首務讀書至老不倦
為文槩主六經而體裁一準西京蓋自廷對已然詩
歌儕建安天寶間無辨四方謁文者充戶所著詩文
及承新志凡若干卷暇則借田唆野老談笑或乘箬
與棹小艇夷猶江畔觀者不知故上卿也已卯秋感
疾既革無情容晨興擗髮瞑目而薨年七十有四
胡直曰吉郡昔繁甲第盛勛節乃若儒學則興自正
嘉間蓋踔偉無前矣于時有子邑羅歐兩文莊安成
鄒文莊吉水羅文恭永豐聶貞襄永新則有大宗伯
洞山先生相與上下羽翼洙泗人謂吉郡後伊洛而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李五 曼山
盛豈不信哉直最晚出恒繆以文字謁先生數倒屣
焉及丙辰乃出門下方文場啓彌封時先生目睢睢
佇觀有直名則為忻躍揖謝房考者曰得士得士蓋
先生為國憐才推轂海內士為世名卿者不鮮若尹
秉衡劉顯武士中錚錚者耳先生亟為引重不遺餘
力曰世所需也先生豈私樹人哉伯子參軍某又與
直子締構因屬狀先生行事不敏狀之又懼文蕪不
足傳乃著其大者為傳視狀不能十之二三猶撮之
耳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肖泉林公

庭機神道碑銘

許孚遠

公諱庭機字利仁別號肖泉林氏當五代時自洛徙
閩家濂江公曾大父觀有隱德大父元美由制科刺
撫州俱累贈南京吏部尚書加贈太子太保工部尚
書父瀚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安嫡母黃
累贈一品夫人母朱累贈夫人文安公舉九子皆貴
其仲為司空少保庭擢其季為公公幼而敦敏年二
十舉于鄉三十成進士遇 肅皇帝臨軒選入讀中
秘書授檢討預修大明會典充甲辰春秋同考官已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本六

身山館

而遷國子司業遷南京祭酒遷太常卿遷工侍改禮
侍遷工書改禮書以致政去公平生渾樸簡重澹然
寡嗜愆其於世之機變智巧非但不為而若不知雍
雍蕭蕭無繁縟之禮無枝葉之言確乎古之君子也
當在史局時伯子嫌亦舉進士官檢討而邸第聯分
宜相君未嘗一私調或風之不動及為司成不數月
移奉常陽尊而陰抑之出分宜意公視之蔑如也今
制史官鮮煩以刑名錢穀水衡之事公兩任司空無
倦色居留都十有三載以考績三入京師會 穆廟
初基改稱宗而公從歸途乞骸骨如鴻翎鳳舉不復

可籠狎矣先是振武營軍變戕殺少司空于禁街人
心洶洶銓部舉戶篆屬公公一鎮以靜不為隄防衆
亦寧帖諸郡國轉粟留儲屬邑一不至則不遣若稽
滯公敕所司令諸邑毋相及也事竣即遣四方便之
京倉近水者易輸運爭事請託至露積充溢于外而
遠者或銖粒不入守空庾公置籌手自探之得徧及
諸主吏感泣曰微是吾屬餒死矣內府歲供器皿及
織造 御服費鉅萬計公稍裁其濫溢中貴人斂手
不敢爭工曹之權稅蕪關者多闕茸弊滋甚公請擇
才望給符檄郡邑廉辦吏為主進歲增額二萬餘諸

所張弛厝注不動聲色而利國與民大都類此蓋公
胥次光潔信理而行無瞻顧拘牽之態其績効反出
才臣上願世莫能盡知也公既請老杜門屏跡蕭然
如寒士時從賓客飲酒賦詩為歡未幾則伯子嫌繼
公為宗伯會丁內艱謝不起公奉詔進階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父子八座完名全節海內榮焉伯子暴疽
卒公始忽忽不樂仲子煙因丞解組還侍庭闈甫數
月而公逝 天子賜祭葬如儀沒之日有巨星隕于
郊光芒燭天或者以為公之符也公性至孝友年十
四執文安公喪猶過戚事朱夫人最恭謹與其兄司

卷之三十六

本七

身山館

理貢士同居二十年門庭穆如撫孤姪無異己子涉
江祖居燬特營構一宇以收族人在宗廟不能婚葬
者必方為周郵視人有急若蹈湯火雖涉嫌援之不
避居未嘗彈射人而亦未嘗責報於人取與然諾一
本至誠人靡不敬信之者姚江孫文恪嘗曰不伎不
求惟吾友為然莆田康司空同在史局額其齋居曰
學林其為賢者所崇仰如是所著有世翰堂稿藏于
家金陵許符卿先生論序甚悉大抵其文簡質而該
涵春容大雅與近世蹊徑絕異詩遍盛唐不為鈎棘
凌駕而典則渾渾趣自深長讀其詩若文可以想見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 雙山館

其為人也公生正德丙寅五月初四日卒萬曆辛巳
六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六配李氏封夫人以孝
諱慈惠稱先公七年卒賜祭葬子四長燦南京禮部
尚書謚文恪次煙廣西按察司副使次光官生次拭
庠生

資政大夫 京禮部尚書璧東林公士章墓誌

銘 于慎行

公姓林氏諱士章字德斐璧東其別號也上世為瀋
清人出唐九牧之裔中葉有諱安者遷於漳浦之烏
石山謂之烏石林氏人文蕃盛稱浦望族大父諱鍊
考公諱烽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大母柳母蔡皆贈淑人蔡淑人之姪
公也所居寢室有赤光時見之兒時沉默聰穎志意
不羣稍長博聞善記為文有大雅風嘉靖戊午舉於
鄉明年已未升於秩宗廷對賜一甲第二人及第授
翰林院編修當世廟末年詞臣待詔金馬多以供奉
承恩公獨閉戶下帷沉潛經籍修飾矩度謝絕汎交
意晏如也壬戌丁內艱歸丙寅際補故官先以宗人
借計避不入闈至戊辰會試乃為分考得僞為多出
則擢國子監司業大司成豫章王公公之座主也同
為國師士侈談之王公務持大體而公佐以嚴密考
課繩糾無所假貸諸生交心服焉已巳丁外艱歸壬
申服除以久次起家南京國子監祭酒癸酉改北公
為大司成繩矩如前而濟以敦大如王公法崇雅黜
浮粹然一軌於正兩郡人士蒸蒸嚮風矣念大學諸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六 雙山館

生卒業而歸格於里選疏令從其省試欲請京兆所
司檄遣士多成就至今便之甲戌陞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故事從太學轉部少選乃兼北門
至公兩銜並拜時謂特恩其後率以為常矣丁丑改
左兼官如前時上旬御經筵公補講官重修會典為
副總裁公雅志獻納既列經緯思以啓沃自效早夜
訂正講義先期肄習齋宿祇畏如在御前入館考証
古今損益時宜史臣多受成焉諳練朝典明習星曆
堪輿諸書在部六年朝堂陵廟日有修舉謀畫居間
諸司之政較如指掌有所主議吏人祇服會相國居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十一 曼山館

南京禮部尚書道中再疏陳情甚力得旨以尚書致
仕公故居邑城厭其喧囂乃卜郡郊東北之長橋風
氣淑美相而樂之因築小塢其間為池梁臺榭可以
遊觀潮汐往來林木映帶居然一名勝也平生被服
朴素儉於儒生亦無聲色之娛客至盤飧相對倘佯
山水談說古今有東臯粟里之風氣骨矯健精力過
人年幾八十飲啖步履有踰強壯立談纒纒常至夜
分蓋澄神習靜佐以調攝非獨得天厚也懸車高臥
可二十年士林羨之萬曆庚子卒卒之前期地震三
夕人以為異距生嘉靖甲申春秋七十有七矣守臣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十一 曼山館

憂廷中諸公連名疏保關西馬公為大宗伯公及太
倉王公為佐相顧慨然以為典禮之司倫紀所係當
為名教守之遂不列名相聞而喙忍未有以發也已
而馬公入閣王公以告去而公所與同事多不相謀
時以職事調相相遇公落落無所唯阿而與它僚甚
昵識者以是重公而言者矚其形似以是覘公即又
無可中也乃摺撫里人細事傳入白簡賴 上聖明
不違為重而太學諸生至羣詬言者之門謂林先生
品第何等而銜骨及之不有天道耶時公去國學已
數年其風聲所激士猶如此而歸志因決矣頃之陞

姜尚書寶小傳

姜寶字廷善丹陽人同兄窠力學及遊荆川唐先生之門所聞益進荆川深期許之會試第二人選入翰林為庶吉士丁母憂歸服闋除編修時嚴相當國趨附之人斯夕如市廷善獨與同志數人約不時會聚相見各以身心世務相與講求切磋期于不負此日權門惡之出為四川提學僉事轉河南叅議陞福建提學副使其兩任提學敦尚行誼崇雅黜浮士風文體皆為之一變在河南處伊庶人事潛消不逞洛人賴之陞南太常少卿改右通政尋轉國子祭酒申飭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吳山館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秦公鳴雷行狀

張鳳翼

公諱鳴雷字子豫別號華峰其先閩人也唐大順間徙台之黃巖東岡再徙臨海遂占籍為臨海人高祖世珙曾祖宗傳祖彥彬初宗傳未舉子適青島集庭下遺二卵遂生二子其小曰彥彬生五丈夫子長大參文次僉憲禮次棋次梅次侍御武僉憲娶包為南部郎時生公于公署公夙遭閔凶未彌月而失母甫五齡而喪父當是時大叅無子其配楊岐疑公遂子之公髫年即遊郡庠未幾而居大叅喪哀能成禮大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三 吳山館

獻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吳山館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三

吳山館

未服闋仍前職是時 肅皇方事玄脩分命史官撰
玄不次擢在位多染指焉公序當首推特先期請假
戊申充同修會典官已酉充內書堂教習官庚戌充
會試同考試官又充冊封河南徽王副使王有江都
膠西風不可以禮見公獨以得使職稱辛亥以六品
考滿進授儒林郎母趙得賄安人壬子順天鄉試京
兆擬公副主考 肅皇指公名曰此吾所取狀元耶
其蒙眷注如此丁巳春以九載考滿陞左春坊左諭
德戊午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己未充廷試讀卷官陞
南京國子監祭酒壬戌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事夏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壬戌 夏 卅四
陞禮部右侍郎癸亥進左侍郎 肅皇以顯廟產芝改
廟名瑞芝設提點官應給關防有旨照太行山式鑄
印局查無太行山式惶懼不知所為公令取本處文
移摹認知為提點太行山關防即易以瑞芝廟字覆
題稱旨僚屬相顧以為不可及長陵神道橋圯巨瑋
請改建計費十萬餘金中多謀自潤閣臣以陵寢大
事未敢可否第擬旨禮工二部相度舉工大司空引
物料工匠為已事而以經始屬公公唯唯率眾量基
羣瑋色喜計得矣已而命臺官擇日報曰年月不利
興造須二三年後乃可羣瑋喪氣失色無可誰何司

空廉知公授旨臺官也歎曰翰林有人哉由是大宗
伯每事多咨公其裨益良多類如此乙丑充會試知
貢舉官公先後兩握文衡二典成均號稱多得士其
彬彬顯當世者未暇枚舉若冢宰陳公有年宮保梁
公夢龍司馬王公一鶚太史習公孔教皆其甄拔而
大學士王公錫爵尤所稱賞以大魁天下期之者也
其藻鑑類如此丙寅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總校 永樂大典尋推教習庶吉士適言官有承望
風旨者詖辭侵公公即亟疏求去朝右多惜之而公
怡然就道歸構白雲精舍以研書觴詠自娛未嘗通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壬午 夏 卅五
一曠當路辛未以按院撫臺交薦起家南京禮部右
侍郎未行陞本部尚書先是太醫院欽天監四夷館
等員每歲屬禮部考校黜陟因之然多請要人關說
不如意則媒孽生謗故掌院者多寢閣不行公獨為
鎖部嚴試之試畢即率僚屬校閱不踰時而案成中
外翕服無容訾議是冬以入賀行壬申復任適 穆
宗登遐典禮叢沓臺省畿輔來就質者殉于道公
稽古援今舉疵脩墜時論允協故事南京閣詔後禮
卿率百僚上疏慰安一如北京例公言南都聞詔已
匝月疏入則兩越月矣安得比輦較下哭臨時禮力

主罷識者避之明年 今天子踐祚改元其祖考以
覃思得贈如其官妣配俱夫人公慨然以知足自命
上疏乞休未報會省中復有侵公者公求去益力遂
得賜允然所論公特以影響冢宰楊公博覆疏有一
時偶與時達遂成多口其以直道不合去槩可知矣
抵家矢口不言其故有問之漫應之曰四時之序成
功者退蓋不欲人知以江陵故也丙子刺史君約獲
簡京闈是年冬趙夫人卒以疏請得 旨令給祭葬
丁丑冬克襄事已卯春參軍紳以乞得補廕方是時
公優游家食乘肩輿遊覽山水間若齊雲鴈宕石梁
蘇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六 吳山館
天姥皆寓目焉癸巳春命駕武林與冢宰張公選勝
西湖飄然神仙中人也歷長夏猶強健能飛鷲爲卜
夜歡至是稍作寒熱竟薨逝悲夫公天性孝友以所
生事所後而又未嘗以所後後所生舉凡祭掃封樹
之費皆身任之一不以累其族人事三兄篤友于之
愛至賸寡嫂撫猶子尤致意焉嘗曰孝弟豈必盡如
臥冰泣竹灼艾同被哉盡心焉耳方刺史之再射進
士策不中也公馳書趣令調選云士貴奉職盡節官
下豈必一第爲光榮刺史由是就銓領州遵公命也
而然軍亦次第受所應得官蓋身既退而復以宣力

報國責之後人矣公居鄉樂易不爲城府若無有科
名爵秩者子孫有過微示顏色如萬石君不苛責也
至減獲罪慝亦務捨覆之風敦友誼而于我殞之義
尤篤若經紀何君琰喪其一微矣嘗肩輿入市有屨
扉礙車蓋者其人趣下之已而知爲公曰吾以爲他
宦若泰尚書固可無下渠不我譴也蓋以寬厚孚里
中有素矣公自處甚約而周人之急則弗靳自奉頗
儉而宴客必期于豐既翺貴仍諸生時居而于先塋
則務飭豐碑饗堂輝映雲日所謂豐約適宜者非耶
親友里吏議未嘗輕爲執事筆及遇凶歲則汲汲以
蘇徵錄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七 吳山館
賑濟平糶獨租請不特出私廩以給待哺作餽粥以
起溝瘠而已公自少至老奇徵異兆神凡人夢種種
奇中至石移星隕尤聳觀聽特恐冒左氏好誣之嫌
不縷述然生爲嶽降沒爲列星公非其人哉計上聞
天子爲之嗟悼予祭二壇勅守道大叅吳公獻台
行事制曰射策大廷本 肅皇之親擢弭彤中禁綜
昭代之舊章又曰正席兩朝作模多士敦正已率物
之規收以人事君之效階八座以延登決一辭而勇
退絲綸之出諒非虛美立朝大節繫乎有徵矣公博
綜羣籍自黃炎而下涉歷代洎國朝故實鈞引貫穿

舉大包小文宗兩漢詩宗晉唐皆直舒性靈不作鈎
棘語書法師心而適動自具意態所著集若干卷行
於世卒于萬曆癸巳之七月七日距其生戊寅二月
二日享年七十有六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六終

獻徵錄

卷之三十六

七十八

曼山館